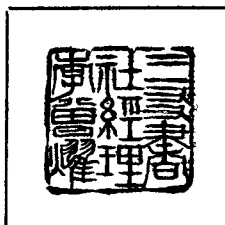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無章不憑

保留電影攝影製及編劇權

太平花 (全三册)

精裝一册定價三元

每部定價洋二元六角

著者 張恨水

校訂者 嚴獨鶴

出版者 三友書社

總發行所 三益書店

上海貝勒路新天祥里

新文化書社

大東書局

啓新書局

三星書局

文華美術公司

春明書店

上海代售處



## 作者自序

當啼笑因緣在新聞報結束之後，同仁不棄，復以作第二部小說相商。愚之初意，擬以愛情而兼社會者相報。顧念牡丹之後，繼以芍藥，長笛之後，繼以洞簫，物雖稍異，而聲色依然焉。讀者或將報之以厭倦乎？適愚慨內戰頻仍，國事日非，有一描寫內戰說部之擬作，其間在敘述同室操戈之慘酷，與夫苛捐雜稅之暴虐。乃以是商之於嚴獨鶴李浩然兩先生。兩先生皆頷之曰：「且以愚民九以來，歷在內戰區域討餘生，愚果能道其實者，不妨盡量敘述之。」余欣然受命，佈局成篇，遂名之曰『太平花』。太平花者，國家之瑞徵，將以此物反映國家之不太平也。乃書成七回，而九一八難作。舉國方盛唱秣馬厲兵，與敵人一決。乃愚書發表於報端者，則仍爲砲火淒慘之言。讀者疑之，羣以責難，蓋不知文成於國難之前，而發表在國難之後也。然愚以是故，自八回起，輒改其非戰之說，而爲主戰之論。爭城爭地之人物，盡易爲執戈衛國之健兒。苛捐雜稅之穿插，亦改爲外人鐵蹄蹂躪之事實。終愚書之成，國難有加無已，愚正不必顧慮作書原意之失却也。書既脫稿，愚因事來滬，更遵讀者意，將原書刪潤一過，縮三十六回而爲三十回，中間又改刪數回，爲在新聞報刊載時所未有者，俾前後一氣貫串，而有以

自圓其說。至於原來主張之全盤推翻，固所不惜矣。文字略長，而自問尙無拖沓冗衍之弊，至全書末節，仍歸到非戰。蓋從消極的人道言之，積極的推翻帝國主義言之，吾人苟有世界遠大之眼光，非戰終必有此一日。且歐戰時，列強互閱，而各國非戰之文人，初不願責罵而改轍，吾人又豈獨乏此見識。然此言殊非所論於今日之中國，蓋中國非侵略國家，且非與人對抗國家，乃被侵略國家也。譬之人，明知流血鬥毆，實非善行，然被人毆辱踐踏，喘息不甯，猶勸其勿事爭鬥，則是告之束手待斃而已，是烏可乎！此則今日太平花如是出版之由來也。至於書中愛情穿插，雖曰爲全書綱領，免結構之散漫。然愚亦略有寓意於其中，卽今日對男女問題，苟執不新不舊之態度時，恆抱一種難言之苦悶，吾人欲如何免除此苦悶，亦殊可討論之一事也。憶愚爲啼笑因緣作序時，適過首都，草於寓樓中。時國民黨三中全會方開，張學良膺海陸空軍總司令之名義而南來，風雲際會，國事蓬勃一時。今愚由滬北返，路過金陵。友朋以平津多事，愚無官守言責，羣泥之勿行，乃暫止於珍珠橋秦墨嘔先生家。野馬失途，心緒惶然。因思書將出版，序不可無，乃於客館託足，方寸繚亂之時，勉爲一文，其風景不殊之感，想則在愚個人尤不勝其悲惋者也。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張恨水序於南京珍珠橋畔

目次

- 第一回 隔水聽歌板橋初識寶 割鷄留客田舍夜談兵
- 第二回 禪宇賞花姿千枝塑雪 戰場觀隧道四面驚雷
- 第三回 顛倒夢魂悄看村婦鬢 飄零骨肉閑話征人家
- 第四回 冒險入荒城勇瞻悍將 擲捐到小店忿屈驕兵
- 第五回 叩戶索藏珠恃強凌弱 揮旗攔去路以少敵多
- 第六回 儒將是懲笏聲增客感 征人欲去日影繫閨情
- 第七回 馬上黃昏銷魂憶韻事 燈前紅暈抵掌說思潮
- 第八回 臨硯作清談書生探愛 揮鞭發冷笑武士尋仇

- 第九回 玉臉印啼痕綺懷莫掩 鼻心窺豔影險計頻生
- 第十回 進退歎兩難客窗不寐 雌雄邀一決狹路相逢
- 第十一回 釋怨爲徵車甘冒風雨 鍾情因侍疾頻敬羹湯
- 第十二回 聚首來貴人忽通婚約 遁詞陷遊子假定婚姻
- 第十三回 解佩謝恩人緣締月夜 臨流弔死士義薄雲天
- 第十四回 搆三字冤匪背施法網 不多時別惆悵失飛鴻
- 第十五回 託豔隱高情客離戰地 短征多奇遇夜宿荒村
- 第十六回 赴難入圍城聞雷失箸 訪舊來冷巷避彈牽裾
- 第十七回 礮火動連宵穴城抗敵 貔貅起半夜涉水衝鋒
- 第十八回 瓜葛認餘親橫生枝節 葫蘆嘲舊侶別識英雄
- 第十九回 窘境絕糧一驢伏隱事 大風陷陣百騎奏奇功
- 第二十回 情所難堪愛人成月老 事原無奈醉客作詩狂
- 第廿一回 舉措乖張雄心原有託 神情恍惚愁態豈無愁

- 第廿二回 喜訊促嬌啼悲從何起 俠心分救藥憤有自來
- 第廿三回 難耐飢驅奪門失老父 勉強創痛倚榻慰愁人
- 第廿四回 處處殷勤感恩還落淚 重重誤會觸法又羈身
- 第廿五回 奔命戰場投荒餘痛哭 託孤寒廟垂死作哀鳴
- 第廿六回 曲直論友生欲迷去路 慈祥懷母德休歎無家
- 第廿七回 一信促猶豫絲蘿有托 半年盡辛苦滄海難填
- 第廿八回 滿紙佈疑雲芳心突變 四鄉餘劫火舊地重來
- 第廿九回 情敵兩難明揮毫割愛 因緣各有分忍淚聽歌
- 第三十回 大敵當前將軍方握手 流民載道死士猛回頭



# 太平花

## 第一回 隔水聽歌板橋初識寶 割雞留客田舍夜談兵

四月杪五月初的時候，大江以北，還沒有到酷熱的程度。天氣很是溫和，山上的樹木，青葉子完全長了起來，遠遠望去，給大山穿上一件新袍子了。莊稼地裏，新種的高粱和玉蜀黍，長得有一尺長上下，平原地上，一望皆綠。在這綠毯子上面，有一條曲折赭黃色的痕條，劃破了平蕪，那是一條人行大道。由這大道一直上前，是一叢堆成綠山的樹林。只在綠樹裏，左露出一截圍牆，右露出一隻屋角，遙遙的聽到兩聲繼續的鷄叫，這可以知道那裏有一個村莊了。在這村莊五里路以外，有個小地名，叫做三叉口。是鄰邑往來三條大道分叉之處。在這路口上，也開有六七家鄉店，來往的行人，到了這裏，都要打尖歇腿，替牲口上草料。每到太陽正中，和太陽落山的時候，幾家鄉店，却要忙碌一番。這是一個正午的時候，鄉店屋頂上的烟肉，向半空裏直冒着青烟，正忙着煮午飯呢。路上的行人，遠遠的望了這烟肉，想到烟肉下面，黃米飯正煮得香味撲鼻，不由得要趕上一程路。因之不多大一會兒的時候，這幾家村店，都坐滿了行人。靠向路東的一家茶飯店，門口支着一個蘆蓬，蓬下橫七豎八，擺了幾張

椽子，蘆蓬對面，沒有人家，一叢高過於人的野竹子，半環着一口野塘，塘裏的水，讓風吹着，皺起魚鱗似的波紋，幾隻鵝鴨在水裏來回游泳着。很有個意思。這時，由路南來了一個少年行人，他穿了一套西式的獵裝，一頂荷葉邊的呢帽，斜側着戴在頭上。肩上背着一個溫水瓶，手裏提了一個照相匣子，一步一步，用左手拿着的一根粗手杖，在地上點着走了過來。他後面跟了一個腳夫，挑着一擔簡便的行李，走到這裏，四圍看了一看，却叫道：李先生，我們就在這裏打尖吧？過了這一家，這三叉口就沒有店了，至少還要趕上五里路，我肚子實在餓了，有些來不及。那李先生，看了看這個小飯店門前風景不錯，便點頭道：那也好。我們就在這裏歇一會兒。飯店裏的小夥計，看到來人是穿西裝的，是個上中等客人，就由蘆蓬迎了出來。問道：二位嗎？我們這裏有剛出來出的鱸鱸，滾熱的，該打尖了。什麼時候？他說着話，將這裏二人引了進去。代為將東西放下，連忙泡了一壺茶出來。一見這腳夫和穿西裝的坐在一處，便笑道：你先生倒是講平等的，怎麼不雇頭牲口騎着穿西裝少年也笑道：牲口有了毛病，在前面一站打發回去了，看你不出，你倒知道平等二字。夥計見他很隨便，拿起茶壺，給他斟上二杯茶，放到他面前，笑問道：看你先生這樣子，是趕到城裏去的，由省裏來的呢？……那人笑答道：遠了，我們由京裏來的。夥計道：由京來的，是了，我們這裏也常有，誰不知我們這裏安樂窩有三件寶？說

着，便哈哈一笑。在店裏頭有個人喊道：劉老二，你也照應買買，怎麼又談上天了？看時，店裏灶頭邊，鑽出一個莽頭婦人，向外邊望着，劉小二喂了一個字，回身照應買賣去了。少年喝了兩杯茶，又把劉小二叫了來，問還有什麼打尖的？劉小二道：除了饅餅就是大鍋餅，恐怕你先生不能吃。說着望了那少年的臉。少年道：出門的人，也不管那些了，有什麼菜沒有？劉老二道：現成的只有鹹豆腐干，鹽雞蛋，還有煮的鹹菜。恐怕你先生不能吃。那少年指着對面一個座位上道：那一位面前，擺了那一大碗肉，你怎麼不照樣賣一點給我們？夥計道：那是人家自己帶的路菜，不是我們這裏賣的。你先生若要吃肉，我們這路口上有個肉案子，我去給你先生買來現做。他們這邊說話，那邊坐位上一個老先生，面前擺了一大碗肉，用筷子夾了起來，將饅餅拍開，夾着肉送進嘴裏咀嚼着。他向這邊看來，又望了一望碗裏的肉，於是將碗端了過來，放在少年桌上，笑道：我吃飽了，再走二十里就到家了。這裏還有大半碗鹹菜，若不嫌吃殘了，就請拿去下飯。少年站起來推謝着，就和老人隔了桌子，談起話來。夥計搬上饅餅、雞蛋豆腐干，少年也就帶吃着。那老人問道：剛才聽你先生說，是由京裏來的，到此貴幹？少年道：我是新聞記者。老人聽了這四個字，倒有些不懂，偏着頭想了一想道：這四個字怎麼寫？這少年因為方言的關係，怕解釋不清楚，就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送到那邊桌上去。老人接過名片一看，上寫北

京黎明報旅行記者李守白。老人笑道：「哦！明白了。你是報館裏先生，到敵地來做什麼敵地並沒有什麼新聞啦。」李守白看了蘆蓬下的人，又望了望那老人，微笑道：「我們當旅行記者的，不一定要打聽新聞。凡是遊歷所到的地方，人情風俗，也是可以記下來的。」老人道：「若是人情風俗都能記的話，那我們這裏就大有可記了。不要說別地方，離這裏五里路的地方，有個安樂窩，有三件寶貝，現在就是最好去玩的時候了。」李守白道：「剛才這位夥計，說了什麼三件寶，我不會問得，現在你老先生又談起這個。不知道這三件寶，究竟是什麼。」這第一件寶呢？老人道：「第一件寶，是太平花。」李守白道：「什麼太平花？這種花我知道的，現在統中國境內，只有北京故宮裏面有幾棵，你們貴處，那裏來的這太平花？」老人將手一摸鬍子，微笑道：「這就因為這種花不容易有，所以安樂窩裏有了這個稱爲寶了。這幾天，正是花開到茂盛的時候，你先生來了，不能不看。再說第二寶，你先生却猜不到，也是太平花。」李守白道：「這麼也是太平花呢？」老人道：「這個太平花是聽的，可不是看的，原來這安樂窩的人，天生有一副好喉嚨，都會唱歌。唱的歌，又要算太平花唱的最好，我們這前後幾縣，無論男女，都學了太平花的調子唱歌，若是照着一個小村莊上說來，有了這樣出色的東西，總也可以算是一寶了。」李守白道：「原來如此，但不知道這第三件寶貝又是什麼？」老人道：「第三件寶嗎？還是太平花。」李守白笑道：「這就奇了，三件寶都是

太平花，第一件是看的，第二件是聽的，這第三件，又當什麼用？老人笑道：這第三件寶嗎？既不是看的，也不是聽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也可以聽到。老人這樣一說，蘆蓬下的人全笑起來了。旁邊就有人道：老先生，你說明了吧？不要讓這位過路客人，慢慢去猜了。老人才笑道：李先生，我告訴你，這安樂窩有個韓先生，從前是在省裏當教員的。膝下無兒，只有一個姑娘。這姑娘在這一鄉，真是數一數二的人才，也是尋不到的姑娘，鄉下人和她起了一個別號，叫太平花。這在我們鄉下，能說不是一寶嗎？李守白笑道：就是這樣三件寶，你們貴鄉真足以自豪了。不過我雖常在北京，但是故宮裏的太平花，我總沒有趕上去看，現在這地方也有太平花，不知道和故宮裏的有沒有分別？我倒想去看看。老人道：你先生若是到縣裏去，繞道由安樂窩過去，也不彎什麼路，何不去看看？這花長在他們村莊後山上一座廟裏。這廟叫做極樂世界，風景也很好的，李守白說着話，把一餐饅饅吃飽了，看看手表，已是兩點鐘將到，便將自己和老人的茶飯錢，一處付了。說話的老人，看了這種情形，知道也不容推却，只管道謝，因道：我也是貪說話，忘了走路，再圖後會罷。拱了拱手，自提着包裹先走，李守白問明了路徑，丟了大路，也就改上小道，向安樂窩而來。約莫走了三里多路，遠遠望到一排形勢平緩的小山，下山來約有一里路，一叢綠樹，簇擁着一座山莊，這山莊後面，有一道小溝，彎曲着通上一道小溪河。這溪水穿



路而過，路上架了一座平的木板橋，橋洞下，北高南低，水由上而下，流得潺潺作響，李守白走到橋頭上，向下一看，見這橋下的水，也不過一尺深，淺的地方，只有兩三寸水，水流在大的鵝卵石上，激起一層一層的小浪，翻着雪白的浪花。環繞着鵝卵石，長了許多水草，隔着水看，分外的綠，那長的水草，被流水終日帶着向下，柔軟得像絨一樣。綠的水草，白的浪花，非常的好看。李守白只管看了出神，却捨不得就走。在他這樣呻吟的時候，有一種和緩低微的聲音，夾着水聲傳來，聽那聲音，抑揚中節，分明是一種歌聲。那歌的音韻，彷彿是落在六麻韻裏，大概，這就是太平花歌詞了。三種寶，先將第二件寶不期而遇，倒不要錯過，總要細細的聽上一聽。聽這歌兒唱得怎樣的好。於是回轉身來，向腳夫擺了一擺手，叫他不要響動，然後自己背了兩手，靜聽那歌詞。恰好上風有幾陣微風來，將歌聲送了過來，仔細聽着，那歌是好幾折，唱的人週而復始的唱着。惟有那第三折，總算聽得清楚，那詞是：

太平花，太平花，年年開在山底下。去年花兒真正好，今年花兒也不差。春光惱壞了女孩兒家，去年花開他偷看我，今年花開尋不着他，我眼裏看着花，心裏念着他，莫不是人兒留住了他，莫不是病兒纏住了他。莫不是他的心兒變了卦。雖然說起來羞答答，叫我心裏怎樣放得下？

李守白一字一字的玩味起來，這歌兒果然有些意思。雖然是些男女思慕之詞，不登大雅，但是鄉下

的田歌，有句俗語，叫做無郎無女不成歌，這太平花的兒歌當然也不會例外的。聽這歌聲，抑揚婉轉，分明是個女郎所唱，莫非這唱歌的女郎，就是外號太平花的。如其果是，我倒不能不看一看。不要失之交臂才好。這樣想着，順着歌聲，沿了溪岸，向上走去。還走不到幾步路，只見溪岸上一棵臥倒的垂柳樹，柳樹下，有一塊過圍見丈的樹陰，罩在水面上，水邊上有一塊平正的大石頭，直伸到水裏去。石頭上跪着一個垂辮女郎，正在搓洗衣服。看那女郎的背影，身子很是苗條，雖然是穿的一身藍布衣服，然而她那垂着的辮髮，黑得像一條青緞子一樣，看去是很整潔。她耳朵上，用兩根線穿了兩塊綠玻璃片垂着，她兩手搓衣服，身體一上一下，那兩片玻璃耳墜子，在腮邊肩上，打秋千一般，也是搖搖不定。李守白一想，只看這種姿勢，決計是太平花了。只是她背水面水，怎樣的面孔，却是無法去瞻仰。說不得了，只有硬上一個法子。因站着岸上，遠遠的喊道：姑娘，我要驚動一聲。請問，到安樂窩去，是走這一條路嗎？那洗衣的姑娘，聽了這話，果然放了衣服，站了起來。迎面一看時，李守白未免大失所望，雖然在她五官上，找不出什麼毛病來，然而她却是一張聚子核的臉，上下兩頭尖，一點秀氣也沒有，這就是所謂太平花，鄉人也就未免所見不廣了。倒是那個女郎，因有人問路，却笑容可掬的答道：是的，先生，那前面就是安樂窩。李守白道：這村莊上住着有位姓韓的韓先生嗎？那姑娘道：是的，我

也是姓韓。李守白哦了一聲，點頭說是多謝，依舊走回大路，和脚夫一路走向安樂窩來。過了那小橋，那路就漸漸的向上高起，首先發見的，那樹林子下，閃出一道橫牆，接上在樹縫裏露出幾重屋脊，再走上去，便是一道長長的瘦竹林子。環了那竹子幹的腰，用竹纜編着，成爲一個籬笆的形式，竹子對過閃出一道人行大路，脚夫停了脚道：先生，我看慢一點走吧！我們挑了一担行李，糊裏糊塗，闖進人家村莊裏去，不怕人家見怪嗎？李守白也覺得一直的進去，有些冒昧，就讓脚夫將担子歇下，自己也把照相匣子溫水瓶放下，然後輕裝走了進村去。一看這竹林子裏，一道一丈多高的圍牆，轉了大半個圈子，却看不出那裏有人家。在圍牆上開有好幾個大小的門洞，這正是黃河兩岸的習慣，築起土圩子，來防強盜土匪的。李守白看那正南向，有個突出人家屋脊的四方土樓，樓的四方牆上，挖着方方圓圓許多牆眼，樓頂上，四週仿了城垛的樣子，顯出嚴重的形勢來，這是土圩子裏的斥堠。遇到有什麼不平靖的時候，就派了人登樓，四週盼望，防止敵人進襲。土圩子裏有了這種東西。這村莊的風俗，可想而知。李守白走到門樓邊，不擅敢自進去，徘徊了一陣，又退了回來，正在這時，村外有個五十上下的老人，面上略有短鬚，穿了一件綢布長衫，腰上繫着板帶，將布衫提起底襟，塞在板帶裏，光着頭，背上背了一頂大草帽，右肩荷了一隻大漁竿，左手挽了一隻大提籃，一步一步走了過來。他一見

李守白這種徘徊不定的樣子，又看這種情形，遠遠的就向他拱了一拱手道：「這位先生是尋找那個的兄弟，可以引路。」李守白道：「兄弟是過路的新聞記者，聽說這個地方，自個極樂世界，現在正是太平花盛開的時候，特意前來瞻仰瞻仰。」莊子外還歇着一批行李呢。那人聽說，向李守白先打量一番，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報館先生，好極了！」說着，放下角，伸伸，手比了眉毛，擋住陽光，向天上看了看。太陽，便道：「時候不早了，這個時候去，怕來不及。」依我說，不如在敝莊暫住一宿，明日一早，兄弟陪你到廟裏去看。那廟裏和尚，兄弟倒也認識，我明天對他說，叫他預備一壺茶，讓你先生細細賞玩一番。」李守白見這人說話，非常的慷慨，不像鄉下那一流土著。便道：「那就好極了。只是萍水相逢，不好叨擾。」那人笑道：「鄉下人又沒有什麼東西敬客，頂好是燙上兩壺酒，煮上幾個雞蛋，談不上什麼叨擾不叨擾。」李守白道：「我還不曾問得老先生貴姓。」那人道：「敝莊上的人，十分之八九都姓韓，兄弟也姓韓，草字樂餘。村莊上的人，因為兄弟喜歡釣魚，由了說，都叫兄弟作老。你老兄也就叫我一聲老漁罷。」算介在那裏，可以跟着兄弟一路進莊去。」李守白看他這人，倒也瀟灑脫俗，頭上的太陽，已經是偏了西。要想在此地看一看太平花，似乎也不能忽忽的來了，忽忽的就走。好在此地去永平縣城不遠，明天就是晚些動身，也老早的趕到了，與正事是無礙的。當時就依了韓樂餘相邀，督率脚夫挑了行李，一同

進莊去。這土圩子裏面，人家參差建築，屋中間一些空地，或是種菜，或是種瓜豆，園圃間雜，自也有些意思。東向一矮竹籬笆門，由籬笆上伸出一排垂柳，風吹柳動，裏面閃出一排很整齊的房子。韓樂餘笑着用漁竿一指道：那就是舍下，雖然鄉下人家，沒有城裏那樣好，但是比大路上的飯店，却乾淨多了。說話時，門裏跑出來一個黃臉漢子，接住了他的釣魚傢伙。韓樂餘道：二禿，你姑娘呢？你說客來了，快叫她去燒水泡茶。二禿道：姑娘說，還有一塊地的晚蠶豆不曾收割完，她摘豆莢去了。韓樂餘道：那末，你就去燒水罷，先打些水讓二位洗脚。一面說着，一面引李守白主僕，進了家門。他笑道：先生，堂屋裏屈坐一會，好用些茶水。於是接過脚夫的挑子，歇在屋檐下。李守白見這堂屋，正中四塊白屏門，不加油漆，中間掛了一幅耕織圖，旁邊一幅對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面下一張琴桌，上面只放了三樣東西，一隻舊膽瓶，插了一叢野花，一隻銅鼎，一個大四方竹斗。堂屋正中，隨放着幾張舊藤竹椅子，雖然簡樸，却不像平常人家，供神供佛，那一股子俗氣。賓主坐定。那二禿首先打了一盆熱水來，請主僕二人洗抹手臉，又拿了腳盆來，倒了一盆熱水燙脚。二禿自將水拿去潑了。李守白擦抹乾淨了，韓樂餘自提了一壺熱茶，幾隻杯子來放在桌上，又端了兩碟南瓜子鹽炒豆出來，讓二位客人下茶。他自己也就來陪客。彼此坐下來閒談，李守白說是由北京黎明報派出來的旅行記者，韓樂餘大喜。



說一向就愛看黎明報，難得遇到黎明報的先生，格外顯出殷勤來。約談了十分鐘的工夫，只聽到天井外一陣脚步響，接上就有一個姑娘，由外面三脚兩步，踏進堂屋來。那姑娘的鵝蛋臉兒，讓太陽晒得紅紅的，頭上掩着一塊藍手帕，沒有掩住額頂，將面前的劉海髮，蓬蓬的露出一大叢來。胸前繫着一塊黑圍襟，兩手抄了圍襟底擺，向上一提，好像這裏面兜了有許多東西似的。她一進來，看見有個穿西裝的少年，坐在這裏，他免不了呆。靠堂屋門斜站着，望了李守白，兩隻烏圓的眼珠，一下也不會轉動。忽然嘩啦一聲響，她拿圍襟角的手一鬆，把一兜子蠶豆莢子，撒了一地。李守白也很驚訝的。這地方那來的怎樣一位活潑姑娘，等她那裏豆莢一撒，自己也不知如何的一起身，只啊呀一聲，却把自己面前放的一杯熱茶，潑了一桌子，這一下子，也不知是手滑了，也不知是袖口將茶杯帶倒的，然而無論是怎樣將茶杯帶倒，總是失儀的一件事了。這時，已不能管人家姑娘撒了豆莢，是怎樣的收拾。桌子面前，這一灘水淋淋的，怎樣的弄乾淨，也是沒有法子，只好站起身來，向旁邊一閃。倒是韓樂餘用話來安慰他，連說不要緊，趕着跑進內房拿了抹布，自來揩抹。李守白站在一邊，沒有個作道理處。及至再坐下時，那個撒了豆莢的姑娘，已經是不見了。自己心裏想着，韓樂餘對二禿說了一聲姑娘，大概這位姑娘，就是他的女兒，她雖然是鄉下人，並沒有那種小家子氣象，她的父親以禮相待，剛

才見面，應該和人家打個招呼。可惜自己不留心，把一杯茶打潑了，在人家面前，有點失儀，把這樣一個機會錯過了。心裏這樣凝着神，那姑娘却又出來了。她頭上已經去了那塊藍布，胸前也去了那個圍襟，身上換了格子布褂，這雖然在城市裏，已是過去的裝飾，然而她穿得整整齊齊的，又不是剛才在山溪下遇見那個村姑可比了。她走了出來，一見客人抬頭，却又向後退了一步，不會說什麼，先笑了。韓樂餘便點着頭道：過來，見見這位北京來的黎明報李先生，她過來一步，叫了一聲李先生，隨着一鞠躬。韓樂餘對李守白道：這是小女小梅，鄉下人學城裏人規矩，恐怕有點不像。李先生不要見笑。李守白當人家行禮的時候，也站了起來回禮，然而她已是先行禮完畢了。李守白和她點着頭，她已掉過臉去對她父親道：爹，你看這位先生，好面熟，我們在那裏見過。韓樂餘笑道：你這叫胡說了，這位先生，他是由京城裏來的，你那輩子到過京，會見過人家呢？不要說閒話了，屋子收拾好了沒有？我們這堂屋裏，晚上可不好安頓客住。李守白道：這就很打攪了，不必再費事。韓樂餘笑道：不瞞李先生說，十年前，曾在省城小學堂裏，作過幾年黑板生活。剩下來的幾本破書，留着消消遣，也有一間屋子擺着它。勉強說一聲，也就算是書房吧。小梅道：書房已經收拾好了，其實是幾張破椅子，也沒有什麼可收拾的。韓樂餘笑道：見了生客，還是這樣呆頭呆腦的說話，不怕人家見笑嗎？你這也就可以見事學

些禮節了。小梅聽了父親的教訓，笑着望了父親一望，突然一轉身就走開了。韓樂餘就吩咐他家裏的二禿招呼脚夫，自引着李守白向書房裏來。李守白心裏，先想鄉下的書房，大概真不成個樣子，及至到了書房裏以後，只見臨後院開個推窗，土牆以外，正對着一排青山，一張白木書桌，上面蒙了潔白的桌布，除了筆硯而外，沒有別的東西，僅僅放了一盆蒲草，可以說是窗明几淨。左一排三張書架，擺滿了的書，居然還有幾十本西裝書在內。右一排，略略掛了幾軸字畫，却有一個卅字格子，上面高高低低，也陳列六七樣骨董，雖然不外乎銅瓦器，却也古色斑斑。另有兩個圓盆子，用水供着蒼苔活石，還在壁上掛了一柄琵琶。只這幾樣東西，便見得主人十分不俗，真不期找安樂窩三件寶，會尋出這樣一個雅人。自己情不自禁的，點了兩下頭道：很是幽靜，正是讀書的地方了。韓樂餘微笑着，也不再置可否，繼續的泡着清茶，陪他閒談。到了傍晚的時候，小梅先送進一盞燈來，隨着用托盆托進碗盞來，都放在桌上，乃是一碟鹹肉，一碟鹹蛋，一碗嫩芥菜，一大碗帶湯汁的鮮肉，又是一碗燒得熱騰騰的肥鷄，竟似爲留客宰的。她放上碗時，却笑道：簡慢得很，來不及多作菜了。韓樂餘一看，只有兩副杯筷，便道：李先生是個文明人，不必閃避了，你就到一處來吃。小梅沒有答話，轉身連忙走了。李守白一想，本來一個鄉村女子，如何讓她學着城裏人來交際，這話自然是有點唐突了。正這樣想着，只

見小梅右手拿了碗筷，左手拖着一張方凳子，笑嘻嘻的進來了。她將方凳子放在桌子橫頭，先坐下來，然後才放下碗筷。韓樂餘道：遠客來了，怎麼也不取一壺酒來？小梅哦了一聲，轉身就跑，咚的一聲，把坐的那個方凳子帶倒了。她也不及去扶凳子，一刻兒功夫，手上拿了一方抹布，托着一瓦壺熱酒來。笑道：我放在灶眼裏，把瓦壺都燒紅了，這酒滾熱的，兌上一點涼的吧？韓樂餘道：把酒斟上就是了，不要多話。小梅取了一個茶杯，提着壺杯，就滿滿的斟上了一大杯，那酒斟下去，先不要看那熱氣，早有一股濃厚的酒香，沖入鼻端。小梅兩手捧了酒杯，遠遠的撮着嘴唇，呼呼的連吹了幾口氣，韓樂餘對她以目示意，因道：放下就是了，那酒自然會涼的。小梅這才兩手一伸，將杯子放到李守白面前，笑道：有點燙嘴，小心一點喝吧，李守白只道得兩個是字，自接了那杯酒過來。韓樂餘也自斟了一大杯，向客舉了一舉，笑道：我並不客氣，隨便吃菜。李守白道：老先生這樣殷勤款待，還說是不客氣，作客的人，更難爲情了。韓樂餘道：不瞞你說，敝莊四五十戶人家，雖然都是安分的人民，可是認識幾個字的人，除了我而外，只有個教家館的先生。這位先生所知道的，又只是唐堯虞舜的歷史，金木水火土的科學，實在談不攏來。有幾個可以說話的朋友，都散居一二十里之外，有時他們來訪我，有時我去訪他們，總是連說帶吃，一過好幾天。萬分無聊，我也到山上去找和尚談談。只是他不談唐虞三代，又談

些荒唐不經的佛祖升天，也不痛快。你先生是個從京城來的人，又是個洞明人事的新聞記者，所以我非常的歡迎。我們住在鄉下的人，就是一樣苦惱，不容易看到報紙。遇到報紙寄來了，這個朋友借給那個朋友，當小說書看，簡直把大小廣告都看遍了。你先生來了，今天下榻舍下，我那幾個朋友不知道，若是知道，真會大遠路的跑來領教呢。李守白笑道：我倒不料貴處是這樣的歡迎新聞記者。有些地方，說報館裏人是多管閑事的，我真不敢說出履歷來呢。小梅已是盛了一碗飯，在一邊陪着吃，却接嘴道：我們這地方，有什麼事情可以登報的嗎？李守白點着頭先說了一聲有的，然後向着韓樂餘道：這件事別人不知道也罷了，像韓老先生這種人，不應該不知道。韓樂餘道：敵地實在沒有可作新聞材料的事，就是山上幾棵太平花，這也由來已久，登在報上，不是新聞，是舊聞了。李守白正端着酒要喝，聽他這樣說，於是將酒杯向下一放，在桌上按了一按，裝出很鄭重的樣子道：若是真不知道，我倒不能不細細告訴一番。現在貴省要打仗，老先生聽到說沒有韓樂餘道：彷彿聽見說的，但是敵省打過幾次仗，與敵地都離得很遠，我們這裏，本來不是什麼用軍之地，所以有戰事無戰事，不去管他了。李守白將酒端起來，呷了一口，搖着頭道：不然，不然，老先生，不知道這回打仗的冷巡閱使，和萬巡閱使，是棋逢敵手，不像平常打仗嗎？據我們新聞記者，從新聞上得來的經驗，知道冷巡閱使的戰



法，是迴避鐵路戰的。萬巡閱使也是一樣，喜歡用側擊和暗襲的。他兩家軍隊打仗，我們用平常的眼光去觀察，一定會錯誤。敵報爲了這事，花了不少的錢，用了不少的心血，現在纔略微知道一點消息，貴縣已經在戰事範圍以內了。兄弟也不知道戰線在什麼地方，因爲得了這一點消息，就特意到貴縣城裏，先去察看形勢，然後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安身，看軍事在那裏，然後再跟到那裏去。韓樂餘手上拿了一個酒杯子，也不拿起，也不推開，只管扶着，眼望着李守白，沉吟了一會道：據李先生的話，我們就要大禍臨頭了。這件事不是那一個人的事，我得和全村子人商議商議，明天我起一個早，把全村子裏人找了來，大家商議一下。李守白道：老先生，我看你還是不忙說明，說了出來，事實不能證明，新聞記者，又有造謠言之罪了，小梅在一邊吃飯，只管讓他二人去談打仗，並不怎樣理會，一口氣就吃完了飯。將飯碗一推，斜側着身子，用一雙手撐了頭，望了他父親。韓樂餘道：你不要以爲這是一件平常的事，麻麻糊糊，過去了。離亂年間，第一就是小姑娘們令人掛心。李先生是個新聞記者，這幾年對於戰事上的記載，當然見的不少，不信，你就問問看，戰禍可不必平常鬧土匪，鬧兩天躲過去就算了，打起仗來，真會連地皮都剝起三尺來。你還只當東風吹馬耳，毫不在乎呢。小梅道：在小說上我也看到說打仗，也很平常的樣子，並沒有什麼災難。到了現在，那就不同了嗎？說時，望了他父親微笑。韓

樂餘道：「唉！你這孩子，真是不知天地之高低，古今之久暫，希望真打起仗來，也像你這樣清閒自在才好。」小梅道：「你老人家不要替我擔憂，真打起仗來，我也不怕。古來花木蘭，還代父從軍呢。她說時，站了起來，將自己用的碗，先行拿走。這裏賓主二人，依然杯酒談心。韓樂餘正催着小梅拿飯來，只見她笑嘻嘻的拿了一枝舊式的引線獵鎗來，笑道：「我們還有一枝鎗呢，這也可以防防身罷。」韓樂餘笑道：「你真是越扶越醉，打仗的時候，這樣打兔子不死的東西，還打算防身呢。」李守白看她不知利害的程度，一至於此，也不禁是噗嗤一笑。他不笑倒罷了，只他一笑，小梅也難爲情起來，倒拖着鎗出去了。她去了，這裏就換了二禿來伺候，飯畢，韓樂餘又陪着談了一會。說是行路人疲倦，應當早早休息，就讓李守白在書房裏安歇。他也實在是倦了，展開行李，就一歪身躺下。因爲次日上午，是預備看太平花的，也用不着早起，就安心睡覺。直待自己醒了，還攤了被在床上躺着。就在這時，只聽到那個二禿由外面喊了進來道：「天呀！這是那裏說起？我們村莊子上到了兵了。莊門口關王廟做了衙門，架子鎗架子炮好多架，由裏朝外架起來，真怕死人。」韓樂餘由裏向外迎道：「你不要胡說，怎樣一點響動沒有，就來了兵了？」李守白聽了這話，再也忍耐不住，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套了衣裳，手上拿了領和領帶就向外走。恰好遇着韓樂餘，他道：「把李先生驚醒了，怎樣還不睡一會。」李守白道：「貴管家說，兵到了。據我看，這

是眞事。冷時雄的行兵，是這樣神出鬼沒的。不過來得這樣快，不見是正式軍隊，也許是便衣隊。一面說着，一面繫好領帶。也忘了洗臉了。韓樂餘也忘了招待他洗臉，一面說着，一面就向外走。李守白心想，所謂到了大兵，這也不過是少數的幾個零碎步隊，決不會是整隊的人馬。及至奔出圩子來看，倒大吃一驚。原來那人行路的兩邊，都支蓋了大的圓頂帳篷，小的箱槓式帳篷，重重疊疊，竟有半里之遙。帳篷的盡頭，原是村裏的關帝廟，廟門口，這時有四個背手提機關鎗的衛隊，分站在兩邊。在廟門口，迎門插了一面三角紅旗，紅旗裏面，有一行白字，是中華民國共和軍第二路第八旅。這時朝氣平和，一點風沒有，旗子靜靜的垂了下來，在廟裏也不見一點什麼動靜。再看那些帳篷之外，除了幾個兵士守衛而外，其餘便是在水溪裏汲水洗菜的兵士，却不見整羣整隊的兵。李守白點了點頭，對韓樂餘笑道：老先生，這是你村莊上的幸福，來的這一枝軍隊，是冷軍裏面，紀律最好的一部分。他們的旅長包去非，是我的同鄉，最善將兵，你不要看帳篷以外，散散慢慢只這幾個人。若是帳篷裏的人一擁而出，不知道有多少人呢。韓樂餘聽他說了，還不會答言，只見那廟裏飛步走出兩個武裝兵士，一直向李守白而來。只看他們灰色的布衣上，緊束着一根皮帶，脅下斜掛了一個皮袋子，裏面正是手鎗。背上斜背了一把大刀，那刀柄挑着一塊紅布，直伸出肩膀外。足表示那種雄赳赳的威風。韓樂餘

居多年，從不曾與武人接觸，兵士撲了過來，呆望着他們，却不知怎麼樣去應付，他不去應付兵，兵也不來理，走到李守白身前，一邊一個，對着他道：我們團長請你去。李守白還不會答話，廟裏又跑來兩個武裝兵士，對他道：去去去！去見我們團長。不容分說，前後一圍，若是不走，大有強拉的意思。李守白道：去就去，何必做這種形式。回頭對韓樂餘道：老先生，我那脚夫……後來的那兩個兵推了他便去，一直入廟而去。韓樂餘眼睜睜的望他送入虎口，却無可如何，兀自呆立着。要知他此去如何，下回交代。

# 味品

點優之



內體入深品食

慎審須務擇選

顏色潔白

粉質輕鬆

味感耐久

鹽分輕微

反應中性

售出有均 號貨南各

品出廠母味一天

號三二八 路明昆 廠造製

號四四五〇五 話電

號四三二 路果芝 所行發

號九〇八四九 話電

## 第二回 禪宇賞花姿千枝塑雪 戰場觀隧道四面驚雷

却說韓樂餘眼睜睜地，見兩個護兵，將李守白捉去，又沒有法子去挽救回來，竟自站呆了。那廟門邊守衛的兵士，見他站在那裏徘徊着，便喝道：「幹什麼的？你也要我們一齊捉了來嗎？」韓樂餘也不敢惹他們，就垂頭喪氣的走了回家。二禿在一邊看到這事，早跑着回去報告了。韓樂餘只走到半路上，小梅已是迎了出來，老遠的就叫着道：「爹，這是怎麼了？那個李先生……韓樂餘映着日光，向了她一陣亂搖手。小梅走上前，拉着韓樂餘的大袖子，頓了腳，皺了眉道：「你怎麼往家跑，那個李先生讓人捉去了，你不想法子去救他嗎？」韓樂餘道：「你這是孩子話了。軍官把他捉去了，我們一個鄉下人，有什麼法子。小梅道：「救不出來，你也帶我去看看。韓樂餘本想去，無奈看了他姑娘滿臉憂愁的樣子，都有惻隱之心，自己怎好不理？只得同了她，再向關帝廟來。只走了幾步路，恰好軍隊裏吹着一片集隊的號聲，各帳篷裏的兵，如羣蜂出窠似的擁了出來。太陽光底下，高處一望，只見人影滾滾，地下的浮土，隨着脚步，撒黃烟似的由下向上湧，這些兵手裏，都是拿着鎗的，暗示中，已是一股殺氣撲人。加之來勢這樣的猛，小梅有生以來，那裏見過，左手掩了口，哇的一聲怪叫，右手拖了韓樂餘，就向回跑。一

直跑到莊門口，才停住了脚。韓樂餘道：你這是做什麼？大兵當前，不是玩的。小梅拍着胸道：看了那些個兵，我有些怕。韓樂餘道：你既知道怕，爲什麼還要我去救人。你看這種情形，我有那大的能力去救人嗎？小梅不作聲，撇了嘴，跟着父親回家。一走到堂屋裏，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也不說話，也不作事，一隻手靠了椅背撐着頭，只是納悶。韓樂餘見她有許久不作聲，便嘆氣道：你自然是一番好意，可是也不能怪我，慢說我是一個鄉下先生，就是……小梅突然跳了起來，搖着手道：不要說了，我知道，我發我的悶，又沒有怪你，你多什麼心呢？我也沒有別的意思，一個好好的人，眼見他無事去受罪，心裏過不去。韓樂餘將兩手背在身後，在天井內踱來踱去，因道：我也是這樣說，其實我們也不過是昨日認得的朋友，談不上什麼共患難，可是很奇怪，我見他被捕了，我心裏非常難過。小梅也不理會她父親的話，也不再說什麼，又在椅子上坐了下去，還是用手將頭撐住，繼續的納悶。父女二人，一個在天井裏走，一個在堂屋裏坐，都是皺眉不展。小梅猛一抬頭，忽然跳起來，笑道：哎呀，回來了。李先生回來了！說着由堂屋裏向外一跑，但是走到堂屋門口，她忽然停住了。韓樂餘一回頭，也笑了起來，搶上一步，執着李守白的手道：李先生，你怎樣回來了？我們止在這裏替你發愁哩，李守白是從從容容走到堂屋裏來，笑道：我就爲了怕韓先生掛心，所以先回來通知一聲。原來那個團長，故作驚人之筆，要

嚇我一跳。我一見了面，和他都笑起來。原來那團長，是我的老同學鐵中錚，我只知道他在冷巡閱使部下，可不知道他已經調到前線來了。他介紹我和他們的包旅長見了面，倒很贊成我給他們宣傳，這正是貴鄉之福。這一枝軍隊，不但不會禍害你們，他們最好的是一點虛名，說不定還要在貴鄉留下些德政呢。韓先生可以轉告貴鄉人，沒有什麼事了。韓樂餘笑道：那就好極了，小梅，你趕快去豫備早飯，吃了飯，我好陪李先生去看太平花。小梅起來這一早上，只是生悶氣，把吃飯的事都忘了。現在父親提着，她才想起，笑嘻嘻的就下廚房做飯去了。飯後，韓樂餘陪着李守白提了相匣到極樂世界去看太平花。出了莊子，向後山而去。這山恰是左右兩峯向前迤邐而下，右峯環抱過來，到左邊露出一個山口，兩峯之間，包着一個小山崗，若在山口外遠處望，只有一點山巔露出外面。走到近處，反而一點形跡都沒有。及至走進了山口，一重圓圓的高嵐，迎面而起，右峯下一道小瀑布，上面在嵐頭上，露出一片白色，一直到這高嵐脚下，才露出一道由高向下奔流的山澗來。這澗上的泉水，冲到下面七八丈底的一個水潭子裏去，水滾着雪龍似的，隆隆作響。潭子三面高起，石壁上掛着許多青藤，映得潭水青隱隱的。一面下缺，却是一條緩緩平坦下來的水道。水在山澗裏，上下觸着石頭，曲曲折折的，流到左峯脚下。左峯懷裏，也有一道平溝，只流着一線清水，有時藏在青草裏，有時又浮在白



沙上，却在山口，和右潤的水，合而爲一。兩潤相會的所在，有一道石板橋，通到高嵐脚下。李守白走到這裏，連叫了兩聲好，笑道：這就不必看什麼太平花，單是這一點景緻就是一幅畫圖了。我在貴莊看這裏的山勢綿延，橫展到兩頭看不見，這樣的景緻，大概不少吧？韓樂餘道：那倒也不多。這裏還有一樣好處，出口便是敵莊，可以上大路。由這山裏向上走，也有一條平緩些的山路，可以通到鄰縣去，這附近百十里路山脚，沒有這條口子裏面深而又平的。據父老相傳，從前這山裏，有許多強盜落草，王過，有了這個廟，朝香的人，從山那邊，鑿了一條山路，通到這邊，開了後路了，所以就太平下來。不過這話是不見經傳的，是否靠得住，可不能說。兩人說着話，渡過了石橋，就踏着石砌，一步一步向高嵐上走。石路兩邊，竹子和松樹，不成行列，夾雜的生着。在樹下竹子下，亂草長得有上尺深，那草裏面，左一叢，右一叢的杜鵑紅，如火一般的開着。在這清靜的山境裏，增加了無限的幽媚。李守白見一樣，稱贊一樣，步行到了那個廟門口，一帶修葺，露出一條曲折的台階，高處圓廟門聳峙着，一方直匾，寫着普渡寺。進了廟，第一殿彌勒佛頂上，一塊橫匾，就是極樂世界四字了。走了這些路，身上不免出着汗，口裏也微微的喘着氣。但是一到這裏，一點聲音也不聽到，只覺一陣幽涼的空氣，撲上身來，精神爲之一爽。寂靜的空氣裏，彷彿有一點佛香氣味，在空中盤旋。但是看那香爐裏，只有一叢香棒，並不會

燃一根香。眼望殿後，一棵高出殿脊的樟樹，遮得陰沉沉的。樹枝下，垂着一兩根蜘蛛絲兒，絲上粘着半片落葉，打着胡旋，漸漸的向下沉。樹上有一隻不知名的山鳥，橫在小枝上打盹，人來了也不知道，真是人物兩忘機了。由彌勒殿穿過，再進一重院落，便是大佛寶殿。大殿之後，更有一幢小殿。在小殿前，一個四方的院子，中間有一座大花台，遠遠望去，叢叢的白色，在綠業堆上盪漾。李守白不用韓樂餘告訴他，知道這就是太平花了。這花不同梨花李花，更也不同梅花，分開四瓣，其白如雪。那叢生的柔枝，上面簇擁着比柳葉短，却比柳葉寬的葉子。那葉子現着春氣勃勃的嫩綠色，由這堆雪的花瓣一陪襯，彷彿那絕色的美女，略穿一點清淡的綢衣，真是却嫌脂粉污顏色，飄飄乎欲仙了。清和的日光下，扇着微風，早有一陣幽香，帶着微風拂面，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數了那花台上的花本，一共是五棵，李守白笑道：貴鄉很可以自豪，這可寶貴的東西，全國找不到幾株，這一個地方，就有五株，那真不能說是少數了。韓樂餘笑道：這也幸而是在敵鄉這一種不大出名的廟裏，若是交通便利的地方，這花未必還能保留。李守白聽了他的話，不住的點頭，覺得他這話，很有一種道理。背了手，繞了這花台，不覺連走了兩個圈。空氣裏面，似乎有幽蘭之味，又似有橘柚之味，令人聞到，頭腦清醒一陣。點着頭道：好！這花確是好，不能生在宮殿裏，就應當生在深山古剎。惟有這樣，才不玷辱這

一個寶字。韓樂餘笑道：若是這樣，這彎子更轉大了。要有宮殿，就要有個太平元首，要有古刹，就要有個通慧的和尙。李守白笑道：我們這話，不能再向下說了。有地理，有人和，還得要天時，現在的時節，是開太平花的日子嗎？說到這裏，二人都不覺笑起來了。他兩人一笑，把這廟裏管香火的淨修和尙笑出來了，由大殿上走去，對着二人，深深打了一個問訊，笑道：原來是韓先生，好久不上山，今天難得來的，這太平花開得正茂盛，我泡壺茶來二位賞花吧。這和尙一張圓圓的臉，皺了許多紋，自看出他五十開外的年紀，兩道眉毛尖上，各湧出一撮長毛，倒有些壽者相。韓樂餘笑着將李守白介紹了，又告訴他村子上已經到了大兵，這裏不久要打仗。淨修來不及由衫袖裏伸出手來，只將兩隻大袖子比着，連說了兩聲阿彌陀佛。依着和尙，要請李守白到方丈裏去拜茶，韓樂餘說就是花下好，於是淨修催着小和尙，泡了茶來，放在花台上，端了幾張椅子，在花邊放下。淨修將一隻藍花盜杯，和李守白先斟了一杯茶送過去，笑道：這茶葉還是小僧去年朝普陀，歸路經過杭州，在龍井獅子峯上帶來的。這水是這廟後一道清泉，總也不能算壞。李守白端了一杯茶，沾着杯子沿，正要緩緩的嘗這茶的滋味。忽然將杯子一放，偏着頭，側望着天上，仔細聽了一聽。聽了許久，便道：是的，是的，是這東西來了。韓樂餘和淨修都不知道他命意何在，倒呆望着他，他且不理會二人怎樣，昂頭對天空四週一望，將手向

西一指道：二位看，飛機來了。這不知道是這邊共和軍的，也不知道是那邊定國軍的。是共和軍的，倒無所謂，若是定國軍的，就怕他們帶了炸彈來，那可不是玩的。韓樂餘和淨修，都不曾知道這飛機的利害，都問飛機在那裏爭着抬了頭向上看。李守白向西一指道：哪！那不就是飛機。二人看時，果然見半空裏有個大蜻蜓樣子的東西，遠遠而來。李守白道：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望着遠處，而且自己還可以藏得起來的？淨修道：這後面石台上，靠着石洞就好。李守白連忙請他引路，繞過後殿，就走上石台來。這裏向下一望，那安樂窩全村，猶如一個小模型，放在遠處。看得明白，西方飛來的飛機，這時一共有二架，到了村子附近，突然改了方向，大天空裏，遠遠的繞着一個大圈子。韓樂餘離城市文明很久了，却未料到戰場上的飛機，是什麼性質，見飛機這樣繞着圈子，看了却也有味。正看得出神，只見安樂窩村外，有幾十陣白烟，向半空裏沖了起來，接上卜通卜通，有一陣響聲。那飛機正飛到村莊頭上，才有這白烟的。這時，忽然向外分了開去，向半天雲裏直上，一會兒功夫，却只看見三點黑影了。韓樂餘必裏猜想着，這或者是地下的兵士，用鎗去打飛機，心裏不覺也卜突卜突跳了一陣。過了一會，那飛機一點響聲都沒有了。才定了一定神，問道：李先生，果不出你所料，這是那邊的飛機，若是駐紮附近的軍隊，真和他打起來，那多麼可怕？李守白微笑着：這就可怕嗎？這不過給貴村子裏一點消息。

罷了。據有經驗人的說，初到着戰地，以爲戰事不豫，想中那樣可怕與可惡，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便覺得是萬萬想不到的可怕與可惡。到了最後，並不怕了，只是可惡而已。現在飛機走了，這片刻之間，總是太平的，趕快罷，讓我把這太平花照兩張像下來，也許飛機第二次再來，賞這花一個炸彈……淨修禿了聳眉毛上那兩撮長毛，連道：阿彌陀佛！先生不要說這種話，佛地菩薩保佑，我想他們不來的。李守白道：現在不要說笑話，我們還是去看看村莊上的情形，讓飛機嚇了一下子，鬧成什麼樣子。韓樂餘也是很慙記家裏，急於要去看，於是李守白拍了兩張相，二人就忽忽的下山來。到了安樂窩時，只見滿村莊的人，大家都在場地裏紛紛議論，看見韓樂餘，都搶着報告道：這真嚇死人，村子外許多兵拿了鎗打飛機，子彈亂放，倒幸而是沒有傷人，現在這裏的旅長派人告訴我們不要怕，明天一早，他們就走，今天在這裏耽擱一天，叫我們一家預備一百個大饅，三斤鹹菜，限在下午三點以前，都要送去了，他還說只要東西送去了，決不派人進村子裏來的。韓樂餘聽了，就向李守白道：這一百個大饅，要多少麵？我們這村子裏，還不少窮人，這件事怎樣擔任得起？李守白對他所說，只是微笑而已。到了韓家，就笑對他道：韓先生，一百個大饅，三斤鹹菜，你就覺得窮人擔任不起吧？我覺得這是天字第一號的好軍隊了。韓樂餘笑道：這或者因爲這裏的團長旅長，都是你的好友，而且已經託你和

他們宣傳，所以談到他們就是好了。他二人這樣說着，小梅身上繫着一條藍圍襟，手上拿了個捍麵棍兒，擡了嘴走出來道：剛剛作完了飯，這又要做饅給人吃，真會氣死人。一回頭看見李守白身上，還掛了一個照相匣子，便笑道：李先生，這相可以隨便照的嗎？李守白笑道：越隨便越好，就是這個樣子，我和你照一個。一面說着，一面就打開鏡匣子，上好膠片，小梅笑道：說照就照嗎？你等我去換一件衣服來，她一手扶了堂屋門，一手拿了捍麵棍兒，只這麼一招，正待回身，李守白手扭着匣子的快門，嘎的一聲，已經把相照了。笑着和她點點頭道：已經照好了。小梅道：我知道相片子還要經藥水洗過一道才看得見的，你那一天可以拿給我看看？李守白道：我只能照，我可不能洗，我今天下午到貴縣縣城裏，那裏一定有照相館，若是照得不錯，洗好了之後，我就派人送了來。小梅道：怎麼樣？你今天下午就要到縣裏去嗎？李守白道：昨天就該去的了，今天算是耽擱一天哩。小梅聽了他這話，就像失落了一件什麼東西一樣，臉上立刻現出不痛快的樣子來。二禿由堂屋後面走出來道：大姑娘，這一層饅餡，已經蒸好了，還要蒸多少？請你去看看。小梅聽了這話，垂着頭自向廚房去了。李守白也覺韓氏父女款待太好了，就這樣忽然而去，未免在人情上講不過去，因此閒坐在屋子裏，却沒有預備着走，也不會吩咐脚夫去收拾行李。到了下午，軍隊裏已經派了幾名兵士，挨家徵收饅餡鹹菜，臨時又向各家

要草桿豆子，拿去作馬料。村裏人雖然是不願意，然而望着他，誰也不敢作聲，只好讓他們白白的拿去。各人心裏，那一種不滿意，就不用提了。徵收東西到了韓樂餘家的時候，李守白韓樂餘正在堂屋裏談話，二禿將鹹菜饅饅，一齊送到堂屋裏，死也不肯再送上大門口去。韓樂餘也不願大兵升堂入室，闖到裏面，只好親自將一大籐籬饅饅，和一大瓦鉢鹹菜，一齊送到大門口。只見有三輛大車，停在門口，車板上都用柳條圈子圍起來，在圈子裏的白饅黑饅，像堆石頭一樣，堆得有二四尺高。有些饅饅不會涼透，還是熱氣騰騰的。忽然一陣風來，捲着一陣黃沙，向饅饅頭上一蓋，全黏在上面了。韓樂餘看有十幾個兵士，都背了鎗，站在大車兩邊，就像沒有看到這事一樣。駕着大車的三匹驛子，倒有兩匹同時撒起尿來。第一匹驛子，正當了大門，希哩沙啦一陣，猶如大雨中的檐水溜一般，水花四濺，靠近驛子的一個大兵，手裏正搯了一隻篋籃子，籃子裏裝滿了鹹菜，驛尿濺了不少在內。韓樂餘看了過意不去，便道：老總，你站開一點罷，菜裏頭濺了饅進去了。那兵一回頭看見韓樂餘，就笑道：你就是說濺了驛尿了嗎？到了火綫上的時，想這種好口味，還想不到呢，你儘管說這是驛尿醃的菜，你看有人吃沒人吃？他說着，老實不客氣，就伸了籃子過來，接過瓦鉢，將鹹菜倒了下去。同時和另一個兵，提了那籃饅，也向大車上一倒，倒得快一點，有幾十個饅，向地下亂滾，滾到驛尿裏的，和尿帶土，加上

一層黑漆。那兵將空籬向旁邊一丟，口裏罵了一句他媽的，於是將那地上乾淨的濕的所有的鏕一齊檢了起來，向大車鏕堆上加了上去，都兒一聲喝着騾子，拖了車子就走了。韓樂餘站在大門口望着他們，連搖了幾搖頭，提着空籬空鏕回家來。因道：我們雖然破費一點，看了當兵的是這樣的吃苦，那就週濟週濟，也是惻隱之心了。李守白道：他們爲對外戰事這樣受苦，當然憐惜他。現在對內作戰，不過爲他們的領袖爭權利，他受苦也算活該。一說之後，滔滔不絕。竟忘了時間。小梅提了一大菜筐子新鮮菜，剛從山澗裏洗過，由外面進來。韓樂餘問道：晚飯預備了什麼菜沒有？我和李先生，還要喝兩鍾，李守白呵呀了一聲，忽地站立起來，又將手表看了一眼。對着天井的天道：天色真不早，我是談忘了。今天還得趕到縣城呢。怎麼來得及？韓樂餘道：今天是當然來不及，就請在我舍下再談一晚，明天再去也不遲。好在並不是趕什麼新聞，怕落後了。李守白道：雖不用得趕什麼新聞，然而徒然在這裏閒過了日子，在自己天賦上，却也說不過去。韓樂餘道：好在總是一晚的工夫，也決不能說是徒費工夫的。李守白好像是爲人家的問詞所窮了，只是含着微笑，却不能再去駁詰他的話。他們在這裏說話時，小梅提了菜筐子，站在堂屋門邊，呆呆的只管聽着，等他們說完了，低了頭一看，筐子裏却漏了自己一鞋子的水，她哎呀了一聲，提着菜筐子回廚房去了。韓樂餘笑道：我這孩子，真是淘氣，但是



她不過粗魯一點，還沒有平常婦女們那種虛偽的習氣。李守白道：這種天真爛漫的態度，我就很欽佩，都會裏的姑娘，這種爽直的，未嘗沒有，但是有了這種爽直的人，可禁不住都市物質的引誘，那是很容易流入浪漫一途的。韓樂餘笑道：據李先生這樣說，她倒成了個全才。然而我只有這個孩子，也很敵帚自珍哩。說着，用手不住的去摸他的鬍子。李守白見韓樂餘贊他的女兒，自己也覺有一種愉快似的，心裏只管回味小梅那種憨嬉的樣子，似乎也就覺得比研究戰爭，賞玩風景，都較為有趣。自己也忘了是個戰地的外勤記者了，這晚上，不免又和韓樂餘夜話很久，次日一早，二禿又和昨天一樣，大叫着兵來了，韓樂餘已經有了一天的經驗，就鎮靜得多，走向外來看，只見兩個兵牽了三匹大馬，站在門口。見韓樂餘出來，却笑着點了點頭道：請問，你這裏有個京城裏來的李先生嗎？韓樂餘鑒於昨日事情，却不肯貿然答應，猶豫了一陣子。那兵道：你不用狐疑，我們不是壞意，我的包旅長有了一封信送給李先生，請他到前方去看看。說着，便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來，遞給了他。韓樂餘一看，果然寫着專送的字樣，便拿了進來遞給李守白，他看了一眼，笑着一拍手道：這算大功告成。韓先生，我要告辭了，你請看這信。韓樂餘接過信看時，上寫是……

守白先生閣下……昨日晤談甚快。戎馬倥傯，無可招待，當能原諒敝部於昨夜開拔，今晨三時，安

抵尙村。據探報，敵亦正向此路進犯。敵部現與永平中路軍隊聯絡，不分星夜，構築防禦工事。在三日內，敵當不能前來，正式接觸，似尙有待。先生欲觀前方狀況，最好於即日來此，既可從容研究，且無危險。現派秦余兩護兵前來歡迎，乞簡裝命駕爲盼。倚馬成書，草草不恭。諸容面敘，卽頌文安。

弟包去非頓首。

韓樂餘道：他們真走得有這樣快，此地到尙村有五十里路，不知他們是什麼時候開拔的，三點鐘就到了。到了還不算，已經有了軍事上的佈置，而且又派人走回五十里，送信來了，那有這個樣子快。李守白笑道：我們這位老同學鐵中錚團長，是喜歡開玩笑的，不要是和我鬧着玩吧？一面說着，一面向外走。那兩個護兵認得他，便問他去不去？李守白道：我當然去的，不過昨天晚上好半夜，你們的軍隊還在這裏，怎麼現在就到這樣遠的所在去了。而且二位又回來了？那護兵笑道：莫非李先生不相信我們的軍隊走了，你且到村子外邊去看，這裏還有我們的一個弟兄沒有？李守白也要看個究竟，當真邀了韓樂餘一同走出村莊來。只遠遠一看，昨天大路兩邊所紮的那些帳棚，果然一點痕跡都沒有，一切都恢復了原狀。好幾千人，突然來了，大家不知道，突然去了，大家也不知道，這種軍隊的訓練，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今日看到，令人不能不佩服。李守白站在村門口，連連贊歎了幾聲，軍隊不壞，只

可惜槍口朝內。因對韓樂餘道：他們這種軍隊的作戰法，一定是與平常軍隊不同的，我的運氣好，恰是和他們的軍隊相遇，又得了他們將領的許可，讓我去參觀戰地，這是一個極好的材料了。我所有的大件行李，就都存在老先生這裏，我只帶一點輕便東西，馬上就走。說着，和韓樂餘一同進屋，將腳夫打發走了，便告辭韓氏父女出門上馬。韓樂餘和小梅，都送到村子外，兩個護兵騎馬在前引導，李守白一人騎馬在後隨着。走了許久，回頭過來，見韓氏父女，兀自在村外立着，將手上的馬鞭子舉起，在日光裏搖了兩搖，讓他們進去。然而他們始終不會先進去，只是馬走遠了，不看見而已。走了一二里路，兩個護兵在馬上笑問，可能快跑？李守白一想，平常的人，怎樣可以和軍隊裏人比馬術，只笑說是不能跑。但是那護兵說，若是慢慢的走，那就比害病還難受，稍微快一點走罷。李守白也不願太示弱，就依了他，稍稍跑起來。在路上走了一半路的地方，休息了一會，吃點東西，一直到下午三點，才到尙村。那地方是一帶平原之中，高起一塊土坡來，土坡裏面，便是村莊。村莊外兩邊都是樹林，更連着高粱地，兩個護兵到村外陪着李守白下了馬，還不會進村子，只見村子裏的鄉人，男女老小不分，背的背，抬的抬，將箱用檯器，紛紛地搬走。那些人臉上的顏色，都成了死灰，只是搬了東西走，並沒有什麼人說話。見着李守白進村去，都遠遠的避到大路邊，讓他們牽着馬進去。有個婦人，懷裏抱着小孩，

手上牽着小孩，含着一包眼淚，懷裏的小孩，哇哇亂哭，走的小孩子，左手提了一籠鷄，右手牽了一隻羊，那一籠鷄有五六隻，小孩子不過七八歲，走一步將籠子在地上拖一下，後面牽着那隻羊，又極是淘氣，沿路的吃青草，不肯上前，小孩子拚命的拉着。還有一個老頭子，約莫有七十多歲，背彎着，左手扶了一根短拐杖，右手提了一籃子瓦缸瓦罐之類，背上却背了一大捲破棉絮，走一步，哼一步。李守白看了，老大不忍，看看他們向村外魚貫而行，倒呆住了。那些逃難的鄉人，直走到村子外老遠，才回過頭來，向村子裏看，走了一些路，又回過頭看看，那種依戀不捨的情形，好像也就是自己別離家鄉一樣，恨不得一個一個上前安慰他們一頓。兩個護兵看出來了，便笑道，李先生，這還算好的啦。設若我們陡然在這裏和敵人遇到了，鄉下人逃得出村去就算幸事，還能這樣從容搬東西嗎？李守白垂頭不語，和他二人進了村子。一個護兵取過包裹，一個護兵先上前去通知，那鐵中鏢團長，就由裏面迎了出來，握着李守白的手笑道：在戰場上和老同學在一處，這是多麼痛快的事呀！這個時候，我們旅長閒着，我陪你先去談一談，以後他就沒有功夫會客了。爲保護你全安起見，我已經給你預備好一個地洞，說着，在前引導，將他引到一叢矮樹的所在。這樹外是一個菜圃，地裏的北瓜王瓜藤，正沿着架子，長得望不見天日。在瓜棚下，高高的有一個土堆，堆的一面，開了一個小門，約莫有三尺

多高。門外兩個全副武裝的兵，夾門而立，那兵和鐵團長行了軍禮，鐵中鏗便對他道：「你進去報告一聲，那位李先生來了。」在那裏會？一個衛兵進去，包去非却由門裏迎了出來，笑對李守白道：「李先生難得來的，請參觀參觀我的辦公室。」說着，向門外一閃，讓他進去。李守白也希罕得緊，怎麼會在這個地方開辦公室？走進門一看，原來是個大地洞。由門內下了幾層土階，下面開闢起來，約莫有五尺高，見丈寬的一個洞，這洞一直正中，一個尖角，折轉向右，又是另外一個洞，洞邊斜斜的向外開着兩個窟窿，放進光線來。一個很大，可以走人，似乎是另外一個小門了。洞中有四五根大樹幹，當了柱子，柱子上托着厚板，襯住了洞頂。洞中兩張小方桌子併了一個公案，上面舖了好幾張地圖，和一副文具，一個軍用電話機，由地洞上牽了許多線到桌上。桌上倒放了三個耳機，桌子邊，放了兩條板凳，大概是旅長自用的。土洞的四週，壁上都刮得很平整，對着公案上，貼了一張大字標語，乃是誓死救國四個大字。此外，還有幾張標語是……軍隊是民衆的，率全部健兒爲民請命。李守白看着，先點了一點頭，繼續着又搖了一搖頭。包去非道：「李先生，你既點頭，又搖頭，這裏面很有褒貶之意呀。」李守白笑道：「褒則有之，貶則不敢。我看了這洞，做得大而完妥，料想是從昨晚到了以後，才動手的，怎麼有這樣快？然而做到包旅長這種高位置，生活也是這樣簡單，軍人生活，可想而知了。所以先點頭，後來又搖頭。包

去非道：原來如此，軍營裏人多手多，辦事自然快，而且時刻都預備着拚命，也不能不快，軍人生活之苦，何況兄弟，就是總敵司令到了前方，也是一樣的。說到這裏，電話機響，包去非便親自接話，鐵中錚和李守白都避出洞來，走到洞外，包去非也追了出來，笑道：李先生，我們正面的戰壕，已經有一處完事了，你若是願去參觀，我請鐵團長陪你去。李守白自然是贊成，就跟着鐵中錚走。走的不是原來的路了，由村邊斜走出去，經過一叢矮竹籬，馬上現出一條大橫溝。這大橫溝之中，有一道寬三尺，深約五尺的溝，挖成了大波浪式，漸次向前，據鐵中錚說，這就是交通溝了。後方有什麼東西要運輸到戰壕裏去，都是走着這一道溝的。由這一道溝，鑽過了村外的土坡，約有五十步路，便通到了戰壕。這戰壕比交通溝又寬上了一兩尺，一個人在溝裏站着，勉強可以伸出頭來，望着對面。沿溝壁向外，突出去挖着四方的大洞，洞上面堆着二三尺深的土，土上又蓋着石板，這便是蓋溝了。洞朝前的地方，剛剛高出地面的所在，就挖兩個小窟窿，乃是向外放鎗的。李守白在洞裏看着，便道：真快呀！怎麼就造成蓋溝了。鐵中錚道：這是一個樣子，做了讓民夫照樣蓋的。全部成功，恐怕要半個月，我們對於這防禦工事，也只好做到那裏算那裏了。你且上溝來看看。李守白果然爬上溝來，這一望，不打緊，不由他不吃一驚。這左右兩邊，拉長一條線，在地上挖戰壕的民夫，就如螞蟻一般，挖的挖，堆的堆，非常忙碌。

有的兵士也在裏面幫着動手，有的兵士却只背了槍在人叢中監督着，由這裏望兩邊挖壕的民夫，直拖長得看不到人影子。李守白道：這樣看，這種工程大極了，爲什麼就忙着先挖地洞？鐵中錚道：這就爲了飛機可惡了。昨天我們在安樂窩，敵人就有三架飛機去偵察，我們在這裏，設下防線，豈能保他們不來，所以全軍主腦的所在，總是事先預備妥當的好。李守白笑道：那末，我個人和軍事沒什麼關係，又何必住地洞……這一句話不會說完，只聽見一片喊聲，大家散開，爬在地上，躲起來，敵人飛機來了。只這一聲，就見那些民夫，滿地裏一陣亂跑。李守白立刻也聽到了飛機帆帆之聲，抬頭一看，遠處一個黑點，越飛越近，正是飛機到了。看到這個，立刻抽身就想飛跑。鐵中錚一手將他拉住道：千萬跑不得，你還跑得贏飛機嗎？一面說着，一面將他拉進地洞來。因道：有這樣的好地方，你還怕躲得不安全嗎？李守白也不知道是如何走進洞來的，這時定了一定神，只聽得那飛機帆帆之聲，已經飛到了頭上，接上轟的一聲，似乎這地都有些震動。這轟的一聲響過，接上又是嘩嘩一陣民夫驚號之聲。在這種聲音之下，李守白不能不心裏跳起來，遠遠的離着前面那個窟窿，向外面張望，偏是不先不後，飛機上第二個炸彈，又落了下來，那炸彈所落的地方，也只好離着這蓋溝三四丈遠，只見那地裏的浮土，向上一湧，凌空有兩丈高。這恍如自己身邊，放了一個大炸雷一般，李守白哇的一聲大叫。

倒退幾步，直掃出蓋溝的門去。自己剛覺得陽光一亮，身在洞外，同時看得清清楚楚，那飛機不過十來丈高，又由後面折轉過來，那第三個炸彈，炸彈正向戰壕邊落將下來，轟的一聲，將地下的土濺了起來，猶如雨點一般。撒在人身上，李守白一時身上麻木，向蓋溝裏復跌進去，人就昏了。鐵中錚搶了上前，兩手將他扶住，向他身上看時，見滿身都是土屑，臉上也黑了一塊。連忙問道：守白守白！你受傷了沒有，李守白靠着他就站了起來，也問道：我那裏中了彈！鐵中錚仔細看了一看，他身上却是沒有中彈。因笑道：你不要害怕，沒事，飛機已經走了。你聽，我們的高射炮開上去了。李守白聽時，果然軋軋之聲已遠，後面村子裏，轟隆隆降，倒是不斷的響，手扶了洞壁，慢慢的站定，然後才拍去身上的土，勉強向着鐵中錚微笑道：我不料飛機有這樣厲害，我真嚇糊塗了。這真是個笑話。鐵中錚一手握着他的手，一手拍着他的肩膀，微笑道：朋友！你幸運啦。今天這飛機的目標，似乎就是對着我兩人，這裏幸是有這蓋溝，不然，我們早無葬身之地了，現在沒事了，我們出去看看。李守白淡笑着，望着他搖了一搖頭。鐵中錚笑道：我說沒事就沒事，你儘管出去，你不聽到外面許多人說話，這就是大家恢復工作了。李守白雖然聽到，又在溝眼裏向外張望了一下，這才隨着鐵中錚走了出來。果然一個人沒有炸着，民夫們又在挖壕了。一看戰壕的前後兩方，都有一個地穴，有桌子寬大，凹下去有三四尺深。這便是



炸彈落下來炸的大洞，設若這一下子，要是炸在人身上，這何堪設想呢？李守白望了那地穴出神時，鐵中錚笑道：你有什麼感想嗎？李守白道：我想設若這飛機天天來時，豈不耽誤你們的防禦工作？鐵中錚搖着頭，微笑道：慢說是飛機拋炸彈，就是他們隊伍開到了，我們一邊打仗，還要一邊建築防禦工事呢。一個炸彈所炸的地方，和一條戰壕的長度，是相差多少呢。決不能爲了這一點小小的恫嚇作用，就中止我們的工作的。李守白正待要問時，鐵中錚呀的一聲，驚呼起來，李守白以爲飛機又回來了，也爲之一驚。要知飛機是否又來了，下回交代。

## 第二回 顛倒夢魂情看村婦鬢 飄零骨肉閑話征人家

却說鐵中錚看了李守白，忽然驚呼起來，李守白也不知爲了何事，倒反而望了他。鐵中錚道：守白，你看，你的褲腳黏着大腿，都讓血水浸透了。剛才你一定受了傷，自己不知道。李守白低頭一看時，果然自己左褲腳下面，連襪子和褲腳，溼了一大片。低頭用手摸時，摸了滿手鮮紅的血。嚇得臉色都白了，向鐵中錚道：我怎麼了？我怎麼了？他問話時，彎着腰倒直立不起來。鐵中錚向前攙着他道：不要緊的，如果你真受了重傷，還有自己不知道的嗎？你坐在地上休息一會，我去找担架隊來，抬你到村子裏去，讓軍醫看看。李守白真也不想遭了這意外的打擊，竟是身不由主的，坐到地上來了。鐵中錚身邊站得有兵士，就告訴他們找了担架隊來，將李守白抬到村子裏一所破舊的民房裏去。這裏先有軍醫等着，立刻將他放在地面鋪的草蓆上，週身檢查了一番，對他道：這倒無甚緊要，只是膝蓋以下，受了一些炸藥的微傷，敷上一些藥膏，就可以好了。只是這彈炸落下来的地方太近，恐怕腦筋受了震傷，最好是暫時靜靜的安睡幾天。鐵中錚在一邊插嘴道：這已經到了最前線了，怎能靜靜的安息幾天呢？守白兄，你在安樂窩，不是有朋友家裏可住嗎？你還回到安樂窩去罷。李守白聽說

自己腦筋怕受有震傷，想着在此地有飛機光臨，而且不久就怕要開火，既不能工作，而且有很大的危險性，這倒不如回到安樂窩去的好。當時就答應了鐵中錚的話，可以回去。鐵中錚站在一邊，看着軍醫，將他的腿傷，洗擦敷抹好了，讓李守白暫住一晚。次日一早，也不敢用運輸汽車，派了四名担架隊，讓他們換班抬着担架床，將守白抬回安樂窩來。他因為腿受傷流血之後，自己還並不知道，這腦子裏受了傷，也許自己一時不會覺着的，因之不敢堅持着在尙村等候，聽着鐵中錚擺佈，就回到安樂窩來。到了韓樂餘家門口，担架隊一個人進去報信，李守白睡在担架床上，早聽到拍拍拍的一陣脚步響，只見小梅一手拿了掃帚，一手拿了簸箕，面孔紅紅的跑了出來，看到李守白睡在担架床上，叫啣了一聲，將掃帚簸箕一拋，又轉身向屋子裏跑。當她進去的時候，恰是韓樂餘走到屋子外面來，兩人頂頭撞了一個滿懷。韓樂餘瞪了眼望了她。她倒也不管，牽了父親的手道：你快點，你快點想法子罷。李守白在床上伸出一隻手來，搖了幾搖，微笑着道：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韓樂餘看到態度並不怎樣的難受，倒也寬心些，便道：請抬到裏面去罷。小梅向担架隊招着手，自己在前面走，將他們引到書房裏去。這裏爲李守白設的床鋪，還不曾撤了去，小梅跪到床上，將三個枕頭疊在一處，讓它高高的，然後牽開被來，方始下床，向担架隊點頭笑道：多謝各位老總，把他放到床上去罷。等大家將李守

白放下了她就忽忽忙忙的跑出去，似乎又去拿什麼去了。一個担架隊兵，向李守白道：先生，這位姑娘，是令妹嗎？李守白想着，小梅如此殷勤招待，若說是朋友的女兒，這些粗齒的武人，何能了解？不一定會引起誤會，就很隨便點着頭。果然不到一會子功夫，她又提了一把茶壺，兩隻茶杯進來。那担架隊向小梅笑道：你哥哥沒有受什麼傷，好好的靜養一會子就行了。有你這樣的妹妹來伺候，比在戰地醫院，那要好得多了。小梅究竟是個鄉下姑娘，忽然讓人叫起哥哥妹妹來，倒有些不好意思，低了頭沒有作聲。好在韓樂餘隨後就進來了，才把話牽扯開去。他引着担架隊到外面堂屋裏去休息，將話問得明白了，這才放了心。李守白到了這裏，第一是減少了許多意外的恐怖，要茶要水，又十分的便利，心裏一安甯，精神就好得多了。這天下午，自己睡了一覺醒，只見韓氏父女都在屋子裏坐着，立刻坐了起來，向韓樂餘拱拱手道：老先生，我這次回來，實在是冒昧。一個負傷的旅客，怎好隨便的就到別人家裏來安歇？今晚暫在府上借住一宿，明天……韓樂餘搖手道：李先生說這話，未免太見外了。慢說我們是一見如故的朋友，就是今天路上有個生人不舒服，要在舍下休息一下，我也樂得作點人情。李先生要搬到別處去的話，再也休提。李守白苦笑着，又皺了眉道：我何以爲報呢？韓樂餘道：我又不曾花費什麼，談什麼報答？李守白道：不必花費，就是老先生這一番盛情，萬金難買。說着又向

小梅拱拱手道：「先前那些兵大爺說錯了幾句話，大姑娘不要計較。韓樂餘倒爲之愕然，問小梅道：他們說了什麼？」小梅眉毛一揚，向父親笑道：「那些兵大爺說錯了，他說李先生是我哥哥。韓樂餘哈哈笑道：「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他不曾說完，却站起來向李守白連連作了兩個揖，笑道：「惶恐惶恐！我雖然有幾歲年紀，怎好隨便就說出這種話來。李守白道：「這沒有關係，老先生這樣大年紀，只怕比先父的年齡還大些，我就以長輩相待，也不能算是分外的恭敬吧？」韓樂餘笑起來，摸着鬍子道：「豈有此理！難道我長了幾根鬍子，到處就可以佔人家的便宜嗎？」提起這話，剛才李先生怎樣說是先父？李守白道：「我的命運最是不好，三歲喪父，十歲喪兄，現在僅僅有老母在堂。韓樂餘道：「這樣說，李先生遠遊，老太太在北京，不感到很寂寞嗎？」李守白道：「我還有個妹妹，陪着老人家。韓樂餘道：「除此以外，府上再沒有別的什麼人了嗎？」他說到這裏，就回頭向小梅道：「去把我的水煙袋拿了來。小梅聽話，聽得很有味的，父親叫她去拿水煙袋，却有些不願意，兩手按了方凳子，待要起身時又坐了下去。韓樂餘道：「這孩子，只管頑皮，我叫你作一點事，都叫不動了。小梅沒有法子，只得緩緩的站起身來，走了出房去。他走得雖緩，回來得可是極快，一會子功夫，他就提了水煙袋來了。然而她雖來，却又不肯立刻走進房來，只在房門外悄悄的站着。只聽到韓樂餘問道：「這却難得，我雖很久不到都會上去，可是看到報

上登着，青年人總是成雙作對的。李守白道：成雙作對，那不是我們的事，我們是個勞工，晝夜不得閑，那有工夫陪着女人去遊公園看電影呢？小梅聽了這些話，又想進去，又想不進去，只在門外邊躊躇着。韓樂餘在門裏頭看到她的影子一閃，就叫道：煙袋找着了嗎？找着了，就快拿進來呀！小梅聽了這話，將頭伸進屋子裏頭看了一遍，才笑着將煙袋遞給她父親。她也不知道是何原故，在這屋子裏，有點坐不住了，就向父親道：還有什麼事嗎？若是沒有什麼事，我就要走了。韓樂餘心想，這個孩子說話也好玩，我何嘗叫你到書房裏來陪客？你要走就能。便向她點點頭道：這裏沒有你的什麼事了。小梅走了開去，找着二秃，因對他道：你進去問問看，那位李先生，要不要喝稀飯？若是要喝稀飯，這就該洗米了。二秃皺了眉道：我們家裏好好的來上一個養病的，也真算倒霉。小梅道：你快不要胡說。出門的人，那個保得住沒有三災五病。若是出門的人，都沒有收留，應該在露天地裏養病嗎？二秃被他駁得沒有話說，自去問話去了。他是個實心實意的人，經小梅如此一說，覺得出門的人，實在也應該可憐可憐他，因之這一下午，倒是不斷的向書房裏去送東西。先是茶水，後是稀飯，晚上還搬了一張茶几，擺在床頭邊，用了一個高燭臺，插了一枝燭在上面，再由書箱裏搬出一疊書來，放在茶几邊，請李守白挑好了幾本書，再把書送回原處。李守白心裏可就想着，這樣招待賓客，自是體貼週到，這決不

是這樣一個粗人可以想得到的，便問他道：「二哥，你實在費心，將來我一定要謝謝你。你也認得字嗎？」二禿道：「我不認得字。李守白道：你不認得字，怎麼知道送書我看呢？」二禿笑道：「我那裏曉得這些，這都是我們家大姑娘出的主意。李守白向門外看了一看，低聲道：你們這村子裏，有個姑娘叫太平花的嗎？」二禿伸了一伸舌頭，連忙將手向他搖了幾搖道：「千萬不要提起這個名字，我們姑娘聽說她要生氣的李守白笑道：『這樣說，你的姑娘就是太平花了。』」二禿微笑道：「鄉下這些混帳人，和她起了這樣的名字。我們姑娘叫小梅，李守白還不曾跟着說第二句，只聽到小梅在外面堂屋裏連連叫了幾聲二禿，他就跑出去了。只聽到她唧唧咕咕，在外面數了他一頓。二禿叫起來道：『是他問我，又不是我告訴他的。』說到這裏，突然的將話停止了。李守白這才斷定了，小梅果然就是太平花。心想太平花這三個字，不見得就是侮辱了她，然而她不肯接受，也可以知道這姑娘是沒有虛榮心的。若是城市裏的女人，她正好借了這好名好姓去博個人的享受了。他安安穩穩的這樣在床上睡着，將在二禿手上抽來的幾本書，再抽了一本，在高枕頭上，半側了身子，就着燭光來看。無意的拿着一本書看時，却是一本隨園詩話。看了兩頁，看到一段論菜花的，有兩句詩說：『小朵最宜村婦鬢，平生不上美人頭。』看到這裏，倒不免有些感想。村婦鬢上，難道只宜戴菜花的。這却也不見得。西施是中國人承認的一個標準。

美人了然而她當浣紗女的時候，不也是一個村姑嗎？像小梅這種姑娘，若是生在大都會裏，甜姐姐，熱女郎的外號，我想一定有人贈送給她，現在她不過算是鄉村上一朵太平花罷了。他如此想着，將書拋下，只是沉沉的思想，一抬頭，見小梅悄悄的走了來。手扶了茶几，半側了身子，鬚邊正戴上一朵菜花，向他微笑着。李守白見她按在桌上的手，雪白細嫩，便一手握了過來，笑道：姑娘！我看不出來你是一個鄉下人，非常之愛你，你也愛我嗎？小梅被他拖了一隻手，却扭轉身去，不說，也不走。李守白因她不作聲，手更用力去拉。想去取她鬢上那一朵花，也是用勁太猛，拉得小梅向床上一跌，倒嚇了自己一跳。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場夢，自己有一隻手，正壓在胸口上呢。看看窗子外，窗紙已經有了魚肚色，心裏想着，夢裏頭的行爲，實在有些失於檢點，人家這樣的待我，我倒起邪念嗎？於是一個翻身向裏，靜靜的睡下。再醒過來時，窗子洞開，放進新鮮空氣來，屋子裏也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精神爽快一陣，覺得腦筋並沒有受什麼傷，昨日那番驚嚇，自己也是過於害怕了。慢慢的坐了起來，也覺得一切如常，只是腿上有些微微的痛罷了。二禿聽到屋子裏響聲，便進來伺候茶水，韓樂餘也進來問身體怎麼樣了？他除了說沒有損傷而外，就是不住的向人家道謝，在上午的時候，小梅沒有進來，他心裏想着，不進來倒好，自己見了人家，倒會不好意思的。下午的時候，自己朦朧的睡着，却聽到一種細細



的歌聲，在窗子外邊翻身看時，乃是小梅穿了一件細窄的布衣，彎了腰在那裏掃地。她斜側了臉，見那掩着耳朵的烏髻下，正斜插了一朵小小的黃花，遙遙看去，真個別有一種風致。想起了夢中的事，不覺心房跳上幾跳。她聽到屋子裏有響聲，抬起頭來，向李守白一笑道：李先生，你好些啦？還不得人家答覆，她就扭身走了。她這種舉動，正合了人家的滿肚詩懷，不免向屋子外老望着。可是自這日起，小梅並不進房來，偶然在窗子外走過，笑着問一句好些啦，就走了。這不像是避嫌，也不像是煩惱，既不接近，也不疏遠。過了兩天，李守白很相信，身上並沒有受什麼震動，腿上的傷，也好多了。在這裏久住着，那算得怎麼一回事？因就告訴韓樂餘，在這裏不能耽擱，馬上就要走了。韓樂餘道：現在四境草木皆兵，李先生腿上又受了傷，要到那裏去呢？李守白道：越是緊張，我越要出去探訪。我想這永平城內，是共和軍的中路，當然有許多情形可以紀載，我要去看看。韓樂餘道：這城裏的師長王虎，外號王老虎，是殺人不眨眼的兇神，你怎好去找他？李守白笑道：那要什麼緊？我不是他的仇人，我也不是他的敵人，他殺我作什麼？而且我的職業是冒險的事，我怎能退縮得呢？韓樂餘因他提出了職業兩個字，當然就不能再攔阻他，只是說他有傷，還留他過兩天。李守白也覺得再休息一兩天，腿會更好些。這安樂窩村子，實在也有人留戀的意味。又過了兩天，前線已十分緊張，由尙村向這裏經過的難民，

便是絡繹不絕。據難民口裏說，飛機天天到村子天空上來轟炸，實在是不能安居了。李守白也走到村子路上來，天天向難民口裏得着消息。覺得戰事已經爆發，自己的戰地通信，還只寫過兩三封，這很不對，決計到永平城裏去，打聽一些新消息。雖然此地是足留戀的，也就不再留戀了。只是這個時候，鄉下的牲口和車輛，都藏躲了個乾淨，免得被軍人抓了去。小車也一樣的難找。自己脚上有傷，怎樣上道？這樣躊躇着，又過了一天。這天下午，有個兵士拿了鐵中銖一張名片來，說是鐵團長問候李先生。李守白就問他，可不可以想法子找一頭牲口？那兵士叫金得勝，他道：我們原是押兩輛車子到永平去的，李先生要去，馬上就可以走。李守白覺得這個機會是十分難得的，立刻收拾簡單的行囊，就要走。他在屋子裏收包裹的時候，小梅一個人，怔怔的在窗外立着。李守白一抬頭，笑道：叨擾了多天，我立刻要走了。小梅道：我聽說了。你若是不繞道的話，將來回家去，還走我們這兒過呀。李守白道：那是一定的。這幾天姑娘很忙，老見不着。小梅臉上，帶一點紅色，微笑道：我有些不便，說畢，一扭身就走了。李守白心想，怎麼忽然不便起來了呢？是了，那天晚上，老先生曾盤問了我的家世，大概爲了這個不便了。怪不得她一說話就走開。正如此想着，抬頭看時，她又悄悄的站在那窗戶外了。最妙的，就是她鬢雲上，又新加了一朵野薔薇。她微微的笑着，那朵野薔薇，正可以象徵着她爲人。看得正出神。

呢，二禿進來了，他道：李先生走嗎？那幾個趕車的人發急呢。李守白看窗外時，小梅已不見了，於是請二禿代拿了東西，向韓樂餘告辭。韓樂餘隨着身後，送到大門口來。握着手，約了後會。這時大門外路上，停着兩輛大車，前面一輛堆着行李，後面車上坐人，除了金得勝外，還有一個身掛手槍的，李守白上了車，騾夫鞭子一揚，車子向莊門出發。在大路上走了三四十步路，只見小梅手挽了一隻空的菜籃，在那裏站着。李守白坐在車上，不能起身，取下帽子，招了幾招，說是打攪。小梅輕輕的答應了兩聲，說什麼沒有聽見。李守白正倒坐着，一步一步的，看着離開了小梅。出了村，向北走，正是一片平原，將落山的太陽，在遠遠的樹林子杪上，射來一道黃光，似乎給這寂無人聲的戰場上，加了一層慘淡的顏色。前面一個兵，一個騾夫，後面一個騾夫，三個乘者，都默然無語。只有那車輪的笨重滾動聲，和騾子偶然打着噴嚏聲，此外都很沉寂的。太陽越發下沉了，已不見整個的日影，只有一大片紅光，由樹林子下面，烘托上來，西邊天色如此，其餘三方，天色都慢慢的昏暗，天上的歸鴉，很單調的，偶然有一隻兩隻，由頭頂上飛了過去，牠們似乎也覺得這一天很僥倖在戰場上度過了。雖在這寂寞的環境之下，忽然有生物過去，雖不是人，却也引起了人的注意，因之大家不約而同的，都將眼睛射到了那天空的飛鳥上去。那個兵首先開口了，他道：打仗的年頭兒，人就不如鳥，誰能夠自由自在的，愛上那

兒就上那兒。昨天晚上尙村那一場惡戰，我們的虧，吃得不少呀，我有個朋友，和一連人衝鋒上去，只回來了一個人，這是命大。李守白道：老總，你也上過火線嗎？他道：上過火線多次了，窮命，死不了。去年幾仗，打得最厲害，掛了兩回彩，現在還活着。李守白道：掛了兩回彩？自然是打了勝仗了，應該得有獎賞了。他道：他媽的，不要提了，賞下來了，一回是軍人榮譽獎章，二回是軍人勇敢獎章，拚了命一回，就鬧了這樣一錢來重的一塊銀牌子，吃也吃不得，穿也穿不得，有什麼用？李守白笑道：不是那樣說，名譽爲人生第二生命，你得了獎章，多麼有面子？你胸前掛了獎章，人家一見，就說你是個好漢。他冷笑一聲道：好漢，現在給人當隨從兵啦。不要讓好漢聽見，笑掉了牙。名譽算什麼？反正是自己人和自己人火併，就是打了勝仗，又有什麼名譽呢？我是得了一塊獎章了事。我兩個兄弟：都是那回陣亡的。唉！他們的屍骨也不知道，不要說獎章了。李守白笑道：馬革裹屍，那是軍人榮耀的事情呢？那個人不死，死要值得。他道：值得，他們這兩條命，死得連狗屁不值。值得的只有上面的人，幹了這一仗，得了兩省地盤。做上巡閱使了，家私無數萬萬？小老婆論打，打仗的時候，他可離着戰線上千里地呢。贏了，他升大官，輸了，他媽的一拍屁股，腳板擦豬油，向外國一跑，打來打去，只拚你這些傻小子的命。李守白道：你老總說這話，不平極了。但是究竟人生一世，草生一春，要做點事業才對。就是不幸陣亡，也落個豹

死留皮，人死留名。他道：留名，人家只知道督軍巡閱使，不知道大兵吧？我叫楊振春，我兩個兄弟叫楊振標、楊振國，他倆死了，試問留了名沒有？就是我楊振春，現在還活着，苦吃盡了，仗打夠了，有誰知道我這個隨從兵，金得勝笑了起來道：朋友，你倒說得痛快，我雖沒有你那樣苦，鬧了這幾年，可沒鬧出個好兒來，現在還欠着四個月的餉，和人家賣命呢。李守白道：我有一句不通的話，要問二位了。既然說當兵鬧不出好兒來，爲什麼還要望下幹呢？唉！沒有法子，楊振春和金得勝，不約而同的說這兩句話。這一說，前後兩乘車子上的人，聽得他們這樣異口同音的，有一個答復，不覺大家都笑了起來。這車子越向前走，天氣是越發的昏黑，西邊那一片紅色，慢慢的只剩了一線，天空已黑遍了，連西方也黑了。兩個驛夫，都將車把上兩個白紙燈籠點上，各人手上也提了一個走路，夜色深沉了，更看不見四向，大家因爲無聊，這話越談得緊。那個兵身上帶有煙捲，在這黑暗中，見他影子邊有一星火光，分明是他也感着無聊，在抽煙捲了，那火星微微的閃爍着向上升，這可以知道楊振春極力在吸煙，想什麼想得很沉着了。李守白道：楊老總，你說你沒有法子，才來當兵，究竟是怎樣的沒有法子呢？楊振春歎了一口氣道：這話說起來可就長啦。反正摸黑走着，也是怪難受的。我說着給你解解悶，我家裏弟兄三個，原是種田的，上頭有個老娘，我也娶了媳婦兩年啦。就他媽這幾年打仗不停，我家裏就遭

了殃，第一年兵來了，把我家兩頭牲口，一輛大車，都抓去了，好在這是冬天，倒個百兒八十塊錢的零，也就算了。到了第二次，這一下子要了命，由三月清明節下打起，打到九月霜降，你說，莊稼地裏這還有什麼收的？我們全縣，窮得精光，這還不算，先是東邊軍隊打來，連收了我們兩年的錢糧，家裏沒有錢，和村子裏借一點押一點，湊付着先繳一年，後來借不動押不動，只好拿糧食算錢去繳，他媽的那些叫化子軍隊，除了人肉不要，什麼都收下，我們家裏算完了個乾淨。這還是夏天，在地裏弄些野菜吃吃，勉強度命，到了秋天，東邊軍去，西邊軍來，他們不要錢糧了，要什麼地畝捐，每一畝地，要捐十塊錢。這個時候，十塊錢，十個銅子也拿不出，我兄弟三人，種了自己十多畝地，就要拿出一百多塊來。我老娘一急，一索子吊死了。我想這也沒有什麼可惜的，這年頭兒留下老命是活受罪，倒是死了乾淨，把我娘抓把土埋了。我對我媳婦說，家鄉活不成了，只有把這十幾畝地丟了不認，省得出地畝捐，各逃生命。你呢，另找主兒去，我也養不活。我媳婦算有良心，第二天，就跳了河，可憐，她肚子裏還懷着五個月的孩子呢……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哽起來，頓了一頓，只見一星火光一拋，他在黑暗中，把那煙捲拋了。李守白道：這樣說起來，實在可憐，你就是那樣當了兵嗎？楊振春道：沒有還早啦，那西邊來的軍隊，也覺得我們太窮了，找不出油水來，不久開走了，地方上窮人太多，又沒有事幹，聽說山裏頭土

匪黃小狗子還能到別處搶些來吃，村子裏去的人不少，我們弟兄三人，倒也想去，偏是事情巧，黃小  
狗子帶了一千多人，正打我們村子裏過，說是出縣去找點東西回來，我們連第二個主意也沒想，就  
跟了他們去。在土匪裏混了兩年，雖然沒有什麼好處，倒是走一處吃一處，也不挨餓，到了這時，第三  
次大仗，又幹上了。我沒有回家鄉去，也不知道家鄉是什麼樣子，可是東西兩邊軍隊，都在拚命的收  
軍隊，這邊許黃小狗子做縱隊司令，那邊許黃小狗子做師長，當土匪的，倒弄得大家都歡迎啦。後來  
還是爲着可以得一萬塊錢現洋，黃小狗子幹了這邊的師長，我們跟着當了兵，就到了現在了。李守  
白聽了他這一篇話，才知道在軍閥手下當兵，有這樣的委屈，便道：據楊老總這樣說，那真也是沒有  
法子，但是不能打一輩子的仗，將來太平了，你還可以回去種地的，楊振春道：太平？瞧着罷，就是太平  
了，回家去種地，也不容易。你想想，犁耙種子，那一樣不要錢去辦，回了家，就算有房子蓋頭，家裏頭一  
分安家的東西，又是要一筆錢的，我只有望再打兩回死仗，也許我不死，上官知道我有功，一步一步  
給我升上去。大官我也不想幹，但幹個營團長，就能發一個小財了。到了那個時候，回家也成，不回家  
也成，無論到那裏去，就有飯吃了。李守白聽着，覺得這些話又可算得是一種特別的辯論，心裏如此  
揣想，未曾答言，前面那個壓車的兵，在黑暗中，就搭起腔來了。他道：老鄉，我們是一樣命苦呀。我也是

種不了地出來的，就是沒有混到土匪裏面去。他媽的，就是苦在當兵不容易出頭，設若我能幹一天營團長，我算沒有空苦半輩子，死了也甘心。楊振春忽然轉了一個話鋒了，問道：老鄉，你們那兒發過幾回餉？那兵答道：開拔的時候，發了一個月，到現在為止，誰也沒有看見過一個錢。老鄉，你呢？楊振春帶一點笑音道：這要算我們走運，駐防在城裏頭，一到縣城裏，就得着半個月，聽說是由商會裏墊出來的。他怕我們自己動手呢。哈哈！楊振春說到這裏，竟自笑起來了。金得勝忍不住了，插話道：當兵只有我們這裏不值，動不動，就是什麼軍紀風紀，可是要說到發起餉來，比那處也要少，說倒說的好聽，我們是替國家出力的人，將來國家太平了，我們自然有飯吃，現在吃一點苦，這不算什麼，將來自有出頭的日子。李先生，你念的書，比我們識的字還多，你是個明理的，你想這話說着，我們可能相信，將來太平了，國家都會給我們當團長旅長嗎？李守白笑道：這樣說，你是根本誤會了。你們旅長說的天下太平了就有飯吃，乃是說的作百姓的，可以各安生業。就是當兵的，也能回去作別的事，不必吃苦打仗了。金得勝道：要是等打完了仗，再回去找飯吃，那末，都是自己人，不會大家不打仗，各作現成的事嗎？丟了事不幹來打仗，帶累有事幹的也幹不成，打完了仗呢，還是讓人幹自己的去，爲什麼打這個仗，我真糊塗死了。楊振春道：不打仗，師長那裏升得了督軍，督軍又那裏升得上巡閱使呢？我們算



慢，只留着一條小八字兒回去，他們還說是算便宜了你，金得勝道：『這樣說，你不想升團長了。』楊振春道：『怎麼不想能幹不能幹，是一件事，想不想，又是一件事，坐汽車住洋樓，摟着姨太太，我那一樣不想。』金得勝道：『太太還沒有，就想姨太太嗎？』楊振春道：『我做了團長，自然一娶就是兩三個，總有姨太太的呀。』太太上頭，不加上這個姨字，就像沒有味似的，所以我一說起來，就是姨太太了。』哈哈，別說了，說着說着，引起老桿的癩來了。『咱們今天進城，找個小娘們去罷。』前面壓大車的兵，操着一口純北方話，這樣突然的向大家提議起來了。余得勝道：『我倒也贊成，但是身上沒錢，可想不到人家。』前面那個兵道：『這些吳娘們是真沒有她的法子，只有給她們霸王硬上弓，有一天我們可以自由一下子，我一定得去由上兩個，於是前後幾個人哈哈大笑起來。』李守白聽他們所說，漸漸有些言不及義，便不是自己所願聽的了，因轉過話峯來問道：『漆漆黑的這樣摸着走，到縣還有多少路了？』驢夫答道：『路還多呢，那有這樣子快，你們有話談，儘管放心說，你不必問，遇到了步哨的時候，那自然快到了。』李守白看着天上，只有滿天星斗，却沒有一線月色，四週一看，都是些黑巍巍的影子，那草地裏生的矮樹，這望去一個孤立的直影子，倒像是個步哨兵。晚上已是起了一點風，風過之處，將影子吹得搖動，更像是個活東西。所幸同道的人多，若是一個人，真會疑心這是鬼物，不敢上前了。那驢子拉着大車，大概

也是久經戰爭，精神有點不濟事了，幾乎是數着四個蹄子走路，那車輪子轉着車軸，讓不平的地一阻礙，一碰一跳，轉了幌盪起來，敲着車板子，得而得而的響着。驛夫手上，還提着一隻小紙泡燈籠，在這沉黑的夜色裏，照着車子附近，有幾尺大小的一片火光，那火光是昏黃的，照見車上幾個人影子，若有若無的。在光裏幌盪着。那楊振春沒有話可說，便會感到寂寞，點了一根煙捲，又冒出一星火光，繼續的抽起來。李守白也想抽煙，自己掏出一盒煙來，見金得勝沒有煙，就送一根煙給他抽着，三個人坐在大車上，身子左一擺右一擺，和車輪一滾一動，互相呼應起來。這自然是大家都沒有精神去支持身子，只是讓車子去搖撼了。倒是各人啣的煙捲，紅星燦燦，顯着大家的煙，都抽得很緊張。金得勝首先開口道：你這煙捲很平和，不是在路上買的吧？李守白道：這還是在京裏買的，路上那裏有，就是價錢飛起來漲，因為新貨沒有來，陳貨慢慢賣光，再過一些時，恐怕有錢也買不出東西來了。李守白跟着這句話，就談到縣城裏的事了，問來問去，少不到又談到了軍事上來，因道：城裏現在駐有多少兵，有尙村多嗎？楊振春道：比尙村多了，城裏有一旅一團，城外還有一團，人數都是挺足的。這永平縣城裏，也不過兩三萬人，來了這些個兵，城裏陡然就加上一倍的人了，多麼熱鬧。李守白道：城裏既然只有這些個人，陡然加了這些兵，兵在那裏住哩？楊振春打了一個哈哈，笑起來道：你不用和他們

擔心，他們自然找到地方住，明天你在城裏瞧瞧，足見大兵住的地方不壞，你猜我在城裏住在那兒？李守白笑道：自然住在營裏。楊振春笑道：住在營裏？那裏有營？我告訴你，你準不會相信，我就住在一個新娘子房裏，據街坊說，新娘子還沒有滿月哩。金得勝笑道：你們把新娘子留住了沒有？楊振春道：那裏留得住新娘子，我們一進這家門，女的就跑一個精光。金得勝道：沒有新娘子，光睡新娘子的床，那可厭氣。楊振春道：厭氣什麼？去年我們打仗的時候，走到一個村子裏去，我們一班人，連老帶少，捉着三個娘們，哈哈，不是有這位先生在這裏，我要說出不好聽的話來了。就在第二天，我們打個勝仗，誰也沒事。現在這改良的年頭兒，就不能談什麼忌諱。金得勝道：照你這樣說，那一天的事情，少不得你也有分。楊振春又打了一個哈哈，正待說話，在車子前面，黑暗中忽然有人喝了一聲。金得勝連忙也喝了一個字，接着答道：我們尙村來的，那邊聽得口號對了，就有一個兵迎上前來，問道：都是些什麼人？楊振春跳下車來道：是王老五嗎？說着話，順手拿過驢夫的紙燈籠，舉起來有頭這樣高，向前面照着，果然是王老五。他將各人盤問了清楚，埋怨着道：你們的膽子太大了，今晚上消息緊得很，放步哨多出來五里地，我老遠的看見這兩個燈籠，聽到你們一路說說笑笑的來了，我才放心。楊振春道：這是到尙村的大路，我們由尙村到縣裏，在自己防線裏頭走，怕什麼鳥事？王老五道：我們打聽得

敵人是波浪式作戰，不定在那裏鑽出來，你們趕快走罷。若是在路上走着，我們開了火，那可是個麻煩。別人聽了這話還罷了，李守白在大車上聽着，心裏又禁不住亂跳，因為自己一點戰事不懂，而且衣服又不同，無論遇到那一方面的兵，也是死在車上發呆，作聲不得。大家無聲，趕着車子向前，燈籠舉得高高，李守白悶了許久，向驛夫一打聽，到縣城還有十里路，大車走來至快也要走一個鐘頭，便向金得勝道：我們不要坐在車上了，都下來走，讓大車也走得快些。金得勝道：不要緊，趕過前面的連哨，就快到五里亭，那裏就是……一句未了，前面又有人喝着口號，走上前，又有兵盤問了一道。李守白一看這裏不是一個兵，有六個兵了，因為自己是個非軍人，盤問得更緊，挨過了這裏，不到一里路，更遇着許多兵士露營，他們將鎗架着，都坐在地上，燈籠下照着，還列有機關鎗，這就是所謂連哨了。他們照樣盤問了第三道，那連長也說快走，恐怕馬上要開火了，連長命令下來了。大家不敢怠慢，在黑地裏，亂打着騾子向前奔，同時也有人在地下，將大車推的推，拉的拉，減去騾子的力氣。然而他們也只剛過五里亭，身後已經有了鎗響了，欲知這行人逃出性命與否，下回交代。

# 天綸綢緞局

上海南京路畫錦里轉角，

是供給大宗國貨服料的新商店

新穎綢緞，

絲毛織品，

貨色齊備，

花樣新奇，

定價低廉，招待誠摯，

如蒙賜顧定能使君十分滿意！

電話 九四四五九

## 泰和麥精魚肝油

註冊商標



化痰止咳

補血生精

治癆療肺

開胃健脾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南首三和里七號

#### 第四回 冒險入荒城勇瞻悍將 攤捐到小店忿屈驕兵

話說守白和幾個兵士，穿過前方的連哨，以為可以達到安全的地點，不料身後拍的一聲鎗響，震破了黑野的沉寂。這戰場上的響動，不像別處，每每微細的動作，可以引起全場的注意，尤其是黑夜，連一點抽煙捲的火星，都不讓它露出來的。這時在大家戒備森嚴的時候，忽然有一聲鎗響，把全線都震動了。大家立刻拿着鎗，對了那鎗響的地方回擊過去。這兩輛大車前後的人，車和馬都不能顧了。大家不約而同的，齊齊向地上一伏。果然這一下鎗聲，並不是誤會，乃是敵人的軍隊，暗襲過來了。這裏鎗一響，那邊更不客氣，霹靂拍拍，回敬過鎗來。李守白以前雖然到了戰場，只是遙遙聽着鎗炮聲，不會親自加入火線，這時將身伏在地上，抬頭一看，只見遠遠的黑影裏，不時向外冒着火球，火球帶着無數光條，在轟然一聲下，火光四散落地。由這裏向前看去，正是一片平蕪，兩邊的鎗炮，對着向中間放去，越來越緊密。就在對面約一百步的地方，遍地都是火光，那火光裏面，雖然夾着一些模糊的煙霧，却隱約可以看出那是一片麥田。這鎗炮的聲音，雖然與過舊歷年除夕放爆竹的情形差不多，但是放爆竹的聲音，却不能這樣激烈宏大。每當這裏放出一聲大炮，只覺空氣震動，身上的肌肉，都

有些哆嗦。對面的鎗彈，總還不見得射到面前，只是這邊放過去的鎗炮，都由人頭上射了過去，却令沒有經過戰場的人，異常驚駭。這裏連哨的後面，便是本隊，由本隊穿過去，才算是安全地點。李守白這些人，到了這裏，正是連哨之後，本隊之前，本隊聽到前面步哨的鎗聲，趕忙充分的抵禦，及至聽到對方的軍隊，業已開火，這邊就實行猛烈的射擊。李守白他們所在，幾乎是在鎗口下，如何不魂飛魄散，尤其是那子彈在空氣中穿過，發出那嗚嗚唧唧之聲，十分慘厲，自己昏迷之中，彷彿聽得金得勝叫道：李先生，這裏危險，後方有一條溝，你趕快滾了下去。李守白聽說，糊裏糊塗，果然就向下一滾。自己這一動身不打緊，身子團團轉向下，滾了個不歇，及至滾定了，才發現是條乾溝，接着上面又滾下來三個人，正是楊振春金得勝和前面那個押車的兵，嚮口音。却没有那兩個趕大車的。大家伏在溝裏，頭就頭在一處說話。李守白問道：還有我們兩個車夫呢？楊振春道：他們這兩個傻瓜，大概是完了一言未了，只嚮嘩啦一聲，一個大炮彈，正打在溝岸上，李守白心肝臟，連着肌肉，一齊亂跳，因為這乾溝裏的土層震動，身上都震麻了，金得勝似乎知道他受嚇，用手拍了他的肩膀，輕輕道：李先生，你別害怕，這裏已經是很安穩的了。李守白那裏作得出聲來，不過勉強鎮定着，可以不叫哭出來罷了。過了許久，忽然一陣喊殺之聲，突然而起，這邊守軍的炮聲停止，突突突，全是機關鎗掃射，和步鎗連放

之聲，這殺聲也就只這樣喊了一陣，以後就沒有了。後來雙方的鎗聲，慢慢稀少，以至於完全沉寂。金得勝道：「這樣子，敵人是退了。可是現在剛過戰後，外面的情形怎樣，完全不知道。這黑夜裏我們燈籠去了，臨時的口號，也不知道。出去準是死，我們都忍耐着，到天色大亮，我們大大方方的出去，就不要緊了。索興在乾溝裏睡上一覺罷。那兩個兵，也很同意他的提議，並沒有出溝去。他們究竟是慣經戰事的健兒，說睡就睡，一刻兒呼聲大作。李守白一來睡在地上，隨處都是石子攔着肌肉，十分難受。二來這野地裏的餓蚊子，向來不聞到什麼人肉香，現在有人靜靜的躺在這裏等着，蚊子怎麼不來咬。因之牠們奏着得勝的軍歌，不時的向着李守白這一隊人來進攻。李守白那裏睡得着，雖然是夏日天長夜短，然而李守白在這乾溝裏躺着，走既走不了，躺又躺不住，非常的焦急。慢慢的熬到了天色發亮，把睡在乾溝裏的人，一個個叫醒，大家爬上岸來一看。李守白不由得先吱呀了一聲，同坐來的兩輛大車，有一輛，已經不見一點蹤影，滿地的零星物件，和一些碎木片，有一輛車子打翻了半邊，拉車的騾子，躺在地下，斷了一隻腿，滾在一灘黑血裏。兩個趕車的，一個還有全屍，一個却只剩了下半截。金得勝道：「這兩個傻瓜，活該？若是稍微活動一點，跟着我們滾下溝去，也不至於白送兩條命。」李守白走上車前，翻一翻大車上的東西，自己所攜帶的，已經燬去了一大半，自己清理了一陣子，所幸帶



的照像匣子和一些膠皮，完全沒有壞，這一下子，不能不讓他喜出望外，找出一塊布，把這些殘餘的東西包好了，依然和着楊振春一行人向前走，所幸在這前線，已有了許多熟人，李守白又有護照，大家安然的通過防禦壕，向永平縣城而來。過了這一道防禦壕，算是由鎗口上轉到鎗後來，李守白先乾了一身汗，這才有了閑功夫，可以看看這戰城的景象，原來這裏通到縣城，已是一條大路，大路兩邊，菜園子坎地夾雜着一些零落的民房，這民房也有草屋，也有瓦屋，絕對沒有一個老百姓，只偶然發現牆上貼了的紙條，寫着某營某連的字樣。那些房屋，有的坍了屋頂，有的倒了牆洞，屋旁的綠樹，有些也劈開了許多枝芽，留下炮彈的遺痕。但是樹上空立着鳥巢，却不見一隻飛鳥，倒是東邊天上的太陽，他不知道什麼是戰事，依然照在人頭上。城裏給養的大車，一連四五輛，卜突卜突，車輪子在鵝卵石的路上走着。拉車子的馬，只管低了頭，一步一步點頭。旁邊趕大車的幾個夫子，也是一點人氣沒有，在車子一邊，相隨走着。倒是押車的三名大兵，倒背了鎗，口裏還哼唧唧的唱着小調。他們看到李守白一人穿了西裝，都有些詫異的樣子，一路望着他走過去，李守白再向前走，已經看到一座城樓，從一排人家屋頂上湧了出來。這人家是城外一條街，所有店戶住宅，一齊關着兩扇門，有兩處人家，也坍了一二堵牆，似這地方，還沒有受多大兵災。由這裏向前，就到了城門下，城門關了一

扇，一扇虛掩着，可以讓一個人走了進去。這城門之外，站了十個大兵，分排兩邊，兵的手上，有拿着步鎗的，也有拿着手提機關鎗的，就是那個領隊的，身上也背着好幾顆手榴彈，和一柄手鎗。若不是在尚村，已經親自嘗試過這種武裝的威嚴，真有點不敢走上前去。李守白先讓三個兵走上前兩步，然後才走了上前去，也不用他們盤問，老老實實的。先就將身上藏的護照，掏了出來，讓那些兵士去查看。好在這裏站上許多兵，却只有一個兵認得字，他將護照翻了一翻，大概還有許多字跡看不出來，專看護照是不行的，就仔細盤問了一番，料着是有點來歷的，這才讓他進城去。進了城之後，雖不見得像城門口一般，是那樣的氣騰騰的，但是首先就感覺到一層困難的，便是向那兒去找個棲身之所呢？進城的第一條街，也是像城外一樣，家家都將店門緊閉，雖然有一二家還開着店門的，也只是開了一扇，望那店裏面黑漆漆的。還有幾家店鋪，索興不開門，只在店門上開一個小窟窿，像這樣的店，都是買油鹽雜貨，小本營生，稍微大一點的，都是雙扉緊閉。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找一家旅館，恐怕是不容易。到了這裏，不能不早自爲計，這時，三個兵散開了兩個，只有金得勝還在一路，因道：這件事不能不煩擾你一下子了，請你把我引着到王師長師部裏去，我要去見一見王師長。金得勝把舌頭伸了一伸，搖了頭望着他道：你要見他，我勸你省一點事吧。他是有名的王老虎，一句話不投機，他

就什麼也作得出來。李守白道：不要緊，我孤身一個客人，突然跑到這裏來，若是不先去見他，求一點保障，將來惹出了亂子，那更是不好。好在我這裏有包旅長的名片，我自己添上介紹幾個字，大概他不能怎樣難爲我。金得勝見他已信有把握，就大了膽子，帶他到師部來。李守白拿出一張包去非的名片，自己用自來水筆寫了介紹新聞記者李守白，預先拿在手上，到了師部門口，金得勝遠遠的就站住了脚，向那大門指了兩指，低聲道：李先生，你自己去罷，我不能惹這個亂子。李守白手上提了兩個包袱，便鎮定了自己的顏色，從從容容走過去，先把那兩個包袱放下，然後故意露出手上的名片，向背了鎗的衛兵迎上去，自己也怕那兵不認得字，先說了是尙村包旅長介紹來見王師長的。那兵聽說是旅長介紹來的，先對他身上望了一望，然後望着他身後放的兩個包袱，問道：那是什麼？李守白告訴那是簡單的行李，還有一個照相的匣子，衛兵笑起來道：你能照嗎？回頭給我照一個瞧瞧，李守白當然不能拒絕，答應見了師長以後就給他照，於是一個衛兵拿了名片進去傳達，兩個衛兵檢查包袱，檢查以後，讓李守白在守衛室裏候着。這個王老虎師長，果然和別人不同，不到五分鐘的功夫，馬上就派了傳令兵出來，將李守白傳見。原來這個師部，並不是一個衙署，却是本縣的福民寺改設的，王師長本人，就住在大雄寶殿的佛像脚下。李守白轉過了前面的彌勒佛小殿，就看到殿

上的一塊直匾上臨時糊上了一層紅紙上面寫了四個大字，王老虎殿。殿的石階上，一面斜站着八個大兵，每個兵都抗着一樣古代的兵器，也有大刀，也有長叉，也有畫戟，別具着一種威武。那大殿門的兩邊，並沒有什麼機關鎗和掛手鎗的衛兵，却有兩個武器架子插着古代的十八般兵刃，這和台階正中那個鈿鼎相配，却也別有風趣。正在這裏打量，却有一陣哈哈大笑的聲音，自殿裏出來，抬頭看時，一個穿藍布軍衣的橫肉胖子，由殿裏走出來，最妙的是攔腰繫了一根皮帶，却在皮帶上斜掛了一柄綠套子的寶劍，不必揣想，這一定是王師長，若是別人，不能如此裝束自由，遠遠的就向着這人一鞠躬，他左手按了掛的劍柄，右手老遠的伸出來，和李守白握了一握，笑道：看不出你年輕書生，有這樣大膽，敢到戰場上來見我王老虎，你跟着我進來坐。李守白走進來時，只見佛殿當中佛案上香爐燭台，完全移開，上面擺了戒尺筆硯，正中擺了一把太師椅，王老虎老實不客氣，竟自到那正中椅子上去坐着，却指着桌子旁邊一張方凳子，讓客去坐，王虎笑道：我最討厭是幹報館的人，什麼事，都得給人登上，大概你不知道王老虎是那個，王老虎三個字，你總聽到了，我不是好惹的，你來見我作什麼？李守白在未見之先，已經計畫着，要怎樣對答，見了他之後，已經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便笑道：崇拜英雄，大家都有這個心思的，我聽說王師長是個英雄，怎樣不想見見王虎？笑道：你不要胡

扯，背後那個不罵我是渾小子，你不是來看英雄，你是要來看看我王老虎是怎樣一個大混蛋罷？要不然，你怎麼知道我是個英雄？李守白道：原來我也只知道有個王老虎，不見得是英雄，但是聽說前兩天尙村被圍，王師長這遠帶了兵去，一仗就把敵人打跑了，又快又厲害，我覺得名不虛傳。果然是個……王老虎笑道：果然是一隻老虎，對不對，你倒要看看這老虎是怎麼一個樣子？李守白笑道：我覺得是一員虎將，虎將是百年難遇的，所以我昨天冒着萬險進城來瞻仰瞻仰。王虎道：你就先爲了來看看我嗎？李守白道：還有一層，就是我的職業關係，我要把王師長這種爲人，登到報上去，讓全國的人知道：王虎搖搖頭道：向來報上都是罵我的，說我是土匪，說我是軍閥，說我是魔王，所以我恨報紙，你獨能在報紙上恭維我嗎？李守白道：並不是恭維，不過願把王師長實在爲人，介紹給全國人知道。從前報紙上對王師長誤會，就因爲新聞記者見不着王師長，大家傳說王老虎，他們也就相信是王老虎了。王虎笑道：這樣說，倒是我的不是，我爲什麼不早早和新聞記者見面呢？那麼，幹報館的，倒也不見得就是壞人，好罷，我就重托你，在報上可以多多和我說些好話。你別瞧我沒念過書，我現在也認識許多字，你看我這一柄寶劍，不含糊，真是一把寶劍，是在古墳裏剗出來的，有人考古，是漢朝的東西，我現在一天到晚掛着，我這人不是很高雅嗎？李守白見說話已算投機，索興跟着他的話

鋒轉，王虎十分的歡喜，便道：你在永平，恐怕找不到旅館，住在我這裏，怎麼樣？李守白還未答言，他自己笑起來道：這當然不妥當，軍營裏吃喝住拉，什麼也不能隨便，我叫人送你到一家客棧裏去住，咱們交個朋友，我這裏你隨便來，現在軍營裏都有什麼宣傳處，請你就代辦這件事情。他說着話，一回頭，在神龕下面，拖出一隻小皮箱子，放在桌上，拿了一張黃綢條子出來，接着在箱子裏取出一方圖章盒，三個指頭抓了一塊石頭圖章，向盒內蘸着啣啣作響，然後提了起來，向黃綢條上，卜通蓋了一顆印，就交給李守白道：這上頭沒字，你自己填上通行兩個字，以後要進我師部裏來，掛上這黃綢就得。李守白心裏雖然好笑，嘴裏還是極力的道謝，走出來到了守衛室，王虎已經派了一個馬弁跟隨出來，代他提了包袱，就上街去找旅館，剛一出大門，那守衛的衛隊，還不會換班下去，就笑着道：這位先生，你不是和我照相嗎？別忘了呀。李守白已經答應在先，只好解開包袱，取出相匣子，和他照了一張。因道：等我在城裏找着照像館，將片子沖洗出來，然後再送你，老總尊姓，那兵指着胸前掛的符號道：我叫江得祿，在守衛室裏，總可以找着我的。李守白笑着和他告別，跟了馬弁去找旅館。這師部前後一條街，左右人家，全讓大兵佔住，有些人家門口站着兵，有些門口繫着馬，就是無馬無兵，門口也貼了字條，某團某營某連的字樣，幾乎無一家是居民了。走過了這條街，穿上大街去，還是和進城時

所看到的一樣，十有其九的關着門，找到兩家大些的旅館，一家門上貼了一張字條，上寫師部軍醫處，一家又是糧秣採辦處，那馬弁笑起來道：「哦！我想起來了，城裏的旅館，差不多都佔用了，那裏有地方呢？」除非到小巷子裏去，找家小旅館吧？於是轉了一個灣，走到一條小巷子裏去。有一家白粉牆的黑門樓，門樓下蜷臥着一條精瘦的黃狗，看到人來，睜着猙獰的眼睛，望了人一眼，又把犬嘴插進兩條腿縫裏去。這個人家，倒像是家旅館，因為粉牆上，有安寓客商的字樣，門上有半副橫匾，還留着老店兩字，那老店上的字號，却是破壞了。那馬弁道：「這就是一家了，說着伸手拍了幾下門，許久的功夫，才有人慢吞吞的在門裏問是誰。馬弁答應是歇店的，門裏人道：『這樣兵荒馬亂，歇個什麼店？我們不作買賣了。』」馬弁喝道：「廢話！我們是司令部來的，你開門不開，不開我就打了進去。門裏人聽說，不敢作聲，息息率率，似乎在門縫裏張望。過了一會子，打開了門，却是個六十上下的老者，穿一身藍布褂褲，補了許多補釘，赤脚拖了一雙破鞋，脚背上露出許多青紋來。李守白也覺他是憔悴可憐的人，不忍難爲他，便點了一個頭道：「老人家，我不是軍營裏的人，我也是個老百姓，不過由王師長派這位老總送我到這裏來歇店。房飯錢應該出多少，我一文也不能少出，你看我，豈不是一個斯文人的樣子？」馬弁手上提着兩個包裹，已經走了進來，那老人看這樣子，料是抵制不住，只得讓着他進來，引到上邊

客房裏去所謂上邊客房乃是黃土磚壁子，糊了不成片段的白石灰，還露着許多窟窿在外。老人將門推開來，先不用看裏面，便是一陣很濃厚的霉氣，撲入鼻端。李守白聞着，向後退了兩步，馬弁道：怎麼着？李先生不要住這屋子嗎？李守白道：這屋子裏霉氣太重。馬弁笑道：小縣分裏的客店，都只有這個樣子，你還打算像天津上海一樣，可以找大洋樓住嗎？老人道：這上房就是小店最乾淨的一間房子了，日久沒有打掃，或者有點霉氣，開了窗戶透透風，也就好了。李守白因為旅館很不容易找，也得將就着。走了進去，只見正中是一張土炕，上面亂鋪着一些麥草，後面牆上，由椽子下垂下兩道黃跡，正是雨漏的。下方牆邊，放了一張破面桌子，兩條白木小條凳，以外就什麼都沒有了。倒是白粉牆上，左一行，右一行，許多人題着字，什麼一爲遠客去長沙，什麼大雪連天，回家過年。文言與白話並出。馬弁放下東西，對那老人道：這位李先生，是我們師長的朋友，你得好好的招待，你是老板嗎？姓什麼？老人道：我字號是鴻升老店，人家都叫孟家老店，我就姓孟，這店就是我開的。好幾個月沒有生意，伙計們都走了，招待一定是好好招待，不過家裏沒預備什麼，這位李先生若要吃好一點的東西，可要到外面去買了來，李守白又當面說了，只要能安身就行了，並不難爲他。馬弁安頓着去了，他首先拿出兩塊錢來，交給孟老板道：你放心，我決不能無故擾你的，這個錢你拿去，先和我買一點吃的東西。



來。孟老板見他已拿出錢來，先放了一半心，笑道：照說是不該先收下錢來的。但是小店也真是窮，我先給你收拾這屋子罷。他於是將前後的窗戶，一齊打開，屋子立刻就光亮起來，接着就拿了一把條帚，進屋子來掃地。李守白道：心個你都不必忙，我昨夜一晚沒睡，又一直餓到現在，請找點吃的喝的來，加子飽了，我好先睡一覺。孟老板就對着後面窗子外喊道：貞妹，你看家裏還有什麼吃的沒有？這位李先生，還沒有用過飯呢。便有一個女子答道：還有幾個饅頭，客人吃嗎？說着話，那個女子走了出來。李守白一石，約莫有十八九歲，雖然皮膚不十分白，倒也五官端正，頭髮光光的，梳了一條長辮子，黑溜溜的一雙大眼睛。她猛然一抬頭，看見這窗戶裏，站着一個少年，向後縮了一步，因看到父親在這裏，便站着等話。孟老板笑對李守白道：先生，現成的只有我自己家裏吃的黑麵饅頭。李守白道：餓極了，黑麵也是好的，有菜沒有？孟老板笑道：打仗打得鄉下人不能進城，新鮮菜不容易找，要吃酸醃菜，倒還可以給你炒一碟子。貞妹道：我們家裏還有幾個雞蛋，炒給這位先生吃罷。孟老板道：我問過你們幾次，都說沒有，怎麼今天突然有了雞蛋了？貞妹笑道：自己若是吃了，今天那裏拿得出來讓客人吃呢？她說畢，掉轉身作飯去了。這屋子裏，等到孟老板收拾乾淨去了，那貞妹就用一個提盒子，提了食物來。她站在門口，頓了一頓，望着李守白道：先生，你就在屋子裏面吃嗎？李守白道：就是屋子

裏吃罷。貞妹低了頭，扭着食盒子進來，一樣一樣搬到桌上，乃是一大壺茶，一碟醃菜，一碟炒雞蛋，一大盤子黑麵饅頭。她放齊了，在身上拿了一塊白布手巾，將筷子擦了一擦，然後放下。低聲笑道：街上買不到東西，先生將就些。說着，拿了一隻粗瓷杯子，斟了一杯茶，放到李守白面前。李守白知道她是老板的女兒，讓她招待，倒有些不過意，坐下來，一面吃着，一面問道：姑娘，你自己出來照應，不敢當，家裏沒有伙計嗎？貞妹道：原來有兩個伙計，都散了。李守白道：難道你也沒有哥哥兄弟嗎？貞妹皺着眉，歎了一口氣道：我有兩個哥哥，都讓大兵拉去拉去了。到如今生死不明。李守白道：是那個軍隊拉去的，貞妹望了一望，却沒有答復。李守白笑道：我明白了，一定是王老虎的軍隊拉去的，你以為我與王老虎有什麼關係嗎？說着，就把自己到永平來的用意，一一告訴了她。她在一邊聽着，似乎很有味，見李守白左手拿着饅頭，右手拿着茶杯，不知不覺之間，將一杯喝完了。貞妹就走到桌子邊，給他再斟上一杯。李守白說完了，貞妹笑道：我們在戰地裏的人，恨不得早一天能逃了出去，你先生倒要向這裏頭跑，膽子可不小哇。李守白道：我吃這一行飯，也是沒有法子，好在這裏王老虎待我不錯，大概沒有什麼危險，將來我有機會，和你打聽打聽，看你哥哥是拉到什麼地方去了。將來我或者可以講個情，把你兩個哥哥放回來。貞妹道：先生，你若是有這樣的好心，我一家子忘不了你哇。就是我自己，也

要一輩子都記得你的。她說了着話，臉上有微微發生一點紅暈。李守白見她有些難爲情的樣子，想着她平常是不慣招待人的，這也是不得已，便笑道：你不必害怕，我和王老虎實在一點關係也沒有，你家若是嫌我住在這裏有些不便，要我搬開也可以的。貞妹笑道：啲！笑話，怎麼能夠讓先生搬開呢？她一面說着，一面收了碗去。李守白實在也疲倦了，將包袱作了枕頭，在坑上便鼾睡起來。這一覺真個是睡得十足香甜，醒來時，一看身上的表，已是三點多鐘了，打了一個呵欠，坐了起來，推着窗戶，向天上看太陽，一回過頭來，只見桌上放了一隻小瓦香爐，裏面插了幾根佛香，一條白布手巾，蒙着一把磁壺，這倒正合心意。有了香，屋子裏可以去點氣味，蓋了布，可以不沾蒼蠅，但不知這是誰爲代作的？只在這時，貞妹却捧了一盆水進來，笑道：李先生睡夠了嗎？洗臉罷。李守白道：你這樣招待，我有點不敢當，你父親呢？貞妹道：我父親身上有病，我不願他多勞動，所以自己出來作事。伺候得不週到，你包涵一點。李守白笑道：這就很好了，你母親呢？貞妹望着他微笑道：她也有許多事，我伺候你不要緊的。李守白見她如此說，也就不推辭了，他在永平城住了一星期之久，貞妹伺候的十分週到，彼此也十分相熟。客邊有這樣一個女子招待，也就感到一種安慰。一天就把那張黃綢條填上通行證三個字，掛在身上，然後帶了些零錢和照相匣子，走上街來。看看城中的情形，在城中走過幾條街，覺得

這永平縣也是個中等縣分規模大的店面，也很有幾家，只見除了讓軍隊佔駐而外，其餘的也多半不作生意。他除了這些情形之外，最注意的，便是電報局郵局以及照相館，郵電機關，當然是有的，但是照相館在這內地縣城裏，却非必要的商店，因之找了幾條街，並沒有找着，回家之後，便向貞妹打聽。這縣城裏有照相的地方沒有？貞妹笑道：這個年月，你還有這樣高興。李守白道：我並不是高興，我照相也是爲了我職業的關係，因把照相當新聞的意思，告訴了她。貞妹道：我們這縣裏，沒有照相館，有作照相生意的，住在客店裏作生意。我們這裏，以前也住了一個照相師，現時不知道那裏去了。你要是沖洗片子找他也許找得着？李守白笑道：你倒也很內行，大概是跟那個照相師學的。你有相片嗎？貞妹道：我捨不得錢，沒照過。李守白笑道：現成的照相機器在這裏，順便照一照，好嗎？他覺得這位小客店裏的姑娘，倒也別有風趣，讓她站在天井裏，捧了照相機子，正待和她照相。只聽到隔壁人家，突然哇的一聲，有人哭將起來，接着有人罵道：小婊子養的，你再多一句嘴，老子們打死你，說着拍拍幾下，好像是打人的聲音。接着那開口哭喊的人，聲音更淒慘了。貞妹聽了這聲音，人都嚇呆了，突然叫道：爹，派捐的來了，派捐的來了，說着，就向家裏頭跑。李守白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便留心看是怎樣，不到五分鐘的功夫，咚咚一陣門響。這裏孟老板上前去開門，就見四個兵士，兩個背着錢袋，兩

個背了鎗，直衝進來。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喊着道：拿錢來！孟老板道：老總，是什麼捐？我們該出多少錢呢？這四人中的領班周超人道：上個禮拜繳的舖捐，應該繳多少錢？你不知道嗎？你是老糊塗了。孟老板道：是舖捐嗎？前天已經繳了。周超人在右肩拉下錢袋，向台階石板上放，只覺嘩啦一陣洋錢銅板砸着地上響，他將兩隻拳頭，互相搓了一搓，然後板了臉，翻着眼向孟老板道：你是拿錢不拿錢？孟老板看到他那種兇樣子，可不敢多說了，先進了內房，轉身又向李守白屋子裏來，見着他笑了一笑道：李先生，對不住你，我要和你借兩塊錢納捐，你交給我的錢，還不夠呢？李守白道：我剛聽你們所說，是一個禮拜繳一次款，難道這舖捐是論禮拜的嗎？孟老板道：唉！不要提起，我們這裏捐的名堂，都記不清，單說我這裏窮店，還攤到十三種捐款。李守白道：十三種捐款嗎？這名目怎樣的安法？孟老板道：你聽我說，我住房子，要出房租，開了舖子，要出舖捐，我開的是飯店，要出保安捐，飯店裏就許買酒買烟，要出酒捐烟捐，這都罷了，我們家三口人，兩個女的，一個老的，都不能上陣幫忙，要出一筆義勇捐，算是我們盡了一分責任，還有……咳！拿錢的人，拿到現在還沒有出來，打算逃走嗎？這就是那個收捐的領班，在前面喊叫出來的，大概有些等得不耐煩了。李守白交了兩塊錢到孟老板手上，一路和他走出天井來。孟老板走上前一步，正待將錢取出，遞了過去，周超人提起腳來，向着孟老板大腿上，

就是一腳尖，罵道：老子倒要何候你這個雜種。孟老板哎喲一聲，人向地下一蹲，一個兵俯了身子，將他手上拿的四塊錢，順手摸了過去。孟老板兩手摸了兩下大腿，站起來道：老總，這還是我借來的錢哩？有多的錢，請你找回我。那兵道：有什麼零頭找，留着下次算就是了，錢是算你捐了，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從明天起，駐在城裏的兵士，要你們送一餐飯，每家攤派供養三位，你要明天一早預備下一籠饅頭，足夠三個人吃的。到了下午，我們有車子上街來，打着籬收飯，你若是不辦的話，那就把你抓起來，讓你知道厲害。孟老板聽說，皺了眉道：真的嗎？明天的日子，應該出三筆捐，再加上一籠饅頭，要命了。周超人笑道：要命嗎？恐怕真要你的命哩。他這樣說着，見李守白遠遠的站着，臉上很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就喝道：呸！你這小子幹什麼的，李守白見他開口就傷人，更是不高興，便道：你收你們的捐，我又不礙你們的事，你開口就罵人作什麼？周超人搶上前一步，正待一伸手打了過來，後面跑過來一個兵，將他的手拖住，叫道：不要動手，他是我們師長的朋友。周超人手雖打不上前，口裏已罵出來了，他道：你是什麼東西，媽的，你敢礙老子的事。後面那個兵道：你不要亂罵，他真是師長的朋友。周超人這回算夠清楚了。被拉着的一隻手，慢慢垂了下來。李守白認得那個兵，是師部門前守衛的江得祿，和他還照過相，便向他點點頭道：原來諸位是師部衛隊，是自己人了，我有什麼事得罪了各

位，將我臭罵一頓，還打算要打我，我得去見見你們師長，講一講這個禮。說着，他就把那黃綢條掛在胸襟上，作一個要走的樣子。周超人將路一攔，不讓他過去，很和緩的道：你不要走，我們講一講理。李守白見他們已軟化，料着他們居心有虧，便道：我和你們講什麼理？能講理，你們就不亂打人了。便問孟老板道：這舖捐是怎樣攤法的？孟老板道：我們這縣裏原是由商會裏出面，每月派捐的，後來商會長逃走了，縣知事已經派過我們一批軍餉，一縣城共是十萬，鄉下還不算。這批餉過去了。料想不要錢了，偏是添了許多捐，有縣裏派的，有師部派的，也有保安隊派的，那處派的歸那處收，原是月捐，但是不過一個多月功夫，十三項捐，沒有那項，不是收過兩次以上的，像這種舖捐，連一個禮拜也不到，就來收了。李守白道：都有收據嗎？孟老板望了望那幾個大兵。可不敢說。李守白道：不用說，這房捐是沒有收據的了。王師長爲人，最是爽快，決不能這樣，我去見他問一問。那幾個兵，一齊都軟了，將路抵住着，不讓他過去。江得祿憑着他和李守白認識在先，便笑着問他道：這個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我們無非是瞞上不瞞下，這是軍需處處長的主意，說是壓住收據，老百姓也沒有什麼法子，落得多收兩屆，李先生若是對我們師長一說，處長先不得了，這孟老板的收據，我們今天就給他，今天的錢，也退還他，不敢駁回你先生的面子。李守白道：錢的事還在其次，你們爲什麼到一家就打一家，這孟老

板見你們來了，乖乖的把錢拿出來，也就不錯了，爲什麼還先妄踢他一脚，他是一個年老的人。身上又有病，若是這一腳把他踢死了，你們怎辦？江得祿陪笑道：也是我們這位周軍需員脾氣急一點。李守白道：原來是個軍需員，就發這恁大的脾氣，若是個軍需處長那還得了。周超人忙走過來，向李守白一立正，行了個舉手禮，笑道：對不住，這事是我錯了。那幾個兵見他都行了軍禮，更是不敢說什麼。李守白原是一時氣忿，想要去見王老虎，至於自己去說了以後，有沒有把握，却是不得而知，他們既是前倨後恭，也就不追究了。便問道：我這件事算完了，剛才隔壁人家是爲什麼有人哭。周超人道：那是一家豆腐店，他不肯納捐，我們要收他一些豆腐吃，他們老板娘自己嚇着哭的，其實我們也祇收了他兩塊錢捐款。李守白道：一家小豆腐店，他一天能掙多少錢？你一回拿他兩塊，三四回就是七八塊，一項捐是七八塊，十幾項捐就是上百塊，你各位不見得生下地來就是當兵的，設若你們從前幹別的，官廳在你們頭上抽這樣重的捐，你又覺得怎樣呢？我也知道你們是奉了命令，不能不來，但是能拿到錢也就行了，何必火上加油，去難爲老百姓，他這樣說了一遍，幾個大兵，都是一點反響沒有，哼哼啞啞的答應着。李守白道：我聽隔壁老板娘也哭得可憐，和你們講個情，把錢也送還她，行不行？周超人道：這是小事，都行，只求你先生不要去對我們師長說就行了。李守白道：我這人說話，只要說



出了口，決不反悔的，請你們放心，就是王師長罰了你們，與我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又何必呢？幾個兵見他是真沒有爲難的意思了，這才稱謝而去。這兩邊店裏的錢，也都退回了。這一場小風波，總算告一結束。不料到這日晚上，來了一個軍官，更惹出一場大風波來，李守白幾乎送了性命，是什麼風波呢？下回交代。

## 第五回 叩戶索藏珠恃強凌弱 揮旗攔去路以少敵多

當這天晚上，李守白由外面採訪新聞，回得孟家老店來，正躺在床上想新聞稿件，怎樣動筆，却聽得門外，劈劈拍拍，打門聲，很厲害，心裏也有些奇怪，什麼人叫門，這樣子兇猛，便側耳聽着。裏面的孟老板，也不過是剛剛落枕安眠，忽聽得外面一陣緊急的敲門聲，不開門恐會發生什麼意外，只得走了出來，先隔着門問了一聲誰？有人答應說是找李先生的，孟老板道：是那一位要找李先生呢？又一個人大聲答道：你開門就是了，問着許多話幹什麼？我是個營長。孟老板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師部裏來的，請進請進！他說着話，呀的一聲，將門開了。這晚上天色黑暗，並沒有一點星光，孟老板分不出是甚麼樣人，只見兩個人影子而已。便道：二位請等一等罷，等我到裏去拿個燈亮來。兩個人也不理會他的話，一直跟了進去，站在天井裏。只見正面一個窗戶，放出一片淡黃色的燈光來，顯然那屋子裏是住着有人的，走向前，就用手推了一推門。門並沒有插上門，只一推就閃開了。李守白聽到人進大門了，又在納悶，不料索性走了進來。看時，見是一個穿軍衣的和一個穿便衣的，站在房門外。這倒不由得他不嚇一跳，踏着鞋迎上前道：找那個的？那便衣人道：李守白先生，是我呀。下午我來過一趟的。李

守白這才記起來了，是白天那收稅款的那個周超人。因問道：你又來作什麼？周超人道：這位是常振標營長……說着，搶進一步，將一隻手掩了半邊嘴，低聲道：他喝醉了酒，要我把他引到這裏來，我卻扭他不過。說時，那個常營長，也不用得別人介紹，隨着周超人進來，見桌上放了一把茶壺和一個茶杯，他五個指頭按着茶壺抓起來，嘴對了嘴，骨都骨都向下喝。李守白一想，彼此並不認識，這人闖進了屋子來，還是如此無禮，拿了茶壺就喝，便不住的用眼睛望了他。他把一壺茶都喝完，表示喝得很快快的樣子，哎了一聲，才將茶壺放下。見旁邊有把椅子，向下面一坐，兩腳向前一伸。周超人覺得把一個生人引進了人家屋子來，還是如此無禮，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就對李守白先點了點頭。很無聊的，又介紹着道：這是常營長。李守白經了人介紹，自然不能再裝麻糊，就向常營長點了一點頭。不料常營長對他這一點頭，就像沒有看到一般，倒掉過臉來向周超人問道：你不是說這裏有個花姑娘嗎？這花姑娘呢？周超人不覺臉上一紅，望了李守白，既不敢答應這一句，望了常營長，又不敢否認這一句話，勉強的微笑了一笑。常營長道：你這無用的東西，我知道你也怕得罪人，讓我來辦。便喊着道：店老板那裏去了？孟老板看他的來路，就知道不善，這時他在屋子裏喊叫起來，不敢不理會，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進來。常營長道：這裏有個大姑娘，是你什麼人？孟老板偷眼望了他一望，低聲道是……

是……是我家姑娘。常營長笑道：好哇，我住在你店裏，總算是一個客人，你得好好招待，把你們那位小姑娘，請出來我看上一看，孟老板一聽這話：心裏只覺卜通亂跳，心想什麼人如此多事，竟把我家有姑娘的事，告訴了他呢？他心裏這樣盤算着，臉上自然就現出一種猶豫不定的神氣。常營長見他並沒有答覆的意思，就喝了一聲道：你爲什麼不作聲，我一個營長來見你家這毛丫頭，就是大大的給你面子，你爲什麼還要推三阻四的。你看，我身上帶的是什麼東西，說着，將手在胸前手槍皮套子上一拍。孟老板心裏，跳得更厲害了，由心裏連累得渾身的筋肉，也有一些跳，兩隻腿如彈琵琶一般，竟有些站不住了。常營長見他依然不作聲，索興在皮袋子裏掏出手槍來，在桌上一拍，問道：快把她叫出來，不然我就要動手了。李守白看到這種情形，實在也忍耐不住了，明知道這種人，手裏拿着殺人的武器，決計沒有法子和他講理的，他既是王老虎的部下。王老虎的護身符，總應該認得，且不說話，把王老虎賞給的那個綢條，先掛在身上。然而只是他這樣一耽誤的時候，常營長半空一跳，已跑出了房門，口裏罵道：反正也不過是在這所房子裏，你不肯讓她出來，難道我自己不會去找她嗎？說着，就向裏頭一進屋子走。周超人看到事情不妙，趁空一溜煙的走了。原來拍門之時，貞妹在自己屋子裏也聽到了。心想這樣緊急的時候，冒夜有人來敲門，這決不是一件細小的事，不要是王師長有

什麼事來找李先生吧？果然對李先生有什麼不便的話，那可糟了。她心裏想着，自然也就情不自禁的站到天井裏來，及至常營長說了那篇話，才知道這件禍事，還是由自己身上而發，心裏也是卜通亂跳，不知道如何應付才好。等到常營長跳到房門外來，自己趕緊就向裏面跑，常營長眼快，早已看到一個人影子一閃，由前進向後進跑。站在天井裏，昂頭打了一個哈哈，笑道：只要我看見了，怕你會飛上天去。一面認着，一面跟蹤追到後進來。貞妹原是和她父親比屋而居，住在一間廂房裏，門是向着天井的，她一跑進門去，卜的一聲，就把房門關住了。她不關房門，常營長還不知道她在那間屋子裏，經她這門一聲響，這是明明告訴人，已經有人剛藏在這屋子裏的了。他就拍着門道：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雖然身上帶了有槍，又不是見人就打的，要說到買弄風流，那個不會，哈哈。你打開門來，讓我看看，我也不一定要怎麼樣。只要你放我進去談談，我這人心腸最軟不過，你好好兒的和我說幾句，說不定我並不難於你，一拍腿就走了。他說了這一大串，那門裏却一點聲息也沒有。常營長將皮鞋在門上踢了幾腿尖，叫道：開門啦，你不要惹得我火起。說着，緊緊靠了門站定，側着身子，只管把肩膀去撐着門，撐得那門連木壁窗都搖撼起來。貞妹在屋子裏看到，連忙端了一把椅子，將椅背門上一撐，自己坐在椅子上，加重了這門抵抗的力量。常營長道：咳！你真和我要較量較量嗎？什麼手

槍炸彈我都對付過去了，不見得就對付不了你這樣一個毛丫頭。說時身子向後一退，一抬腿，哄通，向門上踢了兩腳，立刻門的下半截，踢碎了一塊板，便露出了一個大窟窿。常營長踢得高興，索興在窟窿的兩邊，又加上了兩腳，那個窟窿就更大了。他不用腳踢了，將手槍向皮兜裏一插，兩手伸到木窟窿裏，抓住木板搖撼着：只管把板子一塊一塊扳了下來。窟窿大了，已經可以在窟窿伸進手去，他口裏媽祖宗一陣亂罵，手裏扳門，還是不停的拆門板，貞妹在屋子裏回頭一看，門板已拆去了一大半，決計是支撐不住的，掉轉身來，正轉向床底下跑，常營長在黑暗張望亮處，很是清楚，見她站起身來，大有要走的樣子，就在窟窿伸手向前一抓，把她的衣服抓住，口裏嚷了一聲道：你打算走嗎？你躲到那裏去？貞妹力量小，只讓他這一抓，就走不動了。常營長一隻手伸在窟窿裏，抓住她的衣服，一隻手就極力將門一推。這門究竟是不製，經他這一陣暴烈的搖動，轉斗一活，倒下一扇了。他一邁步就要向裏走了去。貞妹搖擺着身體，想要脫開他的手，却是絲毫也展動不得，眼看就要受這個軍官的蹂躪了。在這危險關頭，貞妹已是沒有法子可以躲避了。然而就在這一剎那間，只是卜突一下響，常營長的身子向後一仰，倒了下去。李守白站在房門口，微微的喘着氣，便向貞妹道：沒有嚇着嗎？貞妹答了一個沒字，突然將身子向下一蹲，在常營長手上奪過一隻手鎗，站起來，交給李守白，他手

上捏了大半截酒瓶，這時候已醒悟過來，將半截酒瓶拋去，接過手鎗。那常營長倒在地，滿頭滿臉和兩肩，都讓酒潑個淋漓盡致，睜開眼來看看，復又閉上。李守白手上拿了手鎗，對着他道：你給我滾起來，我們一路到王師長那裏去說話。在這個地方，現時我們那個手上有鎗，那個就有理。常營長的頭上，猛然讓人砸了一酒瓶。不免眼前一黑，昏倒過去，這一陣痛過去了，人也漸漸蘇醒，先看到李守白拿了自己的手鎗，已經不敢再暴烈，再慢慢的爬起來。用手緩緩的抹着兩肩膀的酒，雖是不敢正面向着李守白，然而他的眼光，總是不斷的向這裏飄過來，看看他究竟持着什麼態度？不料在這樣偷看之下，更又發現了他胸襟前掛了一方網條，這不是王老虎最相信的人，是得不着的，不知他如何也有這個，這可奇了，李守白也看出他的神氣來了，便道：你不用望着我，這個地方，我說我有理，你說你有理，我們兩個人，無論如何，也是講不清。我們可以同去找一個好地方講理，常營長道：你閣下幹什麼的？李守白道：你不用管我是做什麼的，我們要講理，只管那個有理無理，用不着問誰幹什麼事的？你若一定要問我幹什麼的，那末，就算我是幹打抱不平的罷。你走不走，不走，我就開槍說時，把手槍又微舉了一舉，作個要預備放的樣子。常營長聽他說出如此強硬的話，他一定是個非常的人物，若一味和他強項，也許會惹出更麻煩的事來，因之微笑道：一個人在外面玩笑，這也算

不了什麼，何必生上這麼大的氣，我瞧這件事，也很小的，我得罪了這位小姑娘，你也重重的打了我一酒瓶，我們算是雙鞭換兩鬮，把這事揭過去了，你把那手鎗交還我得了。我那是官家東西，不能丟開的。李守白笑道：算你是聰明人，把手鎗交給你，你就可以挾制我了，說時身子向旁邊一閃，把鎗口向他擺了兩擺道：你先走出去，大概總用不着我不客氣了。常營長一看這情形，料着是萬萬躲閃不掉的，只得兩手向褲袋裏一插，垂了頭先走出去。李守白緊緊在後面跟着，口裏一路喊着走天井，出大門，出街口，常營長究不知李守白是個什麼高級軍官，而且手鎗在人家手裏，人家一生氣，真許開起鎗來，光棍不吃眼前虧，當然也只好取不抵抗主義的了。在這巷口上，一家雜貨莊上，正駐了一隊兵士，這是早接過王師長的命令，對於李守白，加意保護的。店門口守衛的兵士，在昏黃檐燈下，看到兩個人走出巷口，一面喝着站住，一面提了罌子玻璃燈，高高舉起，向來人照了一照，笑道：原來是李先生。李守白笑道：我和你們貴軍一個營長，打上官事了。馬上要去見師長，請你推幾位弟兄出來，一路陪我到司令部去一趟。那個兵士又拿燈向常營長照了一照，可不是一個穿營長制服的人嗎？同時石到李守白還拿了手鎗，這倒有些楞住，怎麼真和一個營長糾纏起來了？便笑問道：真的上那裏去？李守白道：你不要以為我是說笑話，他強奸民女，讓我捉去了，他是一個營長，身上帶有武器，我



不敢和他私休，我要和他一路去見一見師長。那兵士聽了此話，這才明白是他找別人的錯處，他是王師長特別看得起的人，沒有把握，他也不敢隨便捉人，因之兵士就走進店裏去報告隊長，派了四名兵士，一齊到帥部裏來。到了傳達室，一個傳達兵向李守白道：「今天李先生來的不是時候，師長正在發脾氣。李守白心想，既然和他一齊來了，若不見就退回去，更顯得是我膽怯，便挺着胸脯道：師長在生氣也不管，我們的事也緊急的很，要見他定了。請你上去回一聲。」傳達知道李守白很讓王師長看得起，他自己都頗去見，不敢不報，只得硬着頭皮進去了。過了一會子，他走出來笑道：「李先生，你真是合我們師長說得來，我們師長聽說你來了，趕緊就讓我請你進去，還說是有話要和你說呢。」李守白聽了這話，倒不過如此，那常營長心裏，正懷着鬼胎，心想大家都稱他李先生，他在帥部裏，不過是個客卿，他未必有什麼能耐，可以對付我。這時聽了傳達如此說，便料得自身有些不妙，然而身已入籠，要逃也是無可逃的了。李守白到了王師長那又辦公又見客的佛殿上，只見那長案上高點着兩盞白磁大罩的煤油燈，桌上擺了茶具，一根雪茄烟，夾在一個銅筆架上，青烟裊裊向上冒着。他本人穿了那身怪短衣，一手按了那掛的劍柄，一手插在褲子兜裏，在大殿上開着大步，由東到西，由西復東，只管走過來走過去，他一回頭，看見了李守白，猛然將脚步停住，一頓脚道：「氣死我了！我王老虎打

了一輩子的仗，沒有這樣洩過氣。氣死我了！氣死我了！說時，又連連頓了幾下腳。李守白看他一張黑臉，都變了紫色，兩隻眼睛，露着凶燄，看人，兩道眉峯尖，都皺將起來，知道這氣大了，料着吃了一個大敗仗，但是這種話不便去問他，只道：軍情有什麼變動嗎？王老虎道：不關打仗的事，仗打得挺好，我就是不相信這種邪氣，中國人怎麼就是那種賤骨頭，專怕外國人。那怕是天生的金剛，見着外國人，都成了棉絮團兒，難道外國人多一隻手，多兩隻腳嗎？說畢，又頓了幾下腳。他這樣無頭無腦的，嚷上了一陣，李守白一點不知他命意之所在，不免望了他發呆。還是王老虎自己在斜面一張椅子上坐下，用手指着對面的椅，叫李守白坐下，因道：今天順莊退回來一團和一營人，都是我瞧得起的弟兄們。若說上火線幹的話，準能抵抗一陣。可是今天退回來，我問問是打敗了嗎？不是逃命嗎？也不是，戰略上有什麼意見嗎？也不是。問來問去，就是爲了有幾個修理電線的東洋兵，對他們說了幾句大話，就把他們嚇跑了。這個姓馬的團長，跑來見我，我把他拘留起來了。還有個姓常的營長，不知道溜到那裏去了，若是逮着的話，老子自己拿了刀去砍他們的腦壳。李守白心想，原來這位常營長已經是犯了死罪的了，我若再奏他一本，他更死得快，這就不說也能，因道：王師長部下，會有這樣的事嗎？不會吧？大概情形上在外交方面有點困難。王虎道：外交，屁的外交。中國對人家講交情，人家並不對中國

講交情，交些什麼？我氣瘋了。說話有些顛三倒四，這一檔子事，現在你讓我來說，說個三天三晚，準也是交代不清楚，還是把那姓馬的渾蛋叫來，讓他自己來說罷。於是吩咐隨從兵，把馬團長叫來，他來了，向王師長行了個舉手禮。王老虎道：渾蛋，這位是報館的李先生，李守白一想，妙哇，倒叫明了渾蛋是李先生。他又道：我給你介紹介紹，把你幹的好事，對人家講一講，這也好給咱們軍隊露臉。馬團長行着軍禮，李守白鞠躬相還，有師長在這裏，師長不叫他坐，他是不敢坐下的了，就站在一邊。把常營長繞路躲開東洋兵，和東洋兵要求順莊的駐軍撤退情形，大致說了一遍。王虎搖搖頭道：你們自己說的話，就有些靠不住，你站在這裏，我要找一個人來和你對質一下子。便向隨從兵道：把那個老頭子帶了上來。隨從兵答應着，帶了一個頭髮蒼白，滿腮白鬍子的人進來。他披了一件沒有紐扣藍布褂子，用根布條子將腰束了，光了兩隻腿，上面一條一條的血痕，和泥漿染成一片。他一走上大殿來，立刻雙膝落地，就打算磕頭。王虎卻站了起來，口裏連說：扶起扶起。眼睛却望了隨從兵。於是隨從兵很快的搶上前去，把他扶了起來。王虎坐下，向他點頭道：老頭子，我問你話，你只管說。你說你是怎樣來當夫子的，怎樣到了順莊，怎樣遇到東洋兵，怎樣的進城，你說明了，我不但放你回家，而且有賞。可是一層，你不許撒謊，你要撒謊，我就打斷你的狗腿。那個老人戰戰兢兢的四處看了看，又望着

了王虎的臉色，才道：是我！我叫王守民，是小王莊的人，經營小生意買賣並沒有什麼力氣。有一天，在外縣販了絲線帶子回來賣，就讓老總們拉了我當夫子了。王虎道：你販的東西呢？王守民道：老總把我拉住，就把我背的一隻藤籬拋掉了，東西是怎樣的下落，我不知道。我在小王莊挖了兩天戰壕，倒沒有什麼，就有一天打仗，要我搬子彈，我力氣不夠。又做了不許我歇，我吐了兩口血。後來倒休息了幾天。有一天下大雨，我們一營人，由小王莊開到順莊來。我們原是縮在民房裏的，號兵拿着號在門外一吹，藏在各家人家裏面的兵士，都拿着鎗械跑了出來，就在雨地裏站着，那天上的雨點，像篩沙一般，向下篩着，下面的爛泥地，腳踏得如稀粥一樣。一踏噉咕一下響，而且那爛泥漿，立刻半漫過腳背來，我心裏正在納悶，這些人在那裏站隊呢。這時看見大家站在爛泥地裏，就像沒有下雨一樣，安安靜靜的站着。偏是這雨勢一陣大似一陣，嘩啦嘩啦的發出一種嚇人的聲音，向大家身上洒着。各人身上的衣服，猛雨淋着，衣服全貼了肉。雨在身上積得多了，也停留不住，就在下擺稍低的地方，像檐溜一樣，也垂着長的水柱，直垂到腳下來。侍從兵在一邊攔道：挑好的說，這些不相上的話，要你說作什麼？王虎道：讓他說。要這麼着，他心眼裏的話，才會全說出來。王守民，你只管說。王守民看了看王虎又接着道：我們一班有幾十名夫子，挑挑抬抬的，就在大雨裏跟了隊伍走。我們挑了百十來斤重

的東西，在泥漿裏那裏走得動。可是那押解我們的老總，手裏都有鞭子，走慢一步，就是一鞭子，路上有兩名夫子，摔在泥漿裏，爬不起來，就過去了。走了上廿里路，望望快要到順莊了，可是大路上，有一面太陽旗子搖出來，有十幾個修電綫的東洋兵在那裏搖着旗子，就是不讓我們過去。聽到這裏，李守白插言問王虎道：此地有東洋兵嗎？王虎道：有的。原來這裏有一條電綫，是中日合辦名義架設的。架設之日，不過是訂約的人，用了一點手續費，事實上都是日本獨自經營。每到中國有內亂事情發生的時候，日本就將駐在北京天津的軍隊，分批的沿着電綫路出發，明說是保護路綫，其實他們前來，一方面是調查風土人情，暗下測繪地圖，一方面他們又故意闖入戰綫，若是中國人的無情子彈傷了他們一根毫毛，他們就要借這個緣故，來和中國要求相當的條件。他們雖是人少，料着中國軍隊一見太陽旗就如見了招魂幡一樣，不敢招惹他。縱然中國軍隊招惹了他們，也就情願丟了幾條命，好讓他們國家作個口實。所以在中國人看來，他們是二十分可惡，然而比中國人捨了性命和自己人槍刀相見，又是可以欽佩的了。王守民你說罷，他們招着旗子，你們怎麼樣？王守民道：我們就打住了。王虎道：東洋兵有多少人呢？王守民道：只有十一個人。王虎道：咱們有多少人呢？王守民道：這可數不清，反正一營人帶幾十名夫子。王虎道：他不讓你們過去，就不過去嗎？王守民道：我們站在爛泥

地裏，派人去和他說合來的說了半天他那一個人總不讓我們過去我們就只好丟開大路繞着小路，到了順莊。王虎聽到這裏，兩手按了桌子，歎了一口氣道：「啞！去人！到了順莊又怎麼樣呢？」上守民道：「我們正休息着呢，到了晚半天的時候，也不知那裏來的消息，說是東洋兵殺進來了，糊裏糊塗的，我們跟着隊伍就是一跑，就這樣進城來了。我說的都是實話，別什麼我可不不知道？」王虎就回過頭向馬團長道：「這下面一節，該你說了。你說，究竟爲什麼原因你就跑了？」馬團長立站在一邊，聽了王守民說的那些話，身上正是抖顫個不了。王虎再一指明着要他說，他更是沒了主張，就抖顫着道：「這事情馬立也是不得已而爲之。王虎道：「什麼不得已？大不了，是要了你一條狗命吧？你就捨不得那條狗命不得已，什麼不得已？你說出來。」馬團長只得報告道：「當常營開進莊子以後，兵夫的衣服，都是濕透了，就在空場上燒柴草烘衣裳。可是莊子外的東洋兵看到，以爲我們有什麼舉動，就派人到莊子裏，要我們把軍隊撤退，如若不然，他們就進攻。他們莊外交通兵，不過百十個人，如若不是我們出去迎戰，不難把他們全數消滅了。可是那樣一來，非辦大交涉不可，部下怎敢負這重大的責任。反正只要他們不攻進莊子來，我們先撤退，那也沒有什麼關係……」馬團長只說到這裏，忽然間哄通一下，猶如放了個大炸彈。大家出於不意，都嚇一跳，要知此是何事，下回交代。

# 太平先生嘗亂世 知味觀去味不佳

●上面這聯句，雖然不倫不類，但仔細想來，却也有意義，譬似說太平時候的花與亂世時候的花，本來同一美觀，但總覺得太平時候的花，格外美豔，張恨水先生所寫亂世的太平花，他的天才真是可佩。別家的肴饌，未嘗不可果腹，然而講到味道，便不得不推『知味觀』，所以我們的口號是！

要看小說，必看太平花。  
要嘗美肴，須到知味觀。

知味觀

著名杭菜  
款式宴席  
名點小吃  
念年真陳

應有盡有  
定價公道  
招待周到  
交通便利  
烹調精美

地址 南京路石路口  
電話 九〇二四〇

第六回 懦將是懲筵聲增客感 征人欲去日影繫閨情

却說王虎聽了馬團長的供辭，大爲震怒，站起來將桌子一拍，兩手一掀，把桌子掀得打了幾個翻轉。喝道：混蛋，你活活把我氣死，向隨從兵喝道：把他帶下去。隨從兵將馬團長帶下去，把桌子搬好，王虎依然坐下。李守白望着，不免發了呆。心想這位團長，經了這一番審問，恐怕是禍多福少，常營長比他地位低，比他罪過多，若是再抓來一問，公私兩罪俱發，有死無疑，剛才憤憤不平，打算告發他的心事，算是根本取消，就不便開口了。王老虎道：你日夜來找我，一定有什麼事，我是氣糊塗了，不會問得你，有什麼事，你只說。我生氣是生氣，辦事還是辦事。李守白看看他的臉色，似乎和平了許多，便笑道：據師長的意思，像馬團長這種錯誤，應該怎樣辦他？王虎道：這有什麼客氣，不砍腦袋就是鎗斃。李守白道：還有那常營長呢？王虎道：他嗎，哼！我先砍他兩刀。他犯了事，倒是不在乎，軍隊開到了城外，倒會見不着人。李守白一想，人已經抓到了師部，決瞞不了的，只有把他調戲幼女的這一節，和他隱飾過去，或者可以給他減少一點罪過，便笑道：這人和我住在一家飯店裏，我知道他作的事，覺得有些丟軍人的臉，勸他自己來見師長，解釋解釋，他也想明白了，就跟着我來了，我現在去把他引了來吧。說畢，



走到前面，會客廳裏，是來賓等傳見的所在，門口四個帶鎗的，緊緊把守。常營長一個人，坐在屋子裏，面如死灰一般，在一盞小煤油燈搖閃的黃光下照着，更是悽慘。李守白走進來，輕輕的對他道：朋友，你和馬團長見了東洋兵，不戰自退，你們師長氣極了。飯店裏的那一件事，我沒有敢說，只說你是讓我勸了來向師長解釋解釋的。也許師長氣消了，對你不怎樣爲難。現在我們同去見師長。常營長呆坐着，半晌，冷笑了一聲道：我知道了。說畢，突然跳着站立起來，說了一個走字。李守白知道他已是下了一種決心，然而事已至此，自己也轉圈不過來，默然不語的，在前面引着路，一到了佛殿上。常營長剛一舉手行着軍禮，王虎便一跳道：把他帶下去，明天再說，不用和我提了，這種丟人的事，我越聽越生氣。說畢，將手向他亂揮。那幾個衛兵，知道師長的脾氣是不能違拗一點兒的，馬上把常營長帶着走了。李守白站在一邊，眼見常營長前途不妙，雖是他孽由自作，究竟是自己不好，不該多事把人家活活的送入死地，打算和王虎講情，然而看了這事情，彷彿在軍律上是很重大的，糊裏糊塗一講情，也許連自己都鬧上個不是起來。因之呆站了一會，才想出一句話來，問道：王師長，明天還得詳細問他們一問吧？王虎嘿哩的笑了一聲道：問總是要問的，這件事，請你不要當着新聞，也不必對人去說，這叫做家醜不可外傳。時候已經不早了，請你回去睡覺罷。李守白自也不敢多說，就告辭出來。心裏

可就想着，這個王老虎，倒是一個漢子，居然知道被外人屈辱了，是一件可恥的事。本來粗人的眼光，往往是天生的公道主張，只是粗人意志薄弱，又往往受不住外界來的勢迫利誘。所以在勢力下的粗人，讓他作壞人是極容易的事情。現在看看王老虎，在勢利場中，居然明白是非，要懲辦媚外的部屬，總算是不可多得的了。自己如此想着，只管低了頭走路，忽然一個感覺，應該到了飯店的巷口了吧？猛然一抬頭，可不是走過來了好幾處店面，正待要從新轉回身去，忽然迎面有人叫道：來了來了！這不是李先生嗎？李守白聽那聲音，知道是飯店裏的姑娘貞妹，連忙答道：是我，外面街上漆漆黑的，姑娘你出來作什麼？貞妹還不曾答言，孟老板也在後面插嘴答應道：李先生去了，我們很不放心，現在沒有事了嗎？李守白道：你們放心，沒事了。他關起來了。孟老板搶着回家去，兩手捧了一盞煤油燈，迎將出來。貞妹低了頭，緊緊跟隨在李守白後面走。他進了大門，貞妹就關上門。他進了房，貞妹也挨身進來。他一回頭，貞妹臉一紅，向後退了一步，靠住了門框。李守白道：姑娘，你可以放心，現在沒有什麼事了。貞妹道：爲我的事，要李先生去跑一趟，我心裏很不過意。她說話時，兩手牽了自己短衣的下擺，用力的牽扯了一陣，低了頭看着地上，見桌子下面，落下了幾頁日記本上的紙片，便上前彎腰，撿了起來，疊得齊齊的，放到桌上，在她如此疊紙的時候，她就低聲笑道：李先生，肚子餓了嗎？給你用

開水泡點爆米喫，好嗎？李守白搖頭道：不餓，不餓，我晚上向來不喫東西的。貞妹道：來來往往，你也跑得腿酸，給你泡壺茶來喝。她說到這一層，也就再不用徵求他的同意，拿了茶壺，泡了一壺茶來，拿過一個茶杯，倒了一杯茶，放到李守白面前，看看桌上的煤油燈，燈頭不大，伸手擰了一擰燈紐，李守白見她遲遲其行，以爲她或者有什麼話說，便道：姑娘你可以放心，他讓王師長關住，要重辦他的了，剛才你沒有受驚嗎？貞妹道：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我們本來也就是打算過一天，是一天，一天大數到了，閉了眼睛等死，也沒有什麼害怕。李守白笑道：你這話對了，就是我們男子，也是如此。若是怕死，這戰場上，就動脚都是死地，那裏還有心作事。貞妹道：李先生說這一兩天之內要回安樂窩去了，準的嗎？李守白道：本來昨天就要去的，只是這兩天路上不大好走，天氣又不好，所以我又停住了。貞妹道：爲什麼要走呢？李守白道：這城裏現在住得是以太平，有一天打起仗來，把城包圍了，那却是不大方便，第一報館裏要我採訪的新聞，我沒有法子報告了。我千里迢迢，跑出來幹什麼的呢？安樂窩離戰線遠一點，我可以隨時寫信，也可以隨時到別地方去。貞妹歎了一口氣道：我們有家在這裏的人，明明知道這城要被圍，也是逃跑不了，這只有聽天由命了。說到說裏，房門碰了壁子一下響，孟老板伸了頭進來，看了一看道：姑娘，現在可以去睡覺了吧？你也是累了。貞妹礙了父親的面子，自是不能

不走向着李守白點了點頭道：「明天早上見了說畢，她走到房門口，又回顧一番而去，李守白一人想着，這也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今天會這樣大發脾氣。這個姓常的，經我送去之後，大概是沒命的了。好好的送了人一條命，心裏真覺懊悔得很。睡在床上，翻來覆去，倒想了大半夜。到了次日清早起來，只一開房門，貞妹站在天井裏，首先就笑着點頭道：「李先生，你起來了，便走進房來將臉盆和漱口孟子拿了去。待孟老板送了洗臉水來，他又搶着來拿茶壺泡茶。李守白也覺今日她的行動有異於平常，只是不便開口去攔阻她。然而不攔阻她，她只管加倍的殷勤，又令人有些不好意思。只得站在天井裏暫避其鋒。在這個時候，只見回到永平來的那個金得勝，忽忽的跑了來，立定了，行了個舉手禮。然後前後看了幾看，似乎有點怕人偷聽的樣子。李守白很注意他全身的形式，就放下笑臉，低聲道：「金老總有什麼事和我商量嗎？」金得勝沉着臉道：「李先生，我得到一個不好的消息，不能不來告訴你。這仗打不成功了。李守白道：「這是好事呀，不打仗，天下就太平了。那還不好嗎？」金得勝道：「李先生，你以為是大家都願打仗了嗎？我們這邊什麼都預備好了，就只等看日子動手，全線總攻擊。不料海岸邊近來開到了許多東洋兵，把許多村莊都佔領了，這海岸一帶，是我們的左翼，是敵軍的右翼，有了外國人在中間，本來仗就不好打。可是東洋軍，還說我們打仗，把他的僑民受累，要把這靠海二三十縣，一

齊劃歸他們保護，在一兩天之內，恐怕就有東洋兵開到這裏來。我們王師長，那股子勁，你是知道的，他喫軟不喫硬，昨天晚上，聽說對馬團長大發脾氣，你想他能讓東洋兵進城嗎？這裏恐怕有一場惡戰，所以我特來報告你先生一個信，請你趁着現在能走，趕快離開這永平縣城罷。李守白道：你從那裏得了這個消息。金得勝道：我有個朋友在電信處，剛得來的電報，決不會錯事，我念起李先生是個好朋友，所以特來報告李先生一聲。正說到這裏，他忽然站定了腳，側着頭用耳朵去聽了一會，呀了一聲，李守白道：你有什麼事這樣的喫驚。金得勝道：你沒有聽見這號聲嗎？這號聲我們自己聽得出來的，是鎗斃人。李守白抓住他一隻手道：真是鎗斃人，不會錯嗎？金得勝道：我們在軍營混了許久，難道號聲還有個聽不出來的嗎？李守白道：果然是鎗斃人的話，是不是馬團長和常營長。金得勝道：恐怕是他兩個人，因為這兩天，並沒有什麼軍事犯要辦。李守白聽了這話，心裏難過了一陣。望了金得勝，半晌說不出話來。金得勝道：也不一定是他兩個人，李先生可以自己去打聽打聽，我有事，在這裏也不敢多耽擱，這消息還很祕密的，請你不必告訴人，說罷掉轉身子就走出去了。李守白真不料突然之間，會生出這樣重大的消息，若果有其事，無論如何，要去求得王師長的許可，趕緊打一個電報回報館去。不過要去問王師長，他要追求消息的來源，又不免要牽涉金得勝，豈不壞了人家的事，但

是新聞記者得了一個重大的消息這和買獎券的人，中了獎一樣的快活，若是按住在肚裏不發表出去，猶如中獎所得的支票，不能兌現一般，這一分難過，甚於得不着消息，還要抑鬱多少倍。李守白猶豫了許久，還是決定了去見王師長，徵求他的同意。當他走到師本部門外的時候，左邊一方空場地，正放了兩口白木棺材在地上，有四五個人在那裏預備槓索，有抬走的形式。當時忽有一個穿軍衣的人由那裏搶步跑了過來，向李守白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的問道：你先生貴姓是李嗎？他不會考量，便點頭答應了一聲是的。那人昂着頭冷笑了一聲道：那就很好，算我認得你了。說畢，依然回到空場那邊去，幫着料理細綁棺材的槓索。李守白心想，這是個什麼人？倒有些猜不透，是了，這兩口棺材，一定是收殮常馬二人尸首的，這個人，多少與常馬有關，以爲常馬命送在我手裏，所以要認識認識我。我又不永久跟着軍隊的，你認識我又怎麼樣呢？想了一想，覺得無事，自去見王師長。王虎今天的脾氣，似乎更大些，並不在屋子裏坐着，一人跑到院子裏去，靠在那隻鐵鼎上，半坐半站着，敲着腮幫子，一言不發。他看到了李守白，就舉手向他招了一招，李守白走過去，他一跳，走上前一步，又一拍手道：老李，反了！東洋兵殺來了。於是把金得勝所告訴的消息，也說了一遍，因道：你肚子裏墨水，橫豎是比我多，我要問你幾句話，你老實告訴我，我得了報告，他們要搶我的永平，我王老虎打一生

的仗，不曉得什麼叫逃走。人家幹我一下，我非幹人家一下不可。不過我真要和東洋兵打起來，巡閱使若打電報叫我退兵的話，我應當怎樣辦？李守白笑道：這問題太重大了，我怎敢亂說？但是我們果然站在公道上面說話，就是和他抵抗一陣，冷巡閱使縱然怪下來，全國的老百姓，會贊成你，不但全國人會贊成你，全世界人會贊成你，我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情願這一座城池炸成了灰，也不能白送給東洋人。至於對付冷巡閱使，這有一句典故，叫作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老虎跳了起來，抓着李守白的手，連連搖撼了幾下。笑道：你幾句話，說到我心坎上去了，我就是這樣子辦。李守白故意沉思了一陣子，忽然一挺胸，好像一件什麼事情想得了結果一樣，便道：這一件事情太大了，第一點就是我們要引起全國人注意，大家同赴國難。若是這樣辦，非把這消息在報上大登特登不可，一天也不要消息間斷。然後王師長越抵抗得厲害，越可以得全國人的同情。王虎道：要辦這件事，只有重託你了，不過有一天，這裏被圍上了，郵政自然是不通，無線電也保不穩總可以通，有一次內戰我讓敵人包圍了，敵人真厲害，頭一着，就是用飛機轟我的無線電台，鬧得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果然有那樣一天，你在這裏又怎樣的通消息呢？李守白一想，爲了自己的職業，對不起這個粗魯的朋友，只好用些詐術，便道：我想安樂窩那地方，形勢很險要，離城又遠。或者不會受東洋兵的糟蹋。讓我先

到那裏去佈置佈置，佈置好了，我可以兩面跑，萬一我圍在城裏了，我還可以託外面的朋友替我辦事。王虎道：你果有這大的膽子嗎？李守白道：既然是到戰場上來找事做，就預備丟了這條命，一個人只要捨得丟命，無論多危險的地方，也就不曉得什麼叫怕了。王虎道：好事不宜遲，你馬上就走，我這裏派四名騎兵保護你去，你可以找小路，一直的走，你先回去收拾行李，馬上就派四個騎兵帶了一匹馬到飯店裏去送你，李守白不料一寶就押中了，很高興的告辭回飯店去。到了屋子裏，連忙將零碎物件搶着在一處歸併了，身上掏出錢來，正待要打發房飯錢，貞妹手上提了一壺開水，挨着門走了進來，很低聲的微笑道：李先生爲什麼收拾東西，真要走嗎？她說着話，表示未進房以前，好像並不知道李守白要走，所以提了壺來，要和他泡茶。這時，拿了茶壺，掀開蓋來，看了一眼，裏面的茶葉，都倒得光光的。李守白微笑道：姑娘，多謝你，不用泡茶了，王師長派着送我的人到了，我就要走的。貞妹手裏提了磁的茶壺蓋，略略的提起，一個不留神，茶壺蓋忽然向下一落，打着壺口，噹哪一聲響，輕輕的道：嚇了我一大跳。李守白見她臉上通紅的一陣，不覺說了一句：不要緊，其實這茶壺是飯店裏的，貞妹要打破她自己家裏的東西，要緊不要緊，那用得着別人來安慰。在他說過這句話之後，也曾覺悟到自己的錯誤，然而要想更正，已是來不及的了。隨着孟老板也來了，站在房門口，抱着拳頭向他拱了



拱手道：李先生，師長的馬隊來了，你這就要去嗎？李守白道：我就要走，在寶號多有打攪，我這裏有點款子送上。說着，將預備好了的一小包現洋，就塞到他手上。孟老板用手向外一推道：這樣不太平的年月，有一碗飯，大家吃，吃完了，大家逃難去，要錢有什麼用？李先生這人太好，我就覺得招待不過，何況昨天李先生救了我們孩子一條命，我還大恩沒有報，怎麼好受你的錢呢？你千萬不要這樣，若是這樣，就是看我們作生意的人不起。李守白聽了他這話，這就不便一定送錢給他，只得拱手道：不久，我還要來的。這樣說，我就餘情後感了。貞妹在一邊插嘴道：李先生還要來嗎？什麼日子準來呢？李守白道：我們當新聞記者的，不能說那個地方準到，那個地方準不到，說不定三兩天之內就來，說不定一兩個月之後再來。貞妹道：至多也不過兩三個月嗎？李守白一想，微笑道：對了，至多也不過兩三個月。貞妹道：就怕那個時候，打着仗，你走不過來。李守白笑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三天兩天之內，就停了戰呢。貞妹道：那倒不好。孟老板道：停了戰，怎麼倒是不好呢？貞妹道：李先生是爲了打聽打仗來的，若是不打仗，他就用不着來了。她說完了，見孟老板笑着，忽然想到自己的話，恐怕是太着了痕跡，紅着臉笑道：我這是笑話，那有不望天下太平之理。說話時，一陣皮鞋響，已經有三個穿軍服背馬鎗的軍士，走了進來。看見李守白便行着禮，問是李先生嗎？李守白答是的，一個兵道：那就請走罷。李守白

道：也不急在一刻工夫，諸位先喝一杯茶，用些點心去。貞妹道：對了，我們家裏今天蒸了許多菜餚，饅頭，拿出來請請各位罷。門口還有一名騎兵，孟老板索興請了進來，圍着一張桌子坐下，將茶碗分斟了五杯茶，貞妹連着籠屉，端了一籠饅頭，放在桌子上，一看各人面前，還沒有筷子，連忙抽了一把筷子，一人面前放了一雙，李守白面前的這一雙筷子，放在最後，掀起自己的圍襟角，將筷子擦了一擦，斜視着他，抿嘴微笑，然後低了頭，將筷子用一雙手捧着放下。李守白當他走進前的時候，微微的嗅到她身上一陣頭髮油香，心裏不覺一動，忖道：人家如此待我，我毅然決然的走了，倒有些對不住人。心裏正如此想時，口裏已是情不自禁的道了一聲多謝。貞妹向後退了一步，手牽了牽圍襟，笑道：慢得很，李先生不要見怪了。李守白正要說什麼時，他母親在裏面高聲叫着：她匆匆的去了。貞妹到了後院裏，問母親有什麼事，他母親在廚房裏答道：那些個大兵，躲着他們也來不及呢？你爲什麼總在那裏站着，貞妹道：我不怕兵，兵也是個人，他能吃了我去嗎？說時，站着靠了進後進的門框，抬了頭，只看西邊牆上那太陽照的日影，這牆上對着別家的屋角，塗了一塊白粉，白粉上畫了個太陽圖，那由屋頂上斜照過來的陽光，恰好映着太陽圖的一半。貞妹望了那太陽圖，記得每天太陽全照着的時候，就送飯給李守白去吃，今天全照着的時候，他就走遠了。望着那陽光，見陽光裏有一撮小遊

絲，一伸一縮，在光裏照着，只管向上飛騰，一直飛到屋頂，以至於不看見。孟老板走過來，喚了一聲道：姑娘，你什麼事發呆？貞妹還在注意天空裏那根遊絲，並不會聽到父親叫她。孟老板道：看太陽影子嗎？時候還早着哩，今天李先生走了，我們也不忙。貞妹看了太陽影子，還是不作聲。孟老板將她一拍道：你怎樣不作聲，老看着陽光，貞妹被他一拍，醒過來了，一回頭，板着臉道：你爲什麼冒冒失失拍我一下，駭我一大跳。孟老板道：人家李先生要走了，要送，就去送人家一下。發個什麼呆？貞妹聽說，掀起圍襟，只管揉着眼睛，將臉掉過去，用背對着孟老板。孟老板道：你爲什麼哭了。貞妹一頓脚道：瞎說，我看陽光，看得眼睛發化了，她口裏雖是如此說着，臉依舊是背着孟老板，未能立刻掉過來。孟老板道：你去不去呢？貞妹道：怎樣不去，你先去，我一會子就來，你去，你去。她的臉朝着牆，却反過一隻手來推孟老板走開。孟老板對於這個姑娘，是養得很嬌慣的，姑娘如此推送，不能還站住，只得先走開了。貞妹等父親走遠了，這才回轉本身，將圍襟從新擦了一擦眼睛，又伸手摸了一摸頭髮。而且對了空處，一個人自笑了一笑，這覺得態度可以恢復了，然後才很快的跑上店堂裏來。她走出來，不覺大吃一驚，原來剛才圍了桌子坐的人，一個人也不看見了，趕緊跑出大門去，只見四個兵，都騎在馬上，守白牽着一匹馬的繮繩，却站在大門外石頭上，和孟老板談話，眼睛可是不住的向着門裏頭。看他

的目光，正自呆着，忽然看見貞妹走出來，似乎吃了一驚，身子突然向後一退，貼近了馬腹。貞妹原是走得很快的，然而讓李守白看見了以後，也不知什麼原故，脚步就自然的緩起來了。離大門還有三四尺路，就停止了脚步，向他點着頭，微微的笑道：李先生，這就走嗎？再見了。李守白也點點頭道：多有打攪，今天還要你大忙上一陣呢。騎在馬上的兵道：李先生，你不會上馬嗎？我來幫你一點忙吧？李守白道：不用得，我會騎馬。說時，向貞妹又點了一點頭，然後手搭着馬鞍子，突然向上一跳，就騎在馬背上了，他回過頭來，貞妹望着他笑了一笑，既而覺着笑的不對，便向孟老板道：猜不着李先生這樣會騎馬。李守白在馬上點點頭道：孟老板，姑娘，再見了。在他說話時，前面四匹馬，已經向前開步走開了，他兩腿一夾馬腹，馬跟着向前走，貞妹由大門口走到巷子中心，那馬已快到巷口，李守白再一回頭，一轉馬頭，就不見了。貞妹站在巷子中間，許久不能作聲。孟老板道：進去罷，老站在門外作什麼？貞妹生氣道：你就讓我在門外站一會子，也不要緊，死命的追着我進去作什麼？孟老板真也不知道姑娘今天這樣大的氣，催她出來，她是不願意，現在要她進去，她又是不願意，這是什麼原故呢？既是不叫她，也就不叫了。自己一個人先轉身回去。貞妹見父親進去了，也只得默然不語，走將進去。她到了天井裏，並不躊躇，一直就向李守白的屋子裏走，一直走到屋子裏去，看見是一所空屋，心裏突然

明白了，這才轉身走出屋來。孟老板看見她走進李守白先住的屋子去，便跟來問道：你還到這空屋子裏來作什麼？貞妹道：這屋子鬧得這樣亂七八糟的，也讓我來收拾收拾呀。孟老板道：屋子裏的事，讓我來收拾罷，你進去，貞妹走進後頭院子裏去，靠了那過堂門框，又望着那粉壁牆上的太極圖，一味的出神。因為太陽的陽光，已把那個太極圖完全照着，在往日正是給李守白送飯的時候了，她如此的勞思遠人，至於遠人的行色如何，自更是大家所繫念，容在下回交代。

第七回 馬上黃昏銷魂憶韻事 燈前紅暈抵掌說思潮

却說李守白隨着四個騎兵，一路向安樂窩而來。他坐在馬背上，一路中，只看到老少男女的百姓，拖拖扯扯，不斷的由東向西走。最可慘的，便是一個蒼白鬍鬚的老人，挑着一副擔子，一頭是畚用物件，一頭却是個瞎婆婆，他挑着走個幾十步，便歇一肩。又在一叢乾麥田邊，看到一個中年婦人，要在那裏產生孩子。問這些難民時，都是海邊上的，怕東洋兵，棄家逃走了。李守白看了，非常之感慨。轉念又想着，假使東洋兵把永平圍困了，那貞妹一家人，也不是和這些難民一樣，要四處逃命？今生今世，就不會重逢了。今天我上馬的時候，我看她送到大門口，眼圈兒紅紅的。那真有一番深情，真不料在永平這地方，有這樣一種奇遇。記得是住在孟家飯店第三日，白晝太陽照在階檐上，顯着日子是很長。將一篇通信寫完了，自己精神很是疲倦，放倒頭來，伏在桌子上要睡，無如那蒼蠅飛來飛去，只是擾人的清夢。睡着模糊不穩的時候，不住的抬起手來揮打蒼蠅。也不知道她如何發覺了，悄悄的走進屋來，手上拿了一把蒲扇，將屋子裏蒼蠅趕出去了，然後悄悄的將房門給帶上，爲了這樣，自己睡不着了，就悄悄的走出屋子來，看她那裏去了。只見她端了個小凳子，在屋檐下陰涼地方坐着一手托

了腮，一手在膝蓋上搓着她的衣襟角，不用說，是想什麼想着出神了。她後來猛一抬頭，就向着自己笑了一笑。在她這一笑之中，自己很受了她一種感動，也就跟着她笑了。她抬起兩手，想伸一個懶腰，猛然想到有些不便當，於是又把手放了下來。當時自己無話可說，就無中生有的問了一句說：姑娘，你很累，也應該休息休息了，她笑着說：我有什麼累的？坐在家裏作大姑娘，總是舒服不過的。我就問：孟老板不在家嗎？她說出去了。我又問：你母親呢？她說：睡覺去了。當她說到這句話的時候，眼睛對人一飄，笑着向人低了頭下去。自己在那個時候，也不知是何緣故，立刻心蕩神搖起來，這就向她說：你怎麼也不去睡一會子中覺呢？她笑着說：全不管事了，李先生要有什麼事的話，那個來招呼呢？我又說：這就不敢當了。姑娘，你真能幹呀，婆婆家是本城嗎？我突然說出這話來的時候，自己一鼓作氣的說出來，倒無所謂，說出來之後，心裏却是十分的後悔，何以對個大姑娘，很唐突的說出這種話來。可是她並不見怪，只笑着把頭低了下去。我看她不見怪，胆子更大了，便說：大概是本城的吧？她就笑着扭了幾扭身子道，你不要瞎說，我沒有，沒有。我就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個思想新的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便是人身上的秘密當作手脚一樣，便毫無所謂貞操問題，我看她對我這樣的殷勤，我要有什麼要求，大概是很容易的，看她露出來溜圓的手臂，我就恨不得上前去，捏

她一下。然而我沒有那種勇氣，立刻走回自己屋子裏來了，心裏還在跳呢？我肚裏所裝着給我的教訓，於是開始向我活動起來。孟老板待我很不錯，我能夠背着人去蹂躪他的女兒嗎？我若是得着人家親近了，我能娶她嗎？趕快收拾了邪念罷。於是我整個下午不敢見她，整個下午，也不能作事。自此以後，我就常常和她談些閑話，說閒話，就砰砰的心跳起來。其實這是很容易抑止我自己的，我只要記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一套學過的教訓，我就可以用良心裁制我，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疏遠她也就完了。然而我自己又在那裏笑我自己了，這個日子，還講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不是大開其倒車嗎？於是我有時想親近她，有時又極力的遠避着她，鬧得是痛苦極了。我這不是發呆嗎？李守白在馬上想着極得意的時候，忽然身邊那個騎兵問道：李先生，一個人笑什麼呢？李守白這才明白了，自己還騎在馬上旅行，便道：不相干，我想起一件無聊的事來了。於是打斷了他的念頭，和兵士談些戰地生活，繼續的前進。眼看快到安樂窩了，太陽向西，已是很快的沉下去，半邊天的紅霞，反映着行人道前後左右的村莊樹木，都有一片模糊的紅色。景緻是非常的好看。可是這又回想起在孟家老店的事情來了。有一次，又是無人的時候，正近着黃昏。孟家老店對過，是一個小菜園，園子裏種了幾塊菜地而外，也有幾棵樹木。最好的是一棵極大的垂楊，樹枝伸到短牆外來，長條拖到街中間來。自



己因爲煩悶不過，一人走到菜園子裏樹下去徘徊。眼看不到那西下的太陽，那太陽可有黃金的光澤，塗抹在楊柳枝頭，清涼的晚風，搖擺着柳條，送到自己身上來，令人神志爲之一清。就在這個時候，貞妹提了個菜籃子到菜園裏來挖菜。然而這幾塊地的菜，早讓兵士們挖空了。她挽了一個籃子進來，打算挖些什麼呢？她進來了，故意裝出猛然一驚的樣子，笑問着說：李先生，你也到這裏來玩玩？我看她頭髮梳得光光的，換了一件新的花褂子，袖子捲起來幾層，又露出她那圓圓的手臂來。在這四月天氣，靠黃昏的時候，天氣是不會怎樣的熱，然而她却僅僅穿了一件單的花褂子。在花褂子上面領圈下，露出一條紅色絲條，圍在頸下，這是表示着她衣服裏面，穿了一件帶吊帶的抹胸，在舊婦女社會中，這是一樁富有挑撥性的東西。我不知道她何以會有這種裝束，而且會在這地方會着了。我當時心裏又跳了，就笑着向她說：心裏悶不過，到這裏來玩玩。姑娘，你悶不悶呢？她抿了嘴笑着，只搖了兩搖頭。於是乎她沒有話說了，我也沒有話說了。這個時候，一切舊禮教的言語，都不能拘束我。我心裏只想着，我要借怎樣一個機會上前，去抓住她的手，然後很大胆的和她談幾句心裏所要說的話。然而我又想着，假使她生起氣來了，叫喚起來了，我怎麼辦呢？她雖不是守住繡房門的千金小姐，然而她是一個純粹的舊式女子，用對新式女子那種求愛的行動，她不會接受的。然而對舊式女

子求愛，要怎樣呢？我不知道，而且對舊式女子，根本上或者就無所謂求愛。我心裏在那裏徬徨的時候，眼睛就全射在她身上。她當然有些知道我的心緒，她又不像純粹的舊式女子，並不肯作表示。她却忽然的向我嘆喟一笑，問我說：李先生，你老望着我作什麼，不認得我嗎？我還不會答覆她這句話呢？遙遙的聽到她母親叫貞妹，她扭轉身就跑走了。她到她走進自己的大門口。在答應她的母親。自己在那菜園裏，直站到月亮上了樹梢，方始回店來。在燈下，她和孟老板一同送飯來喫，只是含含糊糊的，低頭微笑。那時，我心中不知道是愉快，是恐慌，或者是其他，只是昏沉沉的。到了第二天，我恨不得立刻到了黃昏時候，到了，我就溜到菜園子裏去，可是她並沒來。第三天，又是雨天，卻不能出門。第四天呢，孟老板會當面誇獎自己忠厚老成，是難得的青年。於是到了黃昏時候，自己便有些猶豫，等着自己到菜園裏去時，她已由那裏回來了。在街中心垂楊枝下，二人碰着，相對着，微微一笑。當晚就發生了常營長那一件事。她驚慌之餘，自此以後，一人就不敢出來，於是把這機會錯過了。錯是錯過了，可是事後一想，錯過得好，自己總算很純潔幫了她一個忙。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純潔只是在形式上，論起心來，何嘗純潔呢？於是自己時時受了舊道德在暗中責備，簡直是不能不趕快離開她了。現在是離開她了，當了這黃昏晚景，想起她來，却是令人有些戀戀。看她今天送我那番情形，是很留戀。

的。不知道在今天黃昏時節，她作如何感想。記得舊詞上有這樣兩句話：一般離思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她家正有一角小樓，對了那菜園子，設若她懂這詞，走上樓去看了那街頭垂柳，荒園斜陽，也許真可以哭得下來。這個她由她做，她或者好一點，若是由我做，我真正不堪了。樓上黃昏，應當如此，我馬上黃昏，未免更是不堪了。他一路如此的在馬背上想着，低了頭，簡直忘了抬起來。忽然馬一閃蹄，停了不走，抬頭看時，騎兵都不走了。有一個騎兵回過頭來道：這裏剛才有大批隊伍過去，我們倒不能不謹慎一點。李守白問道：何以見得？一個騎兵道：你不看這路上的人脚馬蹄印？好在我們有護照的，走着看罷。於是一行五匹馬，順了大路，向安樂窩從容走去。然而這一條路上，正也是人足馬蹄印不斷。到了安樂村，天色更是黃昏。只靠西邊一片紅霞的返光射着路上是亮的。一行人跳下了馬，各牽着馬繩，緩緩的走到韓樂餘門口，李守白將馬在矮楊樹樁上繫了，請四個騎兵在門口等上一等，然後才走了進去。他這一進門，倒有一件事很讓他驚異一下，韓樂餘家，現在忽然添了一個大脚老媽，那人穿了一件黑布褂，長到膝蓋上，左一條右一條的黃色灰痕，一張黃臉，有許多黑跡，頭上包了一塊藍布，遮到眉毛上頭。下面穿了大脚藍布褲子，拖拖沓沓，罩平鞋口，脚下穿了一雙破男鞋，用許多草繩子網上。她手上拿了一把大掃帚，正在掃地，抬頭看到李守白，忽然嚇了一聲。丟了掃帚。

迎上前叫了一聲李先生。李守白聽了她的聲音，這才明白了，正是韓小梅，也失聲呀了一聲，站着腳定了一定神，才點頭道：「令尊在家裏嗎？」小梅隨手一把，將頭上的藍布包扯了下來，將蓬下來的頭髮，繼續着向耳朵後面順了過去，接着又伸手摸了一摸臉上，扯了一扯衣服，看了她現出十分不安的樣子來。李守白見她不作聲，又跟着再問一聲道：「令尊大人在家嗎？」小梅笑着點了點頭道：「在家。她只說了這一句話，人就向裏面一跑。」李守白看了她這情形，倒不明她用意所在，只好呆呆的站在過堂裏靜靜候着。過了一會，韓樂餘披了一件長衫，一面扣紐絆，笑着迎了出來道：「難得難得！李先生居然來了。拱着手，連連說請。」李守白見韓樂餘滿面春風，一想這老頭子真是和氣，隔了許久的日子，見面之下，還是初次相逢，那樣親熱，便笑道：「我這大門外邊，還有四個護送的騎兵，我得安排安排人家。」韓樂餘道：「那不算外人，趕快請進來，讓他們便飯了去。」他說着話，竟自將這四個騎兵拱手讓到堂屋裏來。他除了自己招待茶水之外，連忙吩咐二禿就預備了一餐麵食，讓四人飽餐而去。在這種主客應酬之間，韓小梅並不會出來，李守白心裏自然是納着悶，他家裏一切都如常，爲什麼她一個人就糟踢到那種樣子，難道她是爲了避開人的耳目，故意裝出那個樣子嗎？不過心裏如此懷疑，嘴裏却不便問出來。韓樂餘陪那四個騎兵談話，他也陪那四個騎兵談話，韓樂餘陪那四個騎兵吃喝，他也

陪着四個騎兵吃喝，心裏只覺有一件什麼事情沒有辦。仔細想起來，實在也沒有什麼事不曾辦，只是不安而已。這時天色早已晚了，黑洞洞的長空裏，大小鼓釘似的，密密排着星斗。二禿亮上一盞燈，放到桌上，重泡了一壺新茶，對面坐下。他先斟了一杯茶，兩手送到李守白面前，笑道：我們慢慢的談一談。這次李先生不會像上次那樣，是忽忽要走的了。李守白道：來了就要韓先生盛情招待，心裏過不去。韓樂餘歎了一口氣道：這樣內憂外患的年頭，身家性命，今天保不了明天，上午保不了下午，有些吃喝，不和朋友快活一下子，豈不是枉過了。這兩天忽然又傳說東洋兵要來了，我們村子外大路上，整天過着大軍，百姓又驚慌起來。我聽說尙村一帶，百姓跑了一個精光，我們住在這裏，總算還沒有遭難。好在我們家裏，也沒有什麼貴重東西，那一天打到這裏來了，那一天我們就丟家逃上山去，所以還守着這個寒家。就是敝村子裏，膽小的，也都早已走了。我們父女住一刻是一刻，請想，家裏這些東西，留着做什麼？李守白道：韓先生雖然是胆大，究竟這個辦法不好。軍事變化不測，戰場上的事，上午這塊地是後防，下午變了最前線，乃是常事。而且軍隊進退，也不能先通知老百姓。假使一邊軍隊退了，和那一邊追過來，雙方軍隊，正好對了中間打，要逃也來不及了。韓樂餘道：我本來也想走，無如小女有些懼氣，她捨不得丟了家裏這些東西，我想一個小姑娘都有這種胆量，我還怕什麼，所以

就沒有走開。李守白道：「果然的，大姑娘胆子不小，今天這大路上過兵，我又帶了四個騎兵進來，她一點不怕。倒在大門裏掃地，說着，不覺一笑道：『我突然相見，幾乎都不認得了。』」韓樂餘笑道：「究竟是孩子氣，她故意弄成這個樣子，天天用荷葉泡水洗臉，糟成一副曹操面孔了。只說到這裏，却聽到小梅在堂屋裏叫了一聲爹，韓樂餘道：『什麼事，你不會出來說。』」小梅道：「瓜子豆子炒好了，你端出去。」韓樂餘道：「你端到了堂屋裏，還不能端出來嗎？」李先生又不是生人，怕什麼。哦，明白了，你因為臉上糝得那樣不好意思見人，對不對？但是李先生已經看到了。小梅在堂屋裏叫道：「你端出去呀，你不端去，我就放在堂屋裏了。」韓樂餘聽她如此說，自己只好走進堂屋去，只聽他在堂屋裏道：「淘氣，既是這樣，爲什麼倒不出去呢？」我端碟子出去，你把開水壺提了來罷。」韓樂餘先端了兩碟瓜子炒豆來，隨後小梅也就提着一壺開水來了。她已不是掃地時候，弄成一位老太婆的樣子，臉上擦得白淨淨的，頭髮梳得溜溜光的，身上也換了一件藍布長衫，那長衫雖是舊的，却一點皺紋也沒有，脚上那雙大鞋，也換了白襪子，扁平的青鞋了。她一手提了壺，一手可抬起溜圓的光手臂來，擋住了眼睛，一路笑了上前，走到桌子邊，索興將手上的開水壺放下，格格的笑將起來，突然一轉身，竟跑回去了。韓樂餘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真不明白，弄成那怪樣子，不好意思見人，換了本來面目，又不好意思見人。說着話，自己向茶

壺裏沖上了開水，自提着開水壺進去。過了許久他才走出來談話，小梅這回也跟着出來了，端一張方凳子，正着臉色坐在一邊燈背後。這燈是白瓷的大罩子，光亮很足，照見她那臉上，泛起一層紅雲，垂着長睫毛擋住了她的眼光。李守白見她不作聲，自己不好意思也不說，便先開口道：大姑娘倒很會化裝。先前我走了來，幾乎不認識。小梅聽了，依然正着臉色，忽然嘆嗤一笑。先將身子一扭，然後又側過來，搖了一搖頭道：這不算什麼，我們村子裏的姑娘，都是這樣，我也是跟別人學的。李守白道：這件事，我倒是初次聽到說，這倒很有趣。小梅道：這也沒有什麼趣不趣，到現時逃難的日子，把臉遮蓋起來，是不得已的一件事呀。她說這話時，低了頭，臉更紅得厲害，把兩隻腳在地下畫着地，又不說話了。李守白看了她這樣子，以爲是自己出言無狀，把人家衝撞了，一時要挽回過來，又來不及，倒很是難爲情。韓樂餘倒看出情形來了，便道：你這孩子說話也不問輕重，一句很好的話，在你嘴裏一說，就變成不好聽的話了。李先生，你不見怪。李守白笑了起來道：這種話，也用不着見怪呀，大姑娘本來也就說的是實話。小梅站了起來笑道：對不住，我不會說話。李先生，我問問你在城裏的情形罷，你在城裏，住在什麼地方？李守白借着這個機會，也就打算把話鋒轉了過去。因道：提到了這件事，那是很困難的事了。還是靠了師長的面子，才找到一家關了門的飯店，住了幾天。韓樂餘道：關了門的飯店，自

然沒有伙計，也不預備茶飯，怎麼樣可以住呢？李守白笑道：那店老板父女兩個，待人都算不錯。我住在那裏，就像一家人一樣，而且我住了許久，還不會掏出一個房飯錢來呢。因就把寄居在孟家老店的情形，大概說了一說，及說到常營長冒夜闖進飯店去的一件事，就說得有聲有色，韓氏父女先是靜靜的聽說，等他說完了，小梅就突然插嘴道：那個姑娘，長得一定是很好看的了。李守白道：那也不過中等人才罷。韓樂餘道：一個開飯店的姑娘，有這樣的本領，總算不錯。小梅道：這是作姑娘應分作的事，也不算什麼能耐？李守白提起茶壺，斟了一杯茶，端着杯子，慢慢的喝茶，眼睛却向着小梅看了不作聲。韓樂餘道：小梅，天不早了，你可以去做晚飯了。家裏還有點酒，可以預備出來，我和李先生痛飲一場，剛才吃點心，我看李先生好像有什麼心事，飯不會吃飽。小梅道：這樣長天日子，不吃飽飯那行。說着話，她就走了。李守白看了這位姑娘，忽然不肯出來，忽然笑着見面，忽然逃走，忽然又板臉坐着，忽然表示不滿意，忽然又體恤起來，頃刻之間，態度倒變了好幾變。心裏怎樣，臉上就表示怎樣，真是胸裏一點事都攔不住，假使我要找個對手方，我一定要向這種女子去求愛。只有這種女子沒有一點狡詐，很容易對付。這樣的女子，真可以送她一個太平花的徽號。他正如此沉思着，坐在對面的韓樂餘，看着很奇怪，以爲他的臉上，何以一時變幾樣顏色呢？李守白一抬頭，不覺和他對着眼光，心



想我如此着想，未免欺侮了好朋友，於是立刻一正胸襟，重復談起話來。談了一小時，小梅送着酒菜來了。看時，桌上擺着有煎小魚，炒鷄蛋，兩個碟子，一大碗紅燒鷄塊，一大碗黃瓜絲，便笑道：「又是這樣費事，實在城裏人到鄉下來，多煮些素菜給我吃，就很好了。」韓樂餘道：「要別的東西沒有，要吃素菜，那很容易，不過我們那總不成敬意。」李守白道：「韓先生，你有所不知，城裏所賣的菜蔬，由鄉下運了去，已經有一兩天了。在菜攤子上，又說不定要擺多少天，才能到人家廚房裏去。所以那種菜只是用水浸着維持原樣，簡直沒有菜味了。鄉下的菜，現摘現煮，那種鮮味，城裏人是不容易嘗到的。」小梅突然站起來向李守白道：「請你慢慢的喝兩杯。」說畢，她一按筷子就走了。李守白不明她什麼用意，不使問得，韓樂餘知道這姑娘的脾氣，也就不去理她。李守白喝了兩杯酒，小梅却端了一碗青椒炒茄絲，放在桌上，坐下笑道：「別的什麼菜來不及做了，這茄子倒是很嫩的。」李先生可以嘗嘗。說着，扶起筷子，便夾了一夾子，放到李守白面前的煎鷄蛋碟子裏。韓樂餘笑道：「我的姑娘，敬菜這件事，已經是俗不可耐了，偏是你所敬的，又是炒茄子。」李守白笑道：「不然，大姑娘是一番熱心，她聽到我說鄉下菜好吃，所以希望我趕緊嘗嘗。說着便吃了幾筷子，連說好吃。」又說小梅做得好。小梅笑道：「不但是我做的，還是我種的呢。」李守白道：「人生在世，應當這樣，城裏大姑娘，只知道怎樣穿衣服，怎樣塗脂抹粉，菜是怎樣由

土裏長出來的，都不知道呢。小梅笑道：可是鄉下姑娘，也不知道城裏的事，她是中國人，可不知道中國有多少省，差得更遠了。韓樂餘笑嘻嘻的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來，望了小梅道：你說這話，很自負，以爲你知道有多少省呢。小梅一笑。李守白見她頭微低着，臉上又微紅起來。李守白也不解何故，這位姑娘，倒老愛害羞。可是姑娘的羞態，是令人可愛的，尤其是在燈下。不過自己心裏已經警戒了自己了。決不當人家的父親大談正經，暗地裏却醉心人家的姑娘。因向韓樂餘道：要照實話說起來呢？不知道中國有幾省的女子，縱不能幫社會多少忙，可是不知道稻出在田裏的女子，却是社會上的害羣之馬。韓樂餘笑道：城裏朋友也寄了雜誌我看，雜誌上的文字，可總是擁護農工的。大概我們鄉居的鄉下人，已經交運了。李守白便問道：擁護農工，這倒是中國所需要的，就是怕單是口頭說。韓樂餘笑道：是啊，年輕人要<sup>不</sup>說這種話，就算落伍了。李守白道：老先生，以爲這是時髦事情嗎？韓樂餘笑道：看怎樣時髦，時髦並不是壞事。李先生總是個嶄新的人物了。李守白笑道：嶄新的可說我是個極腐敗的人物。不談思想，倒也能了，談了思想，我簡直又發愁，又爲難。韓樂餘道：這我倒不解，有什麼事實來證明嗎？李守白道：譬如說，我在北京既當新聞記者，又當教員。我當教員的時候，對學生說話，越新越好，就是對了王百萬的兒子說話，也要反對資產階級。可是到我們在報紙上動筆的時候，立刻

就要慎重起來，如其不然，恐怕難逃法網。再以我的家庭。我的環境而說，也千萬新不得。譬如我不贊成宗教，家慈就好佛。我怎能反對呢？我覺得自食其力，生活很安定了，麻麻糊糊，應付環境，也就算了罷。但是我要不以為有新思想的人物自居，青年朋友又要說我是個社會上的落伍人物，鬧得我是個不新不舊的少年，舊人物不怎樣信任我，新人物也說我是投機分子。韓樂餘手摸了鬍子笑道：這樣說起來，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請教着，大概李先生本身最覺痛苦的，便是這新舊之交的婚姻問題吧？

李守白道：不，關於婚姻一件事，家母倒是予我一個極端自由。韓樂餘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一點障礙沒有也不結婚呢？李守白面對了這位老主人翁，不敢偏動，只是很快的，眼光向小梅身上射了一下。她臉上還是兩個紅暈，不知道是新發生的呢？也不知道是以前紅着還沒有退紅？他只得正了顏色道：我決不撒謊，實在……實在……這婚姻問題，不也是人生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嗎？說到這裏，他自己也覺得有些窮於應付，正不知如何把這句話說完才好，忽然嗚嗚一陣軍號聲，在天空裏吹過，李守白立刻丟了閑話，側耳聽着，問道：呵！那裏來的軍號聲？韓樂餘却不驚慌，倒微微的向他一笑。

是何原因？下回交代。

## 第八回 臨硯作清談書生探愛 揮鞭發冷笑武士尋仇

却說李守白聽到軍號聲，心裏正有些驚慌，韓樂餘倒笑嘻嘻地。李守白道：「老先生，這是軍營裏點名的號聲，這裏又駐有軍隊嗎？」韓樂餘道：「我們只管談話談得投機，我把這裏駐有軍隊的事，都忘了告訴你了。這軍隊不是別人的，就是上次過去的包去非一旅，現在又退回來了。我拿一樣東西你看看。說着就到書房裏去取出一張大稿子，雙手遞給李守白。他這時已吃完了飯，接過來看時，却是墨筆寫的佈告，那佈告上寫的是：我們親愛的同胞，請不要驚慌，讓我報告幾句話。我們奉了冷巡閱使的命令，削平內亂，所以出師永平一帶。凡是我們到過的地方，雖然抱定不騷擾老百姓主義，但是老百姓總不免受點連累。這是我們很抱歉的。所幸我們理直氣壯，戰事很順利，快要深入敵地，一勞永逸，也許不再連累老百姓了。不料東洋島國乘我內亂，突然引兵入境，佔據沿海幾縣，而且着着進逼。打算併海東全省。我們冷巡閱使削平內亂，原打算救國，不料國還沒有救成，外寇倒來了。內戰不平，總是自己兄弟們的勝敗，留着慢慢的妥協，我們就受一點犧牲，也不要緊。只是外寇來了，佔一村，我們算亡一村，佔一縣，我們算亡了一縣，我們若不設法挽救，國都亡了。我們內戰勝利了，又有什麼好

處？所以冷巡閱使看透了這層，毅然決然，命令我們退出前線，回師海邊，去抵禦外寇。我們一來怕你們誤會我軍失利，二來談到對外打仗，要人民和軍隊站在一條線上，整個的迎敵，希望老百姓對於軍事上隨時給我們一種便利。本旅長戎馬半生，以未嘗對外一戰爲可恥，今天向前抵禦外寇，才不負國人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的那句話。縱然死在沙場，總算抵補了這幾年國民養我，我累國民的大罪，也就死而無憾了。我們即日向前敵去了，後方接濟，全靠同胞，只要同胞接濟得上，我們打得只剩一名弟兄，一枝鎗，也不退回。古人酣戰，戰到日暮，將戈一揮，止住了太陽，以便非戰勝不休。現在雖沒有這種事實，却不能沒有這種精神，我們浩浩蕩蕩而去，決不偷偷摸摸而回來的了。同胞們！你不願你的祖宗坟墓，田園家業，都送到外人手裏嗎？你不願做亡國奴當島國的犬馬嗎？那末，趕快鼓着你的勇氣，沸着你的熱血，大家來做我們的後盾，幫助我們，就是自救呀！快去救亡，去殺賊！共和軍第二路第二旅旅長包去非佈告。李守白一拍手道：痛快！包去非不失爲一個好漢。他們的軍隊就駐在村外嗎？韓樂餘道：他們今天下午來的，就駐在原來駐紮的那個地方。那個鐵團長記性真好，親自到我這裏交了十幾分布告給我。說是他們沒有印刷的東西，戎馬倥傯，又來不及謄寫，他希望我多寫幾張送他，讓他們去蓋印。李守白道：好極了，明天我就找他們。我可以得着好消息了。當晚大家

談了一陣，韓樂餘依然安排李守白到書房裏去安歇。次日清晨起來立刻走出村子，就向包去非的營幕方面來探訪鐵中錚。好在包旅兵士還有些訓練，李守白經過幾個守衛盤問之後，就有兵士把他引到一架營幕前來等候。兵士進去報告着。不一會兒，鐵中錚笑着出來，和他握着手道：「幸會幸會！你的消息真靈通，怎麼就知道我們到這裏來了呢？」李守白若說韓樂餘告訴的，這事情就不新奇了。於是笑道：「我在永平聽到王師長說的，特意趕了來了。」鐵中錚道：「我們是同室操戈，一變而成衛國干城了。這對外戰爭，消息可不能亂來。我不敢胡亂說什麼，引你去見旅長罷。」於是引着他向旅長的帳幕裏來。帳幕裏一張可以折疊的活腿桌子，已經撐起來，又放了一張活腿凳子。桌子上堆着電話機、地圖、筆墨、望遠鏡之類。包去非見李守白進來，站起來和他握着手笑道：「佩服佩服，李先生又趕來了。我們這回撤兵，就是你們善於推測的新聞記者，也猜想不到吧？」李守白道：「那布告我已看見了，這種精神，我很佩服。貴軍退出尙村之後，那防地……包去非笑道：「當然定國軍如入無人之境了。他們有一通無線電給我，你看。說畢，在桌上取了一張電稿，交給李守白。看時，那電道：「去非旅長勛鑒，頃據探報，貴部因抵禦外侮，相率東向，緩急有時，殊堪欽佩。惟兩軍防地，向係犬牙相錯，尙村一帶，既已空虛，若他部乘間進據，則一有誤會，糾紛愈甚。現已令敝師陶旅，即日前進，隨時接收防地，以免意外，果

閱牆之爭可息，則敵愾之念自深，衛國愛民，執忠不敢後人，苟軍事所可盡力，全軍決無遁詞。尚乞不吝珠玉，時惠福音，專此佈達，即頌助祺。定國軍第七師師長強執忠謹啓。李守白笑道：「就着這信的字面說，還不算惡意。包去非道：那裏有什麼好意？他乘着我們撤兵，我們讓一處，他就收一處，這還不算，想趁着這個機會，勾結我們作漢奸去倒冷巡閱使的戈，這種先說好話，不作好事的人，我就恨透了他。他要是真作好人，我們退出來的防地，就不該去佔領。你想，我們的防地，讓敵人來接管，這是什麼話。他這封信，是探探我們的口氣，明知道我們既是對外打仗了，對內就不能不麻糊一點，他就是佔了我們的防地，我們也不敢明明恨他的，他不是落得說幾句風涼話嗎？我決計不理他，聽憑他怎麼樣罷。」李守白道：「假使包旅長退出了安樂窩呢？包去非笑道：「他客氣什麼？自然就來佔領安樂窩。不過這裏兩邊的軍隊還沒有撤，他們孤軍深入，也是很危險的，或者也不敢來。鐵中錚站在一邊看，聽李守白問這話，知道他別有用意，向着他微笑。包去非道：「鐵團長笑什麼？鐵中錚笑道：「這山上有個廟，廟裏有幾顆希世之花，叫作太平花，李先生是個風雅之士，他總筆記着這花，怕軍隊經過，會燬壞了它。包去非道：「國土不保，何有於花？鐵中錚道：「只是這花的名字太好了，我們假使能保存着這花，自然國土就不會喪失。包去非笑道：「那末，我們現在去抵禦外侮，也不妨說是爲太平花而戰，將來歷史上載

下一筆來也可以創造一個名詞，就是太平花之役。聽起來，倒是響亮。說着，哈哈一笑，鐵中錚笑着搖搖頭道：若是這樣稱呼起來，恐怕李先生有些不願意。李守白笑道：鐵團長，我們雖然是老同學，對於旅長，可是生朋友，不要開玩笑。包去非不懂這話，望了鐵中錚。他笑道：旅長有所不知，此地有三種太平花，一種是真花，一種是歌曲，一種是人，這個人……說着，一笑。包去非笑道：哦，我明白了，於是搶步上前，和李守白握着手，搖撼了幾下道：不知者不罪，我剛才的話，未免孟浪了。李守白笑道：雖然是有這樣一個人，但是和我也沒有什麼友誼。請想，我到這安樂窩來，有多少天和一個原不相識的姑娘，能談到什麼問題上去嗎？包去非笑道：所謂什麼問題，又是什麼問題呢？說畢，不覺又哈哈大笑，正說到這裏，一個兵士，手上拿了一張字紙，走了進來，舉着手向包去非行禮道：這是剛才收到的無線電，隨手便將那紙呈上。包去非一看，臉上立顯緊張之色，將手一揮。那兵自去，他便將桌上的地圖，拿過來，兩手捧着一看，放下地圖，叫了一聲鐵團長。鐵中錚走到他面前，一立正，一個舉手禮。包去非回着禮道：限你……他抬着手，看了手表，接着道：現在八點鐘，限你八點半鐘開拔，十二點鐘趕到離此四千里地的鐵弓堡。若是有了敵人，一定把敵人驅逐佔據，我隨後就到。鐵中錚接受着命令，立刻吩咐號兵吹號。帳幕外，嗚嗚的銅號響起來。包去非道：李先生，你請先回村子去，有一張告示，請你帶去，多



多抄上幾分……李守白道：這個我已經知道了。包去非道：那就好極了。請你多多幫忙，他說畢，也不讓李守白從容答話，行了個禮，走出帳外，料理軍事去了。李守白不便在此打攪，就告辭回韓樂餘家來。只到村口，二秃就迎出來了。他道：我們大姑娘聽說軍隊開走了，怕你也跟着走，叫我追着來看看。說着，又一笑道：但是我們大姑娘，只叫我來看看，就是也不讓我說是她叫來的。李守白笑着點了點頭，跟着二秃一路到韓家來。韓樂餘搶着問他，有什麼消息嗎？李守白道：我看那情形，恐怕外寇離這裏不遠了，包旅長正派鐵團長到鐵弓堡去預防呢。事關軍機，我又不便問得。包旅長也要我和他多抄幾分布告呢？這個忙我們當然落得幫一幫的。二人正商議着，却有一個騎兵在外面喊着，二秃出去，拿了一張包去非名片進來，李守白接過來看時，上寫敵部即日開往前線，茲將蓋印空白紙二十張送上，請將韓君處存留之撤軍禦侮布告多抄數分送各村張貼，他看了，追出來要問那騎兵的話，已是不見。再跟了出村子四處觀望，靜悄悄的曠野無人，包去非的部下，已不知去向了，走回來對韓樂餘一說，他點頭道：中國軍隊，未嘗沒有好的。李守白道：這位旅長自己很得意的作了那道佈告，要我找人分抄起來替他去貼，這雖然是幫他的忙，究竟也是喚醒民衆的事，我不能推諉的。韓樂餘看了道：村子裏的人，這時人心惶惶，那裏還找得出安心替人寫字的來。說不得了，我和李先生兩個人，

分着寫罷。李守白一想，這話也是，就和韓樂餘分工合作，因為紙張佔的桌面大，韓樂餘在堂屋裏寫，將李守白讓到書房裏去寫，小梅也不肯闲着，在兩邊研墨展紙，兩頭跑着，忙個不了。李守白在書房裏靠窗的那張書桌上，低頭寫字，寫到第四張的時候，精神感到有些疲倦了，放下筆來兩手向上一抬，伸了一個懶腰，忽然看到小梅斜靠了牆壁，側着身子，拿了一條大墨，在硯池裏慢慢的搗着。因道：我這人寫字寫得真糊塗了，有個人在身邊站着幫忙，我全不知道。多謝多謝！小梅道：謝什麼？我是和你幫忙，你是和包旅長幫忙，包旅長又是和誰幫忙呢？李守白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但是你總要算是幫我出一分力量的了。說着話時，身子向後靠了椅子背，眼光就射到她的臉上。她半側着臉，那光線斜拂了臉，正露出她那黑白分明眼睛外的長睫毛來。小梅忽然低頭一笑道：李先生，你爲什麼老看着我。李守白倒不料這位姑娘不怕人家看，反要問起人家爲什麼看，使紅了臉道：大姑娘，你真算爽快的，照說內地的姑娘，總是守舊的多。小梅笑道：對了，我們這裏幾縣的姑娘分爲兩派，有錢人家的姑娘，自小就裹腳，躲在家裏繡花不敢見人。沒有錢的人家姑娘，像小子一樣看待，不裹腳，也不怕人，在家裏燒柴煮飯，出外去挑水打柴，什麼事都能做。你說是那一派的好呢？李守白道：自然是後一派的好。小梅搖了一搖頭，微笑道：你這話有些不對。若說是小脚姑娘不好，爲什麼有錢的人家，都要

……這句話她忽然感到不能一口氣說完，又低了頭去研墨。李守白默然了一會，笑問道：姑娘，你願意過城裏的日子？還是願意過鄉下的日子呢？小梅道：我們也談過，我是願意在鄉下的。李守白笑着，說了一個噫字，小梅又道：那個不願看看花花世界？不過這裏頭有些分別的。有錢在街城裏就過好日子，沒有錢，要什麼沒有什麼，簡直是活受罪。李守白點了點頭道，你這話，我倒是相當承認。只要是不受罪，大姑娘也是不討厭住在城裏的了。小梅點了點頭。李守白道：要說街城裏好玩，只有上海和北京，將來有機會的話，你也願意到北京去玩玩嗎？小梅道：我沒有一點事，到北京上海去作什麼？李守白道：人事是說不定的，誰又能說誰住在一個地方不移動呢？小梅微笑道：你看，家父是個鄉下先生，不問外事，我這個鄉下姑娘，更是什麼不懂，怎麼有機會出門呢？而且還到北京那種大地方去呢？李守白又道：人事是說不定的。小梅拿了一錠墨，只管搗着，搗得那硯池裏墨水，發出了一條一條的花紋，手上有兩個指頭都染了一小截黑跡，便放下墨，低頭在字紙籠裏檢出一張字紙，左手拿着，只管向右手兩個指頭上去擦抹。李守白見她靠了壁子站定，便笑向旁邊一張圓凳子一指道：姑娘，你爲什麼不坐下？小梅笑着向後退一步，就坐了下去。她一坐下去，忽然想道：這不對了，一點事情沒有，向客人對面坐的坐着，這是什麼玩意兒？因之坐下去不到一分鐘，立刻又站了起來。李守白道：爲什

麼又站起來，你太客氣了！小梅道：我不是客氣，你在這裏做正經事，我不能幫你的忙，也罷了，反要從中打攪，這就不對。李守白道：寫這種佈告，又沒有時間性的，早寫幾張遲寫幾張，都沒有關係，我還是繼續前議，我們談一談北京罷。小梅將那沾了墨跡的手指，抬起來只管反覆的看，眼光並不望人，笑道：你不要談了，你越說北京的風景好，我越想去，但是我怎樣能去呢？李守白道：這又何難？和令尊商量商量，可以到北京念書去。小梅搖了一搖頭道：這叫夢想了！慢說我只粗認識幾個字，不配到那種大地方去讀書，就算是能夠去，我這家庭，李先生也看得出來，那裏出得了那些個錢？讓我到北京去，而且家父跟前，就只有我一個，我也不忍離開他。李守白點點頭道：大姑娘這話說得是，但是這種事，也不是沒有法子補救的，我在北京城裏和令尊找一個教書的地方，這件事不就完全解決了嗎？小梅道：呀！這樣好的事，我也不能作主。李守白兩手一抬，剛要伸個懶腰，兩手只抬着與肩相並，却又放了下來，笑道：現在這種時代，爲什麼自己不能作主呢？小梅不覺臉一紅道：我是說家父爲了討厭城市，所以到鄉下來住，現在又要他到最熱鬧的北京城裏去，恐怕他不願意。李守白用一百二十分的勇氣，說出那句話來，現在又忍回去了。笑道：是的，是的，我也是這意思。韓先生恐怕是不肯去的了。小梅側着臉望了他，抬起手來，慢慢理着她的鬢髮，笑道：他老人家是很喜歡我的，假使我願意。

到北京去，十成也就拿個八成主意，他不能不順從我的。李守白笑道：是的，韓先生是十分疼姑娘的，一面說着，一面拿起筆來，又低了頭寫布告。小梅站在一邊，見他那枝筆管頭只管在空中搖撼，寫的很快，分明是他自己說錯了話，收不了場，所以只是寫字，想用一句話去安慰人家，百忙中，又不知怎樣去安慰人家才好，若是不安慰人家，又怕他誤會了，以為是生了他的氣，因之很無聊的，又把硯池邊一錠大墨拿了起來，又在硯池裏搗墨，搗了一陣子。她忽然笑道：李先生口渴嗎？我去和你倒一杯茶來喝，怎麼樣？她說到那怎麼樣三個字，聲音低了一低，又把頭向前就着，快就到李守白面前來，李守白一抬眼皮，正對着她的臉，便笑道：大姑娘，你若有事，你就請便，老是在這裏照應我，我就不敢當！小梅笑道：我就不大問家裏事，我作的事，都是我自己愛作的，我若是不作事，家父也不指望我作。李守白只抄了四五行佈告文，這時，又停下筆了，笑道：大姑娘是個很痛快的人，但不知平常喜歡什麼？小梅不搗墨了，兩手環抱在胸前，對着李守白搖了一搖頭道：我說不出，李守白道：一個人心裏喜歡什麼，自己就會時常放在心裏的，怎麼會說不出呢？小梅道：我愛吃梨。李守白笑道：這是很小的事情了，而且也斷乎不能天天吃梨，這不能算是一種嗜好。小梅道：這就更不好說了，我不像父親天天出去釣魚，我又不曾賭錢，我也不會……呵，不會的多了。不必細說能。李守白道：雖然這不會，那也不

會，我知道大姑娘會一樣事情。小梅笑道：對了，我明白了，你說我會種菜，李守白連連搖着手道：這話越說越遠了。我知道……說着，一笑。小梅身子一閃，望了他道：你知道，知道什麼呢？李守白笑道：當我初到寶莊的那一天，在村子外頭，我就聽到有一種姑娘們唱的歌兒，非常好聽，詞兒也編得頂好，我想着你一定會唱，不但會唱，而且一定唱得很好，我這話對是不對？小梅先微微搖着頭，然後又微微點頭，李守白不看她的表示，倒也罷了，看了她的表示，更是不明白，她這種意思是說猜的對呢？還是說猜的不對呢？因笑道：唱是會唱的，不過沒有到那種時候，大姑娘是不肯唱的罷了。小梅笑道：像你們在北京城這種大地方住過的人，什麼好音樂沒有聽見過，倒要到永平鄉下，來聽這種小歌不成？李守白笑道：不是那樣說，各種歌，都有各種好處，要聽各人是怎樣的唱法？而且是一種什麼人唱？小梅微笑着，站立了許久，並不答應他的話。然後一轉身道，我去看看那邊硯池裏有墨沒有？我得給家父去搗墨。說畢，又是微微一笑走了。李守白不能再抄布告了，坐在椅子上，兩手環抱着，只是發呆，自己用許多話來試這姑娘的口風，這姑娘只是含糊答覆，你說她懂，她簡直不知人家問話的命意所在。你說他不懂，她又含羞答答，似乎要答覆又不便答覆似的，她固然是染了此鄉風俗，打破男女界限的女子，然而她一片天真爛漫，是看到兒女之情，並足不十分介意，並不是愚蠢不明白，老實人也容

易應付，聰明人也容易應付，惟有這種不介意的人，却是容易應付。如此想着，只管靜坐在椅子上發呆，不寫字，也不走開，心裏計畫等着她再來了，必定鼓着勇氣，再明白些問她兩句話。他如此計畫定了，但是小梅一去之後，却始終不會來，一直到了天氣昏黑，二禿却走進來道：屋子裏不看見了，李先生不必寫了，我們老先生請你出去談一談。李守白雖未曾寫字，漆黑的坐在屋子裏，也是煩悶不過，便走了出來，屋堂裏只有韓樂餘一人坐着，並不見這位姑娘，心裏這倒有點不安，準是自己說話說得粗魯，把她衝犯了，人家總是一個鄉下姑娘，怎樣可以把她當着城裏的交際之花看待？人家父女，以一片血誠相待，在這裏兵荒馬亂之中，人家求生救死不遑，自己倒有這種閒工夫，去談兒女愛情，已完全是自己不對了，如此想着，當時立刻把閒情逸致拋開，陪着韓樂餘只談些此地的鄉村形勢，好作爲軍事通信的材料。晚飯後李守白要了一盞燈，倒安心抄了幾張布告，作了一篇通信。到了次日，將抄的布告共數了一數，有二十多張，這也算對得住包旅長的付託了，就交給二禿雇了兩名鄉下的農夫，在附近鄉村鎮市上去張貼。過了一天，沒有得到前方什麼消息，村子裏却也沒有什麼變動，李守白一想，這幾天，正是千鈞一刻的時候，戰事消息，是全國人所注意的，自己要想法打聽前方一點消息才好，加之這裏的郵差，是隔一日經過一次，在郵差未來之前，必定要作好一篇詳細的

通信。才不負讀者之望。這種事，是無法和韓樂餘商量的，想到這裏，覺得獨自一個人在人家裏寄住，也是煩悶不過，就步出韓家，閒着在村子裏散步。這莊門外一帶野竹林子，繞着半塘池水，那碧綠的竹葉，將池水都帶映着成爲綠色，是李守白最愛休息的一個所在，這時步行到竹林子外，就在一片青草地上，靠了幾竿竹子坐下，眼望着池水倒映着青天，有一羣鳥影橫飛過去，一閃即滅，心想爲人有爲人的快樂，作鳥獸有作鳥獸的快樂，在這種雜亂年月，就不如作鳥的好，它們愛到那裏，就飛到那裏，並不受什麼拘束，就是愛上前線，也儘可以飛到前線去的。正如此想着出神，忽聽到身後有幾個山東口音的人，帶說帶罵的走了過來。有一個人高聲道：這大概就是安樂窩了，俺們不要亂走，先打聽打聽姓李的那小子，住在那合兒？打聽好了，我們給他一個猛不提防，突然跑了上去，將大門堵死，不怕他會飛上天去。李守白聽了這話，心裏吃了一驚，有人尋找姓李的，不要是尋找我的吧？於是隔了竹竿子，向草裏一伏，由竹子縫裏朝外望去，外面一共有七個人影子，都是穿灰色短衣的軍人。心想這個村子上，只有姓韓的一族，這幾個大兵，前來找姓李的，却有點不對，恐怕十之七八是要找我。如其果然是找我的，我若挺身而出，未必能用好手段對付我，但是不出去，又怕他找到韓樂餘家去，向韓樂餘要人，未免連累朋友，自己如此着想，倒覺得十分的爲難，站起身來將要走出去，立刻又



伏下身子去。這時，有一個人道：「一個村子裏，有百十戶人家，俺們到那合去找人，莫如叫一個人出來，問明白了，俺們一塊兒跟他去。」又有人道：「好俺就去。」李守白一想，既是他找人出來問話，不如就在竹林子裏等着，聽他們說些什麼。因之伏着不動，那幾個兵在竹子外邊，咕咕着說着閑話，聲音却是很低，有一個人說，俺看見他，先抽他三十鞭子，讓他認得俺，俺的大哥，若不是他送到師部裏，那裏會送命。李守白聽說，恍然大悟，這個人大概是常營長的兄弟，他要找着我，和他哥哥報仇了。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他何以知道我在安樂窩，無論如何，他是來意不善的，與他見面，有死無疑，自己如此想着，立刻心裏亂跳，呼吸也短促起來。過了一會子，聽到有陣脚步響，似乎是大兵由村子裏找一個人出來了，這時就有人問道：「俺問你，你這村子裏，有個外路人叫李守白的嗎？」他是幹報館的。李守白聽了，心裏更跳得厲害，果然不出所料，是仇人到了。有人答道：「我們村子裏，人家不少，誰家也有來往的人，這樣荒亂亂的日子，我們可沒有留意。」那人又問道：「你是不肯說，你怎樣會不知道，這個姓李的，是俺的好朋友，我特意跑了一二十里路來會他，見不着，可是倒霉。」村子裏人答道：「老總我實在不知道，你若是不放心，可以找一個人來問問。」那人道：「這話也是你村子裏人告訴俺的，要不我活見鬼幾十里路跑來跑去，幹啥？」那人道：「我委實不知道，什麼人告訴老總，說這裏有個姓李的，把那個人找來問一」

問，就明白了。那人道：「你這裏有人到劉格莊去貼告示，俺一看到告示，問是誰叫他來貼的，他就說是一個姓李的替包旅長寫的，住在這村子裏韓先生家，俺聽說明白了，就跑了來找他。那裏知道，這一村子人全姓韓呢。」村子裏人道：「你要找他，那也很容易，到了村子裏，一家一家找去，總會找得着。那人道：『要找就去，也不怕你村子裏人會把俺吃下去了，俺大家都去，走哇！』」只這一句，一陣腳步聲，一羣人都走進村子去了。李守白聽得一點聲息沒有了，然後爬着坐在草地上，心裏只管忐忑不安，靜想了許久，不知道進村子去的這一批軍人現時是作何情況？假使他們真尋到韓樂餘家去了，恐怕不能麻糊放過去，好漢作事好漢當，我豈能連累別人因我吃虧，無論他是和哥哥報仇也罷，和我爲難也罷，我總可以和他辯論幾句，一面想着，一面站起身來，便順腳走向竹林子外來。然而走到竹林子外來，自己一想，情形究是不妙，他說了是幾十里路遠，找了我來的，找到了我之後，決不能夠僅僅說我兩句就算罷了。輕則是飽打我一頓，重則把我殺了，我豈不是白白送死？如此想着，先站住，定了一定神，然後又向竹林子裏邊一縮，在竹林下又站了一二十分鐘，自己一挺胸脯，咬着牙，放闊大步，就向外面一奔。轉着身子便向莊門裏面走，他這是下了決心，去和仇人見面的了。不料剛剛一到莊門，有一個軍官，帶着幾名弟兄衝了出來，李守白站住，和他們一點頭道：「諸位不是要找新聞記者李守

白嗎？我就是當頭一個軍官嘴唇上面，略微有點短鬍子，行了個軍禮，笑道：我是包旅長部下一個參謀，叫鮑虎宸，我們旅長派兄弟來和李先生有點事情接洽。李守白一聽，這倒奇怪起來，剛才聽得清清楚楚，他們是劉格莊來的，是常營長的兄弟來報仇，怎麼會是包旅長手下的參謀呢。心裏如此想着，眼睛射到他胸面前懸的那塊黃布章號上，雖然有半截放在口袋裏，由口袋外面幾個字看來，正是第二旅的字樣。鮑虎宸見他如此注意，便笑道：李先生，你疑心我是說謊話嗎？李守白道：不是的，這裏頭有點原因。剛才兄弟在這竹林子裏面休息，有幾位山東口音的老總，在外面說話，他說要找我報仇。鮑虎宸向跟着他的幾個兵士望了，微微一笑，再向李守白道：你聽聽我們說話，不都是直隸省口音嗎？剛才說要報仇的，當然不是我們了。這幾個人，我倒是會着了。我先和李先生調解調解，有我和李先生保鏢，料着沒事。別什麼話不用說，先把他打發走了，免得令友受驚。李守白道：鮑參謀在那裏會着他們的？鮑虎宸笑道：李先生不必問，到了那裏，大家一會面，你自然明白。李守白正是怕韓樂餘受着連累，鮑虎宸說是可以調解調解，心中自是十分安慰，進了莊門，大家直奔韓樂餘家。在門外已經聽到裏面有一種笑罵的山東口音。及至走進去，堂屋裏有六個兵士，一個下級軍官，都架了腿坐着，那個軍官，將軍帽放在桌上，人也坐在桌上，身上掛了一柄皮套的盒子炮，皮帶束得緊緊的，脚

下穿了黃皮寬頭鞋，裹腿布由膝蓋向下，裹得很堅實，兩隻腳只管在桌子下面搖撼着，手上拿了一根細竹鞭子，在空中亂舞，刷刷作響。他一張黑臉，兩條吊眉，一雙麻黃眼睛，配上腮上幾道橫肉，真是兇惡怕人。李守白見他之後，腦筋裏一個印象，突然恢復起來了，這不就是那天在永平城裏屍場上所遇到的一個人嗎？那人對我會冷笑着，說是後會有期，原來他是誠心報仇的，今天果然遇着了。他正如此想着，那人由桌子上跳了下來，將鞭子向李守白一揚，笑道：你是好漢，居然來了。李守白道：這位老總，爲什麼這種樣子對待人？那人道：俺叫常德標，常營長是俺大哥，俺和你在永平見過一面，你不用裝糊塗。李守白哦了一聲，正待向下說，鮑虎宸便走上前向常德標搖搖手道：常連長，有話我們慢慢的說，先別生氣。你說你要找李先生講理，你只管講，他是我們旅長的朋友，你和我自己弟兄，我一碗水向平處端，可以和你們評評這理。你先說，李先生，你坐下，他說着話，拖了一條板凳向自己幾個弟兄身邊一放，和李守白一同坐下。常德標和他幾個兵士，因對着參謀不便坐下，鮑虎宸對常德標笑道：咱們這會子是朋友，你也請坐。常德標側着眼睛，望了李守白一眼，抬着肩膀，冷笑了一聲，用腳上的皮鞋，勾着一隻小方凳子，於是坐下了。鮑虎宸道：我們軍人，時間是很要緊的，有什麼話，請你就說，說完了，各辦各的公事。說畢，他也用一個指頭，去撫摸上嘴唇的短鬍子，正着臉色，也有一種

不可侵犯的神氣。常德標將手上的竹鞭放在桌上，一點頭道：鮑參謀，俺雖然是個粗人，也不是一點不講理。俺大哥爲了沒跟日本人交手，退到永平去，就算不對，也是俺們軍隊裏的事，和他幹報館的人，什麼相干？要他把俺大哥帶去見師長做什麼？他只圖在師長面前立功，就不管俺大哥送了命。鮑虎宸點頭道：你雖然沒有把話說明，我已經明白一個大概，李先生沒有做這件事便罷，若是做了這件事，他一定能說出一個原由來的。李守白道：這話果然，我也是出於不得已。至於常營長退兵的事，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因把當日孟家老店的事情道了一遍。鮑虎宸向常德標道：常連長，你聽見沒有一個作營長的人，做出這種事來，當弟兄的，應該怎麼樣？李先生也不過和你大哥到師長那裏去講理，他那知道他就犯了罪。常德標道：無論怎樣子說，那飯店裏姑娘，也不和他沾親帶故，又要他出頭管閒事作什麼？鮑虎宸突然站起來道：你這不是軍人應該說的話，那天沒有我在那飯店裏，若有我在那裏，我一樣的要干涉。這件事，李先生沒有做錯，你幾十里路跑了來，打算對他怎麼樣？鮑虎宸越說越急，兩眼向常德標瞪着。李守白也是在一邊望着，站將起來。鮑虎宸見凳子空着，便用脚一踢，把凳子踢到一邊去。常德標看到，倒吃了一驚，不能獨坐着，也站了起來，笑道：鮑參謀，你不是作公道人來評理的吗？這樣子，俺還說什麼？今天總算這姓李的有造化，遇到了你，俺算讓他了。說畢，在桌上拿

起帽子戴了，又將鞭子拿在左手，然後舉着右手，向鮑參謀行了一個禮，對他帶來的兵道：我們一塊兒走罷。那幾個兵士見事主都不作聲，他們還有什麼可說的，自然也跟着走。常德標走到天井裏，回轉頭來，將鞭子向一叢梔子花樹葉上，連掃了兩下，冷笑一聲道：活該！好的！又算俺敗了。他說到好的兩個字，可就向李守白瞪了一眼，那七個人，脚步錯落，就一擁而去，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韓樂餘坐在一邊發呆，覺得沒有發言的餘地，這時，見尋事的人已走了，才向李守白拱拱手道：老弟台，剛纔真把我嚇着了，這一班人，走了進來，不問三七二十一，開口就問姓李的在那裏，好在這位鮑參謀先來了，他一看到有穿軍衣的在這裏，才沒有動野蠻。鮑參謀出去尋你，把他們留在這裏，他們說的話是真厲害，說是一看到你就開槍，我又不肯離開他們一步，只好暗下叫二禿出去找你，阻住你，不讓你回來，不知這東西跑到那裏去了。李守白皺了眉道：我正因爲他們跑來這村子裏尋仇，怕連累了老先生，看他們那情形，決不能就此與我干休，可惜我忙中有錯，不會和他說明一句，我們不過是朋友交情，以後不要找上韓家。鮑虎宸笑道：這事說過去，也就過去了。李先生以後可以跟着我們的軍隊走，料他不奈你何，他再胡鬧，我們去個公事，就要了他的。李守白搖搖手道：冤仇宜解不宜結，讓了他罷。老先生爲我受驚，我過意不去，但不知大姑娘嚇着了沒有。這一句話把韓樂餘提醒，他道：咳，

這也奇怪！怎麼大半天功夫，我沒有看見她哩？說着，轉身向內房走，就去看小梅在做什麼，一面走着，一面口裏喊着她的名字，不料由內室找到廚房，由廚房找到柴房，始終不見這姑娘，一點影子，韓樂餘心想，這位姑娘，向來是個實心眼兒，看到這些大兵跑進家，不是要尋了短見了。自己在堂屋裏坐着，又有那些個大兵，她決計不是由大門口出去的，若是由後面爬了牆出去，這就難說了。於是大喊着，只管叫着小梅，李守白在堂屋裏聽到他那樣大喊，心中自己也吃了一驚，連忙跟着跑了進來。韓樂餘連廁所裏也找了，一直叫到菜園子裏來，李守白追了來道，大姑娘不在家嗎？那裏去了？韓樂餘用手指菜地裏道：你看這是她踏的脚印，一定是翻牆出去了，牆外面說是一口塘，糟了！我這個丫頭……李守白一看，果然菜地裏有一路尖鞋脚印，直向牆邊而去。看看韓樂餘哭喪着臉，眼睛裏包含着兩汪眼淚，幾乎是要哭出來。小梅或者是嚇着投了水，或者是遭了常德標那班人的毒手，都未可定。這真是伯仁由我而死了。韓樂餘兩隻巴掌捧了嘴唇，做個放聲器的樣子，昂了頭四處大叫小梅。李守白看着不過意，也幫着叫了幾句，那裏有點影子呢。她究竟是怎樣的失蹤了，容在下回分解。

## 第九回 玉臉印啼痕綺懷莫掩 梟心窺豔影險計頻生

說話韓樂餘和李守白在菜園子裏尋找一番，不見小梅所在，大聲疾呼，依然不曾聽到她答應一聲，這就疑心她失蹤了。便跳脚道：「這個孩子，有三分優勁，也許她做出什麼不好的事來。」李守白見他兩道眉峯緊鎖在一處，也不免替他着急，轉着身子，也是四處張望。忽然看到那後方土牆上，披着的稻草把子，垂下一大截來，便指着道：「老先生，你看那牆上的稻草，都拖下來了，若是翻牆出去的，一定是由那個地方去的，請你看！這是李守白一分小心之處，不知道牆外是什麼所在，胡亂看不得。」韓樂餘是這裏主人，牆上是不是可以探望，他自然是明白了。韓樂餘一看，果然牆上的草，是紛垂下來的，走近來，一看土牆上，還有兩個小窟窿，正好把腳插到裏邊去，於是手抓了牆頭稻草腳，向牆眼裏一登，便發身上了牆，及至爬到牆頭上向外一看，心中倒不由得叫聲新鮮，原來韓姑娘並不會尋什麼短見，在水塘邊一塊洗衣石上坐着，兩手扶在一棵柳樹兜上，枕着她的頭，水面上兩個紅色蜻蜓，在她鬢邊飛來飛去，她似乎睡着了。要睡覺，家中那個地方也可以隨便躺下，何必要費這樣大的事，由菜園子跑出來翻了牆頭，坐到這個地方來睡，心裏奇怪着，先就呀了一聲，然後叫着道：「小梅，你這



是怎麼了？小梅聽到是父親的聲音，便抬起頭來，韓樂餘看時，她眼圈兒紅紅的，似乎剛才經過了一場大哭，又嘆了一聲。小梅跑到牆邊，將手上拿的一條藍布手巾，只管向她父親揮着，鼓了嘴道：沒有看到你，經不得一點事，由屋子裏叫我到菜園子裏來。韓樂餘道：我找不着你，怎樣不要叫，你事先答應我一聲，不就完了嗎？小梅低聲道：你不看看我這一雙眼睛，紅到這個樣子，讓人看見，豈不是笑話？我答應了，怕你和李先生追了來，所以我躲開着你。韓樂餘道：你哭了嗎？小梅低聲道：剛才那些兵，做出那些樣子來，真嚇死人，我怎樣不哭呢？你快回去罷，一下子，我就會回去的，你若是在這牆上，李先生也來了，我不好意思見他，我又要躲開了。韓樂餘聽他如此說，也就略微了解她一點意思，便笑着跳下牆去，李守白迎上前道：老先生剛才好像是和大姑娘說話，她在那裏？韓樂餘笑道：這孩子究竟是不大懂事，她看到家裏來了許多兵，有些害怕，就躲到這裏來了。不要理她，她就會回來的，二人說着話，依然走回堂屋，這才想起，堂屋裏還丟下一大班客在這裏，真有些對不住人了。韓樂餘首先向鮑虎宸拱了一拱手，笑道：這實在該打，圖着找人，忘記了招待各位了。鮑虎宸道：不要緊，無論什麼事，有緩有急，找人當然比招待客要緊，現在大概是找着了。李守白點着頭代答道：找着了。鮑虎宸道：現在沒有什麼事了嗎？我有幾句話要和李先生商量商量了。李守白呵喲了一聲道：你看，我這個

樣子忙把事情都耽誤了，於是靠了鮑虎宸坐下問道：這位韓老先生和兄弟知交，可以在一處聽着嗎？韓樂餘拱手道：我又何必聽，一拱手就走了。鮑虎宸笑道：包旅長派兄弟前來，是要在這安樂窩，設一個後方運輸機關，先在這裏看看形勢，有沒有妨礙。今天我向這裏來的時候，一路之上，聽到好幾個偵探的報告，強執忠的軍隊要開到這裏來接防。說起來，對外我們都是同胞，但是在前兩天，我們還是敵人呢，當然他們的軍隊要是開到了這裏，我們也決不能有什麼後防的布置了，這是我的公事，與李先生無關。此外就是我們接到無線電，就是省城和京裏的新聞界，組織了一個戰地探訪隊，有一批新聞記者，快要到這裏來。敵旅長說，這個時候，一分鐘，一秒鐘，都是不能放鬆的，恐怕沒有多少功夫招待，吩咐兄弟和李先生接洽，一切可以會同辦理。李守白突然站了起來，兩手一拍道：這就妙極了，我一個人，在戰場上過了這種孤單的日子，寂寞非凡，而且一個人探訪消息，也很是感覺忙不過來。而今有了大批同志來合作，那就妙極了。鮑虎宸笑道：李先生連說兩個妙極了，想必心裏真以為妙極了。不過這裏面有點困難，說着將聲音低了一低道：若是這地方落到定國軍手裏去了，我們招待一方面，就很有困難，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法子，趕緊打電報去，請新聞記者團，繞道過來，不要經過定國軍的防地。李守白躊躇着道：這可有點難，我們吃筆墨飯的人和軍人不同，不辭辛苦到戰

場上來，已經是絕大的犧牲，現時更要他們丟了大路不走，在甲乙兩種軍隊面前繞道走，若是走錯了，更容易人疑惑態度不光明，未免帶點危險性。鮑虎宸想了一想道：李先生這話也說得是，除了這個辦法，要怎樣招待，我也不敢作主，這只有回到前方去，向包旅長請示。李守白道：鮑參謀今天就去嗎？我跟着去，行不行？鮑虎宸望了他的臉色，搖一搖頭道：前方太危險了，而且時時有斷絕交通的可能。李先生得了消息也沒有法子發信。李守白道：我要去，這有兩種用意，第一種是我那個仇人，不會就這樣三言兩語的放過了我，他不放過我，也不要緊，但我寄住在韓先生家裏，恐怕他要受連累，我走了就沒事了。第二種，是國際戰爭，大戰也好，小衝突也好，那比內戰有意味，我要親眼看上一次，將來回去了，對人說起，也不枉到這戰場上來一場，至於危險不危險，我早就在所不問。老實說，我初到戰場上來的時候，真是怕死，只是面子上裝着硬漢，不肯說出來，現在膽子大多了，以為到了前線，就沒有安全地點，死不死，便祇是碰運氣。譬如說，在這裏是安全的了，突然由天空丟了幾個炸彈來，一樣的有危險，到前方去，我不會放鎗，當然是藏在戰壕裏，也很安全的。鮑虎宸伸着手，和他握住，連連搖撼了幾下，笑道：李先生真有這個膽量，佩服佩服！在這裏，兄弟沒有多大的耽擱，請李先生去收拾行李，我們就走。李守白於是把韓樂餘請了出來，告訴他馬上要到鐵弓堡去。韓樂餘吃了一驚道：什

麼？先生要到前線去，火綫上不是好玩的。李守白笑道：說到火綫，我也無意中遇到過兩回，只要自己躲藏得好，也沒有什麼要緊，若是無事，三兩天之內，我再回來，韓樂餘看他的態度，很是從容，連人家要上前線的人，都很坦然，自己是個旁觀者，又何必說什麼，便笑道：李先生去看看熱鬧也好，回來說給我們聽，我們也就當是到了火綫上一樣了。說着，走出天井來，抬頭向天上看了一看太陽。因笑道：天氣還早，這裏到鐵弓堡，四十里路不大，請李先生鮑參謀，還有各位老總，都在這裏吃了飯再走，李守白還不會答言，鮑虎宸便道：既是要請我們吃飯，我們也不客氣，可是請你快一點預備，韓樂餘答應着，一直就向菜園子裏走，見小梅手扶了一棵小柳樹，低着頭，正在那裏出神，便道：不要發僵氣了，李先生馬上要到鐵弓堡去，快去作點吃的，好讓人家趕路，小梅一隻手還揉着眼睛道：什麼？到鐵弓堡去，這時候能去嗎？你怎麼不攔一攔？韓樂餘道：人家有公事要去，我怎麼敢攔人家。小梅撇了嘴道：剛才我嚇了一個夠，現在還是心驚肉跳的，我不管。韓樂餘道：你有時很明白，有時又很糊塗，到了這種國破家亡的日子，人家有到前方去替國家效力的，就是素不認識的，我們也要助他一臂之力，何況李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要走了，我們作點吃的讓他上路，還不是應當的嗎？我也知道到前方去是很危險，可是人家自己都有這種膽氣，我們倒在一旁說害怕，打斷人家的興頭，這未免太無聊了。

小梅兩手撲了一撲身上的灰道：當真我沒有那股子血性嗎？好！我馬上就去作飯。說畢，很快的走到廚房裏去。韓樂餘叫了二禿來洗菜燒火，小梅在廚房裏忙着手勺亂響，一小時之間，就把飯菜作好，在她作飯時候，不時的走出廚房，隔了後面天井的花格門，只管向前面堂屋裏看去。見李守白只管和鮑虎宸說話，並不向着後面看來，心中很是找急，可又說不出爲什麼事急，一直等飯菜都預備好了，然後再忍耐不住了，就在廚房門口，向前面堂屋喊道：爹，飯好了。只這一聲，李守白向後面一回頭，和小梅打了個照面，小梅連忙和他一點頭道：李先生……這李先生三個字喊得很重，似乎有一句話很重要的話，要告訴他似的，然而她僅僅是叫了一句李先生，就突然頓住，以下有什麼話，並不曾說出來。李守白乍聽李先生三個字，叫得那樣響亮，當然認爲她有什麼要緊的話要說，很清脆的答應了一聲，站立起來，臉向着她，靜等她的回話，然而她的面孔呆住着，倒好像是要等別人說什麼似的。李守白急忙中想不出什麼話來，望着小梅道：大姑娘，又要你受累，在這樣說話的時候，已經看到她兩個眼圈兒是通通紅的，不免在臉上表示出一種驚異的神氣，小梅一陣忙着作飯，把自己眼圈兒發紅的事，已經忘了，現在見李守白向她臉上注意，她有點省悟，便回轉道：二禿也不好好的燒火，燒了滿廚房的烟氣，把我的眼睛，薰得真是難受。二禿由竈門口跳出來道：姑娘，你這是冤枉我的

了，今天燒的都是乾柴，一點烟也沒有。小梅走過來道：「不要多話了，到堂屋裏去收拾桌椅罷。」二禿見大姑娘臉上，果然有不樂的神氣，也就不敢多說什麼了，低了頭伺候着堂屋裏人吃飯。小梅因有許多軍人，不便出去，舀了一盆熱水，進房去自洗了一把臉，又擲了擲身上的灰，便走到書房裏去。李守白很簡單的兩件行李，都放在書房裏的，這時早綑束好了，放在木床上，小梅將行李扶扶，用繩子緊緊，在屋子裏很無聊的，對了行李坐下。過了一會，聽到房外有脚步響，小梅連忙就向外走，來的正是李守白。一個進門，一個出門。彼此撞個對着，李守白向後一退，他先笑了，便拱手道：「又在府上打攪了兩天，真是對不住。」小梅道：「聽說李先生要到鐵弓堡去，我真佩服李先生有胆子。」李守白道：「那也不算什麼胆子大，不過去看看情形，過兩三天，我還是要回來的。」小梅道：「兩三天之內，準能回來嗎？」李守白還不會答覆，二禿已走了進來，提着兩件行李向外走。李守白一點頭，跟了行李走出去，小梅情不自禁的送了兩步，但是一看到堂屋裏有那些個趕武夫，也就不敢再向前，站在後面天井中間，抬着頭只管看天上的天色，耳朵聽那前面堂屋裏人說話，有人道：「這一兩天之內，前方總要打一仗的，今天去，正可以趕上熱鬧。」李守白打了一個哈哈，然後道：「這種熱鬧，看一回是一回。」韓樂餘也道：「我們還等着李先生回來，把熱鬧告訴我們呢。」大家說着，一陣脚步雜亂的聲音，一同向外面走。小梅見人都

走出了，也就跟着走向堂屋裏來。只聽到韓樂餘由外面大聲連說着進來道：她出後面菜園子裏去了，不必客氣，她怕軍人，不會出來……韓樂餘一路說着進來，及至抬頭一看，小梅端端正正的站在堂屋中間，他自己雖知道自己謙遜得有些虛偽了，然而已是無法更正，只好由她。李守白遙遙的就向小梅連連點了兩個頭。小梅笑道：李先生，對不住，堂屋裏人多，我怕兵，沒有敢出來和你送行。李守白道：這就不敢當，我們過兩天就回安樂窩的，在這裏多有打攪了。小梅聽說，正待追問李守白一句，是否兩三天準回來，外面却退回一個兵來，叫道：李先生，我們走罷，時候已經不早了，若不走，趕不上路程了，李守白只好向韓氏父女一點頭，轉身便向外面走了，韓樂餘跟着後面，還送出去，小梅站在堂屋裏，移了幾步，只走到天井裏，又停住了不走，過了一會，韓樂餘由外面進來，小梅問道：走了嗎？韓樂餘道：走了，小梅情不自禁的，忽然歎了一口氣。韓樂餘道：你歎個什麼氣？小梅本來不要歎氣的，無緣無故忽然歎了這一口氣，自己也說不出所以來，便笑道：我這是替古人擔憂，我想一個國家，好好的打起仗來，各處弄得亂七八糟，破了多少人的家，送了多少人的命，究竟又有幾多人佔着便宜呢？大家真是想不開。韓樂餘笑道：大家都想不開，就是你一人想得開，你既是想得開，爲什麼你倒歎這樣一口長氣。小梅道：我也懶得說這些了，忙了大半天，身子有些疲倦，我要去睡覺了，說畢，打了一個

呵欠，轉身回房而去。韓樂餘在這幾日，也就看出了姑娘一點意思，自己雖然鄉隱有年，然而自信是個嶄新的人物，對於兒女婚姻，絕對取放任主義，只是這位姑娘，除了自己教給她一點文字常識而外，對於時代思潮，可說是絕對隔膜，她之所以大方，一來是這鄉下風俗促成的，一來她也天性直爽，不知道什麼叫情意，更也不會在這鄉下看中什麼男子，而今忽然有個李守白到這裏來，當然是雞中之鶴，慢說小梅還和他常在一處週旋，就是別個村姑看到，又怎能說她不動心？好在李守白是個端士，縱然不免涉於情愛，却也沒有曖昧的態度，這也就不必干涉了。這時看到小梅這種態度，對李守白到前線去，似乎有些戀戀不捨，本待對女兒寬慰幾句，然而她自己對於愛情的祕幕，還不會掀開，作父親的，那有反先爲說出之理，待是不問，恰是一個最小偏憐之女，讓她鬱鬱不樂，又怪不安的，爲了這個事情，連他自己也悶悶不樂起來了。只有自李守白去後，時時打聽前方的消息，看那裏是否有戰事，所幸一連兩天，前方並無動靜，後方也沒有新的軍隊開來，全村子裏的人心，比較安靜一點。小梅心中，却想起那句話，兩三天之後，李守白就回來的，現在已經有兩三天了，由上午等到下午，由下午等到黃昏，還不見人來，這樣子，恐怕要延期一天了。又過了一天，小梅依然照昨天的辦法，靜靜等候，不知是何原故，只是坐立不安，於是就把收拾起了兩個多月的紡線車子，搬到堂屋裏，在



陰涼所在，迎着風紡線。韓樂餘道：「瞎，你這簡直是胡鬧，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過一天是一天，你還有這樣閒功夫來紡線，紡得了線，還是能織一寸布，還是能賣一個大錢呢？」小梅笑道：「我覺得很無聊，紡線來解悶，我原不想織布，也原不想賣錢。」韓樂餘道：「既然如此，你就在屋子裏寫兩張字，也是好的。」小梅笑道：「寫字也是和織布一樣的不能賣錢啦，你到村子外面去散散步罷。」韓樂餘道：「我心裏並不悶，不想出去。」小梅道：「何必在家裏，出去散散步罷。」韓樂餘道：「你一定要我出去散步作什麼，我不出去。」小梅道：「你只管去罷，也許那位李先生快回來了。」韓樂餘道：「他到這村子來是熟路，難道還不認得我們家來嗎？」小梅道：「你不去就罷，我不過這樣白說一聲。」韓樂餘一看小姑娘，鼓了兩片小腮幫子，若是不走，真會惹她生氣，因此可就含着笑容，慢慢地走出去了。小梅一人在堂屋裏紡線，倒是越紡越有味，紡了許久，忽然聽到門外有一陣皮鞋聲，由遠而近，心裏想着，村子裏絕對沒有穿皮鞋的人，這一定是李守白來了，且不要理會，看他談些什麼，於是一人只管低了頭紡線，那皮鞋聲走到天井裏，忽然有個人高聲喊道：「韓老先生在家嗎？」小梅回頭一看，來的並不是李守白，一個穿軍裝手拿竹鞭子的，闖了進來，出於不意，倒嚇了一跳。連忙站起來答道：「他不在家，你要找他，出村子去找他罷。」一面說着，一面將身子向後進退了去。那人張開尖嘴一笑，露出一口黃板牙齒，便道：「你不要害怕，小姑娘我叫

常德標，前兩天到府上來過一回的，韓老先生是你什麼人？小梅道：他是我爹，出去了。二禿，有客來了，你出來。一面向後裝着叫人之樣，就逃走了，到了後面，一直走回自己屋子，將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一顆心，猶突突跳個不了，心裏可就想着，這個人一臉的橫肉，麻眼睛珠子，真是怕人，他若不講起理來，那真沒有他的法子，端了一把椅子反撐了門，自己坐在椅子上呆呆的沉思。忽然轉了一個念頭，這人真有些傻了，他果然胆大妄爲起來，這一扇房門，又那裏抵抗得住？他不是一樣的可以搥門打壁的衝了進來嗎？倒不如開了房門走出去，真是他來逼迫，還可以逃走，在這樣一轉念之間，於是搬開了椅子，打開了房門，走出房門來。一聽前面堂屋裏，却有父親說話，這倒是一喜。父親回來了，文來武來，都可以抵抗他一陣，料他也不敢再追進來，於是走到天井裏來，向前面貼近一點，聽他說些什麼。這時韓樂餘果然是回來了，當他回來的時候，常德標見小梅避向後面去了，正跟着過堂屋，不住的向後面窺探，韓樂餘見一個穿軍衣的在家裏，在門口先叫了一聲找誰，然後跑進屋來，常德標一回頭，就向岱笑道：老先生回來了，我特意來拜訪。韓樂餘心想，果然李守白的話不錯，他要來尋仇，不料他果然來了，便笑着拱手道：請坐請坐！接着就把李守白已到鐵弓堡去的事，詳細告訴了他。常德標冷笑道：這小子走了，哼！韓樂餘道：兄弟得了那鮑參謀的信，說是今日下午要來，可沒捉到

李先生，兄弟特意到村子外去歡迎他，不料倒沒有接着，大概這也就快來了。常德標道：「哦！飽參謀又要來，說着話不向後走，掉轉身來，就在側面一張桌子上坐着，他手裏拿着的竹鞭子，只管劃着地，表示他毫不介意，毫不客氣的樣子來。韓樂餘在一旁坐着相陪，就問吃過了飯沒有？常德標笑道：「飯是吃過了。韓樂餘道：常連長很遠的路走來，一定是口渴了，泡壺好茶來喝罷。常德標笑道：老先生，不要說你鄉下先生老實，你小心眼兒裏，很有打算的。一進門就款待個情到禮週，讓俺說不出一個二來。你說是不是當兵的人，有吃硬的，有吃軟的，可俺是山東老常，不吃軟也不吃硬，俺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若不要俺幹，除非砍下俺的腦袋瓜。說畢將鞭子向桌上一拋，兩手一拍大腿。韓樂餘一看這情形，知道他今天的來意，更是不善，但是李守白和他有仇，不見得李守白的朋友，都和他有仇，且放大了胆子陪着他說話，因笑着摸鬍子道：常連長說話，倒是很爽快，其實不吃硬不吃軟的人，正是也吃硬也吃軟。說起來，這種人似乎不好對付，但是只要和你說實話，辦實事，也很容易交朋友的。常德標兩手又一拍，露着牙笑道：對了！對了！口裏說着，眼睛可就隔了花格子門向裏看了去，不先不後，恰好在這個時候，小梅由屋子裏走了出來，她正留着心，要聽聽常德標和父親在說些什麼，兩隻眼睛，自然就不住的向前面看着。常德標在花格子門外向那邊看去，小梅離得遠，却是一點也不知道。常德

標看看她雪白的臉，漆黑的頭髮，尤其是那雙剪水似的眼睛，十分靈活，她上身穿了一件淡藍竹布褂子，在外面罩着一條黑圍襟，腰束了一根花帶子，越發顯着腰身苗條，也不知道他是何原由，只管朝着外面笑，那兩個小酒渦兒，一漩又一漩，心想，這個鄉下姑娘，長得真是好看，怪不得姓李的這個小子，到這村子裏來，東也不住，西也不住，單是在這家駐腳。那小子穿着西裝，年紀又輕，嘴又會哄人，這姑娘那有不上他的鈎之理？憑俺和他這一點仇恨，俺也不能讓他討了這位姑娘的便宜去，如此一想，立刻向韓樂餘問道：「剛才在堂屋裏紡線的那一位大姑娘，是你什麼人？」韓樂餘道：「那是我的女孩子。」常德標笑道：「嘿！好一個姑娘，鄉下真少見呀。」韓先生跟前有幾個呢？韓樂餘道：「就是這一個女孩子，半百的年紀，就剩了她解個悶兒，我是很看得起她的。」常德標道：「只有一個姑娘，那自然是應當疼愛她的，將來給姑爺，一定是給家門口的人，不給外路人的了。」韓樂餘覺得這話，絕對不是這毫無交情的人所應說的，心裏十分不高興，便淡淡一笑道：「這種年月，兒女婚嫁的事，那裏談得到。」常德標笑道：「你這話不對，越是天下不太平，家裏有姑娘的人，越是要早早送出門去，這也就省得娘老子還擔着一分心事，這樣看起來，你這位姑娘是沒有給人的了。」韓樂餘不免將眉毛皺了一皺，回頭一看他那紫色的橫肉，又不願將話得罪了他，便又笑道：「現在那有心歡這些事情呢？常連長今天是順路。」

到這裏來呢，還是有什麼公幹，特意到這裏來的。常德標笑道：在軍營裏的人，那裏能夠亂跑，俺自然是有公事出門，順便來看看你的。你這個人很開通，我願意和你交朋友。韓樂餘道：我一個鄉下老頭子，可有些高攀了。常德標昂着頭四處看看，站立起來將鞭拿在手上，在空中刷了幾下，刷得呼呼作響。韓樂餘道：連長就要走嗎？我說泡茶請你喝的，茶還沒有泡呢。常德標道：茶不必喝了，我在你家裏坐久了，你會疑心我又是來尋李守白爲難的，其實俺已在村子裏先打聽了一遍，知道他跑了，他既是怕了，俺也不和他爲難了，說着話，移步慢慢的向外走。韓樂餘口裏還說，其實喝一杯茶，也不耽誤多大功夫，但是他兩隻腳，也是跟人家一樣，一步一步的，接着向外送，送到了大門口，常德標忽然縮住了腳，把右手的鞭子，遞給了左手，左手和他握了一握道：我們是好朋友，我有話，就不能瞞着你，不是明天，就是今晚，我們的軍隊，就要到你的村子裏來的。我們那個團長兇得厲害，他和人家要什麼，就得給什麼，你不能不提防一點兒。俺認你是個朋友，所以俺先告訴你，俺自然也是會來的，這個團長，和俺沾一點親，有事俺可以關照你一點。說畢，又將手拍了一拍韓樂餘的肩膀，韓樂餘只看他臉上這一副神情，就拱着手笑道：那真是感激不盡。常德標道：你不要看俺這臉上顏色帶兇相，那個抗鎗桿的人，會像白面書生一樣，俺作事都是用性命去拚，什麼也不怕，交朋友也是這個樣子。韓樂餘

連笑着說是，常德標一伸鞭子，將韓樂餘攔住，正着臉色道：你不要送村子外邊，我還有一班弟兄在那裏，暫時你不要跟他們見面。韓樂餘又拱手又點頭道：既是連長這樣說，我就不必客氣了，於是站住了不動。常德標將鞭子刷着路上，一步一揮鞭子，順着脚步，走到了村子外，手舉着鞭子，挺了腰幹子，哈哈大笑起來。在他這一笑聲中，早有四個兵士，由竹林子邊迎了上去。常德標道：姓李的那小子不在這裏，算白來了，可是也不算白來。有一個兵道：算白來，又不算白來，這話怎樣說呢？常德標笑道：這韓老頭子家裏，有一個小妮，長得不用提多麼俊了。俺不討媳婦就算了，要討媳婦，就得討長得這樣俊的。那兵道：乾脆！連長就討這個小妮兒得了，常德標將眼睛笑成了一條縫，接着又搖搖頭道：不成，這村子裏老百姓多，我們這幾個人要攪來，老百姓準會把俺活埋了，等到我們團部移過來了，俺得和這老頭子親熱親熱，在這村子裏駐紮，那就好辦了，天天在他們家鬼混，有了機會，俺就動手。他說畢，哈哈大笑。那幾個弟兄，也就跟着他笑了。又一個兵道：那個姓李的小子，就放過他去嗎？常德標道：沒有那便宜的事，韓老頭子說，他上鐵弓堡去了。那個地方他怎麼待得住，俺今天一個壞字也沒提，你想上次來的時候，讓他找着了救星，把他救走了，這就爲了俺太不把他放在心上，所以沒鬧出亂子來，就讓他溜了。又讓他躲了開去，俺現只裝沒事，等那小子來了，暗下把他做了，打仗的年頭，死

了一個客邊人，那也稀鬆。俺多少有點小心眼兒，不像你們傻幹啦。一個兵道：那小子躲開這裏了，就是怕連長，他還能來嗎？常德標道：沒有這個小姪兒，他不會來，有了這個小姪兒，就有一種香氣，把他薰了回來，一個人不吃飯可以，沒有女人的香氣，就不能過日子，有這小姪兒在這裏呢，你怕他不來嗎？哈哈！我像那打豺狗的一樣，把這小姪當肥鴨子來做媒子，他要來吃肥鴨，就得鑽進俺的鐵網，送了他那條狗命。哈哈！我這叫一計害三賢。一個兵道：一計害三賢，這還只有兩賢啦。還有一賢是誰。常德標笑道：咱們抗鎗桿兒的，咬什麼文嚼什麼字，兩賢也得，三賢也得，說鼓兒詞就算這麼回事，俺原想團部沒移過來，先把那小子揍了，省得將來團長怪下來，現在打算暗幹他，那就不在乎了，走罷，明天再來，說畢，手揮了鞭子，一路歪斜着走路，把幾位弟兄帶着走了。他這一走不要緊，把莊門子裏一個人，嚇得面如死灰，站着靠了門呆住了。原來常德標走出韓樂餘家之後，韓樂餘十分的不放心，由小路繞過來，站在莊門裏探望，本來這離亂時節，鄉下人無心工作，田地裏並沒有人，常德標走出莊門來，以為是在無人之所，一高興之下，把心中的計畫，都用平常說話的音調說了出來，韓樂餘在那半掩的莊門裏，聽個清清楚楚。心想，這個野獸，他還要一計害三賢，若是不防備他，真會做了出來。據他說，明天團部就要移來，假使團部真移到這裏來了，那個時候，這匹野獸，獸性大發，如何是好。他靠

了門站住，不知道向外走，也不知道走回家去，只是發了呆，望了村子裏出神，想了許久，他忽然將腳一頓，跑回家去，一進門便連喊幾聲小梅，小梅也不知道父親有什麼急事發生，搶着跑了出來。韓樂餘道：收拾收拾東西罷，我們今天晚上進山去了。小梅道：那爲什麼前兩天過兵的時候，不用得躲，現在倒躲起來了，我是不怕死的，誰來害我，我就用命拚了他。你老人家不記得和李先生說過，要去當兵嗎？我們要跑了，就是那個李先生也要笑我們沒有用。韓樂餘道：我這大年紀了，你不怕死，我還怕死不成？不過死也要死值得，假使讓人白糟蹋一陣子，死又死不了，那豈不是冤枉？說着，就把剛才聽得常德標說的話，挑那方便說的，一齊告訴了小梅。因問道：你覺得是躲的好呢？還是不躲的好呢？現在不是說硬話的時候，無論什麼事，我們要有個商量。小梅道：若是照你這個樣子說法，那倒是躲開的好，只是我們這些東西呢？韓樂餘道：逃命要緊，那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小梅道：我看還是走不得。韓樂餘道：東西丟了，有錢可以製得出來，性命丟了，那就沒法子挽回了。小梅道：我並不是捨不得東西，你想，李先生在鐵弓堡，怎麼知道我們搬走了，倘若他糊裏糊塗撞了來，豈不是自投羅網？我們在這裏，還可以想法子在半路上給他一個信，叫他不要來，我們走了，他就上了人家的暗算，自己也是一點不知道呢。我們不知道這事情，倒也罷了，我們既是知道了，自己都逃命去，讓人家來送死，這話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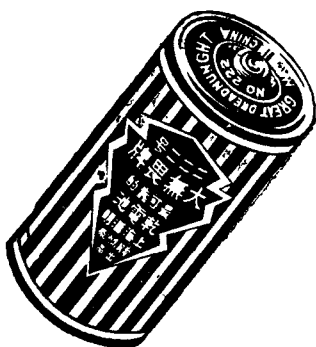
說得過去？韓樂餘急於要逃走，沒有想得週密，正是不會顧慮到這一層，於今說明白了，就這樣把李守白的事置之不問，倒是不好，於是心裏躊躇起來，背了兩手在身後，在堂屋裏踱來踱去。忽然將脚一頓道：說不得了，我父女兩人順着大路，一齊到鐵弓堡去，既可以躲開這個姓常的，也可以阻住李先生省得他來。小梅道：這也不妥，鐵弓堡的人，現在都跑到外面來逃難，我們這一老一少，跑到那炮火掀天的地方去，我死了不要緊，爲了你老人家的朋友，你若有個好歹，我良心上也說不過去。韓樂餘道：這就難了，不走不好，走也不好，那怎樣辦，前幾天你用荷葉水洗臉，穿着破衣服，很可以不打人家眼睛的了，這幾天不知道你什麼事高興，又把臉上洗乾淨了，破衣服也脫了，無緣無故，又惹下這一場大禍。小梅說：這件事也不能怪我，我又不認識姓長姓短的，這個姓常的他要來找李先生，與我什麼相干？韓樂餘望了自己姑娘一眼，搖着頭道：不用提了，你怪他，他和那姓常的種下仇恨，也是爲了飯店裏的一個姑娘，他又耍怪那一個呢？小梅道：我並不怪他，要怪他，我就不管他的事了。韓樂餘到了這時，索興也不和自己姑娘說話了，只是背着兩手，不住的在堂屋裏踱着來回步子。小梅坐在一邊，看到父親那種爲難的樣子，肩膀微微一抬，鼻子塞率幾下，就哭起來了。韓樂餘道：這倒怪了，我又沒說你什麼，你爲什麼哭？小梅道：我不是怪你說我，我看到你這種爲難的樣子，心裏怪難受的。韓

樂餘聽到，倒不由得嘆味一聲笑了。因道：讓我爲難的是你，怕我爲難的又是你，女子就是這樣，無論有天大的本領，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還是一哭了之。你也不用哭，我現在有個好些的主意了，我們走還是走，就在今天晚上，我讓二禿送你到山上姑母家去，我自己呢，還是到鐵弓堡的。小梅道：那更不好了，我去逃命，倒讓你跑上那危險的地方去送信，那還不如兩個人一路去，還免得人家罵我呢。這不行！韓樂餘搖搖頭微歎道：這又不行，那又不行，只要這樣不行一天，也不用得逃走了，那姓常的自然會來。那個時候就一點不爲難了，父女二人只管在堂屋裏彼此辯論，始終是沒辦法，要知此事如何解決，容在下回交代。

# 國貨年電氣與化學的結晶品

## 大無畏牌乾電池

光亮——用3A小泡可點十七小時之上。  
 儲藏——保險二年以外。  
 價值——較舶來品便宜半數。



筒鉗體整 蓋頂質膠  
 備美瑣裝 鍊精料質

上海匯明電池筒廠出品  
 總發行所法租界南陽橋新樂里



男女交際之第一要訣，凡足  
 有損及美觀之處，必須加以  
 補救，青年男女，因用白玉  
 牙膏之結果，使齒牙皓白美  
 觀，牙齦紅潤健康，在言笑  
 時，使人引起良好之印象，  
 因之獲得交際上之極大助力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本外埠百貨商店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第十回 進退歎兩難客窗不寐 雌雄邀一決狹路相逢

上回說到韓樂餘父女，對於逃走不逃走這一個問題，苦於不能解決，未免面面相對，看看太陽西墜，這一天，又要過去，若是不解決，今晚要收拾逃走，就來不及了。韓樂餘嘆了一口氣道：好能，不用發愁了，我們都不走，在這裏等着常德標來搗亂就是了。小梅撇着嘴道：要走就走罷，我決不能娘老子不管，惹下大禍來。韓樂餘有一句話，正待迎向前說出來，二禿由後面跑了出來，將手一擺道：老先生和大姑娘說的話，我也聽出來了，這實在用不着爲難。二位只管躲開，我在這裏守家也好，要我到鐵弓堡去也好，我總想法子，不讓李先生上那常德標的當。韓樂餘道：你這一番意思很好，難道你自己就不怕死嗎？二禿皺了眉道：我看到老先生和大姑娘都很爲難的，終不成大家就這樣拚着等死。我不過是你家一個長工，那姓常的若是講理，自然不難爲我，就是不講理，把我打死了，和他又有什麼好處，我也看破了，這樣的離亂年間，多活一天，少活一天，那不吃緊。韓樂餘搖搖頭道：這有點不像話，我們父女都去逃難去了，只把你一個人冒了危險丟在這裏看家。二禿道：這是我自己情願的，又不是老先生逼我這樣的，有那個說什麼話？韓樂餘坐下來，兩腿架着只管顛簸，一人在那裏出神，許多靜

默的時候，結果只是搖了一搖頭。這不用說，分明還是覺得不能辦。二禿站在堂屋中間，望了他父女，也只是出神，用手搔着他那稀鬆的短頭髮，望了小梅道：大姑娘，我看你就不要爲難了，你爺兒倆不走，我在這裏又那能走，你就只當自己沒有走，還留我在這裏就是了，要走就快些收拾東西罷。現在軍隊開動，都是夜裏，湊巧他們又是晚上開到了。那就要逃走也逃走不了呢？韓樂餘也望了小梅道：他是個忠厚人，說出來自然是作得到，你看這件事應當怎麼樣辦？小梅皺眉道：你都沒有主意，我那裏又有什麼主意。韓樂餘道：既是如此，也不要埋沒了他一番好意，我們走罷。二禿一拍大腿道：就是這樣好，你們走了，這大門倒插一把鎖，我也不住在家裏的，整天就在大路上等着。只要李先生一來，我就把他攔了回去。小梅坐在一張矮椅子上，兩手抱了膝蓋，也是在那裏偏頭設想，她用牙咬了一下嘴唇，目光微射到二禿身上，見他那黃黑的臉上，不時的發着苦笑，向他搖了一搖頭。二禿道：怎麼樣？大姑娘，你看我不行嗎？小梅道：不是說不行。你往常是很怕事的人，不料你今天有這樣大的膽，敢一個人留在村子裏，以往我真是小看了你了。二禿聽了姑娘這樣獎勵的話，又伸着手不住的搔頭髮。韓樂餘笑道：三個人的意思，有兩個人是這樣，我也不執拗了。那末，我們趕快就去收拾東西，我們是逃命，不用帶許多東西，只要有兩個包裹包些東西就是了。小梅到了此時，也就覺得非

走不可，有了二禿從中幫忙，也就不必再辜負人家的盛意了。於是跟了韓樂餘一路進房去，忙着收拾包裹。在收拾的時候，自己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彷彿是有許多事情，沒有告一段落，暫時不能走。然而仔細想起來，卻又說不出一種什麼事沒有結束，一直收拾到晚上兩點鐘，二禿和韓樂餘已經在柴房裏，挖了一個大土坑，除了木器傢具而外，稍微值錢的東西，都用稻草包紮好了，一齊放到土坑裏去。然後用土掩蓋，洒上水，用腳踏平了，再在上面蓋上亂柴網把。遠處一看，並沒有什麼破綻，於是放了心作好一餐晚飯，父女二人，飽餐一頓，提了包裹，悄悄的走出莊去。二禿送到莊門口，真個是洒淚而別，到了這時，夏日夜短，也就快到天亮的時候了。二禿回到家去，將門戶重新檢點一遍，他也不敢睡，心裏想着，不要在這個時候，李先生偏是來了。我還是到大路上去等着他的爲妙。如此想着，就倒鎖了大門，趁着天色微明，走上往鐵弓堡的大路上來。大約走了二十里路，已經遇到包旅的偵探，早有一個兵，喝了一聲，喊出口號來。二禿不知道什麼是偵探兵，也不知什麼叫口號，人家喊出來，他只停住了腳，並沒有作聲。所幸這是包旅的後方，情形並不怎樣的嚴重，所以他雖答不出口號來，那兵士端了上刺刀的鎗，由稻田裏鑽出，鎗口直對了二禿的胸口，二禿呵喲了一聲，人就向地上一蹲。那兵看他那樣子，是個真正的鄉下人，便喝問着要上那裏去？二禿蹲在地上，兩手拱

「拳頭道：老總老總，你聽我說，我有親戚住在鐵弓堡，我要去看看他。兵道：你是那裏人？二禿道：我是安樂窩的人。兵道：你不知道鐵弓堡在打仗嗎？快回去罷，前面到處是兵，難道你不怕吃鎗子。說着，將端的鎗向前伸了一伸。二禿剛要起身，一見之下，身子又向下一蹲，口裏只管哎喲，兩手亂搖着。那兵笑道：你去罷，也犯不上和你爲難，二禿站起來，走一步，回頭看一下，一直走了二三十步，拔開腳來，拚命就跑，跑了兩里之遙，才喘過一口氣，慢慢的走。心裏可就想着，還不會到鐵弓堡，就是這樣難走，在鐵弓堡裏住着的人，豈能便便宜就出來了，那個李先生也用不着我去攔阻他，自有兵把他攔住了。如此想着，緩緩的就向安樂窩走，他想着，回家以後，只有一個人了，這倒顯着寂寞，不如在村子外找個陰涼地方，先睡一覺，自己繞着莊子走了一個圈，既怕攔了兵的來路，睡夢中會被人打死，又怕萬一李守白回安樂窩來了，自己會不知道。因此走了一個圈，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安歇是好。在路邊走着，直入一排楊柳綠陰之下。這裏有一片二三寸長的細草，很是濃密，走到這裏，有些倦意，便在草地上坐下了。一坐下來之後，恰是有兩陣清風，由水稻田裏吹了過來，拂到人身上，覺得很是爽快，但是這種爽快，並不能振作精神，倒引着人像喝了酒一般，更是沉沉想睡，於是看着地勢高低，就迎風躺了下去。頭只一沾着草皮，這人就昏天黑地，身外的事，一概不知了，正睡得很有味的時候，忽

然有人大叫大哥。二秃倒吃了一驚，跳起來一看，却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那老頭子挑了一擔簡便的行李，那姑娘手上，也提着個包袱，自己揉着眼睛，向老頭子望了一望。問道：你老人家找錯了人吧？那老頭子索興將擔子歇下，陪着笑臉道：我是問路的。請問，這村子就是安樂窩嗎？二秃道：這樣一個大村子，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那老人道：請問，有一位姓李的李守白先生，在這村子裏什麼地方住？二秃不由得先嘆了一聲。那老人道：大哥，你也認識那位李先生嗎？二秃搖了頭道：我們這村子裏的人都姓韓，他是由北京來的人，我那裏會認識？那老人道：大哥不認識他，那麼知道他是由北京來的呢？二秃伸着手，又在頭上搔起癢來，因道：你說罷，你們是那麼會知道他到這村子裏來的呢？那老人道：我姓孟。二秃笑道：哦！明白了，你是在永平開孟家老店的，對不對呢？這位姑娘，李先生也提到的。說時，偏了頭向人家望着。這來的正是孟老板和貞妹，笑着，一點頭道：你這位大哥，這就不用推託了。請你帶我去見李先生。二秃依然望着他，現出一點躊躇的樣子來道：我不大認識他。孟老板笑道：你這位大哥，說話有些過於老實了。李先生都和你提到了我們了，你這位大哥，還是不認識他，這話豈不是很奇怪？二秃一想，這話真沒有可推託的了，便道：他來是來了，因為有人和他為難，他已經逃到鐵弓堡去了。貞妹望了孟老板，呆住着却不說話，孟老板無話可說，也



是望了貞妹。二禿一看，這裏面很有點意思，便道：我看你二位，找不着李先生，就好像很爲難，有什麼事託他嗎？孟老板嘆了一口氣，皺着眉道：說也是無用。二禿道：你二位好像是到這裏來逃難的，但是我們這裏也是不大太平，在大路上站着，也不是辦法，請你到我們家裏去坐坐，也找點吃喝的。孟老板望了貞妹道：已經走到這裏了，我們也只有先見見韓老先生再說。二禿道：我們老先生和大姑娘也走了，只剩一個空家。貞妹聽了這話，臉上似乎又發生一點笑容道：既是這樣，那也很好。孟老板不作聲，於是在前面帶了貞妹走，到了韓樂餘家。二禿開了大門，引他父女二人，先到廚房裏去燒火，讓他們在堂屋裏坐下。貞妹一看這人家，果然搬得空空的，是個避難的樣子。走進村子來的時候，他不見有什麼人，逃難的當然也不止這一家，分明這地方是很危險了。坐在堂屋裏就不住的向着屋子四處張望，兩道眉毛，是格外的深銷。等二禿搬出茶水來，貞妹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問道：這位大哥，你說有人和李先生爲難，但不知什麼人要和他爲難？二禿向着她望了一陣，微笑道：你應該明白，就爲的是你呀。貞妹聽說，倒吃了一驚，孟老板搶着道：我們住在永平城裏，相隔好幾十里路，這裏有事，與我們父女什麼相干？二禿肚子裏有了這一段故事，自覺也隱忍不住了，於是就把常德標兩次前來尋仇的話，說了個詳細。孟老板道：這樣說，我們簡直不能在這裏停了。貞妹道：在這裏能停腳不能停腳，

我們不問，但是爲了我們的事，連累了李先生，我心裏是十分難過，若是有了個三長兩短，我們對得住人家嗎？孟老板道：依着你那模樣？貞妹道：依着我，不管這裏能停腳不能停腳，好在這裏有的是空房子，就在這裏住下了，若是那常連長來了，我就挺着身子出來和他談一談，有什麼罪，叫他只管和我們爲難就是了。孟老板道：他有那樣一個不講理的哥哥，這本人恐怕也是不好惹的。貞妹本坐在一張方凳上，扭轉身軀，一手撐了凳子沿，一手反過來，撈住她搭白絨繩的辮梢，將辮梢在衣襟上塗抹着字。孟老板道：你想想，我這話不是很可以盤算盤算的嗎？貞妹突然向上一站道：我沒有什麼可盤算的，我決計住在這裏不走，假使那個姓常的要和我怎樣爲難，我就只當吃了他哥哥的虧，天大的事，不過是丟了這條賤命，我也願意早死，到黃泉路上趕快去追我那苦命的娘去。孟老板道：你的志氣是很好，就怕事情不由人算，你娘在城裏天天聽到要打仗，把她嚇死了，所以我才逃出城來，怕你再受驚嚇，現在你又要和人家拚命，一家人就會剩我一個孤老頭子了。貞妹道：我也不見得就死，就算我死了，還有兩個哥哥呢。孟老板道：你兩個哥哥跟着軍隊去了以後，一個字跡也沒有寄回來，知道他是有命沒有命？要說爲國家出力，不回來我也不痛心，可是你要又丟了……說時，望了貞妹，含着兩包眼淚水，幾乎要哭將出來。貞妹道：據你老人家的意思，還是丟了李先生不問，只管逃走了，

你想，這位韓家大哥和這件事一點沒有關係，都肯在這裏等着，我們把人家鬧到性命有關的時候，自己不知道也罷了，現在自己已經把這事訪得很詳細了，倒問也不問，將來有什麼臉見李先生？就是不見李先生，我們這良心上又怎樣說得過去？孟老板對了二禿當面，真沒有法子，可以把貞妹這一句話來駁到，點着頭道：好吧，我們住下來再說罷。今天我走累了，你也走累了，再止也是走不動的。二禿道：你二位說了半天，我倒有些不明白了，既是說在城裏害怕，爲什麼還到這裏來呢？孟老板道：不瞞你說，我兩個兒子，一個當兵去了，一個當伙子去了，我跟前只有這個姑娘，我是很疼她的。前幾天城裏頭謠言很大，接着又是日本飛機到城裏去拋了兩回炸彈。有一個炸彈，就落在我們隔壁，我的老伙伴，本來身體弱，是個癆病胎子，等這炸彈一炸，就暈死過去了。我再要住在城裏，就算不怕死，也是坐立不安。神志不定，所以忙着把我老伙伴埋葬了，就帶了我這姑娘出城，打算到山上逃難去。上山本來不用走到這裏來，我這位姑娘，也是念着李先生救命的恩人，特意繞了道，由這裏上山，打算看看李先生。真是不湊巧，得着這樣的消息。二禿笑道：這是我不好了，不該把這些話都告訴你，現在你要是走，怕對不住人，不走呢，又怕姓常的和你們爲難，這果然是不好辦。我看你們還是走，李先生在鐵弓堡，大概是不會回來，就算是回來了，有我在這裏，也可以想法子，讓他回去。倘若你二位怕

面子上摸不開，我可以瞞着不對人說，就說你們沒有來，那末，就不會丟面子了。孟老板紅了臉道：這位大哥說話……說到這裏，他這句話無法子向下說了，只是兩手互相搓擲着，口裏不住的吸着氣。貞妹道：你這位大哥，話是說得不錯，但是你沒有聽見我說過，我不打算走嗎？二禿伸手搔了一搔頭髮，微笑道：我不會說話，你二位不要見怪。孟老板向貞妹點着頭道：好罷，我就依了你的主張，在這裏先住一住，但不知道這裏好住不好住？二禿道：現在，這裏就算是我的家了，我就可以作主。就請你在這裏住下罷，我馬上可以替你二位作飯去。說畢，就向廚房裏作飯去了，孟老板這也用不着客氣了，將東西送到內室裏去，當天就在韓家住下。吃過了晚飯，各自安歇，貞妹一人，就住在小梅的臥室裏，因天氣很熱，開了窗戶，放進風來，也不上木床睡，搬了三個方凳子併擺在一處，拿了一個草蓆枕頭，橫擋了窗戶睡着，屋子裏並沒有燈火，由窗子裏向外看去，看到一大片星光佈滿的天空，那星斗射出一些微渺的光線來，可以隱隱的看到屋子裏的桌椅。心裏就想着，這個好屋子，主人翁不能享受，讓我這個一而不識的人，太太平平的住下了。但不知這位姑娘，現在又流落到了什麼地方？可是自己今天雖太太平平住在這裏，然而到了明天，到了後天，是不是還太太平平在這裏呢，那個常營長的兄弟，一定是很兇的，不但對於李守白，要他的命，就是對於韓家大姑娘，他也要起一番歹心，像

我這種人，他哥哥死在我手裏，他能不要我的命嗎？就是不要我的命，據那位韓家大哥說，他長了一臉的橫肉，麻眼睛珠子，手上老拿了一根竹鞭子，時時刻刻有打人的樣子，這種人還能將就着他嗎……想到這裏，一陣拍達拍達的雜亂腳步聲，隨着晚風，由窗子裏吹了進來，接上嗚呀呀幾聲馬嘶，在寂寞的長空裏，震破人的耳鼓，令人心中了無限的恐怖，這分明是韓家大哥所說，軍隊開拔來了。這軍隊裏面，一定有常連長在內，他說了，要帶他一塊人在這裏駐紮，萬一他真來了，馬上就要落到他手上去，自己本來是可以逃走的人，於今爲了朋友，只好白白的讓人來捉拿，這真可以說自己有些促死了。我死了不要緊，還要連累自己一個老父，這件事未免太蠢了，若是要逃走的話，現在還算不遲，不如把父親叫醒了，馬上就離開這裏罷。如此想着，更睡不着了，便坐了起來仔細想想，想了幾遍，還是坐守不對，有機會，就當趕快逃走。於是悄悄的由屋子裏走了出來，孟老板本住在韓樂餘屋子裏，只相隔了一間堂屋，貞妹只要三步兩步就走向前了。但是自己走到堂屋中間，聽到孟老板在那屋子裏，裏面呼呼作響，心中一想，他在這個時候，睡得正酣，把他吵醒了，他摸不着頭腦，大聲說話起來，讓韓家那個大哥知道了。以爲我們要逃走，那是加倍的難爲情。想到這裏，脚步簡直移不動了，手邊下正有一把椅子，手裏摸着，就隨身坐了下去。抬了頭向天井外面看着，那滿天的星斗，

在晚風橫過天空的時候，却是閃閃作光。心裏又想着，人家都說，抬頭三尺有神明，作了什麼虧心事，當頭都有神佛看見，那些新人物，說是並沒有鬼神，那也不見得吧？如此想着，只管抬了頭看，見屋脊外那楊柳梢不住的搖擺，彷彿真有一批天兵天將在半空裏活動一般，立刻全身毫毛根根直豎，一陣冷汗，向外直湧出來。這一下子不敢再在堂屋裏坐了，掉轉身來，就向屋子裏跑。一人坐在屋子裏，手摸了心口，只覺是砰砰亂跳。心裏可就想着，剛才不知道是什麼事，突然的發了瘋，好好兒的，倒要想起逃走，既是要逃走，爲什麼到了這裏來的時候，又好好的對人誇下大話，說是不走呢？這樣一來，不但那韓家大哥睜我不起，就是自己父親也會說我這人太沒有出息，太沒有主見，怎麼會跑到這種地方來丟臉。有了，在這裏熬着罷，凡事有我挺身出去，那個姓常的，也未必難爲我父親，現在父女二人逃難在外，一家人生離死別，都乾乾淨淨了，我這一條命。又未必逃得出來，死了就死了罷，何必做個半截漢子，如此轉了一個念頭，復又坦然的睡下，原來打算逃走的念頭，就根本取消了。只是心裏有了事，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躺不了一會兒，還是坐了起來，心裏還念着，要逃走，就是這個時候，再不逃走，就過去了，她自己也不解是何原故，一個人由前想到後，由後又想到前，始終是不能解決這個大問題，坐了一陣，復又躺下，只見一個拿鞭子的兵士，跑了進來，攔腰就是一撻，自己大叫一聲，由

夢中驚醒，睜眼看時，窗子外依然送進星光來，原來還是不會天亮，心裏卜通卜通跳了一陣。心想，這  
個常連長，真是這個樣子嗎？若果然是這樣的，那真要了命，現在消磨了大半夜了，縱然想逃走，也是  
來不及，只得坐着發了一陣呆，又躺下去。但是剛一閉上眼睛，不是看到一羣兵，便是看到李守白，要  
不然就是那個死了的常營長站在面前，整整的鬧了一晚，直待天色大亮，才覺心事略定。在十分疲  
倦之下，倒睡着了，還是孟老板見太陽高照，她還不會出房門，就在房門口叫了一陣。貞妹坐着先揉  
了一陣眼睛，然後走出來，孟老板低聲道：「你這孩子太大意了，現在這裏滿村子都是兵，韓大哥沒有  
敢開大門，爬在牆頭上對外面看了一看，家家都有兵闖了進去，這倒很奇怪，爲什麼這一家他們就  
沒有人來呢？」貞妹聽了這個消息，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手扶着門框，一步移不得。孟老板道：「都是你這  
孩子胡亂出主意，昨天叫你出門，你無論如何不肯走，現在滿村子都是兵，你又有些害怕了。貞妹一  
頓脚道：「我害什麼怕，我決不害怕，我拚了這條性命不要，豺狼虎豹來了，我也不怕，慢說是大兵。孟老  
板道：「怕也是不行，於是出去不得，還只有在家裏等着大禍臨頭呢。貞妹微微一笑。孟老板皺了眉  
道：「虧你還笑得出來，貞妹道：「爲什麼不笑，我這條命，現在不是過一日算一日，是過一刻算一刻了，趁  
着我還能笑，我就說說笑笑，等到不能說不能笑的時候，想笑也不成呢。廚房在那裏，我要去燒水作

飾，這是女子的事，不要讓那韓大哥老替我們作了。孟老板雖是替着自己女兒，擔下二十四分的心，然而事到臨頭，實在白發急也是無用，只得將貞妹引到廚房裏去，讓她去作飯。過了半上午，還是無事，大家將飯菜端上桌來，他父女和二禿，只吃到一半。只聽道大門外邊，哄通哄通一陣亂響，正是有好幾個人在搥門，二禿和孟老板，都面面相覷，作聲不得。貞妹道：你們怕些什麼，這一扇門就擋得住大兵嗎？倒不如把門開了，讓他們大搖大擺進來，那時候，他們愛怎樣，就由他怎樣，還能對我們怎樣呢？她在這裏議論着，那外邊的大門，哄通哄通，是拍得很響。二禿呆了，走不動，貞妹跳了上前，就去開大門。門只剛剛開了一條縫，早是四五個人向裏面一擁，當先一個，就是二禿所說的人差不多，望着貞妹嘆了一聲。貞妹也不作聲，低了頭就在前面走，二禿在堂屋門口，滿臉堆下笑來，叫了一聲常連長。常德樑笑道：怎麼回事，又換了一個人呢。說着，用手向貞妹一指道，這個姑娘是那裏來的？孟老板笑着出來，拱了拱手道：她是我的姑娘，我們是逃難的，由這裏經過。說着話時，只見他身後跟了十幾名兵士，陸陸續續的走了進來，那些人也不用人招待，也不要上官發命令，就各人把鎗放下，在天井中間架着，他們都在堂屋外站着，堂屋裏只有常德樑一個人，他笑着向貞妹的臉望着，點了點頭，這位也長得不含糊，是由西平城裏來的吧？我聽到你說的，是縣城裏的話啦。貞妹低了頭去檢桌上



的飯菜，並不敢說什麼。常德標對二禿道：你們自己的大姑娘，那裏去了？二禿道：她和我們先生到山上去。常德標笑道：我算是白用了一番心了，老實告訴你，我昨晚就運動了我們團長，把這一幢房子，讓我們一連人住，我還怕會出什麼毛病，又派了兩名弟兄，守在這大門口，所以讓你關起大門來吃飯，太太平平的到了現在，原來她倒是逃跑了。噫！真是可惜，說着，把腳頓了一頓。他在堂屋中間，站了一小時，偏了頭想着，又一笑道：究竟還不算白來，在這裏又遇到一位了。他說這話，雖是二十四分的唐突，但是堂屋裏三個人，誰也不去理會，貞妹檢起了筷碗，自回廚房裏去，常德標站在堂屋裏，微笑着看了她的後影，並不說什麼，他出了一會子神，就走到天井裏向大家一揮手道：你們現在可以自找地方去安歇了，堂屋後面有兩間屋子，要留給人家自己，其餘的屋子就隨便，這裏住不下，你們就住到左右兩隔壁去，我是在這裏住定的了。說着，他就打了一個哈哈，只他這一聲，屋子裏和天井外的人，少不得都有一陣忙亂，貞妹和孟老板都睡到後面一間廂房裏去，堂屋邊韓樂餘住的那間房，却讓常德標住了。他等兵士們在這一連三幢民房安頓之後，自己就端了一把椅子，欄門一坐，兩隻眼睛，只管向後面注視。貞妹知道他決不能安靜無事，心裏也就想着，等他什麼時候動手，什麼時候再向他抵抗，好在自己下了決心，生死置之度外，靜等他來算命，不必怕他，也就不必躲避，依

然不斷的到廚房裏作事。而且常德標去看她的時候，她也回過臉來看常德標，心裏想着，反正是跑不了的，你看我，我就讓你看，馬上你總不能把我吞吃下去，我還要看看你呢。常德標見她如此大方，心中也有些奇怪，這位姑娘，真有些不同平凡，來了這麼些個大兵，她還沒事似的，難道她還有什麼靠山嗎？慢着，這事不要胡來，得先打聽打聽再說。原來見着貞妹，就有一種嬉皮涎臉的樣子，以爲先打動她的感情，不要靜等那時候纔來動手，現在一想到她或者有靠山，對她太用輕薄的樣子也是不好，因之立刻收起了笑容，只是閑閑的坐着，臉向了外邊，本想把孟老板叫過來，先問他兩句，又怕他若是有恃而來的，決不能說實話，因之等二禿走過來，向他招了招手，笑道：這位兄弟，你帶我到村子外去玩玩。二禿起了好久的意思，想溜出大門去，以爲李守白若是來了，便可以攔住他，可是無故出去了，又怕受常德標的斥責，現在常德標叫他一路出去，正中下懷，就跟在他後面踱出去。常德標先不說什麼，直等到了村子外，回顧身後無人，才向二禿淡淡的笑道：禿子，你要命不要命？二禿聽他突然說出這句話，連忙雙膝一跪，向他拱着拳頭道：哎喲！老總！你就饒命罷。我沒有敢得罪你。常德標笑道：你起來，我也不至於就要你的命！我問你的話，只要你答應了，我就不難爲你的。二禿一面站起來，一面還拱着手道：哎喲！你說罷，我知道的我就說。常德標道：我問你，你們家來的這一男一女，是

什麼來頭，那樣大模大樣的。二禿道：他們是在西平城裏一個開飯店的罷了，有什麼來頭？常德標道：什麼？他是開飯店的。二禿道：不是和你有仇的那個店老板，你也不要弄錯了。常德標且不理會二禿的話，抬了頭望着天，想了一回道：哦，俺明白了，她知道姓李的在這裏，也來找他來了。不過他們找李守白，和我找李守白，有點不同，我找他是報仇，人家找他，可是報恩呢。好罷，我們來結一結這盤總帳，果然是結總帳，他也來了。說時，他把那頃刻不離手的竹鞭子向前面一指。二禿看時，身上打個冷戰，暗叫兩聲糟了，馬鞭子所指之處，正是李守白由大道上慢慢走着來了，李守白在大道上正也看到常德標和二禿，他略微站着頓了一頓，依然還是一步一步走上前來。他二人正是站在路頭上的，李守白也不躊躇，一直走向他們的面前，手取下草帽，和常德標點了個頭道：常連長，今天我們又遇到了。常德標哈哈笑道：俺看見了，你遠遠看到了俺，想逃回去呢。你想着，趁空到這裏來看看你那個心上人，不見得這樣巧，就遇着了俺，可是天下的事，那裏說得定，你以為碰俺不着，就偏偏碰着俺了。這叫做冤家路窄，一點兒沒有錯。李守白笑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我躲什麼？但是你老尋着我，爲難。這事有些冤枉，請你想想，你哥哥犯了那樣大的罪，就沒有飯店裏的事，他不和我一路去見王師長，難道王師長就放過了他嗎？常德標冷笑着，搖了一搖頭道：那個俺不管，倘若他是師長派人抓了去

的，死一千個，死一萬個，俺也不替他說一句冤。但是你把他帶到師部裏去，你沒有帶他回來，俺就不能不說你多事。二禿站在一邊，只管發抖，抖得幾十個牙齒，得得作響。常德標提起脚在二禿腿彎後輕輕踢了兩下，笑道：你這個無用東西，人家事主兒都不怕，你又怕些什麼？李守白笑道：我們有話不妨講開，常連長屢次三番的要找我，打算怎麼樣？常德標道：俺找你幹啥，俺要你的命，替俺哥哥報仇。李守白道：你要我的命算什麼？你要這全村裏人的命，也不足為奇，因為你身上帶得有鎗，別人身上可沒有，假使你現在是個新聞記者，我是個連長，又都在陣地上，這樣要人性命的話，我也敢說，那又算得了什麼？常德標道：聽你的話，你是說俺仗勢欺人，對不對？那也不要緊，俺作個好漢，不要手鎗，對比對，對揍一陣，俺揍死了你，算報了仇。你揍死了俺，你就鬧個雙分兒，算是斬草除根了，那還不好嗎？李守白道：你欺負我是個文人，就不能和你拚嗎？常德標冷笑道：俺只曉得遇着你就耍你的命，跟你對打，就是二十四分客氣了。你若怕了俺，不敢和俺打，俺也不逼你，只要你當着俺的弟兄們朝俺磕三個頭，叫俺三聲親爹，俺就饒了你了。李守白聽了這話，不由得在胸前一拍道：你一再逼迫，我就不要這條命。也要和你見個高下，常德標將手上拿的竹鞭子向稻田裏一拋，兩手連連拍了幾下道：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那樣子辦，你說要在什麼地方動手？李守白道：什麼地方動手都可以，不過我是

爲了一件公事來的，我要先到村子裏，去見一個人，交代幾句話。常德標笑道：你有什麼公事？你不過要去看你那個心上人罷了。俺和你拚命，要拚就是這一下子，若是讓人知道了，一定有人來勸和，這命就拚不成。李守白手上，只提了一個小手提箱子，於是拿了箱子向路邊一拋，將外面西裝脫下，露着襯衫，氣呼呼的，捲着襯衫袖子，連道：來來來！常德標搖了一搖頭道：不行，這村子門口大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看見俺和你打架，一定說當兵的欺負人，就是俺營長知道了，俺也犯了軍規，要打就躲到村子後面去打，打死了，把人往水塘裏一丟，乾乾淨淨。李守白道：好！就是那樣辦，於是又穿起了西裝，手提着皮箱，和常德標順着小路向村子後面走了去，那二禿站在一邊，本來聽得呆了，這時見他二人向村子後走去，既想勸架，看看常德標那兇狠的樣子，却又不敢上前，他忽然掉轉身子就向村子裏跑了去了。這邊李守白跟着常德標到了村子後一個野塘邊，正有一個草地，却是一個絕好的比武所在，常德標站定了，用腳撥了撥草皮道：就是這裏了，你看怎麼樣？李守白一路走來，心中却有點後悔，心想，他是一個無知識的粗人，自己拿了性命和他去較量，未免不值。再說他當兵多年，終日鍛鍊着身體，當然是有氣力的。自己是個文人，氣力如何敵得過他？和他比武，豈不是有心送死？才我不該和他鬥氣，慢慢和他講理就是了，現在和他到村子後去動手，正是中了他的計，要讓他餓

打一頓而死，如此想着心裏就不免砰砰的有些跳動然而跳動儘管是跳動面上依然要二十分的鎮靜，以免出什麼毛病，讓人譏笑。常德標問了他一聲，這裏怎麼樣之時，他也就哼着答應了一聲。常德標道：好！我們就動手罷，不要讓村子裏人追來了，會替俺們勸和的。李守白道：慢來，我還有兩句話要交代。我們兩個人動手，不定誰打死誰，我要打死了你，那不必提了，你要打死了我，我還有許多公事私事沒有交代，不大妥當，請你等十分鐘，讓我寫兩封信，我死了，這兩封信交給你，請你給我寄出去，你肯不肯？常德標道：你想事後我犯案嗎？李守白道：你這話有些不通了。我死了，這信在你手上，發不發權在於你，設若信上寫了沖犯你的話，你可以不發，你看了不會帶累你犯案，你才發出去呀。常德標道：好，我就讓你寫兩封信，你身上有鉛筆嗎？沒有鉛筆，我可以借給你。李守白道：不用，我有自來水筆。說着，放下小提箱，身邊有個高田坡，自己站在坡下，將日記本子掏出，撕了兩頁日記本子，伏在田坡上，取下胸襟前口袋上夾的自來水筆，就向日記紙上寫。說也奇怪，這樣熱的天，自己竟會像在四九寒天一樣，拿着自來水筆的手，只是抖擻個不定。同時自來水筆的筆尖，也不靈活了。剛向紙上一按，便有一大點墨水，落在了上面。心想既是說了他比武，打死就打死，千萬不能在敵人面前，露出怯懦的樣子來，因之自己將自己的牙齒，極力對咬着，將滴了墨水的那張紙，搓挪成了一團，然後

再取一百日記紙來寫，開首只寫了一行字，『雙親大人膝下，兒作此書時，已命在頃刻矣。』寫到這裏，便想着首先要解釋『命在頃刻矣』五個字的原故，這一下子可顯着麻煩了，趁着寫下去，不定要寫多少字，才可以解釋清楚，若是不解釋清楚，就這樣的寫下去，恐怕不止十分鐘寫不了，十個十分鐘也寫不了，這是如何的向下寫呢？因為如此，於是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只是向着那張紙發呆。常德標喊道：朋友，你的信寫完了沒有？十分鐘已經過了八分鐘了，他身上也帶有鐵壳子表。這時，拿出來，伸到李守白面前照了一照。李守白也不要看表，將剛才寫的日記本子又是一擄，揉一個坩團，向地上一擄，一頓脚道：不用寫信了。打死了就打死了，往家裏帶個什麼信？常德標道：你不要以為我催你，你不寫呀。你只管寫，現在還有兩分鐘的工夫呢？我既然答應了你十分鐘的工夫去寫信，我一定作十分鐘的人情，你不去寫，就不怪姓常的失信了。李守白道：不怪你，這是我自己情願的。常德標將兩隻手胳膊，用手互相搓了幾下，向草地中間一跳道：姓李的，來來來！李守白也忘了脫西裝了，正待向前一奔，直撲常德標，遠遠的却有人舉着手在空中亂搖，喊着道：打不得打不得！常李二人聽了這話，都遠遠看了去，就沒有動手。在這生死關頭，這情形就變了，要知道來者是誰？下回交代。

第十一回 釋怨爲徵車甘冒風雨 鍾情因侍疾頻敬羹湯

話說李守白正要和常連長拚個死活，忽然有人遠遠跑來，大叫打不得，回轉頭來看時，來的却是孟貞妹，常連長還知道一點她跑來的原由。李守白看到她，便覺得是飛將軍從天而下，嚇着向後退了兩步，常連長兩手叉了腰，瞪了眼向她問道：你難道不怕死，跑來攪亂我們作什麼？貞妹道：我不是來攪亂你們，你們要打架拚命，也只管去打架拚命，我一點力氣沒有的人，怎麼攔得住你？但是這件事是由我而起的，我到了這裏來了，我就可以說兩句話。貞妹跑得臉上通紅，說着話，還只管氣吁吁的。常連長道：你有什麼話說，你說你說完了話，我們好打架，打架就是趁一口氣，把這一口氣嚥下去了，就打不起來了。李守白根本就不明白貞妹何由而至，這時叫他說話，你叫他說些什麼，因是只瞪了兩眼望着貞妹。貞妹定了一定神，才道：常連長，我知道你是個好漢，但是做好漢有做好漢的道理。常連長道：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難道我常某人還不夠做好漢的，你說什麼叫做好漢的道理？貞妹到了這裏，膽子更大了，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做好漢的不就是說公道話，做公道事，幫着可憐的人打不講理的人嗎？常連長道：這話算你說對了，可是還有一層，就是做好漢的人，不肯受人家的



欺。姓李的欺侮過我，所以我現在要報仇，你說我是那一點子不夠朋友。貞妹冷笑一聲，搖了一搖頭道：「哼！我就敢說你不是朋友，你是一個爲國家出力的人，應該懂得大體，我請問你，還是公仇爲大？私仇爲大？」常連長道：「自然是公仇爲大。」這件事與你所說的有什麼相干，貞妹偷眼看他，已經不是先前那樣怒氣滿面，兩隻充滿了血絲的眼睛，也清淡下去了，她覺得她調和的計畫，已經有一半成功，更不受驚了，於是微笑着點點頭道：「我可不懂什麼國家大事，不過我猜着，你們都是替國家出力的人吧？」現在東洋人欺侮全中國人，你們應該一路報公仇，爲什麼自己先打起來。她說到這裏，將面孔一板向李守白道：「李先生你這人白算念了一肚子的書，還不如我一個開飯店的姑娘呢。你有那個能耐，和常連長拚命，你不會打日本去？」她口裏如此說着，那眼珠不住的向常連長身上飄來。李守白看着她那情形，心中早明白了個透澈，就含着笑容，向她一鞠躬道：「姑娘，你罵得好，我慚愧死了。我也是沒法子，這位常連長，他總不肯放過我。」貞妹道：「不能夠，他自己說他是個好漢，不會不知輕重，一定是你把話氣了他。」說着笑向常連長道：「常連長，我猜到你的心眼裏去了，你這個人也不服軟，也不服硬，就講的是奴才義氣。常連長望了李守白，冷冷的道：「難道我和他這一檔子事，就罷了不成？」貞妹道：「罷了罷了，我不知道，不過你們都應當先公後私。說畢，兩手臂環，抱在胸前，綳着臉蛋子，絕對不露一點

羞怯之色。常連長沉吟了許久，將手一拍大腿道：罷！難道我在外面混四方的人，倒不如一個小姑娘懂情理，李先生，我們先講和罷，可是公仇報了，我的私仇還是要報的，你幹不幹？李守白伸出一隻手來，和他握了一握，點頭道：到了那個日子再說，也許我這一點熱血，爲國家犧牲了，等不了你來報仇的。常連長道：這樣說我找死的機會，比你多的多，也許沒有人更和你搗亂了，貞妹見我兩個人的手還握着，搶一步上前也將一隻手，按住在常連長的手背上，望了二人的臉道：我們是君子一言……常連長將兩手一拍道：快馬一鞭，有那個說話不算話，是他媽畜類養他出來的。李守白又執着他的手，握了一下道：姓常的，我們先交一交朋友，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我們都到韓先生家裏去，先去擾他兩杯，這一件痛快的事，應當讓他知道的。常連長道：成，我們交了朋友了，什麼都好說，你把衣服穿起來，別再像那打架的樣子。李守白在草地上，檢起他那西服上身，向身上一套。貞妹站在一邊，看到衣背後，很沾着幾根長刺的枯草，於是走近一步，用兩個指頭，在衣服上拊下來，常連長看到，微笑着，只管把眼色飄到她身上，肩膀抬了兩抬道：你兩個人交情不錯，剛才那樣死在眼前的機會，貞妹放開了嗓子說話，一點也不怕，現在就是常連長這樣一句話，臊得她滿面通紅，向後一縮，簡直哼不出一個字來。李守白明白了，搖搖頭道：常連長，這很不算希奇，現在男女平權時代，一樣的交朋友，你是和

這位大姑娘不熟，你若是和她熟了，這位大姑娘，非常的大方，可以把朋友待你的。常連長笑道：好！我記着你的話，若是有那樣一天，我請你喝兩杯，哈哈！打不成相交，走罷，我們到韓家喝酒去。李守白穿好了衣服，提着小行囊，就在前面走，常連長二禿貞妹同在後面跟着，走上了大路，只見孟老板，靠住一棵彎曲的樹幹站定，動也不動，李守白走近前來，他也不知道招呼，貞妹搶上前一步道：爹，你怎樣？李先生招呼你呢。李守白正向着他叫了一聲孟老板，孟老板向了貞妹呆望着道：又要到那裏去打？貞妹道：不打了，三言兩語，我把他們勸和了。孟老板望了大家，還不會再問出來，常連長一抽手道：龜孫子騙你，我們不打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啦，走，陪着俺去喝一杯，孟老板看看大家的樣子，果然不像要打，於是隨着走到韓家來。李守白進門之後，不見韓樂餘父女，問起二禿，才知道是棄家逃走了。李守白認爲他們是逃兵災，却不會料到原因在常連長身上，所以並不多問，就只歎了一口氣道：這樣丟家逃走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這話又說回來了，國還不保呢，丟了家又算什麼。常連長笑道：朋友別發牢騷，俺山東老俚，說幹就幹，不願意說那一擔子廢話，今天有酒，俺們先喝，說時，望了二禿着：你們這兒有酒嗎？二禿道：只有大半罈子酒，埋在柴房後面土裏頭，還要慢慢去刨呢。常德標將桌子一拍道：有就拿來。這年頭兒吃喝都撈個現的，留着做什麼？二禿什麼話也不敢說，到廚房裏找

吃喝的去了。不多一會，二禿由廚房裏陸續捧出三個大盤子來。一盤子煮臘肉，一盤子煮鷄蛋，一盤子煮青菜，擺了五雙杯筷，捧出三大瓦壺酒來。常連長且不理會這裏的吃喝，却把在屋子裏駐紮的兵士，一齊叫了出來，連連用手向外揮着道：你們都出去，外面樹陰裏很涼，幹嗎在這裏胡搗亂？那些兵士，也不明白連長是好意是惡意，既然他跳得皮靴亂響，只管催人出去，大家就只好走了出來。等人都走出去了，他才到堂屋裏來，笑道：現在可以喝一個痛快！李守白道：我正在這裏爲難呢，我們在這裏喝酒吃肉，讓你們的弟兄，在一邊望着。老大不方便，現在把他們請了出去，就方便多了，常連長搖搖頭道：不是那個意思，韓家並不是軍需處，發了官長的餉，不發士兵的餉，那才對他不付，現在我的朋友請我喝酒，關他們什麼事？誰叫他們住在民房裏的！李守白道：呵呀！這常連長一好起來，就十分的作好人了。常連長也不謙讓，見桌上的杯筷擺好，提了酒壺，滿滿的斟上一杯，一仰脖子喝了。他然後，坐下來，四處招手道：大家都來坐着。孟老板和二禿跟着李守白一同入席，貞妹一雙手濕淋淋的，將胸面前的圍襟擦着的手，走到桌子下方，先提了酒壺過來，就向各人杯子裏斟酒，第一個使是在常連長面前斟起。常連長笑着望了她道：大姑娘，難道說，你就不怕大兵？貞妹將酒壺拿到懷裏來，兩手抱了壺柄，向他笑道：大兵也是人，不過手裏多了一根鎗，我怕他作什麼？頂多也不過打死我

罷了。作女人的，若是沒有力量去打仇人，等着做亡國奴，倒不如死在自家人手裏，乾淨得多！常營長手一伸，大拇指笑道：「真你的，俺以前算小看了人，俺攪你這杯。說畢，端起酒杯，將杯子底朝了天，放下杯子來，摸了摸嘴，他先哈哈大笑起來道：「不瞞各位說，一個人當了兵，就把這條命看得不值錢，知道是今天死是明天死呢。所以找着樂子就找樂子，講理不講理，就管不了許多。你別看俺是粗人，有些時候，我也想開來了。俺想俺哥哥臨陣退却，又強奸民女，這是個雙料罪，論死也該死，三個蠻字抬不過一個理字去。李先生，咱乾一杯，把這事揭過去了。說着將一大杯子酒端着，站立起來，李守白也端了一杯酒，向他舉着道：「常連長，我不是花言巧語，叫你忘了私仇，望後你可以看我爲人，令兄的事，你可以仔細打聽，咱們現在多少爲國家出點力，誰要以私害公，誰對不住誰，就不是人類。說畢舉杯子喝乾，先向常連長照了杯。常連長也將酒乾了，向李守白照杯道：「李先生，你說的話很對，你若是相信我不過，我還能起個誓，說時，他回頭看到院子裏有隻大公鷄在那裏提腳緩步而行，他起身一跳，手向下一叉，便將公鷄的脖子抓在手上，那鷄叫不出來，只把兩隻大翅膀，拍拍亂舞。他跑出大門去，在兵士的身上，解下一把刺刀來，再回桌子邊，對着衆人，將刀向鷄脖子上橫割下去，立刻紅血暴流，他右手挽住了鷄的雙翅與脖子，左手拿了杯子，接着鮮血，等血接滿了，然後將鷄一扔，扔到天井中。

間，再拿過李守白的杯子來，分了些鷄血，其次在各人的杯子裏，也滴了幾點。滴完了，在杯子裏斟滿了酒，用個中指頭，在杯子裏攪亂着，向大家道：「咱今天相會，總是有緣，男子漢大丈夫，要幹就幹場大事，那位姑娘說的不願做亡國奴，我當兵的人倒不明白嗎？我當了大家的面，起個誓，我姓常的這條性命，若不交給中華民國，算爸爸白養活俺一場，說畢，站着把那杯血酒喝了，大家看到他這種激昂慷慨的樣子，大為感動，都把血酒喝了。李守白站起來，又和他握着手道：「常連長，你是好的，我佩服極了，我相信你了，我雖是個文人，我這條性命，也交給國家，以後我決不記你一絲一毫的仇恨。正說時，村子外面，嗚嗚一陣軍號響。常德標喝了一口酒道：「我要去歸隊了。再會罷。說畢，丟了杯子，起身就跑。大家坐在席上，倒怔住了。李守白真不料常德標說變就變，竟變成這樣一個好人。自己到這裏來，第一個大目的，本是要探問韓氏父女的，既是他父女走了，也無所事。決定了在這裏再耽擱一晚，明日就到定國軍防線裏去，歡迎記者團，村子裏既駐紮了軍隊，總不宜亂跑，因此在韓家住着，只說些閒話，並未出門。這天下午，天色轉陰，越晚黑雲越重，天上發墨似的雲頭，鬱結成了一團，直壓到村子外的樹頭上來。接着呼呼作響，村子外的樹，全數搖動，突然刮起大風來。大風之後，嘩啦啦一片響聲，由遠而近，正是風暴大雨，從地平線上吹了過來，頃刻之間，如麻繩粗細的雨絲，倒將下來，閃電不時

發出耀人眼睛的白光，在樹頭去閃去。那雷聲大一聲，小一聲，在半空裏摩盪着，把雨勢贊助得更加厲害。不必聽雷聲，只聽這嘩啦啦的雨聲，就令人魂飛魄散。李守白坐在堂屋裏不能出去，只抬了頭由天井屋頂上看了出去，那屋頂上露出門外的樹梢來，被雨淋着，都如病人一般，全彎了腰睡了頭，直壓到人家屋頂上來，屋檐的檐滴，都有手臂粗，天井裏立刻積了一坑水，慢慢的直要漫進堂屋裏來，雨是這樣的大，在屋子裏的人，大家反是不能作聲，只有昂了頭，瞪了眼睛，向兩腳望着。但是村子裏的兵，可不以有雨爲意，那軍號是嗚嗚的吹着，李守白見孟老板坐在他身邊，便道：你聽聽，那樣大的雨，我們在屋裏頭還不安，當兵的還要照常操練，當兵的也可憐，孟老板道：我常和當兵的人在一處混，據他們說，越是天氣不好，越要加倍的小心，誰也是願意找機會打人的。這樣大的雨，說不定今天晚上，這村子裏要出事，不信，等常連長來了，你問問他，二人說着話。天色已經昏黑，常連長身上，雨打得像落湯雞一般，軍衣軍帽上，牽絲的流下水來，還不會走到堂屋裏，先就嚷道李先生，我來辭行的，以後說不定不能見着面了。站在屋檐下，先將帽子摔了摔水，然後兩手揪着衣裳，擰出水來。李守白道：怎麼說這樣的話，今晚開上前線去嗎？常連長道：開往前線，那是家常便飯，怕什麼？今天晚上我帶一連人去挖地雷去，這件事，你敢去不去？十成有九，是個樂子吧？哈哈！李守白道：什麼？挖地雷。軍

隊裏那有這樣的工作，常連長道：這是說着玩的，可不是真挖地雷，由這裏斜過去二十里，有個卓湖口，由卓湖口過去，就好抄襲敵人的後路，這小湖裏有些漁船，都讓我們收過來了。他們渡不過來，只有咱可以渡過去，團長下了命令，叫俺帶一連人，先偷過去看看，隨後一團人都過去，什麼先偷去看？這樣險要的地方，敵人有個不埋下地雷的嗎？咱走到那裏去，就是去碰地雷，地雷炸了，咱大隊的人，就可以放心過去，咱心裏明白是明白，決不能對弟兄們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天用着俺了，俺就把這條性命送給國家，遲早是死，怕什麼？只要死得值就結了。李守白聽了他這話，心中倒有些黯然，可是面子上依然表示出很勇敢的樣子，便道：常連長，我知道你是個好漢，算沒有錯看了人，不過你說那地方有地雷，不過是這樣猜想，不見得果然就有，假使有的話，當然也有法子可以破的了。常連長這時已把身上的積水擰擠了下來，就穿着濕衣服，坐在堂屋裏，兩手按了大腿，自己對自己的身子，上下看着，笑道：這是個樂子吧？哦！你說破地雷，那倒有個笨法子，就是用牲口拖着大車，在大道上瞎跑，把地雷碰炸了，人再上前。可是這幾年中國人打中國人，莊稼人糟踏得可以，牲口大車，全藏起來了。那兒找這個去呢？二禿站在一邊，搶着道：村子裏還有三四十頭牲口，二三十輛大車。現在牲口藏在山窩子裏廟後頭，大車都放在村子後大水塘裏，有繩子拴着，繫在塘邊楊樹兜下，把繩子一



拉，大車就出來了。可是這樣大的雨到山上去要牲口，真不好走，也怕守牲口的人不肯放出來。李守白道：爲什麼不肯？鄉下人就願做亡國奴的嗎？那個要是不肯，我可以對他講講道理，常連長什麼時候要牲口？常連長道：我們打算晚上兩點鐘出發，十二點把東西辦齊就好了，李守白將手表一看，便道：現時不過八點多鐘，準來得極。好兄弟，我們去辦。說着，挽了二禿一隻手臂，就有要走的樣子，常連長道：李先生，你看我這一身，這大的雨，要你出去，我不過意。李守白道：爲國家的事，誰也不用謝誰，各憑各良心就是了。於是挽了二禿一隻手，走出大門去，孟老板由後面追來道：大家都吃苦，我在屋子裏享福嗎？拉牲口我在行，我也去，於是三個人走出大門來。走不上幾步，常連長也來了。李守白道：你還要辦大事呢？這個時候，怎不休息休息，常連長道：屋子裏只剩一個大姑娘了，我在那裏不大方便，李守白情不自禁的，說了難得兩個字。這時，由二禿在前引導，四個人在大雨裏走着，不曾走出村子，大家已是身上向下流水，那道路被雨洗着，已成了爛泥，腳一動，水泥咕咕一下響，眼前又是漆黑，的，五步以外，簡直一點也不看見，所幸天上還不斷的閃着電光過去，眼前亮一下，可以看到路的大致，四個人並不作聲，就在雨裏泥裏，努力向前走。李守白是個文人，孟老板又上了幾年紀，約走了一半的路，兩人都喘起氣來。常連長道：韓二哥你走慢點罷，這二位可有點不行，李守白道：不！時間有限

到了山上去，還不定費不費事，我們累了，回家睡覺罷了。說畢，他更快走兩步，不料脚一滑，人滾了下去，天上電光照着，正好滾到路邊大泥坑裏，他不待人家挽他，搶着就爬了起來，笑道：我真沒用，大家正問摔着了沒有，他並不稍微停留，就推了二禿向前走，二禿當然不能攔他，大家一口氣奔上了山頭，直奔極樂世界後殿。在那兩旁配殿裏，正繫了幾十頭牲口，守牲口的人共有三個，都在地上打盹，忽然聽到一陣脚步声走了進來，大家嚇了一跳。在電光閃爍中，看到有三個便裝，一個軍裝的人，便知不妙，呵呀一聲，全擁出殿來，二禿先道：六哥，你們別怪我多事，我也是良心上說不過去，不能不來一趟，他雖這樣說着，人家依然是莫明其妙，那個六哥在黑暗中就插嘴道：那不是二禿，這大雨帶了人來幹我們呀。李守白料到憑二禿去說這事，只有越說越糊塗的分兒，於是就把自己的來意說了一遍，說完了，又道：諸位想想，假是我們的軍隊打敗了，這個村子，立刻就要掛外國旗子，你們也成了亡國奴，留着幾頭牲口，就是人家不拉去，又有什麼意思？我們可沒有吃一個銅子的錢糧，爲什麼在這樣大雨裏頭，捨了性命，跑到這裏來，不都是爲了國家嗎？你們不願把牲口放出來，我們也不強拉，請問你們良心上過得去嗎？六哥大叫道：這位大哥，你說的是，牲口趕到那裏，我替你們趕了去。二禿道：好的，夠朋友，你幫着我們把牲口趕到村子裏去，水塘裏還有幾輛大車，可以把他擄了起來。

我們大家出點力。那六哥便叫道：德發，麻子，你們去放牲口，這樣黑的天，怎好走路，我去點火把，於是殿裏三個人，一齊忙碌起來。六哥在殿後紅通通的舉着兩個火把出來，照得全院光亮。這時雨已停止了，只有樹枝上的積水，不時向下落着，打在地上，點滴有聲，大家動手，將牲口放了一個火把在前引導，一個火把在後面押着，共同走下山來，那牛驢的蹄子，在泥路上走着，咕咕有聲。在路上，常連長不絕的向大家道謝，他道：中國人都像安樂窩村子裏人一樣，決不會亡國。李守白道：用不着全中國，有一半人是這樣就成了。常連長道：你這話，還得打個折扣，我聽長官說，中國有兵二百多萬，老百姓有鎗的，也有好幾百萬，這還不夠保護自己的嗎？吃虧總是自己打自己，所以有了今日，六哥在後面將火把舉得高高的道：老總，你這話痛快，當兵的都像你，把我媳婦賣了，給你們發餉，我也樂意。二禿道：你一個媳婦，值那麼多錢嗎？說着，大家都笑了。雨勢既停，大家趕着牲口，又談談笑笑，就感不到痛苦，一時便到了村子裏，李守白如何能經過這樣的辛苦，加上先前，又會滾到泥坑裏去過，滿身都讓泥漿糊了，非常難受，在路上，陣陣的雨後晚風向人吹來，其涼透骨，不住的打着寒顫，因恐掃了大家的興致，咬着牙，用力走路，以便取點暖氣，絕不肯表示自己受累，掙扎到了村子裏，身上只管抖顫，只得不敢再問以後的事，跑回韓家，在自己小箱子裏，找出一套小衣，就奔廚房。貞妹開門的時候，還不

會看到他的情形，跟着他到廚房裏來，在燈光下，見他衣服被泥漿粘在一處，哎呀了一聲，他顫着聲音道，大姑娘，請……你取口……熱茶……他抖顫着跑到灶門口去，灶裏雖不曾燒火，餘灰未冷，還有點熱氣，他搶着把濕衣服脫下，身上的泥漿也來不及拭抹，穿上乾淨衣服，就在兩捆茅草柴上倒下了，這屋子裏只剩貞妹一個人，他遇到了這種事，不能不救，在碗櫃子裏，找到一塊老薑，用刀拍碎了，也來不及燒開水，就倒了大半碗現成的熱茶，將老薑放到茶裏，用筷子一攪，然後到灶門口來，一手抱了李守白的頸頭，一手端了盞茶，向他口裏灌將下去。恰是這個時候，孟老板由外面走將進來，看到灶門口有兩個人摟抱在一處，他倒退兩步走了，貞妹連忙站起來，將孟老板叫進來，把話告訴他，孟老板看到姑娘臉上紅紅的，好像是很難爲情，只得鼻子裏哼着答應她的話，並沒有說什麼，也找衣服換去了，李守白躺在柴堆上，心裏是很明白，不過精神十分疲倦，懶得說話，昏昏沉沉的，就睡了一覺，及至醒過來時，業已夜深，灶頭上點着的燈光，照見着身上，蓋了一條布毯子，身上自感到有些暖和，便很舒適的，就定了一定神，自己摸回屋子去睡。檐溜滴答滴答的聲中，却聽到牆外有一人點名，陸續的有人答應，隨着報名數叫口令開步走，其後就是人腳驢蹄，踏了泥漿聲，那大笨的車軸和木質互相撞擊着，卜突卜突，漸漸由近而遠，最後至於全聽不見，又恢復夜色的寂寞了。這分明是

常連長帶了他那一連人到草湖口去，這樣的情形，於夜深出發，令人有無窮的感慨。想那大多數的國人誰不是高枕而臥的，在黑甜鄉裏呢？這一批拚命上前線的健兒，希望他們成功也罷，他有了這一個念頭，便睡不着，只是胡想着，約莫有兩小時，忽然狂風大起，只聽瓦上嘩啦作響，大雨又跟着下來，雨經大風捲着，緊一陣，緩一陣，彷彿人坐在海船上，屋外是狂濤怒捲，因為心理上是想到航海，倒好像這屋子都有些搖動。這個時候，去偷營的人，恐怕也不過剛剛在渡船上，想來是十分危險的了。聽聽屋子裏，大家都沒有聲息，想是爲雨聲所蓋，要找他們談談，半夜叫醒人，又有些大驚小怪，於是一人慢慢坐起，要走出房門去看看，殊不料今晚泥雨中一趟山路，受累受寒，身子已被困乏得可以，剛剛站起，頭上一陣昏暈，上重下輕就倒了下來，伏在床上，許久動不得，竟是病了，自己心裏却很明白，同居幾個人，都是受累的，不必去驚動，靜靜的伏着，自己培養精神，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兩小時之久，鎗炮聲就在遙遠的地方傳了過來，起先以爲是雷聲，後來這鎗聲連珠般的響着，這可以證明是遠處有戰事發生了，李守白心想，這一定是草湖口的偷襲華軍，開始動作了。萬一華軍失敗了，這村子當然是難保，自己身臨戰地很久，反正是事外之人，那一方軍隊勝敗，都沒有關係，現在聽了草湖口的炮聲，便好像有個人不住的在耳朵邊叫着，你要作亡國奴了，心裏也就像什麼東西，燃燒了。

一般只是起臥不安，這樣悄悄的聽着消息，放到了天亮，便覺兩隻眼皮異常的枯澀，頭腦昏昏沉沉的，自己的身體，好像在水面上飄蕩着，四處不落實，兩太陽穴下，好像一陣陣的只管向外冒着火，睡在床上，翻來覆去幾次，總是不舒服，糊裏塗糊的睡過去了。睜眼看時，却見床面前放了一張茶几，茶几上有把茶壺，另外一隻杯子，覆着在茶几上，貞妹兩手反在身後，却靠住房門在那裏站着。她臉上雖不搽脂粉，可是一條辮子，梳得十分油亮，額頭上梳的劉海髮，也剪得齊齊的。身上穿的一件藍布褂子，熨貼得沒有半絲皺紋，看她那情形，簡直不像是戰地裏的一位姑娘。眼睛望着她，正自在這裏揣想着，貞妹倒低了頭走去。但是她也只剛剛走出房門一步，又走了回來，就向他問問道：李先生，你身上有些不舒服嗎？李守白聽她問着，不由得哼了一聲，將頭在枕上，微微點着。貞妹皺了眉道：是昨天晚上，淋了大雨，所以變成這樣子，不知道要緊不要緊？若是要緊的話，這裏可沒有醫生找，要吃什麼，也是沒有什麼。李守白哼了一聲，又搖搖頭，表示並沒有什麼要緊。貞妹口裏問着話，身子漸漸的向床前走過來，又低聲問道：李先生不吃什麼了嗎？當他問這句話時，差不多已是靠着床站住的了，低了眼皮，只管看他的臉色，他情不自禁的又歎了一口氣道：病的實在不是時候。說畢，他又閉上了他的眼睛，貞妹停住了許久，也歎了一口氣，見他和衣而睡，只有一條薄線毯子，於是彎了腰，替

他將線毯子牽上來，把身體完全蓋上了，蓋好了，依然在床面前站了陣子，這才走開，李守白對於這些，一概是不知道，昏昏的，睡過幾個鐘頭之後，日已過午。孟老板走到屋子裏來問道：李先生，你心裏覺得怎樣，比天亮的時候，好些了嗎？李守白睜開眼睛向他望，靜默了許久，才向着人家點了點頭。孟老板倒不明他這點頭是何意思，是說病好些呢？或者是說病沒有好，多謝垂問。孟老板道：這村子裏並沒有什麼可吃的，是不是給你熬點稀飯吃。李守白不作聲，搖了搖頭。孟老板道：要不然，給你泡一壺好茶喝。李守白還是搖着頭。孟老板自言自語的道：這個村子裏，找東西真不容易，要想找些白糖沖水喝都不行，怎麼辦呢？李守白依然是不作聲。只向人家望着，那頭似乎要搖不搖的樣子，孟老板問了幾句話，都沒有得病人的許可，自己也有些難爲情，只好靜靜的站在屋子裏，看看李守白的狀態，他又閉上眼睛，睡過去了。貞妹站在房門外探頭探腦，孟老板輕輕問道：你怎麼不進來。貞妹將脚步放得輕輕的走了進來，笑道：我怕有什麼不便。孟老板道：他就是這樣昏昏沉沉的睡着，大概是病得很厲害，我們和他汗水相近，沒法子可以替他作主，就是替他作主，一找不着醫生，二找不着藥店，也是不行。貞妹道：剛才他醒過來，他沒有說吃什麼喝什麼嗎？孟老板道：他什麼吃喝都不要。貞妹道：他什麼吃喝不要，不會活活的餓死了嗎？孟老板道：一個人生了病，那有什麼法子呢？貞妹靜靜的

站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說。孟老板道：「你在這裏稍微等等看他可要些什麼我到村子裏去看看。」今天爲什麼這樣鴉雀無聲的，貞妹道：「好罷，你去看看，我在這裏坐着，孟老板聽說就離開了，貞妹在床邊一張椅子坐着，靜靜的向床上望了。」李守白忽然睜開眼來，向着貞妹哼了一聲，貞妹以爲是向她有什麼表示，連忙迎到床面前問道：「李先生你怎麼樣了？他本來是不願說話，可是看到她一雙眼睛，注視在自己身上，好像很是關切，倒不容他不答話，便哼着慢慢答道：『大燒大熱，我週身不舒服。』貞妹伸着手，摸了他的額頭道：『啊！很是燙手，在貞妹如此驚訝的時候，李守白可得了一種很深切的安慰。』那額頭與那手接觸着，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感想。貞妹見他眼光閃閃向人，便用很柔和的聲音道：『李先生你一天沒有吃東西了，肚子不餓嗎？』李守白輕輕的搖着頭道：『我什麼也不要……因爲我不想吃，多謝你的好意。』貞妹道：『一點水不讓它到肚子裏去，那總不好，我燒點開水，和你泡壺茶喝罷。』剛才我在櫥櫃子裏找到了一點好茶葉，她站在床前，兩手按了床沿，很誠懇的期待着。李守白怎好拒絕人家的盛意，便道：『大家都在難中，我怎樣好來麻煩你呢？』貞妹道：『雖然說是大家都在難中，可是李先生是難中遇難，我們也不能見事不救，作點粗事，也不會累死人，你就不必放在心上。』說畢，還用手按了一按毯子，表示安慰的意思，然後才拿了茶壺走開去了。李守白心裏想着，不料會在這種地



方害病，在這種地方害病，又能得着這樣一個誠懇的貞妹來伺候，可見人生的遇合，實在是不能預想的，這位貞妹，也很率真，不過對於人情二字，似乎比韓家姑娘，看得更透澈一點，我對人家，何以爲報呢？揣想了一陣，只見貞妹兩手捧了茶壺，從從容容的走了進來，先將壺放在茶几上，然後將壁釘上掛的手巾取下來，在鼻尖上嗅了幾嗅，接着將杯子擦抹了，又斟上些茶，將杯子薄刷了幾下，將茶底潑了，再斟上一杯茶，兩手捧着，走近床邊，向李守白低聲問道：李先生，這茶你就喝嗎？說着將茶杯要向茶几上放。李守白存枕上點了頭，一手撐了床，將身子略微昂起一點，但是哼了一聲，又睡下去了。貞妹回頭看了看房門外，低聲道：你抬不起頭來，我來捧着給你喝罷，不要緊的。說着，手捧了茶杯，送到李守白頭邊來。到了這時，李守白不能讓人家姑娘受委屈，只得微昂着頭，就在她端的杯子裏喝茶，大半杯茶，就是這樣一口氣喝下去了。貞妹俯了身子向着他臉上問道：你還要喝一點嗎？李守白搖搖頭。兩隻手抱了拳頭，向她連拱幾下。貞妹道：我早已說過了，大家都在難中，你這樣客氣，倒顯出情誼生分了，我看李先生總應該吃一點才好，可不能說想吃什麼替你找去，除了喝稀飯，就是和麵作碗疙瘩兒湯吃。李守白心裏是二十四分煩燥，實在不願意多說話，不過這煩燥的樣子，可是不便讓貞妹覺察出來，勉強笑道：大姑娘，你也去休息一會罷，不要讓我太過意不去了。他不說這話，倒

也罷了，他說過了這話，貞妹索興在旁邊的籐椅上，也不說什麼，也不再問話，只當是休息着，自然，這是在這裏陪伴着，病人要什麼，隨時就有人伺候？李守白叫她休息，她就休息了，却不好意思再叫她出去，只得閉上眼睛，預備再睡。但是溫度燒得過分，腦筋澄清不起來，眼睛微微的閉着，就有許多的幻象，在面前發生，自己似乎在大花叢中，又似乎在波浪洶湧的一葉小舟上，甚至自己和許多人在打架，打得頭破血出，可是一剎那的工夫，又和許多朋友在大吃大喝，幻象如電影般的刻刻變換，人也非常忙碌。忙得心裏亂跳，自己又累又怕，只得連連哼了幾聲，睜開眼睛來，貞妹坐在籐椅上久了，也用手撐了頭，在那裏打盹。她聽到哼聲，趕快站過來，問道：李先生，你現時怎麼樣了？李守白道：不怎麼樣呀。貞妹道：不怎麼樣，爲什麼你哼了起來呢？無論什麼人，總都有個求人的時候，況且我們都已經出門的人，應該大家幫大家的忙，你就只當還是住在我飯店裏，我不也是要伺候你的茶水的嗎？李守白還不會謙遜着，她就說了這樣一大遍，真個和她謙遜起來，又不知道她要說些什麼，只好再抱着拳頭，二次和她拱手。貞妹道：我想，你納該勉強吃一點，人既然是病了，又沒有東西吃下去，怎樣的打得起精神來呢？我倒想到了個吃法，把麵粉先在鍋裏一炒，炒焦了，放了芫菜葉子進去，用水一煮，又稀又香，你多少可以吃一點的。李守白因她說得那樣好，也就想嘗一點，就點了點頭，貞妹大

喜對他道：我就去給你做，我看我爹回來了沒有，他若回來了，讓他來陪着你。李守白道：不必了，我還是一個人躺着，清淨一點兒的好，貞妹啊啲了一聲道：我不知道李先生不要人陪着的，若是李先生早說了，我就早走開了。李守白道：沒關係，貞妹走出房去，約莫忙了一個鐘頭，就用小托盤，托了一隻碗進來，悄悄的放在桌上。笑着對他道：作得了，我嘗了嘗，很好吃的。李守白微抬着頭，隨着又放下頭去，那樣子，是力氣支持不住了，貞妹站到床邊，側了身子，坐在床沿上，手上拿了碗筷，向她道：我來喂給你喝，好嗎？李守白不覺露齒微微一笑，後又搖着頭道：這就不敢當，我自己坐起來吃罷。於是兩手撐了床，身子慢慢向上挺着起來。貞妹見他十分無力氣的樣子，只好丟了碗筷，兩手扯了他的手臂，將他拉了坐着，很快的找了兩個枕頭，塞到李守白身後，撐住了他的腰。李守白坐是坐起來了，可是已經接連哼了幾聲，貞妹站在一邊，正要伸手去扶起筷子碗來，一想他剛才拒絕了喂吃的，立刻手又縮了回來，只是呆呆的站着望了他。他手扶了碗，停住了許久，然後才將筷子拿起來，筷子只伸到碗裏去攪了幾下，就連連哼了幾聲，他只把碗端起兩三寸高，手抖顫着，立刻又放下了。貞妹皺着眉看了許久，接着便道：李先生我看你，實在是不行，我端着你看，這也沒有什麼要緊，一個人害了病，總也不能把好人來打比。李守白道：我覺得總是不敢當！貞妹看他那樣子，已是不再拒絕，便慢慢的走

近兩步，先把茶几搬開，然後端了碗筷，就在那裏站着向李守白笑這。李先生，你是個很開通的人，還避什麼嫌疑，你就吃罷。再不吃，可就涼了。李守白見她微彎了腰站在這裏，果然是不避一點嫌疑，若果不理會人家的話，豈不讓人難爲情，於是向她點頭表示謝意，然後將頭伸着，此引似掩避，她將碗送到他嘴邊，他就陸續的向下喝着去。心裏同時想着，自己這樣大的漢子，倒要一位姑娘喂東西自己吃，未免是件尷尬事，於是搶着喝了兩口菜糊，打算就不喝了。又誰知他的胃很弱，搶着喝下去，把胃翻轉過來，哇的一聲，吃下去的東西，箭一般的極將出來。他的口，乃是對了她的胸前的，吐了她一身，而且有許多斑斑點點，濺到她的臉上來，李守白呵哨一聲，望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倒並不顧身上骯髒，放了碗，先搶着扶守白睡下去，皺了眉頓着脚道：好容易吃下點東西去，可惜又吐了。李守白道：真是對不住，把大姑娘的衣服全弄髒了。貞妹笑道：那不要緊，我換件衣服就是了。你剛剛吐過去，不要動，好好的躺會子罷。你不要人陪的，我走罷。李守白哼着道：沒關係。貞妹先跑到他說句沒關係的了。現在他又說是沒關係，大概自己坐在這裏，是不至於惹他煩膩的，於是還在那張籐椅子上坐着。李守白對了他，很注意的望着，她却是沒有介意，臉正對窗子外看着呢。李守白哼着道：大姑娘，我把你身上衣服吐髒了呢。你不去換一件嗎？貞妹低頭看着，不由得哎呀了一聲，這就匆匆出門而去。

李守白看了她這情形，就知道她未免有些爲情顛倒。但是她真個爲情所顛倒時，却令他加一重苦惱了。這話從何說起呢？容在下面交代。

第十二回 聚首來貴人忽通媒妁 遁詞陷遊子假定婚姻

原來李守白自見韓小梅後，覺得只有娶了她，終身可以得着無上的安慰，並不需要別個女子了。不料到了永平，緊接着就認識這個貞妹。像貞妹這樣相親相近的人，一個客中的孤身男子，實在禁不住她那一種吸引。如果自己是個絕新的人物，把男女問題，看成極輕淡的話，那末，只在永平孟家老店時，就可以和貞妹，加進一層較深的關係。可是他沒有那種毅力，覺得隨便破壞一個女子的貞操，自己丟着腦後不問，乃是一件殘忍的事情。自己猶豫不決的，所以就逃出了永平。到了安樂窩以後，當然這一頁情史，可以揭了過去。然而偏是她又來了，而且是先有救命之恩，現在又有侍病之惠，人心都是肉做的，這樣一個女子，還不足做情人不成？不過在自己秤衡起來，又覺得小梅的相貌，知識，性情，都是極合格的，若是把小梅丟了，要這個勉強湊數的貞妹，却又可惜。愛情若就是愛情，當然是小梅好。不過愛情若適用報德主義這一層時，貞妹却也不可太冷淡了人家。因為如此，於是就加上一重痛苦了。他在十分無賴的時候，不得一個主意，反是沉沉的睡着了。不多一會，貞妹換過衣服走回來，只到房門口，就把脚步放輕，看看房子裏的人，身子側着向裏，似乎睡得很沉熟，便輕輕兒的，

一步一步點了脚尖走到屋子裏來。她的眼光都注視在床上，倒忽略了近處，無意之間，卜的一下響，把那茶几打翻在地。李守白在床上哼了一聲，向外一翻身轉來，貞妹臉都臊紅了，向他笑道：李先生是剛睡着的吧？李守白道：我沒有睡着，一個人睡在床上，不閉上眼睛去睡，是煩悶得很，閉上眼睛，可又是再電影院裏看電影一般，鬧得神志不安，很願有個人陪着我談談。貞妹心想，剛才他不要人陪他，這會子又希望有人陪他談談，這個人說話，是這樣的不準，不過害病的人，心思總是不耐煩的，一會兒願意這樣，一會又願意那樣，雖然是說話矛盾，乃人情之常，也就不能怪他，使笑說：我是不大懂得什麼，我和李先生談不上。李守白微笑着低聲道：你太客氣。說畢，又微微的呻吟起來。貞妹本想了幾件事情，打算和他慢慢談着，現在看到他這種神情，他未必有精神和人談話，自己應當體諒人家，不要去分人家的神，因之只在旁邊那張椅子上坐了。向床上看着，有時，李守白向她看去，她纔搭訕着問，可要吃什麼？喝什麼？否則就低了頭，閉上眼睛打盹。二人都不說話，有半小時之久，李守白先睡着了，貞妹只管打盹，頭向下栽着，自己倒把自己驚醒過來。看着床上，李守白已是睡熟，自己待要繼續枯坐，也是無聊得很，而况昨晚大風大雨，鬧得整宿沒睡，這時眼皮澀得厲害，應當睡去，只是心裏又想着，萬一他要醒過來，就是要口水喝，也費極大的事，現在只有伏在茶几上稍睡片刻，縱然是

睡着了，他只要喊上一聲，我就可以醒過來的了。如此想着，兩手伏在茶几上，頭就枕了手胳膊睡。實在是疲困極了。頭剛枕着手臂，人就昏睡過去了。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只覺兩隻手麻木着，捏不起來。額頭上的汗，沾着頭髮，只管向下滴。李守白睡在床上，已是先醒過來，看了她呆坐在那裏的樣子，哼了兩聲，又問道：大姑娘，你不必客氣，你若是累了，可以先去睡覺，我好了許多，不要什麼了。貞妹將左手，慢慢的撫摸着右手臂，等手恢復了原狀，才道：我倒是不要睡，不過我還要作晚飯大家吃，換個人到這屋子裏來坐坐，好不好？李守白實在是不願意二禿或者孟老板到屋子裏來，不過沒有人作替工，貞妹是不肯走的，無可奈何，只好向她點了點頭。貞妹和李守白在永平相處了一些時，也略微知道些他的脾氣，看他這樣子，是不歡喜人來吵他，不過對於自己，却是歡迎的。這樣看起來，他是對我另眼相看了，有他另眼相看着，這更是可以高興的事了。她如此想着，索興整日的坐在這屋子裏。這把一個孟老板，却鬧得多加一重心，時時的向這屋子裏偷看着。過了兩天，李守白的病，已經慢慢見痊，貞妹始終還不離開這屋子。孟老板心裏想着，這可不成話，爲什麼這樣大姑娘，老惦记着一個青年書生理。本待重話說女兒兩句，又怕李守白聽了不方便。因之過來過去的時候，總對貞妹說，你也出來走走動動罷，別老在那屋子裏吵鬧李先生呀。貞妹對於這個話，不置可否，總是鼻子



裏微微哼上一聲。到了這日上午，孟老板又見貞妹在李守白床前，替他蓋被。使大啓道：我有兩件衣服，拿到外面去跟我洗洗。村子裏的兵開走了兩天沒事了。貞妹因他的話音很重，怕得罪了李守白，只得撇了嘴走了出來，問道：衣服呢！孟老板道：在那椅子上。貞妹也不問是什麼衣服，是否真要到外面去洗，在堂屋子裏抓了兩件衣服，就向外面走了去。她忽忽忙忙由裏面向外跑的時候，她並沒有加以考慮，其實莊子上，現在已不是那樣太平，定國軍已經有兩團之衆開到安樂窩來，接共和軍的防務。雖然兵士們還沒有開到民房裏面來，然而到處都是兵了。貞妹出門來，是低了頭走的，及至抬頭一石，却吃了一驚，這時原有五個兵士，架了槍枝在當門，大家在地上盤膝而坐。另一個人站着，身上背了把拖紅飄帶的大馬刀，手上拿了把手槍，正在那裏上完了子彈，他因為聽到大門開着響，所以把手槍向門裏一比，作個預備打人的樣子。等到門開了，乃是一位姑娘，他才笑着把手槍向皮套子裏一插，將肩膀抬了兩抬。坐在地上的幾個兵，心時也都回過頭來石她，有兩個人便站起來笑道：喂！好的，這地方，還有這樣一子啦。貞妹現在雖然是不怕兵了，可是總也不願意和他們一般見識，鬧起口角是非來，因之站在門口呆了一呆，縮脚就向後退。又因退得匆忙，來不及關大門，就走進去了。到了屋子裏，自己也有些後悔，這些兵大爺，總以不得罪他們爲妙，及他們石見了，就是一層麻煩。

不看到剛才那個拿手槍的兵，做出那不規矩的樣子來嗎？這樣想着，她就不住的皺了眉，她對於這事，果然有先見之明，只聽到門外一陣皮鞋雜沓聲，接着有人嚷了進來道：「真有個好的嗎？我不信，總得看看，六七個武裝的兵士，齊向裏面擁將進來。在前面幾個兵士，都指着貞妹道：『就是她。』」拚長，你看怎麼樣？說時，一個人身上掛了手槍，一溜歪斜的向裏面走了進來，口裏還不住的笑道：『我真不相信，在這種地方，還會有小姪兒在這裏住着，難道真不怕死嗎？我來看看她……』」

「啊啊！那人越說越走近，越走近看得清楚，突然停住了腳，人向後一退。貞妹老遠的聽到這個人說些不好聽的話而來，心中可就想着，又是一個常德柳來了。好容易得着一點機會，拚了性命，把他說得妥協了，現在又來了這樣一個人，這可叫我沒有法子應付了。她正如此爲難，聽到那個啊啊之後，也失驚道：『那不是二哥？』」

那人道：「呵呀！大妹子，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原來這個人，便是孟老板第二個兒子孟廣才。貞妹叫起來道：『爹！你快來，二哥也來了。』和孟廣才一同進來的兵士，一看這二人的神氣，大家都噤口不能作聲。孟老板聽到貞妹叫，三腳兩步跑了出來，看到孟廣才，倒遠遠的站住，向他渾身上下打量，孟廣才便站着叫了一聲爹，孟老板看着，實在沒有錯誤了，然後向他道：『這真是巧事了，會在這地方相會。孟廣才這時才明白大家說笑了半天的美人兒，乃是自己的胞妹，又羞又氣，臉漲得通紅，回轉頭來。」

向那些人道：沒有你們什麼事了，你們都出去。那些人也有些難爲情，板着脸退出去了。孟老板將他引到堂屋裏，將他投軍的事問了個清楚，才知道拉去當夫子的時候，那是個名，實在是拉去當兵，所幸打了許多仗，雖掛了兩回彩，竟是無仗不勝，因此升着當了排長。最近由鄰縣調到尙村，雖是到家很近，然而始終是軍事吃緊的時候，沒有法子離開軍營。今天新開到安樂窩來，因爲師長下了命令。大家要顧點面子，不許開進民房，所以大家都在村子外露營，只有師長帶了三百多名衛隊，駐在村子裏，自己也是衛隊裏的排長，所以在村子裏休息着，房子還沒有找妥呢。孟老板聽說兒子當了排長，而且又是衛隊，很接近師長的，心中十分歡喜，把自己到此地來的經過，也略微告訴了廣才。廣才聽說母親去世了，少不得傷感一陣。坐着談了許久，因怕營裏有事，就向父親說，先回去看看，把話和衛隊營長說明了，回頭再來暢談。孟老板道：你早點來罷，我們這裏做好了菜，等着你來吃晚飯呢。廣才答應去了，孟老板伸了手，不住的去摸自己的鬍子，因向貞妹笑道：真不含糊，我現在已經是老太爺了。你說我運氣好吧，不該死你媽，再說我爺兒倆還逃難在外，要說運氣不好吧，你二哥現在是真做了官。貞妹也笑道：不管做官不做官，我們在這地方見面了，就是一件喜事。孟老板道：怎麼不是官呢？排長就很不容易到手的差事，當了排長，就不愁當連營長，當了連營長……他說着頓了一頓。

道那就夠了我們一個開飯店的人家還想家裏出什麼大官這就很可能的了我看那樹裏不是還有一大塊臘肉嗎？不管有多少，你拿去煮上，你二哥打仗多麼辛苦，難得會着的，讓他吃一點，貞妹見孟老板老是張了嘴笑合不攏來，覺得父親是十分高興，自己不可打斷了他的興頭，於是很高興的向廚房裏去做飯，剛到廚房裏來，又想起自己有這樣可喜的事，不能不告訴李守白知道，於是很快的跑進李守白屋子裏去。她一脚跨進房門的時候，才想起人家已經有過表示，很厭膩別人進房裏來擾亂的，怎麼又跑了進來，把和人不相干的事情來告訴呢？這樣想着，未免有點躊躇不前。李守白在床上看見了，却笑着向她點點頭，看那樣子並沒有什麼不悅之色，便笑着走上前來，從容問道：李先生，你的病，現在好些了嗎？李守白點點頭道：好些了。其實貞妹進屋子來一次，必要這樣問一句，李守白也總是答應好些，如果真是那樣來一次就好些的話，貞妹一個鐘頭來兩次，一天內要好些兩次，他的病，也就早該完全好了，何以還是那個樣子呢？不過貞妹見他面之時，非這樣問上一句，似乎手續未清，所以李守白也就只得答應她好些了。貞妹每次聽了這句話，心裏就像安慰了許多，尤其是這次聽了，更加快慰，就向他笑道：李先生，我告訴你一件新聞，我二哥也到這裏來了，他還是個排長呢。李守白覺得這也不算什麼新聞，而況自己躺在床上，還是十分的煩膩，便隨便答應着，哦了一

聲。可是第二個感想又告訴他，大姑娘這樣來告訴，一定是二十分的高興，就這樣的隨便答應她，似乎不副她的期望，於是勉強將兩手抱了拳頭，拱着道：恭喜恭喜！貞妹笑道：我倒看得平常，不過如此。可是我爹歡喜的了不得呢。李守白使只管點頭，貞妹道：回頭我哥哥再來了，我給你引見引見好嗎？他原是點着頭的，現在依然還是點着頭。貞妹以爲他已經答應了，自己很高興，覺得和常德標那番交涉，只能表示自己的才具，不能抬高自己的身分，現在有了個做排長的哥哥，這就很有面子了，當時帶着笑容，自回廚房去做飯。飯菜做得剛好，孟廣才已經來了，貞妹因爲飯得了，想起李守白也不能餓着，和他舀了一碗米湯送到他屋子裏去。孟廣才坐在堂屋裏和孟老板說話，見妹妹到旁邊一間屋子裏去了好幾回，據父親說，那屋子裏住了個單身外鄉人，是北京一家報館裏的先生，心裏就有些納悶，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妹妹是沒出關的姑娘，就這樣的伺候人家，可有些過分。他當時看在眼裏，心裏悶住了這句話，却也沒有作聲，過了一會，貞妹由房裏出來，廣才向她招着手道：大妹子，你過來，我們今天重見面，可以到一處來談談，你老忙些什麼？貞妹道：我忙着作飯你吃呀，屋子裏有個病人……！喲！這件事，爹還沒有和你說明吧？說畢，她倒很尷尬的臉上一紅。孟廣才看到這種情形，倒有些不解，什麼事和我沒有說明，難道我妹妹給了人家了？本得對父親就問這句話，無奈今天進門

的時候，自己舉動，欠些端重，這已很夠妹妹生氣的，自己爲人就不正，怎好管她的事，當了妹妹的面，這話是不好問，等有了機會再說罷。他心裏如此想着，恰好貞妹不斷的送菜送飯到堂屋裏來，他始終得不着一個機會。去問孟老板的話，加之孟老板把二禿找來，和廣才介紹了，也在一桌吃飯，面前有個生人，妹妹婚姻的事，更不能冒昧的說，只是話裏套話，向孟老板問屋子裏病的這個人，是怎麼一個來歷。孟老板於是將李守白在城裏住飯店認識說起，其間送常營長見師長，因之與常連長結仇，以及前日打架講和的事都說了。孟廣才一想，原來妹妹和姓李的交情有這樣好，人家和師長都交上了朋友，想必也是很有來頭的人，妹妹嫁得這樣一個人，總算是高攀，還有什麼說話，怪不得在那人屋裏進進出出，不嫌麻煩了，不過心裏如此揣想，究竟對是不對，還不得而知。總得問明了父親才算事實，這也不是急事，明天問也不遲。妹妹在飯店裏的時候，雖不免和客人倒茶送水，但是也不過偶然作一兩回，現在專一伺候一個病人，若沒有原故，父親是會說話的，父親既然看得很是平常，當然有原故，自己也就不必多問了。大家坐着吃飯，談些別後的事情，正是高興。忽然堂屋外一陣指揮刀尖和地相觸聲，並那很雜亂的皮鞋聲，廣才以爲不過是平級的弟兄們來了，不大在意，忽然有個人，在門外喊道：師長來了。廣才回頭看時，可不就是本師的師長強執中嗎？這真是千萬想不到的。

事，他竟會跑到這種地方來，自己手上還捏了筷子，兩腿向後跨過了板櫓，才掉轉身來，舉手向強師長行禮。可是他右手拿了筷子，只好舉起左手來行禮，然而左手只舉平耳朵邊，立刻感到了自己的錯誤，把拿筷子的右手拾起來，然而帶筷子行禮，這更不像話，一時之間，時而舉着左手，時而舉着右手，兩手亂動，那強師長是個短小精悍的個子，瘦黃的臉子，並沒有留鬚，戴了一副軟腳眼鏡，把那射人灼灼有光的眼睛蓋上一層，他灰色的軍衣，自是比兵士做得精緻的，乃是很合身材的。加之他身上束了皮帶。橫拴了武裝帶，越是把他的身材緊束着，現出週身是勁的樣子來。貞妹聽得清清楚楚，師長來了，而且自己哥哥那樣荒亂的樣子，不是見了師長，也不至於如此，只是看看這師長，小小的個子，並沒有多大的威風，這倒好像雜耍攤上賣武藝的人一樣，真料不到這種人會做了這樣大的官。她心裏如此想着，一雙眼睛，自然是不免在他身上多繞了幾圈轉。強執中走進來之後，他一雙眼睛，也是射到貞妹身上，如今彼此相注，未免目光交觸，貞妹心裏，早就爲師長兩個字先聲所奪，現在師長用目光射着她，更是有些膽怯，因之立刻把頭低了下去。強師長向屋子四週看了看，用手揮着大家道：哦！這是孟廣才家裏。巧！你們父子會面了。你們只管吃你們的飯，我是到村子民房裏查看，不多你們的事。說畢，向貞妹身上又打量一下，貞妹原低着頭，看到師長後面跟的衛兵，都直挺

挺的站着，像死屍一般，心裏很是替他們受罪，而且也覺着有趣，就禁不住微微一笑。在她這一笑的時候，正當強執中的目光射在她的身上，強師長若不是部下跟在後面，威嚴所關，他也要報之一笑的了，他在這裏並沒有耽擱多少時候，轉身就走了，師長走後，大家還照樣的吃飯，不過那談鋒轉了個方向，轉到師長身上去了。捉到了強師長，孟廣才週身都是勁頭，覺得他的師長飲食起居言語行動，沒有一樣不是可以作爲談話資料的。直談到天色渾黑，方才回去。到了次日，李守白的病，已經好些，吃過了早飯，孟老板母女正在閑談着，只見廣才忽忽的跑了進來，向貞妹望着呆了一呆，然後向孟老板道：爹，我有件事和你商量，成就成，不成再說，你別怪我。孟老板道：你說罷，只要辦得到的，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商量，廣才道：當了妹子當面，我就說了，昨天不是我們師長來了嗎？你猜他來作什麼？他來看我妹子來了。貞妹將臉一板道：二哥，你說話還是這樣莽撞，你可當了軍官了。廣才望了她道：你不用忙，等我慢慢說呀。於是取下頭上的軍帽，將手絹揩了揩額頭上的汗，搬了個方凳子，在當門迎風坐着，手上還拿了帽子，不住的當扇子搖。孟老板道：有什麼話，你就說罷，說出來有個商量。貞妹也不能怪你。廣才道：這話可不是我造的謠言，我也是不願意，昨天和我一路進來的，有個衛班長，他跟了師長兩年，他說我們妹子，跟師長的三姨太太，簡直長得是一模一樣，這位三姨太太，死了半年多



了，他回去和師長一報告，所以師長親自跑來看看。他回去說，實在是像，就叫人對我說，可不可以和他攀一門子親，他現在還有四位太太，不把我妹子算第五的，還讓她補第三位那個缺，只要我們答應，也許我們要什麼就給什麼，可是我知道我師長的脾氣，愛的時候是真愛，不愛的時候，就不讓你在她面前出現。有三個太太，都是沒有討多久，就轟起走了的，平常他脾氣也大，動不動就打人，我不敢作這個主，再說我看妹妹這情形，好像給了這位李先生，也不能再許配人，所以昨天晚上晚晌，就對衛班長說，我有兩年不回家了，妹子到了歲數了，怕是爹媽已經給了人家，我這樣說着，以為可以推辭的了。可是衛班長又說了，只要沒出門子，給了人家也不要緊，給那頭幾個錢，把這事退了。就得了，這年頭，誰還敢和現任的師長搶個媳婦不成。我聽了這話，想他們是非辦不成，所以我趕着回來問問，也許那衛班長就要來，這件事若是照我看，辦也好，不辦也好，不是爹和妹子拿主意，咱們真要是攀上這一門子親，我敢說誰都不愁這輩子沒飯吃。妹妹能找個作師長的姑爺，還有什麼話說，就是一層，將來究竟受氣不受氣，我可不能保險。他說了這一大套子，真妹聽了臉上紅一陣子白一陣子，並沒有答話，孟老板想了許久，點點頭道：好倒是件好事，只是咱們雖是作買賣的，憑着老字號賣錢，可沒有作下流事情，現在把姑娘給人家作五六房，孩子受委屈點。你又說師長性子暴，若是動不動罵

上一頓，打上一頓，這也不值，姑娘雖是我養的，論到這樣的終身大事，我也不能作主，姑娘，你的意思怎麼樣呢？貞妹聽哥哥話時，已然在可否之間，現在父親又這樣說了，便道：咱們買着力氣，還可以混一碗粥喝呢，憑什麼去給人家做第五六名的姨太太，這師長就是狗眼看人低，爲什麼不說我像他爹，像他媽，單說我像他三姨太太。說畢，掉轉身軀，跑回屋子裏生悶氣去了。她一個人在屋子裏，悶坐了半個鐘頭之久，孟老板口裏啣了旱烟袋，踏了鞋，慢慢踱進房來，貞妹坐在圍椅上，一隻手撐住椅子托了頭，只管向着窗子外面出神，父親雖然是進來了，她却只當沒有看見。孟老板道：孩子，這件事，我們還要商量商量呀。慢說你哥哥在他手下當排長，要跑也跑不了，再說他的軍隊駐紮在這村子上，他還不是要怎樣就怎樣嗎？我們答應不答應權在我們自己，不過我們總要想句好聽的話，把人家敷衍過去，免得又出什麼亂子。你想，上次一個常連長，就幾幾乎要了我們的命，現在一個師長和我們幹上，我們對付得了嗎？貞妹道：哥哥不是說了嗎……她掉過臉來說了這句，依然又回轉臉去。孟老板倒不明白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她指着廣才說的那句話，望了她道：你二哥還是我你自己拿個主意，他們師長說了，還說你……你……你昨天笑來着，貞妹突然站了起來，又坐下去道：這真是見他的鬼了。你告訴二哥，就用二哥說的那句話回覆他們，爹，你自己也不忍心，讓你

的姑娘去作人家第五六房，而況那人的脾氣，又是不好惹的。孟老板道：你二哥說了什麼話，拿什麼回覆人家，我還真不知道呢。貞妹急得站起來跳着脚道：哎喲！你知道，你不知道，二哥也知道。孟廣才也在後面跟着來問妹妹的話來了，便道：我明白了，就是那句話，說妹妹有了人家，孟老板還不放心，就問道：究竟這句話能說不能說呢？貞妹皺了眉道：你也太怕事，反正他不能夠搶有了人家的人。孟老板見貞妹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倒有些奇怪，自己的姑娘，何嘗有過人家？姑娘爲什麼這樣的說，不覺望了姑娘的臉出神，心裏可就想着，我這姑娘，這一程子，對於李先生，款待得實在熱心了，我心想他或者是知恩報恩，可是他忽然承認有了人家，而且再三的說，是他二哥所說的那話，莫非他和李先生私下有什麼盟約了。本來孤男寡女，終日混在一處；這樣的事，總是難免的，而況他救過她，她又救過他，兩個人很容易談上恩情的呢，他有了這個感想，覺猜得很對，自己連連點了幾下頭，對廣才道：我們自然也願意高攀，可是也要看攀得上攀不上，攀到半中間摔了下來，那更是獻醜了。孟廣才見妹妹當了父親的面，都是這樣說，這事更是一針見血，妹妹給定了李守白的了。便點點頭道：果然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也就不必和他客氣什麼，老老實實的，把話告訴人家就是了。便用手扯着他父親的衣袖道：我們到外面去談話罷，不要在這裏攪擾她了。孟老板看看姑娘的態度，也是很堅決的，

這就不用再說別的什麼了。二人再到堂屋裏來坐着，那衛班長和一個姓全的馬弁一道而來，臉上都帶着三分笑容，見了孟廣才，都叫着恭喜。孟廣才道：別忙着恭喜，這件事我正在十分爲難呢，我那妹妹已經給了人家了，而且本主兒也在這裏呢。人家也是有身分的人，衛班長先說的那個話，說是拿幾個錢出來讓人家退婚，這事有些不好辦，除非是師長非辦不可，若是師長可以不辦的話，我想他老人家也犯不上。廣才說這話時，兩道眉色，幾乎連鎖到一塊去。兩手插在褲袋裏，兩隻脚尖，只管豎了起來，好像這個樣子就可以把他胸中抑鬱難伸之氣，稍微排洩出些一般。這全馬弁便是強執中第三姨太太的哥哥，因爲妹妹死了，所以他只能作個親信的馬弁，不能有什麼高貴的差事幹。他的意思，很想和孟廣才拜一拜把子，若是貞妹嫁了強師長，自己還勉強是個大舅子，這時聽到說貞妹已經給了人家了，而且本主子還在這裏，便道：難道你令妹是已經出了門嗎？廣才一想，打算把這事推得乾乾淨淨，只有說她已出了門，可以省掉許多事，便裝成很喪氣的樣子，垂了頭，微微的歎上一口氣道：可不是嗎？全馬弁道：那一位在那兒幹什麼的，讓我瞧瞧去。孟老板倒躊躇着，自己並沒有和李守白認親戚，縱然自己女兒和他私訂終身了，自己也不能倒先去認親戚，因此他站在一邊，默然不作聲。全馬弁看到這事有些含混，便道：你們親戚，果然在這裏的話，我們見見也不要緊，反正

我們也並不說他什麼。孟廣才將嘴向屋子裏一努道：病在那屋子裏頭呢，你要見你就去見罷。全馬奔聽了這話，他好像急於要揭破人家的黑幕似的，趕快就向那屋子裏一衝。李守白的病，今天好多了，只是躺在牀上，靜靜的休養。他們今天昨晚在堂屋裏所說的話都聽到了，心裏很是不高興，心裏想着，別的事可以含糊其詞，像這種婚姻大事，非實實在在成功了，不能隨便亂說的，自己和貞妹，可以說一點關係沒有，他家人怎麼這樣糊塗說起來？心裏正是十分不高興，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全馬奔已是衝進來了。他看到李守白躺在牀上，桌子背上，撐着一件西服，桌上有隻小手提皮箱，另外是筆墨紙張，看那樣子，分明是個新式的讀書人，廣才說他是個有身分的，料是不錯，爲了廣才的面子關係，當然不能太與李守白以難堪，相見之後，也就和他點了個頭。李守白明知他的來意，故裝成不知，望了他點點頭道：這位老總，有什麼事見教？我是個病人，對不住，我坐不起來。全馬奔搖搖手道：你倒不必客氣，我就是問問你，你和孟排長是親戚嗎？到這兒來幹什麼的？李守白心裏也就想着，假使我不承認和孟家是親戚的話，恐怕那個強師長，馬上就要把貞妹搶了去，我若是肯撒一句謊，把他就挽救下來了；自己對於貞妹，當然有挽救她的義務，這是絲毫也不容許推諉的。如此想着的時候，他睡在枕上，早是和全馬奔點了點頭，然後才答覆那第二個問題，向他道：我到此地來，也是有很

重的職務的，我桌上有名片，請你拿一張去回復你的上司就知道了。全馬弁聽說，果然見桌上放了一疊名片，隨手掏起一張來看，只認得一個姓李的李字，右端角上，有行小字，第一個是北字，第二個是京字，這兩個字他都是認得的。而且知道這地方一行字，是署着官銜的，這個人竟是在北京機關裏作事的，大概有些來頭，因此也沒有多問。拿着名片就走了。衛班長還在外面堂屋裏說話，見全馬弁匆匆的就出來了，問怎麼一回事？全馬弁道：他們姑爺身上不舒服，不能起床，讓我拿上一張名片去回復師長，原來人家是由北京來的，也是在這裏辦公事，也許是共和軍那邊的人吧？孟老板道：對了，他和王師長包旅長都有交情。全馬弁一想，也許這位先生和強師長走的是一條路，也是在外邊隨時收用太太的，那末，自己的師長，無論有什麼大力量，也不能在人家手上，硬把太太搶了過去。於是二人和孟氏父子告別，回去報告去了。孟廣才和孟老板道：看這樣子，師長是不會和我們再提親事的了，就是一層，這樣一來，師長就不喜歡我了。孟老板道：這也沒有法子，好在他自己起的意思，又不是我們許了他隨後又翻案的。孟廣才點點頭，嘆着氣走了。貞妹在屋子裏，先是一個人只管發愁，心裏可就想着，原來撒個謊，把他們騙過去也就完了，現在全馬弁當面去問李先生，李先生不明白這事的原由，怎肯承認是我的丈夫？我雖然是窮人家姑娘，倒是黃花閨女，他是個讀書知理的人。

決不能無緣無故冒充我的丈夫。那末，他對於全馬弁去問的話，一定是不承認的，他不承認，那師長知道我們撒謊，恐怕逼迫我的婚事，還要逼迫得更厲害，我還有什麼法子可以躲避人家呢？如此想着，心裏便是不住的卜通卜通亂跳，自己雖是不出房門，可是坐在屋子裏靜靜的向外聽。聽到全馬弁到李守白屋子裏去，也不過耽擱四五分鐘就出來了，忖度那情形，全馬弁並不怎的高興，而且說出了姑爺兩個字，想必是李先生已經承認了。我們並沒有和他打招呼，他何以就冒昧承認這件事起來了？我們這樣大聲音說話，他睡在屋子裏全聽到了，他不願我落到強師長手上，沒有法子，只好承認婚姻這件事了。這樣看起來，他心眼裏分明是有了我，怪不得他對於我很是客氣了。不是這樣一來，我真還看不出他的心眼來呢？俗言道得好，劉備招親，弄假成真，我們不要是合了這句話吧？這樣一來，我去伺候他，倒怪不好意思的，他若問起我來，我怎樣答他呢？真是想不到的事，誤打誤撞，會撞上這門子親，想到這裏，她自己一個人，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起來，可是靜靜的想了許久，又怕不對，人家李先生肯答應一句話，已經是天大的人情了，倒還想以假作真，和人家真提起婚姻事來，有些不自量了。他不過對我客氣客氣罷了，何曾有什麼愛情哩？他是有那意思，在永平城裏，也就該有些動靜了，他還會到這地方來追那韓家姑娘嗎？可是我要不好看的話，強師長也不會想做姨

太太，強師長都能要我，他也不見得不動心。她坐在屋子裏翻來覆去的想着，把強師長的問題拋開。倒全在李守白身上計畫着？孟老板在堂屋裏踱着閒步，見姑娘老不出來，倒有些放心不下，莫不是自己姑娘有些後悔不該撒謊，不肯出來了。如此想着，連忙踏進屋子去看，只見貞妹掉轉身來，反坐在椅子上，兩隻手只管去撫弄椅子靠背，見了人進來，也不抬頭。孟老板站着望了她一會，纔很從容的道：這件事還等着人家的回信哩，你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了。貞妹突然站了起來，望着她父親道：你說什麼話，難道我要願意跟人作五六房姨太太嗎？孟老板頓了一頓，纔低聲道：你這孩子，也不先和我說一個影子，我若是糊裏糊塗的就答應了強師長，我真沒有法子說轉來。像李先生這樣的人，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貞妹知道她父親誤會了，要打算說絕對沒有這件事，心裏也是不願意，靠了椅子站着，默然了許久。孟老板道：你二哥來了，回頭我讓他和李先生談一談罷。說畢，轉身就要走，貞妹拉了他的袖子，叫了一聲爹。孟老板回頭看時，她紅着臉，低了頭，孟老板道：「你就不要這樣子爲難我了。你倒有什麼意思，你就說罷。」貞妹低低的道：「那話是假的。孟老板道：什麼話是假的？貞妹道：你說的是什麼，什麼就是假的。孟老板望着她出了一會神，問道：你並沒有……那李先生……貞妹道：我是事急了，讓你們去撒個謊的，那裏真有這事呢？你想我是那種不三不四的人，胡亂來的嗎？人家也



是看到我們沒有法子，大概就這樣假意答應一聲的。孟老板道：這可胡來了，別什麼事可以假。婚姻大事，怎麼可以假說呢，將來讓人家知道了，那不是一樁笑話？貞妹低了頭，低低的道：我也是這樣說，你去和人家談談。她說到最後一句，聲音細微極了，細微得孟老板都聽不出她說什麼，不過貞妹的意思，他倒是猜想得出來一點，本來這個事，不是鬧着玩的，索興借這個機會，將女兒許配了姓李的也好。於是對貞妹道：好，我和李先生談談去，轉身就向李守白屋子裏來。這樣一來，李守白對於貞妹果然相愛，自然是求仁得仁，如其不然，爲挽救人家的婚姻問題，把身陷入漩渦，就是下井救人，這幕喜劇，究竟結果如何，容在下回交代。

第十三回 解佩謝恩人緣締月夜 臨流弔死士義薄雲天

上回書所提到的那幕假婚姻喜劇，現在到了解決的時候了。孟老板走進李守白臥病的屋子裏面來，先是輕輕咳嗽了兩聲，然後慢慢走到他床面前來，注視着他的面孔，微笑着道：李先生，你好些了嗎？李守白所受的，乃是一種很重的感冒，靜靜的睡了兩天，又出了一身汗，病已去了十之八九，只是兩天未曾吃喝得好，精神很差，所以還是靜靜的在床上躺着。至於孟氏父子鬧的這幕喜劇，他以為不過是一說一了，已經說過去了，就不必去加以注意。孟老板進房來問病，他認為真是人家一番好意，便放出笑容來，向他點點頭道：多謝你惦記，我的病，已經好得多了。孟老板道：我們真記掛呀，天菩薩保佑你的病倒是好了。因為這個地方，不比在城裏頭，要買什麼東西也沒有，伺候病人，是很不容易的，一面說着，一面回頭向身後的椅子看看，然後倒退了幾步，在椅子上坐着。先是兩條腿架着，其次將腰帶上插的那管旱烟袋擱在口裏啣着，一手扳着烟桿，一手將兩個指頭，伸到烟桿上垂的烟荷包裏去，緩緩的掏着烟末，眼睛可向李守白望了出神。他這種旱烟袋的關東烟葉味，最是刺激鼻子，守白平常就怕聞得，現時害病剛好，就把這種烟氣來薰他，實在是二十四分不願意，不過人家進

房探病，是番好，他吸烟自有他的自由權，如何可以干涉人家，因之他只是心裏頭難受，表面上却不曾表示出來。孟老板掏了一撮烟末子出來，向烟袋頭上按着，他忽然也得了個感覺，就是李守白是不抽烟的人，在病中恐怕不能聞這種烟味，立刻將烟袋由口裏取出來，到門外去敲掉了烟末，然後把烟袋插倒腰帶裏，依然走進來，面向床上坐着。李守白病後之人，自然是懶說得話，加上彼此的知識，相差太遠，也沒有話可說，只是瞪了兩雙眼睛，向屋頂上望着。孟老板要不說話，自己爲什麼來着，若要說話，突如其來的。就提到婚姻兩個字上去，也有些不妥當，因之又咳嗽了兩聲。等李守白向着這邊看過來了，這才道：李先生，據你看，這戰事會鬧到什麼樣子？李守白微笑道：這話很難說的。孟老板道：中國地方大，人口也多，我想不會亡國。李守白道：這話不是那樣說，你一人一條心，打老大，老二不動手，打老二，老三又不動手，人多也是無用。人心不齊，地方又彼此相隔得遠，更是疏疏淡淡的不能同心對外。孟老板點點頭道：你這話說得有理，中國人就是不能齊心這件事，非常的可恨。譬如常連長這種人……哈哈！也不要去提他了，好比我孩子的那位強師長，他就是一位不講理的人，李守白聽他所說，簡直有些語無倫次，自己不便駁他，也不知如何答覆是好，只是哼着一個喂字，向也微笑而已。孟老板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將插在褲腰帶裏的旱烟袋拔了出來。又打算抽烟，可是他

將旱烟袋拿到手上以後，立刻感到這是一個錯誤，將旱烟袋依然插到褲腰帶裏去，他那很不自然的咳嗽之聲，又跟着發生出來。李守白看他這種態度，感到有些奇異了，而且也料定就是爲了冒充貞妹丈夫的問題，自己這件事，本來做得有些魯莽，不過也是不得已，現在他到屋子裏來，一定是感謝我答應了那句話，可是又不便感謝出口來，所以是十分躊躇的樣子，這倒不如先說出來了，省得人家難爲情，因向他道：先前那個馬弁來問我的話，我是爲了挽救你們大姑娘起見，沒有法子，隨便和他點了個頭，老實說，這種舉動，是耍不得的，這事既過去了，大家都不必提了。我不必和孟老板說句冒昧，孟老板也就不必和我說句多謝，孟老板身子起了一起，可是也不過離開椅子兩寸高，他又坐下了，向李守白微笑道：我怎能不多謝你呢？別的事情，可以隨便鬧着玩……他只說到這裏，臉色可就板住了，同時，他要說的話，也就沒有了轉機，要說也說不出來，李守白聽了他的話，因對於他的意思，倒有些明白，心想這就胡鬧了，難道他的意思，以爲我對於貞妹的婚事，隨便答應一句，就要認真起來不成？於是向孟老板很注意的望着，靜等他的下文。孟老板被他望着，倒是有些躊躇，然而他也看出李守白的意思，只在「一說」了，不說明白，這個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便自己壯着自己的胆子，胸脯挺了一挺，向李守白道：李先生，我要說句不知高低的話。我那姑娘，模樣兒是不敢說好，可是也

沒有醜相怪相，性情兒，那可是很溫柔的，可是也很直爽，倒是不和人鬧脾氣。說到能耐，大概住家過日子，粗細事兒一把抓，我可以說句硬話，準沒有錯。我的意思，很想高攀……他說到這裏，又去找他的那管旱烟袋來解圍，把它捏在右手，左手還是抬起來，不住的去摸着他的下巴頰。這下面的話，他就是不說，李守白也完全懂了，只是人家沒說出來，不便先去打攪，依然還是靜靜的躺在床上，望了他不作聲。孟老板自己搗了一陣鬼，其實還沒有什麼害臊的話說出來，不過說到這裏，已經只剩一兩句話沒說出，也不容不說，老臉一紅，又跟着道：我很想借這機會，和李先生攀頭親戚，不知道李先生的意思怎麼樣？他說完了這句，連耳朵根子都臊紅了。李守白在他未說之先，肚子裏已經作好了一個答覆的草案，所以他對於這個問題，並不覺得怎樣的爲難，便很從容的向他笑道：孟老板有這樣的好意，看得起我，我是不應當推辭的。孟老板聽說，微笑起來。李守白又道：只是有一點對不起，我早已定下婚事的了。孟老板臉上那層紅暈，剛剛要退下去，經他如此一說，紅暈復又簇湧起來，而且嘴角兩三次翹起又落下，那勉強的笑容，都有些裝做不出來。李守白道：這件事我真覺得對孟老板不住。孟老板懶懶的站起身來，手上的旱烟袋，又塞到嘴裏去，可是這次他不像以先是欲吸而又止了，將烟袋放到嘴裏之後，在身上掏出一盒火柴來擦了一根，要向烟袋頭上來燃着，不料這火柴

也是一樣的不受命，手剛一舉，火頭就息了，他於是手不扶着烟袋，偏着頭咬住了烟袋嘴子，一手拿火柴盒，一手拿火柴擦火。但是擦着了之後，向烟袋頭上伸去時，又滅了，一連擦了幾根火柴，都是如此。這個時候，他似乎全副精神都注重在擦火柴這件事上去，所以提婚被拒的那種難爲情之處，現在都忘記了。直待他擦了六七根火柴，把那袋烟吸上了，噴出一口烟來，這才向李守白笑道：這是孩子無緣，也就沒有法子了。說這句話時，他說得很快，掉轉身就走出房門去了。他走出房來，一人坐在堂屋裏，就不住的抽烟，心想，這也是自己自討沒趣，怎樣可以把人家一句隨便的話，倒認真起來呢？但是論到我的姑娘，實在也沒有什麼配不過李先生的地方，李先生就這樣瞧不起我們一個開飯店的姑娘，若說她不見得好，爲什麼強師長都想娶她呢？再說他害了病，我的姑娘，把他當了親兄弟一樣伺候，他就一點恩情也沒有，想起來了，真是可氣。心裏想着，早烟抽得是非常起勁，一捲一捲的黑烟，只管由口裏直噴出來，兩眼望了天上的雲頭，人都呆了。貞妹在屋子裏頭靜靜的坐着，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身上也是不住的發熱，頭只管低着，用在那裏不住的互相剝着手，手指甲，連續的想着心事，在他這樣想的時候，覺得自己待李守白那分殷勤，而且那種熱忱，他是個有良心的男子，決不能拒絕父親締婚。可是這又讓人爲難起來了，假使婚姻成功了，我見了他，還是依然稱他爲李先生。

呢？還是彼此都不稱呼呢？長了這麼大，倒是看過人家不少未婚夫婦的狀態，在旁邊看着，倒是怪有趣的，於今身入其境的來嘗這種味兒，倒不要粗疏領略，非細細的咀嚼不可，想着想着，一個人不由得笑了起來，但是過了許久，並不見孟老板進屋子來回話，似乎這件事情，不大佳妙，在屋子裏等了一會兒，就慢慢的起身，走向房門口來。看到自己父親一個人悶坐在一條凳上發呆，料定了，是商談的結果，果然不大佳妙。待要上前去問父親，又有些不好意思，不過不去問父親，父親也未必肯先說，躊躇了許久，終久是自己情不自禁的，慢慢走到堂屋裏，她抬了頭觀望着天色，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混混又是一天過去了。孟老板對於她的話，並不理會，無緣無故的，可歎了一口氣。貞妹是個多留心的人，看了父親這個樣子，不必去問，就斷定李守白對於婚事，完全拒絕了。人家拒絕是拒絕了，如果從此就不理會人家，不到病人屋子裏去，未免太着痕跡，可是果然去伺候人的話，形容得女兒家又太無價值了。極力的去巴結人家，巴結人家不上，還要去巴結。這真令她為難極了，上前好呢？退後好呢？照常好呢？躲避一點好呢？她父親站在那裏抽着烟發呆，她也是望了天發呆，想了許久，所得的結果，却是自己的委屈受大了，一想到委屈兩個字，心中酸楚起來，兩眼裏面的眼淚，不知由何而起，立刻向外直鑽，自己趕快忍着自己的酸痛，向屋子裏一跑。不到屋子裏來呢，多少還可以忍住一點，

到了屋子裏以後，伏在床上，額頭枕着兩隻胳膊，就息息率率哭了起來。孟老板如何不知道她這種哭聲，只是自己把事越做越僵，也不好怎樣去對女兒分解，只坐在外面歎氣而已。二禿也不知道那裏去了，這個時候，全屋沉靜極了，李守白在屋子裏躺着，一陣陣的哭泣聲，送入耳鼓來，先還以為是自己神經過敏，後來聽得清清楚楚，是一個女子的小小哭聲，若說是女子的哭聲，除了貞妹，沒有第二人。她忽然哭起來，爲着什麼呢？經過多少風波，她都不會這樣傷心的哭，這時環境並不怎樣惡劣，一定是爲着受了拒婚之辱，想着哭起來了。當孟老板來提親的時候，自己並不會加以考慮，毅然決然就加以拒絕，自己持着什麼原故呢？老實說，並非是爲了她是一個飯店的姑娘，所以就不愛她，只因心目中，有個先入爲主的韓小梅在那裏，無論如何，不會來愛貞妹。只是和常連長決鬪那一幕，不是她出面來相救，恐怕已作了拏下之鬼。雖然她也是以德報德，可以相抵，然而自己男子漢大丈夫，就和一個小家碧玉的姑娘，恩怨分明，算得那樣清楚嗎？再說自己害病，人家不避嫌疑來伺候，那又怎樣去報她？婚姻這個問題，當然要把基礎建築在愛情上面，可是天下人的婚姻，又究竟有多少是建築在愛情上的？就是以愛情而論，貞妹這個人，多少有可愛之點，人才性情都和他老子所說的差不多，自己心裏頭，總有一點痕跡抹不了的，無非就爲着不是純粹的愛情婚姻，而以德報德，又是



舊道德。其實這種舊道德，又何虧於人生呢？爲人有這樣一個妻子，同甘苦，同患難，而且還可以得着許多安慰，自己爲什麼撒下一個謊，說是已經定了親事呢？一個女兒家，報答那個人，伺候那個人，結果是要嫁那個人，被人家拒絕了，拒絕了不要緊，而且還要時時刻刻在一處團聚，多麼難堪呢，一個人有了不忍之心，就無論什麼事，都肯讓步了，他如此一層一層的推想下去，覺得完全是自己不對，想着回頭見了她時，多麼慚愧，這也用不着害臊，一定要用好話安慰人家才對。可是他雖存了這種好意，然而貞妹，却不會再露面，倒是二禿到房裏來得勤，時而送茶，時而送水，突然殷勤起來。李守白却不免有點奇怪，難道這個老實人，也知道痛惜失路之人不成。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二禿送了一碗稀飯，一碟素菜進來，先將茶几端在牀面前，然後把飯碟擺好，又把筷子用紙片擦了幾擦，輕輕的，正正的，在碗沿上面架着。李守白道：二哥，你作事怎麼這樣仔細起來了？二禿望着他微笑道：李先生，你看我這樣一個人，仔細得起來嗎？這都是孟家大姑娘教我這樣做的。李守白點着頭哦了一聲，問道：那孟姑娘爲什麼不來呢？二禿道：她害眼睛害得很厲害呢？她說：怕傳染給別人，所以不肯進到你這屋子裏頭來。李守白聽了，也不多說，只是點點頭。這天晚上，李守白的難受，大概不在貞妹以下，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及至天亮，才朦朧入睡，醒來時，又是正午了。勉強下床來，試了試脚步，覺得不錯，就

不復在床上躺着在椅子上小坐一會，到了晚上，也吃了一碗開水泡飯。因為這是中甸，一輪銀盤似的月亮，早在牆頭樹梢上擁了出來，屋子裏正沒有點燈，一塊長方形的白光，在黑暗的地皮上，很清楚的發現出來，把黑暗的屋子反映出一些模糊的光亮來。心裏想着，今夜月色，一定是很好，這屋後面裏菜園子裏，有幾叢野竹子，還有一畝小池子，裏面栽着荷花，這個日子，荷葉正開得面盆那樣大，由荷葉叢中，冒出一朵一朵的大紅拳頭，那正是荷花含苞未吐，就是這兩樣東西，在月下也夠賞鑒的了，何不去看看如此想着，就緩緩的踱到後面菜園裏來，那月亮一片白色，射到半空裏有些搖曳不定的長影，那正是水池邊三顆高大的柳樹，極平常的柳樹，在月光裏看來，就彷彿別有一種情趣似的，李守白昂着頭向前看了去，就不會注意到面前，當他緩緩走到柳樹下的時候，一個影子，忽然向前鑽了出來。平素雖然膽大，然而突然受了東西一衝動，少不得嚇了一跳，身子向後一縮，猛然站定。定睛看時，却是一個人，自己還不會問出話來，那個人似乎知道他已受驚，首先就告訴他道：李先生，是我在這裏。李守白聽出她的聲音，乃是貞妹。她一個人跑到這很幽靜的地方來，又不作聲，這是幹什麼呢？只是嘴裏不便將這話問出來，隨口就道：大姑娘，你也來看看月色。說着這話時，人已走近來，月光之下，見她低了頭，似乎有些害臊的樣子，她用很低的聲音答道：天氣很熱，出來風涼風涼。

她說了這話，移動着脚步，似乎有走回屋子去的樣子。李守白等她走過去了好幾步，却叫了聲大姑娘，貞妹似乎等着人家叫她似的。聽到大姑娘三個字，立刻止住脚步，掉轉身來。她呆呆的站着，似乎是等李守白下面說的話。可沒有問出來。李守白走近兩步，才站住向她道：大姑娘，我真對不住，今天上午那件事。貞妹發出笑聲來，答道：那不要緊，沒什麼關係。李守白道：其實……其實……本來這種事情，不能那樣簡單，我向來又不大會說話，所以……貞妹又呆了，簡直不能把他的話，聽得怎樣親楚，發出一種嘿嘿的笑聲，似贊成又似乎是譏笑的樣子。李守白站着靜默了許久，忽然歎了一口氣道：這件事，真把大姑娘爲難極了，我很知道。貞妹道：我也沒有什麼爲難。他說這話時，聲音低極了，低得站在對面的人，幾乎都不能聽到。李守白道：令尊大人把我的話，告訴大姑娘了嗎？貞妹搖頭，跟着又想到，在月光之下，搖頭也未必看見，因此又答道：我父親沒有和我說什麼？李守白心裏有許多話要說，可是這時一句也說不出來，兩個人靜靜的站着，把兩個人的人影子，斜斜的倒在月亮地上。在這時間，草塘裏面，閣閣的蛙聲，響得很厲害，由此可以知道四週的空氣，靜穆極了。倒是遠處的蛙聲，聲聲入耳。李守白不開口，貞妹也不開口，就是這樣面對的站着。李守白想道，這決不是個辦法，他就先開口道：我這番苦衷，在令尊面前，很不便說，大姑娘爲人，倒是很大方的，可不可以在這月

底下稍坐一會，等我把心事說一說。貞妹聽了這話，心中自是歡喜，可是不知道什麼原故，身上使有些抖顫，想答應一句可以，口裏却是也說不出來。李守白見她不作聲，也默然了一會，才道：我對令尊說的話，我後來仔細想想，我簡直是忘恩負義，我非常的後悔。無論一種什麼事，總應該有個商量，不該推得那樣乾乾淨淨的。貞妹不說什麼，反手掏過他的辮梢來，將一個指頭，只管撥弄着。李守白看着她雖不說什麼，可也沒有走開，又繼續着道：大姑娘，你怪我不怪我呢？貞妹道：我怎麼能怪李先生呢？李先生對我爹說了什麼，我就不知道。李守白道：大姑娘一定是怪我的，若是不怪我，怎麼一天也不見面，晚上又跑到這裏來，一個人坐着。貞妹因他說着心事，還是低了頭，只管去撥弄辮子梢，李守白看着，覺她有點楚楚可憐了，笑問道：大姑娘一個人坐在這裏作什麼？貞妹道：不作什麼。李守白道：我倒猜着了，一定是在這裏哭，因為在屋子裏哭，怕大家聽見呢，她聽到這話，將手放了辮梢，突然一扭身子，笑了起來。李守白道：大姑娘態度這樣誠懇，我想起來越是慚愧，告訴你一句實話，我並沒有定親事，告訴令尊那句話那是胡說的。貞妹背向他站，沒有答言，可是她心裏又卜通卜通，跳將起來了。李守白道：那個時候，我只想到隨便答應那馬弁一句話，不過是和大姑娘打脫強師長的關係，何必弄假成真，而且大姑娘自己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貞妹聽了這話，突然將身子扭轉來道：我……

她只說了這樣一個我字，依然把話忍住了不說，身子已經是朝着李守白，可是頭已低了下去，又抬不起來了。李守白聽她這個我字之後，心中更是十分的明瞭，便道：「後來我想到大姑娘是我的恩人，而且這件事，若不是大姑娘同意，令尊也不會來說，我在人情上，是應該答應的。」這句話說了不要緊，說得她週身筋肉向上一彈，她嘿的一聲笑了。趕快抬起一隻右手來，掩住了自己兩隻眼睛。李守白道：「並不是我輕薄，現在這種時代，婚姻都要自主的，這個機會很好，這裏又沒有第三個人，大姑娘可以告訴我一聲，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真妹依然掩着臉不作聲。」李守白道：「姑娘雖然大方，大概還不像我們這種新人物，對於婚姻大事，可以自己隨便說的，你既然不開口，我也沒有法子，這樣罷，我來先送你一件東西。說着便伸手指到衣服裏面去，掏出來一樣小物件，托在手心裏，就笑着向她道：「這一塊玉牌子，是我家傳之物，自小兒，我母親替我掛在身上，我長了這麼大，不曾離開過身上一天，所以在我自己看來，這總算是一件可寶貴的東西。現在我把這樣東西，送給我的恩人，你若是願意收下，你就不說什麼，我心裏也就自然明白，假使你不收，將來我再想別的法子報答你。真妹聽他的話，雖然隱隱約約的，可是他用意所在，已經十分明白，將掩着眼睛的手放了下來，對李守白托着玉牌的手，微微瞟了一眼，却不會用手去接。李守白看她那樣雖不拒絕，可也不肯接受，手上老托着這塊玉

牌伸了出去，究竟不是辦法，囚之又把手搖撼了幾下，向他道：大姑娘，你真是不受，我就收下來了。說着收回手來，把玉牌又揣到衣袋裏去，這才把貞妹的話，急了出來，他扭着身體道：不，我不是那樣說。他說着，伸着手，用兩個指頭拚住李守白的衣袖，李守白料着是沒有問題，於是左手捏住他的手，右手把這塊玉牌向她手心裏一塞。說也奇希，貞妹對於這塊玉牌，原來好像有不肯接受的樣子，現在人家向他手心裏塞去，他就緊緊的握着。李守白索興連她的手，一把握住，搖撼了兩下，微笑着：你心裏當然是很明白的，你現在還避不避嫌疑，若不避嫌疑，就在這水邊下找個地方坐，我們談一談心。貞妹道：不要罷，讓我爹知道了，怪不好意思的。李守白笑道：現在原是要你父親知道。貞妹低了頭道：現在也就沒有什麼話說了。李守白道：你不生氣了嗎？貞妹不作聲，李守白道：你不哭了嗎？這一問，問得她身子一扭，噗嗤一聲笑了。李守白將她帶拉着，又帶挽着，把她拉到柳樹陰下來，這裏正有兩塊洗衣的石頭，放在水邊，就拉着她在那上面坐下。自己也就一挨身坐下了。這時夜風由荷葉上吹來，帶着一種清香，水裏的蝦蟆，闐闐作響，此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物，可以攪擾人的視聽。於是乎這夜色更深沉了，貞妹到了此時，心裏已經不跳，身下也不抖顫，更不會害臊，就安安靜靜和李守白談起話來。他們談話的聲音很細，不但蛙聲，可以把聲浪蓋過去，就是那晚風吹來，柳樹條子沙沙作

聲，荷葉瑟瑟作響，早也就把一切的談話掩藏過去了。那天上一輪圓澄的月亮，原來單獨的懸在碧空，現在天上却淡淡的抹上了一片鬆雲，雲有時走到月亮前去，月亮就飛跑起來，彷彿月亮看到地上這一雙情侶，她有些害臊，倒藏藏躲躲呢。他們是月亮東上時候見面的，到了月亮正中，坐着不會散，還是貞妹先站起身來道：你的身體剛好，這裏露水重，仔細又招了涼，還是進去罷。李守白也覺得身上果然有些涼，就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又牽了牽西服的底襟，笑道：談話的時候，可真是不短。貞妹看他牽衣，也彎着腰伸手替他牽衣。李守白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笑道：這可不敢當，我問你，你現在不害臊了嗎？貞妹道：明天我還是要伺候你的，害臊也不行啦。李守白道：不要忘了今夜，今夜月亮多麼好哇。貞妹笑道：嘻！這句話，你今天說了多少遍了。我問你，你以前不願意，怎麼現在又是這樣快活？你不要是我當小孩子，騙着我玩的吧？李守白道：別什麼事可以騙人，婚姻大事，怎好騙人？明天你對令尊說明，我們就正式做起親戚來了。貞妹道：我不好意思說，還是你對他說罷。李守白笑道：我們談了這半夜的話，怎麼你還是不好意思呢？貞妹突然站住，側耳聽了一聽，低聲道：了不得，我父親醒了，他在咳嗽呢。說畢，飛也似的，就向屋子裏跑。李守白在後面跟着，也只好輕輕的走進屋子裏去。他心裏可就想着，這種小家碧玉的女子，大方是天生成的，羞怯呢，又是他環境上耳薰目染養

成的一種習慣，細想起來，可是別有一種趣味。在他原來對貞妹雖然還有些未能滿足之處，現在算是免除了，進了屋子睡覺以後，只管把今晚月下締婚那段經過，仔細玩味起來，直到深夜，方纔入睡。次日醒來，在床上不免又想了陣，覺得回頭和孟老板見面，倒有些不好意思，自己明拒於前，却暗允於後，怎樣和人家說話，倒不能不先想一番，正猶豫着，二禿卻送了茶水進來，李守白問道：大姑娘這麼不見，還在生氣嗎？二禿笑道：不，她今天樂着呢，李守白不說什麼，却是一笑，不過自己像做了一件什麼虧心的事一樣，始終坐在屋子裏不好意思出來。一小時以後，二禿却拿了一張名片進來，對他道：有兩個護兵站在大門口，說是他們的師長請李先生去說話，他聽了，不由心裏一跳，這一定是那強師長還要來糾纏，真可謂倒霉已極。於是懶懶的伸手將名片接了過去，一看之後，不由得呀了一聲，原來這名片上的字，並不是強執中，乃是王虎兩個字。這地方王老虎會來，那是出於意料以外的事了。便問道：王師長在那裏，我要去見見他。說着，找了帽子戴着，就走了出來。那兩個來請的衛兵，是常隨王老虎的，正認得李守白，就舉手行禮。李守白和他們點頭道：王師長什麼時候來的，我知道。了這個消息，歡喜的不得了。衛兵道：今天天亮到的，到了這裏，就派我們找李先生，好容易才找着了話，一同走着，他們並不向村子裏人家走去，走出村子來，那斜坡上有兩顆高入雲霄的大樟樹，地



面上圓圓的，有大片樹陰，在樹陰裏地面上鋪了一張涼蓆，王老虎就和衣躺在蓆上。蓆上堆了兩個包裹，高高的枕了頭，蓆子外站了幾個武裝衛兵，還停了一輛汽車，草地上還放了許多水瓶茶壺之類，看他的態度，却很是從容。他看見李守白到了，忽然跳將起來，迎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道：李先生，你怎麼瘦了許多，這戰地上的辛苦，你有些受不了吧？李守白道：我病了兩天，昨天才好，剛才聽到師長來了，我歡喜不過，所以也不管受累不受累，就趕快來了。王老虎笑道：你猜不到我會到這地方來吧？李守白笑着點點頭。王老虎自己倒了一杯茶，遞到李守白手上。然後兩手一拍道：這裏強師長打了個電報給我，有好些事情和我商量，電報打得文謔謔的，秘書念給我聽了，我不大清楚，我想着城裏到這兒又不算遠，自己跑一趟就得了，我就說昨天下午要來，我手下那些人，都不夠種，都勸我不要來，我想，怕什麼，現在咱們說了一致對外，就一致對外，若是口裏說着，心裏還是你怕我，我怕你，那分明一致對外是假的，我想強師長幹過大事的，以後還要幹事啦，打電報你兄我弟的全有個商量，若是見了面，就要殺我，那還是個人嗎？以後誰相信他，我王老虎背後對人怎麼着，見了面也是怎麼着，我料着強師長不會幹我，就不會幹我，所以我昨天半夜裏帶了十幾個衛兵，就坐這輛大車來了。天亮見着強師長，他伸了大拇指，說我是個好的，他和我商量好幾件事，能答應的，我就答應了，不能

答應的，對不甘，當面我就給他碰回去。他倒說我人痛快，要和我拜把子，這時候，他有幾件公事要辦，我不擾他，我想抽工夫到草湖口瞧瞧去，這個時候就走。因為強師長說你在這裏，所以我把你找來了，我們一塊兒去，你病是剛好，能去不能去，去有汽車坐，不要你走，你還怕嗎？李守白聽他的口吻，分明是要自己非去不可，若是不去，倒真覺自己胆子小，於是笑道：我的病早就好了，聽說王師長來了，我增加了不少的精神，現在說要到草湖口去，可以看看我們最近對外獲勝的戰場，又讓我興奮了一下子，精神更好，不說要我去，我還要去，既是要我去，我還有推辭的道理嗎？王老虎指着那輛重載汽車道：說的汽車，不是在城裏馬路上跑的那種舒服汽車，這個東西，要站在上面的。李守白笑道：王師長，你不要看小了我，我在戰場上混了兩三個月，胆子熬大了，皮膚也就熬結實了。王老虎一舉手道：說走就走，我今天還要趕回城去，接着又將手向大家一揮，讓衛兵等人上車，大家聽了他的指揮，一齊先搶上車去。王老虎向李守白招招手道：來，我們同走，他跟着上車，車子就哄哄通通，直向通草湖口的小路，飛馳而去。這條路已經是久絕行人的了，一路走來，那乾土地裏，在雨天陷下去的腳印車轍，都有幾寸深，現在還依然看得清清楚楚，載重車在這種轍跡縱橫的道上走着，顛簸得十分厲害，一直開到渡江邊，那車轍更是縱橫羅列，把道路都湮沒了。汽車到了這裏，就停住了。王老虎首先

一個跳下車來，他的衛兵們，自然也是一塊向下跳，不料他們這一陣喧嘩，却驚動水邊蘆葦叢中發出呻吟之聲，同時，那蘆葦只管顫動，有一個人露出半截身子來，却又縮了下去。王老虎看到，連忙喝問道：那是什麼人，把他帶了過來。幾個衛兵如逢大敵一般，就各端了槍，向蘆葦叢中走去。其餘的兵，遠遠的端槍而立，也充分的戒備着，大家的目光，全是不約而同的，注射到那蘆葦搖擺的地方去。那幾個上前的人，撥開蘆葦把那人拖出來，原來也是一個兵，但是他垂下了一隻手，兩隻腿微彎着，有些站立不起來，兩個兵一個夾了他一隻手，把他拖到王老虎身邊，才放了手，他身不由主的，也不管人家對待他如何，就軟攤了身子，賴着在地下坐了。李守白原是嚇慌了的，到這時才清醒過來，看清楚了，原來這個兵，也是王老虎部下，就和他的兵士，穿的服裝一樣。王老虎對於他自己的兄弟，當然比別人更容易注意，一見之下，他立刻蹲下身子，和他握了握手道：「啊！你是我們自己弟兄，你這樣子，是掛了彩了，你叫什麼名字？」那兵道：「師長，我叫賀天柱，是第二十團的士兵，我以為我一定要死了，不料在這裏遇到師長，這真是叫我死也甘心。說着，不覺流下淚來。王虎看了他那種傷心的樣子，料着必是受了很大的刺激，而且看他手臂上既撕了一塊衣服綁着，就是右腳上，也把襪子脫了，橫面包着，這一副情形，當然也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便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站起來道：「大概前天晚

上那一場惡戰，你一定在內的。我正嫌着你們團長報告不詳細，你可以好好的再和我說一遍，你們帶得有吃的沒有，先給他一些吃的罷。有一個衛兵走近他的身邊，輕輕的和他道：我帶着有師長的乾饅頭，和牛肉塊子。王老虎道：你給他吃就是了，師長吃的怎麼樣，就不能給弟兄們吃嗎？咱們都是替國家抗槍桿兒的，除了公事，誰大不過誰。那衛兵碰了個釘子，不敢再作聲，提了個包袱過來解開之後，裏面是張大油紙，托着二三十個饅頭，一大塊乾牛肉，都放在賀天杆面前。王老虎在一個衛兵身上，取下一把刺刀，彎着腰割了幾塊牛肉，都放在他面前。笑道：你餓得久了，先別吃多，你不餓死，鬧得撐死，可是我的罪。賀天杆聽說有吃，早是心花怒放。這時，也不顧什麼軍紀風紀了，將兩個扁饅頭夾了一塊牛肉餅子，將那隻好手捏着，就向嘴裏頭塞，接連吃了三塊。王老虎又吩咐衛兵將水壺裏的水給他喝，他還要伸手去拿饅頭時，王老虎道：你不能吃了，你把那晚上打仗的先說一說。賀天杆當然不敢吃，就坐地上演講起來，他道：前天晚上，正下着雨，我們一團人在安樂窩裏駐紮的，預備出發，大半夜的時候，天上還掉着雨點，就趕到這裏來，這小河那邊，敵人都埋了地雷，本來不好走，我們先有一連人來了，帶了幾十輛大車，到處亂跑，碰發了七八處地雷，弟兄們倒是沒有什麼受傷的。不過這樣一來，敵人知道我們渡河了，就派了人來堵上，我們渡河的只有一連人，怕是讓人家包

圍了，就扔下大車牲口，退到河岸這邊來，敵人追到河岸那邊，就隔河開火。那個時候，我們也趕到了，團長下了命令，讓我們埋伏在矮堤後面，不許放槍，他們那邊的機關槍，子彈比下雨還要密，對這裏，只管亂放。後來他們的砲隊也調來了，對着這渡口，開了一百來砲，砲彈落到泥裏去，泥點子和雨點子都分不出來，我們料到敵人一定是要掩護他們的步兵過河，根本就要消滅河這邊的人。我們的團長，就打算先下手為強，不等他們過來，就先就幹他一仗，所以我們都偷偷的上了刺刀，爬過矮堤來，等我們到了河邊，星光下看到敵人搬了許多木桶，放到河裏去，他們的人，也就一個個鑽到木桶裏坐着，向河這邊划過來。到了這時，在星光下，看到滿河都是木桶飄蕩着，所以我們這裏的人，不管好歹，對着河裏，亂放起槍來。敵人真料不到我們突然冒出這樣一枝兵來，所有在河面上木桶裏的人，進攻不上前，可也退後不了，他們有的由木桶裏跳出來，就在河裏泗着水，有的在桶裏半藏着，向岸上開鎗，可是不到十分鐘的工夫，河裏的敵人，差不多完全讓我們消滅。我們這邊是有船的，我們有一百多人，坐了三隻渡船，就搶過河去。河那邊的敵人，以為是他們的洋兵退過去了，沒有攔阻，我們這裏，可不客氣，向敵人的陣線衝了去。三隻渡船，還是開回來，載人過去，我們一面打，一面渡人，無奈人家的砲火厲害，等我們第二批人渡過去，頭一批的弟兄就傷了不少，接連渡了第三批過河，都

衝不上前。後來團長下了個命令，大家退到矮堤後去，把那野竹林子裏的竹子，連枝帶葉各人砍下一根，把鎗彈都放下來，擱在渡船上，各人抱了一根竹子跳下河去，就泗水過去，這邊一團人，就是這樣大喊一聲，一次衝過了對岸，可是有些不會泗水的弟兄們，在河裏都丟了，河那邊也有矮堤的，過河的弟兄，有一隊大刀隊，他們丟了竹竿衝上堤去肉搏，搶了他們好幾架機關鎗。我也是個大刀隊，搶機關鎗的時候，就受了傷。第二天，有一批傷兵用渡船搬回來，過了河，大家忙着走，把我丟在這裏了。王虎聽了他這一番話，着實有番感慨，向李守白招招手，叫他一路上矮堤來看看，只見對面岸上有七八架炸燬了的汽車，分散在空地裏。車把，車輪，零碎的車上材料，有落到水邊上來的，土地上，左一堆右一堆的灰色東西，那全是戰死沙場的烈士了。再看那河流裏轉灣的所在，也有衣服在水面上飄蕩着，那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志士。王老虎右手捏着拳頭，向左手心裏連捶了幾下，跌着腳道：李先生你瞧瞧我們的弟兄，夠不夠朋友，後面的防地交給了友軍，自己上前打這種惡仗，天下事，就是這樣不平。李守白道：遇到國破家亡的時候，這話不應該那樣說，我以為各人可以照各人的良心去做，從前有個少康皇帝，國家亡了，他只帶自己部下三四千人，硬把國家恢復過來，又有一個田橫志士，帶了五百弟兄想做一番復國運動，因為沒成功五百人都自殺了，我們幹只管幹，不問別人，

成功是少康，不成功是田橫，別人幫忙不幫忙，那就不必去問他了。王老虎兩隻手連連拍了幾下，笑道：你的話實在有理，自家愛國就是了。別人不愛國，管他作什麼？我這些弟兄們，不是自殺的，是和敵人拚命拚死的，比田橫五百人準比得過，我要立個碑在這裏紀念他們，李先生想想要寫些什麼話？李守白正待開口，答覆他這個問題，王老虎道：你一定得把我們不要地盤，和國家出力這點意思說出來，可以見得王老虎這個人雖是軍閥，多少還有些道理。李守白想了想，若是在這裏立一道碑，碑上把這種意思說明，那末，就是譏笑強執中，有意和定國軍挑釁了。便笑道：這不用那樣費事，只要在碑上刻上義薄雲天四個字就行了。那意思就是說，王師長的部下，講起義氣來，竟比得上雲，和天那麼高。王老虎用手摸摸下巴頰道：我是不認得字的人，你不用和我咬文嚼字，你說行就行……他口裏說着，手就不住的去摸下巴頰，他忽然胸脯一挺，頓着脚道：幹，我還是幹！我把縣城讓給強執中，我們衝過河去，我若是在後方光說愛國愛民那些好聽的話，我對得住河裏岸上這些拚命的弟兄嗎？正說着，只見來的那條路上，塵頭大起，一捲黑烟似的，由遠而近，飛奔到身邊來，及至身邊，原來是強執中帶了十幾名親隨，跑着來了。到了矮堤邊，強執中首先滾鞍下馬，走上堤來，和王老虎握着手道：老大哥，對不住，我來遲了一步，沒有盡地主之誼。李守白看他短小精悍的樣子，面黃無鬚，戴了軟脚

眼鏡，兩隻閃閃有光的眼睛，在玻璃片子裏轉動着，操了一口桂林官話，笑嘻嘻的迎着王老虎。王老虎可是說的中州口音，他道：強師長，你這話，我明白了，到了這裏，你好像是東家，我們好像是客，你瞧瞧，我們這客人夠交朋友的了？說着，用手向對河地下的陣地，指了幾指，又很慘然的道：仗打過去兩天了，還是這個樣子。強執中臉上微微一紅，又極力鎮靜着，笑道：我本來打算今天組織掩埋隊，過河把這裏收拾收拾的，老大哥一來，又就攔了。王老虎道：死的罷了，河那邊我那一團活的，可嫌孤單，我兩天之內，帶我一師人，親自渡過河去。和包旅長聯絡一氣，永平這座城池，我送給你。說着，抱了拳面，向他拱拱手。強執中聽了這話，臉上不免露出笑容，正有一句話要說，王老虎又道：我可有句話，要聲明一下，縣裏的地皮，讓我括的可以了，老弟台，你接防以後，可要少來一點。強執中笑着，連說幾聲笑話。王老虎說着話，眼望着河裏，只見有一匹斷腿的騾子，和兩個兵士的屍身，在水面上飄蕩蕩，順着流頭，向下流去。那騾子的身子，在水裏橫着，不時的和那人屍相撞，雖人屍一丈多路，還有一頂軍帽，也在水面上飄着，好像替這三具屍首引導一般。王老虎突然作個立正式，向河裏一舉手。強執中是個機靈人，看到了，也立刻舉手，王老虎掉過頭來道：愛國愛國，都讓咱們嚷夠了，可是真正愛國的，還是這些傻瓜。我瞧着，心裏真過不去。我想着，在這渡口上立幢紀念碑，紀念他們一下，碑上的字



眼也有了，就是義薄雲天。老弟，你是有名的小諸葛，你看這字眼好不好強執中聽了這話，倒是一怔，心想這個老粗，怎麼會玩這個，他一問之下，就牽扯到李守白身上，又是掀天之風，起於萍末了。要知此事又生什麼曲折，下回交代。

大

聲

週

刊

內文  
容筆  
充暢  
實達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元  
國外四元

上海卡德路一九一號  
電話三一一六四

第十四回 搆三字冤匪皆施法網 不多時別惆悵失飛鴻

原來強執中爲了貞妹這件事，雖已耳聞李守白之名，並不會見過他，所以李守白雖然站在王虎的身邊，強執中依然不知道他是誰。這時強執中提到義薄雲天這四個字的題字，就問王虎如何會想到的？王虎豈是撒謊的人，他一拍手笑着道：「老弟，你瞧我扁擔大的一字，認不了三個，我還能抖什麼文嗎？」這這都是這位李先生替我辦的。說着，用手向李守白一指，把他引了過來，向強執中介紹。李守白心裏也就想着，人家都說強執中是小諸葛，我以爲他必是風流儒雅的人物，現在看起他來，短小精悍，聰明外露，倒很像是戲台上的一個開口跳。強執中也想着，這個新聞記者，獨身混到這種地方來，胆子總算不小，而且在這種地方，不久的時間，就討了一個姑娘去，總算是個不易對付的人，心裏如此想着，他的目光，隔了那眼鏡，只向他週身閃射。李守白如何不明白他心中的事，表面上只當是不知道，向他微鞠着躬道：「師長到了這裏以後，本來我就要去訪問，偏是前兩天受了很重的感冒，直待今天才好一點，因爲王師長來了，所以一同到這河邊來。正想請王師長介紹呢，不料倒在這裏會着了。強執中向他微笑着，露出左角一粒金牙來，連連點頭道：「很好！李守白道：聽說有一部分

新聞記者，要到這戰地來調查，須在貴軍防地經過，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到安樂窩來？強執中聽了他的話，向王虎的身上看看，又向李守白身上看看，然後才從容答道：我倒是接着這樣一個報告，詳細情形。我不大清楚，大概不久是要來的。李守白找着了正主子，以爲必可在他口裏討出一點真消息來，不料越是他說的話，越是不着邊際，好在這是無關緊要的事，他沒有的確的答覆，也就算了。王虎卻是個直率的人，對於某一件事，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像新聞記者團經過防地，這樣可以注意的事，一個當軍事領袖的人，那有不知道之理，覺得強執中這種話，有些不實在，便代他答道：你別忙，這種事，很容易打聽的，我知道，我會派人告訴你。說着，就向強執中道：各人有各人的難處，他們幹新聞記者的，自然也有他們的同行，有了同行，就有他們的行規，若是先來的不接後到的，那是犯了行規。李先生，你說這話是不是？李守白心裏好笑，我們這還有什麼行規，表面上對於這話可不便否認，笑着點頭答應是。強執中已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站在矮牆上，徘徊回顧，看了那岸上水裏飄浮的死屍，現出很躊躇的樣子來，王虎恐怕他感覺到無聊，便道：行了，看夠了，我們走罷。強執中聽說，就走了過來，握了他的手道：老大哥到了這裏來，我應該盡一點地主之誼。雖然沒有什麼吃喝的，無論多少，總是我一點心。王虎笑道：咱們弟兄，何必講這個，只要大事有個商量，就比你三

百六十天天天請我吃大魚大肉，還有個意思，今天我總得趕回永平去，把到了這裏來商量的幾件事，趕着回去辦一辦。他口裏如此說着，脚步已經邁開來，只管向堤下走，李守白見他上了強執中的汽車，不便跟了上去，就向原來的載重汽車邊走去。王虎和強執中都坐下了，看到了李守白還站在一邊，就伸手向他招了幾招，李守白走了過來，一點頭道：兩位師長，大概有什麼話說，我不便在一輛車上坐着，就搭那邊的大車子走罷。強執中道：這話倒是很對，那末，我們分開來坐罷。開車的兵士，嗎的一聲，按着喇叭，把車子就開走了。李守白上了這輛載重的大車，也跟着後面，開回安樂窩來了。到了村子外，車子停住，却不看到強執中坐來的那輛汽車，大概已經開進村子裏邊去了。李守白本來還有許多話要和王虎說，但是覺得強執中這個人不是好惹的，不能跟了去找，下車以後，自回韓家來。貞妹站在大門口，正昂了頭，向村子大門那邊望着，李守白走到身邊，輕輕的問道：你在這裏望什麼呢？貞妹掉轉身來，吃了一驚的樣子，定了定神，才笑道：我以爲你要走村子大門那邊回來，原來是這頭來的，你去幹什麼去了？我急得什麼似的。李守白以爲又發生了什麼事故，望了她道：走的時候，我忘了告訴你一聲，你找我有什麼事？貞妹笑道：沒有什麼事，她說了這句話，臉可就紅了。李守白道：這樣子，分明你是在門口等着我，總不能沒有什麼事吧？貞妹低頭想了一想，然後笑道：你想呀，你也

不告訴我一點原委，就跟着兩個兵走了，我是多麼害怕，究竟爲了什麼事，把你找了去了。李守白道：在城裏頭的那個王師長現在來了，他聽說我在這裏，歡喜的了不得，把我請了去，一塊兒看草湖口的戰場，我去得匆忙，也沒有料到會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在汽車上，半路裏，我想起了這事，我也是怕你找急，不料我還沒有進門，我一路裏盤住的這個啞謎，就讓你猜破了。貞妹笑道：當然啦，現在是不比以前。李守白聽了這話，不由得笑了起來，望了她問道：以前怎麼樣？現在怎麼樣？這個我倒有些不懂，請你解釋解釋。貞妹笑着將身子一扭，就跑進門去了。跑進去以後，他復又回身轉來，向他低聲笑道：我們的事，父親還不知道呢。李守白道：你告訴我這話，什麼用意，貞妹也不向他分辯，笑了一笑，依然掉轉身軀跑着進去了。李守白在門道裏站着呆了一呆，望着她的後影，連點幾下頭，也就笑了。孟老板聽到外面有李守白的說話聲，也迎了出來，看到他就皺了眉苦笑道：你有什麼事，苦忙，跟了兩個大兵，就這樣走了。你先走了不要緊，可把我們急的不得了，他說到我們兩個字，似乎感到有些不方便，把聲音更低了一低，然而聲音雖是低着，他那句話，究竟是說了出來了。李守白也沒有去理會，向他微笑着，自走進屋子休息去了。因爲病後的身體，在載重汽車上顛簸了許久，身體更是覺得勞累，倒在床上，感到異常的舒適，人就慢慢的睡着了。及至醒過來以後，已是紅日偏西，心裏非常之後

悔，還有幾件事想和王師長去接洽，到了這時，他當然是走了，總算錯過了機會。一人坐在床上，正如  
此想着，却聽到紙窗戶紛紛作響，抬頭看時，只見貞妹半個人影子在小玻璃窗外一閃，她低聲道：「喂！  
你出來到前面去和我爹說話。」李守白走近窗戶，由窗戶眼裏，向外張望着，問道：「這是爲什麼？」貞妹  
道：「你出來和我爹去說話，我也好進來和你打水泡茶呀。」李守白笑道：「何必這樣鬼鬼祟祟的，你就大  
方方的進來罷。」貞妹道：「我不嗎，我不，我爹還不知道呢。你都不好意思和他說明，我就好意思和他  
說明嗎？我好意思進來呢？」李守白道：「那個韓大哥呢？」貞妹道：「大半天不見他了，你走以後，他就走了，  
我以爲不是跟你走了的呢？你出來罷，我不管你的事不行，要管你的事，你又不讓我管，我有什麼法  
子呢？說着，聽到窗戶外邊，有她連連的頓腳聲，李守白料着她是真急了，只好走出屋子來，找了孟老  
板說話。見面時，一時找不着談話的資料，就笑問道：「那個韓大哥那裏去了，大半天沒有見他，孟老板  
正靠了堂屋的門，望了天井外的天色，口裏啣了烟桿，有一下沒一下的吸着烟，似乎是在想什麼心  
事，身後來人，原都不曾知道。及至李守白問起話來，纔回過頭來，因答道：「你起來了，大概身體又受累  
了，他口裏雖然是這樣客氣，臉上可沒有什麼笑容，不過故意表示很和藹的神氣，當然那不是出於  
誠意的。」李守白知道他的意思，還以爲自己沒有答應婚姻問題，所以很不快活，便笑道：「我還有件事，

忘了奉告，昨天我們商量的事，已經和令愛說明白了，現在我們總算……總算是親戚了。孟老板聽了他的話，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再看看他那神氣，倒像是很尷尬，隨口哦了一聲道：和她倒說明白了。李守白一想，這也不必含羞答答，開門見山的，和他說明白就完了，於是將臉正了一正，就把昨晚在園裏遇到貞妹的事說了上半段，直至自己解下。佩玉爲止，又說本來一早就要明白相告，因爲出門去耽誤了，所以遲到現在。孟老板聽了這些話，由心窩裏笑了出來，連連向李守白作了幾個揖道：恭喜恭喜！因爲口裏原來是啣着旱烟袋的，既要說話，所以把旱烟袋拿在手裏，又因兩手抱着拳頭的，所以又是抱了旱烟袋，一塊兒奉揖，剛作揖，他第一個感想，覺察出來，不該向新姑爺道着恭喜，第二個感想呢，又覺察出來，那有丈人先向姑爺施禮之理，而況自己施禮，又抱了一管旱烟袋呢？於是趕快縮回手來，口裏呵呀呵呀了一陣。李守白知道這位丈人，是個怯老頭子，他喜極失儀，這是人情之常，也無足深怪，所以並不介意，也跟着向他回了幾個揖。孟老板這時定了定神，笑道：我們這就是親戚了，親戚是用不着客氣的，再說我們都在客邊，也不能避嫌疑了。那韓大哥又走了，你還是讓我姑娘伺候你。大姑娘，有開水嗎？先泡上一壺茶罷。他昂了頭向貞妹睡覺的屋子裏叫着，叫了好幾聲。並不聽到她答應一聲，他就走到貞妹屋子裏來，笑着低聲道：這孩子也是奇怪，有時候害臊，有時候又

不害臊，這也應該預備一點茶水來喝才好。說着話，走進她屋子裏，却並不看到一個人。孟老板嘆了一聲道：「怎麼一回事，人倒不見了，說着，又提高了嗓子，連喊幾聲，貞妹三脚兩步，由李守白屋子裏跑了出來。紅着臉低聲道：『爹，你叫什麼？』我又沒有到什麼遠地方去。孟老板看那情形，料着她是由李守白屋子裏出來，這就不便怎樣的追問，笑着用手摸摸鬍子，閃開到一邊去。李守白看到他父女倆那種情形，心裏頭也是暗笑，站在天井裏，只徘徊着。就在這個時候，大門外一陣皮鞋響聲，有四個全副武裝的兵士，衝了進來，首先一個瞪了眼睛望着他道：『你就是李守白嗎？』第二個兵士，見李守白呆着站住，有些驚異的樣子，便搶上前一步，陪着笑臉問道：『你就是李先生嗎？我們師長派我們來，請你去有幾句話說。』李守白還以為王虎相請，問道：『王師長還沒有走嗎？』那兵士道：『不是王師長，是我們強師長請你。』李守白聽說，心裏可就躊躇着，這位強師長先前看到我，就是那種淡淡的樣子，他找我去做什麼呢？心裏如此猶豫，自然自己站在那裏，也是猶豫不定的樣子。這四個兵裏面，就有兩個兵，搶上前一步，各夾住了李守白一隻手，口裏喝着道：『走罷。』說畢，拖了李守白就要走。李守白一看這情形，料着不是什麼好意，但是自己也絕對沒有作什麼犯了軍法的事，縱然被他們捉去，也不見得就有什麼大危險，因道：『二位何必這樣相逼，要我去，我跟着你們去就是了。』說畢，自己開了步走，兩個兵跟他



走出來，另有兩個兵，依然還在屋子裏候着，他們究竟是什麼用意，可不得而知。李守白心裏想着，莫非他們還要爲難貞妹，於是回頭看看，不料就在這一刻工夫，後面擁出十幾個端了鎗的兵士來，看那些人的臉色，都是兇很的帶了一股殺氣，大概要是再回頭去看，那些兵士，決不能放過去的，於是低了頭，就在這一羣兵士前面走着。到了強執中住的那個臨時的師部裏，兩個兵士捉住他的手臂，推了他的肩膀，不由他自己作主的，把他送到一間黃土磚牆的屋子裏去。那個屋子，原來是鄉下人堆積柴草破爛東西的，只是在牆上摸去兩塊黃土磚放出一線黯淡的光線來，屋子裏霉氣觸鼻，將人薰得站不住脚。走一步，那些碎爛的柴草將兩個腿裏得分扯不開，實在是不受用。那兩個兵將他推進門來之後，連忙把門掩上。本來這屋子裏已是漆黑的，把門關上，屋子裏更黑暗了。而且這屋子裏又沒有一件木器傢具，要找個坐的地位也沒有，不得已，只是在屋子裏來去的踱着步子。心裏可兀自納着悶，我爲了什麼事，惹下這大的禍，要強師長如此動怒，把我關了起來？難道爲了貞妹的婚姻問題，打算拔去這眼中之釘嗎？他一個作師長的人，那裏娶不到一位姨太太，何必爲了一個窮人家的女兒，費這樣大的事。老實說，我並不是一個在社會上有權位的人，但是和我有關係的人，不，少是軍籍上有名的人，他們知道了，能夠就不過問嗎？固然，人家也不奈他何，可是與他的名譽，總是

有妨礙的，他自己還以小諸葛自命呢，如何肯受這種毀謗，他只管如此想着，不見有人來傳話，也不聽到門外有什麼響動，站了一兩個鐘頭，自己有些乏了，於是用腳撥了些柴草，擁到牆角上，然後背靠了牆脚，坐了下去。心裏想着，是他這種手腕，無非是要侮辱我，藉此出口氣，可是孟家姑娘，就算不會和我訂婚，也是我一個知己的朋友，我豈能見事不救，讓她受別人的壓迫，我在道義上人格上，儘管讓你來對付我，我決不能把訂了婚的女人，讓給別人去當姨太太。如此想着，用脚在地上連連頓了幾下，不過他在屋子裏雖然拚命的找急，可是房門外的人，誰也不理會他，他在屋子裏站起來走走，又在草堆裏坐坐，約莫過了兩三小時，那房門却呀的一聲開了，門外站着幾個兵士，還有一位軍官，都是鎗刀密佈，裝出森嚴的樣子來，那位軍官道：李守白走出來。那聲音非常很厲。李守白心裏，不覺砰砰跳了幾下，站了起來躊躇了一會子，那軍官又道：不要害怕，只管出來，不過有兩句話問問你。李守白年少氣盛，向來是不肯失面子的，於今到了這個地方，已經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要躲避也躲避不了，這豈肯在軍人面前丟失面子？於是將胸脯挺了一挺道：走就走，到你們手掌心裏來着，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只有聽憑你們的便了。說着話，自己就大着步子走出那黑暗的屋子來，所幸這一羣兵士將他向屋子裏頭後面引，並不把他送到外面去，到了裏邊，却不是強師長出來相

見，乃是一位上級軍官，坐在一張方桌邊，當了臨時的公案，兩邊站了兩個掛着盒子炮的兵士，都是直挺挺的樹着腰幹，瞪了兩隻大眼睛望着李守白，那桌上放着一大束信件，遠遠看去，幾個較大的字，可以看得出來。正是自己採訪的零碎材料。除了自己，別人是看不出來的，這個樣子，一定是把自己的行李都搜查過了一遍，他們以為是搜得證據了。若果是這種情形，自己相信並沒有什麼錯處，那倒不怕，於是，很鎮靜的站着。等那軍官問話，他問道：「桌上這些稿件，都是你的嗎？」李守白道：「這都是我的，不錯，軍官道：你這稿子裏面，有的寫着軍隊的番號，有的寫着地點的距離，裏頭還夾着似通非通的話，我們都不懂，你究竟是什麼用意？」李守白道：「這並沒有什麼用意，因為我是個戰地新聞記者，專門搜羅戰地各種材料，得來的時候，當然是零零碎碎的，我怕忘記了，隨時隨地，很簡單的記錄下來。到了作起整篇通信的時候，就把這些材料，逐段的加編進去，這並沒有什麼隱秘之處。軍官如不信，請你隨便問那張稿子，我都可以詳細答覆出來。軍官微笑着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這裏有張做好了通信稿子，有頭有尾，大概也是你做的了，你何以還擱在箱子裏沒有寄出去，難道還留下一分底稿，作為將來的證據嗎？」李守白聽了這話，却有些不解，躊躇着答覆不出來，那軍官見他如此，更以為他有虧心的事，橫了眼睛，將那張稿子一丟，丟到桌子邊上，喝道：「你看看，我們師長和你素不相

識，有什麼虧負於你，要你這樣挖苦一頓，你在共和軍那裏，當了什麼差事，李守白道：我是個新聞記者，當什麼差事？口裏如此說着，手上就把那張稿子拿了過來，看時。原來是上次鮑虎宸留下來的。一張稿子，因為信裏說到定國軍始終是作後盾，有些挖苦の意味，自己不會用得，放在一個裝信件的皮包裏，沒有毀掉，不料到現在把這個東西，倒成了一種把柄。便笑道：這件事，卻不能怪我，因為那位鮑參謀，由前方到安樂窩來，交了這篇稿子給我，我因為這稿子的措詞，不大妥當，放在皮包裏沒有發出去，所以留到現在。軍官微笑道：你倒是對於我們師長有這樣的好意，真是想不到。李守白道：這並不是巧辯，軍官若是不信，可由我寫張字出來，和這張字據比上一比，你看是不是一人的筆跡。那軍官道：自然是人家給你的底稿，你寫的稿子，已經寄出去了。你對我們定國軍，是不會懷着好意的，要不然，你會在草湖口上立一塊紀念碑來挖苦我們嗎？李守白道：這更是誤會了，請想，我一個與軍隊毫不相干的人，我能夠主張在陣地上立一幢碑嗎？這是王師長的意思，要紀念那些陣亡將士的。軍官道：那上面的題字，總是你的意思，為什麼要寫義薄雲天四個字？李守白道：不錯，這倒是我想的，但是這決沒有挖苦貴軍之處。軍官道：怎麼沒有？王師長在我們這裏喝酒，喝得有幾成醉了，他說這四個字，就含有罵人的意思在內。李守白道：怎麼含有罵人的意思呢？不能聽一個酒醉的人說話，就

信以爲真呀。假使有人說，這四個字含有殺人的意思在內，也就認爲我真……那軍官不等他把話說完，瞪了眼，將桌子一拍道：你混帳，看你說話不屈服，你這東西就不是好人，我把你關起來，過幾天再說。看你是挖苦我們呢，還是我們挖苦你呢？李守白淡淡的道：我是個一品老百姓，你們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罷，我還有什麼法子呢？那軍官也不說什麼，臉上一紅，氣虎虎的，用手一揮，吩咐兵士們將他押下去。於是幾個兵士，依然把李守白押回到那柴草房裏去。李守白知道了這事的究竟，心裏倒坦然起來，就憑這一點緣故，總不能治我的死罪，於是不像以前在屋子裏來回走個不定，現在却躺在草堆上，靜等發落。這日白天，沒有什麼動靜，其間，兵士們還送了兩個軍用饅頭，一碗白開水進來。李守白對於這種飲食，倒沒有什麼厭惡，居然完全受用了。晚上屋子裏也沒有燈火，只是屋子裏更顯得漆黑，便知道是天色晚了，這個屋子，大概是鄰近水溝，白天就有一兩個蚊子，在耳朵邊嗡嗡的亂叫。到了晚上，蚊子就像飛沙一般，不但其聲如雷，而且不斷的飛到鼻子裏，耳朵眼裏來，實在攪擾不堪，沒有法子，只好站了起來，在屋子裏亂走，然而還是不行，那蚊子打成了球，在人臉上亂碰着，如此還不能解除蚊子之苦。忽然想得了個辦法，將身上的汗衫脫下來，把自己的頭臉，完全包着，身上的大褂子，還依然穿着，兩隻手也揣到長衫裏面去，總之，所有自己的肉體，一點也不外露，以免被蚊

子來侵略。約莫過了兩三點鐘，房門開了，有人叫着李守白的名字，要他出去。李守白雖有些害怕，然而那屋子裏既悶且熱，蚊子又鬧得厲害，倒不如走出屋子去，暫時可以痛快痛快。於是走出屋子來，在燈光下看到，有四個兵士站在門的兩邊，意思是等着他出來，就要押解他的。李守白素興直爽，就在他們前面走着，轉了幾個彎，走到白天破審的那間屋子裏，還是白天那種情形，桌上可是燈燭輝煌，照着一個穿便衣的中年漢子坐在那裏，他究竟是個長衫朋友？不像其他武官審案那樣厲害，看了李守白進來，微微的有些笑容，他手上拿了一把白紙摺扇，在胸前搖擺不任，一下一下的扇着，扇得衣服的胸襟，只管鼓盪起來。他先是望了李守白，渾身上下打量個夠，然後微笑道：「你今年多大年紀？」李守白心想，怎麼上次不問年歲，復審才問年歲呢？便答道：「我廿八歲。」他笑道：「二十八歲，那本也是結婚的年齡了。但是你是從北京來的，在那種人文薈萃的地方，你竟沒有找着一個對手方嗎？」李守白道：「我大膽問一聲先生貴姓，現時在這師部服什麼職務？」那人臉色一正道：「我姓秦，是強師長的祕書，我是強師長派我來問話的，難道我不配嗎？」李守白道：「不是那樣說，因為閣下所問的話，我全不明白，是何用意，把我捉了來，有問這些事的必要嗎？」那秦祕書的臉上，不由得微微紅上一陣，便道：「自然要問的才問，難道我和你開玩笑不成？因為你既是在北京來的人，當然眼界很高，何以跑到

這戰地上來和一個貧家女子訂婚？現時和你同住的，不是一位開飯店的姑娘嗎？李守白道：你閣下既然當祕書，當然對於新舊知識，都有很深的研究，請問男女婚姻，是不是愛情爲重，只要有愛情，出身兩個字，有什麼討論的價值？否則婚姻只論身分，十醜不堪的千金小姐，麻木不仁的大家閨秀，都是人家搶着要娶的了。秦祕書手上拿了扇子，慢慢的揮上一陣，然後微點着頭道：這算你說得有理，你娶的孟家姑娘，是在永平城裏結婚的？還是在安樂窩結婚的？李守白頓了一頓道：我在永平城裏，住在她飯店裏，那時訂的婚，我們還沒有結婚呢。秦祕書道：哦！原來如此，這個我不過白問一聲，怕連帶着有別的關係，這也不去管他，你大概是不大滿意我們師長的，做起文章來，總要罵他幾句。李守白道：我和強師長無冤無仇，我罵他作什麼？若說是爲了那張通信稿件的問題，我已經解釋過了，你們再逼問我，我也是那樣說。秦祕書將摺扇收了起來，用扇子頭向李守白連點着幾下道：便宜了你，這次幸而是我來問你的話，若是還讓趙參謀來問你的話，像你這樣子回答，恐怕禍事不小。下去罷。於是用扇子頭向兩邊擺了幾擺。那意思還是讓兵士們帶他下去，兵士將他帶到那柴房裏去，他依然用汗衫包了頭，在蚊子窩裏躺下。次日醒過來，由門縫裏向外張望，已經有個兵士手扶了鎗在那裏站着，這形勢是格外的嚴重了，心裏默念着，這自然是二罪俱發，有公有私，雖然自己所犯的罪，夠

不上死刑。然而在戰場上，有鎗的人們，要鎗斃一個手無寸鐵的人，那如同殺死一隻鷄一般，有什麼難處，現在他們沒有動手，大概還是這位師長命令沒下來的原故？自己關閉在這黑屋子裏，這也只好像舊戲上戲詞中的話，咬定牙關等時辰，他想着又不像初審以後那樣安靜了。這樣下去，約莫有三個鐘頭之久，忽然一陣鎗炮聲和飛機軋軋聲，把耳鼓都震聾了，在這個時候，門外行人脚步的雜沓聲，和叫喊傳命令聲，也夾雜在一處。李守白關在屋子裏，他是無路可逃，躲也無處可躲，這裏是師部，當然是飛機最重要的目標，假使這飛機是日本來的，那就不用說。這裏是極端危險的地點了。坐在草堆上，用背抵了牆，兩手緊緊捏着，汗出透了也不覺得，真成了那句話，捏着一把汗。所幸這種時間不長，在二十分鐘之後，一切的聲音都停止了。李守白回想起過去的一刹那，倒反而害怕起來，呆躺在草堆上，展動不得，就是從這時候起，門外來往的人，也就如魚穿梭一般，川流不息，這却不知發生了什麼重大的變故，要師部裏人忙到這步田地，自己不能問，可又忍煩不住，好幾次由門縫裏向外張望，看那個守門的兵士，却已不知去向，用手推着門，讓它格格作響，也沒有人過問，似乎鬆動了許多，索興敲着門叫了兩聲，這倒有人將門外的鐵搭鈎脫開，向裏一伸頭道：你叫我們作什麼？李守白道：並沒有別的事，我在這屋子裏聽到外面聲音雜亂得很，不知道你們出了什麼事，若是有戰事



的話，大家都去打仗去了，把我一個人關在這黑屋子裏，又算那一頭的事情呢？那兵士倒是和藹，向他點點頭道：這件事我也不能作主，你還到屋子裏去坐着，我替你去問問，於是將門依然關了，他去請示去。不多久的工夫，他又打開門來，向李守白點頭道：我們這裏只剩一連人了，也沒有人看着你，連長說，我們馬上就要開拔了，不能帶着你走，你要有什麼罪，早就辦了你了，既是沒有辦你，大概也沒有什麼罪，我們作個主，放了你走，你就走罷。說着用手連揮了兩下，李守白聽了這話，倒有些不相信，師長大人那樣雷厲風行抓來的囚徒，現在一個小兵傳下連長的話來，就可以把人放了，未免類於兒戲。心裏如此想着，因此站在屋子裏，一步也就不肯移動。那兵士道：吶！放你走，你爲什麼不走？你打算等些什麼呢。李守白遲疑了一會子，才由屋子裏緩步而出，果然那兵士並不攔阻，但是心裏始終不大安定，不要是騙我出來，拿我開玩笑的，如此想着，故意將脚步特別加緩的走着，一直走出了大門口，也沒有什麼阻礙，這才放大着膽子，趕快的奔到韓樂餘家來。到了那大門口，雙扉緊閉，門上兩個鐵環，卻有一根粗繩子緊緊的將兩個鐵環綁着，這個樣子，似乎屋子裏頭沒有人。所以把大門反扣上了。於是把繩子解開推了門進去，推開門之後，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一點什麼影響，果然是沒有人，直接先奔自己住的屋子，進去看時，行李都翻亂了，自己那個裝文件的箱子，蓋子掀開了，東西

一掃而空，走出房來，向貞妹的臥室裏看看，東西卻是不會亂，桌子上還放着大半杯茶，似乎茶還沒有喝完，人就走了。再到孟老板屋子裏去看看，也是沒有一個人影，李守白走到堂屋裏來，大喊了幾聲，也不見人出來，也沒有人答應。一人站在堂屋裏呆了一呆，心想着這是什麼原故，他父女二人若是走了，應該把行李也帶走，若是被強師長捉去，但是把我也放了，來不及管，何以又有那分氣力來捕捉他父女二人？這一定另有個緣故，把他二人趕起走。這裏有人，當然這大門是不會反扣，既然反扣了大門，必是在屋子裏全部出走以後的事了，不過人是沒有了。也許可以找些影響，看出些蛛絲馬跡來。於是由屋子裏走到廚房，由廚房又找到後面菜園，更由菜園子裏找上大門口，但是一切如常，那有一點形跡？自己由被捕到現在為止，也不過二十四個鐘頭，這二十四個鐘頭之內，就起了這樣絕大的變化，這實在是料想不到的事情，在門口躊躇了很久的時候，想着總要打聽一點消息出來，才能夠進行第二步的辦法，要不然，他們有什麼困難，也沒有法子挽救，在以前貞妹不過是個患難朋友，也常幫她的忙。於今是夫妻了，豈能聽她失蹤，就置之不顧？說不得了，現在還有兩條路，一條是在村子裏向莊稼人去打聽，一條是向軍營去打聽。他們走了，不是飛了，總有人看到他們是如何走出去的。想定了，於是先到村子裏左右人家去看看，不料在韓樂餘家附近，七八戶人家，都是倒扣

着大門的，走過去好幾幢房屋，才有一戶半開着大門的人家，門裏有蒼老的咳嗽聲，便站在那門口先叫了兩聲，問裏面有人嗎？裏面咳嗽着答應了一聲誰？那人走出來，是個蒼白鬍子的老頭子。他彎着腰，一手扶了根竹拐杖，一手反到背後，揹着背走了出來，他看到李守白是個穿便裝的，倒放寬了心不少，便問道：你先生要什麼？挑有的拿罷。這樣看起來，似乎村子裏東西，已經被人隨便的拿慣了。因笑道：老人家，我不是要什麼的，我和你打聽一件事情，這韓樂餘家住的有幾位外來的人，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嗎？那老人向李守白身上打量了一遍，才答道：你先生不就是住在老韓家裏的嗎？怎麼倒來問我呢？李守白道：因為我離開那屋子一天一夜，回來的時候，大門是向外倒扣着，兩位同伴都不見了，所以我要和你打聽打聽。老人道：今天上午，這村子裏又鬧飛機了，我想必是他們躲到村子外去了。李守白道：怎麼大半天還不見回來呢？老人道：我也是這樣子猜，也不敢說是準不準，大概他是走錯了路，你先生到村子外面找找去，也許他們一會子就回來了。李守白想着，若是躲飛機跑了的，那末，那個時候，各逃生命去的，誰又管得了誰？把這消息去問人，大概是問不出什麼結果來的，不如自己到外面去找了罷。於是別了老人，一人走出村子來尋找，這個安樂窩，自從有了軍事以後，人跑一個光，縱然有幾個老弱村人在這裏看守房子，然而也就不輕易露出聲影。現在大軍經過幾

次，而且又有空中戰，就是老弱的，時刻提心吊胆，也有些按捺不住，也只好悄悄的離開屋子。所以李守白在村子裏村子外繞了個大圈，空氣是非常寂寞，不見人影。到了這時，大概強師長留下的那一連人也開走了，西邊樹杪上的一輪太陽，慢慢的沉下去，最後沒有那團紅日，只是西邊水平線上，一片紅光，這紅光反射到大地，一切都成了赭色。尤其是人家的黃土牆，被紅光罩着，別是一種淒慘之色，野外的天氣，不像城裏，只要看不見太陽了，立刻就要罩上夜幕。因為城裏看不到太陽，是房屋擋住了，野外太陽落下去了，乃是真落下去，立刻就緊接着晚上了。李守白在朦朧的暮色裏，緩緩的走回村子來，看這時不但看不到人，而且看不到一隻生物，死氣沉沉的，一列村子裏的矮牆在陰森的野竹林子裏露出來。也不知是何緣故，平常的一座村落，到了現在，就充量的現出可怕的样子來。由莊門進來，天色更黑了，抬頭看着，半空裏有了幾顆晶晶亮星，自己忙了一天，肚子也有些餓了，便走向韓樂餘家來，預備找點東西吃。他一人在昏黑寂寞的菜圃裏走着，彷彿聽到身後有些響動，回頭看時，並沒有什麼，於是再走，不料脚一移動，響聲又起，回頭定睛細看，還是沒有什麼。戰場人散夜來鬼出，這也是常事。偌大一個村子，只有自己一人走動，莫不是有鬼跟着，於是毛骨悚然起來。要知有鬼與否，下回分解。

冒假防謹 標商冊註



糖油奶兒肥



糖香舞跳樂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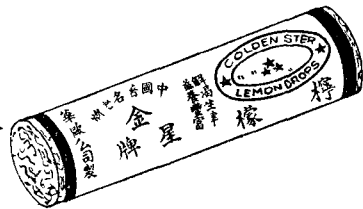


糖香種各樂美



糖香荷薄樂美

楊波香薄橘檸檬玫瑰芝  
梅羅焦荷子檬瑰蘭  
糖糖糖糖糖糖糖糖



糖菓水檬檸牌星金

品出司公歐華

號一十六里豐五路父神勞

第十五回 託豔隱高情客離戰地 短征多奇遇夜宿荒村

却說李守白一人在悄靜無人的路上走着，忽然聽到身後有瑟瑟的脚步聲跟着，這不由得他不吃上一驚，可是回頭觀看身後，並不見有什麼人，自己是個科學信徒，總不能承認這是有鬼，因之在黑暗的路上，靜靜的站了許久，然後又緩緩的移了腳向前走，走了十幾步之久，自己這才覺察出來了，原來是自己的腳後跟，帶起了路上的沙子，那沙子瑟瑟作響。白天走路，未嘗沒有這種響聲，只是空氣不像這樣寂寞，所以聽不出來。自己覺着胆小過分，一人倒笑起來。然而這村子裏這晚上，幾幾乎是死過去了，一切的響聲都已停止。而且一切亮光，也都已不見，摸索着走到韓樂餘家去，恰是不留心，火煤油燈都放在什麼地方，這時一人到各房裏去摸索着。實在摸索不出來，沒有法子，只好就是在黑暗中，摸着床鋪躺了下去。夏日夜短，只在床上躺下，迷糊了一陣，不覺便已天亮。趕快爬了起來，用點涼水洗了臉，跑出大門來，又在村子前後，尋找了一陣，果然駐紮在這村子上的軍隊，現時是開拔得不見一人，各民房家裏，十有九家無人，就是找着了人，多半是老年的，若問這些情形，他們更是不知道。心裏默念着，強執中的軍隊，忽然不見，一定是開上了永平。那天王老虎曾說着，他要把永平

驟讓出來，帶軍隊去打前敵，也許他也要到這裏來。那末，自己不妨在這裏等上一兩天，一來好打聽前方戰事，有什麼變化，二來也好等貞妹回來。於是決定了主意，依然住在韓樂餘家，自己的飲食，也由自己去辦理。自己一個人住在這寂無往還的地方住着，本來是寂寞的很，倒可以借着這裏燒茶的工夫，來渡過這無聊的時間，所以忙了兩日，却也不知不覺把這時間渡過。可是這種柴米油鹽的事，自出娘胎以來，就未曾料理過，現在開始做起這種事來，不但做得不大好吃，而且頭上臉上，汗如雨下，灶裏的灰，飛了出來，和汗沾染着，一身，人是非常之難過。每做好一餐飯，燒開一壺水，倒要洗幾回手臉，實在是煩膩。到了第三天，依然不見有什麼軍隊到安樂窩來，貞妹父女也不會見着踪影，這兩件事，都讓他心裏難受。因為這裏到鐵弓堡，不過是四十里路，有時聽到前方鎗炮聲很激烈，有時也沉默下來，似乎包去非一旅人，苦命的在那裏掙扎。這裏是後方緊要所在，不但防務不許空虛，而且應該趕快派大軍搶上前去接濟，這個樣子，包旅孤軍苦鬥，豈不要犧牲乾淨？貞妹和自己已經訂婚了，在未訂婚以前，便覺着這個女子伶俐可愛，訂婚以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對她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好感。時時刻刻，都會把這人放在心裏。偏是訂婚不到三天，就鬧出這樣一段事來，這種聚散，可有些異乎平常了。自己心裏如此想着，精神上就非常的不安定，因為精神不安定，所以懶於勞動，

也不作飯吃，在床上睡了大半天，把昨天剩下的一碗冷飯，用開水泡了吃着，又繼續躺下。可是這天下午，是個陰雨的天氣，雨雖不大，那鬱結的陰雲，把天墜了下來。看去幾乎要壓着遠處的樹頂，因為氣壓高的原故，那鐵弓堡的鎗砲，聽得十分清楚，槍聲老是連續着，始終不間斷，大炮聲不過是相隔三四分鐘就有一響，李守白雖明明知道這戰場相隔得很遠，可是耳朵裏聽到這種響聲，自然會感到一種不安。在屋子裏躺不住了，就走出莊門來，向鐵弓堡大路上望去，所望的是一條人行大道，在一片水稻田裏彎曲着上前，到底，是這條大路。在水稻田裏隱埋了，這個日子，秧針還不大長，在綠地上不時現出一汪明晃晃的水來，這就因為莊稼人避免軍事，有些人來不及種稻，把田荒蕪了。風在嫩禾上吹過，一層層的展動，起着很大的曲線綠色波浪。綠波推動着，有一個很大的白鷺鷥，展開兩翼向半空畏沖了來。那個鷺鷥飛去，接着又是第二隻鷺鷥跟了飛去。陰綠色的空中，有了這白色的鳥，非常的明顯，再看莊後的半山，白雲像棉絮般斷斷續續的擋住，最妙是山麓和山頂，都露在雲外，倒是山腰讓雲氣掩蓋着。山麓上有一條長的白色，由上而下的墜着，那個澗水漲大了，山下可以看到山上的樹木。因為被雨洗了，被雲蒸了，格外的鮮綠，烘托着白色的雲，姿色是很好看。宇宙依舊是賣弄那大自然的美，並不知道：離此四十里路，就是殺人如麻，血肉橫飛的戰場。他這樣的想着，不住



的四下觀望，可是並不看到有個人影子。人在宇宙中，大概是個最熱鬧的一種東西，有了他，就會做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反之，某一個地方，若是沒有人，某個地方就現着寂寞。所以安樂窩這地方，這三日以前，雖是駐守萬人的所在，現時李守白眼裏，並不看到人，也就覺得這地方很是孤寂。同時那鐵弓堡的槍炮聲，不斷的送入耳鼓，便想到宇宙是個玄妙的所在，我在這裏是這樣的無聊，那在戰場上的人，翻山倒海的拚命，又是多麼緊張？我想戰場上的兵士，無論是中國兵日本兵，他們如果知道四十里路之外，有我這樣的清閒漢子，沒有不羨慕的，研究起來，不能不怪軍國主義者，無端侵略別人的國土，也不能不犧牲自己的同胞。宇宙既是生着人類，就該讓人類好好活着，何以又會生出這樣暴戾的分子，在人類中來搗亂。自己正如此想着，忽然覺得身上一陣冰涼透骨，原來是自己在細雨如烟的中間，站立得久了，衣服都已濕透，想到上次爲雨所淋，受了一場感冒，這次不可大意了，立刻就跑回去，把衣服換了。自己這是一件很不經意的事情，當然事後無所用心。這一晚上，聽槍炮聲直聽到天亮爲止，次日起來，天色依然是陰雨，站在屋檐下，抬頭望了天色，自己心裏想着，既沒有人來，也無事可做，這是如何自處？終不成老是在這裏住着。一個人正這樣發愁，忽有兩個兵士手上端了上刺刀的步槍，作個要刺殺的樣子衝上前來。李守白已經很懂得兵家的規矩，連忙高舉了

兩隻手，一動也不動。有個兵士喝問道：這裏還有多少人住着，你們幹什麼的？快說！李守白道：這裏就我是一個人，同住的人都走了，我是由城裏逃難到這裏來的，因為天氣不好，沒有走得了。那兩個兵士，聽他說話，看看他腳上穿了一雙皮鞋，一個兵便道：大概就是他。李守白心裏一想，糟了，好像這又是特意尋找着我到這裏來似的。可是那兩個兵在說這句話後，各把槍都放下來了，因道：你說是你一個人，我不大相信，你引着我們在各處看看，李守白看他們那樣子，已是沒有惡意，就大了胆子，引着他們在各房間裏搜檢了一遍。一個兵士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們在莊門外看到有一路皮鞋印，在爛泥地裏到這裏邊來，我們以為是軍人，所以跟着來了。你既不是軍人，我們也不為難你，可是要帶你去見營長，讓他問你幾句話。李守白料着是不能違抗的，便道：這都聽便，我是一個難民，見什麼人都沒有關係。於是兩個兵一人在前，一人在後，押着他走了出來。所到的地方，還是強執中那個臨時師部，門口已有兩個兵抗着鎗守衛，倒有威嚴，寂寞下去的安樂窩，這又該空氣緊張起來了。心裏這樣想着，那兩個兵已經把他帶進屋去，先在門洞裏待着，把一個兵進去報告，這位營長，又是個性急如火的人，聽說前面逮着一個類似奸細的來了，也等不及將人向裏引，他自己迎了出來，看着李守白的那兵士，趕快扶鎗一立正，李守白知道是營長出來了，向前看時，不由失聲叫了起來道：原來是

常連長。常德標啊啞了一聲，老遠的就伸出一隻手來，笑道：原來是李先生，你還沒有走啦。於是二人將手拉了一拉。常德標笑道：這算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裏面坐着談罷。別讓人家笑話了。說着，就把他拉到裏面屋子裏去，這地方已經駐過一次兵的了，這上房裏的門和窗戶格扇，都倒着疊在牆腳下，屋子裏只有一桌一椅是完好的，常德標的應用物件，一半放在桌上，還有一半在桌上堆置不下，都放在地上。可是那桌子的面子，也就左一個窟窿，右一個窟窿，沒有一寸大的光滑所在，常德標拖了方凳子，自己待要坐下，一見沒有李守白坐的地方，就跑出去搬了一個三隻腿的凳子，靠了牆放着，自己兩腿着力，半蹲半坐的坐下，然後指着那張好凳子，讓李守白坐下。李守白笑道：我聽到說營長來了，料着又不免要費口舌，千萬想不到就是你，幾時升的營長？恭喜恭喜！常德標笑道：恭喜什麼，這是我人血換來的，我名說是營長，可是我這裏合併了兩連人，也只剛剛的一連人罷了。李守白道：大概在草湖口一仗，損失不少吧？常德標歎了一口氣道：不用提了，一連人上去，三停去了兩停，我是命不該絕，又回來了。你看我這手胳膊，說着，將衣袖捲得高高的，捲着靠了脅下，果然手膀上有三指寬長的一塊綳布包着，布外還現出一週紅暈呢。他放下袖子來道：這裏有傷不是，哼！不到三天五天的，又要上火線了。李守白道：現在開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在後方休息幾天嗎？常德

標道：這後方也許就是前方，休息什麼？李守白道：我正要問你，這村莊上自貴部去後，強執中的軍隊就來了，那意思自然是要接收共和軍的防地，可是不到三五天工夫，就完全調開了，這村子裏奔下一個空村有好幾天，我正不知這是什麼意思？常德標道：他媽的又是搶地盤去了。你不知道，這裏過去三十里有萬安鎮，那是出棉花大豆的地方，很有些稅款，萬安過去的鐵山縣，也是個大縣城，這都歸我們高師長管着。高師長因為鐵山縣吃緊，把軍隊全調到城裏去了。所以強執中不分日夜就開到萬安鎮去。這裏的防地，又算交還我們了。我們王師長本打算開到這裏來的，因為接到包旅長的電報，千萬不能離開永平，他們一旅人要退到這裏來。因為鐵弓堡實在不大好守，我是昨晚由永平開拔的，所以我很知道。還有一營工程兵馬上就到，來了就要在這裏建築防禦工事，這地方是很危險的，我看你離開這裏好。那孟家姑娘也讓她走，這對外打仗，和對內打仗不同，人家飛機炸彈毒瓦斯，什麼都幹，那可受不了。李守白道：唉！不要提起，於是把自己被扣，和貞妹不知所往的事，說了一遍，惟有和貞妹訂婚的那一件事，不大好意思說，就隱瞞了。常德標道：我說怎麼着，漂亮的大姑娘在這種地方住着，是不大穩當的，這是他們師長幹的事，要是讓營連長幹，就得丟腦袋瓜。說畢，搖着頭歎了一口氣。李守白道：既然包旅都要退到這裏來，這裏當然是大戰場，我在這裏住着也不便，只是

往那裏走呢？常德標道：我想起來了，你不是有一班朋友要來嗎？我在城裏聽到說，那班人都在鐵山縣，你不是要拜會你的朋友嗎？你不如就到鐵山去。這幾天縱然有軍事發動，那裏可離得火線遠，你簡直就陪你朋友在那裏住下，不必到這裏來了。李守白道：這倒也是一個辦法，天晴了我就走。常德標笑道：你以為住在北京城裏逛西山，等着晴天出門啦。戰場上的事情，越是天氣不好，越是變化得厲害。我想着你要走就是今天走罷，我借一匹馬給你騎，派一個人送你，可是不夠發護照的資格。人家把你拿住了，我不能保那個險。李守白道：護照我有一張，是王師長給我的，只是我有一件事要重託你。說着這話時，自己便有些猶豫起來，原是坐着的，這可將身子向上一站，向着常德標微笑。常德標也站起來，將腰包拍了兩下，笑道：這個我明白，我多的沒有，三十二十的……李守白連連搖着手道：不是這個，錢我還有呢。我是別人的事，要託你辦一辦。常德標道：什麼？別人的事要託我辦一辦，你就說罷，那個的事，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啊。李守白道：對了，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就是那孟家大姑娘。現在雖然不知道她逃到那裏去了，但是我想，她跑得不會遠的，設若是她沒有落到強師長手上去，有一天在這前後遇到了她父女，你必定想法子放她一條生路。常德標道：這何須說得，慢說咱們大家都認識，就是我不認識，我們不是爲了老百姓來打仗的嗎？戰場上有了老百姓，

自然，要想法子去救他。說着他左手取下了戴的軍帽，右手在頭上連連搔了幾下，笑道：你對於這位孟家大姑娘，可是真要好，人都是個綠兒囉。李守白微笑着，本想把實話告訴他，轉身一想，這位營長不認識一個大字，而且喜好無常，是不可以理喻的，萬一他因為真妹是我的未婚妻，有起嫉妬的心事起來，不但他不會援救她，恐怕還要推井下石，格外來得厲害呢。於是笑道：這也無所謂，不過大家彼此認識，眼睜睜的看到人家遭了不幸的事，那有不搭救人家的道理？常德標笑道：今天可又來個對不住，知道的，說是弟兄們把事情弄錯了，不知道的，倒說俺老常拿你開玩笑，你走罷，先回去等着。待一會兒，我派人來送你。軍營裏正忙着，我不陪你談天了。李守白伸手和他握了一握，於是走回韓家來。當他在路上走的時候，卻碰到一大隊兵士穿村而過，各人背負鋤鋤鐵器。大概是常德標所說，工程營開到了。這個樣子，情形自然又加緊張，無論如何，這村莊裏是住不得的了。回家之後，趕快將自己的行李收拾了一遍，不曾收完，常德標派來護送的兵士，已經在大門外等着了。這個人叫余乃勝，平常有個奇特的嗜好，喜歡說話，而且喜歡幹閒差事，現在營長派他送人到鐵山去，可以得個消遣的機會，心裏很是高興，所以聽了營長的命令，立刻就到韓樂餘門口來守着，及至李守白出來，他首先搶着道：你怎麼這會才出來，我真等個夠，還有什麼行李沒有？最好是找塊油布蓋上一蓋，這

樣陰雨的天，走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頭雨淋，下頭泥滑，一路還得小心出什麼亂子。這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當大兵的，什麼都幹慣了，這樣雨天算什麼……李守白兩手提了行李出來，站在大門口等他接住，他先說上了這一大套廢話，聽他還沒有完畢的意思，只得提了行李出門，將兩個包裹拴在馬鞍子邊。接着騎上馬去。余乃勝這才只好跟着跨上馬背，向村子外出發。余乃勝似乎感到李守白是不愛說閒話的人，在馬上靜默了有五分鐘之久，最後他還是忍耐不住了，便問着李守白到過鐵山沒有？又問向那裏投宿。李守白道：這附近幾縣，我以前在地圖上都找不着它的名字，不用說到過沒有了。我就是這樣，走到那裏，說到那裏，現在也說不定要到那裏住。余乃勝道：鐵山縣城，我也有多年不到了，我有個姊夫，在那裏作小生意買賣，假如他還住在那裏沒搬動，你可以住到他那裏去，你跟我營長有交情，我就可以給你幫個忙。你到那裏去幹什麼的，我都知道，也許你和那高師長談起交情來，明天攜帶攜帶我罷。據說，你們報館裏人，那裏都能去，無論見了什麼大官，也是一般兒大，前清有種官，見官大三級，真威風，其實不必大三級，一般兒大，就夠瞧的了。李先生，你真有造化。李守白在馬背上一伸腰，哈哈大笑起來。余乃勝聽到，倒有些難為情，就不便作聲。那八隻馬蹄在泥漿裏踐踏着，踏得泥漿亂舞，一路上都是卜達作響。走了半里路，余乃勝始終忍不住要說話，便道李先

生，你瞧我當大兵的，都是老粗吧？李守白想到剛才一個哈哈，未免有些恥笑人的意味，非把人家這個面子找補回來不可，便道：那來的話，當兵的人有學問的多着呢。現在國家大事，不都是軍人在掌管着嗎？你提到鐵山城裏有個令親，到了城裏，我一定去拜訪。這一提，余乃勝又高興起來了，便道：拜訪可不敢當，他們住在城裏的人眼兒熟，多少有個照應。他口裏說着這話，兩腿將馬腹一夾，搶上前兩步，就和李守白的馬並頭而行。李守白無意中得到一個投身之所，心想不如和他多表示親近一點，好讓他在姊夫面前，着力介紹，於是不斷的引着他談話，余乃勝高興極了，一路之上，遇到不好走的所在，都搶先過去，替他試試，啓程就走了二三十里路，經過的村莊，都不見有什麼人出頭，村莊人家的牆壁上，偶然貼着一兩條殘剩的標語，也有在牆上寫着幾營幾連字樣的，這很可以知道，此地爲大軍經過所在。人家的門戶，十有其九是關閉的，門縱然不關閉，也是向外倒坍着。看那屋子裏，都空洞無人。因在馬上失聲歎了一口氣道：看這樣子，人都跑光了的，不但是飯店找不着，恐怕要討口茶水喝也不容易。余乃勝道：不但是你要喝，我也要喝了。這條大路上，決計找不到我們主顧的，怎麼辦？說着，兩腳踏了鞍鐙，半起着身子，左右前後四處張望。搖搖頭道：不行。李守白道：你在馬上，不過看了遠處的村莊罷了，至於村莊裏有人沒有人，你怎麼看得出來？余乃勝笑道：你是個讀書的人，怎麼



這一點子事會不懂，你想，現在是鄉下人作中飯的時候了，假使村子裏有人烟，各處都要冒  
出烟來的。現在前後十幾里地，也不見有半根烟絲，當然是沒有人，那裏找吃喝的去。李守白笑道：這  
倒對了，只是這到鐵山縣還有七八十里，今天走一天，明天還要找補半日，不吃不喝，那怎麼辦？余乃  
勝道：這樣下雨的天，要水喝是有的，可圖不着一個乾淨。二人說着話時，走到一個村子口上，跨過一  
道小河溝，溝上架着一塊石板橋，站在橋上向下面看，那溝裏的水，帶着水沫和草屑，流得很快，那水  
像雞蛋黃一樣，帶了不少的黃泥，滾滾而去。余乃勝看到，將馬向旁邊一帶，然後跳了下來，蹲到溝邊，  
兩手抓住溝沿上的草，俯着身子，將頭伸到水裏去，嘴就着水面就這樣吸了起來。連連喝了幾口，嚐  
着一聲站起，表示喝得痛快的樣子。然後掀起一塊衣擺，擦着自己的嘴唇。他手裏牽了馬韁繩，向着  
李守白道：李先生，你不下馬來喝一點。李守白坐在馬上，連連擺了幾下頭道：這樣的水，不但我喝不  
下去，就是這種喝法，我也有些受不了。余乃勝騎上了馬，笑道：打起仗來，臭溝裏的水，我也喝上一飽。  
你既是怕喝得，我們走着再說罷。於是他的馬在前，李守白的馬在後，繼續的向前走着。這時，天上的  
陰雲，已經慢慢開朗，黑雲外鑲着白雲，白雲外，又露出蔚藍色的天空來，猶如棉絮裏，漏出很大的窟  
窿來，那窟窿慢慢展大，就成了晴天，一輪紅日，突然照在大地上，雨後暴晴，不但小見涼爽，只覺一種

蒸鬱之氣，向人身上撲來，更覺得煩悶。約走了五里地，身上晒得很熱，口也更渴，遂向余乃勝道：余老總，我忍不住渴了。下馬來到樹陰邊休息一下罷。那樹下有口井，弄點水喝。說着話，二人一同下馬，走向一叢大樹下來。這是個三叉路口，路邊兩家茅草屋，搭上一架北瓜架子，成個品字形，屋邊有兩顆高入雲霄的冬青樹，照着地上綠陰陰地。那陰地裏，便有一座高不到五尺的土地廟，和一口小井。李守白將馬繫在瓜架的支杆上，就向井邊奔來，到了井口邊，這才醒悟過來，井裏不像水溝裏，難道有那長的頸賴子，伸到井裏頭去喝。於是站在井邊上，只管躊躇着。余乃勝由那茅草屋後邊轉了出來，手上捏了個翠綠的甜瓜，高高舉起，笑道：李先生，不要找井水喝了，這屋後面菜園子裏，有十幾顆甜瓜，掛燈籠似的，長着很大的個兒。你不摘兩個吃吃。既可以當茶喝，也可以當點心吃。李守白看到甜瓜的顏色，在淡綠上，抹着墨綠的黑斑，又是圓滾滾的，在饑渴之餘，果然先引出一口唾沫，於是乎毫不加以考量，一直就奔向菜園子裏去。菜園子裏的菜蔬，都長得有三三尺高，靠牆十幾枝竹竿，上面繞着甜瓜籐，因為瓜重，竹竿子彎着墜到草裏去，野草亂蓬蓬地斜放，也長得有三三尺深。他見那彎竹弓式的竿子上，一連墜了三個甜瓜，摘了一個，用手絹擦擦外皮，站在牆脚下就吃將起來。因為又饑又渴，不到兩分鐘，就把那個甜瓜吃完了。平常看到鄉下人吃甜瓜，覺得那東西，不會有什麼味，今

天自己吃起來，就非常的香甜涼脆，一口氣吃了三個，才休息了片刻。站在牆底下出神，無意之間，却看到壁上有鉛筆寫了幾行字，看那頭一句，却是一首詩，便看了下去，那詩道：

落日關山路，蒼茫不見人。田園生荆棘，荒烟蕩野塵。報國自悲老，逃生轉幸貧。所喜同飄泊，相隨一女親。安樂窩老漁，逃難過此，題壁留痕，以作紀念，若有餘命歸來，當面壁以覘滄桑也。

呵！這豈不是韓樂餘題的詩嗎？詩格蒼老，不像少年人之作，不是他還有誰？我只知道他爺兒倆逃命去了，却不知道他們已上那裏，莫不是他們也由此地到鐵山去了。於是手上摘了個瓜，一面啃着，一面走了出來。余乃勝笑道：「不錯吧？吃了這個又可以走二三十里地，這就不至於鬧飢荒了。」李守白道：「我和你打聽，由這裏往前走，除了鐵山，不能到別的地方去嗎？」余乃勝道：「你這是書獃子話了，天下路路通京，那一條路是專到一個地方的呢？」李守白笑道：「果然我這話問得外行，不過照出門人的路在說，這總是到鐵山的一條大路吧？」余乃勝道：「對了，這是到鐵山的一條大路，李先生問這話什麼意思？想不到別的地方去嗎？」李守白一想，自己的心事，也犯不上告訴他，便笑道：「沒關係，我自問一聲罷了。」二人上着馬，又向前去。這樣一來，到添了李守白一件心事，路上經過村莊，總要看看人家牆壁上，有題的詩句沒有？然而韓樂餘又不是沿途貼標語的，當然不能再找出他的題壁詩來。因為路上還

是泥滑得很，只走了二十里路，天色已晚，就在路上找一個村莊歇下。這村子只有二十戶人家，分在路的兩邊，各家都是關着門戶的，並不見人出來，於是各下了馬，揀着一家整齊些的門戶走了進去，不料走到裏面看時，已經有些昏黑，屋子裏動用傢具，四處散亂的放着，稻草和木棍竹片，滿地都是。李守白道：這人家雖是沒有人，動用傢具，都沒有搬走，似乎還留下些吃的東西，我們找個燈火，到處尋尋看。余乃勝道：慢來，這屋子裏頭，怎麼這樣的臭，也許是什麼臘肉臘魚壞了吧？我們跟着這氣味去找找看。李守白却也同情，用鼻子尖嗅了一陣，向後進屋子找去，到了後進，這臭氣更厲害，余乃勝在地上抓了一把乾竹片，用火柴擦了點着，高高舉起，向前照着，迎面有兩扇房門是半掩半開的，他一手舉火，一手推門，剛剛是跨進去一隻腳，李守白在他後面，更看得清楚，地上攤着兩個死屍，面目模糊，蒼蠅亂飛。李守白哇的一聲怪叫，余乃勝丟了手上火向外便跑，二人一直跑出大門口來，各吐了幾遍口沫。余乃勝道：我的天，真慘，人肉都化了。李守白道：罷了，我們走過一個村子去投宿罷，我也不想吃什麼了，余乃勝道：漆黑了，我們向那裏跑呢？你若是不敢進人家去，對過是個牛棚，可以在那裏躲躲露水。李守白也不能勉強要走，走到牛棚邊，在一個石頭墩子上坐了。余乃勝究竟是慣了這戰場生活，他依然到人家去找吃的東西，不多一會，他找了一個鍋，和兩個瓦罐來，他檢了幾塊石頭，

就地支着，架起鍋來，隨便在地上檢些柴草，就燒起來。用瓦罐在田溝裏舀了兩罐水，洗刷了鍋，又跑進人家去，用衣服兜了一兜東西，向鍋裏一倒，笑道：我找了七八家，也沒找着吃的，只有一家，有半筐子乾豌豆，煮着吃些罷。說畢，他又檢了一把乾樹枝，在上風頭點着，點着之後，連忙在地上拔了許多青草，向火上一蓋，立刻火頭滅下去，生出很大的烟頭，風吹着，向牛棚裏射來。李守白坐在那裏，正苦於這半寸大的野蚊子，沒有法子驅逐，這濃烟吹過，蚊子自然走了。不由得笑道：不料我長了二十多歲，今天過起原始時代的生活來，這倒很有趣。余乃勝沒有懂得，便問什麼？李守白解釋了一遍，余乃勝道：這就算特別嗎？好日子你還沒有嘗着呢。將來你瞧罷。他說着話，不住的向石頭縫裏添乾柴，那鍋裏的豆子，倒煮得很香，一會兒將豆煮熟了，他在人家柳樹籬笆上，折了幾根柳樹條把鍋裏的豆子，分撥到兩個瓦罐裏去，先將兩根柳條，插到一個瓦罐裏，送到李守白面前，笑道：李先生，嘗一點，這頭等廚子作的飯。李守白想起那屋裏的死屍，又想起這豆子是田溝裏的水煮的，實在是吃不下去，只端起瓦罐子來聞了一聞，依然放了下來。余乃勝倒毫不顧忌，自取了一罐豆，用柳條挑着，只向嘴裏亂送，直將那罐豆吃完，然後才放下罐子。李守白因為肚子還不十分的餓，用包袱當了枕頭，在牛棚地上就躺下了。一覺醒來，天色還未明亮，只是滿天星斗稀少，有幾顆明亮的大星，在朦朧的天空

中遙遙欲墜。本待再睡些時候，無如那青卓堆火焰，已經消滅了，蚊子復又鬧起來，睡着坐着，都紛擾不過，只好在牛棚外走來走去。看看余乃勝依然在鼾睡，自己實在覺到肚子有些餓了，看看余乃勝送給自己那罐豌豆，却是粉團團的盛滿了，端起來，用柳條挑了兩粒，到嘴裏咀嚼着，雖是無油無鹽，却有些甜津津的回味，情不自禁的就這樣吃下去，吃過幾挑之後，索興坐到石墩上吃將起來，直把半罐豌豆吃了，有了個八成飽，方才將罐子放了下來，依然在路上徘徊着。去等天亮。順腳走來，有個露天香床，放在人家屋檐下，坐在腳踏板上，靠了扶手架子，倒有些像躺椅，於是就躺下了。不多一會，天色已經大亮，路上來來往往，不少逃難的人，其中兩匹驢子，馱着一男一女，挨身而過，因是背着去的，看那後影，女的非常之像韓小梅，便大着胆子叫了一聲小梅。那女子回頭看了一看，果是小梅。她身上穿了白底藍花點的褂子，頭上罩了一塊紫布手巾；臉上披下兩縷頭髮來，臉上被太陽晒着，紅得像熟蘋果一般，別有一種嬌媚。李守白看到喜出望外，就趕上前去，走到她身邊時，她並不理會，兩腿將驢子一夾，那驢子蹬着長耳朵，四隻蹄子，在路邊上劈劈拍拍響着，抄過韓樂餘的牲口，一直向前去了。李守白那裏肯捨，拚了命似的趕到她身邊，將驢頭上的繩子抓住，連連向她拱着手道：韓姑娘，你怎麼不理我？難道有什麼事怪我嗎？小梅瞪了眼睛道：你自己作的事，你自己知道。李守白道：

你若說的是那孟家姑娘的事，那我是不得已，請你下了牲口，我慢慢和你解釋，於是也不徵求小梅的同意，攔腰將她一抱，抱下了驢背。這裏是個三叉路口，兩間茅屋，一個北瓜架子，成了個品字形，兩棵高入雲霄的冬青樹，樹下一個高不過五尺的土地廟，和一口井。李守白將小梅放在地上，用衣袖揩着額頭上的汗道：我這一陣苦追，又追到昨天吃甜瓜的地方來了。小梅將腳一頓道：你這人太不懂規矩了，把我一個黃花閨女，追到這不見人影的地方來作什麼？李守白這才向下看，見她一條藍布褲子，高高捲起，露出一雙其白如玉的光脚。便笑道：你看看你這樣的嫩脚，光着出來逃難，多麼危險。現在路上人少，到處都長了野刺，把你的脚要扎了一下子的話，馬上就要流血，依我說，和你找雙鞋子穿着罷。小梅對於他這話，却也沒有怎樣反對，只低了頭，自己看了自己的脚。李守白兩手將小梅一抱，一手托了頭，一手托了她的脚如捧元寶，將她托進那小屋子裏去。剛剛一推門，就看到韓樂餘手裏拿了一根馬鞭子，盛氣虎虎的站在屋子中間，瞪了一雙大眼睛望着。李守白對於小梅雖自信無他，可是一個男子漢，將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在懷裏摟抱着，這實在不像話，因向他道：老先生，我在安樂窩的時候，那裏不把你們尋到……韓樂餘喝道：你胡說，你是尋我們嗎？你尋的是孟家那女孩子吧？你還不把我姑娘放了下來，以前我把你當個朋友……他說着這話，手上拿了馬鞭子只

是搖撼不定。李守白這才醒悟過來，將小梅放下來，不料小梅却不以父親的話爲然，拖住李守白一隻手，大哭起來。韓樂餘道：「你少哭一點，你若再哭，我就一頓馬鞭子把你抽死。」孟家父女兩個死屍，在那屋子裏爛着呢，你不看看樣。小梅嚇得不敢哭了，站着發呆。韓樂餘道：「我在這牆後壁題了一首詩，不知道還在那裏沒有，我去看看。」說畢，挺着胸脯子，走出屋子去了。小梅拉着李守白的手道：「你帶我快逃走罷，我父親會把我治死的。」李守白想到在屋子裏看到那兩個爛屍，多麼害怕，自己豈可步人家的後塵，趕快抱了小梅出門，見驢子在陰地裏站着，讓小梅騎上驢，自己跨上了馬，放開八隻蹄子，向大路上便跑。馬是無所謂，這驢子身上掛了許多的銅鈴，嗒哪一陣響，把那位尋詩的韓老先生驚動了。他也騎了驢子在後面緊緊的追來，口裏大喊道：「捉強盜呀！捉強盜呀！小梅在驢背上嚇得只哭。」李守白道：「不要緊，你只管打了牲口走，真是他趕上來了的話，我們兩個年輕的人，還敵不過一個年老的人嗎？」如此說着話時，到了一條河溝邊，看那溝裏的水，變成黃泥湯，滾滾而去，正是昨日余乃勝在這裏喝水的所在。這溝上一塊石板橋，不過二尺寬，當然不容兩匹牲口同時過去，於是自己將馬韁繩按了一按，讓小梅先過去。可是只在他這樣稍微猶豫的時間，韓樂餘的驢子已經趕上。兩頭驢子，首尾相接，韓樂餘在驢上發狠道：「你誘拐我的女兒，我不要這條老命了。」說着，身子向前一撲，兩



手推到李守白身上來，李守白待要躲閃，已是來不及，身子一歪，在馬背上向下一滾，滾到石板上。石板原是光滑的，再一個翻身，就滾向河溝裏來。心時覺得這河溝是很深的，滾下去，真是沒有命，於是手把住石板，死也不放。口裏只嚷救命。可是說也奇怪，嗓子竟不聽自己的命令，無論如何，也吡叫不出來，眼看終是要沒命的了。他得救與否，下回交代。

第十六回 赴難入圍城聞雷失箸 訪舊來冷巷避彈牽裾

上回書說到李守白被韓樂餘推下了河溝，大嚷救命，又嚷不出來，兩手扳住了石板，死也不放，當然他這樣的發急，迫得大汗一陣陣由毛孔裏直冒出來。可是這身大汗，却救了他一條命，原來過身吃緊，逼得汗一沖，沖得舒服過來，睜開眼睛看時，眼前黑漆漆的，身子躺在一方硬幫幫的東西上面，並不會落下溝去。兩手所扳住的是春床的扶手棍，並不是石板橋。定了一定神，這才明白了，躺在椿床上作了一個夢。大概是一個翻身，要翻到春床下面去，所以疑心是落到水溝裏去了。看看天上，已經變成魚肚色，一個星都沒有了。西邊樹頂上半勾殘月，却還像半面破鏡，懸空在那裏。李守白將抓住扶手棍的手放鬆了，坐在春床上，又出了一會神，心想，難道真有這件事？這場夢，夢得太蹊蹺一點。所見的人，所到的地方，所說的話，都像真的。那兩個死屍，莫非真是孟氏父女？笑話了，韓老先生那樣樂天派的人，焉有殺人的道理？他這樣出着神，余乃勝在牛棚裏叫起來道：李先生，李先生，天亮了。李守白道：我早醒了，坐在這邊吹風呢。余乃勝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將放在人家屋簷下的馬鞍子，搬上了馬背，把肚帶束緊了，拍了拍馬鞍子道：李先生，我們走罷。李守白道：睜開眼睛就上馬麼？余乃勝笑

道：這就是光棍出門的好處，不走，我們還在這裏等些什麼？李守白原覺得有什麼事情可以留戀一般，但是仔細想來，又並不覺得有什麼事可以勾留的，於是在馬背上拴好了包袱，騎上馬啓程，昨日在路上走了大半日，並不看到什麼往來的行人，今天起得如此之早，路上更是沒有行人，二人要是不說話，路上便只有得得的馬蹄聲了。走了十幾里路，太陽方才由樹頂上的紅雲裏面，冒了出來。余乃勝用馬鞭向前面指着道：那前面就是萬安鎮，大概是強執中的軍隊在那裏。李守白道：這裏有小路可以彎開嗎？他對我是不大好的，衝到他那裏去，他倒以為我有心和他尋事。余乃勝道：小路總有的，不過我有多年不上這邊來，怕走不好。李守白道：那不要緊，我身上帶有指南針，只要你知道鐵山縣城在那裏，我們照着方向走就是了。說着話，余乃勝打了馬在前面走，一路向前找着小路去，不過更走了二里路，便有小路，因為沿路所經過的村莊，都是沒有人的樣子，也無處可以問路，只是按了方向往前走。大路和縣城內的情形如何，却也不知道，直到遠遠的田樹杪上露出城牆來，才知道到了縣城邊。二人趕上了大路，倒有一件事，出乎意料以外，就是男男女女的老百姓，挑着的，背着的，紛紛的由城裏出來，向城外走。李守白看到，這就奇了，走了兩天並不見人，何以到了城邊，城裏倒反是向城外逃命。於是跳下馬站在樹陰下，等着一個年老的人過來，向前拱拱手道：老伯伯，我是外縣

來的，請問貴處的人，爲什麼都向城外走？那老人向他二人打量一番，才道：這裏的縣老爺滿街打着鑼，要我們搬走的，前面那五里亭上，貼着有告示，你可以去看看。那老人同行的幾個人，在前面只管叫喊，他點個頭就匆忙的走了。李守白向前張望，果然樹林裏，撐出一個亭子角來，於是牽着馬走上前去，這是個三面涼亭，靠北有堵土牆，爲了冬天行人避風之用，土牆上貼着各種新舊文告，和商家的廣告，很是熱鬧。於是將馬拴在亭子柱上，然後走進亭子來，果然正中貼了一張很大的會銜佈告，上面寫的是：

爲佈告事，竊以國家不幸，天災人禍，相繼而起。衛國等奉命來守此土，鑒於民氣之不可久喪，內爭之絕無意味，忍辱負重，吾圉自固，週歲以來，得延喘息，凡我父老，當能洞鑒。不期暴日滅絕人道，乘我於危，一月之間，犯我數省。鐵山地鄰東海，首當其衝。報警之信，一夕數至。衛國等以父老偷生十戈之際，不堪風鶴之驚，故示鎮靜，以定人心。更外約定國軍強師，接防萬安，而悉集我師，內守縣城。庶幾勢成犄角，遠與永平王師，鐵弓堡包旅，互通聲氣，以防萬一。然而近日以來，寇以我能守土，老羞成怒，將盡調空陸兩軍，破我東方一角。鐵山爲全省鎖鑰，寇必以死來犯。空前巨戰，發生當在旦夕。衛國等守土有責，除飛電萬巡閱使，冷巡閱使，星夜增兵援救外，謹率一萬健兒，誓共生死，以守

此城。幸則白登之圍解，漢幟依然。否則睢陽之援絕，熱血可濺。男兒死耳，夫何足懼！惟念滿城同胞災難之餘，老弱居半，若令同守圍城，既遭無辜之禍，更增分糧之憂。於軍於民，兩無所補。茲與父老約，盡二日之內，老弱婦幼，限令一律離城，除糧食草柴，須留作守城之用外，餘一聽百姓攜取。其有愛國壯丁，熱血青年，各盡心力之能，留爲一臂之助，自當嘉其忠勇，約同生死。否則因身家之慮，必須出城者，亦聽其自由。嗟夫，國破家亡，迫在炊屑。生離死別，夫豈得已。然而齊有二城以不滅，秦終三戶之能亡，成敗利鈍，未可知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敵人之所欲者，我土地，我當死守之。父老行矣，毋以我爲念。血涕爲文，不知所云。共和軍第十二師師長高衛國，第二十三旅長岳學飛，第二十四旅長南步雲，警備司令薛又禮，鐵山縣縣長史守法。

李守白將這佈告念了一遍，不覺失聲贊道：「真沉痛得很，余乃勝跟在後面，向告示白瞪了兩隻眼，等他看完了，才問是什麼意思。李守白將佈告的意思，告訴了一遍。余乃勝道：「既是這樣說，你就不必進城去了。」李守白道：「這告示上不是說了嗎？若是年紀輕的人，願意守城，他們是很歡迎的。我雖力氣不大，思想還行，進城去，多少可以做些事。況且城裏還有我的朋友，他們是不是走了，不得而知，我也應當去看他們。再說這種形勢，能回到那裏去？附近地方，都是很危險的了。要走也除非是到省裏去，

或者回北京去，你別看我是斯文人，就是斯文人，我也不丟這個面子的呀。余乃勝一拍大腿道：好，我送你進城去。不過這樣一來，城門口盤問我們，一定是盤問得很緊的，我可不大會回話，這都有你了。李守白道：那自然，我也希望你不開口，免得誤了你的事。二人走出亭子來，依舊騎着馬進城，到了城門口，遠遠的看到城門半掩着，在城門洞口上，相對的站了兩排兵士，只有出城的人，在他們面前挨身而過，並沒有什麼人由外面進去。李守白揣好的護照，掏在手上，然後跳下馬來，牽着馬在余乃勝前面走。果然還不會到那守城的兵士面前，就有個兵提着槍上前來盤問。李守白將護照先拿出來交給那兵士，又把來意說明。兵士去問了排長，排長過來問了一遍，又帶二人進城，到守城的兵棚裏去見營長。當二人進城的時候，見那半扇已掩的城門，全用沙袋塞住，已經高齊了門頂，這邊半開的門後，也是堆了一兩丈高的沙袋，預備來堵門用的。城門裏牆下，有二三十個兵士，帶了四五十名民夫，很忙的在那裏挖地洞，挖的挖，搬土的搬土。兵士和民夫說笑着工作，雖然情形很危迫，看他們的樣子，却是很鎮定的。左邊兵棚的牆柱上，貼着白紙紅字的大標語，只有四個字，『國要亡了。』此外倒並沒有別的字樣。那排長請李余二人在外面等等，他先進去回話，一會兒出來招呼手，將他二人招呼進去。李守白見這裏是三間矮屋子，倒擺四五張公事桌，各位子上，都有人在那裏低頭寫字。

工作好像是很緊張。那個營長見他進來，起身相迎，將他引到屋子外來說話，似乎怕是擾亂了別人的工作。他盤問了一番，倒是很客氣，說是這兩天，城裏形勢，十分緊張，對於外來的人，不能不盤查。閣下到此地來，又沒有一定的住所，非得到師部裏去接洽一下，在城裏怕不能隨便行動。李守白正想和師部裏打聽些消息，就慨然答應了。於是二人又讓他們送到師部，這師部倒是現成的一所兵房，大門外，白粉牆上，有丈方的四個大字，也是『國要亡了』。心裏便想着，只看這一點，這位高衛國師長，就是爲政不在多言的人。城裏的佈置，必有可觀，這倒得了一種安慰。當時引來的人，將他們引到號房，李守白心裏就想着，這又不要經過幾多傳達的手續，可是這又出於意外，不過五分鐘的工夫，裏面就傳出話，請李先生單獨進去。李守白跟着兵士，到了客廳裏，一個穿灰布軍衣的高大漢子，迎上前來和他握手，笑道，李先生辛苦了，兄弟就是高衛國。李守白說了兩句客氣話，分賓主坐下。他先道：李先生的來意，我已經在電話裏得着報告，好極了，我這裏正缺少兩位辦筆墨的人。將來有請幫忙的時候，請多多指教。李守白道：只要能力做得到的事，我無不遵命。要不然，兄弟在城外看見師長的告示就回去了，聽說我們有幾位同業到這裏來，不知道走了沒有？高衛國很高興的，將眉毛一揚，右拳反擊着左手掌心，笑道：在這一點上，我證明中國人心未死，前途大有可爲。軍事消息緊張以後，

我就把在縣城的六位貴同業找了來，請他們趕快回去別看他們書生人物，大家都說不回家，就在我當面開了一個會，六個人分作三班，兩個人到永平去，兩個人到萬安去，城裏留下兩個，以便彼此聯絡。我對於這件事，當然十分贊成，他們昨日下午就分開了。我怕留在城裏的二位，過不慣軍營生活，所以請他們住在附近的民房裏，李先生願不願和他們住在一處？李守白道：我在客邊正苦寂寞，有朋友住在一處，那就好極了。高衛國聽說，當時就叫了一位楊副官進來，教他引李守白去會同業。因和李守白握着手道：兄弟布置軍事很忙，不能奉陪，請看在國家面上，多多原諒，和李先生同來的那位弟兄，我告訴他交通快斷，賞他五塊錢，讓他回去，你就不必問了。李守白道謝着，跟了楊副官出師部來。經過了一條人跡稀少的大街，到了一所高土庫牆的朱漆門樓下，就推門進去。這樣大的房屋，裏面却不見那應門的僕役，大房子裏靜悄悄的走着，倒讓高的牆壁，回應着走路的響聲。一直經過了三重院落，似乎到了人家內室，楊副官才喊着道：陳先生，你們又新到一位朋友了。上房有人應着，走出兩個人，李守白看到，和那第一個人，各呵喇了一聲，搶上前握着手，亂搖了一陣道：巧極巧極！原來這人叫陳少豪，也是一位北京的記者，陳少豪向身後站的一位介紹着道：這是省裏公言報的金一振先生。李守白也就向前和那人握手。只在這一握手之間，却有一陣噏噏之聲，破空而至。



金一振頭一昂道：飛機！說了這兩個字，就楞住了。大家原是在屋簷站着的，這時大家抬頭看去，果然有架巧小的飛機，在天空裏大遶着彎子飛着，霎時不見，直等嗡嗡之聲不聽到了，金李二人才鬆了手。楊副官道：這是敵人的偵察機，暫可以無事，可是這樣一來，衙門機關在那裏，熱鬧街市在這裏，他飛回去了，必有一個詳細的報告。不出二十四個鐘頭，不是大砲，就是炸彈，一定要大鬧一場的。三位可以挖着地洞，先預備預備罷。我不能奉陪了，說畢，他匆匆的就走了。只在這中間，可以看出軍事如何的緊張了，金陳二人將李守白引到屋子裏去，裏面的陳設，倒是很齊全，李守白坐到一張躺椅上，伸了個懶腰，笑道：災民還過這樣舒服的日子，却是想不到，陳少豪道：且慢舒服，這是一所空房子，主人翁家，連狗都不曾留下一條，一切都要自己動手的，這裏原是有名大紳士家裏，我們六個人到了這裏，他很高興的，歡迎我們到他家，吃喝起居全好。昨天聽說消息不好，家裏大哭小叫，忽忽忙忙，帶些細軟就走了，早上一餐飯，還是我兩人自做的。李守白笑道：這很不算什麼，在戰場上，我就自作過整個星期的廚子，只要東西齊備，我們就不會餓死。不瞞二位說，我有兩天整的沒有吃正式的飯了。陳少豪笑道：那末我們快下廚房作飯吃，吃飽了，也好躲砲彈，於是二個人一同到廚房去。所幸這位紳士家裏，油鹽柴米，都是全的，於是燒火的燒火，洗菜的洗菜，分工合作的，不到兩小時，就把一餐

飯作出來。居然有三大碗菜，乃是一碗小白菜煮豆腐，一碗炒雞蛋，一碗炒臘肉。李守白掀開鍋蓋來，一陣熱氣冲到屋頂，其香撲鼻，看看鍋裏，盛着雪一般的大半鍋白飯，不必吃，只兩眼看到他，早是由口裏墜下饑涎來。盛了三大碗飯，捧到堂屋裏來，金陳二人分左右坐下，已是拿了筷子吃菜，自己分了飯碗給他們，也不謙讓，在上位坐着，拿起筷子先夾了一塊臘肉吃着，用筷子指點着菜碗道：葷素全備，只可惜差了一碗湯，若是再有一碗湯，這比旅館裏的上等火食，還要舒服，我們能說這不是太平……一語未了，只聽得哄天哄地的一聲巨響，連窗戶上的玻璃，都震盪得格格作響。李守白凶筷子伸着，半響縮不回來。金陳二人手扶了桌沿，鬧得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把兩隻筷子卜的一聲，全打翻了個筋斗，落下地去，李守白定了定神，便勉強笑道：我們也不羨酒論英雄，爲什麼聞雷失箸，不要害怕，這還是小試其端呢。我們先把飯吃完了再說罷。金陳二人，雖是到戰區裏來了不少時候，可不會到過火線，這樣一聲大砲，連空氣都震動了，真疑心，大砲就落在身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裏還有心吃東西。李守白可是餓極了的人，而且胆子究竟大些，於是又爬了兩口飯。金陳二人神色稍定，檢起筷子，也就爬起飯來，剛剛只爬得一口，又是第二下大砲，由城外轟了進來。這一下，比先一下，更要厲害，不但玻璃響，彷彿這地皮都有些震動，那屋梁上的塵土如篩糠屑似的落了下來，飯碗上，菜

碗上，都洒上了一層黑沙。李守白手上的筷子，也不翼而飛了，連忙向脚下臥倒喊道：「不要坐着了，快……」金陳二位看到他這個樣子，忽然省悟，趕快就向房間裏跑去。李守白道：「快躺下罷，這屋子裏屋子外，是一樣危險的，你能知道這大炮的炮彈究竟落在那裏呢？」他二人聽說，復又跑了出來，在他們如此的忙亂中，已經又打過兩個炮彈，最後一響，還接着嘩啦啦啦有一片坍倒房屋的聲音，似乎炮彈就落在附近了。他二人嚇得臉色白中透青，喘息着，就蹲了身子向地面臥倒。陳少豪只說：「怎辦怎辦。自此以後，那大炮只隔三四分鐘的工夫，就有一下響，有時落得遠，有時也落得近，響得人心裏，只是卜通卜通跳個不定。」李守白和他二人說話，他們不大答應，就是答應了，也答非所問，當然是嚇慌了。聽聽屋外面，一點別的聲音沒有，大炮一下之後，全城便寂然了起來。這大炮放過兩個鐘頭以後，李守白定了定神，坐在地上道：「我看這形勢，到了晚上，恐怕更要厲害，我們就是這樣躺着，絕對不是辦法，依我的主張，我們要因陋就簡，先挖個地洞，度過長夜。不然，在這高大的屋子裏躲着，坐立不安，未免不妙。」金陳二人的臉色，早是變作瓦灰的了，剛剛神氣定一點，經李守白如此一說，又恐慌起來。都躊躇着道：「在那兒挖地洞呢？若是挖地洞的時候，炮子剛剛打來，那豈不糟糕？」李守白道：「照你這種想法，那就難說了。可是炮子真落到這裏來的話，你就不挖地洞，也一樣的危險，倒不如把地洞

挖好了，晚上還可以睡一覺。陳少豪忽然站了起來，用手將胸一拍道：就是這樣辦……這句話未了，天空哩刷刷刷，一個彈子，刺激着空氣，發出怪聲而去。陳少豪的臉色，自不免呆了，可是他那隻手，依然拍了胸口道：不怕不怕！怕也沒有用。金一振見他兩人都站起來，不能自己一人還躺着，便問道：挖地洞不是小工作，我們就用手來嗎？李守白道：這樣大的大家，種花種樹，少不得家裏有鋤一類的東西。我去找找看，於是三個人出了屋子，自動的各靠了牆走，到各屋子去找挖洞的東西。但是找遍了各屋，也沒有一樣合式的，那金黃色的陽光，由牆上斜到了屋脊，分明是快到黃昏時候了。這時，不但城外的炮聲，向裏打，就是城裏面，偶然也有一兩炮向外面發去，似乎高衛國已經應戰了。李守白找到前院，向金陳二人道：我白計劃了一陣子。洞還是沒有法子挖，不過今天晚上是很危險的，我們決不能睡在屋裏。我剛才看到後院，有兩個花台，中間有個五尺來寬的過道，我們可以利用那花台，蓋個小乾壕，二位跟着我來辦罷。金陳二位，沒有絲毫的經驗，當然他怎樣說怎樣好，李守白引着他們先找了四五副床鋪板，在花台兩邊架起，中間便成了地面三尺高的地洞，洞的兩邊，在柴房裏拖出幾十捆柴草來，由下向上堆着，又怕柴草中了子彈，容易着火，三個人，用大盆小桶舀着水，向柴草上潑了個透，洞的一頭留了個窟窿，鑽入進去，洞裏不能放什麼東西，只塞了一床涼席進去，鋪在地上。

上睡覺。這樣躲着，除了炮彈正落到柴堆上而外，若是落在附近，不會受着沙石打擊，也不會遭房子倒壓，比較的可以放心了。他們將洞作好，三人就鑽了進去，接着天色昏黑，炮聲鎗聲，城外不斷的響着，熱鬧得更恐怖了。三人在洞裏躺着，耳聽外面的響聲，只是閒談消遣。李守白道：你們聽聽，城樓上對於外面，一點回響沒有，分明是節省子彈，不肯亂發。這樣子，高衛國對於守城，分明是作持久之計。我們趕到這裏來，總算趕上了過圍城生活了。日子短也罷，若是在這圍城裏住上三個月兩個月，那可不了。陳少豪道：那是笑話了，一個小小縣城，能守三兩個月嗎？李守白道：也就希望不守那些日子才好，否則不是失守，就是援軍不到。三人在洞裏談着話，有時抱着樂觀，有時又抱着悲觀，只要炮聲緊密一陣，就要緊張的討論起來。這一晚上，炮聲陸陸續續響到天亮，直到日高三丈，炮聲才停止下來。李守白首先鑽出洞來，和金陳二人商量道：現在我們所急於要知道的，就是軍情怎樣了？我們不必猶豫，趁着這安定的時候，去找高衛國談話。陳金二人覺得在屋子裏待着，比較上危險性少，只是李守白說了這話，又不容不去，於是各換了一身衣服，同出大門來。本來這城裏因人民逃走，已經街市很冷淡，經過了這場炮轟之後，街上更是行人稀少，整條大街，只有兩三處人家，是開着大門的。有幾處讓大炮打中了的，房子倒坍一大邊。李守白在大街上正徘徊着，看街上情形，忽然後面有人大

聲喊道：李先生，你幾時來的？回頭看時，却是韓二禿。連忙迎上前問道：原來你到這裏來了？老先生大姑娘，都在這兒嗎？二禿道：昨日城裏的人，都向外搬，我們本也是要走的，可是事情不湊巧，老先生發了兩天寒熱，一步也走不動，我們又急又怕，城裏這樣亂，到那裏找醫生去？李守白道：你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去看看。陳少豪道：我們不是要到師部裏去嗎？李守白道：我有個朋友病了，我不能不去看看，兩個鐘頭以後，我們到家裏相會。你們住在什麼地方？快帶我去，說着話時，立刻掉轉頭，等二禿的回話。二禿手向旁邊一條巷子指着，就在前面引路。李守白更不打話，跟了他就走。走進那條巷子去，幾戶人家，便隔着菜園和空場之類，更不見有人走路，路旁石頭縫裏的青草未除，偶然開着一兩朵黃白色小花，這便覺得這條巷子，是格外的冷靜了。走了大半條巷子，在人家屋外，便聽到一種病人呻吟之聲。二禿道：你聽，我們老先生，正在哼着啦。他搶先推開門，引了李守白進去。這裏不過是個臨街的三間小屋，牆上有個小窗戶放進光去。韓樂餘在正中一間屋子竹床上躺着，微閉着眼，床面前擺了竹几，上面放了一壺茶，又是個小瓦香爐，插了一根佛香，心裏就想着，這位先生的鈍定，真比我們年青膽大的人，還要高上幾倍。居然能在這種時候，很安靜的養病，他睡在竹床上，似乎也聽到有兩個人的脚步聲走進房來，睜眼一看之下，呵，嚇了一聲，便手撐着竹床，起來坐着，先道：怎麼李先

生會到這裏來了？李守白坐下，就把到這裏來的經過，說了一遍。韓樂餘道：這倒是我病的好，不是就誤一天，那裏會見得着呢？李守白道：這座城可是很危險的：就誤了不走，將來城被圍久了，要吃要喝，都有個不方便。韓樂餘道：我也想了，就是跑出這城去，匆忙之間，也不知向那裏走好。這個年月，只好聽天由命罷。不然，爲什麼偏是這個時候害病呢？李守白和他說着話，向屋子前後看看，怎麼不看見小梅，韓樂餘究竟是個老先生，又不便將他太看文明了，這話不便去問得。且忍住着，只管和韓樂餘閒話，並不加以理會。約莫有了一小時，覺得和金陳二人約定的時間已到，自己要走了，小梅不但不來，而且說話的聲音都不曾有，心裏這就想着，本來自己已經訂了婚了，不許再和人家談愛情的，不看見她也便能看見了她。倒教自己不知道如何應付是好了？站了起來，整了衣服，便待要走。卻聽到小梅的聲音，在外面嚷了進來道：這二禿簡直不能出門，怎麼出去了？這樣子久，還不見他回來，韓樂餘道：客來了，他燒茶去了，小梅說着話走了進來，穿了一身藍布短衫褲，沾了許多土屑，臉上通紅，額頭上的汗，沾着頭髮掩住了臉，她抬起右手的光路膀，一路在頭上擦着汗進來。看到了李守白在這裏，身子突然向後一縮，似乎吃了一驚的樣子，但是她立刻又省悟過來了，停了腳微笑着向李守白點頭道：你好哇？李先生。李守白站起來道：大姑娘這一身汗，又是什麼事忙着。小梅道：我在後面院子裏

挖地洞呀。李守白道：昨晚響的大砲，真是厲害，大姑娘不害怕嗎？小梅道：害怕也沒有用，這個年月，不如死了乾淨。韓樂餘道：你這話就不通，若是說死了乾淨，爲什麼你又要挖地洞去躲炮彈呢？小梅道：這就是爲了你老人家了，在家裏的時候，我就不打算走的，我們先說上山，又怕強盜，如今走到城裏來，又圍困了，倒不如在鄉下住着還自在的多呢。韓樂餘道：事到於今，我們也用不着後悔了，反正是過一天就算一天，地洞挖得怎麼樣了？你等二禿一個人去辦罷，你就不用動手了。李守白道：我有兩個朋友在一處，也是要挖地洞的，你們的地洞挖的是什麼樣子，引我去看看，我們也可以借鑒一二。小梅道：你來看罷，說了這四個字，她已是轉身先走。李守白在後面跟着，可就想起半路上夢裏那件事來，心想，安樂窩和貞妹訂婚的那一幕，她不會知道，可是訂婚以前的事，二禿在那裏，都是親眼看到的，那個人又是個直腸子，還有什麼話不說，今天和她見面，看她的神氣，有些不高興，也許她猜出一點情形來。然而這是沒有法的事，決不能因爲要得她的高興，把自己這件事，卻向小梅撒謊。便默然無語，悄悄的在她後面跟着，走出了屋子，後面便是一個半種果樹，半種菜蔬的園子，在兩顆棗樹下，綠陰陰地挖了一個見丈方圓的大坑，坑的東面斜斜的向下挖着，成了個斜坡形，大概這是預備將來作洞門出入的，坑的兩邊，堆了不少磚石浮土，還有許多木板，便笑道：這已成功一半了，一定



是在昨晚就動手了吧？小梅並不理會他所問的話，却笑着向他道：李先生到安樂窩去的時候，我爺兒倆都走了，那個姓常的沒有來麻煩你嗎？李守白心想，難道這些事你都不知道？便皺了眉道：「這件事你就不必提，小梅道：真是冤家路窄，聽說那位孟家大姑娘，也到舍下去了，這一台戲，也算夠熱鬧。」李守白想着，這位小姑娘心直口快，向來不知道說什麼俏皮話，何以今天說話，乃是這樣明知故問呢？小梅因他不答覆，又笑道：「這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那孟家姑娘，三言兩語的就把你們勸和了。」孟家姑娘自然是跟着李先生一塊兒來的了，現時住在那裏？我們也可以見着談談。」李守白道：「這很奇怪，他父女兩人忽然不見了，於是把強執中逮捕自己回來不見孟氏父女的事說了一遍。」小梅聽說，不由得笑了。她站在土坑旁邊，用腳把坑邊上的浮土，只管向坑裏踢下去，好久才說道：「沒有找一找她嗎？」李守白道：「到什麼地方找去呢？而且我也不敢亂跑呀。」小梅依然還在那裏踢土出神，李守白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忽然大門外噹噹噹，幾下了鑼響，接着有人喊道：「老百姓聽着，敵人的飛機，快要來拋炸彈了。沒有挖地洞的趕快挖洞，挖好了的，飛機來了，就躲到洞裏去，沒有洞的，躲在樹陰下，牆脚下，千萬不要滿街亂跑，不要站在空場子裏望。」叫畢，又響着鑼。李守白跑到門口看時，一個兵士，身上抗了一面白旗，手上敲了鑼喊着，又一個兵士，手上捧了一大疊油印的稿子，見李守白

站在門口，就塞了一張在他手上，打開一看，題目寫着是市民躲避飛機簡要辦法，裏面說了些藏躲的法子，還有挖地洞的圖式，末署共和軍第十二師啓。李守白想道：高衛國這個人，真算不錯，既然忙着對外，又要忙着對內。小梅也在他後面跟了出來，見他在那裏看着油印稿子，便問道：這上面也是說躲飛機的話嗎？李守白道：可不是嗎？師部都這樣公開的說起來了，我想這事情，一定是很緊急。你這兒地洞成功十之七八了，我和那兩個朋友，還沒有得到一個安全地方，我要趕緊回去想法子了。小梅道：你住在那大屋子裏，飛機看得更清楚，依我說，你不如就在我們這一處住着。說畢，手上搶了那張傳單去給韓樂餘看。一面高叫着二禿，快去蓋上土坑。李守白坐在屋子裏和韓樂餘說話，可是耳朵裏聽到巷前巷後那種銅鑼聲，就說不出來心中有一種什麼感想，只是覺得坐不安席，週身都是不得勁的樣子。韓樂餘問道：守白兄怎麼了？也不大舒服嗎？李守白道：我覺得那兩位朋友，少有戰地經驗，非趕回寓所不可，但是我對老先生身體不大好，我也不放心。韓樂餘道：這個你請便能，我們這裏有三個人，兩個人管理我一個病人，總沒有多大問題。而且我也不是病到那樣厲害，真是飛機來了，我鑽到洞裏去藏躲的能耐，總還是有。李守白站起身來道：好罷，暫時我回去看看，回頭我再來說畢，就向外走。這事情也真是巧，剛剛一脚跨出大門，便噲噲札札，天空上響得熱鬧極了。抬頭向遠

處着時，正有五架飛機，排成個人字形，向城裏直飛將來。這不用得怎樣的揣想，便可料定是飛來轟炸街市的，目注視着那飛機，心裏可就想着，他們的目的地在那裏呢？這時，身後一把被人拉着，喊道：李先生，快躲罷，你不看到那傳單上寫着，飛機是望不得的嗎？李守白回頭看時，小梅臉都急紅了。兩隻手拖了自己一隻袖子，只管向門裏拉着。李守白道：不要緊，等它到了頭上，我再躲起來。說話時，那五架飛機，忽然散了開來，兩架向師部頭上的高樓邊飛去，三架却正向這裏飛來。小梅真急了，拖着他就走，他站不住脚，身子一歪，小梅已成躺下之勢。李守白索興跟了她的勢子倒在地上了。二人爬了起來時，早是哄隆一聲大響，大概相距不遠的所在，已經落下一顆炸彈，彼此正呆了臉聽着，第二下響聲又起。兩人連忙跑進屋來，只見韓樂餘靠了牆角，坐在一張矮凳上。口裏啣了旱烟袋，很自在的在那裏吸煙，小梅皺眉道：飛機在拋炸彈了，你不怕嗎？韓樂餘噴着煙道：怕又怎樣呢？我們可沒法子把飛機打下來呀，坐在這個地方，我想除了炸彈從屋頂上落下來，這總是個安全地方了。真是炸彈要從屋頂上落下來，那才算我們運氣好，猶如買彩票的中了頭獎一般了。小梅鼓了嘴道：在這個時候，你還說笑話呢。他們在這裏說着話，那外面的炸彈落地聲，還是不時的響着。小梅看了她父親的樣子，也是搬了一個小椅子，緊緊的靠了牆坐着，李守白心神不能安定，背了兩隻手，只管在屋裏

踱來踱去，那飛機的嗡嗡之聲，在頭上就不住的飛來飛去。忽然最大的一聲響，只覺脚下站的地皮都震動起來。李守白心知有異，趕快就向地上一伏。約有兩三分鐘之久，才站了起來。小梅又一把扯住他的衣襟，叫道：「天爺，你蹲着罷。多危險哪！」李守白看她的臉色，都變了灰色，呼吸很顯着急促，她害怕到了什麼程度，可想而知。可是她不但不着急，而且還照顧別人，在這樣生死關頭上，很可以看出人的真心來。所以李守白驚駭之餘，還得着一種安慰，於是就跟了她的手勢，在她身邊蹲了下去，定了一定精神之後，一看屋子裏，才知有了變相，所有糊窗戶的紙，糊天花板的紙，全裂開了無數道的橫縫。剛才這個炸彈，雖不知落在什麼地方，大概總落在這屋子前後無疑，所以把屋子裏受了奇烈的震動，把這些紙都裂開了。韓樂餘雖表示得很鎮靜，可是嘴裏啣了旱烟袋，一絲煙也沒有，似乎是煙嘴儘管啣在嘴裏，可不會吸得一下，大家默默相對無言，有十分鐘之久，耳朵裏已不聽到飛機的聲音，李守白站起身來道：「大概飛機去了，我到屋子外面去看看。」小梅也站了起來，牽着他衣襟道：「李先生和你的性命有什麼仇恨嗎？為什麼要去冒這個險呢？」韓樂餘將無火的旱烟袋，吸了一口，慢慢的說道：「李先生你不要出去。大概飛機在那裏等你呢，於是小梅噗嗤一笑，這一笑引起了李守白一件很大的心事，復蹲下了。要知他有一件什麼大心事，請看下面。」

# 明星花露水

特號另贈  
美術銀塞



香味幽雅 · 功效偉大  
交際酬酢 · 不可不備

本藥房特設郵購科凡遠道顧客購買「痰敵」「胃錫」暨其他著名良藥化粧品香品可直接函購原班回件

精裝二元五角 大號六角 小號二角半  
特號一元二角半 中號三角半 樣瓶一角半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 第十七回 礮火動連宵穴城抗敵 貔貅起半夜涉水衝鋒

古來形容女人的眼睛，是無所不至，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所以王實甫形容張君瑞之迷戀鶯鶯，最著力的那句，就在怎當她臨去秋波那一轉，光是顧還罷了，尤其不可帶着笑容，僅僅是千金一笑，那還不足形容萬一。看官當記得周朝有這樣一個天子，把那報告警訊的烽火燒起，惹得八路諸侯，前來會師勤王，只博了她的愛妃一笑，後來犬戎入寇，再舉烽火，各處諸侯，以為依然是開玩笑，無人理會，於是乎亡國。爲了一笑之微，犧牲了九鼎的根據地，女人這一笑的魔力，豈非可想而知？這時李守白到了圍城之中，飛機炸彈之下，生死問題，真個在呼吸之間，就可以解決，偏是在這種地方，遇到了這個天真爛漫的小梅姑娘，似喜非喜，似怒非怒，令他哭笑不得，最後飛機走了，小梅拉着他的手，還不讓出去，連韓樂餘看不過意，還說了一句笑話，說是飛機在半空裏等着，於是小梅感到自己這種舉動有些過分熱烈，也就低頭一笑。李守白對於她這一笑，覺得是含有無限深情，心裏跟着有了一個感想，她對我這樣注意，而且是絲毫不避嫌疑，這決不是平常朋友感情關係所可比喻的。人家以知己待我，我當然也要以知己報之，決不能因爲自己訂了婚，就故意疏遠起來。他心裏既然

有了這個感想，臉上當然也有些不能維持常態，笑起來道：老先生，你不要看大姑娘害怕過分，她實在是熱心所致。老先生既是不大舒服，等我到朋友那邊去佈置一番，我們還是住到一處，多一個人，多少可以有些照應。韓樂餘道：你要有事，就請便罷，我父女兩個人以前沒有二禿在一處，也拼命奔到這裏來了，現在一切都佈置好了，飛機來了，我就藏到地洞裏去，有什麼要緊。小梅道：真的，不要緊，我父女兩人，是不相干的人，縱然一個飛機炸彈拋下來了，也不過是城裏少兩個吃飯的人，這或者還是有益的事。李先生在城裏，還要幫着軍隊替國家出力啦，和我們在一處，沒有什麼意思的。李守白道：話是有理，但是這全城的百姓，都可以說在飛機炸彈之下，那個地方危險，那個地方安全，誰也不能說定。現在風波過去了，讓我回去看看，只要佈置好了，我立刻就回到這裏來。說畢，和韓樂餘連連拱了幾下手，掉轉身就走。到了大街上一看，全街更是寂無行人，除了那關上大門的人家而外，就是開着大門的人家，也偶然只有一兩個人，將門半開着，探頭探腦的，向天空裏望望。自己一人在路上走着，倒引得兩旁人家探望的人，非常的注意。李守白也來不及管人家注意與否，在絕無行人的大街上，一直跑回寓所，到家裏一看，還不見那金陳二位，心裏可就想着，莫非他二人留在師部裏沒有回來，這個樣子定是有事，我也應當前去才好，正待轉身向外，却又聽到屋子裏面，有種咳嗽聲，回

身進屋看時，只見金一振躺在一張睡榻上，用手帕包了頭，似乎是病了。陳少豪坐在一邊，兩隻手臂也是伏了桌子，兩條眉毛，幾乎皺到一塊兒去，滿面都是愁容。便問道：二位到過師部裏了嗎？金一振用手指着陳少豪，帶哼着低聲道：你問他。陳少豪勉強笑道：領教了，領教了。李守白道：師部是敵人最大的目標，自然是免不了拋下幾個炸彈，但不知道有多大的損害？陳少豪將手搖了幾搖道：完了。完了。真兇！說畢，他又將頭搖擺了幾下。如此說着，他還是不曾報告得一個結果。李守白料着他們初次經歷這種飛機炸彈的生活，當然是有些精神失措，爲了振作他們的精神起見，倒還只有安慰他們幾句爲妙。便道：這不要緊的，只要藏在地洞內，無論什麼炮彈都打不透的，現在我們第一步是挖地洞……陳少豪不等他說完，便道：這些事，我全不在行，一振兄又病了。李守白看他們這種情形，和他們討論，也是白費精神。跑出門去，看到小戶人家，就敲門幾處，問有賣力氣的人沒有？願出一筆錢，挖一個地洞。直找了十幾戶人家，才找着個中年漢子。要二十塊錢包挖一個地洞。李守白對於他所要的價錢，都答應了，只是限定半天功夫，就要做好。那人說是限時刻也可以，不過他要多找兩個人幫忙，要李守白臨時加兩塊錢酒錢。李守白爲了安全起見，也不能省那幾個錢，妥與許了他。若是三四點鐘可以挖好了，就給四塊錢酒錢。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那人很高興的答應照辦。李守白走



同寓所，陳金二位，都在大門口等着，金一振把包頭的那塊手絹拆了下來，也斜斜的靠了門站住。遠遠的看到李守白回來了，不約而同的，就問挖洞的人，已經找着了沒有？李守白道：找着了，找着了，就來的。不過要二十四塊錢。金一振道：要多少錢，就給他多少錢得了，他就是不願意，給他三十塊錢，也不要緊。都算我的得了。陳少豪道：錢是不在乎，要趕快來才好。李守白道：站在大門口望着，也不是個辦法，我們也應當進去預備洞裏應用的東西，洞挖好了，也許大炮就開始了。我們立刻就要藏到洞裏去。金一振臉色突然又蒼白起來，問道：什麼？立刻就要放炮了嗎？你在那裏得來的消息。李守白道：我不過是譬方說的一句話，飛機是剛剛轟炸過去，也許今天他不放大炮的。金一振搖着頭道：到了這種時候，他們不會隨便鬆懈的，我們隨便揣測，恐怕不對吧？李守白對於他們這種情形，理會不好。不理會也不好，便笑道：到了現在，我們也只有作一步算一步了。揣測是無用的，他就先走進屋去。金一振道：我們不要把一個人在門口等等嗎？不然，挖洞的工人，他會不知道進來的。這個樣子，料着他是不肯先進來的。李守白只好一人進去。昨晚一宿不會好睡，且先睡上一覺。倒在屋子裏那雕木的床上，不多時便睡着了。及至醒來以後，只聽得一片土地的震動聲，跑出來看時，在堂屋外面，已經將洞挖好，除了三個粗人而外，金陳二人，滿身的泥土，也在幫着，作那洞上的洞蓋。那蓋上的土，已經堆

得有六七尺高，金陳二人還是不住的向上面堆土。李守白笑道：土堆得這樣子高，那也夠了，你們還向上堆些什麼？金一振道：越堆得高，炮彈越打不透，那不好嗎？李守白笑道：當然越高越好，可是你不怕壓重了，會坍了下來嗎？金一振道：這個我也想到的，我們在洞裏用木板托着頂，又用好幾根木柱支着，躲在裏面，大概總也不至於活埋。李守白笑道：一個人，不管有經驗沒經驗，大概對於逃生的法子，自己多少可以發明一點的。這話倒說得他有些不好意思，都跟着笑了。那幾個挖土的粗人，他一樣的寶貴他的生命，草草的把這地洞蓋上，要了錢就走了。陳少燮道：真累了，我們休息一會子吧？李守白道：這倒不宜耽擱，馬上把洞裏佈置好，以後什麼時候炮響，我們什麼時候就下洞去。金一振道：也不忙在這一會兒，把身上的汗，揩抹乾淨了再說。他於是端了一盆涼水來，彎着腰，正待將這盆水放下。只在這時，一陣呼呼作響的怪聲，他跟着這呼呼的怪響，打了個旋轉，噹啷啷把那盆水潑了個乾淨。同時這屋後面，也嘩啦啦響着，被炮彈打倒了一幢房子。金一振也不知是幾時爬在地上，李陳二人，也嚇得面白如紙，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約莫過了五分鐘之久，金一振才道：這個樣子，真容不得我們慢慢的佈置，先藏到洞裏再說罷。李守白因為剛才這個大炮，射落得太近了，也不敢堅持自己的主張，就跟了他們，一塊兒進洞去。這洞剛剛挖完，裏面還是很潮濕的，大家也顧不了許多，就都

靠了土壁，在洞底坐着，恰是奇怪，自從這一炮放過之後，並不會放來第二炮，大家靜靜的坐在洞裏，實在也悶的很，還是李守白的膽子大。冒險走出洞來，先搬了兩床席子到洞裏去，然後將墊坐的東西，和吃喝的東西，也陸續的搬到裏面去。金陳二人看着有些不過意，也只好硬了頭皮子走出來，大家佈置了一小時，依然沒有炮聲，看這樣子，剛才那一炮，倒不是開火的預兆。李守白看着各事都齊備了，便向金陳二人道，現在這地洞已經完成，我可以走了，我還有兩個朋友家裏，不會把地洞佈置得好，我應當去看看。金一振道：你去不得，你在這裏，我們的膽子大的多，你又何必走？你若是不到這裏來呢，難道你的朋友就不挖地洞避難了嗎？李守白道：這話也可以擴充來說，我既是趕到這地方來了，算是會逢其適，我也不能不過問。陳少豪道：金兄，你就不必攔阻他了，假使沒有什麼重大的情形，李兄他又何必冒這個險，一定走出去呢？李守白看他兩人，真有些失所依據的樣子，只得陪着他們，在洞裏又坐了一小時，這個時候，太陽早已偏西，因為西方這半邊天色騰起一層層很重的雲霧，太陽早已沉沒到那裏邊去，只有陽光透出稀薄的雲來，變作赭色，在愁慘的空氣裏，更帶着一些血光的象徵。便有些天色黃昏的意思了。在洞裏頭，已經人影模糊，彼此看不清楚，李守白想着，到晚上，賊裏必定戒嚴，現在不走，以後就走不動，心裏對於這個問題，正是猶豫着，那大炮聲不先不後，就在

這時響了起來。這倒安了心了，不作出洞之想，安安靜靜的，斜靠在洞裏躺着。那炮聲兩三分鐘一響，約莫轟了兩小時，那炮聲，一聲比一聲緊密，半空裏各種慘厲的聲音，聽得人毛骨悚然。好在昨晚响已經炮震了一晚，三個人都聽慣了，倒也不放在心上，只是靜靜的躺着。炮聲這樣轟着，約莫到了半夜，在炮聲極熱鬧的時候，鎗聲忽然跟着響了起來。這響聲緊密的程度，差不多震動得分不出次數來，只是霹靂拍拍的完全連貫着，靜靜的聽着，不但是城外進攻的軍隊。向裏面放着鎗，就是裏面守城的軍隊，也向外邊放鎗去抵禦，那鎗聲緊密清楚，似乎就在城牆邊下，雙方都算到了緊張程度的時候了。不過這種緊張的時間，却是很短，隨着步鎗聲和機關鎗聲，突然的就停止了，在鎗聲停止以後，奇怪得很，那炮聲也就隨着稀鬆起來。在這炮聲稀鬆的時候，却聽到大街上有一陣陣的皮鞋步履聲，踏着石板路卜卜而去，似乎這是軍隊分班在城裏逡巡。同時，還有得的馬蹄聲，繞着屋子跑過去。可是除了炮彈或鎗彈，穿過空氣，激動出一種聲音來而外，這城裏頭却是十分寂寞的。這樣寂寞到了天將發亮的時候，炮彈又轟了一陣，轟到太陽出山，方才停止，人的恐怖心，時間越短促就越厲害，等到時間久了，神經業已麻木，日也就減少許多難堪。所以到第二次炮轟的時候，洞裏頭的人，索興將生死置之度外，各人放下頭去睡覺。在大炮轟過後的一小時，洞外却有人叫了起來道：三位

先生在地窖裏嗎？李守白答應着，首先由洞裏爬出來，抬頭一看，却是昨天相送那個楊副官來了。他先笑道：三位受驚了。李守白笑道：我也司空見慣了，但不知道昨天晚上的戰爭情形如何？楊副官笑道：我們守城的工事，是十分堅固的，慢說他們這樣猛攻一夜，就是猛攻十夜，也搖動不了我們一根毫毛。不過老百姓遭殃，大炮這樣亂轟，恐怕民房要燬去不少。金陳二人，聽到外面有說話聲，也跟着爬出洞來。楊副官又笑道：昨天二位在師部裏，大概是初嘗這個滋味，可是今天你去看看，那更是不同了。金陳二人無話可說，只是苦笑。楊副官道：兄弟奉了師長的命令，來請三位先生去談話。金一振擺着頭道：罷了……楊副官深知其意，便笑道：當然不是昨天師部裏那種情形，今天另換一個地方會面了。陳少豪道：在什麼地方，沒有什麼危險嗎？楊副官笑道：老實說一句，在圍城裏面，整個兒就危險，那裏又能說是安全地點？師長很忙的，各位就去罷，免得他老等着。金陳二人，都望着李守白，看他是什麼樣子的情形，他笑道：我們當然去，這裏高師長，正指望我們幫他一些忙呢。於是請楊副官前行，隨後跟着。金陳二人，當然不能站着不動，也只得有一步沒一步的。在後面走着。大街上依然是沒有人往來，不過每到十字街頭就有一小隊抗鎗掛刀的兵士，在人家屋檐站着，原來很整齊的店舖，也有幾家坍下屋頂，倒了圍牆的，經過原來的師部，早成了一片瓦礫場。李守白道：敵人真把這地

方糟蹋得可以，這是炸彈之功呢，還是大炮之功呢？楊副官道：都有功，只可惜他們來緩了三天，假使早來三天，我們一點沒有防備，人就和房子一齊完了。四個人說着話，經過一條長街，大概十分之三四的人家都有炮的遺痕，直走到城門口來，楊副官才順了城牆腳，引着他們橫走，在城牆下，現在發現了許多斜着向前的窟窿，有的窄小，有的也很寬大。李守白問道：這是什麼意思？楊副官笑道：這是中國內戰之賜，新發明的守城壕。因為我們的兵士，要在城牆上向外面打，可是上面沒有掩蓋的東西，敵人若用猛烈的炮火，向城牆密集的發射，很容易搖動我們的陣線，敵人的步兵在炮火掩護之下，前來攻城的，在城上可是不大容易對付。現時我們在城腳下挖洞對外，他們的鎗炮飛機，一切都失其效用，我們的軍士，要等着敵人，到我們步鎗機關鎗能發生威力的時候，才放出鎗去，所以他們決計攻不過來。昨天晚上，敵人不知道這種厲害，放了半夜的炮，就進攻過來，我們先是裝饞，後來用機關鎗一陣掃射，打死他們的人，實在不少。這樣一來，他得了個教訓，也許今天不會再來進攻了。李守白聽了這話，就要去參觀城腳下的戰壕。但是楊副官不肯，說是等見了高師長再說。李守白知道軍隊裏的事總不能隨便的，就不勉強，順着城牆腳走去，發現一個空場，空場上，野草長得多深，上面還有新栽的許多小樹。直長着靠了城牆，在這小樹叢裏，有個斜着向下的洞口，洞口外却站了兩個

全武裝的兵士，楊副官請他三人在洞外稍等，自己先進洞去了。一會兒工夫，他出來招手，將三個人向裏引。這個洞正挖在上城的斜坡下面，是城牆最厚的所在，也是上下便利的所在，進去之後，下了五六級土階，橫折轉過來，才到了洞底。洞的頂下，斜着向上，開了有幾個一尺見方的窟窿，通着空氣。透着光線，在這光線裏，可以看到洞裏有見丈寬大，四壁都修括得乾淨。壁上貼了一張字條，寫了八個大字，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迎着光線的地方，列了一張長桌子。一張木椅子，桌上堆着電話機七八架，地圖一大疊，公文筆墨，鋪滿了半桌子。高衛國斜靠了桌子坐定，正提筆在批閱文件，看到三個客來了，就迎上前和他們一一握手，他笑道：「昨天晚上很熱鬧，三位有什麼感想？他那意思，正是問怕不怕？」李守白道：「不瞞師長說，我們沒有軍人那樣大的膽子，已經挖了很大的一個地窖，大家都藏躲在地窖裏，却也很坦然的睡覺。」高衛國道：「兄弟請三位來，有點事相煩，現在我們用全副精神去對外，安撫城裏百姓的事，只得交給史縣長。只是史縣長他也很忙，這幾天，他正要忙着清理全城的戶口，調查全城的糧食，這兩件大事，就夠他忙的了，我也不願爲了一點小事，老把他叫來。我的意思，想請三位來，把關於對內對外宣傳的事，一力專辦，我這裏還有兩架無線電機，每日的軍情，請和我的馬參謀長接洽，每天發出去，其次就是每天要在城裏發幾次傳單和佈告，以安百姓的心。不知道三位可能擔

仵這件事。金一振道：我們都是當新聞記者的，對於宣傳這件事，那有迴避之理？只是我們住着的，地方和這裏很遠，有事商量起來，少不得在街上跑，比較的危險。高衛國道：這個我也顧慮到的，我這附近，有好幾個大地洞，假如三位願在這裏住着，那就方便多了。只是一層城牆是敵人的炮火集中點，炮彈打來，震動得厲害，怕三位鬧得心緒不甯，不便工作。金一振聽了這話，就望了陳李二人，李守白知道炮彈所落到的地方，地皮全要震動起來的，高衛國都這樣說了，倒不必強自振作。到了那時，反要丟面子。便笑道：師長都認爲不便工作，我們還是到寓所裏去的好，好在這裏有軍用電話，若能夠通一根線到我們寓所裏去，那也很方便的。高衛國道：這個可以辦到，而且我可以和史縣長商量，派幾名夫子到三位那邊去聽候差遣。金陳二人因爲沒有戰場上的經驗，見高衛國李守白，都是這樣主張着，當然沒有異議，就把戰事的情形，大概的向高衛國問一些。四人沒有坐位，都站着談話，就在這時，轟通響着，一個大炸彈，落在洞口外的青草地裏，那飛機軋軋之聲，正在頭上響了過去。高衛國對於這種響聲，就像沒有聽到一般，依然和三人談話。那飛機恰是作怪，彷彿知道師長藏在這洞裏一般，那軋軋之聲，儘管在頭上盤旋。接二連三的在這附近拋着炸彈。有一個炸彈，正落在牆頭上，將洞頂上的土，震得如落雨一般的洒將下來。各人身上，都因之洒了一層土屑子。這不但金陳二人，對



之有些愕然，就是李守白也不免失色。倒是高衛國像沒有什麼感覺一樣，依然兩手撐了桌子，俯首看着地圖，口裏說着全盤軍事形勢。他抬起頭來，看到三人這副情形，笑道：三位都受驚了吧？李守白也勉強笑道：這是很奇怪的事，敵人的飛機，怎麼知道這就是個很重要的地方呢？高衛國道：他又何嘗知道是那個住在那裏？不過他們料着城牆上城牆下，我們都有重要的設備，所以用炸彈去破壞。其實炸彈破壞防禦工事的效力，那是細微得很的。他們的作用，不過是搖動人心罷了。所以我們在這種時候，要格外持以鎮靜。高衛國這樣說了一遍，大家只靜靜聽着沒有說什麼。高衛國笑道：我先引你們去看看我挖的新戰壕，說畢，他首先走出洞來。三人在後面，自然大了膽子跟着走出洞來，高衛國將身上懸的望遠鏡向天空張望了一陣，大家跟着看時，雖不看到飛機飛翔。但是飛機軋軋之聲，依然可以聽到。高衛國對於這一層却不注意，將他們引着順了城牆走，楊副官先是避開師長的談話，這時他由一個洞口裏迎了出來，高衛國道：我們就先進這個洞裏去看罷，於是高衛國在前面走，大家就在後面跟着，進得洞去，是斜着向前的，約莫可以並排走兩個人。到了前面，和城牆成一直線，是個橫壕，壕的前面，挖了許多一尺見方的洞口，由這洞口向外看，正看到城外一片曠野，每一個洞口相隔有五尺路，軍士們都放了鎗在洞裏坐着休息，見師長來了方才站起。這樣的橫壕，約有三

四十丈長，就有個加大的地方，乃是營連長駐守的地方，那裏有地圖和軍用電話之類，同時也有個通城裏的出路洞口。這道橫壕，一個人正好在那裏面直腰走路，寬的地方，向外架迫擊炮機關鎗，窄的地方，便是步兵把守，上面是城牆，下面也高出地面兩尺，壕前城牆的厚度，約有三尺，洞口放牆的所在，也厚到一尺多。敵人的鎗炮，想打着壕裏的人，除非恰是由小洞口裏進來，不然，是無望的。大家走到一個較寬的所在，就站住了。李守白道：好，這個守城壕，挖的實在好。敵人無論如何，也是攻不進來的，全城都是這個樣子嗎？高衛國道：也不盡是這樣，全看對外的地勢怎樣？有的是在城牆頭上作起蓋溝來。現時敵人的飛機，不斷的來，城頭上不必去看罷。李守白上前，由洞口向城外張望，依然黍油油，一碧無際，遠遠的地方，在綠野中擁出一帶綠樹，樹裏面隱隱的飄出一面紅日旗來。陳少豪也過來看到，不由得嚷了起來道：那是敵人駐紮的地方了，我們爲什麼不向那裏攻擊呢？高衛國笑道：軍事家的事，很難說的，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那裏掛了敵人的旗，也許正是沒有敵人的所在，我們的子彈有限，那裏可以那樣虛耗。金陳二人都跟着向外仔細觀察，果然不見敵人一人一騎的影子。這城牆脚下，是一道不甚寬的護城河，河那邊，有一片很深的青草地。李守白問道：高師長，這個地方不很容易讓敵人偷襲嗎？高師長笑道：李先生，倒是個內行，不過我們另有我們的算法。大家正參觀

着，有一個兵士來報告，岳旅長請示。高衛國吩咐楊副官和李守白三人接洽，自回師長指揮的那個地洞裏，去見岳學飛旅長。岳學飛見了師長道：學飛今天在東城城牆上觀察了許久，敵人在城外佈置炮位，很是忙碌，恐怕今天晚上，他們要由東城進攻。高衛國道：我知道他們的計畫，原是想乘我們不備，就把鐵山暗襲了過去。現在知道我們有了防備，所以還要乘着他的銳氣，對我們猛攻，我以為不要讓他們小看了我們，就是今天晚上，給他一種打擊。岳學飛道：就是前天和師長商量的那個計畫，由開口裏出去衝鋒嗎？岳學飛願意在師長面前討這個命令，出去一趟，說着，胸脯一挺，行了個舉手禮。高衛國道：這是冒險的事，遇到這樣非常之變，我們作上級軍官的，正要沉着禦敵，豈可憑一般血氣之勇作事。你既然知道敵人在東城要猛攻，當然要用全副精神，在那裏防禦。你們旅部裏那個黃營長，為人精明強幹，今天晚上的事，就派他去。你和我一路上城去看看，斟酌斟酌情形更好，於是叫傳令兵，將馬一忠參謀長請進來，三人同上城來，藏在城堞後，將城外的地勢，看了一遍。馬一忠身上帶了鉛筆和日記本子，將地勢畫了個草圖，然後一同下城來，把那事更詳細的商議着。原來這鐵山縣城下，有一個放出城裏水去的開口，原是用大木椿作閘杆，攔住了開口，現時把木椿拔在開的上面，用樹料蓋着，再在上面，鋪了樹枝草把，再蓋上浮土，像地面一樣。閘外留了一個小口，通到外面

護城河，河裏有半乾的水，比開口低有兩三尺，那地方一樣的也用浮土塞上，所以敵人初到這裏來，決不會知道這裏有個開口，可以通外面。本來兩軍對敵的陣勢裏，防禦線無論作得如何堅固，總要放出幾條道路，作為偵探路線。這種路線，只可一人蛇行，敵人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守城的軍隊，要放出偵探路線，非挖地洞不可，比較的困難，所以高衛國對於這個開口，老早的就預備利用着。在城裏找了很大的竹子架着梯子形，在竹子上，再加了木板，作了一種輕便的浮橋。這浮橋的兩端，都有很粗的繩子拴着，用的時候，先派幾個會泅水的兵士衝破了開口的土，泅水過了護城河，在河那邊，拉着繩子，把橋搭在水面，不會泅水的，就可以由橋上過去了。這種佈置，原已籌備好的，只是還不會用過。到了這日晚上，敵人的炮火，果然在東城猛攻，岳學飛按了預定的計畫，並不回炮，高衛國却用電話，把那個黃種強營長叫來，自己親筆寫了一張任命狀交給他，對他道：我知道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所以派你去幹這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我們軍人為國家守土，不就是守城二字，可以了事，必定要把敵人打跑，把這城免除危險，才盡了我們的職守，我知道你一定能不負我所望，回來的時候，我替全城百姓，重重的感謝你。黃種強答應着是，看那紙命令狀寫的是：

茲命令第五十二營營長黃種強，率步兵兩連，大刀隊一連，於本夕十二時，由水閘出城，過護城河，

進襲望子亭。破壞敵人炮兵陣地，限二時到着，四時退回開口，不得戀戰，年月日師長高衛國。黃種強舉手道：營長努力報答國家，不成功不見師長，但不知道這護城河，有多深的水。高衛國道：這不成問題，我派有人在那裏駐守，你們到了那裏，自然有法子過去。黃種強聽說，趕快退了回去。立刻回到營本部，召集連排長下令開拔。這個時候，已經有十一點多鐘，隊伍集合完備了，他督率着兩連步兵，一連大刀隊，向水閘走來。這水閘口上，果然有兵在那裏駐守，他們這裏，先有十幾個兵士泗水過河去，將浮橋用繩子拉過水面，趕緊搭蓋着，然後先開了一排兵士過河，在岸上佈了散兵線，向敵方警戒着。其餘的兵士，成了雙行，在浮橋上悄悄的渡過來。過河以後，有一排人在浮橋邊駐守，黃種強的一營人，成了縱隊，一點不放出聲浪，緊對着敵人的炮兵陣地，緊急走去。敵人陣裏，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如此猛烈攻襲的時候，中國軍隊能出城殺敵，所以他們除了集中炮火，向東城猛烈攻擊而外，對於這方面的南城，只是間斷的放炮。黃種強帶了兵士們，看看趕到望子亭有一二里之遙，就下令小駐候命，等派出去的偵探報告。不多一會，偵探回來報告，望子亭外面，只有少數的步哨，敵人好像不會防到這裏反攻。黃種強大喜，立刻暗中傳令，一營人完全疏開邁進預備放，兩營步兵在前，大刀隊在後，蛇行着步步前進。這個時候，滿天的星斗，反映着夜色是格外沉黑，在星光之中，眼前只

看到繞了半個大圈子的黑影，圍着大地，乃是樹木。那敵人的大炮，開着大小散亂的火花，由天空唧唧嗚嗚飛了過去，那響聲雖是十分熱鬧，可是大家悄悄進兵，反覺得很寂寞。黃種強隨着大隊進行，靜默着，滿腔熱血，都沸騰起來。自己雖是在田地裏蛇行，恨不得一脚就跳到敵人面前，用指揮刀亂砍一陣，以洩胸頭之忿。回頭看看，那炮彈紛紛落到城牆東角，照到那裏一片亮光，正是表示中國的國土，在人家炮火之下，飽受蹂躪，更不由得怒火如焚，更督率着兵士們，節節跟進。看看敵人陣地在望，他們的步哨，已經發現了華軍，來不及回去報告，向這面就放起鎗來。這個鎗聲，如拔了自來水管的塞子一般，立刻這邊鎗聲泉湧，因為這裏要顯出一種飛將軍從天而下的形勢，所以也不能顧惜子彈，也努力放鎗。衝了上前。那邊的步兵，果然不多，雖是開鎗抵抗，但是事情太出於意外，四下鎗聲一響，也不知這邊有多少人攻了過去，所以打過來的鎗子，並無目標，只是亂發，彼此相距的程度，也不過三百密達，黃種強就下令成密集隊，嗚啦啦一聲衝鋒號響，他首先跳了起來，喊着殺呀。這裏三連人，如潮湧一般，衝了上去。恰好有一陣西北風由背後送來，將草吹着沙沙作響，助了勢子不少，到了這裏，敵人除了輕機關鎗，已經沒有抵抗的辦法，這邊的大刀隊，分了左右兩翼，連跳帶跑，直奔上前，各人將身上掛的手榴彈拔出，向敵人陣線，亂衝將去。敵人不過二三百人，抵抗不住，向後便跑，黑

夜之間，華軍不敢用包圍繳械的辦法，一來怕耽誤時間，二來怕有錯誤，大刀隊架了大刀，只管向前亂砍，在華軍衝鋒的時候，敵人後方的幾架大炮，已不發放，華軍追來，敵人的敗兵，首先把自己的陣地衝亂，華軍這一個衝鋒，足有五六百密達，其間並不會歇下一口氣，衝到望子亭。大部敵人逃無蹤影，有十幾個逃不了的兵士，站在草地裏，高高舉着白旗，這雖是黑夜，白色的東西，在空中是看得出來的。黃種強留了一排人將他們包圍繳械，仍督率了大隊追上去搜索殘敵，可是敵人走遠了，在並無阻礙之下，就克復了望子亭，這裏原來是個小村莊，只有上十戶人家，不過地勢比較的高，很可以架炮去打南門，所以敵人有一部分大炮放在這裏，因為離城稍近，而且飛機屢次偵察，華軍並沒有對這裏的出路，所以不曾充分的防備，現在華軍又乘他們全力攻擊東門的時候，猛不防的攻了過來，因之拔除炮門，連炮彈丟在地下，也來不及搬運，就放棄陣地走了。這個地方，老百姓當然逃得無影無蹤，華軍追到這裏，連什麼回響也沒有，在一個高土墩上一望，七八家房屋，屋脊參差着，在一叢亂樹裏，似乎它們也是被強暴的敵人征服了，在星光的暗空裏，沉沉的睡去，黃種強站在這土堆上，四處張望，果然不聽到什麼響動，只有半空裏，有一種東西括括作響，抬頭看時，乃是人家屋角上有一個黑影子招展，他明白了，這是敵人的旗幟，連忙就吩咐兵士去拆了下來，這個時候：全營兵士，四處

搜索已經沒有敵人。黃種強掏出手表一看，不過是一點三刻，總算沒有誤了限期，聽聽敵人東門的大炮聲，比以前更猛烈，料着他聲東擊西，一方面阻止東門華軍反攻，一方面派兵來救望子亭的。於是下令，叫軍士們一齊動手放火，把這地方的房屋樹木，一齊燒了，這雖是夏季草木滋茂的時候，但也禁不得幾百人在一處放火，不久久的時候，烈焰騰空，平地一片紅光，黃種強見大功告成，除了有兩三尊大炮不能搬運，用炸彈轟燬而外，其餘敵人留下的東西，就是一張字紙，也收拾起來，即刻下令退却，命一排人，帶了十幾名俘虜先走，其餘的兵士一路警戒着向原路從容而退。果然退不了二里地，在火光中，已經看到無數的敵人，成了半圓形，向望子亭包圍着上前，就在這時，城裏的大炮，對着那火光裏頭，蠕蠕而動的黑影，開始猛擊。一個火花落地，遠遠見那黑影子亂動。黃種強雖然退着，可是回頭看到敵人那種情形，恨不得掉轉身來，復殺回去，正這樣在路上徘徊思想，忽然城頭上的小鋼炮追擊砲，向東角突然猛射過去。那子彈剛剛從頭上飛過，這倒大吃一驚。城上爲什麼打起自己人來了，一面下令疏開臥倒，一面四處察看，原來追擊砲彈掃到的地方，火光裏發現一羣騎兵抄了過來，這裏的砲打過去，那些騎兵，才下馬開槍，向這裏猛射。黃種強這才明白，是敵人耍來抄斷歸路，若不是城上發現得早，等他們到了身邊，城上決不能開砲，那要前功盡業，於是下令趕快後退，退到



城河邊，本想留一連斷後，在岸上警戒，可是到了這裏，已經發現自己軍隊的散兵線了，原來正是高師長派了人在這裏接應的，對付敵人，可以讓他們去以逸待勞。黃種強帶的人落得從容下河，這浮橋退進開口去，返回來的時間，比較遲緩一點，但是完全到了城裏，也只三點五十分，去限期還提前十分哩。高衛國聽說黃營長回來了，立刻傳見，黃營長走進地壕，高衛國搶上前，握了他的手道：你果然不負我所望，可喜可賀！尤其是那一把火燒得好，這個炮兵陣地，這兩天我們很受一點威脅，現在他們少了很多隱蔽之物了，就是他們的援兵，也受了這把火，我們在城上看得很清楚，今天我們是勝利了，不過這條計行得太早，恐怕我們是得不償失啊。黃種強得了這樣一種大功回來，正是高興，師長倒反認得不償失，這未免很是奇怪，要知得不償失的原由何在，下回交代。

第十八回 瓜葛認餘親橫生枝節 葫蘆嘲舊侶別識英雄

却說黃種強出城殺敵，得了一件大功勞回來，不料高衛國師長對他說，却是得不償失，他聽了這句話，當然嚇了一跳，難道自己還有什麼錯處不成。高衛國當然也就看出他的意思來了，便笑道：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你這次出城成績不好，只是我們出城過一次，他一定知道我們有一條出城的路。以後必定要全力封鎖，我們再想拾這種便宜，大概是不可能。我想着，再過兩天，我們得了機會才出去，也許得着比這更多更大的收穫。但是這種偷襲的事，只可一而不可再，我們再有機會，也不敢冒險出去了。黃種強這才知道師長並不是說沒有功績，正是嫌着不能再來第二回，便答道：假使還有這樣的機會，種強願意再冒一回險去試試，高衛國昂着頭想着，微笑道：你去休息罷，黃種強實在也乏了，既是師長沒有什麼命令了，也不必還站在這裏，自退出去了。他剛一出洞門，守衛的兵士，就迎上一步，向他道：黃營長，有位報館裏的先生，在這裏等了好久，要和黃營長見見，黃種強道：什麼？這樣的圍城裏，有報館裏的人。衛兵道：他是這樣對我說着的，他們和師長都認識。黃種強還要問時，牆角邊走過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老遠的取下帽子，就是一鞠躬。這個時候已經東方發亮，看得

很清楚，他臉上帶有十分欽仰的神氣，倒不能迴避開去。那人點着頭走上前，先遞過一張名片來，果然是新聞記者李守白。黃種強很驚訝的道：「噯！你們的膽子不小，這種地方也來。」李守白笑道：「不瞞營長說，我到戰地上，已經來了兩三個月了。我是圍城的前一天，到了城裏的，蒙高師長的好意，留在城裏，做些宣傳的事。我聽說黃營長出城去，打了個大勝仗。這是值得大宣傳而特宣傳的事，所以我老早的就在這裏等着。想黃營長告訴我們作戰的經過，黃種強昂頭想了一想道：「我是個老粗，不說就不說，一說就連什麼都會說了出來，現在我不能說，等我休息一會兒。請你下午到南城營部裏去找我，我們再談，想一想，那些話是說得的，那些話是說不得的，我心裏就有個分寸了。」李守白看他這人說話，倒也很是直率，便笑道：「若是到營部裏訪問營長，沒有什麼不便利的話，我就下午再去拜訪，黃種強連說着可以，就點點頭走開了。李守白抬頭看看天色，已經有些帶着黃光的雲片，飄浮在東方半空裏，是太陽快起山了，忽然一個感想，這個時候，也許飛機就要來光降，不如趕快回寓所去，好藏到地洞裏去，這樣想着，忽忽忙忙，就向回路上走。大街之上，忽然有個人在後面喊道：「李先生，你住在那兒呀？」回頭看時，却是由安樂窩送自己來的那個余乃勝，他已經換了便裝，藍布褂子，敞着一路鈕扣，露出胸，和褲腰上橫着繫的一根帶子，光着一顆腦袋，額頭上的汗珠，還只向下淋着，這可以知

道他是正出着力氣不久呢。因問道：你還沒有走嗎？余乃勝搖着頭歎了一口氣道：不用疑，算我倒罷。一到城門口，城就關了，幸而我還有個親戚在城裏啦，我找到了他們，別的沒幹，給他們送了兩天的地洞，我是剛剛停手，要到街上來瞧瞧，真巧，就碰到了李先生。請到我親戚那裏去坐坐。李守白道：我現有幾個同行住在一處，他們正等着我回去有話說，改天再來罷。余乃勝道：我和我姊夫談着，說你爲人很好，我姊夫就說，見着你，非要你去談談不可，你若是不去，覺得我這人太沒有能耐了，請一個客都請不動。李守白正躊躇着，街邊小店門裏有人喊了出來道：二哥，你這是怎麼了，多大一會工夫，你出來好幾趟了，那人是個大黑胖子，光了脊梁，一條藍大布褲子，褲腳捲過了膝蓋，露出兩截濃毛腿，肩上搭了一條長的白布巾，手拿了巾頭，只管去揩額上的汗。右手拿着一柄裂開了縫的芭蕉扇，向余乃勝指點着。余乃勝道：老鄧，你看，這就是我說的李先生。老鄧聽說，手捧了芭蕉扇，向李守白連拱幾下道：難得的，請到小店喝杯茶去。李守白看他團團一張大黑臉，裂開一張闊嘴，見人只是笑嘻嘻的，看起來倒是個和氣人。便道：現在正亂着，各人心緒都不安，我怎好到府上去打攪？老鄧道：請進來坐罷，也怕不了許多。說着，就有上前挽留的意思。李守白看人家一番盛意，也不便違拗過甚，只得走了進去，原來這是一家掛麵作坊，屋子中間，放了一個大磨盤，繞了磨盤的一圈地皮，其光如鏡，正

是推磨子的牲口殘踏的，靠牆一架丈來長的大篩櫃，櫃子上下和附近的牆，都有一層白色，也是櫃子縫裏飛騰出來的麵粉，四處敷抹上了，所以一進這屋子，就有一股子麥香，向裏邊去，靠門放了一張矮桌子，兩條矮凳，桌上放了一捲蒿子香，兩根旱烟袋，老鄧讓李守白坐下，在黃土牆窟窿裏，順手掏出一個柚子皮樹的烟葉筒來，笑道：先生我這裏沒有好烟。正說着，一個中年婦人，敞着胸襟，露出兩個葫蘆大的白乳，兩手托了個黑胖小子，一根紗不掛，走了出來，及至看到有客，啣了一聲，就向後一縮。老鄧皺了眉道：怎麼這樣的不在乎，真是笑話，快燒茶來喝罷。李守白看這婦人，倒是一片天真，心裏也有些好笑，余乃勝拿了蒿子香點了火來，在旱烟袋口上裝上了一斗烟，兩手捧着，送到李守白面前笑道：李先生，你先抽一袋烟罷。李守白本就不抽烟，看看這旱烟袋的一根竹竿子，都變成黃金色，這上面人的汗油，就可想而知，接還不敢接，連連點着頭道：你放下罷，我不會抽烟。老鄧在一邊就笑道：你放下罷，那樣油膩了的東西，人家講衛生的人，可不敢抽。李守白覺得讓人家碰了個釘子，倒有些不好意思，便搭訕着道：你們這附近幾縣的人，都很喜歡抽旱烟，我在永平的時候，看到無老無少，都有這樣一竿烟袋。老鄧笑道：這不過是圖個便當，也不一定這幾縣人就喜歡抽。李先生到永平，住在那裏。李守白道：住在孟家老店。老鄧道：住在孟家老店？說到這裏，先前的那個中年婦人，這時

捏了一把瓦茶壺，捧了三個粗瓷茶杯，全放到矮桌上，她聽到說李守白在永平孟家老店住過，就向老鄧道：小牛他爹，那不是咱們三舅爹家嗎？老鄧道：姓孟的多着啦，怎麼會就是三舅爹。說着，便向李守白道：她是孩子他媽，我們這二哥，就是永平人，他們外公姓孟，李守白聽了他的話，想了一想，心裏就明白了。這個婦人是他媳婦余氏，就是余乃勝的姊姊，所謂三舅爹，是余氏娘家的舅父。因笑道：說起來，也許我們是親戚，這個孟家老店，開在升官巷，店老板叫孟守成……余乃勝坐着一邊，將大腿一拍道：對了，那是我三舅爹，我那舅娘，是個老實人，兒女全管不着，兩個表哥，放了買賣不做，只在城裏瞎混，聽說都抗鎗桿了，表妹是個小精靈蟲：去年我到永平去了一趟，長成大人了，越漂亮了，三舅爹兩口子，現在就算守着，這一個姑娘……老鄧道：嘿！這個我全知道，你背那本子爛觀音經？這才掉過臉來向李守白問道：李先生和他們沾什麼親呢？李守白笑了一笑，低聲道：我們是新親。余氏將三個杯子放在矮桌上，斟滿了三杯黃茶，背靠了門框，正向李守白呆望着，聽了這話，不由笑了起來道：老二，這不要是我們表妹夫吧？老鄧覺她這話，問得有些冒昧，便向她瞪了一眼。李守白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笑道：對了。孟老板就是我岳父。余乃勝站起來，又一拍手道：我的天，這真巧了。我們認識了這久，會不知道是親戚，姊夫，我們有這樣一個親戚，也不枉了。余氏笑道：怎麼呢？我真想不到你是我

妹夫呀。小牛他爹，這時候，街上憑什麼買不出來，就這樣新親上門，我們也過得去呀。這不是外人，抱了咱們小牛出來見他姑丈吧？老鄧也樂了，笑道：你別亂，有話從容點說，行不行？余氏更不打話，已經走進屋去，就把剛才那個胖小子兩手抱了出來，直送到李守白面前，笑道：妹夫，瞧你這姪子，好玩不好玩？李守白聽到說要抱孩子出來，早就預備好了，這時在身上掏出兩塊現洋來，塞到余氏手上道：我也沒有用紅紙包，不成個意思，讓小孩子買點糖吃罷。余氏手裏捏了兩塊錢，眼睛可望着老鄧道：這是怎麼好呢？我們好收人家的呀。李守白道：小意思，我原拿不出手，可是都在難中，我也只好厚着臉掏出來了，你要是不收下的話，那就是嫌少。老鄧道：這麼着，你就收下罷。余氏道着謝，抱孩子進去了，亂了一陣，大家從新坐下，余乃勝笑道：我那表妹，真長得是個人才，李先生，你好福氣，怎麼和他們成了親戚了呢？李守白於是斟酌着，將自己和孟家認識的經過說了一遍，又說是貞妹忽然不見，到處尋找不着，余乃勝和老鄧都聽着只管點頭，老鄧笑道：我們真不料這位姑娘，倒有這樣的能耐，真是難得，說着話，余氏用一個大托盆，托了三大碗掛麵，放在桌上。李守白看那麵，一點湯汁沒有，麵上倒蓋了兩個荷包蛋，她親捧了一碗麵，放到李守白面前，笑道：粗點心，你吃一點，老二，小牛他爹，你們陪着妹夫吃，雞蛋不夠，你們每人可只有一個。老鄧道：不是當着你兄弟在這裏，我還要說你，這件

事你放在肚子裏就是了，你說了出來，好像是待李先生很恭敬，我們少吃一個雞蛋，可是你多給客吃一個雞蛋，還要當面說出來，也就夠小氣的了。余氏道：你不知道我不會說話嗎？我要像我表妹那樣聰明……老鄧向她一抱拳道：老板娘，只能說到這裏爲止了，人家可是新親過門啦，余氏一扭頸子，笑着進去了。李守白覺得他們這種人，倒是有趣，只是自己事情很多，而且這城池，情形依然在十分嚴重之中，那裏有許多閒情來攀親戚，忽忽的將那碗掛麵吃完，又喝了兩口茶，便站起身來告辭。余氏聽說，由裏面趕着出來道：喲！妹夫，你初次來，鷄湯也沒有喝，我們一口，怎麼就走呢？我馬上就要殺鷄了。李守白道：我既是知道表姊大哥在這裏住着，我天天可以常來，有什麼好吃好喝的，我一定來叨擾，老鄧聽到他叫了一聲大哥，心中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愉快，便道：李先生和我們城裏的高師長，都是朋友，什麼事是很忙的，別耽誤了人家正事，於是在椅子背上抓了一件短褂子披在身上，就把李守白送出大門來。余氏還在後面叫着，沒有事就來，余乃勝還格外的客氣，將他送到寓所門口，方才回去，這時金陳二位，都在天井裏洞口外盤旋着，見李守白回來了，便問消息怎麼樣？李守白笑道：你二位也太小心了，怎麼洞口也不離開，我訪了那個出城的黃營長，又無意中遇到一家親戚，消息是沒有得着什麼，不過我看高師長以下的人，他們都是很興奮的，大概守城的力量總是有餘，



只看我們的救兵，什麼時候來了。他說着話時，却看到有一根電線，通到洞裏面去，便道：「這話已經掛上線了，這就很好，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可以不必冒險出門去了。金一振皺了眉道：「我倒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據說，在全城的糧食，都調查清楚了。菜蔬最是不夠，兩天之內，就要斷絕。柴草也不多，只能供三四天用，米糧也只能支持十天半個月，自古以來，打仗圍城十天半個月，那是稀鬆的事情，假使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怎樣辦？」李守白想了一想道：「也許不至於圍困那樣子久，真是圍困到了十天半個月，恐怕全城都要減食，減食還不行，餓死拉倒，我們還能在城牆上豎起白旗來投降嗎？」金陳二人聽了這話，對着看了一眼，陳少豪道：「老金，不必發愁，我們這條性命，送給國家能到了真不了的時，我們組織敢死隊，殺出城去，殺他們一個，不蝕本，殺他們兩個，對本對利，死了也不冤。」李守白搶上前一步，握了他的手，連搖撼了幾下，笑道：「老陳，就是這樣辦，我們三個人全死了，算是活該，有一個逃生回去了，將來在報上披露一篇圍城日記，我們還要大出風頭啦。」他兩人很高興的說話，金一振只是偏了頭聽着，陳李二人看他如此，也跟了聽着，半空裏嗡嗡作響，果然，又是飛機來了。三個人究竟有了恐怖的訓練，膽子大多了，直等飛機的影子，在天井裏可以看到，才藏到洞裏去。三人在洞裏，也不像以前，只是發呆向外聽着，這却點上燈來，各人起草電稿，和作各人的日記。原來這城裏有兩架

無線電機，高衛國說明了，除了有特別情形，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這一小時之間，讓給他們發宣傳的公電和私人通信，這兩架無線電的竿子，都藏在一叢大樹裏面，無線電機，放在地洞裏，敵人的飛機，無論飛得怎樣的低，也看不出來，關於這兩架無線電機，是全城的耳目，高衛國特別注意的保護着，所以大家雖是住在砲彈飛機下的危城裏，都以爲不過是暫時的事，總可以借這兩架無線電的力量，去請出解圍的人來。自這日以後，大家也看出了敵人攻擊與休息的時候，大概每日上午七時以後，九時以前，這是飛機來臨之時。有時天氣好，下午四點附近，還要來一次，來的飛機，少則三架，多則七八架，但是決不空回，總得擲下幾個炸彈。六時以後，就開始砲擊，七八時以後，鎗聲繼起，就攻城了，有時一夜攻到天亮，有時兩三小時，便停止了。此外雖偶然還放出一兩聲冷砲來，却是極少的事，所以在以上所說的時間而外，城裏作生意買賣的，依然開市，而且大街上臨時挖了許多地洞，萬一街上行走，飛機來了的時候，大家就躲到地洞裏來。三個新聞記者，藏在地洞裏，作了幾天工作，心裏比較安定些，李守白在那天下午，曾遵黃種強之約，前去奉訪。恰巧他調去守城角的一個險要地方，沒有工夫抽身，約了改期再說，四天之後，天上佈滿着黑雲，斜風細雨，挾着冷氣，向人身上直撲將來，那地上被雨水淋得透濕的，泥漿都成了黑糊了，可是因爲天色這樣的壞，飛機不能來，大家放了心。

市民都出來活動，冷落如死的街上，倒反有些生氣。李守白已是兩天沒有吃蔬菜，只是在油鹽店裏，買了些鹹蘿蔔乾，切成絲兒，對付了幾餐。這時想出去看看，一來會黃營長，二來到韓樂餘那裏去談，因之冒着雨，在人家屋檐下走，不過心裏想到黃營長那裏去，可是自己兩條腿，不知不覺的，就向韓樂餘家這條路上走來，到了屋門口，只拍了兩下門，就聽到小梅在屋子裏答應着出來道：是那一位，在外面就聽到腳板響個不歇，他似乎在門縫裏就先張望了個夠，先叫道：爹，李先生來了。然後開着門，將身子閃到一邊，讓李守白進去，韓樂餘的病，已經好了，緩緩的走了出來道：三四天沒有見着了，我倒掛念得很。說時，他就攜了李守白的手，回到屋子裏坐下。這一分親熱，猶如手足一般。李守白在患難之中，遇到這樣的前輩，自然心裏有一種快感，於是將這幾天經過的事，詳細告訴了一遍。小梅陪着坐在一邊，手裏拿了一件褂子，將針線有一下沒一下的縫着。李守白將自己的話談完了，又問問這邊的情形怎樣？一談一問，不知不覺，就有好幾小時，小梅在一邊，偶然也答上兩三句，雖然是並沒有什麼涉於愛情的話，可是有了她在座，心裏自然而然的就會得了一種安慰。大家正談得痛快，忘記了這是圍城之中的時候，二禿由外面走進來向李守白道：李先生，你的親戚找你來了。李守白猛然聽到，想不起是誰，便道：我那裏有什麼親戚？二禿也不會說第二句，就有人在外面叫着道：李

先生是在這裏嗎？李守白看時，不是別人，却是余乃勝，他說是親戚，並不勉強。李守白便站起身來歡迎道：請坐罷，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余乃勝笑道：我到你住的地方，問了你兩個朋友，他們告訴我的，我找你也沒有什麼事，因為兩三天不見，我姊夫姊姊都讓我看看你，不知道你害怕不害怕？李守白道：多謝你們掛念，我倒是不害怕，請坐一會罷。於是將他向韓樂餘介紹一遍，只說是表親而已。韓樂餘道：在這種地方，比他鄉遇故知的趣味更要濃一倍了。余乃勝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這裏邊，還真是巧中巧呢？我是由安樂窩送李先生到這裏來的，什麼話都談過了，還不知道是親戚。前兩天我碰着李先生，拉到我姊夫家裏去坐，談起永平縣來，才知道李先生和我表妹定了婚……小梅聽到這裏，先是臉上一陣緋紅。李守白雖然對余乃勝以目示意，教他不要說，可是他談得高興起來了，已經忘記了一切，只管向下說道：我那表妹，倒長的是個人才，和這位李先生，可以說是一對兒。韓樂餘聽了這些話，也是莫名其妙，不免向李守白臉上望着，李守白一想，這件事爽爽快快的告訴了韓家父女也好，本來這樣的事情，不能瞞着人，尤其是像韓氏父女這種關係的人，於是就將孟家父女事勢所逼，和自己訂婚的經過，說了一遍。並且訂婚以後，他父女也不知所在，韓樂餘摸着鬍子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你們也可以說是患難因緣了。小梅坐在那裏，倒更低了頭去做衣服，她父

親說了一句患難因緣，她就跟着嘆喏一聲笑了，可是笑是笑了，她並不抬起頭來，李守白雖然是很安靜的在二人當面坐着，可是自己的目光，也不識是何原故，簡直不敢當面向人看去，心臟裏面陣陣的熱氣，由脊梁上陣陣透了出來，變成涼汗，馬上走開，固然是不便，老在這裏坐着，也依然是不便，沉默了約四五分鐘，心裏決定了意思了，便顏色一振道：這件事，我自己覺得也有些玄妙，也有些魯莽，回頭一想，如作了一場夢一般。上次我就想告訴韓先生，因為言之甚長，沒有提到。小梅許久不會說話，這時也就開言了，便道不是這位來說破，這個悶葫蘆，這一場好事情，我想李先生還要放在肚子裏過些時候，才能告訴我們呢。李守白勉強笑着，打了個哈哈道：這樣說，倒不知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了。也是話沒有提到這上面來，其實我也不隱瞞這件事的，韓樂餘笑道：當然，這樣的佳話，也無向人隱瞞之必要。李守白看看，似乎這位老先生，都有些不以為然了，待要再說下去，連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便向余乃勝道：請你和令親說，今天我還不能去奉看，要去會黃營長，余乃勝也覺坐在這裏，有些談得格格不入，便起身告辭而去。他這一去，韓樂餘覺得不把這個問題牽得開去，大家都感到無聊，剛才李守白曾談到黃營長，因就借了這個問題，搭訕着問道：那個黃營長，就是先說出城衝鋒的那個黃種強嗎？李守白道：對了，這是個民族英雄，當兵的人，都像他，國就強了。小梅聽到他們說

的是這些話，覺得有些不耐，便起身走開，這裏是一排四間屋子，小梅睡的臥室雖在最後一間，可是這裏說話却聽得清清楚楚，因之索興連屋子裏也不坐，跑出院子來，溜到後面洞裏去藏着，這洞裏也放有席子枕頭，她就向席子上一倒，縮了身子睡着，心裏也不知道有一種什麼煩惱，有如火燒一般，可是仔細想想，也並沒有什麼事可惱的，躺了一會，還是忍耐不住，又走出地洞來，只是不肯到屋子裏去，站在窗子外面，聽裏面說些什麼，只聽到李守白道，這個黃營長却是粗中有細，他對於他得勝的事情，並不隨便說出來，大概他出城殺敵，總還有什麼祕訣，是不能洩漏的，我總想找他談談，不料連碰了他兩個釘子，小梅往日要聽到李守白有什麼不如意的事，總和他抱不平，現在聽到他說連碰了兩個釘子，心中却暗道：你碰了兩個釘子，那活該，碰一千個釘子，碰一萬個釘子，那也不算多呀。想到這裏，怒不可遏，掉轉身又回到地洞裏去躲着了。這一回下洞去，却悶悶的沉睡過去，及至醒了過來，洞裏已點了燭，那外面的砲聲，却轟炸得非常厲害，見父親和二禿，都抱了腿在洞裏坐着，因問道：什麼時候了，今天的砲，轟得很兇。二禿道：今天半下午就開砲了，李先生說，一定是天氣不好，敵人想冒雨進攻。小梅一掉頭道：他又不是諸葛亮，知道那樣準，少提他。二禿見姑娘討厭起李先生來，倒有些不解，低了頭不作聲。韓樂餘也就向她望了一下，那意思說，這也未免太過。小梅鼓了嘴也

抱了膝蓋縮頭坐着，許久才向父親問道：他是開了砲以後走的嗎？她所問的他，自然是指着李守白。韓樂餘道：他是開了砲以後走的，我也是說，這很危險，請他不要走，但是他不肯聽我的話，小梅低了頭，却沒有再作聲。這一晚，砲聲非常猛烈，大家藏在洞裏，都沒有敢出去。餓了肚子也不能作飯吃。直到次日，天氣放晴，太陽高出屋脊以後，那砲聲才由緩而停止，二禿首先走出洞來，向天空四週看了一遍，並不看到有飛機，那厚得像棉絮一般的白雲，滿佈了天空，那雲堆縫裏，漏出空隙，偶然射着一線白光，到大地上來，白光只一閃，馬上就陰暗起來，所以雖是晴天，但是時時刻刻有陰雨的可能，這樣看着，飛機是不會來的，便很高興的，在洞口上叫喊着道：大家出來罷，天氣不大好了。韓樂餘和小梅一塊兒走出洞來，向二禿道：家裏吃的東西都沒有了，你也出去買些吃的來吧？二禿道：這幾天賣的東西，一天比一天貴起來了，怎麼辦呢？得多拿出幾個錢來。韓樂餘道：錢都用光了，當舖又關了門了，到那裏去找錢？小梅道：我還有副金耳圈子，拿去換點錢用罷。二禿接着那副金耳圈子就出門去了，一直到了兩小時以後，方才提了幾個紙包回來，將東西放下，連忙用手拍了幾下，嘆氣道：這個日子可是過不去了，這一對金耳圈子，跑了十幾家，才跑到油鹽店裏，換了這些東西來，他們還是講天大的面子，才肯收下。要不然，我們今天就要挨餓了。小梅走上前，將桌上的那個紙包打開來看時，

是一個報紙筒子的碎米，兩塊鹹蘿蔔條，兩枝洋燭，一盒火柴，一小包黃豆。小梅道：就是這些東西，就要拿兩隻金耳圈子去換嗎？平常也不過值兩百錢罷了。二禿道：大姑娘，你還沒有打聽打聽外面的東西，是買什麼價錢呢？光是一盒洋火，就要賣一百個錢。據我說，照這東西算起來，這兩隻金耳圈，還多算了錢呢。小梅道：這些碎米，我們也不過吃上兩三餐稀粥罷了，吃完了，我們怎麼辦呢？韓樂餘道：現在過這種日子，我們也無非是過一天算一天，今天就是買了這些碎米，我們還不知道煮得成粥煮不成粥呢？小梅歎了一口氣，將東西送到廚房裏去。這間廚房，在大門道的那邊，由堂屋到廚房去，正要經過門道，當她走過去的時候，唏哩嘩啦一陣皮鞋和鎗托刺刀聲，大門一推，走進來一個軍官和十幾個兵士，兵士除是荷鎗掛刀的而外，還有幾個人拿着賬簿筆硯戳記印色的，問道：這住戶的家主在那裏？小梅手上捧了東西，望着他都呆了，那軍官道：這位姑娘，你們的家主呢？小梅看不出他們是來幹什麼的，直了眼光道：你們有什麼事？只管說罷。那軍官道：小姑娘，你不明白，你有上人嗎？請你們上人出來說話罷。小梅道：有什麼話，對我說就是了。韓樂餘聽到大門洞裏有人和小梅說話的聲音，就搶了出來，迎着答道：我就是家長，那軍官微微點了頭，帶着笑容道：老先生，你不要害怕，我們是來調查戶口的，沒有什麼歹意。前兩天這裏的史縣長調查過一回，有些老百姓，不會說清楚明白，



史縣長在這樣圍城裏頭，又不能十分強迫，所以我們做師長又委了兄弟來重查一遍。其實我們軍人在用鎗口對外的時候，對於自己的老百姓，一樣的要格外客氣。韓樂餘見這個軍官，二十附近年紀，圓圓的臉兒，一雙濃眉毛，護着一雙大眼睛，自現出一種英武的樣子，不過他兩腮上的肉，下墮而不橫張，兩隻嘴角，老是微翹着，不斷的帶有笑容，韓樂餘也覺得這個軍人和別的軍人和氣得多，便笑道：軍事時期，清查戶口，和治安有極大的關係，我們老百姓，沒有不給予官廳便利之理。再說圍城裏面，和別種戰區又不同，要把全城的人口和糧食作個統計，才有堅守的把握。那軍官笑道：你很清楚，若是老百姓都像你這樣，我們這城池就更好守了。於是韓樂餘就把逃難至此，賃屋小住的話都告訴了。正這樣說着，忽然括起一陣大風，括得飛沙走石，日色無光，接着霹靂拍拍，很大的雨點，向下落着，立刻如盆大雨倒將下來。韓樂餘笑道：這樣大的雨，怎樣能走，請在舍下休息一會子罷，那軍官就向兵士們笑說道：好在師長旅長，也沒有給我們限期，我們就休息一會子罷，他首先走進屋來在椅子上坐下，兵士們都擠在大門的過道裏，韓樂餘陪着那軍官坐下，請教他的姓名，他笑着指了指衣上掛的白布寫字的胸章道：你不看這個，韓樂餘伸頭看時，原來是營長黃種強。立刻兩手一拱道：這實在是幸遇，原來是民族英雄黃營長。黃種強兩眉一揚道：這英雄兩個字，怎樣敢當？加上民族兩個

字，更是讓我慚愧了。前兩天晚上，我出城去打了一仗，滿城的百姓，都誇獎兄弟，其實這也是當軍人應做的事，算得什麼，兄弟不過是奉令行事，慢說師長命令，我出城衝鋒，就是讓我帶了一營弟兄們去舉炮眼，我還能躲避嗎？要說計畫週到，讓我們以少勝多，進退自如，這還是高師長的功勞，這就叫運籌帷幄之內，決勝千里之外了。韓樂餘笑道：黃營長雖是軍人，倒有文人的吐屬。黃種強笑道：我說句武斷話，中國連年內亂，恐怕也就是武人不識字的毛病所致，由弟兄們到上級軍官，都讀書明理，肯這樣的胡幹嗎？說到這裏，小梅却提了一壺茶來，親身斟上一杯，送到黃種強面前，他站了起來，欠着身子，一面却向韓樂餘道：這是女公子吧？韓樂餘笑道：一個儂孩子，孩子，這就是我們最佩服的那個出城打仗的黃營長。小梅笑道：我已經知道了，說時，便向黃種強鞠了一躬。黃種強舉着手回禮道：這位姑娘，不怕大兵，韓樂餘道：怎麼不怕，也是環境所迫，不容她再怕了，因把自己由安樂窩避兵災，到這城裏的經過，說了一遍。小梅不坐下，也不走開，就靠了門櫃，斜着身子站定。黃種強看她，兩個袖子高高捲起，露出兩隻肥藕似的手臂，很長的前髮，覆到眼睛上，配了那漆黑的眼珠，越把那鵝蛋式的面孔，陪襯得黑白分明，而且她大方得很，一點沒有兒女子態，一看之下，不由得他心裏就印下一個很深的印子，但是心裏如此想着，又怕心有所不正，臉上也跟着表現出來，立刻將胸脯挺了一挺。

向窗子外看道：雨勢已經小了，兄弟要繼續調查戶口，得空的時候我再來領教。韓樂餘道：卻教二字不敢當，若是黃營長無事肯來談談，我們是極所歡迎的了。黃種強和韓樂餘握了一握手，又和小梅點了個頭，帶着弟兄們去了。小梅向他父親道：這個人很好，不像那些當兵的讓人不敢親近，他多麼和氣呀。韓樂餘道：一個人成功，必有緣故，不是偶然的，父女二人，對於黃種強爲人，很贊歎了一番，不過彼此相會，也是偶然的事，說過去了，也就算了，可是到了次日，黃種強履行那無事便來閒談的宿約，他果然來了。而且今天他是隻身前來，便不會帶一名跟隨的弟兄，手上拿了一個紙包，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韓樂餘笑着相迎道，黃營長真信人也。黃種強道：和老先生往來，不得不講信用，今天我一小時的休息功夫，找了一樣東西，奉送給老先生作爲紀念，說着，就把手下那個紙包遞了過來，韓樂餘接着一看，却是出於意料以外的一件東西，爲了這一件東西，在炮火連天的當中，就生出一場情海風波來，要知此是何物，下回發表。

## 第十九回 窘境絕糧一驢伏隱事 大風陷陣百騎奏奇功

却說黃種強這天二次到韓家來奉訪，却送了個紙包給韓樂餘，他料着這決不是平常的禮物，要不然，也不要人家營長，親自交來，手上捏了一捏，好像是一本書，便掀開一角報紙來看，裏面却是一本手抄本，在封面上題下有四個字，乃是從軍日記，韓樂餘拱了一拱手道：這太好了，只是這種作品，我們初交，可以看嗎？黃種強笑道：這上面沒有什麼軍事祕密，我自己呢，吃飯辦公，也沒有什麼可祕密的，不過我對於文字一項，生疏得厲害了，文字通不通，不去管他，大概這上面，還是錯字不少，我想請韓老先生審查一遍，和我改上一改。韓樂餘連連拱手道：這可不敢當，讓我瞻仰瞻仰罷了。說着話，賓主在屋子裏坐着，黃種強却不住的向屋子四週打量，沉吟着道：這地方似乎不大謹慎。韓樂餘笑道：現在我們只圖逃出生命，別的就管不了，這裏原是敵親的房子，事變的時候，敵親忽忽的逃出城去，我來不及走，就守在這裏了，黃種強道：這城裏還有什麼親戚朋友嗎？韓樂餘道：朋友還有一兩個人，親戚可是沒有了。黃種強道：一個人困在圍城裏，又是客邊，這是很困難，若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地方，可以直說，倒不必客氣。韓樂餘道：那當然是有的，第一就是吃的東西，馬上就發生了問題。今天

拿小女一對金耳環子出去，只換了一包小米回來，就是極省儉的吃，也足夠兩天，兩天以後，東西怕更要貴，但是我們那裏再拿得出錢來買這個呢？黃種強道：這層顧慮，倒是不可少的，我有工夫，一定和韓先生設法，送些吃的來，萬一我自己沒有工夫，也可以叫人送來。韓樂餘道：若是這樣，我們就感激不盡了，黃種強說着話時，連抬起手臂來，看了好幾回，便是檢查他那手表，不用說，他是爲時間所限，這次前來，也是抽空跑來的，那自是盛意可感的了。便笑道：我們是個難民，住在這裏，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假使黃營長願意來談談，什麼時候都可以來，黃種強站起來，和韓樂餘握了一握手，笑道：我果然不得空，改日再談罷，令嬾面前，請致意，說着走出門來。他這裏剛剛出門，恰好見李守白由街那邊走了過來，老遠的便笑着，一舉手道：那不是黃營長？黃種強一時還想不起來，李守白搶上一步，向他笑道：黃營長怎麼不記得了？有一天早上，我在城牆邊會到的，你還說改日約我再談呢，黃種強哦了一聲道：我記起來了，對不住，這幾天我忙得咳嗽的工夫都沒有，所以沒有奉約。李守白道：不忙，隨便請定一個時候都行，我那裏有軍用電話，是二十號，你有一個電話打過去，我立刻就到的。這時，小梅由大門裏走出來，胸襟前正繫了一塊圍襟，她伸手把頭上的藍布包頭摘了下來，不住的在身上彈灰，笑道：怎麼大家都在街上說話，到屋子裏坐着談談罷。黃種強立刻一點頭，笑道：我已經

在令尊面前，說了致意了。說着，又看了看手表，笑道：對不住！我先告別，向大家立着正，舉手行個軍禮，就掉轉身走了。李守白道：老先生怎麼也認識他？這個人倒是個粗中有細的軍人，只是現在恭維他的人很多，他未免有點恃功而驕了。小梅道：不呀！這個人很和氣的。李守白道：今天他的態度不錯，往日我見了他，可不是這樣。韓樂餘道：唉！全才難哪！如此一說，李守白就無可再言了。便微笑，一點頭。韓樂餘道：屋子裏坐罷，於是大家進屋裏去坐着。小梅道：李先生有兩三天不來了，有什麼好消息嗎？她說這話，本是問戰事有什麼好消息，可是李守白對於這個問題，却是紅了臉答不出來。韓樂餘道：難道這幾天沒有什麼軍事報告嗎？李守白這才明白了，因道：敵人大概知道我們這城不容易攻下，現在他用兩條很毒的辦法，其一，把城裏的房屋，一齊破壞，讓我們城裏的市民，起坐不安。其二，在別地方牽制我們的援軍，讓我們的援軍不能前來，對於城裏，依然緊緊的圍着，把城裏的人，活活餓死。記得有一年內戰，西安圍城到一年，城裏的百姓餓不過，曾衝出城去求活，可是那都是中國人，雖然軍隊要搶地盤，可是對於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總不忍心用鎗炮去打他們，現在外國人可不管那些，他們眼裏的中國人，個個都有打死的必要，所以我們圍困在城裏的人，除了等着救兵解圍，只有與城同亡的一個法子了。韓樂餘聽了這話，倒沒有什麼，小梅坐在旁邊，臉上可就變成了蒼白色，半晌作

聲不得，一會撇了嘴向她父親道：這都是你，一定要跑開安樂窩，說是有人和我們搗亂。早知道這樣，就是有人搗亂，一鎗把我們打死了，也死個痛快。現在呢，又餓，又怕，活人慢慢的逼死，我受不了，我自殺了罷。李守白微笑道：這是我不好，不應該把這種消息預先告訴了。小梅冷冷的望了他一眼道：你是好意，怎麼說不應該！李守白對於這位姑娘，現在總是持着十二分慚愧的態度，就是人家說一句平常的話，也覺得言中有刺，立刻臉上就要紅起來，不過心裏又有了第二個感想，縱然有些對小梅不住，但是自己沒有和她公然談過什麼愛情，和她父親是個朋友，至多和她是個世交而已，自己便在這個情形之下，和別個姑娘訂了婚，有什麼對她不過之處，這樣老受她不好看的顏色，和她的冷言冷語，却有些不平。如此想着，就不願意在這地方多坐，便站起身來道：老先生還有什麼事要我作的嗎？韓樂餘道：你怎麼不多坐一會子去。李守白道：我本來就是抽空來的，若是沒有什麼事，我就不如先回去了。韓樂餘笑道：我們初見的時候，你還說搬到一處來的，李守白且不回答這話，由韓樂餘的臉上，看到小梅的臉上，見她臉望了右手的手背，似乎憐惜手背受苦了，不住將左手去撫摸着，對於韓樂餘說的這句話，當然是不會加以留意。李守白這才笑道：這原因以前我不想到我住的地方，高師長肯架上軍用電話，爲了消息靈便起見，當然是現住的地方，公私兩便，不過我對老先生是失

信了。韓樂餘握住了他的手笑道：我是鬧着玩的，其實我們挖的這個地洞，也不能再加入什麼了，什麼時候有功夫，總希望你來談談，我們現在算是同坐在一隻破船上，交情要比以前熱烈才好，不可到於今反冷淡起來。說時握住李守白的手，更是緊些。而且連連搖撼着。李守白是個最容易受感情衝動的人，原來是覺得韓氏父女先有了不平，所以只管心中含着那一段不可告人的委曲，也不便說出來，只得讓人家去見怪，不該和貞妹訂婚，見後來他們老是見怪着，覺得有點不恕，所以由委曲兩個字裏，又引起了許多不快。現在韓樂餘說出這種話來，似乎自己的行徑，都被人家看破，倒是怪不好意思的，因答道：老先生你還看不出我的性情來嗎？韓樂餘點點頭道：我非常的了解你，在這種患難之中，多一個朋友，有多一個朋友的好處。李守白這時只覺這老先生依然是藹然可親，不過自己已經說了要走，再要不走，就是形容自己這個人說話不準了。因向小梅點了個頭道：大姑娘再見了。小梅原是半側了身子在那裏坐着的，現在人家叫出來了，却不得依然置之不理，只好站起來笑道：沒有事就請你來坐罷。李守白看她已是不鼓着那腮幫子了，那漆黑的眼珠，滴溜溜的向人轉着，縱然是不會放出笑容來，只那聰明樣子，便令人對她不會有什麼不快，於是笑着答道：我一定來的，明日下午來罷。小梅對於他說明天下午來似乎有什麼興味可尋似的，微微的露着她的白牙，淺笑



了出來，只在這一兩分鐘，也不知是何原故，李守白立刻變爲很高興的人而去了。韓樂餘已看出了他們這一段暗中感情的衝突，不過他雖不是舊人物，也不是個絕頂新的人物，他如何能在姑娘面前表示什麼，只有不說而已。自這天起，似乎應了李守白的話，敵人對着城裏，已不用步兵進攻，只是用猛烈的炮火，向着那屋宇多的所在集中射擊。當李守白去後，炮火便已開始，小梅因聽李守白的話，將往日大炮專打軍隊的揣想，完全推翻，老早的，就藏下地洞去，不料這一下之後，就沒有法上來，那炮聲由白天轟到下午，簡直不會間斷，鬧了一夜。次日清晨，炮火小停，飛機又開始來擲炸彈，時刻刻，大家都提心吊胆的過着。二禿在地洞裏餓不過，兩次冒險，搬了東西到洞裏去作了吃，據他說，在外面看到好幾處有濃烟，大概是大炮轟的地方燒着了。小梅坐在洞裏，原是有些怕，聽了這話，引起她的好奇心，吃過了作的小米粥，炮聲漸稀，將火爐送出洞外，便走出來看，只站在院子裏，便看到兩道黑色的濃烟，奔入晴空，一陣很濃厚的烟薰氣，吹入鼻子來，果然是燒了房，向洞裏叫了幾聲，他們並不答應，分明是吃飽了東西，已睡着了。自己索興大了胆子，由大門走上街來，這時一輪紅日，在兩叢黑烟中，射到街上來，別有一種慘象。加之前面的人家，有四五處是炮彈轟塌了半邊或一角的，越顯得這大街上，加倍的淒慘，不過敵人的大炮，這時已停止了不放，在洞裏藏躲的難民，多數聞

不過，都走上街來收買零碎東西，捉籃擔筐，三三兩兩，在人家屋檐下溜着。小梅也把心放寬點，走出巷口向大街上走來，那些沒有倒塌焚燒的房屋，半開着店門，或半敞着櫃台窗戶，在門板上貼了字條，寫着物品的價目，有人在字條下看着，都是哼聲歎氣的。小梅向一家油鹽店的窗戶板上看，只見一張大字條上寫着道：茲將本號販賣各種物品價目，開列於後。小米一升大洋五角，鹽一兩大洋一角，香油一兩大洋二角，洋火一盒大洋一角，洋燭一根，大洋一角五分。看到這裏，不用向後看了。一餐小米飯，非一塊錢也做不出來。於是又走過兩家店面，凡是每日應用的物品，都在窗門板上，貼上了字條，寫着東西的價目，比平常的價錢，幾乎要昂貴到十倍以上。連忙跑回家去，在大門口就喊起來道：爹，不得了啦，爹，快來罷。快來罷！韓樂餘聽了這急促的呼聲，趕快跑了出來，瞪了大眼道：什麼事，什麼事？小梅道：不得了！剛才我到大街上去，看見人家貼出價目表來了，小米就賣五角錢一升，洋火一盒，要賣一角錢，這日子怎樣過？韓樂餘道：我以爲有什麼要緊的大事嚇了我一跳，東西貴，讓它貴去就是了，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小梅拉了他父親一隻手道：不信，你到街上去看看。說着將父親的一隻手拖了放到肩上，背了就跑。韓樂餘道：說你發急，你又這樣高興。小梅道：不是高興，趁着現在沒事，你還不去買上一點，回頭大炮轟起來了，又不能出頭，我們就在洞裏餓死去嗎？韓樂餘道：預先去買

點東西，這倒是用得着的，只是我身上一個錢都沒有，拿什麼去買呢？小梅道：我還有一副銀的圍裙練子，大概有四五錢重。韓樂餘道：那也無濟於事，四五錢重，還換不到二升小米呢。小梅道：換不到二升小米，一升總可以換到，有一升米，我們不就能喝兩餐稀飯嗎？她如此說着，伸手到懷裏去，連解帶扯，拉出一條銀練子來，用手掌托着，交到韓樂餘手上，笑道：遲早總是要光的。韓樂餘道：你真是鬻子不怕雷，現在你還笑得出來呢。小梅道：怎麼笑不出來？就是整天整夜的哭也哭不出一餐飯來呀。韓樂餘道：是我大意了，我早該和李先生借幾塊錢就好了，二人說着話，已走上街來，這時街上的人，格外的多。有的是提籃子買吃的，有的是抬着大桶，提着小壺，向井裏汲水回去，來的人是東張西望，有時還抬頭看看天上，總怕飛機來了，回去的人，都是跑步，以為東西到手了，趕快回家逃命去。韓樂餘原也很鎮定，到了街上，看到這街上人的倉皇的情形，自己也鎮定不起來，將小梅的手拉着，掉身就要向回路上走。小梅道：你怎麼回事，到了這裏還不買東西回去嗎？韓樂餘覺得自己的膽量，不應該不如一個女子。只得又走回來，迎面有家糧食油鹽店，一進門便看到櫃檯裏一個年老的人，兩手搖着道：我們不賣了，不賣了。同時，便有個壯年人抗了鋪板，累得滿頭是汗，搶着上店門，櫃檯外站着許多人，用手敲着櫃檯，只是叫喊着要買東西，那老商人道：不是我不賣，實在因為你們要買的，我都沒

有了。韓樂餘看着許多人拿了現錢，他都不要，自己用首飾去掉換東西，這就不必說了，於是走出來，又趕第二家，不料凡是食品的店鋪，都是如此。有的把門板貼的字條撕了，索興貼着一行字，本號貨已賣完，諸君原諒，有的店門口圍上一羣人，有罵的，有搥門的。韓樂餘向小梅道：不用跑了，看這樣子，有錢也是買不出來東西，慢說我們是沒錢的，在一羣人之後，有個白鬍子老頭，短小的身體，彎了腰，只管昂了頭由人背後瞧人家店鋪的門板，不住的微微嘆着氣。韓樂餘知道老年人喜歡說閒話的，便慢慢走近他的身邊，自言自語的道：這店鋪裏也太難一點，人家拿了錢來買東西，又不是白撿，爲什麼關門不理？那老年人就搭過腔來了，望了他道：這也難怪那一家，前街有兩家糧食店，讓買東西的人搶了，鬧得許多鋪子得了信，都不敢開門。但是這也怪不得買東西的人，一塊錢只能買兩升小米，這是什麼年頭，你說，像我們這樣的人，買得起兩升米嗎？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兵士，趕了一頭驢子，背了兩個口袋，由大衆面前經過，那兵士只有一個人，手上拿了鞭子，另一個兵士，却空了兩手，在驢尾後跟着。人叢中有人道：嘿！這不是兩口袋吃的，我們拿過來分啦。這只一句話，許多人就向上一擁，那兩個兵士，看到這些人擁上來，也不知什麼事觸犯了衆怒，丟了這頭驢子，回頭就跑，這些老百姓們，不由分說，奪取了兩隻口袋，就向回頭的路上拖，這時，有個外鄉口音的人，大聲喊着使不得！使

不得！韓樂餘也抬頭看時，只見李守白站在一家生藥鋪的石櫃檯上，伸了兩手，向大家亂搖撼着道：諸位，聽我說十句以內的話，你們再把那兩口袋拿走，他說時，兩隻腳，還不住的跳着。大家看到他這情形，於是停了腳，李守白道：諸位，現在的兵士，不像內戰時候的兵士，他們是拚了命，和我們去抵抗敵人的。我們口裏不吃，還應當省下來送給人家吃呢，怎麼倒好搶人家的糧食呢？難道讓人家餓了肚子和敵人打仗嗎？這幾句話說出來，把大家那一股蠻橫之氣，都壓下去了，李守白看到大家已爲他的言語所動，便道：諸位若是不反對我的話，就請公推四個代表到師部裏去，把這兩口袋糧食，奉還師部，這軍隊雖不靠在這兩口袋糧食，但必須這樣，才可以表示軍民合作，而且也免得兩個被我們轟跑的兵士受罪，諸位想想。在場大概有五六十人，各人家裏，又不免有幾口人，就算把這兩袋糧食分了，每人能得多少，得了拿回家去，又能吃飽幾頓？何必落個惡人的名字，連累兩個兵士受罪。大家被他把情形說破了，都鼓起掌來。有人喊道：就請這位先生去當一名代表。李守白抬起一隻手來道：我一定去，不過還要請大家推出幾位來一同前去。街上大家紛紛議論了一陣，就推出三個年紀大些的，和李守白一路去見師長，那頭驢子是早跑掉了，這兩口袋糧食，放在當街石板上，真有那種好事的，走來兩個人，一個人抗了一隻袋代送。這時李守白由石櫃台上跳下來，便迎上前來和韓樂

餘說話，他道：我早就看到老先生的在大街上，不便喊叫，到了這裏，又遇到了這件事現在滿城正鬧着糧食的恐慌，老先生怎麼樣？韓樂餘皺了眉，嘴裏又嘆了一口氣，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李守白道：不用着急，我多少可以想點法子。我把這件事辦了，回頭我就來說畢，於是和那三個代表，一路來見高師長。自從和敵人開火以來，高衛國藏在城牆的深壕裏，一步也不會離開，所以這時他們還是到城壕裏來請見。高衛國先不知是什麼事情，只派一個副官，在空地裏談話，後來知道了詳細的情形，高衛國也就走出壕來，向大家道謝，把大家安慰着走了。因為李守白是熟人，就留住他，引到戰壕裏來，向他正色道：李先生，你送這糧食來，我非常之感謝你，足見你實在愛我們的軍隊，不願他有一點損失，但是在另一方面看來，這件事有些不幸，恐怕爲了這件事，要送掉幾個人的性命。李守白聽了這話，不免吃了一驚，望了他，很猶豫的道：哦！我倒沒有想到。高衛國坐在那張辦事的桌子邊，將一隻手伸了指頭輕輕的拍了桌子道：在民衆看起來是一件平常的事，在軍人往往是可以殺頭的。他說着話，臉上似乎帶些微笑，不過頭微微偏着，又有些沉思的樣子，李守白望了他那神氣，兩手按了膝蓋，挺了腰子坐着，竟是作聲不得。高衛國笑道：兄弟治軍，雖不能說怎樣廉潔，但是刻扣兵餉，和那變賣軍需的事，我是非常之痛恨的。我的部下，向沒有人敢偷了軍米和軍火去賣錢的，今天這兩袋

米，決不是在外採辦的，因為採辦糧食，不能是這一點，十之八九，是有人偷了出去賣。這樣的事情，不但敗壞我的軍紀，而且到了縣城被圍，軍事如此緊張的時候，這人還想貪圖這樣的小便宜，可見他並沒有什麼愛國之心，我非重重的懲戒這個人不可！說着，手捏了個拳頭，在桌上輕輕拍了一下。說完，他忽然向李守白笑道：你不要誤會，我不是對你生氣，不過我心裏想着，手上就做出來罷了。李守白心裏惦記着韓氏父女的糧食，還沒有着落，應當去和他們設法，就走開了，路上也不躊躇，就直奔韓樂餘的寓所，走到牆外，那窗子裏透出聲音來，却有兩個男子在談話，也是李守白細心過分，不知這個男子，是什麼客人，且不要進去，打斷人家的興頭，便站在牆下，聽裏面說些什麼。聽了許久，一個是韓樂餘談話，當然是聽得出來的，又有一個人說話，聲音却不大熟，只聽那人道：我要告辭了，我會派兩名弟兄，送兩口袋米到這裏來，韓先生收到了嗎？韓樂餘道：不曾收到。黃營長是叫人抬來的，還是叫牲口背來的？李守白聽了這話，那個是黃種強，由高衛國所說的話，聯想到所作的事，倒不免替他捏了一把汗，就不問好歹，推了大門進去，見了黃種強，便向他招招手道：黃營長，請出來，我有兩句話和你談一談。黃種強這時正有點愕然，見李守白現出這種驚慌的樣子來，也不免跟着驚慌，就隨着李守白一路走出大門來，李守白道：黃營長我欽佩你是個好男子，所以把這件事報告你，黃種強

道是那兩口袋米的事情嗎？他搶着問了這句話，兩隻眼睛，很注意的望了李守白，有靜待他一個回答的意思。李守白因將自己和高衛國所說的話，大致報告了一遍，便道：我想高師長是很器重黃營長的，若說出一個原因來，師長必能原諒你，不如自己想個妥當的說法，和高師長去直說了。黃種強聽了這話，額角頭上的汗珠子，像豌豆大一顆，直流到臉上，一手掀開了帽子，一手在衣袋裏掏出了手絹，只管在額頭上去擦汗，望了人，可說不出話來，簡直是呆了。李守白看他那樣子，也是怪可憐的，便向他道：那兩個弟兄，不會回去報告嗎？黃種強道：我到旅部會議去了，會議以後，就來看這裏的韓先生，那兩口袋米，是我自己部下應得的，我知道今天城裏已經買糧食不到，所以送這兩袋米給韓先生。這是軍糧，當然犯法，但不是買錢，也許高師長可以原諒，可是這件事，誰能和我去證明呢？李守白道：你送糧食的兩個弟兄，就可以證明，若是高師長還不能釋然，我去和韓老先生說，讓他自己出面罷。黃種強想了一想，道：也只好這樣辦。說着戴上帽子就走，走了幾步，又轉回身來道：李先生，這件事，我作的不對，是軍人的恥辱，假使我被軍法處決了，請你筆下留情。李守白聽了他這話，倒不由得身上酥麻了一陣，因道：若是營長肯自己舉發，我想不會有多大問題，黃種強也來不及受他的安慰，掉轉身，就直來向高師長求見。高衛國已經調查得很清楚，副官將黃種強請見的話報告了，高衛國



鳴了一聲道：叫他進來，黃種強進了地穴，舉手行了禮站着，高衛國注視了他許久，他就如泥塑木雕的人一樣，直立在公事案前，高衛國道：你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是自首來了，是求情來了。黃種強道：不敢求情，不過願向師長報告事實。高衛國道：見過你的旅團長了嗎？黃種強道：來不及了，所以先來報告師長，因為黃種強有個朋友，年紀老，又有病，我看他可憐，私自接濟他兩小口袋米。不料半路上就讓老百姓攔住了。這是黃種強以公濟私，罪有應得，但是決不是想貪圖什麼。高衛國挺了胸，沉默着許久。突然站了起來，黃種強嚇了一跳，情不自禁的，舉手行了個禮。高衛國道：你破壞整個的軍紀，就該鎗斃。不過你新近立了一件非常之功，我要這樣待你，恐怕人心不服。如在平常，我把你撤職也就完了。現時在這危城裏，怎能容一個撤職的軍官，岳旅長打了電話來，主張把你交軍法處，那樣一來，就無情可講了，我想了爲顧全全師的名譽起見，這事只好不發表，讓你再去帶罪立功一次罷，我們現在已經調查得敵人的飛機場，只離城二十里路，你可以帶一連騎兵出去，破壞他們的飛機，成功回來，我重重的賞你。黃種強道：這是師長栽培我，我這回出城去，不光是認定犧牲兩個字做，一定要認定了成功兩個字做，高衛國微微點了頭，不說什麼，坐下去，很快的寫了一張命令，就交給他道：你已經明白，這是我成全你，你要去努力啊。黃種強接過命令，行了軍禮，掉轉身出去了，這日上午只

是半陰晴着，天氣時時有變幻的可能，所以飛機不會到城頂上來，到了下午，日色無光，大風突起，半空裏呼呼作響，眼面前所看到的樹木，都歪到一邊，有時一兩片落葉，夾在風沙裏打胡旋，這就可以表示着這風勢之大。看看天色將黑，城牆上不會有一點動靜，敵人陣地裏，也不會向這裏放過一鎗來，這戰場上，算是又睡過去了。不過彼此沒有動靜，暗中警戒，却是很緊張。黃種強按着命令中所定時間，帶了一連騎兵，悄悄由水閘口偷出去。原來這個閘口，自那回出去過一次兵士衝鋒而後，敵人已是十二分的注意，但是因為守城的掩護得非常嚴密，敵人究竟查不出這條出路，在什麼地方，每到晚上，就四處偵察着，高衛國正是料到了敵人注意的時間，所以在沒有黑夜以前，就將這一連騎兵，調出閘口來，這個時候，城壕裏的水，並不深，在水的兩邊，還可以騰出人行路來。黃種強渡出了閘口，先命各人牽着馬，伏在壕岸下，一面派出偵探，在岸上偵察敵人的行動，一面帶了隊伍，沿着河岸，繞過閘口去有半里地，已出了敵人的地以外，這裏有沒有敵人包圍着，原是不得而知，不過高師長的命令上，是指明了由這裏進行的，假使前面有敵人包圍的話，這一連騎兵，能有多大的威力，不過是羊入虎口罷了。不過自己已經決定了生死置之度外，不管前面有敵人沒有敵人，衝上前去再說，於是騎上馬，自己在一連人的前面跑，原來城外平原，高衛國早已派人出來掃蕩，將所有的草木，

一齊砍伐，寬的地方掃平了有七八里路，窄的所在，也有兩三里路，這正因為城牆上對敵人目標處可以顯然，讓敵人不敢偷進，現在黃種強騎兵衝出來地方，正是一個窪地，敵人平常不進攻的所在，但是敵人上前，城上可看得見，現在城裏有人出來，敵壕裏也是一樣看得見，在守城的人，也是不宜向這地方偷襲的。現在這連騎兵向這裏進行，非常的危險，然而到了危險地點，軍事家的理論，和常人是反對的，他以為退後是死，猶豫也是死，越是奮勇上前，越有生存的希望，所以黃種強到了這裏，喊着口號，成縱隊跑，那括的大風，一陣陣由地面席捲向前，本來古人就形容着如千軍萬馬，腳疾走，現在一大隊騎兵正是隨了這風勢飛奔，真個腳疾走，敵人倒真認爲是風，便是敵人考慮週到，也不會想及城裏會由地穴裏放出騎兵來，衝鋒陷陣。所以在這幾點上，黃種強在天時地利兩種便宜之下，就一直衝過了敵人的防線。在這防線上，敵人只是幾個步哨兵，如何能攔住其勢如排山倒海的一連騎兵，所以在昏黑之中，騎兵就衝了過去。步哨在萬分危急，來不及報告的時候，便是放鎗，這鎗聲一響，敵人以為華軍來進攻陣地，全線警戒着放起鎗炮來。這連騎兵，衝過防線，跑的更快，等到敵人的指揮官，查明了是騎兵擾亂陣地時，已在二十分鐘之後，黃種強帶的這連騎兵，便衝到了目的地。這個地方是個大乾河灘，敵人稍微填補，便是絕好的飛機場，這些駕駛飛機的敵人，到了這

沒有防空設備的地方來打仗，真是天之驕子。每日駕着飛機，飛到鐵山縣上空，願意在什麼地方擲下炸彈，就在什麼地方擲下來，當炸彈擲下去以後，還不肯就走，低頭看到一陣黑烟向上冒着，算是在他手下死了若干人，燬了若干房屋，然後對了地面一笑，表示着中國人只是螻蛄，他是天神，靈機一動，要你們立刻就死，決計沒有蚊子大的力量來抵抗，放完炸彈以後，這還不算，還得駕了飛機，在上空繞半個圈子，假使看到地面上有三個五個人時，故意將機駕着低飛，嚇得地面上人亂鑽亂滾，他在飛機上看到，這是個絕妙的遊戲，飛機回到自己防地，歸隊以後，一點事沒有，知道中國沒有飛機來襲，可不必顧慮了。至於陸軍呢，現時都圍困在城裏，當然也不會出來，所以都寬了心，放頭大睡。這時黃種強領的騎兵，衝到飛機場，航空隊的隊員，都睡熟了，預備養飽了精神，明天再去轟炸那鐵山城裏無冤無仇的中國百姓，黃種強趁着風勢很大，率着騎兵，從風而進，敵人的飛機場，本也有一排步兵在四週警戒着，但是許多天以來，再三的偵查，這裏在防線後方，實在不會有什麼意外，所以雖有哨兵，形勢並不緊張，這時黃種強將騎兵帶到飛機場附近，遠遠的看到黑沉沉一片空地，知道到了目的地，就暗中下令衝鋒，他們在鐵山駐防得久了，這裏的地理，都是熟悉的，知道這河灘岸上，有幾幢民房，必是航空隊員棲身之所，就將一連騎兵分作兩部分，一部分衝進飛機場，一部分去

進攻那民房。他們騎兵的組織，和平常軍隊不同，曾經練過國術，除了每人帶了一枝馬鎗而外，另帶有大刀一柄，花鎗一枝，到了衝鋒的時候，實行肉搏，馬鎗已經無用，騎兵就捧了花鎗在馬上施行那十六七世紀以上的戰法，向敵挑撥扎刺，大家成了兩縱隊，預備得妥當了，黃種強大喊一聲吹衝鋒號，兩個號兵，嗚嗚嗚將驚人的衝鋒號吹起，幾百馬蹄，踏了地呱呱作響，直衝過去。那飛機場上，幾個疏落的哨兵，在黑暗中又遇了這樣的大風，作夢不會想到有中國騎兵來襲擊，及至已經發覺的時候，馬隊來得快，已不容他有抵抗的時間，哨兵有一兩個放得一鎗，這裏的騎兵，在大聲喊着殺呀之中，已衝到了面前。步兵若是不能阻止騎兵前進，直到馬蹄邊來抵抗，這便是大大的失著，加之這一連騎兵，在黃種強指導之下，本來就是不要命的，頃刻之間，馬碰鎗扎刀砍，一排步兵，除逃走得快的而外，其餘都倒在地下。黃種強騎着馬在這河灘上狂奔了一陣，這時已發現黑沉沉的坦地上，有龐然大物的影子，正是飛機放在這裏，自己首先跳下馬來，將帶的紙捲煤油火柴，掏了出來，就直奔飛機邊，手上摸着個飛機翅膀，將帶的一小瓶油，全潑在上面，擦了火柴，點着紙捲，只向翅膀上一觸，立刻火勢高張起來，其餘的士兵，搶着放火，一排六架，兩排十二架飛機，一齊火光四射，黃種強怕飛機上有未鐸的炸彈和機關鎗子彈，火一着了，大喊各人退後，立刻這河灘上就地一片紅光，照着人和

馬的影子，在大風着亂幌。那一分隊去攻擊民房航空隊的馬兵，將睡夢中敵人驚起作戰，更沒有什麼抵抗，這航空隊員跑的跑，死的死，還俘虜了三個，由連長押來歸隊，在火光中照到河灘的另一角，正有一架大偵察機離開了大隊，還不曾燒燬。黃種強騎在馬上，正向了那架飛機出神，不知道要怎樣來處置它。現在聽到連長報告，將敵人的航空隊俘虜了三個，不得在馬上哈哈大笑起來道：這真叫天賜其便了。因向那連長道：我們冒險衝過敵人的防線，這是天大的便宜，再想由原路退回城去，那是萬萬不能的。師長有了命令，叫我們自奔生路，我本想到永平去的，現在有了這架飛機，我臨時想得了一個辦法，你帶着弟兄們，趁着夜色，避開敵人的耳目，往萬安去也好，往鐵弓堡去也好。暫時擇主而事。三個俘虜，你可以帶去兩個，留着活口盤問，我留下一個，讓他駕了大偵察機送我回城。還挑一名弟兄陪着我，兩個人把手鎗比着他，不怕他不送我進城。那連長道：設若敵人駕到半天空裏，故意栽下來呢？黃種強道：這樣辦，他倒是個好漢子，我和他同歸於盡罷。天下事情，那裏顧全得了許多，沒有時候了，我們說辦就辦。黃種強是個軍官學生出身，本就懂得一種外國語，於是叫弟兄們將三個俘虜帶到面前，問他們那個願意駕那隻飛機，送人進城，而且保證他們性命的安全。一說此話，結果是三個人都願意去，黃種強挑了一個面貌柔懦些的，叫着一名兵士，一同押他上飛機去，剩

下兩匹空馬，剛好讓那兩個俘虜騎着。這時，飛機場上的飛機，各個都燒燬了一大半，火勢不像以前那樣興旺，光燄有些昏黑，照着人馬，漸漸不清楚了。黃種強叫道：「我們在這裏，已經有三四十分鐘，再遲敵人就來了，你們飛快走罷，你們不知道敵人也有騎兵嗎？」這一句話，把那騎兵連長提醒了，率了弟兄們就飛奔而去。黃種強和另一個兵士同坐在飛機上，各拿了一枝手鎗，比着那俘虜的身上，要他冒夜駕起飛機，當俘虜的人，總是這樣想着，拾到了一條性命。所以他也不作抵抗，果然駕起飛機，向鐵山縣城裏飛了過來。因為黑夜在半空裏，看不到降落飛機的所在，在半空裏繞了好幾個圈子，才算了指南針，和北門城樓那高大的目標，由城北落將下來。因為北門城裏，正有一片菜園子，是很寬闊的地面，可以將飛機停了，然而這樣冒險飛下來，總難於安然無事，不免又有一番波折發生了，要知是何波折，下回交代。

第二十回 情所難堪愛人成月老 事原無奈醉客作詩狂

却說黃種強駕着飛機在空地上落下來，早是驚動了城裏的駐軍，這一片曠場之外，正駐了一營人，先前聽到飛機在頭上旋轉作響，正不知敵人要用什麼毒辣的手腕來對付，可是有許久的工夫，並不見飛機上擲下什麼轟炸的東西來，這便很引爲奇，到了後來，這飛機空輦響着落了地，大家這就知道是飛機迷了方向下降，或者是機件壞了。駐在這裏的營長李子青，立刻下了命令，調一連人，向飛機響動的所在，兜圍上來。黃種強一時粗心，不會防到這着棋，落地之後，得慶更生，高興極了，首先一個跳下飛機來，和那個兵士押了俘虜，正待找路走出去，忽見眼前前一羣黑影直擁上來，知道是被圍了，立刻站着不動。那邊有人先喊出來道：誰？黃種強搶着答道：我是這裏的營長黃種強，奉了師長的命令，偷到敵人的陣地裏去燬壞他們的飛機，我除燬壞了他們十幾架飛機而外，還和一名弟兄押了一個俘虜，駕駛一架飛機回來。他用很宏亮的聲音，將經過的事，報告了一遍。那營長李子青聽了這話便道：既是如此，我們也不能隨便處置，見過了這裏薛警備司令，再作道理。說着話時，那些兵已是在三人身邊，緊緊的圍住。黃種強心裏是很鎮定，料得無事，索興將自己與兵士帶的兩枝



手槍，一齊交給了圍上來的兵士們，表示並不圖謀抵抗。這時，已有兵士取了燈亮來，照着有兩個人是穿城裏軍隊制服的人，看他們形象，也不是慌張不定，有什麼冒充的情形，所報告的話，當然又靠得住一層。那李子霄營長，先將飛機搜索了一遍，然後派了一排人看守飛機，自己隨同幾名弟兄，押解了黃種強到警備司令部來。這個警備司令薛又禮正是個很精細的人，聽說有這樣一個營長，不但出城衝入敵人的陣地，燬了他的飛機，而且擄了敵人一架飛機回來，這個本領太大了，立刻將黃種強調到辦公室裏，詢問了一陣。然後又和高衛國通了電話，問得明白，知道他實在是建了一場奇功，心中大喜，那個俘虜，暫時看押，讓黃種強帶了那名弟兄，去向師長回話。走的時候，他直送黃種強到大門口，約了明日上午請他來暢談。黃種強見薛又禮另眼相看，心中自是高興。到了次日，恰是師長歡喜之下，給了他三天的假，他就到警備司令部來請見。這個時候，城裏的糧食數目，已經調查得很清楚，若不節制，不能維持一禮拜，因之軍營裏上下減食，每天改爲一粥一飯，薛又禮在辦公室裏桌上，放下一銅旋子小米粥，又是一小碟子鹹蘿蔔絲，一面吃粥，一面看公事。聽說黃種強來了，立刻就傳到公事室裏相見。黃種強進來，行過軍禮之後，依然站着。薛又禮笑道：黃營長，我們現在不談公事，也用不着分什麼品級，我們完全以朋友的資格來談話，你請下來喝粥，我有幾句話問你。黃種

強看他倒是一番誠意，不能過分的違拗，只得搬了個方凳子過來，在側面坐着，早有隨從兵搬來一副碗筷，放在他面前。二人喝着粥，先略談了幾句昨日作戰的事情，薛又禮道：黃營長，我有一件事，很是不解。照說，你這個人，一定是公私很分明的，據我調查，因為送了兩口袋軍米給人，所以高師長罰你去幹這趟苦差事，你爲什麼送那人兩口袋小米哩？黃種強道：這確乎是我的錯處，高師長罰得不冤。薛又禮端了大半碗小米粥，掀起碗底來，用筷子一陣亂爬着吞了下去，然後放下筷子碗，兩手扶了桌沿，放出很鄭重的樣子，望了黃種強道：這個朋友，和你是故交呢？和你是新交呢？黃種強不曾加以考慮，一時失言道：是新交。薛又禮道：既是新交，感情不能談到十分濃厚，爲什麼負了那樣大的責任，送他兩口袋糧食？黃種強對於這個問題，一刻兒答覆不出來，手上捧了稀飯碗，要端起來喝不是，放下來也不是，兩手上下下，鬧了一陣子，望了薛又禮笑道：交朋友，只要意氣相投，當然不在於久暫兩個字上去分別。薛又禮道：我是警備司令，對於城裏的情形，我知道的比旁人清楚得多，你那個朋友姓韓的，他還有個姑娘，長得很是清秀……黃種強聽了，放下飯碗，站起來道：這……這沒有什麼關係。薛又禮將手搖了幾搖道：你只管放心，我說這話是好意，並不是惡意。好色之心，人人都有，只要出於正當。軍人好色，那又何妨？黃營長，你是個有兩次大功的人，不妨給你一點獎賞，我來促成

你們這一段佳話，和你作一作媒，你當然是千肯萬肯的了。那位韓老先生崇拜你是個好漢，也沒有什麼不依允的，只有那位韓姑娘，她的意思如何，我可不知道。黃種強看薛又禮的意思，實在是說真話，不是說假話，自己情不自禁的，只管微笑起來。薛又禮手拿了筷子，指點了對面的位子道：你且坐下，我們慢慢的商量。黃種強笑着坐下，扶起了筷子，夾了鹹蘿蔔絲，一絲一絲的，送到嘴裏去咀嚼着，同時，一手端起碗來，在碗沿上微微的呷着，只管樂了起來，薛又禮道：除黃營長之外，還有你的朋友彼此認識的嗎？黃種強道：司令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薛又禮道：若是爲了促成佳話，用正當的手續進行的話，就非找個月老不可，這個月老要認識你，又要認識韓家，然後才可以順利進行，假使你不好意思出面的話，我可以把那位請了來，轉託他去說。我肯賣我這司令的面子，大概那個人，就也義不容辭的吧？黃種強道：這樣的朋友，還真是沒有說起來，除非是個姓李的朋友，但是他和我的交情，並不算十分厚，我不能怎樣重託他。薛又禮站起來，兩手一鼓掌，笑了起來道：我說怎麼樣？你不是很有意思嗎？黃種強已喝完了那碗粥，也站了起來，兩手背在身後，微微笑着。薛又禮道：你且說，這個姓李的，是個作什麼的人？我可以派人把他請了來。黃種強道：他是個新聞記者……薛又禮道：哦！你說的李守白嗎？黃種強點頭說是。薛又禮道：我們太熟了，他們發出去的消息，我這裏派有兩個人檢查，

他們也不斷的來打聽消息的，你在這裏等一等，我打電話把他找了來。黃種強道：在這樣的危城裏，大家都是朝不保夕，那有那樣的閑情逸致，去辦理這種事情。薛又禮道：你這話也是對的。可是我另有一個想法，惟其是朝不保夕，我們才要趕着辦這件事，我們只要圍城裏多耽擱一天，也就得到一種安慰，只要不請假，不誤公事，我們也不妨利用新青年的話一下，就是愛國不忘戀愛呀。黃種強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雖是挺了胸幹子站在那裏，可是微低了頭，帶一點傻笑。薛又禮知道他是完全同意了，便吩咐隨從兵打了個電話給李守白，請他即刻就來。李守白已經知道城裏獲得一架飛機，可是飛機怎樣得到的，並不知道，自己也正要探聽這個消息。現在警備司令部有電話來相召，也許就是要公布這件事的真相，一頭高興的，立刻就到司令部來求見。薛又禮也是高興，就請了他進來，和黃種強一塊兒會面，一個作營長的人，可以很隨便的在司令屋子裏坐着。這事就很可令人詫異。薛又禮見面之後，劈頭一句就笑着說道：我有一件很重要，又很有趣的事，要託你幫個忙，請你不要推辭。李守白心裏想着，他們要請託我的，無非是宣傳一類的事情，有什麼不能答應，便慨然答應道：只要是我可以出力的，薛司令吩咐下來的話，我用全力去辦。薛又禮搶上前一步，伸了手和他握着，連搖撼了幾下，笑道：我先謝謝了。吩咐兩個字，怎樣敢當，只是我靠了往日的交情，賣一賣面子而已。

說到這裏，便向黃種強道：黃營長，怎麼樣？這是我的事嗎？你怎麼不過來謝謝人家呢？黃種強原是想等他開口，說完以後，再補兩句，現在他說先謝謝這個未明白使命的媒人，從命不好，拒命也不好，只得含糊的走過來，伸手和李守白相握了兩下，笑道：本來呢，在圍城裏頭，談不到這個問題上去，因為薛司令這一番成全的美意，我實在却之不恭。李守白只管握了手和他相望着，對於這話的來因，却有些莫明其妙，依然是望了他兩人。薛又禮笑道：大家坐下來說罷，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呢。於是三個人品字式的，圍了一張方桌坐下，薛又禮就把黃種強鍾情小梅，以至於受罰，和這次大獲成功的經過向李守白報告了一番。李守白先聽了那些話，還有唯唯的答應聲，聽到後來，唯唯的應聲，也沒有了，只是向下聽着。薛又禮把這層報告過了，又說，這是一段兒女英雄的佳話，有罰就當有賞，所以本人對黃營長另眼相看，要促成一段婚姻，知道李先生和韓樂餘也是好朋友，所以要請你作個月老。李守白聽到這裏，如坐在蒸汽籠子裏一樣，週身大汗直流，臉上鼻子邊兩道斜紋，凹下去多深，苦苦的自己逼出笑容來。向黃種強道：這的確是一件佳話，只可惜我人微言輕。薛又禮不等他下面一句話說了出來，站起來，走上前一步，拍着他的肩膀道：重託你了，那位韓先生，又不是什麼蓋世名流，李先生只是比他小幾歲年紀，談什麼人微言輕？這個月老，不但是要你做，而且一定要你做。

成功，你若是有什麼困難，就請老實的告訴我，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都讓我來解決，有什麼困難嗎？李守白也站了起來，兩手按住了桌沿，看着手在桌上轉了幾轉，就微笑道：困難是沒有，只在危城裏面，恐怕那位韓老先生要認爲議非其時。薛又禮將頭擺着像風車似的，笑道：這絕對不成問題，只要他答應了，就一言爲定，又不是黃營長在這戎馬倥傯之時，要舉行結婚，難道說幾句話，還有什麼議非其時嗎？再說，敵人孤軍深入，沒有得着一點便宜，而且受了黃營長兩次教訓，他們或者相信，我們不是易與的了。現在他只是顧全他們大軍國主義之國家的面子，沒有法子下台，我相信我們再能堅守這城池六七天，他非跟我們議和不可。好在敵人這一批飛機，都給黃營長燬完了，他要調二批飛機來，總還有兩三天，城裏總可過兩天安靜日子，在這安靜的時候，韓老先生還不能稍微放心，把這事情說成嗎？今天街上很安靜的，請李先生馬上就去，我們還等候你的回信啦。李守白對於女子的佔有心，並不比別個男子稍微軟弱，雖是自己已經定了婚，對於小梅是絕了望的了，可是心裏不免成一個幻象，也許日子過長了，會有什麼機會。縱然沒有機會，小梅作一輩子處女，自己老和她作個朋友，這也不壞，於今眼睜睜讓她嫁一個自己認得的人，而且還要自己作媒，將他們介紹成功，這實在是個虐政。薛又禮見他站在桌子邊，有些猶豫的樣子，便問道：李先生，你覺得黃營長配

不過韓家那姑娘嗎？李守白搖着頭，又擺着手道：「呵啲啲！黃營長這樣精明強幹的英武軍人，還不配，要那一種人才配？黃種強笑道：在旁邊只道不敢當。薛又禮道：那末，也許是韓家姑娘，配不上黃營長。李守白還不會開口，黃種強笑着：言重言重！薛又禮用手掀着自己嘴角上的短鬚子尖，笑道：黃營長這樣子，真有些拜倒石榴裙下。李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黃營長是和韓老先生交情深淺，那都是句廢話，依我看來，他和她一定有點默契。黃營長愛那姑娘是個美人，那姑娘也一定愛黃營長是個英雄，哈哈哈哈哈！我的話不會錯的呀。說時，鼓掌大笑。李守白心裏，無論如何，不肯承認小梅和黃種強有愛情，薛又禮所說的這些話，在他認爲可笑，自己却認爲可氣。心想，這是絕對不會有這件事的，但是當了黃營長的面，又怎能說小梅不愛他？果然說出來了，有什麼證據，可以讓人家相信，偏是薛又禮說了不算，還逼着問道：李先生，你看我說的話怎麼樣，你同情不同情呢？說畢望着李守白的臉靜靜他的回話。李守白不是個木頭人，不能人家問到臉上，不回答一個字，便點點頭道：對的，很對的。薛又禮拉了李守白一隻手，同走到外面屋子裏，向他低聲笑道：這位黃營長，實在是想這件事成功，不過當了我的面，不便說出來，君子成人之美，你就和他們辦成功能。李守白心裏恨極了，不知道薛又禮何以要多這一件不相干的事，自己對於這個媒人，無論如何，要敬謝不敏。以前並不會和韓樂餘談

過黃種強一個字，如今突然去和黃種強作媒，不但自己情有所不堪，而且小梅對於自己，尙是藕斷絲連，大可諒解。一聽到自己倒和她作起媒人來，必定大爲詫異，還說不定，她要向那方面去揣測呢。在他如此揣想之下，始終不會給薛又禮一個正確的答覆。薛又禮却接了高師長的電話，有事召見，忽忽的就要走，握着李守白的手道：我不再嘮叨，就重託在你一人身上了。說畢，他並不等客告辭，竟先走了。李守白站在外面屋子裏。人如木雕泥塑的一般，有好久的時間，竟是忘記了動作。黃種強由裏面走出來，笑道，李先生也沒有走。李守白這才醒悟過來，笑道：可不是沒走嗎？我等着黃營長來，還有一句話說。黃種強聽了這話，臉上先就笑了，便道：還有什麼話說呢？兄弟當然是十分心感，他說着這話竟忘了他是穿了軍衣的，兩手拖了拳頭，連連向他拱了幾下。李守白笑道：話是沒有了，我有點小小的要求，要和黃營長先討一杯喜酒喝。黃種強笑道：有有有，你要別的什麼，或者不免發生困難，你要酒喝，這種喝不飽肚皮的東西，城裏還大可以買到，走，我陪你上街去，買兩瓶好酒送你，至於下酒的東西，恐怕是沒有，這個說在先，請你原諒。李守白道：只要有酒就行，學學古人，讀漢書下酒罷。於是跟着黃種強，一同走出司令部來。不多遠的地方，就有一家油鹽雜貨店，不過他的店門雖是打開了，可是留了鋪門板未下，上面貼了一張紙，寫着，本店食物，均已售盡，諸君原諒。黃種強指着字條笑



道：這不用我說，他們代我說了，沒有什麼下酒的哩。李守白懶說得話，只是向他乾笑笑而已。黃種強却是很高興，低聲道：天下事難說，也許我可以和你找出一點下酒的東西來。李守白依然是點了頭乾笑笑，到了店裏，櫃台裏一個人苦着面容相迎道：二位要買什麼？乾笑笑的東西，可是沒有。黃種強道：我正是要買吃的，你們不能沒有。那櫃台裏的人，看到他是個軍官，半鞠着躬道：實在是沒有。黃種強道：你不用爲難，我說出來了，你就有了，難道酒也賣缺了嗎？那人道：這個倒有。黃種強向李守白笑道：我說怎麼樣？你出的這個題目，並難不到我。李守白笑着只是半點了頭。黃種強道：我們沒有帶着打酒的東西來，假使你有整瓶的酒，給我拿兩瓶來。那人答應着，拿出兩瓶酒來，說是只要五毛錢一瓶。黃種強道：這就很奇怪了，什麼東西，都貴出十倍以上的價錢去，怎麼酒不漲價？據我想，這酒就該賣三塊一瓶。那人道：這因爲酒這樣東西沒有人要，空抬高了價錢，有什麼用？黃種強笑道：我預備了十塊錢請客的，結果只用我一塊錢，這客請得不恭敬，我多花幾個錢，你們還買一點下酒的東西給我，好不好？那人皺了眉道：實在沒有，除非是……黃種強道：說罷，有什麼下酒的，我可以多花幾個錢買。那人道：我們家還有幾個醃魚頭，原是不賣的，把那魚頭煎出湯來當鹽水用，也是很好的，你老人家一定要，我就讓兩個魚頭給你。黃種強道：好極了，就賣給我得了。那人進去了許久，提出用索子穿的那

隻乾魚頭來，看去有黃色又有黑色，黃的是醃到了家了，黑的是鹽膩，他提着在手上擺了兩擺。微笑道：在這個日子，有這樣的東西下酒喝，實在是不錯。黃種強也不要他，多說話，就掏出了三塊錢向櫃檯上一板，接過那魚頭，遞到李守白手上，笑道：這樣待月老，是不對的，餘情後感罷。李守白拿了那乾魚頭，恨不得向黃種強劈面摔了過去，只是這種辦法，在禮上說不過去，點着頭道：多謝了，黃營長，你請去治公，我要去先喝三杯了。黃種強笑道：當然的，你喝了酒，借酒蓋臉，和我去作說客的時候，可以不必害臊了。李守白一手提了兩瓶酒，一手提了兩個乾魚頭，踉踉跄跄，走出了店門，也不辨方向，舉步亂走。黃種強和他說了兩句告別的話，他也不曾聽到，邁開大步，只管走去。這個地方，到老鄧那個磨坊去，正是不遠，他心想，有酒不能獨飲，不如到老鄧家去，找着他們郎舅同飲幾杯，大家喝着，就比較有趣味了。於是毫不猶豫，直向老鄧家走來。他的店門是半掩的，只見老鄧伸了大半身子到篩箱裏去，李守白喊了一聲鄧大哥，只見他撲滿了滿身的麵粉，猶如在雪地走回來一般，在篩箱裏退出身子來，他右手拿了櫻毛刷子，左手拿了個洋鐵小簸箕，裏面約摸有半碗帶黑色的麵粉，他看見李守白進來，呵喲了一聲，將東西放下，亂撲着身上的粉。李守白笑道：今天沒事，我來找你弟兄倆喝一鍾，余大哥呢？老鄧道：別提了，這城再要圍上幾天，大家都要餓死了。早幾天，家裏有些麵粉，都讓縣太

爺派人調查得清楚，花錢買去了，我說是不賣的，他們也不理會。這兩天，吃食都貴，只好天天找些麥，熬得吃。兩三天沒有見過青菜的面，很想吃些青菜，乃勝到荒地裏找野菜吃了。喝一鍾，行啦，只是有這好的魚頭，可沒有油煎。說着，將魚頭和酒瓶一齊拿了過去，就昂了頭向屋子裏喊道：孩子他媽，妹夫來了。余氏聽說，三步兩步，搶着出來，向李守白笑道：妹夫，你今天怎麼有功夫？我們幾時能出城去呢？這樣老守着，真是不得了哇。咱們也有兵，爲什麼老關了城，不會殺出去嗎？老鄧道：你知道什麼，除了乳孩子，你還會作飯，把這魚頭拿進去作熟來罷。少說廢話了。余氏是每天要碰他丈夫幾十個釘子的，雖然挨了罵，她並不以爲意，接過酒和魚頭，向廚房裏去了。老鄧把身上麵粉揩抹乾淨了，陪李守白坐着，因皺眉道：本來困守在城裏，終日是等死，人悶得很，喝兩杯解個悶兒也好，管他呢，我們只埋怨娘老子不該把我養活大，一出世，把我們活埋了，也省得受這些氣。這多年來，成天的打仗，士農工商，誰也不能好好作事度命。李守白覺得他說的話，一句也不能安慰自己，和他講出自己心事來，也是枉然，只微微歎着氣，點了兩點頭。不多一會功夫，余氏送出兩雙杯筷，放在矮桌子上，酒瓶開了，拔了塞子，自己傾倒好兩大杯酒。她又端出個粗瓷碟子來，似乎是煎雞蛋。李守白道：你們家裏，居然還找出雞蛋來。老鄧笑道：那裏是雞蛋？請你先嘗一筷子試試。李守白果然夾了一筷子到嘴。

裏去咀嚼，原來是麵粉，粉裏面放了鹽，又放了些野菜，吃到口裏，却也有些鹹味和菜香。老鄧笑道：人家常說，遇到荒年，要吃樹皮草根，現在總算嘗到這個滋味了。李守白端起酒杯來，舉了一舉道：不談這個，我們先喝。說畢，端起酒來一喝，骨都一聲，只這一下，就喝了大半杯下去。老鄧道：呀！李先生原來有這樣好的酒量。李守白拿了酒瓶，又向杯子裏倒着，笑道：不算量，不過高起興來，我就能喝兩鍾。老鄧笑道：不瞞你說，我也好喝兩鍾，只是你們大嫂子不讓我喝。余氏用一個大盤子，盛了一大盤子魚骨頭放到桌上來，笑道：你別胡說，你陪着客喝酒，難道我還不讓你喝嗎？李守白笑道：對了，陪客是應當盡量喝的。他如此說着，舉杯一飲而盡，還向老鄧照了一照杯。老鄧早是想喝，有人這樣鼓勵着，他如何忍耐得住，於是拿了酒杯，兩邊斟酒。痛飲起來。李守白一連喝了三杯，便覺得週身發熱，臉上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樣子的難受，似乎皮膚都緊綳起來，心裏默念，醉是拚了一醉，不要喝得太猛了，於是放下了杯子，兩個指頭，拚了一塊魚骨頭在嘴裏咀嚼。余氏坐在旁邊一張方凳上，兩手抱了膝蓋，只管向他望着。笑向老鄧道：我說孩子他爹，我們妹夫，不要是有什麼心事吧？你看他一時皺了眉毛，一時又微笑着，要不，這酒不用喝了，我燒壺水你們哥兒倆喝着談談天罷。老鄧手拿了酒瓶的頸子，向她瞪眼道：你胡說什麼？在這個危城裏，誰沒有心事，因為有心事，所以我們才要喝酒啦。妹夫，

你別信她，我們喝。於是將杯子裏的酒倒滿了，又用酒瓶子向李守白杯子裏倒去，笑道：喝罷，一醉解千愁。李守白笑着點點頭道：對了，一醉解千愁，假使這個時候，敵人的大炮，向我們這裏落下來……余氏搖手道：喲！妹夫，你怎麼說這個，怪喪氣的老鄧喝下兩杯酒去，臉上紅將起來，左手按了酒杯，右手豎起巴掌向李守白照了兩照，李守白莫明其妙，以為他手裏有什麼花紋，要教人看看，倒放下了酒杯，低頭向他手裏注意。然而一看，並沒有什麼，這不過是他酒後興發，有話表示，充量的發揮，所以這樣伸了巴掌，作出努力的樣子來。他笑道：妹夫，我很贊成你的話，人像彭祖一樣，活到八百歲，也是一死。與其這樣活着受氣受罪，一個大炮彈飛了來，痛痛快快的……余氏突然站起來道：你這還沒灌足了黃湯，先就胡說八道，你也不怕壞了兆應，你這個瘋子，我不愛聽你這些。她帶說帶起身，一賭氣的，走進內室裏去了。李守白兩手四個指頭，撕着魚頭上的骨頭片子，帶了微笑咀嚼着，然而酒在心裏，只管鼓蕩起來，有些按耐不住。老鄧笑道：大妹夫，你的量大概不錯，別信你那蠢大姊的話，我們還是喝我的。他看到李守白杯子裏還有大半杯酒，便將自己的酒杯子，舉了起來，在嘴邊碰了一碰，並不喝下去。這個意思，就是等着李守白同喝。他用手輕輕一拍桌子道：好！我再陪你喝過這一杯，還是你說的對，一醉解千愁。於是端起酒杯子來，刷的一聲，將那大半杯一飲而盡。老鄧拿了

酒瓶子正要向李守白杯子裏再倒，只聽大門卜通推的一下響，余乃勝提一大籃子綠油油的野菜進來，放下野菜籃子嚷起來道：李先生來了。李守白一手扶了酒瓶子，一手按了桌沿，站了起來，向他點了點頭道：你來遲了，得罰你三大杯。他不站起來則已，一站起來之後，心裏碎碎亂跳，眼面前的屋子，彷彿成了波浪中的海船，只管前後左右，幌動不已。好在手是按了桌沿的，自己極力的鎮定着，向着余乃勝道：你喝……不……喝？三大杯。余乃勝見他的身子，前後連擺了幾擺，兩眼裏佈滿了紅絲，談話時，舌頭作捲，口音都聽不出來，便搶上前一步，扶了他道：你的酒，已經夠了吧。李守白用手將他一推，笑道：我夠了，再喝十斤我也不夠。你這人脾氣老不肯改，總是喜歡說話。他雖是推人，一點力氣沒有，不但推不倒人，自己的身體，反而向前一栽。老鄧也站了起來，向前挽着他道：大妹夫，你倒是真醉了。李守白抬起兩手，高舉過頭，連拍了兩下，哈哈大笑道：我醉了，不行了，醉了就行了。余乃勝道：這是什麼話？李守白拿了一杯殘酒，冷不防的，又舉着向口裏一倒。老鄧搶過杯子去時，他已經喝完了。他倒也不以人家爲無禮，在桌上撈了一塊魚頭在手上，笑道：吃罷，三塊錢買兩個乾魚頭吃，多貴的東西，爲什麼不吃呢？不過請我吃兩個乾魚頭，就算運動我，我有點不能承認，新聞記者雖然比和尚還要厲害，是吃十一方的，但是爲了一頓吃就和人家說話，有價值的新聞記者，決不能夠這樣子辦。

口裏說着，人就東倒西歪的向外面走，老鄧拉住他道：李先生，你的酒興發了，在舍下躺一會兒再走，不好嗎？李守白道：我知道我醉了，可是醉了就行了。老鄧向余乃勝道：你看這是什麼話，醉了倒是行了。李守白笑道：可不是嗎？醉了就行了。不醉，就交代不過去，老鄧雖是半拉半攔着他，那裏遮攔得住，他已經走上了大街，手上拿了片魚腮骨，只管向嘴裏塞着吮吸。余乃勝道：李先生，你回去嗎？李守白搖了頭，像風車一般只管向前走着，口裏打着咕嚕道：不……不……不！我到韓家去。黃營長還等我的回話呢。街上行路的人，看到他手上拿了一塊魚骨頭，臉上醉醺醺的，高聲大叫的走路，在這種圍城裏，會有手上拿了魚骨頭的醉人，這不能不說一樁怪事，都把眼睛射到他身上。他只當是不知道，向前直走。余乃勝看了他東倒西歪的樣子，怕他在路上摔倒了，只得緊緊的在後跟隨。走到韓家，門是半虛掩的，他兩手推門而進，門開了，勢子虛了。人向前一栽，摔得週身貼地。韓樂餘在屋子裏頭，聽到外面哄通一下響，不知道傾倒了什麼東西，也就搶着跑了出來。一見是李守白來了，摔在地下，連忙叫着二禿出來，將他攙起，見他口裏酒氣薰人，兩眼發赤，就問道：老賢弟，這個日子你怎麼還能喝得如此酒氣薰天？李守白比了兩隻西服的袖子，高高舉起手來，向他作了一個揖道：小姪有點失儀。韓樂餘皺了眉道：這是誰把你灌得這樣醉。李守白一搶步，走進裏面屋子，這裏有把舊藤椅，是韓樂餘躺着

餐病的，他也一倒，倒在椅上，口裏吟起詩來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韓樂餘一走了進來，見他今天這種情形，是彼此結交以來所未有的事，心中很是奇怪。便道：老賢弟你倒酷有祖風。李守白笑道：當然啦，我叫李守白，就是守着李白那點詩酒風流的情緒，哈哈！小姪，放肆了。說着，站起來，又向韓樂餘拱了拱手。韓樂餘看到他那樣子，知道是醉得厲害，便用手扶了他道：老弟台，你爲什麼這樣大醉一回，有所感動於中吧？李守白笑道：我本楚狂人，長歌笑孔丘。韓樂餘皺了眉道：這個樣子，實在醉得厲害，現在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候，又到那裏去找解酒的東西去，大姑娘你作點開水沖一碗鹽水來，讓他喝喝罷。小梅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正有些發悶，雖然聽到外面一陣亂，這也不過是李守白摔了一交，沒有多大關係，有人將他扶到屋子裏去了，這也就不必再去過問。後來聽到李守白說酒話，才知道他醉了。這時父親一叫，她不忍再不出來，先且不沖鹽水，到外面來看看是什麼情形。那李守白臉上，由酒醉的紅色，變了蒼白色，他依然還苦掙扎着，放出笑容來，及至看到小梅走出。他站起身，向她點了個頭，微笑着，正有一句話要說出來，忽然哇的一聲咳嗽着，嘴裏有樣東西，容納不住，向外面吐了出來。韓樂餘低頭看時，却是一攤鮮紅的血，唵了一聲。李守白問道：怎麼了？怎麼了？小梅看到，也叫着向後一退。可是李守白並不難過，却哈哈



大笑起來，他這個笑，是何原由，容在下回交代。

第二十一回 舉措乖張雄心原有託 神情恍惚愁態豈無愁

上回說到李守白吐出一口鮮血來，他倒哈哈大笑，所有在面前的人，未免都駭異起來。小梅望了韓樂餘道：李先生不要是傷了酒了吧？韓樂餘道：誰知道哇？連忙搶上前。將李守白攙着問道：老弟台，你怎麼了？李守白定了定神，笑道：沒事，喝了酒，走了兩步急路罷了。見紅，這是好兆頭，喜事……說到這裏，他又接連的咳嗽了兩聲，嗓子裏咕嚕一響，又向地面吐出一口鮮血。韓樂餘看了他這樣子，正不知如何是好，大門一推，兩個壯漢，搶了進來，形色慌張，也是喘息未定。第一個韓樂餘認得，乃是余乃勝，到這裏來過一次的，便問他道：大哥，你來了正好，你這令親，不知爲了什麼，進門就摔倒在地，而且口吐鮮血，你看這地下。李守白向余乃勝道：你來得好，幫我一個忙，你和鄧大哥把我扶到寓所裏去，我若是死了，也有個地方安身，余乃勝道：不吧，你不如到我姊夫家裏去。李守白本是半側了身子，坐在籐椅上的，聽了這話，就搖搖擺擺的站立起來道：你們那兒，也不能算是我的家呀，你若不扶我，我就自己走了回去。說畢，脚步一抬，身子向後一仰，人反是倒着坐下去了。小梅看了他這情形，不明原因何在，急得兩隻圓眼珠子，只管向了李守白發呆。韓樂餘道：守白，你就是不願意在我這裏，到令親

那裏去也不壞，因爲你這種病，要好好修養，非要人伺候不可。李守白強笑道：沒關係，我非一個人靜養不可，還是回寓所去的好，說着，皺了眉向余乃勝道：你幫着我一點呀。老鄧便道：既是李先生一定要回去，我們要勉強他到別處去，他心裏也不會舒服的，我看就不如依了他的話，把他送回去。乃勝，你在李先生寓所裏，伺候他兩天，也沒有什麼，反正你住在我這裏，也是閃着啦。余乃勝道：交朋友，不在這個年頭交，什麼時候交呢？就是那樣子辦罷。我跟他去，我們就向韓老先生借這椅子用一用，我們兩個人把他抬了走，你看好不好？韓樂餘道：自然是抬了去，你兩位若是抬不動，我還有個伙計，可以幫你們的忙。一言未了，二禿早是把兩隻袖子一捲，彎腰上前，要替他們同抬。韓樂餘道：你就同去罷，若是李先生要你在那兒照應，你就暫不用回來。二禿答應着，於是和余鄧二人，抬了這把藤椅子，一同出大門去。李守白躺在藤椅上，雖然有些頭暈眼花，可是心裏却很清楚，知道他們這樣抬着出門，未免有點招搖過市，不過他另一個感想，這樣抬着在大街上走，病了乃是公開的事，可以有人證明不是假裝的了，李守白讓人抬走了，小梅却皺了眉向父親道：你看這事奇怪不奇怪？像李先生那樣勤苦耐勞的人，到了現在，他會喝得這樣酒醉糊塗，他又說什麼喜事，有什麼喜事呢？韓樂餘道：喝醉了酒的人，總是信口胡亂的，他說的話，有什麼根據？小梅回想，他喝得那副情形，大概也是不

由心之言，不足介意，低頭看到地上兩塊血跡，還是濕黏黏的，就用簸箕盛了一些乾土來，將血跡掩了，在門角落裏抽出一把短掃帚，便要轉身來掃，只她這樣手一扶門的時候，却見黃種強兩手插在制服的褲袋裏，在門外大路上徘徊着。小梅便點點頭向他笑道：黃營長，你不進來坐坐。奇怪！黃種強當她如此一招呼之後，臉上忽然飛起了一層紅暈，笑道：老先生在家嗎？我是到這街上來訪一個朋友，順便由這門口過的小梅道：家父在家的，請進來罷。黃種強笑着，走一步又停一步的，到了大門裏邊，先叫了一聲韓先生。韓樂餘聽了是黃種強的聲音，便笑着迎上前來道：貴公忙呀，兩天不見。黃種強道：不要提，幾乎不得見面了。他口裏說了這句話，眼睛可看着韓樂餘的臉上，以爲他必定知道自已這回出城襲擊飛機的一場大功，因爲李守白來說媒的話，這是必須誇耀的一件事。可是韓樂餘並沒有領會の意味，很驚訝的道：怎麼着？又有什麼激烈的戰事嗎？黃種強說着話，走進屋子來，見地下撒下兩塊浮土，便坐下問道：老先生胃口不大好嗎？韓樂餘望了地上道：這是那位李守白先生喝醉了酒，在這裏吐的，還有兩口鮮紅的血呢。黃種強立刻把談話的目標移轉了，驚問道：什麼？他吐血了。韓樂餘道：是的，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喝得醉氣薰薰，一進我的大門，人就向前一栽，扶起來說了幾句醉話，就連吐了幾口血，他又不肯在這裏休養，找了三個人，用一張籐椅子，把他抬回寓所去。

黃種強聽了這話，就斷定李守白一場大醉，把作媒的這一件大事，完全就誤了，若說這就誤的責任，似乎也不能讓李守白一個人去負，自己爲什麼一時高興，送他兩瓶酒和兩個乾魚頭呢？他既醉得病了，也許一兩天不會好，這個大紅媒，一定放在他身上的話，只好展期兩三天了。他如此沉默想着的時候，小梅手上拿了掃帚簸箕進來，低了頭將地面上的浮土掃去，黃種強側了眼看着她，見她那伸出來的手臂，像圓藕一般，心裏可就想着，一個軍人的妻子，應該是像她這樣康健的，可是他向小梅看的時候，又看到韓樂餘也很靜默的出神，恐怕會讓人看破態度來，便笑道：我那本日記，老先生都看過了嗎？韓樂餘拱拱手道：佩服佩服！這是兩年的日記，一天也不間斷，非有恆心的人，幹不出來。有些時候，在工夫極忙的日子，也是照樣的記，而且記得那樣詳細，他這裏誇獎着黃種強的著作，黃種強可看了小梅拿着掃帚簸箕出了神，看她那後影，雖是很健壯，却並不粗笨。是在這樣逃難的時候，她腦後梳的雙髻，光圓兩個，一根頭髮不亂，雙髻高高的懸着，露出她那後頸頸子來，頸頸子上有許多稀鬆柔軟的短髮苗，只有幾分長，表示着那處女美。他想着這個女子，完全是靠着天然風致見勝，別有令人可愛之處，心裏如此想着，耳朵裏彷彿聽到韓樂餘在和他說話，有了這個感想，立刻想着人家在說話，如何不理人家，倒偷看人家的姑娘呢？立刻回轉臉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先向他

答應一個是字，韓樂餘的話不會間斷，正說着，黃營長是個乃文乃武的人，可以說膽大如虎，心細於髮的了，黃種強依然沒有把話聽出個頭緒來，他的口裏，還是受着以前腦筋的命令，繼續着道：是的，把這兩個是的說出來了之後，他忽然記起剛才韓樂餘所說，乃是誇獎自己的話，自己不好好歹，怎好一味的只管答應是呢？於是連忙要更正自己的話，可是在他那更正的話，還不會說出來以前，韓樂餘也改談別的了，他道：這日記上所記的幾段戰事，像真的一樣，他只說到這句，黃種強的更正話，却說了出來，乃是不懂得什麼，那不過是胡鬧而已。這句話，好像說那當年打仗的人，不懂得什麼，乃是胡鬧而已，這話竟是越說越遠了，一個作營長的人，怎麼連話也不會說，當了人問話只是胡扯一陣，更正的話錯了，不能再去更正那更正的話，一直讓話錯了，不去更正，也覺得自己太麻木，因之抬起手來，只管搔着自己的短頭髮，而且還不住的放出微笑來。韓樂餘見他言語顛倒，手脚又不知所措，也很引為怪，可是彼此交情甚淺，這話也就不能追着去問人家，便道：今天很好呵，敵人的飛機，竟是不會來。黃種強一想，這可奇怪，連自己衝鋒陷陣，焚燬敵人飛機的那一樁大功勞，他怎麼會不知道？轉身一想，這也難怪他不知道了，自己回城之後，並不會和韓氏父女談過，他們和軍界又隔絕着，那裏會知道自己立了那場大功呢？便笑道：老先生原來還不知道：這是區區一件功勞呀。於是

從高師長派他出城說起，到坐飛機回來止，口講指畫，說得津津有味。在他自己說着，倒沒有什麼感覺，可是韓樂餘就奇怪得很，剛才他和我答話，那樣子腳不知所措，怎麼這個時候，說得頭頭是道。心裏如此想著，就不住的用眼睛向黃種強週身上下打量着，黃種強講得嘴溜，只管向下說去，及至看到韓樂餘向自己身上看來，心裏忽然一驚，莫非自己的話，說得有些涉於誇張了，於是突然將談話停止。向韓樂餘道：老先生，你看怎麼樣？覺得我這話有些像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太玄妙了嗎？韓樂餘還不會答出來，小梅靠了門框站定，虛虛的抬起一隻腳來，接着說道：我正聽得有味呢。黃營長，你怎麼不說了？黃種強心裏想着，若再向下說，便是薛司令請李守白作媒的，那一段故事，如何能說呢？因笑道：飛機被我押進了城，就了事，以後就是高師長高興，給我三天假，再以後就是專誠到府上來拜訪，這可用不着我說了。小梅道：黃營長不是說到這條街上來拜訪一個朋友的嗎？黃種強想起來了，自己和小梅說的第一句話，乃是到這條街上來拜訪一個朋友，而今怎麼說專誠到韓府來拜會呢？笑道：對了，這是我省了一句話，原是我到這條街上來看一位朋友，順道再到府上來的。話是解釋過去了，可是自己的面孔，立刻就紅了起來。小梅看他忽然有了難為情的樣子，倒有些不解，望了他不住的轉了她那圓眼珠子。黃種強一看韓氏父女的樣子，知道自己是完全誤會害臊，人家並未知道

有議婚這件事呢。頃刻之間，想不出別的話來說，還是看到地上那兩塊灰跡，想起李守白吐血的事來了，便道：在今天早上我們還在一處的，怎麼不多久的功夫，就得了這樣重的毛病？小梅道：是喝酒喝得過分了，不是什麼病，據我看一個人喝酒，不會喝成這個樣子的。也不知那種全無心肝的人，到了這種日子，還死命勸朋友喝酒，把他灌醉了。黃種強又紅了臉，勉強笑道：也許是他自己喝成這種樣子的。說着，站起身來，伸了半個懶腰，笑道：我倒要去看看他，韓樂餘道：這樣說起來，黃營長和李先生的交情，却是很不錯啦。黃種強笑道：我們當軍人的人，真可以適用那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什麼人要交朋友，也可以交得成功，李先生爲人很好，精明之中，帶有三分渾厚。小梅聽了這話，也不知是何原故，却情不自禁歎了兩口氣。黃種強倒有些莫明其妙，說李守白人很好，爲什麼她倒歎上兩口氣，莫非她不滿意於李守白之爲人嗎？便笑道：我和他還是初交，據我看，爲人不壞，不過吃新聞飯的人，大概世故很深？他覺得這樣說着，很足以自圓其說，就是小梅不滿意的話，這也很可以算是附和她了。小梅原靠着門框站着，這時走了過來，很誠懇的樣子向他道：不，他爲人很忠厚，不會什麼油腔滑調，油頭滑腦的，不信，請你問我父親一點不會錯的。爹，我不說的是真話嗎？韓樂餘用手摸着鬍子，點了點頭，這倒是真話。黃種強心想，這倒大冤而特冤，我何嘗說李守白是個壞人，因爲韓姑娘歎



了口氣，我才這樣附和的，不料這種附和，倒是誤了事了。便笑道：用不着證明，我很相信他的，他口裏說着話，不知不覺的，自己又坐了下來。小梅聽了他說，要去看看李守白的病，倒是很贊成，現在他又坐下來，似乎是不想去了，便故意將話提起來道：一個人害病，那就是不幸，若是在客邊害病，更是不幸，黃種強道：這還不算苦，我們當軍的人，若是在前線上害了病，那才是眞苦啦。我那日記本子上，也會記過兩段害病的事，老先生你看到了沒有？韓樂餘道：我看到了，寫得很沉痛。黃種強將右腿架在左腿上，兩手抱了膝蓋，身子微微向後仰着，顯出很自在的樣子，那情形他又不想走了。小梅心想，一個當軍人的人，怎麼這樣言行沒準，便突然掉過臉去，向韓樂餘道：二禿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我要找個醫生給李先生看看才好，這縣城裏總還有醫生沒有走的吧？黃種強突然站起身來，哦了一聲，笑道：我說去探望李先生的病的，說着話，又把這事忘了。我這就去，醫生恐怕不一定找得着，不過我們軍營裏，有的是軍醫官，介紹一個人去看看就是了。他說話的時候，隨取下了軍帽，拿在手上當扇子搖着，這時一面向外走。一面還搖着那帽子，可是當他走出了大門口二三十步以後，立刻覺得頭上有些空虛，感覺到自己沒有戴帽子，突然的向屋子裏走來，韓樂餘將他送到大門口，也就回身轉來了，聽到身後皮靴響聲，轉過臉來，見黃種強又忽忽回來，似乎是去了什麼東西似的，便

道：黃營長丟了什麼了？黃種強將右手一舉，正待說丟了帽子，然而手上正拿着帽子啦，於是站住脚，作個疑神想一想的樣子，笑道：我沒有丟什麼，想起來了，在身上帶着呢。說畢，笑了一笑，依然走了。小梅站在父親身後，微笑道：這個黃營長，今天也是喝醉了酒嗎？怎麼這樣說話顛三倒四？韓樂餘笑道：不是的，我到看出來了，他不是說，立了一場大功勞嗎？當然他要得獎賞的，除了升官，而外，恐怕還要得錢，一個平常中國人的思想，不過是升官發財，他現在可以升官，又可以發財，自然得意忘形了。小梅道：這個人頭兩次來，說話都很有條理，怎麼今天變了樣子？照說，腦筋清楚的人，應該經得住事情，爲什麼有了升官的消息，還沒有升上來，先就自己搗亂起來呢？韓樂餘笑道：這在心理學上，叫做變態的心理，告訴你，你也不懂，那幾天飛機擲炸彈擲得厲害，你不也是嚇得生氣，說是要自殺嗎？那也是變態的心理。小梅搖搖頭道：我一個沒進過學堂的人，動不動，你就和我談這些學問，我那裏知道？說着，她抬頭看看窗外的日影子，便道：該去作吃的了，昨天晚上，李先生給我們送來的那幾升小米，還沒有動它呢。說着，走出屋子去，韓樂餘一人在屋子裏，想起來也是納悶。黃營長今天爲什麼那樣精神錯亂了？打仗已是夠刺激人的，像他只帶一連騎兵去衝鋒陷陣，更是容易受那重大的刺激。他必是受着刺激過深了，正如此想着。小梅手上拿了一把鐵勺子跑了過來，笑道：爹，我想起來了，剛

才李先生那樣說酒話，也是心理變態吧。韓樂餘道：你怎麼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起來？小梅道：我一邊作飯，一邊想着，就想到這事上來了。韓樂餘笑道：你明明知道他說酒話，怎麼說是心理變態？小梅猜着不對，笑着去了。她一人仔廚房裏扇火煮小米粥，火上來了，就搬個小橈子，遠遠的對了爐子坐着。心想，幸是李守白昨晚送幾升小米來了，若是沒有這幾升小米，今天到那裏去找東西吃？這個人究竟是不错，不過他以前很想和我家提親的，爲什麼他從中又和那個飯店裏的姑娘，打得火熱，倒和她定了親哩？這樣看起來，人心真是靠不住，想到這裏，也不知道自己一股怨氣從何而來，立刻把脚在地上連連頓了幾下。心裏可就念着，我不和他來往了，我不理他了，越想越生氣，越生氣還越想，想到最難堪的時候，索興把這條小橈子一移，移着靠了一張大方橈子，自己就用兩隻手伏在方橈子上，蒙了自己的頭，睡着覺去沉沉的想。她這樣想着，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聞到了一股焦糊氣，猛然抬頭一看，糟了，這焦糊氣係由煮粥的砂鍋裏發生出來的，一定是乾了水了，連忙揭開鍋蓋一看，小米粥已成了小米飯，而且燒黃了大半邊，這不用得說，這鍋粥是不能吃了。但是李守白送來的，也不過三升多小米，一次煮的米，大概不到半升，一天吃兩餐，也只能吃三四天。現在燒焦了這鍋米，就去了存糧八分之一了，這三天可以從從容容過度去，三天以後，却又當怎辦？好在這是燒糊

了，至多是味有點苦，氣味有些觸鼻了，決不是什麼毒物，若是拋棄了，也許是縮短了半天的壽命，餓死得更要快了。她這樣想着，就舀了一瓢凉水向砂鍋裏一倒，再用筷子在乾粥裏面一攪，至於能吃不不能吃，她也就不管了。到了吃飯的時候，盛了出來，却是又紅又黃又黑的水汁，明知是父親會說話的，端了一碗，送到父親面前，先笑道：你別罵我，煮粥的時候，我在想心事，沒有把火照應得好，把粥燒糊了。韓樂餘一看稀飯皺了眉道：怎麼弄成這個樣子，你在想什麼心事，小梅道：我……我……說着，一笑道：你管我想什麼心事，反正是想心事就得了。韓樂餘望了她一下，也就不說什麼，這時候吃飯，沒有什麼菜，也就用不着桌子，父女二人，各拿了一碗粥，坐在矮櫈上喝。每人手上，雖也拿了一雙筷子，却是並沒有用處，只是空拿着而已。正喝着，二禿笑嘻嘻的跑進屋子來，搖頭擺腦的道：這事有趣有趣。韓樂餘道：什麼事那樣有趣？二禿望了小梅笑道：大姑娘在這裏，我不說，說了她會怪我的。小梅瞪了眼道：什麼事鬼頭鬼腦的，有話就說罷。二禿站着，向她呆望了一下，笑道：只要你不要怪我，我就說了。老先生，你可知道那黃營長，爲什麼老到我們這兒來，說起來也真妙，他爲了我們大姑娘，還幾乎送了性命哩？小梅坐在矮櫈上喝粥的，這時突然站立起來，臉一紅，將筷子碗使勁一擲，放在桌子上，卜篤一下響，罵道：你這小子，胡說八道。二禿被她一罵，罵得無精帶彩，立刻將頭垂在肩上，向後退了

一步，緩緩的道：我有言在先，我說了你可不能罵我，你讓我說我才說，怎麼我說了，又罵起我來了呢？韓樂餘向小梅道：他是不會造謠言的人，說出此話，必定有些原因，你可以讓他說完了再罵他。二禿一伸頸，禿子道：我那有那末賤骨頭，說完了，還是要罵我的，我說作什麼？我有那樣愛說話嗎？韓樂餘道：你實說罷，不罵你就是了，若是有什麼亂子，我們知道了，也好早早提防一二。二禿笑道：這是喜事呀，有什麼亂子呢？說着，可就偷看了小梅一眼，韓樂餘道：我既然讓你說，你就說，當然不會錯事。二禿道：剛才黃營長去看李先生的病，大家談起來，我纔明白，前天黃營長送咱們家兩口袋米，想和咱們成親戚，可是這兩口袋米也沒有送到，在路上讓老百姓抄去了。高師長知道了這件事，很不答應，照軍法說，要治死罪呢。後來也不知道怎麼說好了，高師長不殺他了，讓他出城去帶罪立功。他只帶了一連騎兵出城，把敵人的飛機都燒了。騎兵出去了，不能回來，投別個主兒去了。他就駕了一架小飛機回來。這裏的薛司令，高興得了不得，知道李先生和咱們熟，就要李先生作媒，把咱們……說着，又看了小梅，把話停止了。小梅聽到這裏，竟是不生二禿的氣，倒是呆望着他，韓樂餘望了他問道：你說的都是真話嗎？二禿道：老先生，你說什麼話，難道我有那樣大的膽。這樣的事，我也敢撒謊胡說。韓樂餘道：這就怪了，怎麼要李先生來作媒，李先生到這裏來，却是一字不提呢？二禿道：那李先生不有一

個親戚叫余乃勝嗎？那人喜歡說話，他把我拉到一邊，私下對我說，李先生不大願意做這個媒，所以他拿了酒瓶，到他們家先喝了一頓，喝醉了，才到我們家來。據說，在他們那兒，還說了好些個酒話，倒似乎有心喝醉來似的。韓樂餘手摸了鬍子，點了幾點頭。因問道：黃營長對你說了什麼話？二禿道：黃營長沒有對我說什麼，是他和李先生兩個同事說的話，我在屋子外面聽見的，他還想託那兩個人到咱們家來作媒人呢。韓樂餘的眼光，也不看着那一方面，依然用手摸了鬍子道：照理說，有這樣一個爲國盡力的軍人作女婿，我們是沒有什麼話說，但是我和他總還算是初交，在這個日子，城池危急，也不是提親的時候，他真要是請人來作媒的話，我就用這話來先應付吧？他這樣自言自語的，分明就是問小梅的話，小梅是個如何玲瓏的姑娘，那有不懂之理，就答道：誰說不是呢。說了這五個字，她也走到廚房裏去，兩手抱了膝蓋，在小凳上坐着，直到天色昏黑，她也不會移動一下。這天並沒有聽到什麼鎗炮聲，她也不受外界什麼驚動，靜悄悄的在廚房裏坐定，這一程子，在鐵山縣裏的老百姓，總怕睡夢中敵人打來一炮，無從躲起，所以大家到了夜幕一張，就都縮到地洞裏去。這個時候，韓樂餘還不見小梅出來，心裏有些奇怪，就到廚房裏來喊她。小梅道：你找喝水嗎？韓樂餘道：我不要喝水，這大半天，我不曾看到你出來，我要看看你在作什麼呢？小梅道：我什麼也沒有作，我在這裏

坐着。韓樂餘道：天黑了，我們應該下洞去了，回頭炮聲一響，又要慌裏慌張的跑，倒不如先下洞去。小梅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道：呵！我真坐得久了，蠟燭在那裏，還有嗎？韓樂餘道：這個天天歸你管的，你怎樣來問我？小梅道：對了，前天買的，還有好幾根呢。她說着話，到外邊屋子裏去摸索了許久。韓樂餘道：怎麼樣？還沒有把蠟燭找出來嗎？小梅道：還沒有找着洋火呢。韓樂餘道：你手裏搖得希瑟瑟作響的，那不是洋火盒子是什麼。小梅笑道：呵呀，是的，我心裏正這樣想着，一大滿盒洋火那裏去了，怎麼只剩這個呢。心裏只管想着那盒滿滿的洋火，手裏拿着這盒淺淺的洋火，搖雖是搖着，我就不留神了。說時，她擦火柴，將蠟燭點上，韓樂餘看着她臉上，還帶有難爲情的樣子呢。他一想，女兒家提到婚姻的事，總是有些害臊的，這也就不必去理會她了。小梅手拿了蠟燭，引着韓樂餘下洞去，這個地洞，拿了兩床鋪蓋，是沒有別的重要東西的，不過他父女爲了消磨時間起見，也帶有書本和作針線的工具在內，到了這洞裏，是沒有法子說什麼男女之別的了，所以父女倆睡在洞裏邊，二禿睡在靠邊洞口的地方。這一枝蠟燭，放在一個矮的長方凳子上，放在鋪蓋當中，韓樂餘就捧了一本書，閉着眼睛看。小梅拿了一隻破線襪子，也斜躺着縫底片，可是她只縫了幾針，就把針線放下。兩手抱在懷裏，只管睜了眼睛躺着。韓樂餘道：你若是睡不着，可以到洞外去玩玩。小梅並不理會，依然抱了兩手，

那裏躺着，隨手任小藤篋裏摸起了一把小剪刀，又摸着一塊布，就對了燈，將這塊布剪得成了一條一條的。韓樂餘卻聽到剪刀響聲，抬頭一看，笑道：你是怎麼了？把一塊好好的襪底，剪得這樣粉碎。小梅低頭一看，可不就是一隻襪底嗎？笑道：我只當是一塊碎布呢。韓樂餘道：就是一塊碎布，你也不該剪了它。小梅笑着，放下剪刀，緊皺兩道眉毛。也不知爲了什麼，只是看了那燭花出神。韓樂餘正看了書，却沒有留意她，她悶坐了一會，又忍耐不住了。却拿了那碎布條子，去擗弄那燭花，弄得那燭光望下一沉，幾乎要滅下去。韓樂餘放下書，喝了一聲道：你怎麼了？你躺得住就躺下，躺不住，可以出去，爲什麼老是這樣動手動脚的。小梅放了布條，笑着爬出洞去。這個時候月色未上，外面是黑沉沉的，在院子裏站了一會，看了天上幾顆閃爍不定的明星，心裏便想着，這幾顆星，在安樂窩住着，也是看見的，還是這個樣子。星光在這裏照見我，當然也照見安樂窩，現在，可不知道安樂窩是個什麼情形了。真想不到我會跑到鐵山縣城裏來躲難，更也想不到在這個圍城裏，會遇到李守白。但是李守白糊裏糊塗的又會在安樂窩和孟家的女孩定了親，那個女孩子，現在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也許會讓鎗砲打死了，這可胡說，人家和我無冤無仇，我爲什麼咒人家呢？這星光當然也照着她，不知道她可知道有人在想她，又有人在咒她。李守白現在一定是後悔，若不後悔，姓黃的要他作媒，他爲



什麼故意喝醉酒來，把這事躲開呢？說到那個姓黃的，當然也不能說是壞，看那樣子，也是個很爽直的人，雖是個武人，倒也不像別的武人那樣子粗魯，可是究竟不過和他只見過幾面，知道他這個人，到底是個什麼脾氣，我父親第一次少不得是推辭的，看推辭以後，他怎麼樣說，若是他還要託人來說，恐怕父親會答應的。父親說過好幾回了，他這個人總算是文武全才，有文武全才的人不要，還要找怎樣的姑爺，這話又說回來了。一個當營長的人，難道還沒有討家眷，我們在這圍城裏，又不能知道他的家事，如何可以糊裏糊塗，答應他的婚事，這話又說回來了，李守白到安樂窩去的時候，我們不也是初見嗎？不也是不知道他的家事嗎？怎麼那個時候，我就有心嫁他呢？她翻來覆去的在這裏想着，韓樂餘見她一出洞老不進來，便喊道：小梅呢，叫你出來，你不出來，出來了，又不進去。過一會，大炮一下響，我看你來得及躲，來不及躲。小梅道：洞裏悶得很，我在這裏站一會兒。韓樂餘道：外面露水很重，仔細招了涼，進去罷，也不管她肯不肯。勉強把她拉進地洞去，小梅躺在鋪蓋上，撇了嘴道：人家不願進來，一定把人家拖進來。韓樂餘望了她，只是笑。心裏可想着，人家都以爲你該出嫁了，你還是這種小孩兒樣子。小梅一人悶悶不樂的躺着，無聊得很，又在藤篋裏取出剪刀碎布，在燈下悶悶的剪着，剪成了小條子，還是向燭頭上去燒，這半撇殘燭，被她再四的盤弄着，站立不住，就向下一倒，

帶着光燄滾了幾滾，正好滾在韓樂餘看的那本書上，立刻火勢熊熊燃燒起來，滿洞都是紅光，小梅這真有些受驚了，便大聲喊叫起了火，只這一喊，便成就了百年的良緣，要知是何緣故，下回交代。

上海新開路卡德路口

# 申新綢布染廠

本廠特聘技師專染各種綢緞呢絨嗶嘰布疋還覆衣片整色更新色彩鮮豔諸凡一應最新發明之永不退色以及絲綢漂白爲本廠之特色凡遇有久滌轉黃之綢衣一經本廠科學精漂還白如新對於質料毫無損傷出貨迅速指期不誤價目克己與衆不同倘蒙各界士女光顧竭誠歡迎

本主人謹白

# 天綸綢緞局

上海南京路畫錦里轉角

是供給大宗國貨服料的新商店

新穎綢緞，

絲毛織品，

貨色齊備，

花樣新奇，

定價低廉，招待誠摯，

如蒙賜顧定能使君十分滿意！

電話 九四四五九

## 第二十二回 喜訊促嬌啼悲從何起 俠心分救藥憤有自來

却說小梅在地洞裏燒弄布條，不覺燃燒着布被書本，立刻滿洞都是紅光，她就大聲喊起失火來。這個時候，正值城裏警備司令部的巡邏隊，由門口經過，聽到這種呼喊之聲，在戒嚴的時候，當然是不許可的，大家就破門而入。所幸韓樂餘多幾歲年紀，作事都比較的鎮靜，看到洞裏火光，是由一根洋燭，一本舊書上發生的，照着那釜底抽薪的辦法說起來，當然是把洋燭和書本的火撲滅，自然比去找了水再來澆潑，比較容易，所以他拿起手邊的被褥，展將開來，就向火上一撲，洞裏地方很小，看去滿洞是火，其實不過是這一點火苗，當被褥壓下去，將火燄蓋了，立刻全洞漆黑，也沒有其它的紅光了，火是滅了，然而滿洞的烟霧，却是薰得人不能忍受，因之在洞裏的三個人，都一同跑了出來。當他們跑出來的時候，恰是巡邏隊衝進屋來的時候，巡邏隊看到他們三人形色蒼皇站在洞口，一個隊長上前喝道：「呸！你們是瘋了嗎？這樣戒嚴的時候，你們在家裏大驚小怪的喊起來，倘若發生了什麼誤會，讓那個來負這種責任？小梅知道自己惹了禍事，不敢作聲，嚇得倒退了兩步。韓樂餘也覺這事有些嚴重，不能胡亂答應，便迎向前道：倒並不是我們大驚小怪，剛才我們在地洞裏，倒了一枝洋

蠟燭，將書本子燒着了，小孩子不懂得什麼，所以亂嚷起來，其實沒有多大的事。那個隊長冷笑道：『有多大的事，你倒推得乾淨，若是惹出了事來，我們這巡邏隊是幹什麼的？對不起，請你跟着我，一路到司令部去回話。』小梅聽到要帶父親到司令部去，便挺身迎上前道：『事情是我作的，怎麼帶我父親到司令部去，有什麼話，讓我去回罷。』走，我和你們一塊兒去。韓樂餘道：『胡鬧！你以為到司令部去說話，也像在家裏一樣。可以隨便胡扯的嗎？你好好在家裏坐着，讓我去罷。』小梅道：『是我作的事，為什麼要你去，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做錯了事，還要父親代我受過。他父女兩個如此爭着要去，倒把個要帶人的隊長爲難起來，覺得這父女兩個，並不是壞人，可是自己帶了一隊弟兄，若是不帶人去的話，作了一個勢子在先，又怕交不了公事，便道：『就是到司令部去，也沒有多大的事，不過要你們去問幾句話就是了。』小梅道：『既然是不過問幾句話，我更可以去，爹，你還是讓我去罷，說着話，她竟自在前面走着。』韓樂餘看了姑娘在前面走着，自己不能倒在家裏不動，也只好緊緊跟隨在後面，同向大街上走。這巡邏隊因他父女兩人，很慷慨的在前面走，大家就用不着怎樣的嚴重監視，讓他父女二人在前，大家簇擁着在後隨了來。到了司令部，將他父女二人，安頓在候傳室。這隊長自己去見軍法處長。當這隊長報告的時候，恰好警備司令薛又禮在座，便道：『這個女孩子，倒也是個難得的人，把她』

先傳來，我當面問她的話。一個小姑娘們，有多大的胆子，你們可別用言語嚇了她。隊長見司令都是如此垂青，當然他也要加倍的小心。他到了候傳室，向韓樂餘笑道：我說了你不害怕不是？我們司令，聽說你的姑娘，有這樣大的胆子，敢代父親認罪，司令倒要見見她，我先帶她去。韓樂餘聽說司令要先見姑娘，倒不明他是何用意，便站起來道：我同着去，行不行？隊長道：這個我不敢答應，要等我先去問上一問。小梅道：你也太小心了，人家一個大司令，堂堂正正傳我去問話，料着也不會把我吃下去，就算我有什麼大罪，也要問個清楚，再辦我的罪，她一面說着，一面就向外走着。韓樂餘既不能攔阻，也不敢跟了去，只好昂了頭向屋子外面望着。小梅跟了那隊長，一直走到薛又禮的辦公屋子裏來，只見一個四十上下的軍官，坐在辦公桌邊，正正端端的挺了胸脯子望着人。小梅走進門，站定了脚，向着上面從容一個鞠躬，她心裏很有把握，覺得這樣的事情，不會犯什麼大罪的，自己要沉住氣，不要糊塗亂說，倒反而壞了事。因為如此，所以她在一個鞠躬之後，便沉默着站在那裏，靜等那軍官問話。那軍官便是薛又禮，老早是雙目炯炯望了她進來，心裏想着，或者是個很蠻橫的女子，及至她進來以後，看到是個很清秀的女子，便覺有點奇怪，再看到她的是彬彬有禮的樣子，就向着她欠了一欠身子，表示並不坦然受着她這一鞠躬。等她站定了，便問道：你姓什麼？小梅道：我姓韓。薛又禮道：你多

大歲數？小梅道：我十六歲。薛又禮道：啊！你十六歲，城裏城外這樣天天打仗，你不害怕嗎？小梅道：雪怕  
是害怕的，但是沒有法子。薛又禮點了點頭道：這是實話，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小梅道：家裏只有一  
個父親，我們原是安樂窩的人，到鐵山城裏來逃難的。薛又禮聽了這話，倒不覺吃了一驚，身子突然  
向上一冲，因道：什麼？你是客邊人，你父親叫韓樂餘嗎？小梅道：是的，這位軍官認得他嗎？薛又禮定了  
定神，用手摸了鬍子，微笑道：我不認得他，我提一個人，你認識不認識？他的名字叫黃種強，小梅連點  
着頭說，認得的，認得的。薛又禮依然很從容的，用手擰着那尖角鬍子，靜默了一會，微笑着問道：你看  
他爲人怎麼樣？小梅一想，這可怪了，這位軍官，傳我來問話，是爲了我在家裏有大驚小怪的舉動，現  
在丟了那件事不問，只管說這些不相干的話，這是什麼意思，心裏如此想着，口裏答覆出來，不免慢  
一點，似乎有點考慮的樣子。薛又禮笑道：他是個忠於國家，勇於打仗的軍官，你們當然知道。小梅對  
於這樣的稱贊，却是不能贊一詞，手扶了衣領，低了頭不作聲。薛又禮道：黃營長和你父親，是很熟的  
朋友嗎？小梅低了頭，微微的搖着低聲道：也不算怎樣熟。薛又禮道：你怎麼對於他一點批評都沒有？  
你到底看他爲人如何？小梅道：他是我父親的朋友，我那裏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薛又禮道：一個人  
是好人或者是壞人，各人總有各人的看法，你雖然不認識他，據你看來，他究竟是好人呢？或者是壞

人呢？小梅道：我也不大和他見面，看不出來。薛又禮說了半天，竟是探不着她一點口風，便微笑道：我可以回去，我有什麼話，再和你父親說罷。薛又禮旁邊，站着兩個隨從兵，就向他們道：將這位姑娘，好好的送回家去，她的老太爺在外面，可以把他請進來，我有幾句話要和他說。兩個隨從兵答應着，走上前向小梅笑道：我們司令請你出去，小梅這才知道上面坐的這個人，就是薛司令，司令這個名詞，在耳朵裏聽得很熟，好像是個很大的官，有些威嚴不可犯的神氣，於今看起來，司令不也是和旁人差不多的一個人嗎？便向薛司令點了個頭，然後和兩個隨從兵走了出來，到了候傳室，韓樂餘看到老遠的，就迎上前去，笑道：你就出來了，一點沒有什麼事嗎？小梅笑道：什麼事也沒有，不過這裏的司令，和我說了幾句閑話，他說先讓我回去，還有話要和你說呢？韓樂餘這時已想起了黃種強那件事，正是這位薛司令作的主，於今好像是移尊就教，他焉有不乘機進行的道理？便向小梅道：你現在回去也很好，請這兩位老總送你一程，兩個隨從兵，正因為有了司令的命令，不能怠慢着她，同聲的答道：當然的，當然的，我們一塊兒送這位姑娘回去罷。韓樂餘再要吩咐什麼話的時候，薛又禮又二次派人來傳韓樂餘進去問話。小梅也來不及向父親說什麼，便跟着兩個隨從兵，一路回家來。她在路上，一言不發，心裏可就想着，這個薛司令，不就是託李守白來和黃種強作媒的人嗎？若是不然，他爲



什麼問我？黃種強爲人怎樣，總算不錯，我並沒有露出什麼痕跡來，假使我說黃某人很好，那一定是個同意的證據。若是我說黃某人不好，又怕說話得罪了薛司令，我也不說他好，不說他不好，這個辦法最妥當。心裏想着，口裏不覺說出來道：對了，兩個隨從兵在她身後，忽然聽到說對了兩個字，都不禁爲之愕然，什麼事是對了？一個人便問道：姑娘，你說什麼？小梅等人問着，才醒過來，笑道：錯了，把我家大門口都走過了，於是回轉身來，向家中而去。兩個隨從兵將她送到家門口，自轉身而去。小梅一進門，二禿便迎接着道：老先生怎麼沒有回來？我急的不得了。小梅道：我們又沒有犯什麼殺人罪，急什麼？說着話，向地洞裏一鑽，便在地舖上躺着，這一晚响，城外的敵兵，好像也是和小梅湊趣，竟是一鎗一炮，都不曾響着，小梅在這圍城之中，每晚都過着那三十晚上的風光，鎗炮響着如度歲的爆竹一般過去，今晚却是一點聲息沒有，不免加倍的沉寂起來。小梅躺在地舖上，就靜靜的想着，據這種形勢看起來，果然薛又禮提起婚來，恐怕父親沒有可拒絕的理由，在事實上說呢，黃種強年歲不大，學問也可以，一個當軍人的，比較是要粗黑一點，然而這也算不得什麼大缺點。至於他的事業，那簡直不必去說，就恭維他一句，說他是個英雄，又有何不可！然而不知什麼緣故，在自己心裏，總覺得不能十分滿意，既是不滿意，婚事成功了，就有些勉強，勉強的婚事，那有什麼意味？等着父親回來，他必有

什麼話問我的，我也用不着害臊，老老實實的，把這婚事拒絕了就是了，這不能怪我，我若不是父親帶給些報紙雜誌我看，我不知道這個。她如此想着，心裏倒坦然了許多，覺得你們儘管作媒罷，反正，我不答應，你也沒有我什麼法子，一人靜靜的想着，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還是不見韓樂餘回來，轉念一想，到了此時，父親還不會回來，恐怕是和薛司令在談論這件事哩，若是答應了的話，當然父親就回來了，到現在父親不會回來，一定是和人家有些爭執，大概這個婚事，不會成功的，然而真是不成功的話，自己還到那裏去找這樣的人來作自己的意中人呢？一個鄉下老先生的姑娘，找着的丈夫，也不過是鄉下人罷，除了莊稼人，大概就是作小生意買賣的人，若是給一個在外面念書的青年，那不用說，婚姻不會圓滿的。曾看到許多青年，在鄉下讀書的時候，對於婚姻問題，不見得有什麼主張。有一天升學到省城去了，第一件事，便是要和家裏的妻子離婚。無論是結婚的也能，沒有結婚的也能，那個少年非離了婚不回家，鄉下女子，離婚是面子不好看，不離婚又不能找到外面去，就是如此在鄉下守一輩子活寡，無論如何，是不可以走上這條路？那末，有這樣一個少年忠勇的營長來求婚，爲什麼不答應呢？這輩子再想找這樣一個人，恐怕是不易吧？如此看來，答應了却也不壞，雖然李守白對於自己，還有些戀戀不捨的意思，然而他已定下了那個孟家老店的姑娘，他對於婚姻，在

世界上失去了資格的人了。我就是願戀着他，在事實上，也是無用的事，而況他是用情不專，早已愛上別個女子的了，她翻來覆去的想着，自己只管和自己爲難，這個問題，簡直是沒有法子解決。城裏的一切的響聲都已停止，彷彿全城的人都死過去了。在大炮聲中，是熱鬧得可怕，到了聲息俱無的時候，却又是沉寂得可怕，因爲四週都是沉寂的，彷彿自己已不在人世，也跟隨着在沉寂的空氣裏死過去了。洞裏還有個燭頭，看看二禿，却在洞口地舖上，半側着身子，直手直脚的睡過去了。心裏想着，四圍真是這樣一點都沒有動靜嗎？且走出地洞看上一看，於是悄悄的走出地洞，向院牆四週張望，這裏那有一點活動的跡象可尋，天色依然不大晴朗，黑雲鋪滿了天空，在黑雲縫裏，偶然露出兩三顆閃爍的星光，算是看着這漆黑的長空，有些底止，東西南三方，都是在隱隱之中，露着人家屋脊，北方較爲空闊，却着一叢巍巍高大的黑影。大概是高樹，此外便一無所有了。對了高大的黑影望着，似乎這大地竟有些慢慢墮落的樣子，更令那恐怖的心房，越是跳盪得不安，這個樣子，令人是站不住了，正待走下洞去，忽然一道白光，在半空裏射將出來，這白光其長無比，好像由很遠的地方射來，它一頭尖細，一頭粗大，在半空裏成一條直線，四處搖動，自己望了，本覺得有些奇怪，同時在一個地方，又射出一道白光來，兩道白光，在半空裏亂閃。有時成爲交叉形，有時又兩條並列，有時一個朝東，

一個朝西，又成爲八字，這漆黑的長空，忽然來了這滿空搖動的白光，令人看着有些可怕。小梅雖然好奇心重，要看這白光究竟爲了什麼，但是她心裏的震動，也一時比一時厲害，在這白光搖動之下，竟有些站不住，她這兩隻腳，竟不必神經指揮，又很快的走下洞去了。在洞裏的二禿，依然在沉睡，韓樂餘又不曾回來，小梅一個小姑娘家想到在這種圍城裏過日子，時時刻刻，都有生命的危險，真是可怕。在這樣可怕的時候，偏又生出了那樣不大順心的婚姻問題，自己心緒，已經夠亂的了，偏又遇到這樣令人不能解決的事，一個人生在世上，真是無味。縱然不過問外事，然而偏有些不相干的事，逼得你不能不多外事，惟有不作人，才可以免了這些無謂的煩惱，然而怎樣不做人呢，除非是自殺了罷。假使自己是個舊式女子：不曉得戀愛，由父母作主好了。假使自己是個新女子，老早的就和李守白說起婚姻來，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事。不新不舊，於是誤了自己。這就是叫腳踏兩邊船了。她如此想的時候，韓樂餘也就回家來了，大門是虛掩的，他回家之後，一直就向裏走，並沒有一點阻攔，本來在這戰火之下，家財也就不足顧慮，何況又是家中，很簡單的家庭，大門不關，這倒也不是詭異，但是走到屋子裏，却聽到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那聲音一聲跟着一聲，聽去是非常的悲慘，奇怪，誰哭得這樣的傷心，走向後院裏來的時候，却聽到那哭聲，出自洞裏，是自己姑娘哭了，心裏不免一

怔。有什麼事委屈了她。她一人在這裏痛哭，這句話還不會問出來的時候，黑洞洞的地方，有二禿向前一鑽，他道：老先生才回來，我不知道大姑娘爲什麼要哭，我也勸不下來。韓樂餘聽說，立刻就走下洞去，只見小梅伏在地鋪上，兩手蒙了臉，只管聳了肩膀，不斷的在那裏哭。韓樂餘道：好好兒的爲什麼哭？你到司令部去了一趟，也沒有誰委屈了你呀！小梅只管是父親不會回來，依然是哭。韓樂餘道：有什麼話，你可以說，爲什麼哭呢？二禿姑娘是怎樣哭起來的，二禿道：誰知道呀！我睡着了讓她哭醒的，我問她爲什麼，她也不肯說。韓樂餘道：這就怪了，去的時候，一點也不害怕，回來的時候，怎麼反而哭起來了。難道還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小梅聽了他這些話，更是哭起來了。韓樂餘皺了眉發急道：有話你只管說，爲什麼老發急呢？小梅不聽那些，只管是哭。韓樂餘對了這位姑娘呆望着，也沒有別的法子，只管歎氣。小梅這樣哭着，正有兩小時之久，人也哭累了，這才昏昏然睡過去。韓樂餘既不能問她，又不忍罵她，望了她昏昏睡去，也就睡了。到了次晨，太陽由東方的屋頂上，曬了過來，是個很晴朗的天氣，一切都像平常的日子一樣，院子裏牆角邊，長着一叢叢的野草，青郁郁的漫了一大片地。在綠叢中，挺出幾朵淺紅或深黃的小花來，還帶有幾顆露水珠子，這越顯着是個清朗的早上了。韓樂餘走出洞來，在院子裏背了兩手，來回的踱着，心裏却有許多問題，在那裏待他解決，第一件事，

便是吃的糧食問題。據昨天在司令部得來的消息，以後家家要發領糧證，每人一張，拿了這證，可以到縣公署去領糧食，而且聽說不是米麵，乃是麥麩和酒糟，這樣的生活，如何過得下去？第二個問題，便是自己姑娘的婚事，昨天晚上，那位薛司令，再三的說，黃營長這個人不錯，不可錯過這頭婚姻，假使自己完全拒絕的話，未免要得罪薛司令。然而就事實上來說，這樣的人才，當然是個乘龍快婿，這樣的人才不要，亮着燈籠，還上那兒找去？他一人在院子裏徘徊，忽然聽到大門外，又有敲鑼和喊叫的聲音，仔細聽着，乃是老百姓聽了敵人要在城外放毒氣砲了。你們趕快用鹽水浸着棉花，等到城裏有烟霧的時候，就把鼻子眼堵上，這是很要緊的事，你們不要大意了哇，韓樂餘雖是鄉居多年，但會受過中等以上的新教育，現在所喊叫的毒氣砲，這是敵人要射擊毒瓦斯彈，這種炮彈，不必打了什麼地方，只要人聞到了這股毒氣，由鼻子眼裏，呼吸到肺管裏去。馬上就要發生病狀，以至於死亡，在報上或雜誌上，看到防止毒氣的襲擊，乃是一種專用的防毒面具，現在用鹽水浸棉花塞鼻子眼，不知有效驗沒有，然而在這沒有科學設備的鐵山城裏，又到那裏去找防毒面具，說句聊勝於無的話，當然還是預備一些鹽水棉花，比較的穩當。但是小梅究竟是個小孩子，把這種話告訴她，恐怕她受不起這種恐嚇，然而不告訴她，又怕她會把這事看大意了，假使敵人真射擊毒瓦斯彈，也許鹽

水棉花不能防禦毒氣，自己死了，不要緊，丟下這個十六歲的姑娘，這事怎麼辦？假使自己真不免死在這毒氣之下的話，敵人若是今天就要放這毒瓦斯彈，那末，看起來是死期不遠的了，如此想起來，雖然自己十二分的鎮靜，這心裏還是砰砰亂跳。加之那街上鳴鑼警衆的聲音，遠遠的還可以傳着一些細微的聲音到耳朵裏來，令人聽到是十二分的不安。這種鑼聲，小梅也聽到了，就由洞裏鑽出來，問道：這又是警備司令部在街上敲鑼了，爲的什麼？韓樂餘道：敵人要放毒氣炮了，這炮放出來，可是很厲害的。他們打着鏹，讓我們用鹽水浸着棉花，塞住鼻子眼。小梅道：怪不得昨天晚上，半空裏有兩道白光，看了怪怕人的，只管亂幌。韓樂餘笑道：你這是說傻話，那是敵人的探海燈，只是照照我們城裏有什麼動靜罷了。那是不會傷人的。至於這毒氣炮，可就不同，炮彈打到城裏來，炮彈裂開了，有一股毒氣，人聞到了，可不好受。小梅聽了這話，不免一呆，望了他道：毒氣，會毒死人的嗎？韓樂餘道：我也沒有聞過這種毒氣，知道會毒死人，不會毒死人，不過聞到了之後，總不好受的呀！你的眼睛都哭腫了，爲着什麼，就爲的是怕那探海燈嗎？小梅笑道：你也說得我太無用了，燈光照照，我嚇些什麼？韓樂餘道：那爲什麼哭？小梅道：我也說不上，大概是心裏煩不過，韓樂餘笑道：這可胡鬧，自己哭了一場，自己爲什麼哭，都不說不上來，這種危城裏，自己總要沉住氣，以後不要這樣小孩子脾氣。仔細又惹

出亂子來。小梅道：你說這話，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昨天你在司令部裏，沒有受什麼委屈嗎？韓樂餘道：人家款待得極好，我一點也不受委屈，本來昨晚我就要把話告訴你，因為你只管哭，我沒有法子，再和你說。那個薛司令再三再四的提到婚事，我也沒有法子辭掉，只好說現在也不是談這件事的時候，你猜他說什麼？他說，軍人打仗當飯吃，這很算不了什麼，而且現在也不過在口頭說一句，婚事就定了，等到鐵山解了圍，再談以後的事。我又只好說，現在的婚姻，父母也不能完全作主，等我回去問問小女的意思怎麼樣。他本來還要和我交涉，因為高師長打了電話來，請他去議事，他就走了，這件事，也真讓我爲難，你看要怎樣辦呢？小梅聽了這話，將臉色一正道：他們都是爲國家打仗的人，應該在這時候說出這種話來嗎？韓樂餘道：我也是如此想着，不過當軍人的，真也不把打仗當一回事，打完了仗，什麼事照樣去做，這就算極好的軍隊了。假使現在是那不好的軍隊駐在城裏，他們要怎樣辦就怎樣辦，誰敢抵抗他？尤其是打仗的時候，他們硬的了不得，幾乎走到那裏，就要掃半那裏，我們總算遇到一班講理的軍官，凡事都有個商量，但是他們商量是商量，你若是一點面子不給人家，恐怕人家也不願意。再說黃種強這個人呢？他說到這裏，微昂了頭，自己向自己作個疑問待決的神氣，接着又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人才品行，大概都可以說得過去，年紀只二十六歲，也不算大，小



梅聽了這話，也不置可否，走到那叢野草裏，用腳撥弄了那蓬鬆的草葉，惹得草裏的蚱蜢小蟲，在日光裏亂飛亂跳。看到有個銅錢大的小白蝴蝶，扇着兩個翅膀，在人身前後耍着，小梅看着有趣，立刻就伸了手去捉那蝴蝶，蝴蝶在滿院子飛，小梅也就跟了蝴蝶滿院子亂跑，跑得衣襟飄蕩，頭髮蓬鬆，鬧的滿頭是汗。韓樂餘在一邊看到，先是只管皺了眉望着她，然後歎了一口氣道：我看你怎樣得了，遇事還是這樣子小孩脾氣。小梅將話還不會答覆，半空裏嗚嗚一陣響，一個大炮彈由屋頂上飛了過去，韓樂餘臉色突然一變，向她道，不要胡鬧了，大炮已經開始放起來，恐怕就要放毒氣炮了，你去找棉花，讓二禿泡鹽開水。小梅雖是將大炮聲聽慣了，但是看到父親爲了一聲大炮，就如此驚慌，那還是第一次，怔了一怔，望着他道：這樣說，毒氣炮會薰死人的吧？韓樂餘道：你不用管那些，趕快去找乾淨棉花就是了，說着話時，第二聲炮響又起，於是一炮，跟着一炮，就向城裏轟擊起來。小梅和二禿忙亂了一陣，將鹽水棉花製好，大家都到洞裏去藏着，韓樂餘不時的用棉花塞住了鼻孔，伸頭到洞外來張望，看看有什麼烟霧沒有，炮轟兩小時之久，烟霧雖是發生了，然而那烟霧和平常大炮放後的烟霧，也差不多，大着膽子，將棉花去了，向空氣嗅了一嗅，也感不到什麼觸鼻的氣味，似乎還不會放出毒氣，心裏安貼了一點，只是那大炮聲，却陣陣緊迫，到了後來，索興許多炮聲，同時爆發，空中嗚

嗚嗒嗒，猶如排山倒海，那半空裏的烟霧，也逐漸漸濃厚，清早起來看到那燦爛的太陽，這時却没有光射到地面，只在霧霾裏面，露出一團紅影。有時炮彈落在附近，震得地皮都搖搖動，這分明是敵人惱羞成怒，今天要炮毀鐵山城，這雖然還沒有放毒氣炮，假使這個樣子攻下一天，恐怕全城的房都要掃平，今天在城裏的危險成分，當然是比那一天都要厲害若干倍。韓樂餘不敢在洞外多耽擱，縮到洞裏，只是悶坐，平常在洞裏，還要看兩頁書，今天却是書也不能看，話也不能說，只有向外面聽着炮聲的分兒。在這種情形之下，洞裏藏着的人，還不敢向外面稍微伸頭，在洞外的人，當然都要躲進洞去，不能胡亂走開一步，因為那無情的炮火，是斷不定一下就打中那裏，不必說聞到什麼毒氣，就是那萬斤力量的炮彈，落的所在，地皮也震翻過來。豈有不把人震死之理？所以這鐵山城裏的人，一律都躲到地平線以下去，決不能有人在地面上活動的，然而事情有例外，當大家都藏着不動的時候，偏是大門咯咯的有人敲得亂響。韓樂餘首先聽到，便道：怪了，這是什麼人這個時候，還不躲起來，到這裏來敲門，二禿你去開門看看，二禿鼓了嘴道：我們的命，就不是命，我就該出去開門的。小梅跳了起來道：你地洞都不敢出，那敲門的人，怎樣在街上跑的，你不去開門，我去開門，說着話，已經跳出洞來，她一跳出洞來，這不由她不吃一驚。原來這是正午的時候，那砲彈放出來的烟，彌漫了長空，一

切地面上的事事物物都隱藏在砲烟裏，在秋冬的絕早起來，常常看到很濃的霧，這砲烟也就和那霧差不多，大地黑沉沉的，而且空氣是異常感到乾燥，在烟霧裏，不斷的有各種怪響，尤其是那較小的砲彈，拖了很長的鳴音，而且又唧唧的刺了空氣作響，令人聽了，毛骨悚然。小梅搶到門洞子裏，先問了一聲誰？外邊有人答道：韓姑娘，你自己來開門嗎？很危險啦。小梅聽了，是李守白的聲音，便道：李先生倒來了，開開門來，只見李守白面色蒼白，滿頭是汗，喘息不定，蹲在門脚下，這時站起身來，向裏面跑着。口裏道：快進洞去，大砲轟得是非常厲害，他竟忘了什麼嫌疑，拉了小梅的手，就向洞裏頭跑。走進洞來，不由得用手拍了一拍胸道：我向來不會這樣受驚過，這洞裏原預備下一壺涼開水，韓樂餘斟了一杯，遞到他手裏，便道：你先喝一口水，定一定神。李守白將水喝下去，搖了一搖頭道：我今天才知道大炮，有這樣厲害，剛才我走大街上過，並沒有看到一個人，快要到這巷口上了，有個人挑了兩小桶水，在人家屋檐下走，大概也是等着水用，所以不怕死。不料一個砲彈，橫着飛過來，離着那個人，總還有一丈多路，嗚的一聲，他和着那挑水擔，打了十幾個轉轉，後來兩隻桶摔開去一丈多路，他也摔在地上，當時他坐在地上動也不動，我以為他摔死了，我走過去看時，他算醒過來了，爬起來就跑，原來也是嚇糊塗了。看到他一跑，我也就跟着跑，偏是跑到這裏來了，大門又叫不開。韓樂餘道：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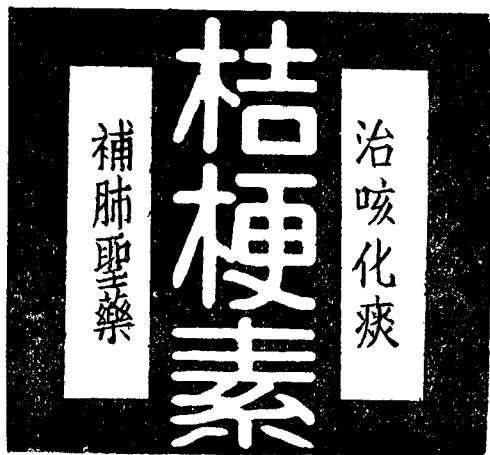
真是不湊巧，這大門老是開着的，偏是我昨天回來，又把門門上了。李守白定了定神，將茶杯放下，在身上掏出兩塊釘了兩個絆帶的白布，交給韓樂餘道：「這是防禦毒氣的口罩，我自己原可以得着一分，又設法弄得一分，特意送來老先生和大姑娘用。」小梅道：「你自己呢？」李守白道：「我自己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用鹽水棉花塞了鼻子眼。」小梅道：「大概鹽水棉花不大靠得住吧？」李守白沒有作聲。韓樂餘道：「在這個危險的時候，各人都要救各人自己的命，老賢姪，你怎麼把自己保護性命的東西，倒讓給我們，這個我們斷斷不能領受。」李守白道：「老先生，難道疑心我還居心不誠嗎？我冒了絕大的危險送來，那是一點沒有假的。」韓樂餘道：「當然是沒有假，你又沒有保護我爺兒倆的義務，憑什麼要這樣犯大危險送來，當然是我們好朋友的交情，若是你自己有富餘，分給我們兩分，我們日十分感你的盛情。現在你分給我爺兒倆，自己却是沒有你的救命符，我們安然受之，倒讓你去冒險，在良心上我們也說不過去。」二禿聽他們說了半天，這時也有些明白了，便插嘴道：「這倒好，你們有了還不要，我們就是狗命一條，死了也就死了，那算不得什麼。」韓樂餘笑道：「說你這孩子老實，說出來話，倒讓人受不了，你想我們同躲在洞裏，有什麼對你不公之處？至於李先生送了口罩子來，他根本就只有兩分，他自己也沒有着落，也不能說是對你不公。」李守白坐着和二禿很相近的，就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大哥，不要害怕，人生在世，遲早都是一死，活得痛快，多活兩年不妨，活得不痛快，多活一天，就是多受一天的罪。在這個時候，生死只可聽其自然，不必苦掙。二禿道：既是生死聽其自然，李先生爲什麼又送了這口罩子來呢？李守白道：因爲我自己這樣想，所以把口罩子送人，說着，站起身來，向韓樂餘道：口罩子請你留下，我要去了。韓樂餘父女不約而同的，扯了他衣服的下擺道：這個時候，你怎樣出去得，就是把生死看得淡然，也犯不上特意去冒險。李守白道：不過我這幾天，心裏煩惱十二萬分，我心裏要想怎樣做，就非怎樣做不痛快。我願意冒了險來，我還願意冒了險去，你若是……他自己也不等自己的話說完，兩手扶了洞口，身子向前聳着，就跳了出去。小梅喊道：喂，李先生你走不得，你千萬走不得。李守白如發了瘋狂一樣，飛也似的向大門外跑着。小梅跟着追到大門口來，只見他已在幾十丈遠的地上，爬了起來，將頭向前鑽着拚命的跑。小梅道：李先生，你回來，你回來，他回過頭來，揮着手道：你進洞去罷，外邊危險哪。說時，哄通通一聲大響，就在附近，不知道是這巷前後那裏又中了一顆炮彈。李守白在人家的牆脚下，兩手抱了頭，蹲了一蹲，響聲過去，站起來向小梅跳了脚道：快進去，快進去！大炮又要來了。說畢，一直跑上前去。小梅不敢追上去，望不了他的影子，只得轉回洞去。韓樂餘道：他跑走了嗎？剛才一炮落得很近。小梅道：可不是嗎？那李先生就像發了瘋一樣，他自己不怕

也罷了，倒叫我躲起來，韓樂餘沉思了一會，才道：這個人倒是不壞，精明還不失其爲忠厚，只是年輕人沉不住氣，少一點涵養工夫。小梅皺了眉道：他跑回去，在路上不會有什麼危險嗎？韓樂餘道：我們這也只好迷信一點，說句吉人自有天相罷。小梅道：人家是救我們了，若是有了什麼事……她說到這裏，那句話已是說不下去，就掉過臉去坐着。韓樂餘歎了一口氣道：我想他這樣發狂似的，一定是有些原因。小梅並不答覆這句話，還是背了臉坐着，二禿在這時心裏時時刻刻，是愁着死神的降臨，說不出話來，他父女倆一不說話，大家就默默相對，都沉靜起來。正在這時，却聽到一片脚步聲，在院子裏響着，這又似乎是李守白回來了。然而這來的若是李守白，他就算真發狂了，要知此事究竟，下回交代。

售均房藥

廠藥慈佛



第二十三回 難耐飢驅奪門失老父 勉忘創痛倚榻慰愁人

當大家正在這樣猜疑着，門外忽然一陣脚步聲，擁進來了許多人。韓樂餘料不到在這種危急的時候，還有人來，爬出洞來看時，却是黃種強帶了四名兵士，衝將進來。只看他的臉色青紅不定，似乎也有很大的心事，便站定了看看他的臉色問道：黃營長，你……他不等人說完，在身上掏出一捲白布，交給韓樂餘道：這是三隻防毒的口罩，你們家三個人……二禿由洞裏突然鑽了出來，插嘴道：黃營長，我有一分嗎？韓樂餘喝道：我們正有要緊的話說，你多些什麼嘴？二禿一個人啣咕着道：我說的是性命關係，那還不要緊嗎？黃種強也不理他，繼續着道：敵人今天這樣猛攻，是打算把鐵山縣打成粉碎，我們的援兵，於今不到，我們老守在城裏，雖是有城亡與亡的決心，那並不能給敵人一種什麼損害，而且城裏的糧食，慢慢要完，聽說已經有人餓死了。這樣老守下去，當然也是坐以待斃，我們想了守城是完，出城去反攻，也是完，而況出城反攻，萬一得着勝利，也許這城就解圍了。所以我們今天決定了，趁着敵人增援的飛機沒有到，在他們今天一日猛攻之後，銳氣已滅，我們除了留少數的人守城而外，由高師長親自帶領了我們出城應戰。這一回出城，當然是凶多吉少，也許我是要以身許國



的了。他這樣文謔謔的說着，韓樂餘聽了，倒抽了口涼氣。怔了一怔道：這當然是你們軍人的天職，可是古語說得好，哀軍多勝，今天你們反攻，一定是勝利的。黃種強道：我們當然都有這希望，可是到了火線上，這話就難說了。我這裏有幾樣東西，請老先生代我收下，假使我不回來的話，除了那兩本日記，請老先生代我保留以外，其餘的東西，都請你寄給我六十五歲的老娘……他說到這裏，聲音不免硬了起來。他於是在兵手上接過一個小包袱過來，交給韓樂餘，隨後又在袋裏摸出一隻掛表，拖了很長的銀練子，遞了過來，隨後又拿了一把小刀，一套小鑰匙，都交出來。最後他在身上摸出一張四寸半身相片，拿在手上，顫了一陣，交給韓樂餘道：這是我最近的相片，老先生，你留着做一個紀念罷。我已沒有時間在這裏多說話，這就告辭了。說着，伸出手來，和他握了一握。韓樂餘當他拿過一樣東西來，就收好一樣，簡直不能吐出一個字來。這時和黃種強握了手，就沉着道：黃營長，你爲國珍重。黃種強站着，沉默了一會，便道：大姑娘睡了嗎？小梅在洞裏，把他所說的話，都聽到了。這時可不能再忍耐了，就跑出洞來，和他點了個頭，至於這一個點頭的禮節，何由而至，自己可也就說不出來。黃種強道：我的話，已經和老先生說了，就要告辭了。他說到告辭兩個字，格外的響，讓人聽到，不免在心裏卜通跳了一下。他正在要走，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來，又向韓樂餘道：我心裏亂極了，作事有些

顛倒，我只請老先生把東西交給我的老娘，却沒有說出我的老娘，在什麼地方。我那包袱裏，開得有舍下的通信地點，時局稍微平定了，就請你把我的東西送回家去。韓樂餘道：這件事，我一定辦到，請你放心，但是我想，總不至於黃種強向韓樂餘看着，又向小梅看着，他約莫沉靜了幾分鐘，突然將身子一轉，就向外走。韓樂餘看到，心裏很是難受，默然無言的，在後面跟着到大門口來。小梅也低了頭，悄悄的跟着。黃種強到了大街上，突然將身子轉過，皮鞋跟相碰，卜通一下響，作個立正式，舉手行了個軍禮，他正着面孔，並不發言。又一個轉身，大開步子，就這樣走了。那天空中炮彈的飛舞，並不減於以前，這可知道，軍人的膽子，究竟比平常人大得多。一樣的在炮火下走着。有人大着膽子走，有人是要躲避的。父女二人，站在大門口，也忘了神，不知道什麼利害了。直等黃種強走得不看見了，才回洞去。然而到了洞裏以後，聽到洞外的鎗砲聲牽連不斷，反覺剛才在洞外的行動，有些過於大意，首先一個感覺，便是想着，不要是在放毒氣彈了吧？立刻就防毒口罩帶了起來。他一帶着，二禿連忙跟着帶起，三個人塞住了鼻子嘴，在洞裏面面相覷的坐着。倒有些莫明其妙的感想。肚子餓着罷了，只是整天的工夫，沒有水米沾牙，又把呼吸的地方加了一層障礙，這就說不出來是怎樣的難受，也不知熬了多少時候，大家昏睡了一陣。韓樂餘究竟是個年老的人，他氣醒了，耳朵先聽了聽，並沒有

什麼響聲，這就走出洞來，一看那半空裏瀰漫的烟霧，已經升高了許多，變成了黑雲。那偏西的太陽，在深烟裏藏着，只露出一團淡黃色的圓影，表現出這宇宙待死的神氣。沒有日光，也不過天色昏黑而已。惟有這樣的陽光，反是顯出這個圍城慘淡萬分，因為那淡黃的日光，配着似烟非烟裏面一些屋脊的黑影，彷彿和那幅影畫一樣。加之在砲火連天以後，突然聲息全無，真是成了鬼境。韓樂餘徘徊了一陣，大着膽子，把口罩除下，自己首先到廚房裏去看看，還有什麼吃食沒有？及至到了廚房裏，嗤溜一聲，幾個老鼠，由桌上竄到牆洞裏去。把那瓦罐子裏盛的兩升小米，已是吃得光光的。桌面上還洒了一些零碎米粒，他一見之後，倒不由得抽了一口涼氣，自己一家三口，僅僅就是這些糧食，自己還打算吃得熬過幾天，於今餓了一天之後，把這點度命的東西都丟了，這如何是好？這種事情，還不能讓姑娘知道，她那種直性的人，一聽到之後，也許就要急得哭。然而這也總是不能永久相瞞的，只要砲火不繼續開放，她就要起來作東西吃了。心裏焦急着，肚子又是餓的，滿脖子如火燒一般，說不出來一種什麼痛苦。窮人挨餓，只有一個法子，便是放下頭去睡覺。這個日子，西風漸起，半空裏落下半黃的葉子，呼呼作響，這種形狀，便很像有一種寒氣襲人，在空地裏站着彷彿有些支持不住，及至到了洞裏，空氣鬱塞，自然也就暖和平多。他極疲倦的身子，在洞外被涼風吹着，加上了一層困乏，

到了洞裏，暖氣一薰，得着暫時的舒適，便緩緩的睡了過去。然而一睡之後，就不斷的作夢，所夢到的，不是在吃大碗的飯，便是在吃正堆的饅頭，那肚子撐得好不受用，可是睜開眼向四處觀望，乃是睡在黑洞裏。第二個感想，就是肚子還是餓的，回想着夢裏那樣大嚼的滋味，真覺便是由此死了過去，也很值得了，韓樂餘這樣夢着，小梅這樣夢着，二禿便是這樣夢着，時而醒，時而睡，時而又作夢，總而言之，閉上了眼睛，就在那裏大吞大嚼。韓樂餘睡到大半夜，又被鎗砲聲震醒了，睡夢中，趕快把防毒口罩帶上，聽聽這鎗砲聲的程度，有些不同，是在遠些的地方射擊，並不像以前，那子彈只在頭上飛舞。心想，這一定是城裏的軍隊，反攻出城，和敵人在城外攻擊起來了。若是邀天之幸，打個勝仗，或者就有糧食進城了。但是城外經敵人擾亂了許久，百姓當然也是跑光，那裏又有吃的可以搬運進城？一個人絕食，恐怕只能挨六七天吧？狂喝了三四天小米湯之後，再要絕食幾天，恐怕是有死無疑。越想越是盡頭的路，心裏非常的不安。一陣陣飢火，由嗓子眼裏冒出來，腸子還是不住的咕嚕作響，這是飢腸雷鳴，那句話應了典了。長了這麼大年紀，今天算是得了這種見識，然而餓的不是自己一個人，也不是自己一家，這一城的人，現在算是都這樣飢腸雷鳴了。想着沒有辦法，還是閉了雙眼，靜靜的睡覺。醒來時，鼻子裏，先感到一種痛快。接着，就聞到一股清香，原來是口罩被解除了。於是突然坐

起來，一看洞裏，已經有些光亮，似乎是天明很久了。走出洞來看時，紅日高照在田頂上，半空裏有許多雲片，散着在青天裏，這種情形，已不像是戰勝了，站了一站，那清香襲到鼻子裏來，更是濃厚，趕快到屋子裏來看，只見小梅捧了一碗青郁郁的素菜，放在桌上，不禁大吃一驚道：「孩子，你那裏得到這些吃的？」小梅道：「我也是餓得難受，四處找吃的不着，後來我看到院子角落裏，有許多水菊，長在野草裏面，那水菊我們不是常放在麵粉裏頭，作饅頭吃嗎？平常我們是要它那點香味，現在我們把它當菜吃，也不至於吃不得，所以我就把那水菊找出來，煮了一大鍋，裏面放了些鹽，倒很有味，你吃罷。」韓樂餘喝了一聲，連說可惜。小梅道：「怎麼着，你倒捨不得嗎？」韓樂餘道：「不是我捨不得吃，我想有了這樣好的東西，我們應該一點一點兒的慢慢來吃，今天一餐，就把它吃完了，多麼可惜？」小梅道：「這種東西，既然院子裏有，想必外面也有，回頭我和二禿到外面去找找看，好在現時沒有砲彈打進城了。」韓樂餘雖是如此說着，然而看到桌上擺着那翡翠似的青菜，那裏還抑按得住胸中的食慾，早捧起碗來，喝了一口湯，用手指夾了一條連根帶菜的熟水菊，就向口裏塞去。小梅笑道：「你吃罷，還有一大鍋呢。很快的搶着拿了一雙筷子，就遞到韓樂餘手上。他餓了兩晚一天，那裏還有什麼顧忌，不到幾分鐘的時間，就把一碗水菊完全吃下去了。小梅看到他那樣要吃的樣子，知道他是餓得很可以，拿了一

隻飯碗，又要去盛。韓樂餘搖搖手道：「不要一餐就吃完了，留着到下午再吃一點罷。你說可以到外面去找點野菜來，你想這城裏的人，那個不餓着肚子，他們就不會想到這一層嗎？若是別人也知道的，有野菜也讓別人吃光了。」小梅道：「那且不管他，我們去找找看罷。」韓樂餘一想，自己這位姑娘，向來是活動慣了的，而且有二禿陪着，當然不要緊，就讓她出去。小梅在洞裏悶了兩天，現在可以出門，就一刻也不躊躇，和二禿各提了個筐子，走上街去。一到大街上，不由她不吃一驚，只見那城裏的百姓，紛紛出動，扶老攜幼，散了滿街，都魚貫向西而去。看那些人走着，都是很急迫的，似乎走慢了，就怕來不及的樣子。小梅看到這些人，正是呆了，只見人叢中有兩個穿西服的，在這內縣地方，是不大輕易看見的，很可注意，那兩人在她注意時，却向二禿點了個頭，有一個道：「你們還不走嗎？」二禿道：「金先生，陳先生，你們那裏去？」原來這就是和李守白同住的金一振、陳少豪。金一振道：「你們還不走嗎？」現在西門外解圍了，開着城門讓百姓出去逃命呢。只有兩個鐘頭，城就要關的，快走罷。」二禿道：「李先生呢？」金一振道：「李先生昨天到你們那兒去，回來的時候，腿上中了一顆流彈，走不得路，這時在軍醫院裏養傷呢。」小梅道：「什麼？什麼？那個李先生？」金陳二人，也顧不得答覆，掉轉頭，就走了。二禿道：「呵，大姑娘，人家都走了，我們還不走，願意在城裏餓死嗎？」趕快回家去，拉出老先生來，若是遲了，城門一關，就失掉這

個好機會了。小梅道：他們說的那個李先生……二禿道：就是我們認得的那個李先生了，這兩個人是他的朋友。小梅道：他受了傷了，你認得他家，帶我去看看。說時扯了二禿就走。二禿道：你若去看李先生的病，回頭再來找老先生，怎樣來得及？我們全關在城裏，就全是餓死，我死了不打緊，你忍心老先生餓死來嗎？小梅心裏一動，掉轉身就向家裏跑。跑了幾十步路，突然的站住了脚，便道：不行不行！我們出不去城是餓死，李先生關在城裏，難道就會活着？人家爲救我們中了流彈，現在我們去了人家不顧，良心上說不過去。你只管和老先生去逃命。二禿道：你不走嗎？你一個大姑娘家，一個人關在城裏，靠着誰？你若是不走，老先生又怎樣肯走？我的天，你千萬不可耽擱，再耽擱一會子，就不行了。小梅先是向南跑了兩步，要去看李守白的傷，這時依然向北跑着回去找她的老父。這時，這條街上的人家，也紛紛的有人出來，遠遠看到韓樂餘焦急萬狀的，只是在門外踱來踱去，他忽然看到女兒回來了，連忙迎上前來道：嘿！你們把我急死了，你們走後，就有兩個兵士，一家家的報告，說是西城開城兩個鐘頭，可以放老百姓出去逃生，讓我們趕快的走，我要去找你們，又怕你們回來了，我要不去找你們，又怕失掉這個好機會，只急得我心裏亂跳，要用的東西，我都收拾好了，就是兩個小包襪衣服，一點也不用耽擱，我們就走。他說着話，走進屋去。小梅道：二禿，李先生受傷的話，你不要說出來，二禿

還不會答話，韓樂餘已經捉着兩個小包袱走了出來，一面走着，一面嚷道：走罷，不要耽誤了出不了城，我是餓怕了。小梅又向二禿丟了個眼色，跟在他後面，七顛八倒的，就走上大街來。韓樂餘走着氣吁吁的道：不知道李先生也出城去了沒有？小梅很低的聲音，在後面喂了一個字，三個人在街上走時，看看出城的老百姓，都喊着跑道：快走罷，要趕不上了。韓樂餘看到人家跑，他也跑，小梅一看這情形，料着父親是餓得不敢再在鐵山住了，李守白受了傷的話，就越是不敢對他說。因為說了出來，他要去，看李守白的病，就不能出城，不去看李守白的病，心裏又覺得過不去，只好含混過去，將來再說。不一時，大家搶到了城門口，只見那要出城去的百姓，挨肩疊背，早是把城門塞得一點縫都沒有。回頭看看要出城的人，後面還是源源而來。韓樂餘向二禿道：你在前面擠，我拉着大姑娘，緊跟在你後面走，看這個樣子，要想斯斯文文的出去，一定辦不到。二禿一挺胸道：好！都交給我啦。說着，就向人羣中撲了過去。韓樂餘將一個包袱交給小梅，騰出一隻手來拉着她，叮囑道：你緊緊的拉着我，不要擠脫了伴。小梅答應着，也就緊緊的握了父親的手。起先還是一步一步向前擠進，到了後來，後面的人向前一擁，身體和脚步，都不能自主，隨波逐流的，像在風浪漂蕩一般，只好由着衆人的來勢推進。看要到城門洞邊來，只見那兩扇城門，在人堆裏面，慢慢移動，有些合攏的情形。百姓們看見就狂喊



起來，不要關城。然而百姓們雖是喊着，那扇門也依舊的只管要向前關攔，出城的百姓們，到此生死關頭，更是不肯放鬆，都拚命的向前擠了去。當二禿擠到城門邊的時候，後面的行人向側面一推，韓樂餘的身子一歪，就拉扯小梅不住，小梅身材既小，力量更是不大，不知不覺的，就讓人把她和父親隔了開來。第一個衝鋒式的人浪，剛是停止，第二個人浪又來，只見人頭在半空中滾滾，眼看到二禿和韓樂餘已擠出了城門。小梅大聲喊着爹，然而這個時候，哭喊聲，怒罵聲，一齊並作，她雖大聲叫着，那裏有人聽到？又眼見那兩扇城門，慢慢合縫，到後來就完全關閉了。百姓們也就不擁擠了，紛紛的向後退着，小梅忽然父女分離了，這一下子，也許就算是隔了一個世界，永遠不見面，心裏一陣淒楚，不由得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大兵看到，就走過來，用手揮着道：哭什麼？今天不能出城，明天開了城再出去也不遲，何至於在大街上哭，沒有出城的人多着啦，哭什麼？回去罷。小梅一看，許多人都向她望着，倒有些不好意思，只得低了頭逕自回家去。可是當她想到回家時，心裏忽然猛省過來，我這向那裏走？那裏是我的家？難道我還是到以前住的地方去住着一個姑娘，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獨住着一所房屋，那多麼危險？若是不到那裏去住，這城裏又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却靠自己到那裏去投宿？一路行來，只管低了頭，忖思着自己的去路，順腳所之，已經走到一條無人的冷巷，抬頭向前一看，

一條極長的巷子，竟不見一個人影。趕快抽着身子，就向來的路走回去。走到大街上，四週一望，竟分不出東西南北來。自己正這樣的想着，自然是在大街上有些徘徊不定，正在她這樣茫茫不知所之的時候，身後忽然有人低聲叫道：「姑娘，你有什麼心事嗎？」小梅聽了這話，回頭一看，却是一個鬚髮皆白的老頭子，便放心了一點，問道：「老先生，你怎麼知道我有心事？」那老人道：「不是我知道，剛才我看到你很隨便的走進對面巷子裏去，頭也不抬起來，隨後你忽忽忙忙的走出來，好像是走錯了路。但是，是你到了大街上，又四處張望，不知到那裏去好，而且你臉上，又很有淚容，眉毛皺到一處，伸展不開。在許多事情上看來，我想你是有心事的，要不然，城裏這樣荒亂，也不會讓你一個姑娘家隨便亂走。小梅看那老人家穿了極博大的棗紅色舊綢夾袍子，手拖了拐杖不扶，倒是一個慈善而又康健的老人家。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向人家說明原因，也許得到一些幫助，於是就把今天父女失散的事情，都告訴了他。他道：「你既是一個人關在城裏了，一個人怎樣在那屋子裏住得，你在城裏，就沒有一個親戚朋友嗎？」小梅道：「有一個姓李的，是我父親的朋友，他現在受了傷，正睡在軍醫院裏，我現在想去看他，再作道理。這個老人，倒是一番熱心，就把他引到軍醫院裏去探聽，那裏號房調查了一遍，說是醫院裏早住滿了人，這人是在家裏養病的。那老人聽說，索興人情作到底，就把小梅引到李守

白的寓所來。他首先推門進去，提了嗓子喊道：這裏有位李先生嗎？有人找你啦，連叫了幾聲，沒有人答應，向外退了兩步道：莫不是錯了吧？正如此想着，却聽到有一種呻吟之聲，由屋角邊轉了出來，掉頭看時，却見一個人兩手扶了牆，一隻腳跳着走，提起一隻腳來，面色黃瘦，蓬亂着滿頭的短髮。小梅首先叫了句李先生。李守白哼着道：我的姑娘，你到現時還沒有走嗎？小梅把經過的事，告訴了他，並說多得了這位老先生的力量。李守白道：啊！這位老先生，我會過兩回的，不就是這城裏的大善士洪大齊先生嗎？多謝多謝，一說起來，洪大齊也就恍然笑道：這我就放心了，不瞞你說。我若看着不是好人，這姑娘我要帶回家去的，現在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今天這樣開城一放，把城裏的人，大概放出去了一半，城裏的糧食，就好分散了。有了這個姑娘，正好不護你，姑娘也免得一個人住着害怕，這倒是一好兩好的事了。說畢，打了一個哈哈，竟自走了。小梅走向前，望了李守白的臉，叫了一聲李先生，却嗚嗚咽咽，哭了起來，李守白道：姑娘，你也不必着急，你住在我這裏，有我保護你，是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小梅哭着道：我爹……我爹出城去了，找不着我，他會急死的。說畢，頓了腳，哭着不歇。李守白道：事到如今，那有什麼法子？若是老先生沒有去遠，明天開城的時候，也許他會進城來。小梅道：出城去了，還許進來嗎？恐怕不行吧？李守白默然着，半晌，點了點頭，大概是不行。小梅剛剛停止了哭，聽說

這話，又哭了起來。李守白明知道她心裏是十分的難受，徒勸也是無益，只好扶了牆，慢慢蹲下去，坐在地上，然後慢慢挨着到台階邊下，一隻脚，由台階上垂了下來，他移動身體的時候，皺了眉毛，牙齒還緊緊的咬了嘴唇。小梅突然的住了哭，走向前來，彎着腰，用手扶了他一隻手臂，問道：李先生，你的傷痛得很嗎？李守白強着笑道：不，我不大痛，就是行動不方便，這可是一種痛苦。小梅道：你還是睡在洞裏嗎？李守白道：在洞裏實在是悶不過，我就睡在這上面屋子裏，這裏床帳被褥，一切都是主人翁丟下來的，倒也舒服。說着，又笑了一笑。他只笑到半中間的時候，忽然身子微微一振，又咬了他的牙。小梅看到他這樣子，就走下台階，站在他對面，呆呆的看了他的臉，可是他自已臉上的兩行淚珠，還在腮上掛着呢。李守白道：姑娘，你還着急嗎？說着，在衣服袋裏，掏出一方手絹，交給了她，她蹲着下去，一手用手絹擦眼淚，一手却箝了李守白的褲脚道：你的傷怎麼樣？我能看一看嗎？李守白連忙將身子一偏，皺眉道：有氣味的，不要看罷，子彈是穿了我的腿肚子過去，要我好好的養息，不用這條腿出力，將來自然好了。小梅道：你爲了送那防毒口罩給我們，才中了這一顆流彈的，我心裏真過意不去。李守白搖搖手道：不要說那話，在戰地裏的人，性命都交給了天，誰又知道在什麼地方躲得了炮彈，這本街上有一個人家，七八口子，藏在地洞裏，一個炮彈，不歪不斜，打在洞上，全家活埋了，那又是

誰該難過？小梅靜靜的站着，許久才低聲問道：你肚子餓不餓？李守白道：哦，該打，我忘了問你了。屋子裏有炒熟的小米粉，大姑娘，你可以去吃。小梅搖搖頭道：我不餓，我扶你進房去躺着罷。李守白強笑道：你來了，我有了伴了，我就不痛了。小梅道：你那兩個朋友，也太忍心，把你拋下，他們去逃命。李守白道：那不能怪人，朋友不能爲了救朋友去死，這個日子，誰不想逃命，況且他們已經把我交給醫院了，醫院裏因爲我不是什麼致命的傷，所以讓我回來，要不然，醫院怎樣沒有地方，也會想法子安頓我。小梅道：我看你坐着很吃力，你還是進去躺着罷，她說着，就用很大的力氣，扶了李守白一隻手臂，把他攙了起來，慢慢的將他扶到房裏。果然還是很精緻的屋子，只是灰土積得很厚，滿桌子都堆了些不相干的東西。小梅先扶了他在椅子上坐下，將帳鉤上掛的氈帶，撲去了床上的灰，將三個枕頭，併成一疊，堆得高高的，然後扶着李守白上床，讓他躺下。枕頭撐了他的背，讓他半坐着，然後先把桌上東西歸理清楚，打開窗子，放了光亮與空氣進來。接着，掃地擦抹桌椅，鬧了一小時多，跟着就把書架頂上的花瓶拿下一隻，在外面去揩抹乾淨再送進來。當她送進來的時候，瓶子上却插了一大束桂花，那香氣隨着瓶子進來，直撲到病人的榻上去。李守白不覺嘆了口氣道：我是春天出來的，不覺到了秋天了。我所到的這幾縣地方，真不少人家國破家亡，可是這草木並不知道什麼國難不國難，依

然在砲火下開着。小梅坐在床面前一張方凳下道：這是我不好，不該把花捧了進來，倒鈎引起了你一番心事。說着話，又和他牽牽被，問道：你喝些茶嗎？我和你燒水去。李守白一伸手，想握住她的手，她表示殷勤的意思，轉念一想，和人家不過是個朋友罷了，怎好和人家表示太殷勤了，便猛然的將手縮了回去。小梅看到也只當不知道，還繼續着問道：你喝一點水嗎？我看你們這廚房裏什麼都是全備的。李守白道：這裏本是總部撥了兩個勤務兵，來幫着做事，昨日因為城裏軍隊反攻，勤務兵調着守城去了，所以剩下吃喝的東西，倒是不少。原來是五個人用的，留着我一個人用，還是不夠的嗎？小梅笑道：你暫且寂寞一點，我和你燒水去了。說畢，她就走了。李守白那腿上的傷，雖然不十分重，但是昨日所傷，今天醫治未久，就這樣勞動着，不免費了一點勁。因之那腿上又刺痛得厲害，彷彿身上也是陣陣熱氣沸騰，因為如此，就不住的哼着。不久的時候，小梅就捧了一壺茶進來，她進來之後，立刻把茶壺放在桌上，走到床面前，手扶了他的手臂問道：怎麼樣，你又痛得厲害嗎？李守白忍住了哼，笑着搖頭道：不，不，我一個人躺在床上，躺着很無聊，哼出來就舒服一點。你是外面聽得的哼聲嗎？小梅道：對了，你若是一個人坐着寂寞，我就在屋子裏坐着陪你罷。李守白那裏想得到這樣好的事，受之未免不客氣，不接受，又覺有點可惜，便笑道：那可多謝你了。小梅於是斟了一杯茶遞到他手上，就

坐在方凳子上，等李守白喝完了，再把茶杯接了過去，問道：你還喝一杯嗎？李守白道：我怎麼好就是怎樣勞動你。小梅道：我是最會伺候病人的，你就讓我伺候罷。假如是我病了，有人這樣伺候，我也是不推辭的。因為病人自己動不得，總要人家幫着的，她說着話，又倒了一杯茶過來。李守白謝了勝謝，也只好由她，而且想着，她惦記父親，心裏一定難受，等她作些事，把這心分了，因之也就找些話說，去安慰她。她心裏也是如此想着，人家心裏正在難過的時候，不要帶了愁容讓人家多添一番不安，因之兩個人相互的抱了安慰着人的心事，強爲歡笑的坐着。直坐到下午，小梅才去和他作晚飯吃。所謂晚飯，也不過是一個名，只是用開水將那小米炒粉一沖，加上一點鹽在裏面罷了。作好了，她拿了兩碗來，一個在床上，一個在床下捧了對吃。李守白笑道：在這圍城裏住了這久，真長了不少的見識，知道什麼東西都可以飽肚子了，假使我們都逃得出性命去，將來把這話提起來，一定很有趣味。小梅道：當然的，這件事，我們一輩子忘不了。李守白嘆了一口氣道：這許多事情中，大姑娘這個人，更是讓我忘不了。小梅聽了這話，把臉紅着，只管用筷子挑粉膠子吃。李守白見她難爲情，就不再說什麼，吃完了一碗，小梅接過他的碗，問不要吃嗎？李守白道：你若要吃，我就陪你吃一碗，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小梅道：我飽了，你是個病人，應該多吃一點。李守白笑道：笑話了，有一個病人比好人還能多吃

些嗎？小梅笑着將碗收去，找了一枝燭，點好了放在桌上，自己却在外面一間屋子裏搬了幾個方凳併攏在一處，在別間屋子裏搬了被褥來，在那上面躺着。李守白在屋子裏聽着，便道：大姑娘，你怎麼在外面這堂屋裏睡，太不舒服了，那邊廂房裏，床帳都有，不會到那裏去睡嗎？小梅道：那邊路隔得太遠了，晚上你若是要什麼，我睡得沉，你叫我不醒。李守白道：你請便罷，我晚上不要什麼。小梅道：我一個人在那裏睡，有些害怕。她一提到害怕，李守白就不能勉強她了。可是這種辦法，不是給李守白一種安慰，却是給李守白一種痛苦，因為他的創傷，到了晚上，却是痛得很厲害。小梅在隔壁屋子裏，不敢哼出來，免得她又着急。小梅從來不像今天如此受累，她在幾張方凳子躺下，却睡得很是甜蜜。李守白一晚醒了好幾次，每次都聽到她呼呼的鼻息聲，就不去驚動她，快到天亮的時候，却聽到她在睡夢中叫了兩聲爹，不知道她是說夢話，也不知道是她睡迷糊了，忘在何所。便喊道：大姑娘，大姑娘，醒了嗎？小梅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口裏連連答應道：哦哦！李先生要什麼？我來了。說時，揉着眼睛，走進房來。這時，窗戶紙已經有了白色，李守白看她那樣睡態朦朧的樣子，自己還沒有十分醒過來，倒要伺候別人，覺得是既可敬，又可憐。便笑道：我不要什麼，我聽到大姑娘叫爹，怕你作夢嚇着了，所以我和你打招呼，壯你的膽子，小梅笑道：我沒有作夢，我不害怕。李守白聽了她的話，情不自禁的就歎



了一口氣，小梅倒莫明其妙，便問他爲什麼歎氣，要知他如何回答，下回交代。

## 第二十四回 處處殷勤感恩還落淚 重重誤會觸法又羈身

却說小梅很殷勤的來伺候李守白，他倒嘆了一口氣。小梅道：李先生，你爲什麼嘆氣？你自然是不耐煩，可是你和我想想，像我這樣的人，家沒有了，父親也沒有了。若不是遇到了你，你想我一個人，在這個城裏，過的是什麼日子？她說到這裏，嗓子本來也就硬了，但是她看到李守白這個懊喪的情形，她自己就極力的忍耐，用手將眼睛揉擦着。李守白道：大姑娘，你誤會了，我不是爲我自己歎氣，正是爲了你歎氣。我想你，已經是夠難受的，還要安慰我哩？小梅道：你說的是這個嗎？你更用不着替我難受，你想，我們有兩個人在一處，你幫着我一點，我幫着你一點，總還算不錯，若是我一個人關在城裏，遇不着你，那不更糟糕嗎？不說這個了，你喝一點水嗎？李守白道：我不喝，時候還早，你去睡罷。這時候的天氣，早上的風，吹到人身上，很容易受感冒的。小梅向他週身看了看，將床上的毯子，牽了一頭，慢慢的向他上身蓋着，還將手按了幾下，然後出去。李守白看那天色剛亮，以爲她是睡覺去了，自己側了身子向裏，慢慢的睡了。正朦朧間，小梅却在床邊，用手搖撼着他道：李先生，你醒醒罷，李守白睜眼看時，見床前，放了個方檯子，檯子上放了一盆水，正是熱氣騰騰的向上升着，李守白一個翻身坐了。

起來，只因勢子來得猛烈一點，把腿上的痛處，碰着一下，不覺的皺了眉毛，咬着牙齒。小梅連忙走上前，按住他道：你就好好的躺着罷，沒有要緊的事，你就不必起來，有什麼事，都交給我，就得了。李守白哼了一聲，接着又向她苦笑了一笑。小梅伸手到臉盆裏，擰起一把手巾來，交給他擦臉，馬上接過來，又在臉盆裏濕着，然後再擰了一把交給他。在床面前，還指着他臉，道：眼角上有眼疵，你多擦一把，鼻子眼裏也捲上一捲，你看，漆黑的，耳朶後面，哪還是我來罷，於是接過手巾，在他兩耳後面，各擦了一兩下，這時，小梅的乳峯直聳到他的面前。他恨不將面孔湊上去，領略一陣。然而他口已同時又極力矜持着，將眼睛閉住，只當一切都沒有看見。她放下手巾，遞了一碗溫水，交給他漱口。李守白漱着口，要伸頭向地下吐水時，小梅就兩手捧了臉盆接着。李守白的一陣熱狂，剛剛過去。他第二個觀念，油然而生，人家如此相待，真是父母之心呀。我怎好以猥褻的思想去揣測人家。這就不由的兩手抱拳，向她連拱幾下道：大姑娘，我應當怎樣子感謝你呢？小梅搖搖頭道：不要說那話，你病了，我幫你一點忙。這是熟人應該做的事，我不管你，坐在那裏，也是閒得無聊不是？說着話，她將臉盆端了開去，接着擦抹桌椅都乾淨了，才走出房去。李守白以為她這是休息去了，然而就在這時，她又捧了一把茶壺進來，手拿了一個茶杯，斟好了一杯，遞了過來，便道：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早上起來無事，我在屋子

裏各處找了一遍，找到一罐茶葉，這還不算，又找到一小罐子糕點，大半缸鹹菜，這都是作夢想不到的好東西。那點心有些陳霍味，我現在用溫火烤着，烤好了，再送來給你吃。她說時，不住的揚着眉毛，自然是高興極了。李守白料着她一定如獲至寶的要多吃幾塊的，便微笑道：你太辛苦了，這是天老爺要安慰安慰你，小梅正待要說什麼，鼻子尖聳了幾簷，笑道：不要是點心烤壞了，說畢，掉轉身就出去了。過了一會，只見她手上捧了個磁碟子，碟子裏盛着芝麻餅和雲片糕，不曾送到面前，早有一陣香氣，送到鼻子裏面來，小梅將碟子放在茶几上，將茶几搬到床面前，然後接過他手上的茶杯，再斟一杯茶放到茶几上，笑道：這個樣子用早點，不像是戰地裏的難民了，李守白已是情不自禁的，拊了一片糕到嘴裏來咀嚼，這種糕點，乃是下品，在繁華都市裏的人，簡直就不會過問，可是現在嚐到這一片糕，就覺其味無窮了，他連吃了兩片糕，又吃了一個芝麻餅，加上又喝着那茶，更覺得有味了，一碟子乾點心，三停吃了二停，他這才想起，目前站着的一個人，不知道可曾吃過沒有？便向她臉上望着要問她一句，她却笑着先問出來道：李先生這個不作陳氣味了嗎？李守白道：你覺得有陳味沒有？小梅笑道：我那裏知道呀。李守白道：你沒有吃過嗎？小梅笑道：我吃過的。我吃過的。她搶着連說了幾句。李守白指着碟子道：你也嚐一點，不要讓我一個人吃。小梅道：我已經吃了好幾塊了，你倒不要和

我客氣，你自己養養你自己的病就得了。李守白笑道：你挖了金窩似的，得着這一碟子點心，我怎好全把它吃了。小梅道：還有一小罐子啦，我什麼時候餓了，我什麼時候自然會吃，你看，我這就吃了。她說着時，手裏拿了點心，要作個向嘴裏送進去的勢子，而且也就開步向屋子外走了。到了屋子外邊，她就在那塊點心，依然放到碟子裏去，早上廝混了好久，太陽已經高高的由瓦簷上照到窗紙上來。李守白一事不作的躺在床上，覺得是悶的慌，掀開了毯子，心裏想着，我必定要和她把話說明。我必定……一切我都不管。現代的愛，要真的，要實在的，要愛以外什麼不管，什麼叫貞操？什麼叫道德，那都是虛偽的東西。我找她去。慢慢的就要下床來。小梅在外邊屋子裏聽到這種響聲，連忙搶了進來，將他伸下床來的那一隻好腿，彎着腰慢慢的扶了起來，放到床上去，還是牽了毯子，替他蓋上。然後將手輕輕拍着他的肩膀道：你耐煩一點。李守白經她這樣一侍候不要緊，竟是悲從中來，有兩行眼淚，要搶了出來。他轉念一想，她是很熱忱，很純潔的愛我，我一個有妻的人，不能蹂躪她呀。於是勉強笑道：這樣一來，我不成了一個老的，也成了個小的，連手脚都得人給我搬動。姑娘，難得你這樣不避嫌疑。小梅聽了，不覺把頭一低，接着一笑，到後來却又正了顏色道：你這話就不對了，我記得我父親教給我念四書的時候，在孟子上有那樣幾句，什麼嫂溺則援之以手。李守白聽說，便道：我到今日，才

知道大姑娘肚子裏，很有一肚子文才呢。小梅笑道：那裏談得上文才，我在生人面前連認識字也不敢說，這都是爲了你兩句話，把我的話，逼了出來的，說着時搬了個方凳子，放在床面前，側了身子坐下。就和李守白閒談起來，談了兩三個鐘頭，李守白微笑道：大姑娘，你累了，去歇息罷。我要下床呢，小梅眼珠一轉，似乎明白了，一件什麼事，就低着頭走到外邊屋子去了，她雖是走開了，對於李守白的行動，她依然是很留心的，不過在暗中窺探罷了，約莫有半小時之久，她並不見李守白出來，便在外間屋子裏，隔了板壁道：李先生，你還不會下床來嗎？李守白答道：下床來了，只是我這條好腿，坐得久了，有些麻木，也有些走不動哩。小梅在外面屋子裏頓了一頓道：就是把屋子髒了，也不要緊，回頭我來給你掃一掃就是了。李守白道：那多不便，而且也太不成話了，這就不聽到小梅說什麼，不一會，她捧了個痰盂子，在房門口站了一站，看到李守白還是躺在床上的，於是就把那痰盂捧進來，放在床面前，低頭背轉身走了。約莫半小時之後，她就進房來搬了痰盂出去。李守白躺在床上，臉色沉鬱着，聽到牆後院子裏，有一種刷洗痰盂的聲音，他上次不曾流出來的眼淚，畢竟是流出來了。身上並沒有帶手帕，就牽了毯子的上端，在眼睛上揉擦着。小梅在外面找了一塊手巾，塞到他手上，輕輕的道：你不要難過，你是個病人，什麼是自己不能動，總要人幫忙的。李守白道：雖然病人是要人幫忙的，

可是這裏面，到底有些分別。小梅道：那有什麼分別？在省城裏的事，我是不記得了，彷彿在醫院裏，有一種姑娘當看護，專門伺候病人，所有病人的事，都歸她代做，當病人的，也就很安心的受用，並不難受呀。李守白道：那是你錯了，當看護的，她自有她的責任，因為她的職業本來就是伺候病人的，大姑娘你有什麼伺候病人的責任呢？小梅道：你和我父親是朋友，我眼睜睜的看到你害病，能夠不問嗎？不能不問，就是我的責任了，你不要這樣謙遜，我怎樣伺候你，你怎樣受着，我心裏就痛快了。李守白靠在床柱上，微偏了頭向她望着，由她的手上，看到她的臉上，由她的臉上，更又看到她的手上，却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小梅白把頭來低了，李守白兩手按在被頭上，沉默了許久，才輕輕的向她道：姑娘你待我的恩太重了。我沒有什麼法子可以報答你，但是……小梅坐在床面前的方凳上，也是偏望了他有一句話要說，他提到了但是兩個字，將話頓住了的時候。小梅也就不說什麼，靜靜的等他把話說完，李守白靜默了好久的時間，才道：以前的事，我自然有些對不住大姑娘。但是我也是熱心過甚，才那樣下井救人。到了後來，我憑良心說，確是有些後悔，然而這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事了。小梅什麼話也不說，兩手按下，撫摸了自己的膝蓋，低頭老不抬起來。李守白道：誠然這件事，我有些無可奈何。但是我要把態度堅決些，未嘗沒有辦法，小梅依然低了頭，可是答言了，她道：這已經過去

了的事，還提起作什麼？李守白又沒有話可說了，沉默着，只管看了窗戶紙上的日影。這屋子裏沉寂得如在古廟裏一樣，空氣裏沒有一點波浪。便是李守白胸面前放的那個掛表，唧唧軋軋的機件聲，從衣服裏震盪出來，一陣陣的送到耳朵裏面來。李守白將頭垂到胸前，連自己的鼻息，都可以聽到很清楚，這樣沉默久了，讓小梅坐着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站起身來，打算向外走。李守白道：大姑娘，你再坐一會，我有話和你說。小梅正站起身，一隻腳還勾住了方凳下面的一道底擋，聽他如此說，就半側了身子，低着頭不走了。李守白道：請你坐下讓我慢慢的說，小梅果然聽他的話，就慢慢的在方凳子上坐下。李守白想了一想道：我的事，雖然做錯了。但是還有挽救的辦法。小梅不作聲，李守白又道：孟家那姑娘……小梅還是不作聲，李守白又道：我想，她或者能原諒我，以前的事……作……爲……罷論，他鼓起了全副精神，終於把這話說了出來。但是那最後作爲罷論四個字，斷斷續續的說着，細得只有蚊子哼的聲音，在空氣裏飄動，小梅也不知是何原故，兩腮泛起兩朵紅雲，只看按住自己膝蓋的兩隻手，李守白先是無法說出那作爲罷論的四個字，及至把這四字說完了，把那怯懦的一個關頭就打破了，以後的話，就沒有什麼難說，便大了膽子道：這是我昨晚到今天決定了的主意，假使你不覺得我的話冒昧，我就這樣子辦，小梅突然的道：那你豈不毀了一個人？李守白道：這也無所



謂毀人我們不過彼此一句話，而且知道這件事的，也僅僅只有幾個人，雖然作罷，也不會讓她難堪。小梅道：不難堪嗎？姑娘許配人，一生本只許一次，忽然把這件事作廢了，你想，她這一生，還有比這件事更大的嗎？她說幾句話時，扳了面孔，挺了胸脯，侃侃而談，便一點害臊的意思都沒有。李守白也覺得只有把這件事正正經經的談起來，才可以把羞恥蓋住，於是也止了面孔道：姑娘，你父親是個新人物，你應當很新的，不應該說出這種話來。婚姻不合意，就當撒開，我們不應當做舊禮教的犧牲品。要知道若是顧全了她的一生，可就毀了我的一生，而且……我還很覺得對你不住。小梅道：我父親雖教給了我許多新知識，我可不能那樣幹。李先生，這件事，我們不必談了，你現在病了，我爲了我父親和你的交情，好好的伺候你的病，你也看着我父親的面子，可憐我一個人，在城裏。遇事照應我一點，只望事情太平了，費你的心，把我送回家去，讓我父女見面，我死也甘心。到了那時，我父女團圓，你可回北京去作你的公事，以後天南地北，各幹各的，雖然心裏不免有一個疙疸，日子一久，自然慢慢的就會冷淡下來。凡事都是命裏注定的，勉強作什麼？李守白道：大姑娘，你相信命運這一種說法嗎？小梅道：據我想，大概是有命的，唉！不提了，不提了，你大概嘴渴了，我去給你倒一杯茶來喝罷。說着，站起身就走出房外去了。李守白以爲她真是要倒茶去了，便道：你不必倒茶，我不渴。他連連說了好幾

句，小梅却並不答應，他便想着，莫不是她以為我的話過於甜蜜，有些欺騙她，然而看她的臉色，却並沒有這種意思，她面子上大概是勉強撐持着，不肯害臊，可是她心裏，總沒有那種勇氣，所以談來談去，她又避開了。這也是女子的常態，就不必去過問了，約莫有兩小時，她才悄悄的走進來了，在房門口遠遠的就向李守白微微一笑。李守白倒很詫異，不知她這一笑，從何而起？然而等她走到面前，將她的面色看清楚了，見她面皮黃黃的，眼圈兒紅紅的，頭髮還蓬起了一大縷，心裏明白了，她一定是伏在什麼地方哭了。她怕別人看出她的哭相，所以一見面就先笑了一笑，那末，她也用心良苦了。便道：大姑娘，你又想起老先生來了？事到於今，你還是想開一點的好。小梅擦了眼睛微笑搖搖頭道：空想我爹，也是沒用，我是心裏煩不過，所以悶起來了。李守白心想她的話，也許是真的，她很想奔上新道路，可是又打不破舊禮教，於是乎環境所給予她的，處處都是無可奈何，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怎樣應付得了，因向她嘆了一口氣道：造化就是這樣作弄人，不過人生在世，若沒有什麼波折，也就顯得太平淡了。小梅也不再說什麼，又將這屋子裏收拾了一陣。李守白道：你也不要太緊了，這是人家的屋子，我們上午在這裏住着，下午是不是在這裏住着，並不知道，你又何必那樣費事。小梅並不答覆他這句話，却在床前一張方凳子上坐着，望了他一會子，然後笑道：那孟家姑娘，不是很會伺

候你嗎？李守白想了一想，才道：你何以老不能忘了她？你提起她來，老讓我無可如何？小梅道：你這人是怎麼了得……底下這個字她不能說了，自己並不是新人，怎好說是得新忘舊呢？李守白道：並不是我變心，老實一句話，開始我就不會愛她，小梅聽到一個愛字，她究竟不是那時髦姑娘，臉就紅了。李守白又接着道：但是我也不會討厭她，不過是個平常的朋友罷了。小梅道：既是平常的朋友，爲什麼你這樣呢？這樣兩個字，李守白算是明白了，便道：我不是說了嗎？那個時候，我答應了她的婚事，全爲了我熱心過度。小梅道：既是那個時候熱心過度，爲什麼到了現在，又不熱心起來呢？李守白想了一想，又偷看了她的顏色，見她並不像會生氣的樣子。便道：這原因很簡單，因爲你待我太好了，我受了你的感動，覺得是我的不對。小梅道：這樣說，倒是我的不好，因爲我伺候你，你就對那孟家姑娘變了心了，她嘴裏如此說着，似乎表示着很歉仄的樣子，可是她跟着嫣然一笑，把頭低了。在她這嫣然一笑之後，二人的感情，就不知道濃厚了若干度，而且這一幢大屋子，只有他兩個人，在枯寂慘淡的環境裏，當然也就更親熱起來。這日下午，李守白應該到隨軍醫院去治理創傷的，然而他想到，他若離開了這裏，就剩下小梅一個人了，她是個很傷心的人，讓她一人守了這屋子，她會更難堪了，因此並不前去，這天晚上，城外的鎗炮聲，又繼續的響了起來，在圍城裏把這種聲音聽慣了，却也不感到

什麼恐懼，二人都因避到地洞裏去，必有一種不便，所以還是分房而睡。到了次日清晨，太陽高照，這鎗炮就停止了，李守白心裏安慰着，必定是中國軍隊在城外將陣線支持住了，要不然，那有不退回城內之理？假使這樣反攻下去，也許可以打開一條出路，心裏寬展了。小梅看他情形好多了，因問道：你什麼時候應該去看病呢？李守白道：昨天就該去的。小梅道：爲什麼到了今天，你還不去？李守白道：這就因爲我走了，是丟你一個人在這裏，我不放心。小梅道：笑話了，難道我坐在屋子裏，會讓妖怪抓了去不成？李守白道：我覺得我的傷，今天好得多了。小梅道：越是好了一些，你越該去看。你不放心，我也不放心你的，我扶着你到醫院裏去，好嗎？李守白到了此時，只覺心裏不住的盪漾着，那還有什麼話說。小梅竟也不再徵求他的同意，扶了他一隻手臂，就向外面攙着走。走出了大門以後，李守白當然也不會再執拗，就直向後方醫院走了來。這個隨軍醫院，設在本城一所財神廟裏，進了大門，就要上十幾層台階。小梅索興攙了他的手臂，很用力的將他送上了殿。這個地方，城裏的警備司令薛又禮，是每天要來巡視一趟的。這個時候，薛又禮恰是巡視完畢，帶了兩名親隨兵，由大殿裏出來。他遠遠的看到一個少女，攙扶着一個受傷的人前來，就不勝其欣慕，及至走到近處，原來這兩個人都認得的，他先呵喲了一聲，表示那番驚訝的樣子，李守白也就站定了腳，點着頭叫了一聲薛司令。

小梅有點不好意思，却低了頭。薛又禮向她看看，又向李守白看看，想起前事，不免一怔，然而他對於李守白，總還是執着客氣的態度的，就伸了手，向他握了一握道：聽說李先生，也有貴恙，現在怎麼樣？李守白皺了眉道：這傷雖不重，無奈在腿上，不能走路。薛又禮道：你還是這樣忙，昨天你還有無線電打回北京去，可是這裏面有一條消息，完全不確。你說的黃種強陣亡了，這是不確的，我已經扣留了，小梅聽了，不免臉色一動。李守白看了一眼小梅，含混着道：我的消息，都是有根據的，大概不至於錯誤吧？薛又禮本想再說，微昂着頭，將皮鞋尖在地上連連踏了幾下，便微笑道：改日再談罷，目光在小梅身上看了一遍，他似乎點了幾點頭，逕自走了，李守白一想到過去的事實，今天和小梅相依相傍的走着，恐怕不能取信於人，住在這圍城裏的一個客民，那是有聯絡警備司令之必要的，然而自己可是把他的面子駁過一回的，心裏立刻拴了一個疙疸，眉毛也加了一層鎖，看小梅那臉上，也是滿佈着愁雲，心裏一想，自己慌張不得，把她嚇倒了，連安慰的法子都沒有。於是向她笑道：這位薛司令，和我的感情不錯，對我很有關照的，你不聽見說嗎？我打錯一個電報，他都和我扣留了，免得拍出去了，反鬧個笑話。小梅道：他是和你有交情的嗎？李守白道：有的，我們這交情，還是和旁人不同呢。小梅聽他如此說，才有了一些笑容。當日李守白經大夫檢查了一遍，說是傷勢已好十之七八，只要好好

的休息，也就沒事了，小梅聽了這個消息，又是一喜，很高興的，陪了他回寓去。到了晚上，炮火響着，二人避到洞裏去，點了一枝蠟燭，放在一張小矮凳上，二人隔了凳子，各攤了一張地鋪躺着。李守白在地鋪上，堆了很高的枕頭，很隨便的談話，小梅先是靜靜的聽着，有時微笑，兩條眉毛，不住的閃動，似乎有句可喜的話，要由口裏說出來，又不便說出來的樣子。李守白料着她這句話，一定是很有含蓄的，便把臉上的笑容，完全收起，正了面孔，以免她害臊，不肯把話說出來，小梅把可喜的樣子，忽然收起，却歎了一口氣道：黃營長這樣一個好人，倒是陣亡了。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李守白道：這是你不願聽的消息呀！再說當軍人的死在戰場上，那是很榮的事，可是我要說一句私話，黃營長陣亡了，倒給我們減少了一層糾紛，小梅眼珠兒一轉，又微微一笑。李守白道：我的話，你覺得怎麼樣呢？小梅道：你昨天所說的那個話……李守白道：你說的是退婚的話嗎？這是不成問題的，我和她是未婚的夫婦，關係很淺，我說一聲和她離婚，當然是不能結婚的，既沒有結婚的希望，她又何必不離婚，而且這也不算離婚，不過是廢約罷了。小梅默然了許久，皺了眉道：不過那樣辦，苦了人家了，我也是個姑娘，我替人家姑娘想想，這是很難受的事。李守白想了許久，才道：事情是走到這不能轉彎的地方來了。教他也沒有什麼兩全的法子。小梅笑道：你不會丟開我？說着，將身子一扭，將背對了李守白。他道：

若是我能丟開你，我又何必和你說上許多話說。小梅並不同轉身來，身子依然朝着洞壁，卻歎了一口氣。李守白道：俗言說，好事多磨，我們真也是好事多磨，可是天下事，那樣巧，你逃到鐵山來了，我也到鐵山來了，你和父親要逃出城去，偏是又把你留了下來，在許多事情上看來，我們也並不是沒有緣分，譬如黃營長這人，我也覺他樣樣可以配得你過，我沒有法子和他競爭，可是他又陣亡了，你看這裏面，不是有些天意嗎？你也不必去再掛念他了，小梅聽了，也就沒有作聲。在李守白口裏，說出這些事很巧，偏有更巧的事，就是他由楊副官口裏說的，陣亡的黃營長，就在洞外偷聽他們說話呢。原來這高師長部下有好幾個黃營長，黃種強乃是黃營長中之一個。在一師軍隊作戰的時候，陣亡了一個營長，當然不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有一次，李守白向楊副官探聽消息，他就說，陣亡了一個黃營長，其實這營長雖姓黃，却不是黃種強。李守白以為這一師裏只有一個黃營長，黃營長陣亡了，就是黃種強陣亡了；殊不知這個黃種強營長，不但沒有陣亡，而且升了團長，這天他這一團軍隊，調回城裏來休息，他見着了薛又禮笑對他道：黃團長，你的官運好，你的妻運可不好，你託的那個月老，他自己要作新郎了，不但要作新郎。而且還造了個謠言，在報告消息的電報裏，說你陣亡了，於是將看見李守白的事，大致向黃種強說了。他一聽心中大怒，當天晚上，偷偷的到李守白的寓所裏來，看他是

什麼情形，他此時不但看到李守白和小梅同藏在地窖裏，而且聽李守白所說的話，知道他是已經訂了婚的男子了，他站在洞口，恨不得走進洞去，抓着李守白，一手鎗便將他打死。不過自己是受過教育的軍人，覺得這種事作不得，不但在道德上說不過去，在法律上也說不過去，自己站在洞門口昂着頭，看了天上半輪涼月，歎了一口氣，看看洞裏頭，閃出一點昏黃色的光亮，心想在這光亮之下，不知道這男女二人，却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兩手插在軍衣的褲袋裏，半彎着腰，望了洞口，微微的哼着，發了一聲冷笑，於是趕快抽轉身，就向大門口走來，到了這裏，他不覺又站住了腳，心裏就這樣想着，難道我就這樣放過他們嗎？在這種危城緊急的時候，他們倒躲在洞裏，過那溫柔鄉裏的日子，我一定……他想着，摸了身上掛的手鎗，轉着身待要衝進洞去。又一想，我也不是沒有辦法對待他的，何必親自動手？情不自禁，自言自語的，說着一句有了，依然走去。走的時候覺得腳底下有一塊石頭絆了一下，於是用盡全身的力量，只一脚，把那石頭踢開去幾丈遠，這很危險的一個關鍵，也就這樣一脚踢開去了。到了次日上午，城裏的情形，很活動起來，市民紛紛的出來找柴，領糧食，挑吃水，小梅到大門口來，看到這個樣子，很是歡喜，跳着跑進屋來，告訴李守白，大概是敵人打跑了。就在這時，警備司令部，却來了四名弟兄，傳李守白小梅到司令部去。李守白先還說是他們錯了，自己是去探消



息，這位姑娘何必去呢？那兵士不容他分說，只管催着，二人雖十分不高興，也只好跟了去。到了司令部，小梅引到一個接待室裏坐着，兩個兵士却帶李守白到薛又禮的辦公室來，他還看不出有什麼變異的情形，見薛又禮坐在公事桌邊，並不起身，望見他進來，只微微一點頭。李守白道：薛司令，我們今天的消息很好嗎？薛又禮搖了搖頭道：我們暫不談消息，我要審問你幾句話，說着把臉色一沉，李守白心想，平常相處得很好，何以不客氣起來，自問於心無虧，便道：什麼事呢？請問罷，於是就以被審問的資格站着，且不坐下，薛又禮很從容的說道：你當新聞記者的人，善於探聽消息，當間諜也是很容易的罷？李守白也一挺胸，正了臉色道：薛司令，你這是什麼話？薛又禮道：據馬參謀長由中州回來說，你和萬巡閱使手下的唐時傑是朋友，他以前是不利於我們的，你在我們軍事區域裏混了許久，大概……哼！說着，冷笑一聲，李守白道：這從何說起？薛又禮道：當然，我有證據，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交隨從兵遞給他看，望了他道：這是唐時傑請馬參謀長帶來的信，他的筆跡，你當然認得。那信寫的是：

守白學兄雅鑒：聞兄隨軍鐵山，別來無恙，曷勝欣慰，弟現在中州，聊供冷帥鞭策，回想前事，真如一夢，國難如此，我輩挽救無術，徒增愴感耳，鴻鯉得便，尙乞惠我好音，毋忘當年我儕車笠前盟。

也順頌健康。

弟唐時傑頓首

李守白將那信看了一遍，答道：這有什麼罪過呢？他雖是萬巡閱使的人，現時就在冷巡閱使部下作事，就是他是間諜，也是冷大帥所認為無罪的人了。怎可以把這封平常的信，疑到我的大問題上來，薛又禮道：哼！人格，作間諜的，不過是於對方不利，論到他自身，那倒是個機警而又忠勇的人，只怕你還不能勝任愉快，要說到人格，你倒是有些可疑。你為什麼帶着一個朋友的姑娘，同在一處睡覺？李守白道：哦！原來爲了這一件事，找我的錯處？不錯，黃營長要我作媒，我沒有盡力，這是我的自由，至於和那姑娘同住一處，那是爲了避炮火，不得已藏在洞裏的，不能爲了避嫌疑，讓她不到洞裏去，我也愛惜我的生命，不能在洞外冒險。薛又禮道：好！你都有理由，你說黃營長陣亡了，騙那姑娘嫁你，總是事實，而且你是娶了妻的人了，黃團長，你出來，讓他看看，你還活着沒有？他高了嗓子叫着，黃種強就由屋子後面，一個門裏出來了，笑向李守白道：李先生，我不是鬼吧？李守白一見，倒爲之愕然。薛又禮也不容他分辯，臉色一變，將桌子一拍道：以前我以為你是個有爲之士，十分看得起你，原來你是這樣一種人，回過臉對隨從兵喝道：把他押起來。李守白道：不必這樣，我是個受傷的人，還跑掉了嗎？只是那韓家姑娘，她還是個白璧無瑕的女子，你們……黃種強用手揮着他道：你出去，這些事，你就

不必問了，兩個隨從兵，不容他多說，走向前來，帶攙帶送的，把他推出辦公室。李守白走到門口，回轉身來，還要和薛又禮說話，他也揮着手道：你暫時屈居兩三天。有話再說罷，於是把他就被推着走了。薛又禮站起身來，向黃種強笑道：這總算和你出了一口氣了。黃種強笑道：這却不敢當，這樣說我倒是以公報私了。薛又禮笑道：這樣說，我把他放了，讓那姑娘跟了他去，黃種強笑着，就不說什麼了。薛又禮道：那韓家姑娘，一個人在接待室裏，一定是很害怕的，你可以去安頓安頓，黃種強道：我也沒有法子安頓，那個軍人，可以找地方安頓小姑娘呢。薛又禮道：但是你也當去看一看她，黃種強滿臉都帶了笑容，不能作聲，緩緩的走了出來，他走到了接待室裏，只見小梅臉上帶了一些淚容。眼圈兒紅紅的，蓬了一把頭髮，兩手伏在桌子上，將下巴尖枕在手臂上，對窗子外面望着，她忽然看到了黃種強，却吃了一驚，站起身來，向後退了兩步，退着靠了牆，兩手張開，抬過了肩，黃種強走到門口，先就停了停腳，然後向她笑着，點了一個頭道：我不是鬼，你不要害怕。小梅向他看了一眼，却不能說什麼，不過張開着抬起來的兩隻手，却放下來了。黃種強走進屋子來，笑道：你請坐罷，你不要害怕，那李先生因為有事，出城去了，恐怕兩三天之內，也不能回來，在這城裏，你還有什麼熟人沒有？小梅看看他，言語動作，完全與常人無異，料定這是個活人，這才緩緩的坐下來，望了他道：我沒有熟人。黃種強笑道：

你沒有熟人，李先生可有親戚住在這裏，知道不知道呢？那親戚就是他未婚妻的表哥表嫂，小梅聽了這裏，臉上不覺一紅，很細的聲音答道：我知道的。黃種強道：你一個姑娘，不便在那裏單獨的住，我把你送到那裏去暫住幾天，好嗎？小梅還不會答應他的話，他自己又點點頭笑道：這比較的是個妥當的辦法了，現在我沒有事，就可以送你去。小梅到了這時，又成了一個沒把的葫蘆，不知如何是好。照着和尚的機鋒話，沒把葫蘆，就丟在水裏。要知道小梅是丟在水裏與否，下回交代。

# 百用油



備此一油

百用油

百用油對於唱機唱片之功用  
 唱片用之！  
 保持原音、加倍經用  
 整理舊片、恢復發音  
 唱機用之！  
 潤滑機件、動轉合度  
 保護漆色、光亮常新  
 府上備有唱機唱片、  
 不可不備百用油

大唱機公司  
 各埠均有出售  
 上海南京路  
 中國百用油公司

救苦金丹靈驗無毒神效久著經中央禁烟委員會張主席題除  
 惡務盡風行六十六年斷癮數百萬人輕煙一二料重則四五料  
 戒絕每料一元半  
 上海白克路天津法芝堂藥房均售



鴉片流毒  
 人所共知  
 不早戒除  
 無異……

馮氏斷癮

救苦金丹

自殺

上海柯爾登洋行總經理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德國白濁專藥



情場留戀……  
 君子亦不免有失！  
 不幸身染白濁，痛苦萬分！  
 大談服德國白濁專藥，危險尤  
 始能澈底根治，服之均能  
 於六小時內奏效。

梅毒剋星

五白一斷 淋濁根  
 凡服電淋請購均膜根  
 注射不效病決服對能殺  
 射內克，的星梅心，透全

## 第二十五回 奔命戰場投荒餘痛哭 託孤寒廟垂死作哀鳴

却說小梅聽到黃種強說，李守白出城去了，她想到自己一個黃花閨女，身無所寄，這實在是個問題，黃種強說是讓自己到老鄧那裏去，雖然十二分不願意，然而除了這裏，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便道：送是不用送的，黃營長，你不很忙嗎？黃種強眉毛一揚笑道：不瞞你說，我升了，我是團長了。李先生說我陣亡了，那是他騙你的，小梅道：這話不是他說的。黃種強笑道：不管是誰說的，我也不計較了，小梅和他說話，眼睛望了窗外，却看到武裝兵士們，押了兩個反縛了手臂的人過去，便問黃種強道：我現在能走嗎？黃種強道：我就是薛司令派來送你出去的，小梅再也不說第二句話，就向外面走了來。黃種強因爲身上穿了制服，總也不便緊隨女子走，因此到了大街上，就在她前面走了幾步，到了老鄧家裏，對了老鄧將來意說明。老鄧一拍胸道：這沒事，韓老先生是李先生的朋友，我們是親戚，韓姑娘也就是我們的親戚一樣，離亂年月都是過一天算一天的，大家湊付，請放心罷。黃種強一看老鄧家裏，打了好幾個包袱，便想問是什麼緣故，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聽到一種甯號聲，他想起的要召集本團弟兄們講話的，也更來不及問話，掉轉身就走了。這時，老鄧櫃房後的房門一響，余氏張手舞腳的

笑了出來，拉了小梅的手，由頭上向腳下一看，笑對老鄧道：這比我們孟家大妹子，還要長的俊，老鄧皺了眉道，現在什麼時候，還說這個啦。余氏端了一條小板凳，放在小梅腿邊，便道：大姑娘，客來了，我們是連茶都沒有一杯的，坐着罷。小梅幾乎有兩個月之久，不和婦女們在一處盤旋了，見了婦女們，便覺得親熱，便道：到府上來，遇事都要託你關照的，你就不要再客氣了。余氏見她說話，轉着那漆黑的小眼珠子，心裏十分高興，也端了個小凳子，和她並排坐着，問長問短。不多大一會，余乃勝眉開眼笑的，用身子將大門衝開，跑了進來，拍着手道：好了，今天三點鐘，又開城一次，今天我們不要像上次一樣擠回來了，早早的就到城門口去等着。余氏拉了小梅的手道：大姑娘，這可怎麼好？你剛來，我們又要走啦。老鄧聽了余乃勝的話，早是在三間屋子裏跑着看了一週，又提出兩個包袱，和原放在屋角上兩個麻布口袋，放在一處，向小梅道：我看你，也可以去和這位軍官說一聲，一塊兒出城去罷。小梅道：你們打算到那裏去？余氏道：逃命罷了，只要出了城，走到那兒是那兒。小梅道：若是三位肯送我回安樂窩去，我也陪你們出城，我爹早幾天就逃出城去了，我想他只有回家的一條大路，我很想回家去看看。老鄧道：那軍官，讓你走嗎？小梅道：他是我父親的朋友，他還能攔着我不去找父親不成？他是因為李先生出城去了？沒有人照看我，所以送我到這裏來的。余氏一拍手道：這樣說，沒事，我們

一塊兒走罷。大妹子，這就好極了。你空着手，正好和我們提上一個包袱。老鄧瞪了眼道：你這叫廢話了，人家託我們照顧，我們還要人家拿東西，余氏道：我和他是不見外的話，我正要乳着孩子啦。好幾個包袱，我又不能拿，小梅道：不要緊，多少我可以和你們拿些東西。我又何必空了手走呢？余乃勝道：事不宜遲，我們就走，現在也就是一點多鐘了。余氏聽說，像得了什麼神經病一樣，就向裏面屋子裏走去，他去以後，便聽到那屋子裏卜通劈拍，響個不了。接着小孩子哇哇一陣哭了，不多一會，她出來了，背上駝着一個小孩子，用幾根板帶困住了，小孩子塞了一個小拳頭在口裏哭着。余氏一手提了一個包袱，一手提了個籃子，脅下還夾了兩件衣服，老鄧走上前，劈手奪了，都拋在地上，笑罵道：你以為這是搬家嗎？就是這四個包袱，我也不知道怎樣帶着，你連破破爛爛的都帶着啦，余氏倒不怪他丈夫，向屋子四週看看，他撇了嘴道：你看，這樣一個好好的家，什麼都不要了，說着兩行眼淚，由臉上直流下來。余乃勝皺了眉道：時候到了，那有工夫哭呢？老鄧向小梅道：我們走了，他和余乃勝各背了兩個包袱，便在前走，小梅和余氏也跟了出來。那余氏走在大門口，回轉身來，對了大門，只管打量着。小梅道：大嫂子，你還想拿什麼呢？一句話提醒了老鄧，他走過去好多路了，回轉身來問道：你還打算拿什麼把這所屋子，一塊兒帶了走，好不好？余氏道：我們走了，大門也不鎖，人家不進去拿東西嗎？余乃



勝道：你怎麼了？你就是鎖了門，人家不是一樣打了門就好進去嗎？余氏手扶了門，還伸頭進去看看，垂着淚道：我真捨不得！老鄧道：你只當是大炮一炮轟了，不就完了嗎？說着，拉了她一隻手就走。小梅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她拋棄家庭，就如此捨不得，自己又怎麼呢？不跟他們走，一人在城裏，心中實在害怕，跟他們走，又沒有和李守白告別，但是李守白究竟還是朋友，總是我父親要緊，於是一頓腳，說了一個字走，這一肚皮苦處，簡直無從向人說，只低了頭跟了他們，走到了城門口上，雖然還是擁擠，但是把守城門的軍隊有了經驗，一路上有人維持秩序，一行大小五人，竟是安然出了城。出得城來，首先射入眼簾的，便是城外的兩條街，完全讓敵人的炮火轟燬了。只是地上堆着枯焦的木料，和那滿處的磚頭瓦片，有很矮的牆基，一個方框，又一個方框的圍繞着。這分得出是人家來，屋宇是消滅了，在這種瓦礫堆中，依然夾了一條鵝卵石砌成的人行路，那正是舊時的街道，那瓦礫叢中，偶然有一兩顆樹木，樹葉子也打得精光，只這一些點綴，便真個萬分淒涼，出城的百姓，都順了這條戰事遺痕的街道走，沒有一人臉上，帶了笑容的。小梅隨着他們，順了大路向前，除了去的災民而外，却看不到一個人迎面而來。經過幾個村莊，也是不見一個人影，所有人家的門戶，都掩閉在西風落木的淡黃陽光裏。而且他們越走得遠，逃難的百姓便分散了，越是景況淒涼。小梅余氏提了個小小衣包，只

管低了頭走着，在她這樣走的時候，心裏正把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一幕一幕的在心中浮起幻影來，心裏想着，不知道這樣回家去，是否可以遇着父親，也不知道在鐵山城裏的李守白，他又怎麼樣？自己忽然的不辭而別，他若回來找我，他不怨我嗎！她如此帶想帶走，也不知道是經過了多少里路，偶然一抬頭，又到了一個村莊。那村莊口上，有家油鹽雜貨店，橫頭抹了一堵白粉牆，那白粉牆上，在那油鹽雜貨四個大字之外，却另有幾行黑字，那黑字第一行，便是梅兒注意四個大字。下面寫着，我與二禿，由此條大路前往，一直回家，父樂餘白。第五號。小梅看了這幾行字，不由得突然站住，哎喲一聲，叫了起來。老鄧一行人都嚇了一跳，他連忙問道：姑娘，你看見什麼了？小梅道：喲！你看這牆上，是我父親留的字，他是由這條路走了去的。這上面記着第五號，想必前面還有第一二三四號的招帖，我都忽略過去了，沒有看見。這就好極了，我一定跟了這條路往下走。老鄧認識幾個字，余乃勝余氏，都茫然不知所謂。小梅將牆上的字，念給他們聽道：我爹知道我會隨下路走着找他的，又怕我走錯了，或者是我猶疑不決，所以在牆上留下這字來，我請請三位，跟了我，隨着這寫的字走，到了我家裏，我父女見了面，自然重重的謝你，你們三位無非是出城來逃難，不一定到那裏去，就是多走一兩天路，那也不耽誤什麼事。老鄧笑道：你們老先生，真也想的週到，會在這牆上一路留下字來，憑着他老人家

這些子用心，我們就不能不幫你一點，小梅笑道：這樣說，你是答應着跟我一塊兒走了。她出得城來，處處都是很傷心的，及至看到這字跡之後，好像在黑暗中找到一些昏黑的燈亮，又像在大海裏找到了一線大陸，心裏就非常的高興，以先是在人後面低了頭走，現在却是走在一行人前頭，只管抬了頭向前面看去。可有什麼村莊，有了村莊，就又好去找父親的字跡了。只要有父親的字跡，就是水裏火裏，自己也是願意去的。在她這樣高興的走着路時，又次第的發現了兩處牆上，寫上了字跡，後面並注着第六號第七號。小梅越發高興，自己的推測，竟是沒有錯誤。可是她的推測雖沒有錯誤，也不能夠始終的高興，因為經過的道路，全是渺無人烟，不但到人家裏去，找不着一點食物，就是外面田園裏，也找不出一些瓜果，可以充饑的。他們這一組人，比較是走得慢一點，能走路的難民，都走着抄出了他們的前面，當他們趕上一個村落時，便可以看到逃出城來的難民，或者用瓦盆打水，或者尋了籬笆摘野菜，就在大路邊，挖了土灶，用瓦盆煮野菜吃，他們都以爲出了城，鄉下遍地是糧食，現在才知道，雖然是鄉下，也一樣受了敵人的蹂躪了。老鄧一行人，走了半日，肚子當然餓了，只得抄用別人的辦法，圍在大路邊挖土灶煮野菜吃。剛吃到一半的時候，忽然拍拍，一陣馬蹄聲，大家驚心弔胆之餘，聽到這種響聲，自然又不免吃上一驚。老鄧首先找了一個土堆，站上去看了一眼，

只見由城裏出來的大路上，有七八匹馬，頭尾相接，風馳電掣的奔了過來。老鄧走下土堆來，向大家說道：「不得了，不得了！他對於這了不得三個字，還沒有下一種解釋的時候，那一羣馬已經跑到面前來了，馬上所騎的那第一個人就是黃種強團長，他一個翻身，跳下馬來，就向小梅前面，直奔了過來。那時，小梅在鄉村子裏找了一副碗筷，盛了大半碗野菜，在一顆老柳樹的兜子上坐着，正慢慢的咀嚼，現在忽然看到幾匹馬跑了來，當然是先吃一驚，及至定睛細看，馬上坐着的，都是軍人，而首先一個跳下來的，又是黃種強，她在驚駭之中，不免又有些奇怪。黃種強穿了大馬韉，手上執着垂下來的馬鞭子，只管和馬韉相碰，慢慢的走着，站到小梅身邊，微笑道：「大姑娘，你爲什麼逃跑？小梅將筷子碗放下，突然站立起來道：「我又沒犯什麼罪，怎麼會是逃跑？」黃種強帶着馬鞭子，隨便舉了一下手，笑道：「對不住，我說急了，就說錯了。請問，你怎麼不通知我一聲，就出來了呢？」小梅看他的樣子，帶一些滑稽，就笑了起來，因道：「我等得要來不及通知你了。」黃種強道：「你不通知我不要緊，怎麼對那位李先生也不通知一聲呢？」小梅道：「你是來迫我回去的嗎？」黃種強笑道：「你既出城來了，當然不肯回去的，我知道你出城了，特意追了來，打算送你到一個安全些的地方去。」小梅道：「不，我要順着大路去找我爹，黃種強道：「我也知道你必是這樣辦的，但是這條大路，越離得鐵山遠，那情形越是不明白，你一直到前

而去，也許會遇到什麼危險。小梅道：那我不管，我爹是從這一條路去的，我也就可以由這條路去。黃種強道：你怎麼就知道他是由這條路走的。小梅道：這一路的村店粉壁上，都有我父親留下的字，叫我順着大路去找他，所以我決定主意，順了這條大路走。黃種強道：哦，原來如此，這還是你錯了。你想呀，他比你出城早好幾天，戰場上是千變萬化的，往往上半年，不能知道下半天的事，令尊大人，既是到了前方去，前方有了變化，他自然會躲到別處去的。這個時候你去找他，那裏會找得着，由這裏向西二百里河西縣，是我的老家，家裏還有我的母親和叔叔，那裏不但是離了戰線遠，而且還隔了一座白馬關，假使你願意到我那裏去權住幾時，我願找五十個民夫，四處八方，替你找父親。若是把你父親找到了，就把令尊送到你面前，你們父女團圓。若是找不着，你自己再去找他，我也不攔你，我想五十名夫子的力量，總比你一個大姑娘照顧得到一點吧？余氏攆了個孩子，先是躲在那大柳樹後面，怕和這軍官見面，現在聽到這一番話，就跳了出來道：呵！這是好事呀，大妹子，你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小梅望了黃種強道：黃團長，你真有那種好意思嗎？黃種強道：這個我決不能騙你的，而且以我的力量，找個五十名夫子，當然也不是什麼難事，又何必騙你呢？余乃勝是個大兵，他認得出來是個團長，如何敢上前說話？老鄧雖看不出來這是團長，但也知道，這不是個平常軍官，也是站在一邊望着，

不敢搭腔。這裏就只剩了小梅和黃種強對話，她沉吟了一會，但在這曠野的地方，四週看了一看，覺得有些不知所云的樣子，黃種強道：大姑娘，難道你還有什麼顧慮嗎？我姓黃的，也是一個漢子，出生入死的事，一直幹到現在還沒有停止，難道我還能欺騙你這樣一個逃難大姑娘？我自然是離不開職務的，我可以派兩名弟兄，護送你們這一批人到我們那裏去。說着，便望了老鄧道：假使你們願意去，都可以去的。余氏接嘴道：只要有地方安身，我們那裏也可以去，不過我還有一件事，求求你。黃種強一想，你還有什麼事要求我？便道：你是少錢用呢？還是要吃的？余氏道：我家裏在城裏，還有一座店面，大門也沒有鎖，就這樣出城了，請你和我們照顧一點。老鄧這才禁不住，喝了一聲道：你這叫胡說，人家有功夫管你這閒事嗎？黃種強笑道：她倒也是實心眼子的話，於是掉過臉來向小梅道：大姑娘，人家都說了這實話了，你就沒有什麼話對我說嗎？小梅呆呆的望了他，許久許久，垂着兩行淚下來。黃種強不便拿手去撫摸她，却向她走近了一步，低聲道：大姑娘，我也知道你難過，但是當離亂年頭，那個不是這樣的，我勸你遇事看破一點的爲是。我既答應了你，和你去找父親，你就安心到我家裏去罷。小梅道：我並不是不安心，你想，我一個女孩子，舉目無親，在戰場上亂跑，現在又要到沒有到過的地方去，將來會鬧到那一種地步，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怎樣不難過呢？黃種強道：這個你

放心，我母親是個頂仁慈的老人家，說時，手要伸過去，替她揩臉上的眼淚，只伸到一半的時候，又縮了回來，却又向余氏道：大嫂子，請你勸一勸這位大姑娘罷。這時，他將同道來的兩個穿便衣的人，介紹給小梅道：大姑娘，這是我兩個隨從兵，一個叫杜得興，一個叫周駿才，人都很老實的，我現在讓他們穿了便衣，護送你們到我家裏去，這杜周二人就向小梅一鞠躬，小梅向他們點點頭道：多謝二位勞步了。我是個女孩子，不曉得什麼，我又沒有親人，請你看黃團長的面子，路上多照顧一點。她口裏說着話，眼裏又流下淚來。黃種強道：你不要再心裏難過，就在我家裏等着你父親得了。小梅道：這一去，還有二百里呢，路上都是沒有人烟的，我們也不知道能不能夠走到你府上？就是到了你府上，我父親不知道在那裏。黃種強對於她這句話，倒苦於無法去安慰，歎了一口氣道：大姑娘，這不但你很難，就是我也沒有比這再妥當辦法的了。不過我想着，與其讓你順了大路去撞，總覺得還是到舍下去躲一躲，比較妥當一點。老鄧和余乃勝到了這時，也覺得人家乃是實心實意的幫忙，再不便拒絕人家的要求了，於是一同走近了小梅身邊，都勸她走。黃種強向他微鞠着一個躬道：大姑娘，你不能答應我的辦法呢？小梅悵悵的站着，也說不出什麼所以然來，只是向莽莽的野田，四週顧盼着。黃種強道：請你就由這村子口上分路罷，順着大路走，敵人帶有飛機飛了來，那是比較危險的，我也

沒有時間耽誤，就要走了。小梅一想，人家總算十二分的援助，再要不答應人家，未免也不近人情了。便答道：我去的，我不去，還有什麼好……辦……法呢。她說到這裏，已是不能將話說完，極力的把字音延長着，去說完她那一句話，結果她突然的把話咽住，就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她不哭則已，一哭之後，那眼淚像泉水一般的湧着，手扶了柳樹兜子，坐在地面的草皮上，手揀起一隻衣襟角，擦了眼睛，只管嗚嗚咽咽不了。黃種強這倒奇怪了，她爲什麼這樣大哭？難道還有什麼委屈嗎？望了她許久，才道：大姑娘，我不過是這樣一點意思，假使覺得到舍下去有什麼委屈，我決不敢勉強，不過有用我幫忙的地方，我依然一定幫忙。小梅坐在草皮上，搖了搖頭道：不是這個，你猜錯了。說着，依然的向下哭，黃種強表示着很懊喪的樣子，搖了頭微歎着氣道：這話可就真難說了。小梅這才站起身向他垂着淚道：你這樣照顧我，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呀。只是我到這樣遠的地方去，連一個熟人都沒有了，你想我……又是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無論什麼人，對於女子的哭泣，那是沒有子去抑制的。小梅現在這樣的放聲大哭，根本就不知道這哭的由來，黃種強和她的關係太淺，又不便怎樣靠近她，作那懇切的安慰，他斜伸出來一隻腳，站着只管向小梅發呆，還是小梅這一雙淚眼，看清楚了黃種強十二分的爲難，不便勸，又不能不勸，這才自己勉強的把眼淚忍耐住了，哽咽着道：黃團長，你不要多心，我是



自己心裏難受，你是有公事的軍人，請你回城罷，我一定到你府上去就是了。黃種強皺了眉道：假如你不走呢？小梅道：我也用不着撒謊，答應就答應，不答應你還能強迫我嗎？於是向杜周兩個隨從兵道：我們馬上就走，請你二位引路罷。老鄧一夥人，正要動身，余乃勝却向老鄧道：你們到河西縣去，我是送李先生到鐵山來，關在城裏的，現在出城了，我自然要回去消差，要不然，倒說我是開小差的，碰到了人倒有些不便，大家都可以逃性命，我當軍人的，是不能逃性命的。老鄧聽說，正想駁他，黃種強却大拇指一伸，向他笑道：你這話說得有理，當軍人的，應該這樣，你叫什麼名字？在那部分軍隊裏。余乃勝就照實的告訴他了，黃種強道：那好極了，你可以回安樂窩去，順便替我訪一訪這韓家大姑娘的父親，你若是辦得有成績，我一定想法子提拔你。老鄧見他如此說着，却不勉強，大家商量一陣，於是小梅隨着兩個便衣兵，同老鄧家三口，走上小道，向河西縣而來。她臨走的時候，和黃種強鞠了一個躬，用衣襟擦了眼淚，跟着一行人身後，低着頭走了，黃種強騎上馬背，走到村口，對他們望了一陣，直到望不見了，帶着余乃勝回城去。當天他籌了二三百塊錢，找了二三十名夫子，每人給了他一點川資和乾糧，要他們四處去找韓樂餘，他把韓樂餘的相貌口音和他的家事，都略略說了，約好了，那個找着韓樂餘時，獎洋二百元。這些民夫，既得出城，又有希望，大家都很高興的答應。到了次日，黃

種強放了這班人出城，連余乃勝也在內，余乃勝這條路線，是直向安樂窩而去的，除了他之外，黃種強又加派一個親信黃正，一路跟着，二人出得城來，余乃勝先忍不住說了，笑道：你們黃團長，好不癡心，爲了韓家那姑娘，費這樣大的事。黃正道：情人眼裏出西施，那有什麼法子，我就覺得過分一點，但是誰敢說一個不字呢。余乃勝道：我聽說，黃團長託我們親戚作過媒的，不曉得後來這事怎樣？黃正道：令親姓什麼，余乃勝道：叫李守白，和你們團長，也是好朋友啦。黃正道：哦是他，他可惹下了大亂子了。余乃勝道：惹下了一個大亂子，是什麼事呢？黃正道：據馬參謀長調查出來，他以前和定國軍當過間諜，和我們搗亂過的，現在把他拘留起來了。余乃勝道：什麼？把他拘留起來了，間諜的罪，可不會小，不要帶累他的性命吧？黃正道：那總是很險的吧？余乃勝道：唉！我得這個消息，可惜太遲了，我要是在城裏就知道這事，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他。黃正道：你還是軍人啦，這一點兒事，你都不懂，一個這樣重罪的人，可以讓你去看嗎？他和你是什麼親戚？余乃勝道：我的表妹許給他了，而且是自由的，現在我那表妹逃難，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這些事，他自然是全不知道，若是姓李的，有個好歹，我那表妹，又少不得做幾天寡婦。黃正道：怎麼只做幾天寡婦呢？余乃勝道：現在的女人，你還想做一輩子寡婦嗎？黃正道：他是你的表妹，你爲什麼說這話？難道你做表哥的，想揩她的油，余乃勝笑道：等我當了

營長再說罷。二人一路說笑着，順了大路走去，這一路之上，並無居民，天黑了，就可以隨便在一個村莊上，找一所空屋安歇了。因為余乃勝知道沿村的粉壁牆上，都有韓樂餘留下的字，就把這話告訴了黃正，請他順了這粉壁牆有字的路走。黃正倒也是覺得這是一個簡便的辦法，就信了他的話走去，次日上午，順了大路走，還看到粉牆上有字，到了下午，經過五六個村子，就不見字了。二人商量着，韓樂餘一定是走上了小路了，因之順了大路，又走將回來。沿了村子找着，果然找到一方粉牆上，已經標明了一行字，有我現在改行小路的話。黃正笑道：這個老頭子作事，真是細心，讓我們尋找他的人太佔便宜了。余乃勝笑道：把一個大姑娘都丟了，那也不見得細心。黃正因為小梅有作自己上司太太的趨勢，對他這話，就沒有作聲，兩人又走了一二十里路，所過依然無人，不但沒有人聲，而且鷄犬之聲，也是聽不到。兩人走了半天，肚子也就有些餓了。黃正道：今天我們還沒有吃東西，找一個地方去，作一點吃的吧。余乃勝道：我也願意，但是找着爐灶的地方，不見得有吃的，找着吃的地方，不見得又有爐灶。黃正用手一指道：你看，那裏居然有烟，怕是人家燒飯的烟吧？我們可以去找找看，余乃勝向了他指着的地方去看，果然離這一二里遙遠的地方，有一叢綠樹，在綠樹裏冒出一條烏龍般的長烟，向半空裏蜿蜒上去。因一拍手笑道：這沒有錯，一定是鄉下人家燒飯的烟，我們就到那裏

去找樂子罷。於是走上了更細的一條羊腸小徑，走到那青烟的近處。是個小小的村落，有個三間斜支的屋頂，上面突出一大截烟窗，那烟窗上，一叢一叢的，正是向半空裏不斷的冒着濃烟。余乃勝拍了手，跳着腳笑道：好極了！好極了！這分明是有人在裏面煮飯的了。於是順着那屋基的方向，找到了它的大門，那門外有一個小小的菜園子，歪亂着十幾根豇豆插子，和一個王瓜架子，也有半倒的樣子，在那架子上，却搭了一條破舊的藍布褲子。黃正道：咦！果然有人，這算我們找着吃飯的地方了。走到門邊，門是半掩着的，看那門裏，有個窄小的過道。在牆的角落裏，滿堆了碎草和穢土，而且在旁邊豎了一柄長柄掃帚，似乎有人在這裏掃過了地的樣子。可是二人走進大門來，依然不看到有什麼人影。黃正道：怎麼一點響聲沒有，這又不像有人的情形了。余乃勝道：若是沒人，那烟窗的烟，由那裏來的，除非是有妖魔作怪差不多。黃正道：對了，我們先找他的廚房去，二人說着話，向廚房裏走來，還不會進門，便有一陣大米飯的香味，向鼻子裏送將來。黃余二人，都是日久未吃大米的人，開了這種香氣，不由得口裏流出清水來。再進門一看，果然有個小灶，還是乾乾淨淨的，灶上蓋了鍋蓋，在四週鍋蓋縫裏冒了白的蒸汽，旁邊案板上，有一大捧切了的王瓜片兒，在王瓜的一邊，有一把菜刀，而且還有大半截王瓜，再看看灶口裏，燒着的柴棒子，火燄烘烘的響着，可是看看這廚房裏，並沒有人，而

且也沒有通別處的門。余乃勝道：嚇！真個有了妖怪，怎麼煮的煮着，切的切着，廚房裏却沒有人。黃正撇開鍋蓋來，鍋裏却是大半鍋粥，因笑道：管他有人沒人，我們先吃了再說。余乃勝搶着將鍋蓋覆好，搖了頭道：嚇！你可不能亂來，若不是正經來的東西，胡亂吃了下去，仔細出毛病。黃正道：那有什麼大不了，至多也不過是一死罷了。他兩隻手覆在鍋蓋上，也是不會移開。余乃勝偏了頭道：這是什麼聲音，黃正凝了神聽時，果然有一種呻吟之聲，若斷若續的，送了過來。因低聲道：這真是妖怪，這地方多少帶些妖氣。余乃勝雖是個當兵的人，儘管不怕鎗砲子彈，然而聽到一個妖字，可就有些毛骨悚然，立刻跳着跑出廚房來。黃正雖然膽大些，經不得有人在一邊這樣逗引，也就跳了出來，到了天井裏，笑道：青天白日，有什麼妖魔出現。余乃勝道：我們走了兩天，不見人烟，到這個地方，屋子像有人住，飯菜做得半熟，可不見一個人影，你說這是什麼原故，這一說破，黃正更有疑心，趕快離開這個廚房，向前走去。糊裏糊塗的穿過了幾重門，却有些佛香味，走到一個天井裏，有兩棵高可參天的大松樹，那樹枝東歪西倒，彷彿像兩條大龍，盤到天空裏去，風由半空裏過來，吹得松枝呼呼作響，很像水上的浪聲。這樹陰之下，有三間窗戶敞開來的房子，屋正中列了一個佛龕，上面供了一尊白面長鬚的神像，四邊站了四位神將，佛龕下列了長案，還掛了半邊桌圍，桌上沒有五供，只有一個大石香爐，余

乃勝道：「啊，原來是個廟，是什麼廟？」黃正走到那歪了半邊的屋檐下去張望時，上而有一塊裂成龜板形的橫匾，上有四個大字精忠報國。黃正道：「哦！這有岳王廟，岳王廟都是掛上這樣一塊大匾的，你看，佛像後屋頂坍了那樣一大塊，大概這廟也好久沒有人管了。二人說着話，轉過一間屋子，是個小配殿，也有個穿武裝的神像，那佛龕前的帳帷，破爛得只垂了兩根整的飄帶，其餘都成了魚網，那神像是木雕的，還不會壞，只是兩眼模糊，好像清光瞎子一般。黃正道：「這是什麼佛爺？也算遭劫了，這裏並沒有佛案，便走到佛案前掀開飄帶來看，上面有字，乃是平倭大將軍戚繼光太保之神位。黃正道：「不知道是什麼佛爺，反正是我們同行吧？」正說着，呼呼兩聲，兩個大蝙蝠由那佛龕裏直撲了出來，余乃勝是嚇怕了，掉轉身就向外跑，黃正也笑着跟出配殿來，因道：「你這個人是怎麼了？余乃勝不好意思說是怕蝙蝠，因道：「那哼聲又出來了，黃正抬頭一看，強烈陽光的白日，正高懸在天空，這真是朗朗乾坤，會有什麼妖怪。便將胸脯一挺道：「你不要搗什麼鬼，我們找找去罷。準有人，於是順着那哼聲，彎過幾間屋子，便發現了那哼聲，在一間廂房裏，那廂房門也開着，太陽照了屋子裏半邊，令人膽子壯了起來。黃正伸頭向裏一看，只見一個人，躺在一副鋪板上，板上堆着厚厚的稻草，那人身上，却只蓋了幾件衣服，黃正是爲了以前的恐怖籠罩住了，到了現在，還不敢突然的走進屋去看人，然而那個

人，却已經看見了外面的人，抬起一隻手來，向外指着，用很低的聲音叫道：那不是余大哥，余乃勝正由黃正的肩膀上，伸了一個頭，向裏面看去，聽了這話，嚇得倒退兩步。然而就在倒退的時候，却看見屋後的破窗戶裏，伸出半截光禿禿的腦袋，不由得大叫一聲，在他這樣大叫的時候，那個禿頭却完全伸出來了，他倒叫了一聲余大哥，接着，便由那裏走出一個人來，他這才看清楚了，實在不是妖怪。那人笑道：我說那裏來的人，倒嚇了我一跳，原來是余大哥，你怎麼也到此地來了？原來這正是熟人，乃是和韓樂餘作工的那個小夥子韓二禿。便道：原來是韓二哥，你們老先生呢？二禿道：那床上躺的不是說着，就皺了眉道：他病了幾天了，這個地方，不但找不到醫生，就是要熬些米水他喝，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余乃勝道：廚房裏那半鍋粥，是你熬的了，但是你在那裏呢？二禿笑道：我正在切王瓜，忽然聽到有輕輕的脚步聲走了進來，嚇我一跳，我躲在灶門口柴草堆裏，這樣一說，三人都笑了。余乃勝道：這真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正想尋韓老先生，不想一尋就得，於是就把二禿和黃正介紹了，一同進房來和韓樂餘談話，他在這冷落無人的破廟裏，病了幾天，又寂寞，又痛苦，現在來了兩個人，精神得了一種安慰，就有了一些生氣，於是微微的帶些苦笑，向二人點着頭。余乃勝一肚子的話，萬般忍耐不住，立刻就站在鋪板面前，把小梅逃走，和黃種強相託尋訪的話，由頭至尾，說了個

詳細。韓樂餘靜靜的聽着，並不問什麼，最後，他兩隻眼睛裏，都滾出眼淚來，自己似乎也知道是不應當哭的，立刻又抬起手來，將袖子揉擦着兩眼，黃正偷看韓樂餘的臉色，見他兩個顴骨高張，兩個眼眶子，陷下去極深，那不用得說，一定是病勢很重，在這種時候，似乎不能再惹人家傷心，就對余乃勝丟了一個眼色道：我們可以出去找些吃的，於是拉了他的手，把他硬拖出來，因低聲道：你怎麼見了面，不分好歹，就說上許多，你看這老頭子，還能傷心嗎？說時，二禿帶了他二人到廚房裏來吃稀飯，黃正問起他們何以流落在此，據說，韓樂餘本來身體不會好，帶病擠出來，又把姑娘去了，本想再回城去，可是城門關了，是不能叫開來的，而且在城外又遇到定國軍的巡邏隊，不許難民逗遛，老先生實在沒有了辦法，只好想了個不大中用的法子，在人家牆上，一路都留下了字，不料這個辦法倒是靈了，把你們引了來。我們原是要順大路走，可是接連遇到兩次飛機開機關鎗，難民都害怕了。大家紛紛改從小路走，在小路上只走了幾里路，老先生就走不動了。我也沒有法子，只好攙着他走一步，又歇一步，到了後來，索興背了他走。好容易走到這裏，我們就住下了。這裏是小村莊，大概是跑的人跑得太快，很丟下一些動用的東西，我們也就不想走。他躺着的時候，口裏老是念着我的孩子，我的姑娘，總是怕他姑娘丟了，現在你們帶了這個消息來了，姑娘總算有了着落，心裏一定安穩些，你們來



了，那就好極了，我有了伴，老先生的心也寬了，這算歇了我一口氣。說着話，這兩個人已經把半鍋粥吃完了。再回房去看韓樂餘時，他已昏昏的睡去，閉上眼睛了。黃正和余乃勝商量着，這個老人，病是很重，暫時是不能走的，這只好留一個人在這裏陪着，把一個人去給大姑娘報信，余乃勝却說，要回安樂窩去消差，二人說着，沒有結果，在這廟裏却住下了兩天，韓樂餘躺在那鋪板上，有時清楚，有時糊塗，這一天，是個秋陰天，雖是不會下雨，半空裏陰沉沉的。空氣裏帶有充量的水分，微微的西風吹着，甚是陰涼，韓樂餘的瘦頰上，却泛了一些紅色，他叫二禿將頭邊的草網，堆得高高的，搽了自己的背，然後垂了頭半躺坐着，把余乃勝黃正都請到屋子裏來，先向他二人抱了一抱拳頭，請他們在鋪面前一張橈子上坐了，然後兩眼望了人家，作出很誠懇的樣子來。他那個情形，一定是有話說，便道：老先生，你說罷，誰沒個找急求人的時候哇，韓樂餘一抱拳頭喘着氣道：我……那個孩子，他哽咽住了，却垂下兩行淚，他身上穿的藍布長夾襖，敞了胸襟邊兩個扣子，於是伸手將衣襟牽扯了一下，然後繼續着道：我已經不能照顧她了，可憐，他以後就無娘無老子了，黃團長待她很好，以前也提過親，我也沒有什麼不能答應，只是在打仗的時候，對這事沒有心提，就耽誤了。說着，咳嗽兩聲，臉上越發的紅，黃正對余乃勝看着，余乃勝又對二禿看着，都沒有作聲。過了一會，韓樂餘閉了一閉眼睛，然後

再睜開來，向余黃二人道：「我現在答應了，只要我孩子不反對，黃正作聲不得，余乃勝坐着站起來，站起來了又坐下去，叫了一聲韓老先生，望了病人，黃正用手按了他的手臂，搖頭暗叫他不要作聲。韓樂餘於是偏過頭向二禿叫了一聲老二，二禿道：「老先生，我在這裏啦，韓樂餘伸着手握了他的手，慢慢的道：我待你，是像待我自己子姪一樣，我現在要去了，後事你要替我管一些，二禿流着眼淚，答應了一聲是。韓樂餘又道：大姑娘年紀太輕，你從小看她大的，以後你要當自己妹妹一樣照顧她，我想，她現在寄住在黃團長家裏。那是個十分好的地方，你見了她，你就對她說，黃團長爲人很好，是個愛國軍人。她可以答應黃團長的婚事，那個李守白先生，以前也很照顧我們，見了面，你替我謝謝。二禿揉着眼睛，哽了嗓子，答應了一個是字。韓樂餘又向余黃二人一抱拳頭道：我那孩子，生性執拗，婚事也許她不答應，那我也沒有法子。請二位轉求黃團長，轉念她是一個無知的孩子，一個無娘無老子又無家鄉的孩子，而且……她還只有十七歲……這老人說到這裏，眼淚如雨點似的下看。余乃勝道：你好好的躺着罷，你的病，大概不要緊，不要爲這些事操心了，我們來扶你躺下去罷。韓樂餘用衣袖擦乾了眼淚，拱拱手道：我還有話說，於是正了顏色，又向二禿道：這荒村破廟裏，是一切都沒有的，我去了以後，你就找幾塊板釘個盒子，把我裝了，找個容易認識的所在，把我埋了，我是不

在乎，最好是火葬，不過連我的墳都找不出來，你那大姑娘，她要發你的脾氣的，你不必哭，我說的話，你都記住就算，我沒有白疼你。二禿哭得張大了嘴，不敢出聲，彎了腰，流了一地的眼淚水。韓樂餘說完了，他哽咽着許久，才道是……是……是。韓樂餘又向黃余二人道：不是二位找來，我死也不閉目，現在我知道姑娘的下落，心裏空洞得多了，你們這大恩，我來生圖報。余黃因他說得實在可憐，也垂下淚來。他說了這些話，自是託孤的意思，要知韓樂餘的病有救與否，下回交代。

第二十六回 曲直論友生欲迷去路 慈祥懷母德休歎無家

却說韓樂餘在那床上躺着，向着黃金二人託孤以後，神氣就慢慢的頹唐下去，二禿不敢在屋子裏站着，就一溜烟的跑到岳王殿上去。在地上蒲團上嗚嗚的大哭起來，黃金二人，看了韓樂餘那個樣子，又聽到他伏在枕上，說那一番可憐的話，心裏也非常難受，彼此對望着，默然無語。韓樂餘的身子，原靠在被套上，到了這時，那斜倚的身子，就慢慢的向後沉墜，頭也微低下去，黃金突然站了起來，向余乃勝很驚惶的低聲道：「嘿！他不行了，你趕快去把他那個伙計找來罷，余乃勝跳了出去，睡在床上的病人，不能有什麼動作了，却只把眼睛開了。向黃金正身上看着，黃金正便走向前兩步，走到床面前，用兩手輕輕的扶了韓樂餘躺着下去，又牽着破頭，替他在身上蓋着，他身子很平正的在床鋪上躺着，微閉了雙眼，嘴裏似乎有哼聲，又沒有哼聲，黃金正在床面前靜靜的站着，只呆了病人，却不能作聲。這屋子裏一切的聲音，慢慢的都寂寞下去，那太陽影子偏到一邊，却剩了小片淡黃的光，斜映在牆上。越是形容得這屋子裏十分淒慘。那病人鼻子的呼吸的聲音，微微可以聽到，他是睡得安穩些了，或者是病體更沉重些，那都不可知，只是他比說話託孤的時候，却更要沉寂了，黃金正站在這裏，那是不打緊，然而自己的身子，彷彿有些飄蕩不定，自己的心房，也就卜通卜通，跳躍起來。這樣也不過

站了五分鐘之久，他自己忽然恐慌起來，向後倒退兩步，也走到屋子外面去，二禿跟着余乃勝來了，低聲問道：怎麼樣，更不行了嗎？黃正道：又睡下去了，這種地方，一點挽救的法子都沒有，看造化罷。二禿沒有什麼說話，只是垂着淚，哽咽着不能出聲。余黃二人和他們交情極淺，也不能用什麼懇切的話去勸他，大家在這樣愁眉相向的中間，天色就昏黑了，這荒村上又找不着油燈，到了晚上，平常只有挨黑早睡，但是二禿爲了床上的病人時時要伺候着，便找了一個瓦鉢子，裝了一鉢子老糠，點上火來，在糠饊上，插了兩根乾柴，由乾柴上放出一點光燄，把屋子照着，這屋子本是空洞的，讓這乾柴的火燄來照着，當然更覺得屋子裏是朦朧淒慘。余黃二人一天辛苦，不肯再在這屋子坐，自到別間屋子睡覺去了，這樣一個淒涼欲絕的夜裏，就在黑暗中過去，到了次日清晨起來，二禿已是哭得不成樣子，余黃二人，也是十分慘痛，他們就拆着廟裏的門板，忙忙碌碌的，在空佛殿裏，釘那形似棺材的木盒子，那天空的太陽，似乎也不能看這樣淒慘的事情，飛起一片白雲，在半空裏遮掩住了。在昨日下午，這裏是四個人，到了這下午，便只剩三個人了，這三人心裏都難受，勉強過了一日，到了次日早上，二禿在廟裏找了些燒剩下的紙馬佛香，兩個燭頭，又燒了一壺開水，然後一齊帶到廟後一個野竹林子裏去。這野竹林子裏，起了一個三尺高的黃土新墳，墳前並沒有樹石碑，只堆了一堆石

塊，二禿將佛香紙馬燒化了，將瓦壺裏的開水，在地上淋了兩圈，然後朝着墳堆磕了三個頭，站起來，就向墳堆叫道：老先生，我走了，我去尋大姑娘去了，你保佑我。說着，向墳頭上滴了幾點淚。余黃二人背了小小的包裹，走向前來，各挽了他一隻手臂道：走罷，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是無益。說着，拉了他就走。二禿走了許久，還禁不住回轉頭來看着，三人走上了大道，黃正和二禿，回到鐵山去。余乃勝一人，却向安樂窩來。這時，王虎的一師人，拚了死命，夜行晝伏，衝到鐵山城外，那圍城的敵軍，經過幾個小挫折，被城裏城外的軍隊，兩下一夾擊，已撤圍而去。城門在嚴重監視之下，也就開了。讓人民進出。黃正將二禿帶進城，見了黃種強，把經過的情形，都向他報告了。黃種強聽說韓樂餘業已作古，也替這老頭子可憐，但是聽了他託孤的那番意思，心裏又不免爲之一喜。當日便取了一些款子，讓黃正帶了二禿向河西去回小梅的信。這時，黃種強雖還不會向小梅進行婚姻的事情，然而小梅是在他家裏的了。她父親又有那一番話，大概沒什麼問題，心裏安穩了許多。而且仗打完了，官也高升了，聲名也傳出去了，件件事都在得意的頭上，那一番高興，在青年軍人，真是無法可以形容，只是這斗大的鐵山城，經過一次圍困，房屋炸燬，人民逃走，糧食用盡，偏又沒有一點助興的事物。他閒着無事，便以作日記來消遣。想起以前博韓樂餘的歡心，會把自己撰的日記，交存在他那裏，於今幸是不會戰

死，那些日記倒飄零了，未免可惜。不過韓樂餘逃難出城的時候，性命不保，大概也照顧不到朋友的日記本上去，自己何妨到原地址去查上一查，如此想着，就到韓樂餘原住的地方來查勘一遍。在大戰之後，未曾逃走的人民，一來是想找些糧食，一來也想找些錢物，所以無主的人家，却是被人搜檢過一次，又搜檢一次，韓樂餘寄居的所在，也不能例外，除了幾張殘破的桌椅和一些殘破的罇罐而外，便是滿地的紙片和草屨，這也就淒慘極了。他推開那半掩着的門，走了進去，看了這種情形，不免大受感觸，自以爲這是無可尋找的了，在屋子裏隨便用腳撥了紙屑，走着尋着，在一個屋角裏，却發現了兩個鈔本，檢起看時，可不就是自己作的日記嗎？因爲彎腰的時候，看到地上有幾張斗方字，是很稚弱的筆跡，料着是韓小梅悶居無聊的時候，寫下來的，這倒可以檢起收着，將來和小梅結了婚，可以在她面前拿出來，向她討好。如此想着，索興在滿地去尋找，在這中間，居然尋到幾張字條，與自己的婚事有關，有一張字條上寫着：「黃君今天又來，很注意我，在如此炮火連天之下，會談到兒女之情上來，甚是可怪。不過黃甚愛國，與其他軍人，性格不同。」又一條寫着：「可憐的李守白，他瘋了，其實彼如未有孟女，我當然信任他。」還有一條寫着：「我對他，只有死了這條心。」這些殘破的紙條，在文字和口氣上，可以看出是小梅的日記文字，這可證明，韓黃李是個三角戀愛，不過李守白是

有個孟女的人了。既然如此，何以那天在李守白寓裏，又聽到他和小梅在地洞裏說的話，又是那樣說的，我索興到那邊去尋找一下，也許可以找到他更露骨一些的代表。如此想着，將檢起來的字紙，捲成了一小包，再向李守白寄居的寓所裏來。他這番尋找，更爲細心，由屋子裏尋到地洞裏，由地洞裏又尋到屋子裏，尋來尋去，他居然尋到一張李守白寫給未婚妻離婚的信，這封信雖然是與自己無關，可是他不得不爲了小梅，就不肯寫這樣的信，這很可以保留着，將來作個印證。同時，也足見李守白是個用情不專一的人了。以前以爲李守白是個老成的少年，這可知是自己觀察錯誤，把他拘留起來，這也不算冤屈他了。他把這些字紙，一齊帶了回去，都預備留給小梅看。他由疑忌李守白的心思中，又加上了一層藐視他的意思。過了三天，秩序越加安定了，這一天上午，他正在團部裏休息，整理自己的日記，傳達兵却將李守白的一張名片送了進來，黃種強想着，唉，他倒出來了，而且要見我，就把李守白讓進來相見。他形容的憔悴，更賽過了鐵山被圍的時候，只那頭上凌亂的頭髮，和那尖削的兩腮，已現着他很是不堪。黃種強爲了以往的交情，不便太冷淡了他，站起來和他握了一握手道：「辛苦了。」李守白苦笑了一笑，然後向他表示着感謝的意思道：「黃團長，我很感謝你。」黃種強倒愕然，他感謝什麼。李守白道：「據我想，黃團長或者不肯見我的，可是我不能不來，多謝你肯見我。」黃種強這才



明白了，笑着讓坐道：過去的事，不必介懷了。李守白道：實在是一種誤會，以前楊副官對我說，有位黃營長陣亡了，我一時想不到會有同姓的營長，所以錯報告了。還有一件事，就是那韓姑娘，兄弟對她雖已認識在先，却並沒有一點不規矩的行爲，至於相當的友愛，那是難免的。所以黃團長要我作媒，那是一件難事。黃種強笑道：這些事都不成問題了，李先生當然是頭腦很新，我的腦筋也不舊，這件事，大概是我勝利了，可是李先生已有嬌妻，也無所謂失敗吧？於是將小梅出走，自己追尋，以及派人尋到韓樂餘，及韓樂餘託孤的話，說了一遍。李守白聽了韓樂餘已死，心中一陣酸楚，不免落下兩點淚來。黃種強看他這樣子，是真誠的表示，默然的望了他，二人相對靜默了十分鐘之久，李守白突然脚一挺道：很好，韓姑娘，能嫁黃團長，那算是倚託得人了。我也正是爲了這件事來拜訪的，據薛司令說，王師長來了，向他打聽我的下落，說情把我放出來了，於是放出來了，在鐵山城裏，當然我不便再寄腳，所以在臨走以前，我和薛司令打聽韓姑娘的消息。薛司令笑說黃團長知道，原來黃團長是有情成眷屬了，見了韓姑娘的時候，請爲我致意，前路茫茫，以後也許是永不見面了。他說畢，起身就要向外走。黃種強聽了他這話，又覺得是怪可憐的，便起身相送道：你現在到那裏去？不是去找你的女人嗎？黃種強口裏所說的，乃是孟貞妹，李守白却毫不考慮的答應着道：我的女人？不要開玩笑了，

我不是說了，也許永不見面嗎？他口裏如此說着，心裏所指的却是小梅。他別了黃種強，依然回到以前寄居的寓所裏來，可是這次來，情形就大變了。前後幾進屋子，軟硬東西，搬了個乾乾淨淨，這不但是這屋主人翁的東西，鬧得一點都沒有了，就是自己在戰地旅行，搜羅得的一些材料，也不知失落，到什麼地方去了。自己原來養傷的那個屋子，一個床架子，只剩了下半截，那鋪床的草綑，洒洒落落，由床上拖延到地上，全是長短不齊的草屑，屋子裏椅凳都沒有了，倒剩有一張笨重的桌子，打翻在地上，這裏窗戶上糊的紙張，本來就被大炮震動得裂了，千百道裂縫，現在經過一次騷擾，所有的窗戶紙，完全破穿了，風由窗戶裏吹進來，將窗紙吹得刷刷作響，一所空屋子，僅僅的多了幾方破紙窗戶，便覺得格外的淒涼。李守白在屋子裏打了幾個旋轉，竟是不能坐下，想到在黃種強口裏說過，老鄧余乃勝都隨小梅一路走的，城裏也不會有第二家可以託腳，還只有在這裏暫住爲便，自己在前後屋子裏轉了幾個圈圈，自己把屋子掃洒了，還在各屋裏找了些應用的殘破東西，布置一間屋子睡下，自己躺在床上，便計畫着三件事，第一件，寫信和高師長請領護照，並請幫助川資，同樣的也寫信給王師長。第二件事，便是找個伴夥，決計先到安樂窩去，打聽貞妹的下落。小梅終於是歸了姓黃的，自己無論找得着貞妹與否，應當尋她一次，以盡盡人事。第三件事，就是到一個交通便利的地方，

和報社通信，得着接濟以後，再定行止。他如此想着，次日，就進行這第一步，高衛國師長，以先並不知道他被拘留的事情，後來因王老虎查起此人，才知道清楚，也覺得薛司令太過一點，接了他的信，當日就派楊副官去安慰他一頓，隨後送他五十塊錢川資，一張戰地通信護照。王老虎的師部，可駐在城外，接了他的信，却派人傳他去面談，李守白常有這樣一個感想，不識字的人，雖然是容易作惡，可是他作惡的程度，却能完全表現出來。若肯作好人，那就完全是個好人，不會沾名釣譽的。他覺得王老虎便是這種人，所以王老虎來傳見他，他就很高興的去見他，所謂師部，也只是一個糧食棧坊，原來是敵軍將領駐在裏面，所以不會轟燬。王老虎正在後店堂裏一張破椅子上端坐著，一個秘書，捧了一疊文卷念給他聽，他老早看見李守白來了，並不招呼，兩手十指交叉，放在懷裏，却微偏了頭，聽秘書去念文件，直等那一通文件念完了，向那秘書一揮手，就迎到滴水檐下，握了李守白的手，笑道：「我知道你受了屈，可是你沒有挨打，就算造化。他說着話，將李守白拉到店堂裏來，指了一條板凳，讓

他坐下，笑道：「有人說你以前是個間諜，所以把你關起來。這叫胡扯，以前當強盜現在帶兵的人，還多着啦，我聽說這些事都不對，是你有個媳婦，大家都想，所以要先抗死你，你那媳婦呢？真是有人搶去了，我可以和你要回來，大概這鐵山城裏的人，誰還不大似我，就是大似我，我也得和他講上一遍理。」

子守白知道他的性情，如何肯說實話，便笑道：「不相干，那是逃難的朋友一個姑娘。」王虎道：「這話是真的嗎？」大丈夫有三不讓，本事不讓，聲名不讓，媳婦兒不讓，你若是媳婦讓人搶去了，你都不敢說，這八可不夠朋友，他如此粗枝大葉的說着，李守白聽了，心裏倒受了極大的衝動，却只管搖頭笑道：「真有那件事，我怎能放過？」王虎笑道：「那就得，算我自操了心，你寫信和我借川資，三百兩百的，我隨便都拿得出，可是你要帶多了錢走路，這年頭，仔細出亂子，我讓秘書和你寫一二十封介紹信，各處防地裏，你都可以去見他們的長官，有了什麼爲難之處，諸事都可以幫你的忙，那不比送你川資強的多嗎？」李守白聽了他這話，真是感激極了，連聲道謝。王虎道：「你別客氣，我要轟你走了，我還有要緊的事沒辦，你請便，介紹信回頭派人送去。」李守白覺得他的話痛快之至，站起來告辭道：「王師長，你太好，士爲知己者死，將來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盡力幫忙，後會有期了。」說畢，和他深深的點了一個頭，告辭出來。他回家以後，這感觸更大了。一人靜靜的躺在牀上，不吃不喝，只是靜想，有時將床一拍，跳了起來，有時咬了牙齒，只管搖頭，有了王老虎那一字不識的武人，襯託出薛司令黃團長他們知識都不錯，轉是可怕，更想到黃團長所說的那一篇話，未必是真的，他把我想法子拘留起來，然後把小梅接到他家裏去，這簡直是巧取豪奪。王老虎說了，大丈夫三不讓，他越想越對，在屋子裏就跳起來，可是

轉念一想，黃團長確是個智勇軍人，小梅嫁他也算得所，而況我實在是妻子的，我和他競爭，難道把小梅捨來作妾不成？本來小梅和我沒有婚約，我怎能禁止她和別人締結婚約呢？如此想着，他豪氣全消，又躺到那鋪草的床上去，不但不吃不喝，連身也不翻轉一下，只是僵想，他躺了半日帶一宿，到次日上午，王老虎派人送了介紹信來，他才起床收着，可是他原來定的計劃，就很有些搖動，心裏想着，最好是一切都不管，到王老虎帳下去找個職務，多少還算是同赴國難，若是打死了呢，就是把所有的問題，根本解決。自己一人在屋子裏來回走着，頓了一下腳，表示這樣堅決的望下幹，但是第二個感想，也跟着聯帶發生，就是自己到戰地來，是負了報社的委託來的，食人之食，忠人之事，不告一個段落，就能隨便的丟了這隨軍記者職務嗎？他一個人睡在這荒落的大屋子裏，沒有朋友來勸解，也沒有知音可以商量，想來想去，還是走上了他原來計畫的那一條路，依然是到安樂窩去。他是一個念書的人，而且還不免念了幾句舊書，因之也很有舊文人的習氣，在屋子裏徘徊，思想的時候，一種窮極無聊的文思，可也在胸裏蕩漾起來。屋子裏有一副筆墨，是自己搜羅得來的，常是濡墨染筆，在牆上胡亂寫些詩文斷句，有的是成句，有的也是自己新撰的，他自己倒也不問好不好，彷彿只要把胸中蕩漾着的詩文寫到牆上去，就算出了胸中這口惡悶氣，因之他躺在床上，想到了什麼，

立刻拿起筆，就在白粉牆上寫着，寫了之後，又躺到床上去，望了牆上的字，自己默念幾遍，念了以後，新文思跟着出來，於是又在粉牆上寫着，等到他離開這屋子的那一天，三方粉牆上，大大小小，長長短短，已讓他寫滿了。他這天是決意走的了，在屋子裏把東西收拾了一陣，將四週的牆上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搖了兩搖頭道，我真也夠說無聊的了，居然把這三堵白壁，都塗成了這個樣子，於是從頭至尾把自己所寫的字，都看了一遍，這又鈎起他一腔心事了，就在進門的粉牆上，又提筆寫了四十個字，乃是：

飄泊干戈際，烽烟染鬢華，一身空是膽，四海嘆無家。鷓鴣綠都幻，英雄願已奢，只除魂未斷，留與夢梅花。

他原不會作詩，自己塗了這兩行，覺得很得意，就在最後一行，贅上了一行款，戎馬書生李守白題。將筆一丟，提了兩個小小包裹，就走將出來。這時的鐵山城，白天已是城門照常開着，聽人出入，他問明了路徑，由荒涼的街道上走出城去。當他走到城門口來，恰是黃種強騎着馬帶着一隊兵士。由城外進來，他手上垂了馬鞭子，輕輕的撞擊着馬鞍鞢，挺了胸脯子騎在馬上，臉色笑嘻嘻的，自然是得意極了。李守白避開了他那隊人，低了頭側了身子，只管在街邊上走。彷彿就像沒有看到黃種強一般。

黃種強恰不願迴避，用馬鞭一指，叫了一聲李先生。隨着就跳下馬來，李守白也不能再裝麻糊，只得迎上前去，笑着點頭道：我今天離開這鐵山城了，想起當日到鐵山城裏來的時候，真是一場惡夢。黃種強道：你打算到那裏去呢？李守白笑道：我在那空屋子裏悶住了兩天，我的人生觀，大大的改變了。總而言之。我要找個新生命了，我這新生命是兩條路，積極的呢，我就投身到軍營裏去。消極的呢，我就作和尚。一切一切，我都不要了，再見罷，黃團長。他點了一個頭，身子一橫，搶了過去，走開了好幾步的時候，昂着頭哈哈笑了一陣，黃種強手牽了馬韁繩，倒望了他有些發怔。心裏可就想着，這個人有些神經病吧。怎麼他的言語和行動，都有些失常呢。難道爲了韓小梅的原故，但是他是有未婚妻的人，不應該如此，據我打聽，他是認識韓姑娘在先，認識孟姑娘在後，既那樣愛慕韓姑娘，爲什麼又和孟家女孩子訂婚呢？他有了這樣一個感想，倒覺得這是一件奇事，不過他第二個感想，又聯帶發生出來了，他如此愛小梅，不要他一個人跑到河西縣去找小梅罷。他想到之後，這天回團部去，就仔細的揣想了一番，不管他是不是到河西縣去，爲了先發制人起見，只有馬上寫一封信派人送回家去，在母親面前，與小梅面前，各進相當的言詞，他想定了，立刻就埋頭寫起信來。好在他是個文武全材，倒也只費了兩三小時的工夫，把一切的計劃，都已辦妥。於是就叫了個親信的隨從兵管一鵬帶

了書信物件，立刻就起程向河西縣去，他之所以要如此發急，正是以李守白已在途中，要搶他一個先着。當管一鵬趕到黃種強家裏的時候，小梅在他家裏，得着父親的死信，已是多天了。原來黃種強家正是一個財主，所以在他青年，得有相當的教育，他的父親，當年是個縣知事，死了以後，才搬回鄉去的，因之他家裏還留着一部分的城市生活。黃老太太，有兩個兒子，長兒是種強，次男種興，在縣中學裏讀書，她鄉居着，老境却是在舒服裏面感到寂寞，自從小梅和老鄧夫婦到她家以後，她很是高興，而且在兩個護送人的口裏也知道兒子對於小梅是有用意的，她正缺少一個女孩子在身邊。這樣一來，正是充足了她所需要的了。所以除了容留老鄧居住吃喝而外，對小梅更另眼相看，一桌吃飯，一床睡覺，小梅剛舒服了兩天，接着便是二禿黃正前來報信，因之她哭個死去活來，黃家的女僕，起初要勸小梅，黃老太太道：人家只這樣大的歲數，受了這些顛簸，不讓她大哭一場，那不要把人家悶死了嗎？所以黃老太太並不勸她，讓她先痛哭一番，然後叫人打了手巾把，親自和她擦了臉，扶着她在這一張睡椅上躺下。自己却端了一把椅子，在一邊相陪。黃老太太撫摸着她的手道：韓姑娘，你現在止住了哭，讓我和你談一談心，你不要哭，你固然是可憐，可是還算不幸中的大幸，假使你不到我這裏來，你未必就可以遇着你的老太爺，你遇不着老太爺，他去世的消息，還不知道你那一天才可



以得着哩。第二件事，就是你在舍下住着，那一定是十分平安的，我家裏的粗茶淡飯，就是供你三年五載，那也不要緊。這總比你找不着父親，在外面飄流好些。有一天天下太平了，你可以和你家那個夥計，一路回家去，你若不嫌我自大，你就認我作一個長輩親戚，以後也可以來往。好在不過三四百里路，將來坐長途汽車，一天就到了，算什麼呢？以前的事，不必去想了，想也沒用，以後的事，全交給我，我全力幫你的忙。小梅聽到老太太這番話，當然是感激，可是想到自己，真隨了大路走去，也許和父親見着一面了，不過見着一面之後，一定是漂泊生涯，恐怕不能像現在有所寄託了。想起來，自己橫豎是個命薄的人了，如此想着，又垂下淚來。黃老太太等她哭過一陣，又前來相勸，她心想，這總是別人家裏，如何可以終日哭哭啼啼的呢。因之極力忍耐着自己的眼淚，只是乾哽咽着而已。第一天得了消息以後，悲哀不能自勝，就在床上躺着，昏昏沉沉的睡過去了。等自己醒過來的時候，只見屋子裏桌上，點了一盞白瓷罩的煤油燈，燈頭是很大的，燈邊放下了溫水壺茶杯，臉盆手巾，都陳列得好的，彷彿是有所爲而預備的。看看自己身上，被是蓋得很平整的，黃老太太和衣睡在腳頭，身上斜蓋了一條毯子，自己看到心裏非常的不過意，正一翻身要坐起來，黃老太太却首先的醒了。她坐了起來，立刻站下床去，就對小梅道：姑娘，你要喝一杯茶嗎？小梅道：啊呀！老伯母，你要折斂我了。黃老

太太臉上，微微帶了一些笑容，微擺了頭道：「不要緊的，誰沒有個求人的時候呢？說着，她就走到桌子邊去，要和小梅倒茶。小梅只好搶着下床鋪，攔住她道：「老伯母，你可憐我是孤兒，多少可憐我一點，我就感激不盡了。要這樣的待我，可是不敢當呀。」黃老太太道：「不要緊，現在這兩天，你心裏難受，身體自然是不好，我斗膽說句話，把你當作我的一個小姑娘，我作老娘的，照顧照顧你也是應當，你也沒有什麼受折，她這樣說着，始終是她倒了一杯茶，給小梅喝了。小梅在這時，一看旁邊椅子上，放了一套孝衣孝裙，便指着問道：「老伯母，這是給我預備的嗎？」黃老太太道：「我看你沒有想到這上面去，所以吩咐兩個底下人，憑半天的工夫，就給你趕了起來了。」小梅道：「伯母雖有這番好心，可是我寄居在府上，誰人家裏，也圖一個吉慶，我怎能穿呢？」黃老太太道：「你姓你的韓，我姓我的黃，你帶孝，與我什麼相干？比方說，我這屋子分租了一家鄰居，鄰居家裏有了喪事，難道我還不許他帶孝嗎？我這並不是敷衍假做人情，我是實心實意的這樣辦的，你不信，看看你的腳上，小梅果然看看自己的腳上時，那一雙鞋子，都蓋上了一層白布，心裏一動，不覺得又流下淚來。黃老太太看到了，連忙在溫水壺裏，洒了一些熱水，在手巾上，擰得乾了，立刻交給她道：「你擦一擦罷，不要儘管傷心了。」小梅兩手接着手巾，立刻在臉上擦了一把，柔軟着聲音道：「老伯母，我不是傷心，我覺得你待我太好了。我這樣命薄的人，想不

到你這樣好的老人家來照顧着我。黃老太太立刻將她拉到懷裏，用手輕輕拍着她的肩膀道：你不必難受，也不要有什麼過不去，我生平就是這樣待人的，你若是睡不着，就不必睡。我陪着你談談，免得你在床上想心事，於是她牽着小梅，同在一條大春凳上坐了。小梅覺得這老太太和衣睡了半宿，已是辛苦了，怎樣倒好叫人家再陪了坐着談話，便道：我們都上床睡罷。黃老太太道：你瞧我也睡糊塗了，你穿了一身單褂單褲，我怎好讓你老在地下站着呢。上床去睡罷，於是扶了小梅，逼她躺下。替她蓋上了被，自己才一歪身子坐在床上，用手輕輕的拍着被道：睡罷，不要傷心了。小梅也覺得老人家太細心了，只得再三的說，不傷心了，到了次日，黃老太太和她預備好了供品紙錢，又讓她穿好了孝衣，到野外去祭奠父親，小梅却是不能完全答應。帶了孝衣到野外去穿着，祭奠完畢，依然脫了，方才回來。黃老太太始終是陪着的，看到她這種舉動，益發覺得可愛，黃老太太無事，就和她坐在一處閒談。有事也叫一個女僕伴着她，免得她一人在寂寞的時間，想起家事，又會傷心起來。這樣一直的混過了首七，黃老太太看她傷心好些了，才把看護的事，鬆懈了下來。小梅對於黃老太太這樣招待遇到，自然是感激，可是仔細想想，同來的還有老鄧夫婦，何以她就以平常的待遇去對付呢？黃家這莊屋除了一部分，是由二老爺家眷居住而外，黃老太太住的是正屋，小梅就住在這裏，老鄧夫婦，

却住在最後進一帶披屋裏。二禿來了也住在這裏，小梅當了黃老太太的面，當然只能問問很普通的話，二禿因爲這位姑娘的性情，是不容人隨便說話，所以關於韓樂餘託孤時候，涉及婚姻一層的事，也不敢胡說。這一天，天氣晴和，小梅看看窗子外的陽光，映着牆外面的黃葉樹，金光閃閃，心裏頭雖然有了無限的煩惱，然而在疏爽的風景裏，也讓胸裏舒服一點，於是對了窗子外，不住的出神。黃老太太看見，便道：韓姑娘，你很悶罷，可以到外面去走走。小梅望了窗子外，微微搖了兩搖頭，黃老太太道：要不然，你就到後面披屋裏去，和你那夥計談談也好。說着，便用手來牽她，她不便違拗，就站了起來，黃老太太似乎有心迴避，讓她一人去談話，就不跟着了。小梅走到披屋裏時，只見老鄧夫婦和二禿同圍了一張矮桌子坐下，桌子上正泡了一壺茶，喝着閒談，看到小梅來了，大家一同站起。小梅道：你們倒很自在，余氏看到她，首先拉了她的手，一同到凳子上坐着，看了她的臉道：呵！大妹子，幾天不和你見面，你清瘦得多了，這裏老太太，實在是好，我們有吃有喝，又有房子住，我本來想去勸你，孩子他爹，他說有老太太陪着你，不讓我去。小梅道：這裏老太太果然是好，我也不知道要怎樣的謝她。余氏道：你不用得謝呀，他疼你，那是應該的呀。姑娘，你還有什麼不明白嗎？說着，余氏就向了二禿微笑，小梅看了這情形，心裏也有些明白，可是只當是不知道。就向二禿道：我父親死的時候，就是那

些話嗎？還說了什麼呢？二禿向大家看看，用手摸着臉，又皺了眉道：這話，我能說嗎？老鄧口裏，啣了旱烟袋，是側了身子坐的，他斜看了小梅一眼，就向二禿正着臉色道：那有什麼不能說，姑娘聽不聽，那在乎她，老先生臨終告訴你的話，你怎好放在肚子裏？二禿道：那我就說了。老先生說了，以後終身大事，是大姑娘自己作主，若是黃團長提親，就不用反對。老鄧笑道：你這是什麼話？既然說是不要反對，爲什麼又讓她自己作主？二禿又摸着臉道：這話我也說不清楚，可是老先生的意思，就是這樣。若是黃府上提親，大姑娘應該答應，可是大姑娘真不肯答應，那也沒有法子。因爲他管不着了，反正就是這個意思，也許是我說不清楚。小梅聽他所說，倒不害臊，鼓着臉道：你不用說，我明白了。老先生真是這樣對你說的嗎？二禿站了起來，兩手一拍大腿，叫了起來道：姑娘，你現在是可憐的人，我從小把你看大的，我還能夠用話來騙你嗎？小梅聽了這話，默然無語的坐着。余氏道：我們背地裏談論這個事，有好多天了，這位老太太實在不錯，大妹子你不是沒有家了嗎？有了這樣一個老太太，你就像得了一個老娘一樣，再好沒有的事。第一件，一動不如一靜，這就算是你的家了。這裏什麼都有，你看多好哇。這樣子一來，你就不用傷心沒有家了。再說黃團長官也是不小，年紀輕輕的人也……小梅搖着頭道：大嫂子，你摸不着我的心事。老鄧又裝了一袋旱烟慢慢的抽着，望了小梅，只管噴出烟來，到了

這時，才插口道：大姑娘，你不覺得老太太爲人很好嗎？小梅道：老太太待人，那實在是沒有話說。不過……她只說了不過兩個字，沉思了許久，說不下去，老鄧道：憑着老太太待你這一番好意，你也不能有什麼話說，你以後就不用發愁，等到天下太平了，把老先生從土裏請出來，好好的殯葬一下，什麼大事也就完了。我們逃難，還不知道要逃到那天爲止，你就不用愁這個了。小梅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全說的不是我要聽的話，這些話，你們不要提了，我雖然沒有用處，我也不能爲了這身子沒有安頓，就糊裏糊塗的答應人家終身大事。難道我爲了沒有飯吃，拿這身子去換飯吃不成，她說的這幾句話，連余氏也懂了，這倒是實在的，像她這樣一個又聰明，又有作爲的姑娘，爲了沒有飯吃，沒有地方逃難，就嫁給捨飯吃的人，那倒是小看她了。因之大家就默然的不向下說了。他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那個留了心的黃老太太，正繞了一個大圈，繞得屋後聽了一個夠，她這算心裏恍然了，她恍然了，當然不能不有一種應付的辦法，要知辦法如何，下回交代。

# 張恨水著 啼笑因緣 續集

三友書社出版

前在新聞報快活林刊登啼笑因緣時，閱者無不交口讚譽，許為近代小說界之傑作，自發行單行本以來，風行海內，為時不久，已銷至九版，足徵社會人士對於是書歡迎之熱烈，殊不在水滸紅樓夢之下，現在續集已出版，不一月而五版將罄，突破出版界之新紀錄，於此足證該書價值之不同凡響矣，今將名小說家陸濟齋先生之評論，摘錄如下：濟齋先生所著小說間評云「啼笑因緣全書余最佩服處，厥為極細微不經意處之渲染穿插，作者之著小說，與劉別謙氏導演之影片，正同，處處不能粗心閱過，至其描寫各個人之性情心理，亦視他書為優，水滸紅樓，不得專美於前矣。」

## 啼笑因緣

正集 定價二元六角  
續集 定價一元三角  
縮本續集 定價五角

門售七折

(外埠函購郵票通用  
寄費加一成半)

總發行處 上海貝勒路新天祥里 三益書店

## 上海代售處

啓新書局 青光書局 百新書店 新文化書局 天津直隸書局 蘇州文怡書局  
大東書局 大衆書局 博覽書局 益智書局 漢口世界書局 北平東亞書局  
三星書局 現代書局 春明書店 漢文淵書肆 濟南山東書局 杭州小說林

第二十七回 一信促猶疑絲蘿有托 半年盡辛苦滄海難填

却說黃老太太在屋後站着，把小梅所說的話，全聽去了，她心裏想着，小梅這位姑娘，性情是很高傲的，可是也很直爽的，這種人若是把她的脾氣弄僵了，無論什麼事，也沒有法子妥協，因之一點也不動聲色，依然回到屋子裏去坐着，過了一會兒，小梅也就回來了；只看她的顏色，是那氣鼓鼓的樣子，便知道剛才老鄧一班人所說的話，她聽在心裏，還有好些個不以為然，便先帶了三分笑意，然後才向她道：大姑娘今天到村子外面去看看了嗎？小梅淡淡的答道：也沒有到什麼地方去。黃老太太道：本來是我們這地方，也沒有什麼好玩，說着，向她一笑，接着又道：天氣漸漸的涼了，大姑娘，你應該添製兩件棉衣，你覺得要什麼料子，什麼顏色的，才合適呢？小梅覺得人家這番話太客氣了，若是再不用笑臉向着人家，如何對得住這樣慈祥的老主人，便笑道：伯母，怎麼說這種話，我一個逃難的女孩子，你肯捨一碗飯我們吃，我就感謝不盡，若是怕我冷，檢一兩件壞衣破裳我穿着，我死也就閉眼了，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我還能……說着嘴一撇，又要哭將起來。黃老太太立刻向前，拉了她的手，扶着她在床上坐下，向她安慰道：姑娘，你又傷心，你要知道既是無家可歸的姑娘，就應當振作精神，



做出一番事業來給人家看，怎麼只管傷心去糟蹋自己的身體，像我這種年邁力衰的人，都不那樣想，你這樣年輕向上長的人，怎麼倒那樣想呢？好好的罷，今天晚上，我親自做兩樣菜給你吃，請你嘗嘗我們的家鄉風味，你說，好不好呢？說着，就半彎了身子，向她臉上望着，她在這樣慈祥空氣之下，簡直不容她再有一些子違拗人家的脾氣長出來，這就向黃老太太道：伯母，我不傷心了，你不用費事。黃老太太笑道：你不傷心，我更快活，我非給你作些吃的不可，說畢，她笑着去了。小梅剛才和老鄧他們談話的那一股怒氣，就慢慢的平了下去。一人在屋子裏想，十個兒媳婦，就有九個是怕婆婆的，若爲人修到這樣一個婆婆，也就可以心滿意足的了，由黃老太太更又想到黃種強，他雖是個軍人，並沒有那種強橫不講理的態度，多半也就是受了這位老太太的教訓，我果是在黃家作兒媳婦，又有什麼委屈我的，果然黃老太太要和我提到這件事，我也不要拒人太深，很委婉的和人家說一說罷。她如此想着，把以前吃了人家的飯，就不應該和人家捉親的心事，就完全收起。但是這位黃老太太却始終不向她提到婚姻這個問題上面來，而且有關於婚姻問題的話，黃老太太都閃避着不說了兩天，忽然有個專差，由鐵山回來，說是奉了黃團長的命令，送信回來的，而且還要面見黃老太太和韓小姐。黃老太太道：種強派回的人要見韓小姐作什麼。小梅也在黃老太太身邊，便道：這倒不妨，

也許黃團長有什麼話要問我等候我的回信呢。黃老太太想了一想，笑道：那也好，他要是問的不對，我立刻打發他回去，她於是和小梅在堂屋裏坐着。來人進來向老太太一鞠躬道：團長寄來兩封信，一封是家書，一封給韓小姐的，韓小姐在那裏。小梅站起來答道：我就姓韓，那人聽說，補着行了個鞠躬禮，站着在身上掏出兩封信來，先將一封平常樣子的信，雙手遞給黃老太太，然後理出一封很厚的信，笑着交給了小梅，當他交出這封信的時候，不免用目光在小梅身上掃了一下。小梅將信封接到手裏，覺得是軟綿綿的，看那信封面上幾個字，却還認得，乃是面交韓小梅女士親啓，既然說的是面交，又說的是親啓，這內容的重要，可想而知，不過自己和黃種強非親非故，又沒有其他職務上的關係，他寫了這樣厚厚的信封前來，這裏面當然是有些甜言蜜語的愛情話，因之拿着信，在手上顫了幾顫，猶豫着不能將信拆開。黃老太太道：好了，沒有什麼話了，你到外邊去等着回信罷。來人退了出去。黃老太太笑着起身道：姑娘，你坐一會兒，我要把信送給二爺去看看，說畢，她起身就走了。這堂屋裏既然是一個外人都沒有，就起身到臥室裏去。將背朝了房門坐着，拆開信封來，首先所看見的並不是信，乃是一條洗乾淨了的白綢手巾，上面寫着紅色的字，筆跡很粗，却是一個楷書的愛字，旁邊有小些的字，跋了兩行道：僅以一片熱血，書此愛字，贈與可愛之人，黃種強破指血書。小梅看到，心

裏倒不由得一跳，這位團長的舉動，也太激烈了一點，和一個女子說說愛情，何必還用血書？想到這裏，彷彿聽到身後有一種脚步響，趕快將那白綢手巾，就向衣袋裏一揣，然而回轉頭來看時，身後並沒有什麼人，大概也是自己心理作用，有些驚恐過分了，再將信封裏面的信箋掏出，乃是寫得很乾淨的幾頁信紙，信上說：

小梅女士芳鑒，種強寄此信與女士，女士縱不責其狂罔，亦當責其無聊，何則？以女士對我表示，已明明不相親愛，而對於不相親愛之人，猶刺刺不休如此，豈非狂罔無聊乎？雖然吾尚有說，女士孤苦伶仃，現僅一身，環顧親友零落，誰堪負保護之責者？女士既受種強之勸，而至種強之家，則種強對此一身以外，了無牽掛之女子，即不能不以較親近之關係，而負保護之責，欲保護之矣，則又莫如卿嫁而我娶，以保護之於終身，所謂一動不如一靜也。然而吾爲此說，女士必以婚姻根據愛情爲言，結婚不重愛情爲言，結婚不重愛情關係，而重利害關係，婚姻殊無意味，此言種強非不知之，但即以愛情而言，在種強方面，可謂山高海深，已無法可以形容，至於女士方面，固不愛我，但亦未嘗以我爲討厭。女士若憐我相愛之誠，偶一回念，便是愛情矣，吾知女士念念不忘者，當爲李守白君，然李守白君，今已離鐵山而遠去，立誓不再至此處，至其去向何方，有何打算，我亦不願多言，事

久自知故女士卽愛李君亦屬空想，况李君有妻女士已知之女士如不甘爲小星，固不能嫁李君也，除李君外，世間男子，可爲女士相信者，當莫我若，不能嫁李而嫁黃，亦極盡情理之事，故種強不嫌煩瀆，再向卿爲最後之敦告，萬一女士因我一念之誠而回心轉意，則我此信，究不枉費，女士堅決如前，絕不我愛，我亦可死心蹋地，不再作愛女士之癡夢，爲計亦得也，惟有一言須聲明者，種強爲人，亦稍知自愛，決不因女士寄食我家，我卽以求婚相要挾，更不能因女士不從，卽不相容留，只要回一數行之書，表明態度，種強卽不再爲二次無味之煩擾，且家母爲人慈祥，亦決不以種強之要挾求婚，卽不相容女士，故女士儘可將寄食之所，與婚姻問題，分爲兩事，欲如何主張，依然如何主張可也，凡此所言，均屬十分實在，否則以效命疆場之軍人，欺一弱女士，則禽獸不若矣，發信倉卒，言直率而不盡意，諒之諒之！卽祝健康。

黃種強手肅

小梅對於這信上的文言，雖還有不能了解的一二字句，但是這信的通篇大意，却是很明白的，黃種強寫出這種信來，當然是最後的一著，他自己雖然說了，並不是要挾我，可是我真不答應他的婚事，他表面雖不和我爲難，但是他失望之餘，一定是不痛快的，我一個無家無室的女孩子，能和軍人去抵抗嗎？他如此想着，手上拿了那封信，只管發呆，自己也不知道這樣發呆有多少時間，只聽得黃老

太太一個人，在外面屋子裏發脾氣的樣子，自言自語的道，這孩子作事，有些胡鬧，瓜田李下，最要緊的是躲開這分不清白的嫌疑，現在人家逃難在我們家裏，難道我們借着這點勢力，就去欺侮人家嗎？就有這番意思，也只有將來有了機會再說。她一個人說着，越說越近，就走到了屋子裏面來。一看，到小梅，便笑道：姑娘，你是個聰明人，諸事請你把量放寬些，大概我那傻孩子寫給姑娘的信，有些言語不到的地方，凡事都有我啦，你不要聽他的話。小梅本來就不想在老太太面前說什麼，如今老太太自己先謙遜了一頓，倒心中爲之不安。可是黃種強那信裏，實在完全是求婚的言語，若說他的言語，並不冒犯，這又好像是答應了人家的婚事了，因之低了頭，小小的聲音道，我是個可憐的孩子，諸事都請老伯母原諒。黃老太太握了她的手，笑道：你怎麼說叫我原諒，你能原諒我那傻孩子就得了，姑娘我這樣回他的信，好嗎？就說你一來有熱孝在身，不願談到婚姻上去，二來你住在我家，暫時又不到那裏去，這事就緩過週年半載再說，也不爲遲。二來他在前方，是爲國家出力的時候，也不必太留心了，自個兒的婚事，我想，他是一個傻孩子，太回斷了也是不好，你的意思怎樣？小梅究竟是個小姑娘，覺得這位黃老太太簡直比自己的娘還好，她的話，說得這樣子婉轉，自己還有什麼法子可以拒絕人家，便低頭坐在一邊，只是不作聲。黃老太太坐在她身邊，握着她的手，還依然未曾放鬆，沉默

了許久，然後笑道：我說句實心眼裏的話，我真要有姑娘這樣一個兒媳婦，我死也閉眼睛，並非我黃氏母子，算計於你，我仔細替你想，你沒有家，我沒有女兒，我們又說得來，倒是我們天長地久，常住在一處的好，說畢，又笑吟吟的向着她。小梅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好怎樣的處置，聽聽黃老太太的話，像是真，又像是說笑話，讓如何去答復呢？想來想去，只管把頭來低着。黃老太太臉色正了一正道：玩笑是玩笑，真話是真話，即使姑娘到底不能答應我那傻孩子的婚事，我也不忍心讓你出了我的門，四處飄流，將來你自己選好了人家，我也要把你當個親生女兒嫁了出去的，她把這種話，翻來覆去，只管說着，鬧得小梅沒有一點辦法，她原來性子是很直爽的人，有話在心裏，就說了出來，現在心裏却有些個話，只是說不出，心想，假如有我父親在世，我半推半就，讓我父親作主，說成功就完了，現在委委屈屈的，只管逼着我自己去作主，她不怨人家難了解她，她倒恨自己的命不好，不能得人家的了解，心裏一陣酸楚，鼻子塞率幾下，竟流下淚來。黃老太太喇了一聲道：這是我不好，你原來是很高興的，我說來說去，倒勾引起你一腔心事來了，姑娘，你別傷心了，那信回不回他，不吃勁，你把這事去開罷。她說着，就去叫女僕舀熱水來，讓韓姑娘擦把臉，又叫女僕們倒杯香茶給韓姑娘喝，真把她當個小孩子一般，百般的哄着她，在這一天，黃老太太對於婚事，就像不知道這事了，一個字也不再提。

小梅倒有些不過意，自己答應不答應，都沒有關係，這樣一哭，倒好像受欺了一樣，把人家老太太一切好意都埋沒了。如此想着，次日和黃老太太談話時，就故意言笑如常，以免黃老太太介意。到了第三日，在屋子裏時，却見二禿在天井裏來回踱了好幾次，其初還以為是偶然的事，後來看他一雙呆眼，只管向屋子裏張望，不能無事，便走出來問道：「二禿你有什麼事嗎？」二禿看到，向後退了一步，又搔了一搔頭髮，才笑道：「我有兩句話要跟大姑娘說一說。」小梅不必他說，也就猜到了一個八成，便道：「有什麼話，三言兩語的，你就說出來罷，不要囉哩囉囉，說上一大堆。」二禿看看姑娘的顏色，並不是那樣的忿怒，才帶了笑道：「我也是人家託着，不能不來說兩句，黃團長不是派人送了一封信來給你嗎？送信的人，等着你的回信，還沒有走啦，他問老太太，那黃老太太是不便和你說，她說，你們別老逼我，我兩頭爲難，渾身都逼出了毛病呢？姑娘管它呢，好歹回個信罷，也好讓人家回去銷差，小梅不答他的話，偏着頭想了許久，然後反問一句道：「老先生臨死的時候，就是上次說的那些話嗎？」二禿道：「就是上次說的那些話，我敢拿話來騙你嗎？」小梅歎了一口氣道：「事到於今，我自己也不能作自己的主了，那個送信來的人，不知道李先生的消息。」二禿道：「怎麼不知道，李先生還託他帶了口信給老鄧，說是他馬上離開鐵山，去找那孟家姑娘，將來他安好了家，就來接他們去呢，他們唧唧喳喳，老是說着

這個，我是怕你傷心，不敢對你說。小梅一想，黃種強信上，有這樣幾句，『至其去向何方，有何打算，我亦不願多言，』大概就是說的這件事了。向二禿點了點頭道：『回信的事好辦，你讓那個人再等半天就是了。她說畢，一人回到屋子裏去，就伏在床上，暗暗的垂了兩個鐘頭的淚，對人只說是不舒服，將被蒙頭蓋着，只管混睡。在她混睡的時候，當然把心裏的事，前前後後，想了個透澈，到了晚上，就在燈下，寫起回信來。黃老太太是和她同床而睡的人，她的行動，當然是知道，但是當她坐在燈下寫信的時候，她不正眼兒看着，也不向她說一句話，自展開了被，一人先上床睡覺去了。小梅肚子裏面，雖沒有什麼文學，可是關於對付黃種強求婚的意思，暗中却是籌劃得爛熟的，因之一人坐在燈下，洋洋洒洒的寫了好幾張紙，將信折疊着，封緘得好了，她才上床去睡，到了次日，便悄悄的將信交給二禿，讓他轉交來人，她的意思，以為這封信若讓黃家人看見，教人怪不好意思的，所以她回信是公開的，信的內容，却保守祕密，然而這封信不到兩小時，已經讓黃老太太得着，託他們二爺，念給她了，信上有這樣幾句：

從此絲蘿有托，不再致天涯海角，到處飄零，皆君之賜也。

只這寥寥一二十個字，全信裏面，千言萬語都可以知道。黃老太太不由得笑嘻嘻地，張開嘴合不攏



來，自然，這一封信，黃老太太並不留難，當天就讓人帶到鐵山去了。在鐵山的黃種強得了這封信，當然是比黃老太太更要高興。從此小梅寄居黃家，猶如骨肉一般，就是二禿在這裏，也得黃老太太另眼相看，河西這個縣分，深居內地，離着用兵區域很遠，小梅在這裏住着，除了想她的父親而外，慢慢的又回到她住在安樂窩時代的狀況，中國在窮鄉僻野過日子的人，永遠是和世界潮流，國家情形，一齊都隔絕的，眼前所看到的，只有那大自然的變換，碧綠的原野，慢慢的點着黃色赭色，草木由繁盛而凋落，鄉人由打稻登場，忙到一切事都完了，坐在稻場上晒太阳說閒話，這也就不知不覺的到了冬天了。小梅住在黃家除了吃飯睡覺，便是和黃老太太說閒話，一點事情沒有，只是在黃種強這次的家信上知道初秋一場惡戰，已經把敵人打退一二百里，鐵山縣城，已是平安無事，城裏的商家，已經漸漸的恢復了，老鄧的磨坊，也給他好好保護着，老鄧夫婦得了這個消息，就要動身回鐵山去。黃老太太却再三的留住，說是天寒歲暮，不妨過了年再走，他夫婦勉強的又過了一個多月，就向黃老太太告辭，黃老太太要挽留也挽留不住，只得罷了。臘盡春回的時候，老鄧夫婦又回到了鐵山縣城。這個日子，城裏的敗垣殘瓦，還是隨處皆是，另外有了一種新點綴，便是許多頹敗的地方，都支上了蘆葦棚子，所有恢復作買賣的人，都在這種棚子裏勾當。老鄧看到心裏也就想着，自己那家磨

坊，大概也就和城裏這些店鋪一樣，都變成了蘆蓆棚子，當然屋子裏原來的東西是一無所有了，余氏嘴裏，更是把這些話說了出來，一路之上，都不斷的唧咕着道，早知道守在城裏也不要緊，我們就不該走了，你看別人家裏，鬧成了什麼樣子，大概我們家裏，也都是這一樣的了，我當日要走的時候，你也太好說話，怎麼也不攔我一攔呢，你若是硬攔下我，我也不走了。老鄧不作聲，也是一路的懊悔着，及至到了磨坊門口時，不由的大吃一驚，不但是房屋並沒有受什麼損害，而且店門口，在舊的店號紙報上，貼了一張新的紅紙報，上面大書特書鄧記磨坊。老鄧叫起來道：怪呀！那裏來的第二個老鄧呢？正如此想着，只見一位年輕輕的女子，挽了自己家裏以前用的那個藤菜筐子，盛着東西，由對面巷子裏，一點也不躊躇的，就走進磨坊裏面去。老鄧站定了腳，兩手一拍大腿道：看那後影子，不像是孟家表妹嗎？她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了？余氏道：是嗎？那可算是一樁巧事了。他夫妻二人喊着，跟着走進了店房，那個女子，放下手上的菜筐子，扭轉頭來一看，彼此都認清楚了，那正是孟貞妹。貞妹笑着迎上，先接住余氏手裏的孩子。笑道：可不是表哥表嫂回來了嗎？余氏笑得前仰後合，望了貞妹的臉道：表妹真個越長越俊了，這樣的人才，有什麼配不過我們那位妹婿的？他真不該三心二意的了。老鄧道：哼！你瞎說什麼，貞妹見了他們，本來是笑嘻嘻的，聽了余氏的話，不由得臉上突然一

變，兩手摟抱了孩子在懷裏，怔怔的望着人，只管轉了她的圓眼珠子，却說不出所以然來，好在這時孟老板由裏面走出來，大家又是一番驚喜，才把貞妹愁雲打破，問起話來，才知道孟氏父女到這裏來已經快兩個月了，原來他們那天晚上由安樂窩逃走的時候，並沒有走遠，就在山上一個古廟裏藏着，這廟裏逃難的鄉下人，共有四五十名，彼此用言語來互相驚駭着，無中生有的，不是說外國兵到了，要殺個雞犬不留，就是說敵人遇到女人，不問老少美醜，是一個不會放過的，因之住在這廟裏的人，一個也不敢走下山去。以前呢，各人吃着各人的乾糧，後來乾糧吃完了的，也就向別人勻着來吃，直等着乾糧吃光了，大家各逃生命，都向着進山的小路，再向裏走，依着孟老板的意思，也要躲到山裏面去，貞妹却是不肯，說是再往裏走，李守白回來，就不容易遇着了。到了這時，孟老板也成了個隨處爲家的人，好在一身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無論在那裏藏身，都是逃難，姑娘既是不肯走，就在這裏多住幾天，也沒有關係，那個時候，不過是剛交秋季，衣服穿在身上，晝夜都夠了，認爲還有問題的，便是每日兩餐食糧，因之每日父女兩人，睜開眼睛來，不想別的，便是到滿山頭去找尋吃喝的東西。兩頭一兩天，在山地裏找着兩處番薯地，雖是經人刨挖多少次，但是仔細尋找，土裏頭總還有人家不會刨乾淨的，父女二人，用手指當了鋤鏟，蹲在地上，亂挖亂爬，居然也就找出幾斤番薯來。山上並

沒有鍋灶，也沒法子煮熟來吃，只是就山草裏燒着一把火，用筷子把番薯穿着，伸到火燄上去炙烤，這樣吃了兩餐，却也很適意，只是這地裏的番薯有限，吃了兩餐，到了第三天，番薯根也找不着一條了，沒有法子，只好滿山去找些草根，野菜，在廟頂上取下兩塊瓦來煨煉着吃，然而無油無鹽，生生的煨着植物吃，這有什麼滋味，又吃了兩餐，實在清淡得無可下口了，父女兩人，又滿山滿谷去找尋食物，在他們找了一天之後，却在山窪裏找着一顆栗子樹，這個日子，栗子是剛剛長熟，打了下來，敲破了蓬毛，生的可以吃，放在草裏燒熟了，也可以吃，吃了又打，倒並不為糧食恐慌，在廟裏住着，也並沒有受什麼侵擾，這樣的過了七八天之久，依然是太平無事的住着，貞妹就和孟老板商量，這樣看起來，也許山下並沒有什麼事，不妨到山下去瞧瞧，到底有什麼變動沒有。假使沒有變動，我們就可以下山去過着，何況這山上住着也是消息不通的，與其在這兒住着，倒不如再向山裏走上一截了，她這樣說着。孟老板也沒有什麼話說，因道：並不是我不肯往山裏走，也就因為你不願離山下太遠了，所以不上不下的在這裏住着，吃了許多天的冤枉苦。唉，你這樣吃苦，都爲的是李守白，他能不能夠明白你這一番心意呢？貞妹被父親反問着，也是沒有話說，但是他二人都這樣委委屈屈無話可說的時候，不得不彼此壓迫着，走下山去。二人到了山下，那平野是靜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在山麓

上走着，遠退的看那安樂窩時，在蕭疏的樹葉子裏面，人家屋頂上，豎着一面小軍旗，此外不但沒有別什麼東西的影子，就是天上的烏雀，也很稀少的由那邊天空中經過，大地只是沉沉的睡了過去。孟老板一看這情形，安樂窩依然沒有脫離軍事危險的現象，走了一截路，依然又退了回來，貞妹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還怕上前嗎？你不去，我一個人去，她說走，就挺了胸向前走，孟老板就是要不走。爲了女兒那奮勇向前的樣子，也不得不走，他在後面走着，喘了氣道：像你這個樣子，唉！父女二人捨了性命似的，一齊趕到安樂窩來，當他們走到村莊上的時候，十家房屋，就有九家是倒坍的，大概敵人的飛機，又不免在這裏丟了幾次炸彈，房屋是這樣，當然村子裏的鄉民是跑一個乾淨的了，父女二人，正在村子裏路上徘徊着，突然有人從破牆衝了出來，大喝一聲，回頭看時，乃是一個兵士，手提上了刺刀的步槍，兇很很的走向前來，孟氏父女，在戰場上轉了這樣子久，對於軍人接近得太多了，所以雖是突然受着一喝，心裏還鎮靜，便站住了腳。聽候那兵士的問話，在那個兵士走上前之後，別堵破牆裏，又走出來兩個兵士，都捧了槍，作個要刺擊的形勢，孟老板對於這種哨兵盤問的情形，也經過得多了，就把自己實在的情形，告訴了他們，兵士商量着，就向他道：你若真是逃難的，膽子也就太大了，你們說的話，我們不能全信，要帶去見一見我們的營長，孟氏父女，對於他們，當然是絲毫

不能抵抗的，也就只好跟着他去見營長，他們去見營長的所在也就是當日李守白見營長的所在，這位營長，依然是常德標原人，還不會走開，彼此相見之後，都不由得驚異起來，常德標先啊喲了一聲道：你們父女二人，還在這地方，不會走嗎？孟老板真也不料今天所遇到的，還是常德標，除了不受驚駭，而且還笑了起來，常德標笑得只用手去摸半邊臉腮，笑道：這真是好極了的事，我正要打聽你們的消息，你們也就來了。說着將兩隻眼睛，只管注射在貞妹的臉上，當然貞妹和他是很熟的人，也不用躲閃，很大方的，向他微笑了一笑，嘴唇略微動了一動，表示着說話的意思。常德標笑道：你現在相信我是一個好人了嗎？草湖口打過一仗，我當了營長，你瞧我也不算是軍官了嗎？說着，用手又連連摸了幾摸臉，向着貞妹微笑，貞妹知道做了營長的人，權威是更大的了。便掉過臉來向孟老板道：爹，我們在這裏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嗎？設是沒有什麼話，我們就可以走開了，人家辦公的人，也沒有工夫和我們閒話呀。說畢，就做個抽身要走的樣子，孟老板還不會跟着移脚呢，常德標却向她搖手道：不用害怕，就是在我這裏多耽擱兩三小時，我也不能把你們吃下去了，他說話時，臉上雖然還帶了笑容，但是向人瞪了兩隻大眼，很像生氣的樣子，孟老板是領略過了常營長脾氣的，知道他一發了脾氣，不容易攔阻的，只得回轉身依然向常營長站定，常得標微笑道：你們記得以前的事，以

爲我做了營長，又要發出威風來嗎？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說了的話，不會反悔的，你們安心在這村子裏住着，我還是你們一個好朋友，我把事情辦完了，就來找着你們閒談個天兒，也算是他鄉遇故知啦。孟老板看看他的神氣，又聽他還是朋友的話。這才道：營長，這個地方，還能容我們永久的住着嗎？常德標對他們望着，微微搖了頭道：就憑你兩個人，這前線上就可以管怎麼跑就怎麼跑嗎？這個地方，前後左右，差不多都是戰場了，韓家那屋子，倒還有幾間好的，還是到那裏去住着罷。若是沒有吃的，倒可以在我這裏分些軍米去，說着，望了他們，又微笑道：大概這個地方，沾了軍營兩個字，你們大概有些害怕，我也不久留你們，你們自己到韓家去安排歇腳的所在，走走不得，在村子前後，都有我的兵把守着，糊裏糊塗讓你們闖進來了，他們就夠疏忽的了，還能讓你們走了出去嗎？孟老板道：這村子裏，現在不就是常營長爲大嗎？只要常營長一句話，我們也就走了，常得標微笑道：你以爲我肯說那句話嗎？我讓你們走，就是送了你們的性命了，孟老板聽他說得如此嚴重，也摸不着頭緒，只是後悔着，不該走下山來。當時帶了貞妹走出營部，再向韓樂餘家去，他們的大門，却是向外虛掩着。用手將門推開，向裏一看時，這倒不由得人笑了，原來大門還是那樣好好的，大門裏面，却是一片瓦礫場，僅僅是旁邊廂房，還算是全好的，正中三間屋子，房瓦完全頽落下來了，四堵空牆，禿立在半空

裏，最妙的却是牆下面的房屋，還依然完好的開或閉着，貞妹站在院子裏四週望着，發了半天的呆。向孟老板道：「屋是這個樣子，我們在那裏藏身呢？」孟老板也四處觀望着，笑道：「你怕什麼，這倒有個家，比在山廟裏做野人，那要好的多吧。」貞妹看到那倒牆的下面，還有一塊乾淨些的石塔，就在上面坐着，兩手抱了膝蓋，昂了頭只管發呆。孟老板就在各處巡視了一週，看看可有什麼安身的地方，和吃的東西，他父女二人正在這裏打主意，一陣脚步響，却有些兵士擁了進來，貞妹首先嚇了一跳，他們爲什麼來着。定睛細看，他們並不是徒手的，有的拿了大口袋，有的拿了床板凳子，有的手上捧了鍋碗爐子。一個兵笑道：「這是我們營長讓我們給你帶來的，如和我們營長是至親吧。」孟老板由破磚堆裏迎了出來，看到這些東西，問道：「呵，這是常營長送給我們的嗎？」那口袋裏，大概是米，吃的睡的全有，你們營長替我們真想的週到，謝謝。一個兵道：「你們這床鋪板，放在那裏，就放在這廂房裏吧。」孟老板笑道：「你不要看這廂房外面很整齊，屋子裏面，挖下了兩個大坑。」兵士道：「那不要緊，我和你們填補起來就是了。」說畢，這四個兵士放下東西，立刻和他們搬土運石，把這個坑填了起來，孟氏父女自己安置床鋪爐灶，兩野人又變成難民了，到了晚上，常得標又派人送了兩床舊被，和兩捲草席來。孟老板道：「想不到常營長那樣一個脾氣暴躁的人，一變好了，待人就是這樣仔細週到，貞妹搖了頭。」



冷笑着道：據我看，這人待人太好了，恐怕裏面有點作用。孟老板道：這些東西，他們手底下，都很方便的，分撥些給我們，那也不值什麼。貞妹道：不值什麼嗎？遭難的人，也多着啦，他怎麼不分些東西給別個人呢。孟老板聽了這話，仔細一想，却是也有些道理，只是常營長口裏却没有說什麼，當然也就猜不出人家是什麼意思，自這天起，常營長就不斷的送着東西來，他軍事很忙，兩三天才有一次到這裏來看他們，來了之後，也只說幾句平常的話，並不耽擱，立刻就走了，這村子裏，也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兩三日之間，可以聽到前面鐵弓堡有些不斷的槍炮聲，隔四五日，便有敵人的飛機，在空際盤旋，有時投彈，有時不投彈，在這種地方住着，雖是有了常得標的接濟，可以不受凍饑，但是心裏頭總是恐慌的，不過常得標總把孟氏父女留着，不讓他們走，好在這村子裏還有十幾名未逃走的難民，貞妹覺得不寂寞，也不一定要走，她心裏想着，李守白總有一天會回到這村子裏來找我的，我有兩三個月的工夫，在這裏等着他，設若我這裏一走，他恰是來了，這個機會失落得有多麼可惜呢。因爲如此，她一天挨一天，由初秋直挨到了暮冬，那位李守白先生的消息，却是渺然，在這風聲鶴唳的安樂窩，不覺得勾留半年了，這一天父女二人在階石上坐着晒太陽，常得標走進門來了，他們站起來招呼，常得標將手搖了兩搖道：二位請坐，我有幾句話要和你們商量商量，貞妹一聽這話，心裏

就跳了兩下，常得標斜伸了一隻脚，向他們站着，先笑着，然後又正了顏色道：我把二位留在這裏，老實說，不是什麼好心眼，我從見大姑娘起，到現在爲止，我都想她，你們這次又來了，我是歡喜的，不得，可是我有話在先，不能作那非禮之事的，我就不能反悔，所以我在五六個月裏頭，只管和你們交朋友，讓你們看看我的心眼兒好不好？現在我究竟是個好人，是個壞人，你們總看得出來了，乾脆，就是一句話，你覺得我是個好人，就把姑娘給我，我若不是個好人呢，算拉倒，這幾句話，我悶在心眼裏好幾個月，現在實在悶不住了。貞妹不等孟老板開口，就搶着道：常營長，那算對不住，我有了人家啦，我父親早把我許配給那李先生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在這裏熬着，也是爲了等李先生，不是等半年他沒來，你又不讓我們走，常營長聽了這話，却一點不以爲意外，向着她笑道：你等他，你等到那一輩子去，也是白等，他早娶了親了。貞妹紅了臉道：我不信。常營長道：那實在是真事嗎？我要說謊，不是他媽人養的。貞妹道：你說這話，有什麼憑據呢。常得標笑道：我自自然有憑據，我沒有憑據，肯立下這個誓嗎？你等着，我給你找證據去，說着他轉身走出大門去，要知他會找出什麼證據來，下回交代。

請飲真正國貨  
烟台啤酒



慎防冒充的國貨

各大公司  
酒館食物  
店均有出售

泉水精製  
質味醇美

祛暑辟疫  
解渴消煩



上海義成公司總經理  
同路十號  
電話三四四

第二十八回 滿紙佈疑雲芳心突變 四鄉餘劫火舊地重來

却說常德標對貞妹說到李守白的事情，貞妹有些不能相信，常德標打開大門，高聲便叫那個作證的人進來，這時果然有一個人應聲而入，貞妹看時，認得清楚，却是表兄余乃勝，不由得叫了一聲，余乃勝進來，先向孟老板行了禮，然後向貞妹道：多時不見了，你好哇，貞妹道：表兄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余乃勝道：我原就在這裏駐防的，送了一位李守白先生到鐵山去的，後來由鐵山回防，又駐在前面小村子上，不能離開，所以遲到今天，才能來看你們，貞妹不等他把原因說完，搶着問道：李守白先生，你也和他認識嗎？余乃勝道：我們前後盤桓兩個月，怎麼不認識啦？貞妹道：他沒有提到我們嗎？余乃勝向常德標望着，常德標站在一邊，兩手叉了腰，斜伸一脚向着他們微笑，却並不說什麼。余乃勝看了他時，他依然微笑着，不過他的下巴頰，微微有些點動，似乎暗中在告訴余乃勝什麼話似的，余乃勝因之向貞妹道：怎麼沒提到，他說是親戚啦。可是我不敢和他認親戚，孟老板就插言道：他那个人，倒不端什麼架子的，你爲什麼不敢和他認親呢？余乃勝用脚在地上頓了兩頓道：囉，就是這個屋子的主人韓老先生，在鐵山和他住在一處，那韓先生不是有位姑娘嗎？李先生爲了她，要死要活，他家

有個秃子長工，私下跟我說，李先生很後悔，和這邊做了親，我摸不着這事的底子，我不敢認親，不認親，大家反正是熟人，沒什麼關係，我一認親，人家來個不知道，那多難爲情，所以我只好放在肚裏，不敢說出口。貞妹聽他如此說，只管瞪了雙眼望着他，許久許久，才向孟老板道：爹！你能相信這句話嗎？我看是靠不住吧？他不是這種人，孟老板皺了眉道：我那知道呀？貞妹道：我無論余家表兄怎樣的說，我是不信李守白那樣容易變心的，他沒有當着我的面說不要我，我總要跟他的，他就是當面說不要我，我也要問出他一個所以然來，豈肯就這樣媽媽糊糊聽你常營長的話，常德標道：我常德標是個撒謊欺騙別人的嗎？貞妹道：你倒是不欺騙人，但是我相信李先生，相信得太過了，我不能爲了旁人一句話，就變了我的心，常德標點了幾點頭道：你這話也有理，若是你調查出來了，李守白真不愛你的話，你能跟我嗎？咱們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你不許撒謊，能嫁我，我自然歡喜，不能嫁我，那也沒有關係，我決計不來勉強，你看這半年以來，你全在我勢力範圍之內，我對你們有一點勉强的地方嗎？貞妹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些難於答覆，要說決計不嫁他吧？恐怕惹了他發怒，生死都不可測，要說等李守白不要，再嫁他能。自己根本不願說出這種話來，便低了頭站着，沒有作聲，常德標望望她的臉道：這個樣子看來，姑娘只要我的話不假，將來總……貞妹搶着道：常營長，你是個爽直的人，讓我跟

你說幾句爽直的話，一個未出開的姑娘，他應該再對第二個人說嫁人的話嗎？姑娘又不是一樣東西，可以東家不要西家要，譬如常營長有我這樣一個姊妹，有人對她這樣子說話，你覺得聽得入耳嗎？這幾句抵得常得標真是無話可說，因沉吟了一會子道：好罷，我要證明不撒謊，願意你到鐵山去看看，而且我派一名兄弟送了你去，過一兩個月，我們再在鐵山城裏頭會，你看好嗎？貞妹對於他這種不關痛癢的要求，却也不便再為拒絕，只得點了頭道：鐵山城也不是我姓孟的私有的，怎能說不要別人去，我們見了面自然還是熟人，半年以來，我得你的好處不少，不能說見了面，連朋友都不認識了，常得標笑道：你這幾句話，雖是不大客氣，可是有了這句話，我就放心了，余乃勝，今天你就送他父女兩個人到鐵山去，若是見着了李先生，你可以把我同孟老板說的話當面問他一問，看看我可說了假話？貞妹住在安樂窩，等李守白是等不來，走又走不得，於今常得標答應立刻放她到鐵山去，正是得了皇恩大赦，趁着機會，就問他道：常營長，你若是放我今天就到鐵山去，我將來總要想法報答你，常營長對她這話不置可否，只是微笑，就是這天，余乃勝護送着孟氏父女到鐵山城來，一路之上，余乃勝報告着李守白在鐵山被圍，及和韓氏父女來往的事，說了個不斷，貞妹聽了，將信將疑，若說他是真話，李守白和自己定了婚，憑他那種為人，是不應該丟一個愛一個的，若說他是假話，像

余乃勝這種人，又是不會說說話的，自己如此躊躇着，一直到了鐵山城裏，還不能解，余乃勝毫不猶豫的，將他們引到老鄧的磨坊裏來住，這個時候，縣城裏的當局，正在設法安民，所以他們進城，並不費什麼困難，老鄧的磨坊，由外面隨便倒鎖着，並也沒有貼什麼封條，他們逕直打開門進去，布置一切，這日下午貞妹正在洒掃房地，忽然一個少年軍官，帶了二名護兵，闖進屋來，他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隨便的闖進民房來？貞妹站定了足，向他臉上呆望了，慢慢問道：這是我們親戚家裏呀，當那軍官進門的時候，就向貞妹週身上下打量着，看她是個姑娘，就不免臉色震動了一下。及至貞妹抬起頭來，是個很娟秀的女子，說話又是那樣從容不亂，這不是一個平常的小家碧玉，臉色又第二次的震動了一下，最後她說出來，和老鄧乃是親戚，那麼，豈不就是老鄧的表妹，於是他的臉色，又是第三次的一番震動，因問道：你和老鄧是表親嗎？貞妹還不會將話答覆出來，余乃勝由屋子裏迎了出來道：大姑娘，這位就是我說的黃團長，和李先生交情很好的，貞妹哦了一聲，向黃種強鞠着躬道：我久聞大名的，他現時在那裏呢？她猛然的說出那個他字，原是根據了余乃勝介紹的話，和李先生交情很好的，承上而言，黃種強道：你問的是李守白先生嗎？貞妹不免將頭低了一低，用輕微的聲音答道：是的，黃種強先歎了一口氣，接着又道：疎不問親，我是不大便說，不過他是不在這裏了，貞妹作

個沉吟的樣子，倒反向余乃勝看着，問道：你看他會到什麼地方去？余乃勝道：他總不會是去找你，若是找你，在路上我們還會不遇着他嗎？黃種強向余乃勝點點頭道：你明天上午沒事，可以到團部裏來找我，我有話和你說，他說完了這句話，又向着貞妹週身上下，看了一遍，方才走了，貞妹看了這個樣子，心中倒有些疑惑，難道這個黃團長，又是常營長一路的人物？爲什麼見我以後，只管把我全身上下，看了個遍，而且他臨走的時候，又告訴余乃勝，讓他到團部裏去一次，莫非就是對我出主意？這樣石起來，他說李守白不在鐵山城裏，這話恐怕是假的，與其他對我打起主意來，我再想法子來應付，不如先把李先生找着，有什麼事，都讓他去抵抗，他如此想着，就追問余乃勝，以前李守白在城裏住在什麼地方。余乃勝道：他人不在這裏，你要問他先住在這裏的地方作什麼。貞妹道：表兄，不是我說你，你爲人多嘴多舌，心裏有事攔不住，壞事都在你嘴裏，大概你先在這裏，就把我的話，和姓黃的說了不少吧？余乃勝聽說，不由得淡淡一笑道：你不要胡思亂想了，黃團長心眼裏，只有一個韓姑娘，別人那會放在他心裏，貞妹道：你這話更是信口胡謔，一路上，你都說着李先生和韓姑娘這樣親熱，那樣要好，到了現在，你又扯到黃團長身上去，你簡直是信口說的，你能不能和我一路去找李先生，你若是不去的話，就是你沒有存好心，我要和你耍人，你是我的表兄，我和你要人，那是說得過去的，



你今天非帶我去不可，你不帶我去，我就和你拚命，她說着話，將二隻手環抱在胸前，瞪了二隻眼睛，一步一步的向前逼了過來，余乃勝只得退後二步，向她拱拱手道：我的大姑娘，你要去，我陪你去就是了，不必生氣，孟老板由外面進來，問明白了原因，就向余乃勝道：老表，這也是很容易的事，你就陪着她去一趟罷。找着姓李的，好好歹歹，都有她擔當，余乃勝笑着點點頭道：好罷。我們去罷，貞妹道：爹，你看住他，我就來，她說畢轉到裏面去，就舀一盆涼水，忽忽的洗了臉，把身上藏着的一柄梳子，連搶帶梳，光了一光頭髮，這屋子裏好東西雖沒有，但是她却翻檢到了半面破鏡子，和一口袋牙粉，她把這二樣東西，真當了無值之寶，將破鏡放在牆眼裏，將牙粉倒些在手心裏，向臉上擦抹着當香粉擦，忽忽的收拾完了，然後才出來，逼了余乃勝一路的走，當她在路上走的時候，還不住的牽扯着她自己的衣襟，免得有皺紋。余乃勝引着她到了李守白寄寓的地方一看，這不對了，院牆坍了二三方，大門緊緊的閉着，由門縫裏向屋裏張望時，只見天井裏的草，長有一尺多深，分明是好久不曾有人居住，因對貞妹道：以前他就在這裏面住着的，現在大門關了，裏面沒有人，到那裏打聽去，貞妹道：不行，這是你故意引我到這沒人住的地方來的，余乃勝望了她，歎了一口冤氣，貞妹道：我曉得，這是你隨便引我到這裏來，騙我一騙的，你越是這樣，我越要你帶我去見他，你若不帶我去見他，我不放你

回去，余乃勝頓着脚道：我可以和你發誓，這實在是李先生當日住的地方，你若不信，我爬牆進去，打開門讓你去看看，好在這所房屋，還沒有人住過，裏面有什麼情形，你總看得出來，說着他由牆的缺口地方，爬了進去，將大門打開，讓貞妹進去，李守白當時住的屋子。余乃勝是知道的，就先引着貞妹進去，這屋子裏的主人翁，已經避難到省城去了，始終沒有回來，這屋子裏雖或作些霉氣味，然而窗戶軒朗，裏面陽光很足的，只看那粉壁牆上，大大小小的題了許多字，有的在字後面，寫着有李守白的款，這三個字，貞妹是認得的，這果然是李守白住過的地方，不然，無緣無故，那能到處寫着李守白呢？而且這牆上的筆跡，和李守白平常寫的字，有好些相像，不能有這樣的人，在牆上塗上許多字，却寫了別人的名字，更不會有這種人，知道自己要來，就捏造了這種筆跡來騙我，於此看來，是李守白在這裏住着無疑，她一面尋思，一面更注意的，尋找屋裏東西，一到屋裏來，首先有一樣東西讓她看了吃驚的，便是李守白用的那個手提皮包，放在桌子上，同時，在桌子上又有幾樣女子用的物件，余乃勝向桌上一指道：囉，李先生的提包在這裏，不是我的假話罷，貞妹也不再說什麼，打開皮包來，檢查了一遍，無非是出門人應用的物件，而可以注意的，就是這箱子裏有幾卷稿紙，一個日記本，而且還有一封信，信封上寫着孟貞妹女士收。這孟貞妹三個字，又是自己所認得的，他寫信給我，却不

知道信上說的是什麼，有了這樣的東西，李守白的態度如何，大可以看出來了，因把所有的紙片檢好，提了提包在手，向余乃勝道很好，我沒有找到人，也算找到一些尋人的脚路了，你說過韓姑娘和他在地洞裏同住過，地洞在什麼地方，你帶了我去看看，余乃勝道：這真是天菩薩保佑，這屋子裏稍微值錢的東西，人家都拿走了，這個破皮包，倒沒有拿走，有了這樣東西，知道我不是撒謊了，好的，我們就到地洞裏去看，於是引着貞妹，向地洞走去，這地洞口上，已經是坍下一大塊了，貞妹首先鑽進洞去，裏面漆漆黑的，却不看見什麼，用脚在地面上撥了幾撥，有東西絆住了脚，用手摸索着檢出來看時，便是一隻男襪子和一件女褂子，余乃勝未曾進洞去，只是站在洞口邊，微微地向她笑着，貞妹將女褂子和男襪子向地上一丟，向余乃勝道：我們回去罷，余乃勝道：不再找人嗎？貞妹道：不一定，我回去先請人看看這一封信，這也是女子不認識字的苦處，假使我識得字，我看清楚了這信上說的，是些什麼，我立刻就可以決定了，找他，不找他了，余乃勝也不說什麼，只管低頭微笑着，跟了她一路回家，孟老板見她提了個提包回來，便問道：這是那裏來的，貞妹忽忽忙忙將提包放下，立刻在裏面取出許多稿件來，交給他道：你把這信看看，認得過去嗎？孟老板將信拿在手上，一看是貞妹的名字，很奇，異道：什麼人寫信給你，貞妹道：你不管，念給我聽就是了，孟老板把信紙抽了出來，先看了幾句，

點點頭道：這是白話信，找或者可以念得下去，於是往下念道：

貞妹女士芳鑒：別來日子不少了，在那兵慌馬亂的境界中，不知道女士的情形如何，但我是想到女士精明大方，對於各種環境，足以應付，料着也不會有什麼重大危險，現在我正想法子探聽你的所在，假使你還很平安看到我這一封信，你可不要罵我恨我，我爲了將來大家安慰快樂起見，只有出於這樣一着棋，我這樣辦，你讓我先說一說這事的理由，當日某軍官向你逼婚的時候，令尊想了那樣一個法子，叫我出來冒名頂替一下，假爲姻親，當時我是一番好意，貿然答應，出來相救，不料爲了我這一場假的答應，倒變成了真的事實，女士要知道，婚姻的基礎，要建築在愛情上的，若是像我們這樣辦，與愛情有什麼關係。所以……

到了所以這裏，孟老板突然的停住了，不向下念，貞妹發急，跳了脚道：所以怎麼樣？你快快的說呀。孟老板將手指着信紙的空白道：你看哪，寫到這裏，他就沒有了，我還說什麼呢？貞妹當她父親在念信的時候，他的臉色，由白變紅，復又由紅變白，聽到要緊的關頭，心中只管砰砰亂跳，不料正在這裏，信却斷了，當然，這是李守白當日寫信的時候，遇了別的事情打岔，把信中止了，她望了父親，半晌作聲不得，然後呆呆的問道，你念着一點不錯，都是照信上的話，念下來的嗎？孟老板道：你這是笑話了，難

道我還有眼看了信，口裏倒向你胡謔的道理嗎？貞妹不答覆父親的話，却是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人心真是難測呵！孟老板將那信紙展着，問道：你這信是那裏得來的？貞妹道：當然是他寫的，那是假不了的，你還把那些稿子看看，上面還有這樣一類的話沒有？孟老板於是在提包裹將信件一類的東西翻出，一張一張的都看了，其間有懂的，也有不懂的，並不見得和女兒的婚姻問題，有什麼關係，只是在日記本子上，翻了一二十天的日記，都載有和女子談愛情的詞句，而且還有一天裏，明明白白的寫着幾句，乃是欲求得各方面之安慰，惟有與孟氏女早日表示退婚之一法，有了這種很顯明的表示，李守白對了貞妹執着如何的態度，又何必去問這要是明明白白的告訴了貞妹，恐怕貞妹要哭鬧起來，便道：這都是些公事和文章，我看不懂，貞妹冷笑一聲道：哼！我知道了，你明明怕我難過，所以看到了什麼，也不肯跟我說，其實那沒有什麼關係，現在的男人都是這個樣子的，他愛上了那個韓家姑娘了，你勉強的拉住了他，他也是恨在心裏，笑在臉上，那有什麼意思，依我說……她又呆呆的望了他父親的臉，孟老板歎了一口氣道：這也是我當日拿錯了主意，可是你再三的說，不肯和人家作二房三房，又不能和一個師長較量，病急亂投藥的，就用了這個法子，嗟！早知道是這樣，依你哥哥的話，我早作了老太爺了。父女兩人，彼此各把自己埋怨了一頓，這裏找不着一個人出來作主，

而且李守白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住着，空埋怨着也是無益，貞妹一人走到屋子角上，痛哭流涕了一陣，到了次日，余乃勝也不徵求貞妹的同意，一個人就到黃種強團部裏去回話，下午回來，還不會進屋子，在大門外就拍着手叫起來道：我說怎麼樣，人家是一番好心吧，黃團長說，他願意幫你的忙，把李先生找着，只要你肯出面寫一封信給韓姑娘，說是你決不肯和李先生離婚，他就心滿意足了，說着話，跑了進來，向貞妹笑嘻嘻的望着，笑道：這樣辦，你就願意了吧，貞妹道：我不願意，說着，將臉子一板，將脚一頓，余乃勝道：你以為我是騙你的嗎？貞妹道：我不寫這種信，我恨那個姓韓的，我恨她，說時，又用脚頓上了一頓，余乃勝道：你真不明白，要你寫信，就是讓她沒有法子嫁李先生啦，你為什麼不願意，難道你讓她嫁李先生嗎？老實告訴你，這位韓姑娘，她現在就住在黃團長家裏，你讓她死了心，黃團長就好娶她了，貞妹聽了這話，拿了一條破凳子，靠門坐下，許久的工夫，點着頭道：哼！哼！這樣也好，余乃勝道：只要你答應，黃團長會找人給你寫信，信上自然要寫得切實些，不是這樣，她不肯丟了李先生的，余乃勝這樣說着，好像是一番好意，但是貞妹聽了，句句都覺得痛心，分明是她和李守白結合得很密切，要不然，他何必拉第三個人出來寫信呢。當日她也就慨然的答應了，讓黃種強去寫信，在黃種強想着，自己可以娶得小梅，又可以讓貞妹不至於和李守白破裂，一舉兩得，這件事

是很好的。在他進行這種工作的時候，就是老鄧夫婦，由河西回鐵山來的日子，所以一見之下，悲喜交集，貞妹知道他們由黃種強家鄉來，是和小梅週旋在一起的，恨不得立刻拉住余氏，就盤問一陣，只是當了許多人，不便開口，大衆稍坐談了一會，貞妹向余氏道：表姊，你家裏東西，我都和你歸理出來了，不信，我帶你去看看，他帶着余氏看過之後，就拉着她到廚房裏去燒水，自己坐在鋼灶門口燒火，有一句沒一句的，向余氏閑談着，先就問在黃家飲食如何，又問黃家有些什麼人，慢慢地就談到小梅身上來，貞妹說：這個姑娘很好的，不是聽到說着和黃團長結親了嗎？余氏聽說，就張了大嘴，走到她身邊，低低的向她道：這件事，乃勝還沒有告訴過你嗎？黃團長要討她，用盡了心血，她還是不肯，她和……說着，向貞妹一笑，貞妹道：我全曉得，你還瞞什麼，她現時住在黃家那裏不會再走嗎？余氏道：那說不定，這裏黃團長，就怕我們大妹夫跑了去，把她帶了走，她在黃家，也不見得舒服，整日哭天抹淚的，都是想心事，貞妹聽了這些話，在滿腹疑團中，又加上一層疑慮，覺得李守白不在鐵山，一定是到河西找小梅去了，要不然，黃種強不會急於要寫信，去打斷小梅的念頭，反正人在他家裏，還怕有什麼變化嗎？這一定是怕她要走了，她如此彎曲的想着，那是李守白爲了姓韓的悔婚無疑，自己生長在城裏，難道不如一個鄉下姑娘，就是不如鄉下姑娘，我會救過你的命，在這一點上，你也應當

念着我的好處呀！她想到了李守白之忘恩負義，無從洩這口氣，將那個破提包提到屋子外面來，咬着牙，拼命的在牆上摔打一陣，接着把李守白未曾寫完的那一封信取了出來，放在石階上，取下頭上的骨頭釘，對了那一行行的字，逐字用釘去截上幾下。老鄧的屋子，是個小磨坊，前兩間工作，後面三間住家，旁邊拐出一個小天井，架一間草棚，喂養牲口，余乃勝正在草棚裏尋東西出來，見貞妹臉上通紅，在屋檐下對了李守白東西生氣，不便勸得，悄悄的走開去了，不多一會，便聽到裏屋子裏有了暗暗的哭聲，這用不着去揣測，就是貞妹在裏面哭，大概她是把李守白恨透了的了，再看孟老板，也是愁眉苦臉的，十分不高興，他就把孟老板引到街上小茶館子裏，勸說了一頓，說是我們有姑娘，那怕給不了人，何必一定要給姓李的，你看我們常營長對你怎樣好，你把姑娘許配他，不好嗎，他有名有姓有差事，不像李守白這樣走江湖的人，孟老板道：你的話，怕說的不是，只是我一個女兒怎好許配兩個郎，余乃勝道：你老人家真是古道：姓李的都預備下休書了，你還談什麼幾個女幾個郎，我明天就要回去銷差的，只要有你一句話，常營長就能和你一家人風光風光，這也是一夫一妻，年歲又不大，他爲人性情又很直爽的，孟老板沉吟着道：你表妹的事情，我也不能全盤作主，余乃勝道：我看她恨那姓李的，也恨入骨髓了，她也不會不願意的，孟老板只沉吟，拿不出一個主意來，余乃勝道：



你再往後看，我知道我的話是不會錯的了，孟老板心裏想着，自己實在也是做錯了，怎好將姑娘給一個不知底細的外鄉人，現在這個姓李的四處飄零，倒放着女兒去誤了青春不成，余乃勝看他的臉色有些變動，雖然是不回話，也知道他是很懊喪的了，又勸了他一陣，叫他不要固執。喝完了茶，二人同回家去，却見黃團長穿了一身便服，坐在前面店房裏一張矮凳上，手上捧了一張信紙在念着，貞妹却靠了向裏的房門站定，低頭不語的聽着，孟老板來了，黃種強站起來向他點了個頭道：『你們久了，余乃勝早是直挺挺的站着，不敢說話，孟老板也說不出什麼來，見了人只是作揖，黃種強道：我作你姑娘的口氣，寫了一封信給韓姑娘，總還怕韓姑娘不信，信上寫明了，叫韓家那個長工到這裏來當面問話，孟老板道：我明白，這是某團長的忙，我們照辦就是了，其實我們這頭親，也是攀不成的了，說畢，歎了一口氣，黃團長道：就怕你們不能幫我的忙，你們若是能幫我的忙，這一頭親事，就準可以成功，孟老板道：那麼團長，你知道李先生的下落嗎？黃種強對於這個問題，却是不好答覆，若說不知道，貞妹就會疑心自己的話是假的，根本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何以會知道他要娶韓家姑娘，若說知道：又向何方去找人來交給他們，於是向着他們微笑了一笑，在這微笑一笑的當中，貞妹誤會了，以爲李守白便是到黃家故鄉去了，雖不便怎樣說得，但是覺着寫信給韓小梅是一件不可』

緩的事了，便向孟老板道：爹呀！我們就依着黃團長的話，要怎樣子辦，怎樣子去辦就是了，黃種確聽說，很是歡喜，便向余乃勝道：這裏也沒有了你什麼事情，你可以回安樂窩去銷差了，回頭到團部裏去領幾個錢川資，明天就可以走了，余乃勝本也得了常德標的命令，早早銷差回信，聽了黃種確的話，當天領了十塊錢川資，次日便回安樂窩去，臨行的時候，又將孟老板拉到一邊，悄悄的向他道：我看表妹的意思，已經不喜歡那個姓李的了，我和你提的話怎麼樣？孟老板半天不作聲，只愁了眉說一句，將來再說罷，余乃勝道：有機會我再來一趟，好嗎？孟老板只是低了頭想心事，又說了一句，再說罷，余乃勝知道他心裏答應了，口裏也是有些難爲情，難於說出來，竟是很高興的回安樂窩覆命。當他回到安樂窩的時候，正好常得標一個人在村子外大路上徘徊，遠遠的就向他招了兩招手，他竟不等余乃勝行禮就搶着皺了眉向他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真把我等急了，我這事情算辦糟了，還有什麼話說，余乃勝聽說，倒爲之愕然，望了常得標，不知說什麼好，常得標穿着制服，踏着大皮鞋呢，他腳邊正有一塊石頭子，他將鞋底板對了石頭子用勁一踢，踢得石頭子滾了十幾個轉身，落到野田裏去，他道：你看，這不是糟了，那個姓李的，昨天倒是真來了，他打聽得我在這裏，見了我第一句話就問我孟家姑娘回到村子裏來了沒有，我這個人是不說假話的，假使我說他父女到鐵山找他

去了，他也不會找回去嗎？我只好糊裏糊塗說，在這裏住了幾個月就走了，我對了朋友撒謊，我心裏不好受，可是不撒謊也不行，余乃勝道：他就追到鐵山去。也是白追去呀！於是將貞妹最近的態度，說了一遍，常得標一拍手笑着跳起來道：那就好極了，他若問你的話，你直說就是了，他不要寫休書，你可以再跑一趟，你可別存着心眼，說是我作營長的，一趟一趟的，專指揮着你去作私事，可是你要知道我讓你作私事，漂不了你，你作一趟事，我給你一趟的錢，余乃勝心裏聽着高興，口裏可不住的答應着，是是，常得標向前面看着，將嘴一努道：你看那個姓李的來了，他要問你的話，你可得實說呀！他說着搭訕着，就四處觀望着走了開去，余乃勝却故意向着李守白的來路方面，慢慢迎了上去，李守白遠遠看到他，很是歡喜，跑着向前握了他的手道：余老總，你幾時來的，好極了，余乃勝道：說起來，你得謝謝我呢，我是送孟家那姑娘到鐵山找你去的，你倒回這裏來了。李守白很驚呀的道：你送她到鐵山去的嗎？常營長怎麼沒有告訴過我，余乃勝對於這個問題，事先却沒有得着常得標的囑咐，不知如何答覆，躊躇着道：他不能不告訴你吧？李守白知道余乃勝嘴快的，便道：我還要問你一件事，那孟家父女住在這村子裏幾個月，爲什麼不走呢？怎樣我來了，不遲不早，就是這幾天走了呢？這個裏面，多少有些原故，我們究竟是一門親戚，你可不可以照實的告訴我！他說着話，將余乃勝引到

韓樂餘的屋子裏來，余乃勝看時，便是貞妹下榻的屋子裏，他在那裏住着，所有常營長爲貞妹預備下的東西，依然放着未動，李守白站在屋子門口，臉上紅紅的，向余乃勝道：你們營長，那樣粗心大意的人，對於招待朋友，倒是這樣週到，我是知道的，這在戰場上，是上上的待遇呀，余乃勝也紅了臉，放出苦笑來道：我看他們大概沒有走，就在別的地方藏着了吧？余乃勝道：那是笑話了，我們常營長待人很熱心，那是有的，說到奸刁滑壞，他就不會來，李守白越聽到余乃勝誇獎常得標，他越是懷心，他憑着什麼，盡心盡力的，要招待貞妹年常之久呢？余乃勝看他的臉色，時時變幻，自己又是個出名喜歡說話的人，不要因此誤了事，便道：我剛到村子裏，還沒有回營部去銷差。有話我們回頭再說罷，說畢，忽忽的就走了，李守白因爲和余乃勝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說貞妹父女，未知藏躲在什麼地方，他不肯答覆這句話，也許毛病在此，因之也不管什麼防地，大了膽子，開始到四處村子裏去尋找，這個時候，這村子前後，有三個月離開了軍事，人民爲了春耕在即，便有少數的回村子裏來試試，李守白到各村子裏一看，越是大的村子，越打得不堪，鄉下人都用些樹杈草把，搭了四圍透風的矮棚子，在牆牆禿樹下面，胡亂的住宿着，看看那鄉下人，都年在五十以外，瘦削的臉子，都塗上一層黃黝，頭髮便是焦草，紛披到額頂和臉上來，身上的衣服，更不必說，無論是什麼顏色的，都成了灰黑色，這種人

裏面，不但沒有貞妹，而且沒有女人。向鄉村裏人打聽，說是這些地方，以前都是打仗的所在，那裏安頓得下家眷？李守白心裏也就想着，常德標雖是個粗魯的人，但是貞妹爲人，却是仔細得很，假使她受了常德標的引誘，她豈肯在左右村莊上居住，萬一彼此相遇，豈不是很難爲情嗎？他轉過了兩個小村子以後，站在一個高坡上，舉目四顧，一片荒野，在這種春深的日子，也沒有一塊耕種了的田地，野草叢裏，長出些深黃淺紫的小花，更顯得這地方是荒蕪了，如此想着，正抬頭觀望，只見安樂窩後山，松竹叢影子裏，一縷青烟，向上直冒，他忽然得了一個感覺，這山上普渡寺，是個安全的所在，現在又當太平花要開的時候，何不到那裏去看看，一來尋人，二來看這太平花，經過這一場劫火，還開着不會，如此想着，繞過莊前去看看，走不多路，便有一道屈曲向前的大戰壕，這壕不過五六尺深，却有八尺來闊，壕底上有好幾道車轍，似乎這裏面，曾走過車了，這大概是所謂交通壕，正好順了這壕向前走，約有一里之遙，突入一道橫壕，順了莊外的高坡，蜿蜒而去，壕的前方，用鵝卵石砌着短垣，約高出土面一尺，向外露着窟窿，壕裏剛夠一人深，二人並肩可走，在壕的上面，用粗樹舖了直壕，攔着橫梁，再蓋上大小石板，石板上還舖了水門汀，水門汀上又舖着一二尺深的浮土，這個時候，浮土裏長出來的青草，已是很深，若在遠處望，不會疑心這是戰壕，戰壕裏面，有軍官休息室，兵士休息處，隨處

拋留着彈壳，紙片，破鞋，破帽，理想中可以揣測出來，這地方傷亡兵士不少，出了這壕，約有一二百密達，又是一道壕溝，這壕挖得更深，上寬下窄，在壕底土裏面，都插着又尖又密的木釘，釘子約莫有一尺來長，這溝裏面却臥倒了兩具枯骨，穿在那木釘子上，過了這道壕，便是一道電網，由缺口的地方穿出去，又現一道小溝，小溝外面，便是鹿角，所謂鹿角，乃是將大樹枝砍來，將樹尖朝外，倒放在地上，列成一排，和戰壕成平行線。他經過了許多層防禦物，由暗中驚訝着道：安樂窩這地方戒備如此的森嚴，大概是經過一度惡戰，所謂世外桃源的所在。還有這樣的一天，世界上真有安樂窩嗎？如此想着，依然順了戰壕走去，聽得流水潺潺的聲音，隨着原野的清風，有一聲，沒一聲，斷斷續續地送進到耳朵裏來，走近前去，這乃是一道河溝，這大戰壕恰好把這道河圍到了裏面去，溝上架了一塊平平的石板橋，低頭看到河溝裏的流水和石頭撞擊着作響，李守白猛想起來，去年初到安樂窩來的時候，不是在這裏首先聽到太平花的歌詞嗎？爲時幾何，山水如舊，村莊上是破壞得不堪了，太平花的人是不見了，太平花的歌，也變作了淒慘的流水聲，却不知道普渡寺的太平花，榮枯如何，恐怕也不會是以前那種樣子了，這戰壕正是繞了山坡，直到山脚下去，由此上山，原來人行的大路，都長了蓬蓬的亂草，草長着繁密的地方，幾乎找不出道路來，到了普渡寺前，那一叢竹子，却有一大半被火燒

了，廟門口屋頂破了個天窗，守着大門的那一尊彌勒佛，只剩了下半截兩條腿，佛座前却蓬蓬鬆鬆的擁了一大堆土，進得前殿，一方的屋宇，都倒坍了，院子裏的大樟樹，也只剩了幾枝凋零的老幹，再進後殿，連牆基都不看到，圍着一個大天井，堆了三處瓦礫，天井中間那個青石砌的花台，已經坍下來了，和着殘磚亂石，變成一大灘土，約莫離地面還高出一二尺來，土上焦黃的舊蓬蒿，和嫩綠的新草，幾乎把原來花台的形跡，都給埋沒盡了，李守白站在瓦礫叢中，自己呆想了一下，原來栽太平花的地方，不是在這裏吧，莫不是還在最後一個殿裏，正待再向後走，一陣風來，將那一灘土上的亂草，吹着分散開來，現出幾點白色的東西，在草裏頭，閃了出來，走向前，分開草來一看，裏面一根柔枝，橫臥在地上，嫩綠的葉子，依然相對的列在枝上，在枝的頂端，相綴着兩朵四瓣分開的白花，仔細看時，正是上次賞鑑的太平花呀。這花台上原來有五株花。若是不看花，只看枝葉，像一大叢小葉竹子，長遍下這個天井，於今却只剩了這一小枝，而這一小枝，還綴着兩朵白花，埋沒在這深草堆裏，越是淒涼，這希世名花，此地所認爲是一件寶的，不過是這一點點了，然而由理想來揣測，這五大株太平花，所剩下來的，決不止這一點點，還當尋尋看，於是用手分開了深草，低頭再看一遍，這倒尋着了太平花了，有一叢完全死了，剩了些枯條，上面纏繞着麻線般粗的野藤，有一叢毀除了一半，一半倒臥地

上，還有些枝葉，其餘的幾叢，在土面上，略微露出些短樁子，在短樁子上，叢生些嫩芽，這不但是沒有花朵，便是要想着它成爲太平花的雛形，也不知在於何日了，自己站起來，對了這個天井，未免怔怔的望着，對天井太平花的花台，悵望了許久，又對配殿正殿看看，只西南角上，還禿立着兩堵敗牆，在兩牆交界的釘上，還架了幾根椽子，一角屋頂，然而陪襯着這滿地瓦礫，更顯得荒涼了。這也不知是有人故意的，或者是有別的原因，在西南牆角下，倒將四五尊泥塑的羅漢，叢聚在一處，李守白對佛像點點頭道：佛菩薩，整個兒的廟都毀滅了，這一角之地，就能躲避風雨嗎？羅漢們都是垂眉閉眼的泥人，當然不知道答應，然而在李守白問過這話之後，西南角上，却有一種哼聲，發生出來，四週一看，只有山風吹來，將瓦礫叢中的亂草，閃閃作動，何嘗還有別的東西發現，這哼聲何來，莫不是羅漢說話了？劫後破廟，有了這種聲音，雖是白天的時候，可是後面高山，擋住了太陽，一片濃陰，罩了目前！令人對之，却有些毛骨悚然呢？要知此種聲音，如何傳出，下回交代。



有病治病  
無病提神



隨身攜帶  
利己濟人

## 虎標八卦丹

### 功用

順氣化痰 提神醒腦 醒酒戒烟  
解鬱活血 香口生津 除穢避毒

### 主治

中暑中熱 人事不醒 時行瘟疫  
抽筋吐瀉 冷熱肚痛 積食吐瀉  
絞腸惡痧 一切急痧 胸膈飽脹  
吞酸吐悶 各種咳嗽 各種感冒

以此丹四分之一角，嫩開水服下，或口中含化，即見病去人安，臨危可救。無病常含口中，可避毒防疫，助氣提神！凡常人旅行，軍人臨陣，教師演講，兩性談情。以及會客赴宴，搭船乘車，均不可須臾離者也。搭外科各症，以此丹浸水敷之，神效！

## 第二十九回 情敵兩難明揮毫割愛 因緣各有分忍淚聽歌

却說李守白在極樂世界普渡寺裏看太平花，荒殿無人，瓦礫叢中，幾尊泥塑羅漢，倒會說出話來，這不由他不嚇了一跳，這聲音是由西南牆角邊發出來的，趕到牆角邊一看，那裏面却有一個形容憔悴的老和尚，就地半躺半坐的，在一蒲團上，他雖是在那瘦削的臉上，長了許多鬍子，然而大五形，還可以分得出來，只是他那眉毛上兩撮長毛，便可以證明出來，便是這廟裏的方丈，淨修和尚，不禁大爲驚異，向他點着頭道：老師傅，你認識我嗎？淨修用手揉着眼睛，緩緩的扶着牆站了起來，向李守白望着道：小僧逃難剛回來，大病幾天，飢渴交加，關得眼睛發花，看不清楚人了，李守白因告訴他，曾同韓樂餘到這裏來看過一回花的，淨修道：是的，有這回事，阿彌陀佛，這位老先生去世很久了，李守白道：什麼，他死了？你是聽到那個說的，淨修道：這安樂窩有位常營長，以前常到廟裏來，他說的，他手下有一個姓余的，親眼看到韓先生去世的，李守白連連歎了幾口氣，又道：既然有這回事，他們怎麼不告訴我，這倒怪了，老師傅，我還問你一件事，那韓家後來容留過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姑娘，你也知道嗎？淨修道：那是常營長新討的家眷呀。李守白聽了這話，心中不覺得跳了兩下，問道：是家眷嗎？老師

傅何以知道，淨修道：常營長自己這樣說的，你先生來得正好，是我的救星，請你到山下告訴鄉村子裏人，說是老和尚回來了，請他們來一兩個人，帶一點吃喝的東西來，救我一救，我現在病的動不得，快要死了，李守白聽他說得可憐，就在山上燒了一瓦鉢熱水給他喝，身邊還帶得有些乾糧，也給他吃了，淨修感激之下，知道李守白和常德標也是朋友，連常德標也恭維一陣，說是你不要以為他是個粗人，他精細起來，比斯文人還要精細，李守白道：你何以知道他精細呢，淨修道：我看他待家眷頭上，我知道他是很精細的，有一次我到山下去化糧食，我到韓樂餘先生府上去了，却見這位常營長提了一大包東西回去，打開來看，是一包切碎了的豬肉，他對太太說。我知道家裏沒有切肉的刀，切好拿來的，你要知道這肉來路很遠，還是二百里路外帶來的，我這一分捨不得吃，帶來了送你吃呀！李守白聽了此話，心裏更是砰砰的亂跳，心裏想着，和尚是不會說假話的，便算和尚說假話，他知道我與貞妹有什麼關係，何必撒上這樣一個謊因之且沉住了氣，向他笑道：這個粗人有這樣的細心，我倒是看不出來，不過老師傅也許是猜錯了吧？打仗的人，有帶了家眷走的嗎？淨修道：這是常營長對我說的呀，帶了家眷走，自然是不行，但是到了一個地方，臨時找家眷，總是可以的，不許他在安樂窩，臨時討一個太太嗎？和尚雖然是既老且病，然而剛才吃喝過了，談到女人，便給他一種興奮，說到

這裏就不由得笑了起來，李守白想着，看到今日余乃勝這樣的情形，以及常德標往日的爲人，他有什麼事幹不出來的？既然如此，對老和尚就不用多問了，還是下山去明明白白的問常德標，他爲人雖是不高明，但是一張嘴很快的，問起他來，料着他是隱瞞不住的，到了那時，常德標就是不承認，這裏還有個老和尚可以作證呢。如此一來，和尚這幾句很隨便的話，這倒使他半年來的計劃，到這裏完全推翻。這日已晚，權且在山上住宿一晚，到了次日上午下山，回到安樂窩韓家去，第一件事，便是屋前屋後，四處尋找，看看可還有什麼留下來的痕跡，可以作爲證據的，因之屋子裏尋翻了一週不算，而且還到瓦礫堆裏用一根木棍四週去撥着看看，但是他尋了一小時之久，並沒有尋到什麼形跡可疑的東西，其實就算尋到什麼可疑的，也無法看出來就是和常德標貞妹二人有關，所以他儘管傻尋了一陣，結果累了一身的汗罷了，於是自己在破屋子裏草鋪上躺下，慢慢想着，記得初到韓家來的時候，這裏是怎樣一番情形，記得二次到這裏來，又是怎樣情形，一個時候，一個時候，逐次的推了下去，推演到常德標和貞妹在這屋子裏成其眷屬，應當如何？那不用說，這草鋪就是他們的合歡之床了，想到了此處，身上一陣陣發熱，無論如何，也不能在上面躺着了，於是憑空一跳，跳了起來，拍着手道：隨便怎樣，我不能在這地方糊裏糊塗的住下了，我一定要問問常德標，他究竟爲了什麼，

要供養孟家父女在這裏半年，我本來另有個意中人，只是受了貞妹的牽扯，鬧得我欲前不可，退後不能。現在她既受了常德標的引誘，我便拋棄了她，也不算我薄倖，而況她已不是我的人，我就不拋棄她，又能嫁我嗎？我決計和常德標說明，把人讓給他就是了，他有了這樣的思想，心裏便如釋重負，立刻空洞了許多。想到我得了這個消息，已經在抑鬱之中，精神舒爽了一下，假使這個消息傳到韓小梅耳朵裏去了，而且證明這件事是真的，她應該怎樣的快活呢。然而這不是虛無的幻想，事實是這樣，貞妹已經不要我，我樂得不要她，彼此一點掛礙沒有，散了伙，誰也不辜負誰，這一段假姻緣也就有所終止了，繼續的如此想着，他由悲怨轉到了歡愉，對於常德標，也就由恨着他，變到歡喜他了。這日下午，余乃勝帶了些乾糧茶葉，來看他，說是常營長送的，李守白笑道：常營長真是一個好朋友，可是你們當弟兄的，倒不願意他當好朋友，余乃勝道：這話怎麼說，李守白道：我知道。常營長言人，是有一句說一句的，可是你就不同了，總不肯說一句實話，余乃勝笑道：李先生，你這話可是有些冤枉好人，李守白笑道：冤枉好人嗎？我問你，韓老先生到那裏去了？你知道嗎？余乃勝看了他，覺得說是不好，不說也是不好，抬起手來，就搔了一搔頭髮，李守白道：你不說，我倒知道了，不是韓老先生已經過世了嗎？說是你親眼看見呢。余乃勝聽說，更加的猶豫起來，向着他只管苦笑着，李守白道：你說呀。

是不是真事呢。余乃勝點了頭道：真事倒是真事，那邊黃團長說過，若是我遇到了你，不要提韓家一個字，所以韓姑娘住到他家去了，我也不敢告訴你，他要我們表妹寫信的那幾件事，我也不敢告訴你，李守白的臉色，已經是變幻了多少次，比之初次在尙村遇到飛機炸彈的情形，還要恐慌好幾倍，然而他却不肯表露出來，強自鎮定着，笑起來道：這與我有什麼大關係，何必瞞着呢。余大哥，你沒事，這裏有茶葉，我們燒壺水泡茶喝罷，戰地上，烟捲也是難得的東西，我這裏有，說時他就在身上掏出一盒烟捲來，雙手遞到余乃勝手上。他笑着接了烟捲，就在石階上坐着，李守白用個瓦鉢，在缸裏舀起一鉢水，露天下用石頭支着鉢子，燒起火來，一面和余乃勝閑談，水開了，將茶葉放了下去，息了火，就用兩隻瓦碗，來舀着水喝，在這樣舒適而又無聊的時候，余乃勝却也並不要人家來問他什麼話，就滔滔不絕的，將黃種強追小梅，爲小梅訪韓樂餘，及貞妹到鐵山去的話，說了個水流不斷，李守白一點不動聲色，等他說個痛快，聽他說完了，便笑道：這些話，我都認爲是真的，總算你說得詳細，不過你還漏了一段，那孟家姑娘住在這村子裏半年，常營長不是照顧得她很週到嗎？余乃勝道：你要問起這件事來，我實在是不知道。因爲那個時候，營長調我到別個村子上去了，李守白也坐在石階上，兩隻腿撐了起來，並排放着，兩隻手又撐在膝蓋上，捧了一隻瓦碗，只管用嘴唇慢慢的在碗邊上

喝着茶許久以後，才笑向余乃勝道：你們常營長不是很想討令表妹嗎？余乃勝在石階上檢了一塊尖角石頭，在土面上橫七豎八的塗着字，却並不抬起頭來，很久的工夫，他才對了地面道：李先生怎麼你自己也說出這話來呢？李守白將那瓦碗茶，骨都一聲喝下，表示堅決的神氣，然後將碗放下，挺着胸脯向余乃勝道：你不管我能說這種話不能說這種話，但是我倒要反問你一句，究竟有沒有這件事？余乃勝道：但是我孟家表妹，你應該信得過，她的性情是很強的，她的話也很不容易說好，余乃勝說這種話時，聲音似乎有些打抖顫，頭依然低着不抬起來，李守白看到他的後頭頸子，都紅了起來，一根一根的粗筋，向外爆發着，這何用說，他已經是十分心虛的了，不由得站了起來，向余乃勝冷笑了一聲。余乃勝低了頭坐在石階上有很久的時候，才緩緩的坐了起來，向他正着臉色道：你不要多心，我們作親戚的不在這裏面多過你們一句話，李守白微笑道：你放心，你就是多過話，我也不能怪你，不但不怪你，而且還要多謝你，你表妹不是找到半封信，我要和她離婚的信嗎？還有半封信在我這裏，我可以寄去湊成一封，余乃勝道：啊！你真用心，把這半封信，還會留着，李守白笑道：那半封信在我肚子裏呢，你把常營長請來，我要煩你再到鐵山去一趟，余乃勝道：你自己不會去嗎？李守白連連的將頭擺着微笑道：我去不得，去了有許多不便，余乃勝站了起來，看看他的臉色，並沒有一點怒容，當

然還不是氣話，自己正苦於這一趟差事不大好辦，既然他要營長自己來，這倒好了，落得自己鬆上一口子勁，因道：好的，我去把他請了來，說畢就走了，李守白又燒開了一瓦鉢水，將草把掃得乾乾淨淨的，靜等常德標前來，自己一人，將兩手臂環抱着，只管在院子裏來回的轉着，約有半小時的工夫，常德標來了，他黃黑的臉上，泛出那不自然的顏色來，掀動着他臉上兩道深的直紋，却向人笑着，李守白道：老大哥，請坐罷，事說明了，什麼都好辦，我們依然是好朋友，常營長笑道：可不是？我們總是好朋友，說着，低了頭，對石板上吹了兩口灰，然後抱了腿，坐在石板上向李守白微笑着道：朋友，你生我的氣嗎？李守白用瓦碗在鉢子裏舀起一碗茶，雙手遞給他，笑道：笑話了！我生常營長什麼氣，常德標道：你千萬別多心，我雖是把孟家那孩子留在這裏住了半年，我連一根頭髮都沒有動她的，後來我知道是你沒有過門的太太，我就更不敢胡來，你別瞧着爲了她我和你打過架，那是以前的事，我說忘了就忘了，你說我喜歡她不是？可是想起我哥哥來，我就覺得她是我的敵人，李守白道：你怎麼還說這話？以前的錯誤，我不是都解釋過給你聽了嗎？常德標兩手互相搓起來，現出他很躊躇的樣子，微笑着道：就是這話，我哥哥不是想去強姦她……李守白皺了眉道：快是你的夫人了，這樣相魯的話，怎好隨便的就說出來。常德標道：李先生，你別那樣說了，以前半年，我以爲你不要她了，所以我



想的有些不對，現在你特意來找她，我難道還打算霸佔民妻不成，李守白笑道：常營長你是一個爽快人，何必還說這種話呢，你要知道。以前她是你的敵人，我的情人，現在她是你的情人，我的敵人了，常德標兩手一拍大腿，站了起來，正有一句什麼話，想要說出來，李守白連連和他搖着幾下手道：您別急，等我把這些話說完，我說她是我的敵人，並不是名利場上的敵人，不是戰場上的敵人，是情場上的敵人，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愛的是那韓家姑娘，並不是她，對於她，不過爲了一點義氣，和她幫個忙，答應婚事，後來就不能擺脫了，這一層，你總也聽到余乃勝說過吧。他現時不但不感激我幫過她的忙，怕我和韓家姑娘有什麼來往，她倒和別人勾通一氣，來破我和韓家姑娘的感情，我這倒打定主意了，一定和她脫離婚姻關係，她能寫信，我更能寫信，空口無憑，我今天就寫一封信交給常營長，請你再派余乃勝到鐵山去一趟，常營長看她可憐，娶她是更好，若是常營長不娶她，她還有一個哥哥可以和她作媒，她還是去嫁那個強師長做第三房四房罷，常德標怔怔的望了他道：你說的話，我全不懂，李守白也不理會他那些話了，在他小提包裏拿出紙張筆墨來，就在高的石階上放着，自己伏在這石階上，拔出禿筆，在墨盒子裏蘸了幾下，一點也不思索，在紙上就寫將起來，常德標看他那樣堅決的神氣，倒好像是有些發狂，只是自己對於這件事贊成是不好意思，反對又所不甘，便

站在他身後，遠遠的望了石階上那兩張信紙，只管發呆，李守白伏在石階上，寫得很快，也不管常營長對他怎樣，他低了頭，只管一死勁兒向下寫了去，一張長過一尺的紙，在李守白文不加點的筆鋒下，字跡風起雲湧的，不多一會，便佔滿了篇幅，他將紙寫滿了，看也不會看過一下，將筆一丟，就站了起來，兩手執了紙的兩端，對着常德標作了一個揖，笑道：這一封信，請你帶到鐵山去，交給那孟家姑娘。常德標拿了這一張信紙，向他臉上望着道：李先生怎麼了，你真打算做了出來，李守白道：常營長你是個爽快的，今天倒怎麼不爽快起來，常德標道：我不是不爽快，你這封信，好像是休書，人家知道了，不會說我常德標有了槍在手上，是逼着你寫出來的嗎？李守白道：這裏就只你和我，人家只知道我寫了休書，人家那知道我是當面寫的休書，就算人家知道：只能說我這個人無用，還能說你什麼嗎？你若是怕嫌疑，這封書我就不寄，可是你想的那件事，就不能達到目的了，說着將肩膀拍了兩拍，微微的笑着望了人，常德標手上拿了那一張信紙，自捨不得放，遲疑了許久，才向他問道：你信上寫些什麼，沒有寫到我身上來嗎？李守白笑道：我請常營長帶信，信上就寫有常營長，請問，我不想這封信帶到呢。我沒有加信封，常營長可以隨便拿給什麼人去看，我就是說，我和這套婚姻是假的，假事弄真，根本上就不穩固，現在我回北京去了，彼此關係，從此割斷，她另去嫁人罷，他說到一個割字，

將手掌橫着，比了一把刀的樣子，平空一割，常德標看他這種樣子，當然是十分堅決，因笑道：「這樣子說，你是要回北京去，永生永世，不和她見面啦！我要是討了她，你不罵我不夠朋友嗎？」李守白道：「我不要的人，你討了去，和我什麼相干，譬如你不討，也有別人討去，終不成孟貞妹和我有段假婚姻，就不許別人娶她了，常德標這：不是那樣說，因為你找她找到這裏來，原是要她的，聽說我養活她半年啦！你就不要了，這倒好像我送頂綠帽子你戴，你急啦！不要她了，可是我發誓，我沒動她一根毛，說時，高的舉了一隻手指着天，李守白連忙將他那隻手拉下，又按了一按笑道：「不用發誓了，反正你愛她也好，你嫌她也好，以後我離開她千多里啦，我管得着嗎？朋友，你將來也許有上北京的日子，我們是後會有期，說時，把他那隻手拿了起來，狠命的搖撼了幾下，一陣風似的，將石階上的紙筆墨盒，檢到小提包裏去，提了起來向常德標道：「我這就走啦！常德標伸着兩手一攔道：「朋友，要是那麼着，你就瞧定了我是一個大混蛋，我們這裏有上大道的車子，明天一早走，你坐了到省裏去，再搭火車，你瞧好不好，你要是今天一個人走，這戰後的地方，也許二三十里地瞧不見人，走着怪害怕的，李守白道：「我不到省，我要到河西去瞧一個朋友，常德標倒不說什麼，先向他臉上注視了一番，然後搖搖頭道：「我知道你要去瞧那韓家姑娘，可是那是頂頂大名黃種強家裏啦！他這回在鐵山打了幾仗，聲名就大

啦！放在他家裏的大姑娘，好容易讓你去瞧見嗎？你可別跑這遠的路去碰釘子呀，李守白將頭搖成了小圈圈，又點點頭道：你這話有理，不過我不去看一趟是不死心的，你若把我當個朋友，你就派兩個人送我一程，把我送上有人走的大路。常德標將頭點了兩點道：你這股子勁，我倒是贊成，只要是自己想幹的事，砍了腦袋，也要試試，好罷，你要去，我就派人送你上大道。可是今天來不及了，李守白放下提包來，一頓脚道：雖然我的去心似箭，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再耽擱半天的了，常德標笑道：朋友我瞧你有些後悔的樣子，別是捨不得吧？李守白道：你瞧我是捨不得丟開綠帽子的人嗎？常德標雖覺得他這話還是誤會着，然而要這樣誤會到底，於自己才有利，只得笑着去了，到了營裏，他也有他的一番擺佈，把那封信請人念過了幾回，覺得是沒有什麼不妥，就派了余乃勝先把這封信再送到鐵山去，次日更派了兩名弟兄，送李守白到萬安鎮，由萬安鎮便有長行的脚程是向西邊去的，不過在大戰之後，一切都沒有恢復，找一班成行的人，很是不容易，李守白在這裏等了一星期之久，方時候到西行的車子，好在早一個月前，已經寫信給報館請下一個月的假，雖然耽誤一些時候，倒也不要緊，這一行有十幾匹牲口，三輛大車，其中的客人，全是作小生意買賣的，一路之上，並無可談，只是沉沉的去想過去與未來的事，他覺着人總是受七情來支配着的，帝國主義者，爲了他的私慾，將中

國人鬧得這種樣子，軍閥們爲了一朝之怒，自己火併，惹起了外侮，就以自己而論，捐着一塊爲社會服務的牌子，只爲了一個愛字，在這樣的兵災重地，輾轉來去，把職務荒疏了，把金錢喪失了，精神頹唐了，什麼還不會得着，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還是自己思想不舊不新，惹下了這樣一種苦悶，假使我是個舊人物，我早得了貞妹，就不想小梅，假使我是個新人物，有了小梅，就可以把愛字抬出來，無所不爲，有貞妹也好，無貞妹也好，與我有什麼相干？但是不能下決心作舊人物，又沒有勇氣作新人物，於是乎就在不舊不新的當中徘徊着，終於是把自己鬧糊塗了，這回我到了河西黃家去，我要不顧一切去找着小梅，找着小梅之後，我不顧一切，把她帶了走，他是不慣坐大車，又沒有什麼行李，提包放在大車上，自己騎了一頭驢在衆人中走着，他騎在驢上，有時點頭，有時搖頭，有時兩眉深鎖，有時發着微笑，人家都以爲他是個傻子，越發不和他交談，他倒也不去找人說什麼，每餐買些村酒喝，算是自己的消遣好法。這天到了河西縣，問明了到黃家村子上，只有十五里小路，於是將提包放在客店裏，換了一件藍布大褂，背着一個布包袱，又拿了一把雨傘，當着是遠方收帳商人的樣子，走向黃家村來，他心裏估量着，這個地方決沒有什麼人認得他，可以儘管前去，慢慢的踱到黃家村子外來，見有兩個放牛的小孩，坐在路邊水溝裏洗腳，便故意由懷裏掉下一個小布捲來，小孩子嘴快，看

見東西落下來，便喊着道：走路的客人，你丟了東西了，李守白回轉身來，將東西檢起，便向兩個小孩點點頭道：小兄弟，多謝了，於是在身邊掏出一把銅子來，每人分了幾枚，兩個孩子得了銅子，都笑嘻嘻的，李守白趁着機會，也在路邊坐下，向他們問道：小兄弟，這叫什麼地方？一個小孩子道：這裏叫小黃莊，李守白道：哦！小黃莊，有一個黃團長，他是住在這裏嗎？小孩子道：你說的是黃老爺家裏，不錯，這是他家，說着用手對一所莊屋一指，李守白道：他家裏有些什麼人？小孩子道：他本房下沒有多少人，只一個娘，一個弟弟，新近定了一個年輕輕的太太回來，另一個小孩子道：你不要胡說，那不是他的太太，聽說是乾妹妹呢，那一個孩子道：你知道什麼？我爹在他家做長工，我還不知道嗎？起先老太太怕這姑娘不願意，就說認做乾親，現在那姑娘也肯了，聽說日子都挑好了，下個月就成親啦，李守白聽了這話，不覺渾身的筋肉都收縮了一下，呆了一呆之後，這才向小孩子道：那個姑娘，她也出來玩嗎？小孩子道：出來的，每天下午太陽要下山了，她就要出來玩玩的。李守白哦了一聲，小孩子道：你打聽他們家作什麼？李守白道：我是作綢緞生意的，人家作喜事，我好兜攬生意呀。他說到這裏，看小孩們有些注意了，不敢多問，自走了開去，抬頭看看太陽，還是正中，去下山尚早，且再走些路，在鄉飯店裏吃了些東西，然後慢慢的向回路走着，到了小黃莊，裝着賞玩風景的樣子，慢慢的走近，走到一

個人家，八字門樓，裏面現着磨磚屏風，中間嵌有紅漆的五福，顯然是個大戶人家，以這村子而論，當然是黃老爺之家了，自己在門外徘徊了兩趟，待要久站，怕是引起人家的疑心，於是繞着圍牆，順了小路走着，走到這屋後，一道黃土短垣，裏面圍了森森的樹木，彷彿是人家的後園，便有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由牆頭上傳了出來，只聽見一個婦人的聲音道：韓姑娘，你這件衣服，做得是最合身材的了，穿起來格外好看，於是有一個女子答道：是嗎？多謝伯母，這是耳熟能詳的，便是小梅的聲音，聽了這種笑聲，聽了這種說話，可以知道小梅在這裏住着，人是很安適與快樂的，自己理想中此來的計劃，恐怕有些不能實現，靠了牆，一個人站呆了，慢慢的聽見那笑聲走遠，抬頭看着太陽，距地平線不過一丈多路，這到了小梅那個出來游玩的時候了，且到大門口去等着罷，於是繞了牆，打算由那邊抄出去，然而只走了一半的圍牆，遇到一個小小的側門，側門半開着，有一條人行道，在深草裏蜿蜒而去，路那邊有兩個女人向莊子外走去，其間有個年輕的，穿了藍布長衣，滾了白邊，頭髮梳得溜光，鬢邊倒插了一朵白色的絨花，那不是小梅是誰？自己待要追上前去認識，然而陪伴着她的一個老婦人，又可以猜出是她稱呼伯母的那個人，若冒昧的衝出去，恐怕有些不便，在自己站在這裏十分躊躇之間，兩個人已是走遠了，轉一個念頭想着，有了這樣見面的機會，自己怎好輕易放過，還是追

到面前去，和她說明來意罷，但是那位老太太要從中干涉，我便怎麼樣呢？有了，我就硬說小梅是我的情人，將她拉走，如果她是傾心於我的話，她一定會跟我走的，當他想到追上前去一個念頭時，已提了腳向前走。看看快要追上了，只看那位老太太雖是鄉居，衣服穿得端正，下面還套了一條布裙子，是個極講儀式的良母派婦人，若是在她面前失儀，似乎不是體面人所應幹的事，萬一小梅不跟我走，那位老太太罵我一頓，豈不是一件笑話，如此一遲疑想着，這兩條腿，自然緩緩的走下來，抬頭看時，面前兩個女人，業已走遠了，自己呆站了一會，已經有一個莊稼人側身而過，他只對了自己的身子，週身上下打量，他心裏便有點驚慌，不要讓人家把自己的行爲看破了，於是離開了那小路，依然順了牆走，走到大門口時，那太陽離地平線更近，此地到城中還有十五里路，若不去，今天晚上沒有投宿的地點了，於是趕緊跑回縣城，且住一宿，到了次日晨間，吃了一點東西，又向小黃莊來，到了莊外一里之遙，有個過路草亭子，自己便權在那裏坐下，靠了牆，遙遙的望着小黃莊出神，心裏可就想着，如果小梅和我一樣，心裏念念不忘，何以穿黃家的衣服，何以有說有笑？若是去和她相見的話，恐怕只是增加着自己的不快，然而不去見她的話，自己遠路迢迢跑來，不過是聽聽她的笑聲，看看她的後影而已，這樣想着，忽然有個人啊呀了一聲，抬頭看時，却是二禿，站在面前，這不由得吃了



一驚，連忙站起來，二禿道：李先生你怎麼這一副樣子，到這裏來了？李守白先歎了一口氣，然後把來意簡單的說了，便問韓樂餘怎樣過去的？去世的時候，又說了些什麼？二禿道：老先生去世的時候，黃團長派去的兩個人，正找着我們啦，老先生說，大姑娘年輕，無人可靠，是她的造化，落難在黃團長家裏，叫她就嫁了黃團長罷，大姑娘以前還有些儲記，你前個上十天，那孟家姑娘來了一封信，不知道說些什麼，我們姑娘哭了兩天，這裏老太太，千勸萬勸，前天請了兩桌客，才放了定了。李守白突然插言問道：放了定了，二禿道：可不是，我算是個娘家人，這天還坐了個一席頭啦，說着，一抬肩膀笑了，李守白道：那也好，請你去告訴姑娘一聲，找個地方，我們見面談一談，好嗎？二禿道：恐怕有些不便吧。她現在有了人家了，李守白道：有了人家了，難道朋友都不許見面嗎？二禿道：這裏的老太太很講規矩的，不像我們老先生那樣文明，你若是去見她，她也很不便，李守白站着，靜靜的想了許久，點頭道：你這話說得是，我們談談罷，但不知韓老先生去世的時候，也曾提到了我沒有，二禿道：怎麼沒有提到，他說，李先生是個好人，以後我們有事求教他，他一定還可以幫忙，看起來也是因緣有分，若是李先生沒有定親，我們作起親戚來多好，李守白道：你這是真話嗎？二禿道：李先生，你看我是撒謊的人嗎？李守白一個人靜想了許久，點着頭道：這樣看起來，果然是因緣各有各分的，我覺老先生這

個人待我太好，他覺得姑娘是這樣的好，就讓她這樣子安穩的下去罷，那麼，你見了你家姑娘，就不必說我來了，二禿道：你回鐵山去娶孟家姑娘好了，李守白笑道：你以為人家的姑娘是一樣零碎東西，要就買不要就退回去嗎？算了，老先生說了，各人因緣有分，我不強求了，二哥，找個地方，我們去喝兩鍾吧，二禿便指着地上的兩個大籃子道：這裏面都是我和姑娘在城裏辦的東西，我要回去回話，李守白向籃子裏面看時，有化裝品，有衣料，有點心，還有紙筆墨硯，信紙信封，在這上面，可以看到小梅在這裏的生活一斑，點點頭道：好，很好，你回去罷，我們後會有期的，說畢，走出草亭，就向來路上走去，走了幾步，回轉頭來，見二禿提了籃子，已經走去了好遠，又向他招招手道：二哥，你來你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二禿見他如此鄭重言之，立刻就回轉身來，李守白道：我看到大門外小路邊，有個麥草堆，回頭我藏在草堆裏，你帶了你姑娘在那裏走一趟，我不要再和她說話，我只要看上一看，你看行嗎？二禿紅了臉，低了頭，倒一時答覆不出來，李守白道：你覺得不便嗎？那就算了，我看那籃子，有信紙信封，也是姑娘用的嗎？二禿道：是的，今天我進城去，還給她發一封信呢，李守白道：當然是寄給黃團長的了，二禿不會作聲，李守白道：二哥！你記着，千萬別對她說我來了，說畢，嘆了一口氣，轉身而去，他先走得很快，後來漸漸的走緩，心裏想着，我該迷信了，這是報應，我對於姓孟的拒絕了，所以姓韓的要

對我拒絕，世界上前進的不見得成功，保守的也不見得沒有成就，只有徘徊中路，一定是失敗，我現在不但是失戀，而且是失業，正如此想着，忽然一種很熟的歌聲，送入耳朵來。

太平花，太平花，年年開在山底下，去年花兒真正好，今年花兒也不差，春光惱壞了女兒家，去年花開他偷看我，今年花開尋不着他，我眼裏看看花，心裏念着他，莫不是人兒留住了他，莫不是他的心兒變了卦，雖然說起來羞答答，叫我心裏怎樣放得下？

李守白在田野裏，靜靜的走着，這種歌聲，一陣一陣的向耳朵裏送來，猛然省悟，這不是安樂窩的太平花歌詞嗎？這裏有什麼人會唱這種歌？這歌聲很是嬌柔，當然是個女子，既是女子，不是小梅是誰，這裏沒人，我雖不能去見她，何妨在這兒多站一會，聽她多唱兩遍，如此想着，且站了不走，四處張望，看唱歌的人在什麼地方？只見右邊草地，堆着幾個枯塚，疏疏落落的有幾株老楊樹，碧綠的草地上，有幾十團白雪似的東西，蠕蠕而動，楊樹幹下，彷彿有個女子站在那裏牧羊，歌聲自然是她唱的，看那身材，倒很像小梅，本待叫一聲，轉念一想，她牧着柔馴的羊，唱着纏綿的歌，在清風麗日之下，很是快樂，我又何必去驚動她呢？他在這裏站着發呆，那歌聲還是不斷的送來，不由得他不想前事，淒然欲哭，但是忍住了眼淚，不肯哭出，却突然的一聲，叫出小梅來，他這一叫，小梅對他如何。下回交代。

### 第三十回 大敵當前將軍方握手 流民載道死士猛回頭

却說李守白聽得一種太平花的歌聲，又看到一個牧羊的女郎在前面靠了老楊樹站着，料定那就是韓小梅，自己雖抱定了主意，對於她決不去理了，但是看到了她的後影，却是萬分忍耐不住，情不自禁的突然兩手一張，叫起來道：韓姑娘，小梅姑娘，其初叫一句，那個女郎却不甚理會，他連叫了幾聲之後，那女郎倒忽然省悟着，回轉頭來，向這邊望着，她一回轉頭之後，對了李守白注視着，却並不打招呼，好像不覺得是叫她一樣。李守白想着，這倒怪了，小梅看到了我，爲什麼却是如此的淡然，難道真個和我絕交了嗎？她不和我絕交，我倒願意避開她，她要和我絕交，我却要向她問個仔細，難道她嫁定了黃種強之後，連熟人都要不認識了嗎？如此想着，就向着那個枯塚的所在，直奔了去。到了那裏，那個女郎，又是自己所最不願意看的棗核兒臉，何嘗是韓小梅呢，那個女郎却是大方，看見有人老遠的追來，好像不是無所謂而來的，便向李守白笑着問道：你這位先生打聽什麼，看你不是這裏人呀。李守白看她那個樣子，倒是可以隨便問話，便笑道：剛才我聽到姑娘唱的歌，很是好聽，這不是太平花嗎？那姑娘聽到誇獎她唱的歌好，不覺笑得將頭一低，臉都紅了，她便笑着答道：黃老爺家

裏新來的一位姑娘，教給我們唱的。李守白道：哦，是她教給你的，這位姑娘，是黃老爺家裏小姐嗎？那姑娘笑道：不是的，人家是個新娘子哩。李守白一聽到這話，就不免在胸中倒抽一口涼氣，微笑道：哦，她要作新娘子了，她自己也是這樣說嗎？那姑娘道：那個新娘子的人，自己肯說出來呢。李守白問道：她不肯說出來，你們問她的時候，她也肯說不肯說呢？那姑娘道：我們問她，她總是笑。李守白站着躊躇了一會子，心想，這種話是不用問了，問多了，也不過是那樣一回事，於是向那姑娘無端哦了一聲，自向來路走去。走着路時，自己一路低頭想着，有何話說，我還是回北京去供職罷，然而這是一件困難的事，就是出了鐵山圍城而後，自己不會和報社裏作甚工作，已經寫信辭職了。原來是想着，如得小梅爲妻，不幹炮火中的生活，要找一個地方去作快活之人了，人生世上百十年，何必那樣自討苦吃，但是現在呢。小梅是爲人家奪去了。而自己應得的貞妹，也讓給常營長了。不過像貞妹這種人，性子比小梅堅強，她向來不滿意常德標這種人，不知道何以突然變了。變了不要緊。她自己嫁別人，還要破壞我，和韓家的事，大概越是堅強的人，那態度也就越反常得厲害，這是無疑問的，她要一心一意的去和常德標合作了。他在極無聊的路程中，却是思索得極有勁，最後他想定了，這無意得來的情人，也是無意失之，只當自己沒有這件事也就完了。主意思定了，回得客店去，草草收拾了行李，就

寫了一封信給老母，說是國事日非，自己決計到鐵弓堡，向包去非旅長那裏去投効，請不必懸念。生則自然有重逢之日，死則有小妹可以孝養，也不寂寞。信發後，就向鐵弓堡去，這個時候，邊地已經失守了好幾省，外兵還是進寇不已，原來冷巡閱使手下的防地，適當其衝，他自知孤軍不能敵人全國之師，可又怕萬人傑巡閱使的軍隊來援助時，會奪了他的防地。萬人傑又想着，這時和你幫忙，我的軍隊打不完。是白和你恢復地盤，將來你地盤恢復了，在政治上依然和我作對，我的軍隊要打完了呢，我以後仗着什麼，來作政治上的活動。天下便是你冷時雄的了，所以在這七八個月來，共和定國兩軍，雖然是停止內鬨，信使往還，可是萬人傑對於冷時雄的表示，只是願率十五萬健兒，爲兄後盾。換句話說，要冷時雄老作前驅，冷時雄也看破了。就不再向萬人傑去求助，苦戰了七八個月，冷軍逐日失地，自己實在支持不住了。他轉念一想，還是向萬人傑求助罷，縱然他搶了我的地盤，總是中國人，反正比外兵佔去了好，因之他毅然決然通電全國，說是共和軍全體將領，公推萬巡閱使爲邊防總司令，自己副之，願率全軍唯萬總司令之命是聽。這一個電報，無異是向萬軍投降，全國人都說，冷時雄是一種賢明的舉動，當然萬人傑也受了他這種通電的感動，也通電接受這種推戴，立刻到前方去，和冷副司令同時就職。當李守白忽然轉念投軍之日，正萬冷兩領袖通電之時，他在半路上看

到了省城轉來的報紙，更是興奮。加倍的趕着路向鐵弓堡來，將近鐵弓堡，又打聽得包旅長在前線支持不住，已退到了三岔口，當日初到安樂窩去，正是由這裏問明路徑的，於是直奔三岔口，他身上還有包旅長給予的護照，路上倒也沒有什麼阻攔。到了三岔口，自己先求見鐵中錚團長，他的團部正住在水塘邊那家村酒店裏，鐵中錚就在茶棚下和他相見，因笑道：你的意志很堅強，直到現在，你還在前線嗎？李守白道：我流浪了半年，把新聞工作，已經耽誤了。鐵中錚道：那爲什麼不趕快回去呢？李守白道：惟其是工作擺脫了，身體更覺得自由，所以到這裏來了。鐵中錚道：這個地方，可是很危險，不能容留閑人。李守白道：爲什麼是閑人，難道我在貴旅部裏當一名伙夫，還不夠資格嗎？鐵中錚猛然握住他的手道：你來投軍的，這就好極了，我們旅長，已奉令升任師長，請你來當一個祕書罷，而且我們這回戰事，由小規模的變到大規模的，正也需要人才，你在這裏暫住，讓我到師長面前去極力推薦。李守白此來的初意，只要找個小事作就行了，現在能得着一個參與機密的祕書，心中自然十分高興。當天包去非，就下了條子，派他開始工作，他半年以來，除了去想愛情的事情而外，便是悵悵無所之，現在忽然得了工作，雖是在前線，然而這個身子有了歸宿，這個腦筋，有了用處，倒反而覺得很快樂，這個時候，敵人的前線，和三岔口只隔了一道河面，形勢非常的嚴重，雖是亦日當天，也沒有

一點聲息也看不到一個人影，敵人的飛機，偶然由那方面飛過來，半空裏的軋軋之聲，才打破了這戰地的寂寞。到了晚上，包師長的兵士，才開始去挖壕，這邊的態度，極是冷靜，那敵人的態度，也極是鎮靜，夜深了的時候，只有那敵人的探照燈，在半空裏照耀着，白光射人，偶然一陣風來，將敵人那方面的軍號聲，及自己這邊的馬嘶聲催起，這種環境，真不能用言語去形容，是悲壯，是恐怖，李守白跟了包去非，只在一幢小小的草蓋民房裏住着，在屋下挖了地窖，預備躲避飛機，因之不在茅屋下住着，就在土坑裏住着，生活是非常的簡陋，可是睡得很安適，吃飯也比平常多，這可見得一個人安心過火綫生活，未嘗不是一種坦適的勞苦工作。包去非看到他這種心地坦然的樣子，也很高興，就對他道：你不要看到前線無動作，就沒有事，這正是一種大戰的預兆，我希望你始終像這樣子安靜才好。李守白以為這是師長警戒的話，只是微笑着。包去非正道：我並非用話恐嚇你，敵人現在分了三路軍隊進窺省城，他知道我們這一路軍隊是中堅，假使不攻這裏，去攻左右兩路，却怕我攻了過去，我已經知道他們預備三萬人由這裏進攻，在隔河方面，正對了三岔口，就有一萬人。李守白道：那麼，我們原來是一旅人……包去非笑道：當然不怕他人多，我自然有一種打算，如此說着，李守白也就不便再問什麼了。當包去非說了這話之後，只過了一天，忽然師部裏忙碌起來，包去非伏在辦公



桌上，眼看着地圖，手拿着電話機，不住的傳達命令。好像戰事就要爆發在目前，可是看看對方的形勢，依然沉靜着，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李守白得了片時的閒工夫，走到屋外來看看，這三岔口一條鄉街，只剩了那沉沉的人家屋檐，在蒼茫的暮色裏，回想當年這大路上不斷的行旅客商，這裏是格外淒涼，走出街口，遠遠看到一片白光，反射着天上的紅霞，正是這裏的天險未明河，那河水緩緩的流去，不聽到一些風浪聲，也像平時一樣，不會在什麼地方，看出有大禍臨頭。正這樣躊躇着，在東南角上，一陣紅烟冒出，轟的一聲，放出一響大炮來，這炮一響之後，對面各處的炮聲，就陸陸續續發了出來。李守白雖是極力將自己鎮靜着，也不敢在屋子外面徘徊了。走到屋子裏去，却見包去非口裏噙着烟捲，態度很鎮靜，背了兩手，在屋子裏來回踱着。看到李守白，便微笑着道：開始了，他就只說了這三個字，依然背了手來回的踱着。屋子裏這樣冷靜，但是屋子外面，那炮聲轟天轟地，震破耳鼓，有時那炮彈落到附近，將地皮震動起來，這炮聲便越來越兇猛，似乎也就以這三岔口爲目標，只向這裏轟擊，天色已經沉黑了，屋子裏並不燃燈火，只地窰裏有一盞油燈，上面還用黑紙罩住着，包去非看地圖和草寫命令，都在這黑紙燈下去辦理。夜越深，那炮聲也就轟得更厲害，李守白在鐵山城裏雖是經過過長久的炮火轟打時間，可是那並非最前線，明知道在地窰裏藏着，是不大要緊的，現在却會

想到敵人假如向這裏進攻，結果是怎樣呢？不過心裏如此的想着，臉上依然表示着十分鎮靜，隨着師長辦事，可是華軍陣線上，也像平常一樣，始終不會回炮，約莫到了半夜一兩點鐘了。前方已經聽到了鎗聲，於是這邊的炮聲和鎗聲，一齊發動起來，這種響聲，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擬，只除非極大的暴雨，裏面夾着不斷的雷聲，有些相像，但是那聲音依然沒有這樣猛烈，而且這種鎗炮聲，連帶着地皮，也有不斷的震動，也是別種響聲，不能有的威力，聽到三點鐘的時候，李守白心裏已經不恐慌了。原來坐在一邊，心裏如喝一碗熱粥下去，滾熱得難受，兩手反是冰涼，到了這時，心裏忽然興奮起來，兩手由冷變熱，而且是不住的冒汗，心裏只想着，我們的軍隊，爲什麼不反攻過去呢？假使我是師長，我一定下令反攻，這樣很緊張的想着，就情不自禁的由地坑裏走出，伏在地上，由破牆縫裏向外張望。嘿，這真是洋洋大觀，那鎗彈炮彈發出的火光，一叢一叢的噴冒，遠遠看敵人射擊的所在，一條橫的紅光，在平地上牽成一條長線，又像烟，又像火，天空裏圓的火花，長的流星，更是看得人眼花撩亂，正看得出神時，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落了一個炮彈，只覺地土震撼，牆上的碎土，落了自己滿臉，他這才醒悟過來，立刻回土坑去。約莫有兩小時之久，天色快亮了，包去非接到一個電話，很有喜色，就向李守白道：「剛才強師長由安樂窩打來的電話，冷巡閱使已經到了那裏，隨後萬巡閱使也要到

的，我是離不開這裏的，趁着天色沒亮，敵人的飛機不能活動，你可以……說時，鐵中錚進來了，包去非道：現在我們兩位主腦人物，都到安樂窩了，你就可以和李秘書一路去，報告這裏的情形；同時請示以後作戰的辦法，只要有命令，或攻或守，我這一師人，遺剩有一根鎗，也一定要完成使命而後已。天明以後，在敵人一鼓作氣之下，大概還有一陣飛機助陣的惡戰。這個無關緊要，我自能對付，你和李秘書二人，立刻就走。鐵中錚接了命令，和李守白同走出屋子來，抬頭看天上，只剩下幾顆殘星，只是炮彈嗚嗚唧唧，帶了火光，由頭上飛過去，二人在屋後牽出馬來，騎上去，加了一鞭，向安樂窩飛跑在路上，倒有兩粒子彈，飛落在路邊，也不去管他了。到了安樂窩，天色業已大亮，步哨放出很遠，到村口上，那挖成的舊戰壕裏，都已隱伏着兵士，形勢十分的嚴重，鐵中錚在莊口上和李守白同下了馬，然後走進莊子去，一打聽時，冷時雄並不在村子裏，在山上普渡寺裏，候着萬人傑會談；於是二人，又騎了馬再上山去，一路之上，那形勢是分外的嚴重，差不多三步路便有一個兵士站崗，兵士手上捧了槍，都作一個預備放的樣子；李守白捏着一把汗，隨了鐵中錚，由鎗口下趕到普渡寺來，廟的兩方，早是一層層的架着帳篷，在帳篷外插了旗，架着鎗，把一所荒落的破廟，立刻逼得莊肅起來，二人遠遠的下了馬，經過了許多人盤問，才到了廟門口，因為鐵中錚是個旅長，而且又是在前方抗日著名

的將領，承啓員向冷時雄傳報上去，立刻傳見，李守白緊隨在後面，穿過了兩個破殿，到了懸極樂世界匾額的那個後殿上，見着了冷時雄。李守白是個文人，對於前線的事情，不敢說話，鐵中錚向冷時雄立正着，把前線的情形，報告了一番，最後他就鄭重的道：敵人的勢子，來得很猛。包師長說：爲了給敵人一種打擊，後方好防禦得更充實起見，這一師人，預備全數犧牲。冷時雄站定了，沉着臉色道：我曉得……他說着話，眼光向山外天空看了去，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中國的軍事，從來是不曉得對外準備的，你看人家的飛機來了，我們就沒法子抵抗。李守白回頭看時，只見遠遠地一排飛機，在半空裏盤旋；前方的炮聲，轟擊得是非常熱烈。冷時雄很沉鬱的望了三岔口前方，似乎有一種很大的苦悶，大家都無話時，兩個副官，飛奔上來報告，萬巡閱使到了！冷時雄便向鐵中錚道：你等一等，我介紹你見萬巡閱使。鐵中錚答應着，退到殿下來，冷時雄便接萬人傑去了；李守白便和鐵中錚站在院子裏徘徊着。那一叢在亂草堆裏的太平花，已經有了幾根嫩枝，向亂草頭上伸了出來，被風吹着，連連在空中點了幾點頭，鐵中錚見李守白對了這花台子很注意，便道：我聽說這普渡寺裏有幾棵太平花，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李守白指着亂草叢道：這就是，鐵中錚道：啊！已經糟到這種樣子，只一點葉芽，今年還開花嗎？李守白道：今年開花的時間已過，不開花了，等着明年罷！說着話時，那敵人的

飛機，却有四架，合成一組，一架在前，三架在後，向安樂窩飛來，那半天裏轟轟札札的聲音鬧成一片，哄的一聲，安樂窩村子裏一陣白烟上冒，開了高射炮了，接着二三四響，跟了上去。鐵中錚悄悄的向李守白道：敵人難道知道兩個領袖在這裏會面了。怎麼飛機來了。說話時，便見衛士副官們兩邊分排站定，身體魁梧鬚鬚滿腮的冷時雄，引導着一個身穿披風長臉短髭的萬人傑一齊走上殿去；遠遠望見這兩個領袖到了殿上，冷時雄首先回轉身來，握了萬人傑的手道，以前的誤會，我們一筆勾銷，現在大敵當前，你看這飛機，假使知道我們在這裏相見，一個炸彈下來，他可不分你我。萬人傑笑道：以前實在是彼此誤會了。我們一見面，什麼嫌隙都沒有了；說着話，二人笑嘻嘻的到後殿去。李守白見身邊沒有人，悄悄的向鐵中錚道：你看，他們一握手，只說一句誤會，什麼沒有了，可是他們這一誤會不要緊。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幾萬萬，江山損失了幾十萬方里，種下以後的惡果，還不知道有多少年？他們的誤會，可以輕輕悄悄的這樣說一句解釋了，那些損失，現在找誰去償還？鐵中錚連連扯着他的衣服，低聲喝道，你好大膽！李守白微笑着，站在一邊，約過有半點鐘，殿上有人叫道，大帥傳見鐵旅長，鐵中錚答應一聲，一人去了。一會兒，鐵中錚出來，臉色很是緊張，走到李守白身邊，突然道：我們快回去。敵人在飛機掩護之下，有一部分人渡過河來了，只說了這句，便向外走，李守白也覺得

三岔口便是他的家庭一樣，說一聲敵人渡了河，三岔河受壓迫，不但是不恐慌，而且即刻要跑回三岔口去看看，究竟危險到了什麼程度；所以走出廟來，騎着馬飛也似的向三岔口跑來。敵我兩邊的大炮，這時已是掀天動地的對轟，馬越跑得近，空氣和地皮，更震動得厲害；到了三岔口不遠，已經不能騎馬，頭上子彈亂飛，二人帶伏帶跑，搶進了村口，二人一口氣，跑進了師司令部，去非很鎮靜的在地窩裏坐着，手上握了電話機，大聲喊道，和敵人掙扎，千萬不能讓敵人移動，再過二十分鐘鋒上去，把他們逼到河裏去，他說畢放下話機，回頭看到鐵中錚，便問總司令答應了增援沒有？鐵中錚道：總司令說，這個地方，是向敵人的陣勢突進的，不容易守，怕敵人抄襲後路，要我們撤退到安樂窩去，守正面堅固的戰壕。包去非道：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談，爲了是突進的，我們才好壓住敵人，不讓他渡河，難道我們對敵人，始終取防禦的戰略嗎？你的防地很吃緊，你去罷，這種命令，我們不必理會了。鐵中錚接了師長的命令，自去作戰去了。包去非卻向李守白笑道：這戰壕生活，你覺得怎麼樣？一言未了，嘩啦一聲，坍了一隻屋角，地窖裏辦事的人，洒了滿身的灰塵，這分明是中了一顆炮弹，李守白就答道：戰壕裏的生活，只是令人興奮起來的，說畢，大家都笑了。然而自這時候起，不斷的報告由人或是由電話傳來，都是說前方吃緊。包去非所答覆的命令，都是死守原線，那鎗炮聲，也就一時比

一時猛烈，幾乎連在地窖裏說話，都有些不聽到。最後鐵中錚打了電話，敵人更增加了飛機掩護，在下游架着浮橋搶過來了。包去非道：衝鋒上去，我就來，他放下電話，對身邊的傳令兵道：叫號兵吹集中號。李守白聽了，只覺渾身的血管都沸騰起來，原來這屋前後，僅僅只有師長一連衛隊，這一連衛隊都動員了，這情形可想而知，在軍號聲中，大家走出了屋子，一看前方，烟霧瀰漫，鎗彈炮彈在半空裏飛舞，發出各種怪聲，村口上有兩家屋子火起，火簇沖霄而起，那些子彈，落在附近地皮上的，濺的塵土上射，如放燄火一般。這時，衛隊連已經站好了隊。包去非將連長叫到面前，吩咐了幾句話。那連長就大聲喊道：上刺刀，左轉灣，開跑步走，衛隊出了村子，向左角飛奔。包去非也在後面跑。李守白到了這時，神志已經昏迷了，大家跑，他也跑，一口氣跑了兩三里路，有一道小小的戰壕，隔着河岸不遠，只見河岸上自己的軍隊，借着河岸爲掩護，機關鎗和步鎗，猛烈地向河裏射。敵人飛機有十幾架，卻在我軍陣頭上來去穿梭，亂擲炸彈，陣線上的人，倒排竹一般的倒着，炸彈到處，塵烟血肉，一齊飛濺，看了真是驚心動魄。這一連衛隊搶到了壕溝裏，暫時掩伏，只聽到一片衝鋒號響，接着殺呀殺呀的亂喊，立刻槍聲停止，河岸上的我軍，擁了過去，這戰壕裏只聽到一聲口號衝鋒，人也是發了狂似的，向前飛跑了去。只在這時，一個大炸彈落了下來，李守白眼前一黑，連那陣巨大的聲響，也還不聽得到。

清楚，人就糊塗了，等他醒了過來時，已是不在戰場上，睡在一所大廟的廊廡下了，鋪位是兩條板凳，架着兩塊板子，厚厚的鋪了一層麥草，兩床薄薄的藍布破被，一墊一蓋，這廊廡用蔑蓆子擋着，隔成了小屋，李守白知道這是戰地病院，卻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睜眼向屋子四週看着，卻見那隔壁子的蔑蓆上，貼了一張白紙條，上面寫着李祕書。李守白心想，這倒有些奇怪，為什麼牆壁上還要貼上我的職銜呢，自己兩手向床上撐着，望了牆壁上的字，很有些吃力，就哼了一聲，立刻有個二十多歲的女看護走進來。李守白倒吃了一驚，突然問道：這地方居然還有女同志。那女看護走到床面前，在白衣袋裏掏出一隻試溫表來，塞到李守白脅下，一面笑向他道：你已經醒過來了，說着，又按了他的手脈去數脈搏。李守白道：這是什麼地方？女看護道：你還不知道嗎？這是鐵山縣。李守白原是躺着的，兩手撐了床，又抬起身子來道：什麼？我又到了鐵山城裏了？女看護微笑道：你到這裏好幾天了，都是昏昏沉沉的躺着，原來是很危險的，現在總算是好了。李守白道：哦，這是鐵山，怎麼我這屋子裏壁上，還貼有我的職銜？女看護道：本來在前線受傷的人，不必搬送到這裏來，但是前方幾個醫院，傷兵都住滿了，你們包師長部下的人，民衆都很歡迎，對李祕書是特別優待，所以一個人住一間病房，寫上銜名，免得再有人進來。李守白道：原來是這副情形，但不知我們的包師長和一個鐵旅長現在怎麼樣



了？女看護正想說出一句什麼話來，突然的忍回去了，就向李守白笑道：關於前方的情形，我們不大清楚。李守白道：鐵山城現在很安穩嗎？女看護道：這裏很安穩的，你放心吧罷，不必多說話，說多了話，大夫會干涉的。李守白本也是剛醒過來，不十分清楚，問不明白，也就算了，自己所知道的時日，在這病院裏，約莫有一個星期。那女看護卻很喜歡的進來說，今天有位黃旅長夫人要到這病院裏來慰勞傷兵，聽說你是個受傷的文人，還要特別的慰勞呢。李守白道：這位夫人大概也是很文明的人，我倒要見見，正說着話，外面一陣亂，女看護道：大概是來了，我出去看看，說畢，她就走出去了。只聽到外面好些個人喁喁細語，有人問道：李祕書在那個屋子裏？我們先進去，於是一陣步履聲走了進來，先是兩個護兵，其後幾個婦女，有幾個是太太打扮，有幾個是小姐打扮，其間有一個穿白底水紅點子花紗長旗衫的女子，鬢雲半蓬，薄施脂粉，鬢邊斜插了一朵小的粉花，啊，這不是別人，卻是韓小梅，她孝服未曾滿，現在豔粧起來了，早有人從旁代為介紹道：李祕書，這是黃旅長新夫人，來慰勞你來了。李守白極力的鎮定着，他是靠了枕頭坐着的，就向小梅微笑着點了一個頭。小梅乍看到李守白，也是猛然一驚，人向後退了兩步，哦了一聲道：原來就是李先生，李先生幾時到軍隊裏來的，李守白道：時候不久，多謝夫人今日勞步。小梅頓了頓，才道：聽說李先生也娶了那孟家姑娘了，你太太現在好

嗎？李守白一看小梅週圍有許多，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就麻麻糊糊的答應了一個字好。小梅在從人手上取過一捧鮮花，兩手捧着，送到床面前，笑道：「李先生爲國家出力，我代表全城婦女界，向李先生表示敬意。」李守白連忙接了花，說是不敢當，隨着就有人將毛巾烟捲餅干之類，共有上百包，放到李守白床面前來。李守白兩手捧了鮮花，帶拱着手，只管道是不敢當。小梅站在屋中間，略停了一停，又問道：「李祕書，你什麼地方受傷了？現在……」李守白搶着答道：「好了，好了，不要緊了；人生在世，總有一死，雖然說戰爭是很危險的，我看得很平淡，死在沙場也就完了。小梅聽他說着囉哩囉唆一大套，恐怕他繼續說下去，有些不大方便，就點點頭道：「再會了。」說着，就領了一大羣人走了。李守白看到床面前一大堆東西，手裏又捏着一捧鮮花，只管出神。女看護在一邊看到，就問道：「李祕書，你和這位黃太太，以前認識嗎？」李守白道：「我和她不認識，我和她父親認識。」女看護道：「我說呢，我看李祕書這情形，就和她認識呢。」李守白也不說什麼，手上拿了鮮花，在鼻子尖上嗅了兩嗅，却歎了一口氣；這口氣歎出來，看到身邊還站着一個女看護，便又繼續的道：「這位黃太太，現在很享福，可惜她的老太爺看不到呢。」女看護這才知道他是眷念亡友，也就不再問什麼話了。這樣過去有兩個星期，李守白的傷，已經好了十之八九，這兩個禮拜，他不斷的向病院裏討着報看，這才知道三岔口那一仗，居然把渡河

的敵人完全殲滅，救了三岔口的危險，可是那一戰的結果，包師長受傷了，鐵旅長陣亡了，也原來那一旅人，幾乎是全軍覆沒。李守白知道了，心裏非常難過，覺得戰爭這樣事情，縱然弱國自衛是少不了的，然而決不能是這不殘忍；自己親眼所看到的那些雄赳赳的許多包部下的士兵，都在炮彈下成爲異物了，這軍人的生活，究竟幹不得，自己還是從此休手，回家去看老母親罷！他一有了回家看老母親的念頭，這回北京的意思，就不由得油然而生，也就越想越有滋味。又過了三天，他的傷就完全好了，這裏的院長，就特意來告訴他說：包師長現在永平整頓殘部，假使他願意去的話，可以給他領一份護照，乘着到永平的長途汽車前去。李守白道：我神志沒有恢復，恐怕不能做重要的工作了。院長道：縱然不做重要的工作，請你也離開此地罷！敵人上次在鐵山吃了一個敗仗，念念不忘報仇，昨今兩天，他派人在飛機上散下傳單來，說是三日之外，要來轟炸鐵山，市民若是怕死，趕快豎起降旗到屋頂上去；你想這縣城裏的人，肯這樣幹嗎？不問他這些話，是不是恫嚇作用，但是飛機難保不來的；我們這病院，決定今晚移出城去，城外呢，只好臨時圍起幾幢民房來住，那一定簡陋得很的。李守白道：走倒是我願意的，請你和我找一頭牲口罷！這院長敬服他們這一師人在三岔口的功勞，纔是站在幫忙的一方面；當天就和李守白找了一頭牲口，又給他預備了一些乾糧和川資，派人將他

送出城去，李守白的行李，經許多次的打擊，已經一點也沒有了，就剩了一個光人，騎着驢子，他本人的情形如此，所經過的地方，又全是無人耕種的田地，到處長着零亂的野草。一個人走着，心裏却是難過得很，他這却未免念着了韓小梅，這一朵太平之花，已經嫁了黃種強了，自然是英雄美人，各得其所，但不知這鐵山城如此危急，黃種強不會步鐵中錚的後塵嗎？他越想越難受，當天只離開城十幾里路，便在一箇村莊上住下了；這村裏，自然也是荒落不堪，借住的人家，家裏細軟東西全無，只有破桌椅爛板凳；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舖了一捲草在土灶門口哼着。李守白推門進來了，說是借個地方歇歇脚，他抬起身來看了看，依然躺下，哼着道：大路邊下的屋，客人要住下就住下罷！說畢，依然躺下去了。李守白一盤問他時，一家人因為鐵山上次打仗，都失散了，他飄流了幾個月回來，家裏就是這份情形，每日只好到回鄉去討些吃的回來，這幾天身體不大好，不能出門，所以就這裏躺着，已經餓了兩天了。李守白聽他說得可憐，就把自己帶着的乾糧，分了一些給他吃。到了晚上，也沒有燈火，二人只是摸黑坐着，老人說是灶門前草舖的地位很寬敞，讓李守白也在這裏和衣睡下；上半夜那老人還哼了一陣，下半夜，却也睡熟，到了次日天亮，李守白被驢子叫醒，心想此地離城不遠，總是危險區域，自己決心回北京去探母，就犯不上在這裏多踰誤，立刻跳了起來，因為灶門前，空氣

是沉悶的，睜開眼之後，首先打開窗戶來，面窗而立，吸些新鮮空氣，當他放進新鮮空氣來時，充足的陽光也跟了空氣進來，一團金黃的日色，由對過樹杪，直射到灶門草鋪上，照着那睡着的老人，臉上更顯出了蒼白色。李守白道：老人家打攪你了，我要去了。那老人緊閉了雙眼，睡得沉沉的，李守白倒吃了一驚，立刻彎腰對了他臉上辨視着，啊！不但臉上蒼白，而且是死灰色，探手一摸，他的氣息俱無，已經是死了；倒不料出得城來，首先和死人睡了一晚，這個老人可憐，大概是愁病加交的餓死了。自己一時有了感觸，就在灶門口找了一塊柴炭，在黃土牆上畫着字道：這個不知家人何處的老翁，餓死了，是那個讓他這樣的，自己歎了一口氣，騎上驢走了，心裏想着，人生無論如何，離不了一個死，到了死的時候，什麼都解決了，既然總有一死，爭來的什麼東西，也終非我有，何必去爭名奪利，自尋苦惱呢？我決計回北京去，另找安身立命之法。如此在驢子上沉思，走得是非常之慢，走了幾里路，只覺精神頹唐，在驢上幾乎要摔下來，於是跳下驢將它拴在一棵樹上，自己坐在路邊一個枯井圈上，望了天上的白雲，由石山變做老人，由老人變做猛獅，只管出神；忽然一陣雜沓的步履聲和喧嘩的人語聲，由遠而近，迴頭看時，却是千百成羣的百姓，挑担子，負包裹，由大路那頭走了來，有的是斯文人的樣子，沒有扁担，也沒有繩索，將一根活樹幹，抗了一隻大包袱在肩上，走一步，哼一步。還有那雙

目不明的老人，讓婦人牽着，顛顛倒倒的，只管在人羣裏歪着走，小孩子們跟着在大人裏面走，走不動，只管哭，小孩子哭了，大人也哭，一路之上，全是愁容滿面，走路跌撞的人，李守白倒不明白，這大路之上，何以有了許多百姓，看見一個五十上下的老人，將一根竹竿子挑着一隻箱子，和一隻籬筐，籬筐上牽出一根繩子，縛了小孩子的腰，拖了他在大路邊走，那小孩子滿臉的泥土，兩隻手只管摟了眼睛，跟着籬筐走着，那個老人將担子歇下，掀起一片衣襟，揩着額頭上的汗，望了那孩子道：你哭也是不行，總得走，我挑了這些東西，那裏再挑得你動。這個擔子，正歇在李守白面前，他就趁了這個機會，向老人問道：你們到那裏去？老人道：先生，我也不知道到那裏去呀！李守白道：你們都是鐵山城裏來的了，有了什麼事嗎？老人道：官家派人滿街打鑼叫，百姓趕快出城，若不出城，敵人飛機就要來了，我們上一次讓敵人的飛機炸怕了，所以大家都預備跑，可是我們還沒有離家的時候，飛機已經在屋頂上響了，我們不跑還等什麼，你看那不是飛機，說着他手向後面天空上一指。李守白看時，果然有五六架機，只管在天空裏盤旋，他心裏一想，這些老百姓真是可憐，劫後餘灰，剛剛回來把事業恢復一點了。現在又要逃命，看了大路上那絡繹不絕的難民，只管發呆，那老人歎了口氣，又把擔子挑了起來，小孩子哭着向地面上賴着道：我不走呀，我走不動了，李守白看見心裏難受，看到有個年輕

力壯的人，挑了一擔籬筐，似乎不大吃力，便一招手將那人叫來，身上掏出兩塊錢給他，叫他把小孩子放在籬筐裏，送這老人一程，他自己覺得這事，做得很得意，自己也隨了一大羣難民走着，但不過走了半里路之遙，却看到一個中年婦人，胸面前細着一個毛孩子，背上又細着一個兩歲的孩子，兩手提兩個包袱，身後又跟了一個上十歲的姑娘，那姑娘手上也提了個小包袱，他們並不是在路上走，差不多在路上爬，只走了十幾步路，就在地上坐着，李守白一想，若說要扶助弱小同胞的話，就應當扶助這娘兒兩個，才是道理，如此想着，就不免對了他們呆望，正在這時，忽聽得身後有人叫道：「那不是李先生嗎？」李守白聽說，猛然回頭一看，却是孟老板父女兩個人，說話的却是孟老板，他挑了一副擔子在前面走，貞妹手上提了一個大包袱緊緊在後面跟隨，看那挑的箱子上，貼了兩張紅紙條兒，上面寫着山東常記，這四個字，給與李守白的暗示不少，他心中已是抽了一口涼氣，幾個月不見，貞妹竟長的十分豐秀，雪白的臉子，漆黑的頭髮，好看了，他看了她，不知如何是好，打招呼呢，自己心裏有些惶恐，不招呼呢，覷面不認識，這又不是辦法，因之老遠的站着，只管發楞，孟老板究竟是個儒善的人，他挑了擔子，靠近了李守白，向他點着頭道：「李先生怎樣還在這裏？」李守白偷眼看了貞妹一眼，再向孟老板道：「我嗎？我也投軍了，你們……說着又向貞妹身上看了來，貞妹現在不能不理會

了，將臉漲得紅紅的，向他點了一個頭道：李先生久違了。聽說你到河西去過了。你好嗎？李守白道：我倒是到河西去過一回，大姑娘怎知道的？貞妹鼓着臉子，伸了脖子道：是常營長告訴我的，我已經嫁了他了，李守白笑着點了幾點頭道：大姑娘倒還是這樣子直爽！那很好！貞妹道：我很好！李先生也很好吧？韓家姑娘好嗎？你們真是一對啊！她每說一句話，臉上帶着一陣笑容。然而這種笑容，無論什麼人看到，不會相信是自然的，李守白每聽她一句話，心裏卻爲她跳上一下。正在萬分爲難的時候，忽然呼呼一陣怪響。由遠而近，接着眼面前所看到的樹木，將枝葉歪得翻過來，半空裏枯草老葉亂飛，一陣大風，自西北拈起，立刻黑了半邊天，難民吶喊一聲，同叫着雨來了，一陣大紛亂之下，大家四處張望奔逃，只找避雨的所在，恰是這個地方，前不沾村，後不靠舍，一片田地，並沒有一點遮蓋的地方，大家毫無目的，只是亂跑，在大家亂跑之中，嘩啦啦一陣響，跟了風來，那織簾子一般的雨網，看得清清楚楚，已經由後面追了上來，說到也就到了，大家都在雨林裏，那雨來勢極猛，盆倒也似的下着，在大路上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洒得落湯鷄一般，可憐那些走不動的婦女和老人家，被大風雨捲着，只在泥水裏滾，小孩子們亂喊亂哭，所幸這是一陣風暴雨，只有半小時之久，便已過去，大路上大哭小叫，零零落落的難民，費了半天工夫，才找到一個村莊來集中，李守白隨着衆人，也是落了週身全



濕，因為在這種狂亂的時候，自身也保不住，所以沒有注意到貞妹，這時定了一定神，已不見她了，心想着，她誤會太深，大概不辭而別了，我也犯不上再去追求她，由她去罷，只看這些逃難的難民，半生不死，自己也不能有這閑情逸致去回想戀愛呀，他心裏胡思亂想，高一脚，低一脚的，隨了衆人走到村子裏，看見難民脫衣服，解包裹，燒着木片乾草來烘烤，自己也就隨了大家烘烤；這種烘烤，當然不是片時可以了事，由下午燒火燒到晚上，村莊外坦地上，繼續地燒着幾十堆火，不料這種火燄，却誤了大事，晚上火燄衝天，給了敵人飛機一種夜行的目標，黑暗中半空裏札札作響，也不知來了幾架飛機，驚天動地的炸彈，在火燄頭上直落下來；在村子裏寄宿的難民哭着嚷着，紛紛亂跑。李守白不分東西南北，只揀黑暗的所在飛奔了去，百忙中，也不知飛機轟炸了多久，雖是飛機札札的聲音走遠，以至於沒有了，依然不敢回村子來，到了次日天明，回到村子裏去，一看之下，差不多整個村莊都燬滅了，地上磚瓦堆裏，顛三倒四的橫臥着難民的屍首，時時有人發現屍首，哇的一聲哭出來，因之這個村子上，又是聲如鼎沸。李守白站在許多人當中，發了呆了，也不知道心裏是淒涼，或者是奮激，只管向週圍四方去看看，低了頭慢慢的走出村子，心裏想着，帝國主義者真是殘忍，要奴隸中國四萬萬人，戕殺中國四萬萬人，好去把他們少數的幾千萬人養得豐衣足食起來；中國人也真是不

爭氣，多數的人，怎麼還受人家少數人的壓迫呢？真是讓人灰心。如此想着，慢慢走遠，聽不到了那哭聲，可是轟轟聲，却又隱隱的傳了來。正低着頭，面前忽然發現一羣人，圍在路邊，擠上前看時，地上躺着兩個穿制服的士兵，兩個穿便服的百姓，圍看的人，有個手上拿了一面小白旗，上寫着征募夫役。李守白問道：這四個人是怎樣死的，那人道：我們是募的夫役，到前線去築戰壕的，走在大路上，敵人的飛機來了，丟下兩個炸彈，炸死四個人，這兩個兵士，是帶我們去的，他炸死了，我們怎麼辦呢？李守白道：這好辦，你們不會散伙嗎？那人道：不，我們只找個頭兒帶我們去，這死的老總演說過了，我們要幫着軍隊鞏固前線，才能夠保住鐵山，保住鐵山，才能夠保住全省，大衆的事，要大衆去做，爲什麼交給兵士們去獨幹呢？我們不幹，反正也是逃難，現在是一縣人逃難，將來是全省人逃難，全國人逃難，可是到了全國人逃難，要逃也無可逃了，人生在世，少的人吃虧，讓大家佔便宜，這是值得的，我們爲什麼不幹？李守白接過他手上的旗子，高高一舉道：你說的是，大衆的事，大衆去做，犧牲少數人，去謀大衆利益，走！我不回去了！你們跟我走，我告訴你們，我在包去非師長部下當祕書，受了傷，剛由醫院裏出來，城裏的軍官，我都認識，我帶你們去，這些人聽說，都狂叫起來道，包去非的軍隊，是好的，我們跟你去，李守白大喜，揮了旗子，就在前面走，走回到鐵山的大道上去，沿路遇着逃難的百姓，經後

面跟着的伙子們一說，不斷的有人加入，越走越聽得前方炮聲清楚，那天空裏的飛機，也是高低遠近，盤旋不已，好像正等着這裏的人前去呢！這一羣人，跟在李守白身後，走着大路撲撲作響，地上的浮土，被人腳掀動，捲起烟塵，向半空裏揚去，這些人，沒一個作聲的，只有鼻子裏呼吸急促，臉色繃住，表示他們意志的緊張，那前線的炮聲，轟轟和羣衆的步履聲相合拍，李守白在前面走着，心裏不知道是些什麼感想，抬頭看見天空的白雲，幻着一朵朵的四瓣形，好像放大的太平花，在半空裏開着，這如有如無的太平花，和那實實在在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利器飛機，互相照映，正可以象徵着中國的情形啊！然而這羣人，在李守白領導之下，向前走，繼續的向前走！

（太平花小說完）